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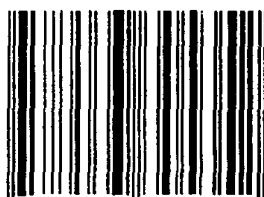
史部  
第四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87/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四六冊目次

## 史部·雜史類

國初事蹟一卷

〔明〕劉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秦氏繡石書堂鈔本

一

皇明小史摘抄二卷附建文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鎮江博物館藏清初鈔本

二八

否泰錄一卷

〔明〕劉定之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七四

朝鮮紀事一卷

〔明〕倪謙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八二

南征錄一卷

〔明〕張瑄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藝海彙函本

九〇

虛菴李公奉使錄一卷附錄一卷

〔明〕李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〇四

東征紀行錄一卷

〔明〕張瓚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一三四

平蠻錄一卷

〔明〕王軾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一四四

北征事蹟一卷

〔明〕袁彬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一五二

正統臨戎錄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一五九

皇朝平吳錄三卷

〔明〕吳寬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一七四

皇明政要二十卷末一卷

〔明〕婁性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二年慎獨齋刻本

一九一

蘇州府纂修識略六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徐景鳳刻合刻楊南峰先生全集十種本

三四五

安楚錄十卷

〔明〕秦金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秦氏刻本

三九四

治世餘聞錄八卷

〔明〕陳洪謨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五〇四

繼世紀聞六卷

〔明〕陳洪謨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五四三

壬午功臣爵賞錄一卷壬午功賞別錄一卷

〔明〕都穆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五七二



平藩始末一卷

〔明〕許進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繼美堂刻本

五八二

南城召對一卷

〔明〕李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燕京大學圖書館鈔本

六〇一

聖駕南巡日錄一卷大駕北還錄一卷

〔明〕陸深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儼山外集本

六〇七

革除編年不分卷

不著撰者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鈔本

六一九

姜氏秘史不分卷

〔明〕姜清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六九五

國初事蹟一卷

〔明〕劉辰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秦氏繡石書堂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初事蹟

一卷》提要

國初事蹟

北京行部左侍郎臣劉辰今將

太祖高皇帝國初事蹟開寫

進呈

一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太平儒士陶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教道之安曰即今群雄並起不過于女王

帛

將軍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燒燬屋首取金

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

繡石書堂

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史陞都事

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贊佐功多官至翰林學士

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一

太祖在和州與國勝趙普勝同盟渡江既至采石國勝起

意就上舡設宴邀請

太祖飲酒欲圖之國勝部下人陰以其情達于

太祖太祖推疾不赴後數日却設宴請國勝國勝不防

到船上未久

太祖命壯士縛之投於水部下糜永安俞通海以軍馬船隻降

一壘于海牙水寨自上江退下裕溪河口與米石相對

太祖既得米石以兵破之壘于海牙遁走長官康某等降其船隻

一陳也先圍太平

太祖殺敗之也先被擒

太祖不加誅戮殺牛馬與同誓告天地共攻臺城也先懷

貳心陰通城中守將雖圍而不攻被臺城擒去郭元帥

張元帥軍敗而回及句容鄉兵殺陳也先

續石書堂

太祖曰陳也先背盟負恩天殺之也其子陳兆先屯守方

山

太祖召之就降

一

太祖既得建康為軍少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

民戶為軍謂之民兵

太祖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均

夫役

一楊州長鎗壹片瓦青軍等軍馬相爭戰無糧食人

太祖差人往招之長鎗等過江撥与李文忠管領守嚴州

一

太祖差人往楊州招到青軍元帥單居仁馬某等軍馬過

江令守常州居仁男單大舍糾同呂城黃包頭元帥陳

保貳執頭目叛降張士誠李文忠哨杭州獲陳保貳

太祖問保貳曰你將常州頭目反去張家有得還我否保

貳不答殺之後單大舍領軍把宜興

太祖令單居仁招其子曰

上位待我甚厚你妻子皆在你可過來其子答曰我已投

人不復顧父母妻子忠孝不兩全拜辭而去克蘇州生

擒之

續石書堂

太祖召居仁曰你子已就擒與你自處之居仁曰不忠不

孝當碎其肉縛於市曹凌遲死

太祖仍以鄉里舊人待居仁致仕還鄉

一

太祖渡江先克太平立太平與國翼元帥府克建康立江

南等處行中書省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帳前親兵都指

揮使司五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秦淮翼元帥府設百

戶千戶萬戶總管統軍元帥參議府左右司省都鎮撫

司理問所斷事廳兵馬指揮司樞密司營田司經歷司

博士廳照磨所官所克鎮江立鎮江宣州立寧國翼



克廣德立廣德翼克常州立常春翼克徽州立雄降翼  
克嚴州立德興翼克婺州立金華翼克處州立安南翼  
克衡州立金斗翼克信州龍虎翼克諸暨立諸暨翼

太祖命徐達攻常州於世露下營張士誠弟士德未戰達  
元帥王玉等殺敗士德士德策馬走王王命另虎子追  
之士德過坎墜馬虎子擒之

太祖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有智勇被我擒之張  
氏之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平江和好士德母痛之議  
令士誠獻貢糧拾萬石布宣萬疋永為盟信就以摩同

倉易士德

太祖不從士德以為失身無所成陰寄書与兄士誠可降  
元朝以為之助遂不食而死

太祖嘗曰與我取城子的總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下許  
揪取出外

太祖立義子保兒周舍道舍道兒金剛奴兒先買驢直童  
濟兒後令婦宗

一戊戌年肆月

太祖批示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首領官郭彥仁令充本  
司都事職役自鳳龍三年調汝寧掌 征行兵案令  
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調和士卒其間中正  
甚厚吾托汝為軍中上使晝夜無憂家眷不多慮特遣  
人齎送糧薪雖令將士英勇實賴賢豪謀佑勇首心勝  
大事速成彼事

一節正為保指揮我之親男胡美海我之心腹前者曹  
聞貳人不和且保指揮即我親身也胡院判即我心腹  
也身包其心得其安心若定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  
處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真心待之節制以守之使我

所圖之易成只此

太祖親征太平建康宣州婺州書押大傍招安鄉村百姓  
成納糧草供給謂之寨糧後常遇春奏害民

太祖即禁止

太祖親征婺州有姪男子進女子一人約二十歲能作詩  
太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誅之於市以絕進獻

太祖自建康胃水雪至婺州感寒氣腹痛病不已醫士嚴景

明以藥治即愈就書良醫名明賢大字賜之

一紹興儒士王尊華能作梅來金華見

太祖甚待之曰我克紹興看你做知府賜衣服遣回

一

太祖克婺州遣使往處州招參政石抹宜孫不從後命金

院胡大海克其城

太祖聞劉基章溢葉琛皆國士也特遣宣慰觀

賁昂禮徵聘基等到京授基中丞溢中丞授琛其都知

府基知天文

太祖嘗以國師先生稱之後封誠意伯

錄白書

一

太祖克婺州遣儒士陳顯道招方國珍以次子臣闕為質

令郎中張本齋降書獻溫台慶參郡

太祖殄其子回授國珍江南行省平章福建行省右丞國

珍福建行省參政國珍江南行樞密院金院降以銀印

遣博士夏煜齋往慶元開衙開門止是國珍行用行樞

密院印其餘印畱而不用心持兩端覘伺成敗

太祖姑容之後國珍使點校燕敬進金鞍玉轡

太祖正克江西李善長遣其使就進進獻

太祖謂其使燕敬曰我取天下用的是馬美用此物次國

珍又進大西馬四匹

太祖曰此馬可路街隨賜將官克蘇州

太祖命御史大夫湯和取慶元國珍悞十年不改正朔下

海避之繼又請降惟姪方明善拒敵後亦降

太祖以國珍既降不念舊惡授國珍廣西行省參政起造

千步廊一百間報功其次子臣闕獻三郡海船水手數

萬及建言沿海築城防倭

太祖從之

一

太祖克婺州遣掾史周惠遠往衢州招撫訪使宋伯顏下

錄白書

花不從後命常遇春引兵圍城九月克之執宋伯顏不

花到京

太祖數之曰尔既守城城破不死非忠臣也且百姓何辜

使遭鋒鏑以鞭決訖三十後用為提刑按察司問鄧福

被排陷事反以本人不合告按察司官壞了衙門坐罪

太祖訪察之數伯顏不花曰尔本俘囚我宥而用之元朝

因讎黨往往屈人壞了天下今尔復襲舊弊杖殺之

一長鎗參政謝國璽与耶何二同食等軍馬自淮西經

宣州至杭州嚴州因院判刘九九殺死元帥趙小九攻

破其城九九走衢州國璽納九九之妻追至衢州城下

宋伯顏不花閉門不納國璽等復經金華東陽駐劄

太祖特遣掾史王于禮往招之邢何二同食遣萬戶龔敬

齎書請降惟謝國璽不從走抗李文忠克城國璽自以

守宣州時殺長鎗湯元帥聞其子在文忠部下欲報父

讐恨而縊死

一

太祖克婺州僉院胡大海領兵圍紹興其子胡三舍王勇

等三人犯酒禁

太祖命誅之都事王愷諫曰胡大海見總兵攻紹興可以

本官之故饒他

續通志

太祖怒曰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了我號令自抽刀殺

之

一濠州胡家有女字寡

太祖欲納之其母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不曾適人

太祖遣人以書達平章趙君用請主之君用以胡氏同其

母送至

太祖納之立為胡妃

一青軍馬元帥過房得常州孫府判女為女

太祖納之有寔為妃後訪得妃兄孫伯英在衢州差實亦

老張起取到京

太祖大悅賜以金銀段疋令龍灣閑把閑不久除斷事官

陞河南行省叅政任太僕寺卿妃卒令守妃墳以事累

死之

一苗軍左丞楊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杭

城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兵圍徽州

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戰殺死李才苗衆遁走完者

後曹浙江丞相塔失帖木兒主婚強娶平章慶童之女

為妻張士誠降元朝塔失帖木兒陰通士誠發兵在湖

洲市營園之完者出兵不及自縊死兵散部將員同僉

領元帥蔣瑛等二萬人來降

續通志

太祖率瑛等攻克婺州就遣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初七

日瑛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

太祖痛悼不已於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建祠塑像

遣使祭之後李文忠克杭州擒瑛等至京

太祖命取大海真像於市曹懸掛刺蔣瑛等血祭之凌遲

處死

一拒密院判謝再興乃都督朱文正岳父跟隨

太祖克婺州与胡大海打紹興回

太祖以親命守諸暨離城數十里張士誠令呂同僉於溪

上築一堤每年水旱必是濟城再具不時偷掘其堤力



戰功多再具心腹在總管處方戶嘗以違禁物私往揚州易賣

太祖恐泄國拘擊左廩二人殺之以首懸於再興廳上

太祖自主婚以再興次女嫁与右丞徐達復取再興回京聽宣諭另遣參將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馬却令再興回還聽調再興既到諸暨愧无權勢出怨言曰女嫁不教我知有同給配又着我聽人節制知府樂鳳就執參軍李夢庚元帥王王陳剛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投降惟總管胡汝明率妻子隻身先回

太祖以其忠義賜以小子元帥妻後再興弟謝三謝五守

餘杭李文忠圖之諭其以降謝五於城上拜而言曰保我得性命便出降文忠指天誓曰我是提兵官得不殺你謝五以城降

太祖即取赴京文忠奏恐失信後無肯降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親家反背我降張士誠情不可恕仍將謝五凌遲了

一元帥葛俊等守廣信不服李文忠調後為羽林衛指揮隨

太祖龍江點軍不散

太祖召而問之俊對曰葛俊

太祖怒曰不散主何意廣信不服調是你命誅之發其子雲南充軍永不用

一

太祖遣千戶王時等齎銀三十兩往方國珍附搭海船到大都体探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因珍免吳都事同去既回帶馬五十匹

一

太祖聞李察罕帖木兒下山東江南震動遣使通好時陳友諒掘上江震托安慶張士誠掘蘇州故有北方之好元朝遣戶部尚書張果即中馬合謀奏差張璉齎衣

御酒八寶頂帽紫綵大夫江西行書中省平章政事宣

命誥書昶等海船至方國珍處及一年國珍二次差人以其事達于

太祖不答國珍以為君不置於他處禍將及我遂令昶等往福建平章燕只不花差人往建昌王溥平章達其情溥欣然遣儒士饒某等到京奏昶在鉛山界首等候

太祖命符璽即剡宗啟於廣信迎之昶等果至宗啟伴至衢州城昶等到京外裸其体入城至省前

太祖賜各人衣冠入見不拜

太祖怒曰元朝不遵世變尚敢遣人扇我民持出聲之昶

無一言惟馬合謀抗對口出不遜之言

太祖令壯士縛之至暮晉景以一死囚伐之與馬合晉張璉出聚室門外誅之以三人首奔福建界首示衆監刑官韓晉亦誅之數日後

太祖謂劉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夫人与我尔等可与之議論及出乃張昶也除卻中省都事不久陞參政自知政多合

上意賞賜甚多權豪震動李文忠克平江執平章長壽的管等官到京

太祖曰此等皆元朝大臣給以脚力路糧送至境上任其

續布書堂

還鄉起心懷舊主以國事通獲其書

太祖令揚國勝楊憲鞠之処以極刑

太祖謂丞相李善長曰被他侮弄我碎其骨投於水

一

太祖選宮人訪知熊宣使有妹年少員外郎張耒碩諫曰熊氏已許參議楊希聖若明取之於理未當

太祖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以刀碎其肉後參議李飲水与希聖弄權不法丞相李善長奏之

太祖將二人黥面云奸詐百端誦詐萬狀宜此刑割飲水之乳即死刺希聖之鼻淮安置後希聖兄楊憲任江

西參政未朝

太祖謂憲曰尔弟弄權我已黥之仍給熊氏与他憲叩頭曰臣弟犯法當萬死焉敢納之

太祖曰与之熊氏隨住

一張士誠圖安豐劉福通請兵援

太祖親撫初奔時太史劉基諫曰不宜輕出假使救出來當發付何処

太祖不聽經廬州平章左君弼出迎安豐解兵回攻廬州

三月不克時偽漢主陳友諒親率高船于戰船兵號六

續布書堂

十萬圍江西南昌用雲梯等攻具百道進擊攻難急而

都督朱文正城上發砲石檣木火箭无不破之僅及三

月守具將尽援兵不至事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詐

言約日出降友諒緩其攻至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

出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遊營觀之攻城以待援至声

息到廬州

太祖總知之謂徐達等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大郡豈兵

家之法遂解圍親率戰船蔽上至鄱陽湖友諒聞援至解南昌圍退出康山与

太祖大戰

太祖頗憫問劉基氣色如何基曰我兵必勝之氣當力戰

友諒果中流矢死兵舡尽降

太祖謂刘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棄我之出

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搗我建康我進無所成退无所歸

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

天命有所歸也遂班師

一

太祖克江州偽漢陳友諒偽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聞之

遣人齎書以南昌來降

太祖既到南昌命宗與同僉康奉跟隨徐達攻武昌宗等

中途叛回南昌挾城參政鄧愈遁走宗執知府葉瑄等

續古書堂

官殺之聞大軍未復城棄城走江西平復後

太祖曰得江西是去陳氏之一臂况其地乃楚之重鎮為

吳西南之藩屏人好訟難制出寨來降者多非骨肉老

成莫能治之是命親姪文政為大都督府左都督節制

中外諸軍事往鎮江西

太祖特選儒士郭子章刘仲服為輔佐參謀文政到鎮招

諭山寨未降頭目尽皆歸順好訟者誅之號令嚴肅遠

近震懼豈期荒淫推用掾史衛達可等小人為心腹專

求民間閭閻女用則數十日不用即投之於井為數甚多

凡遇

太祖差人到彼公幹多以銀段鉗之受者蔽而不言甚惡

按察僉事凌託新到任察其實劾奏之

太祖即取回文政問罪其郭子章刘仲服衛達可王三元

帥不諫阻皆誅之及部下隨從頭目五十餘人盡皆斷

其脚筋

太祖既問文政明白欲治之

皇后諫曰文政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營

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

智勇也况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太祖曰

續古書堂

后言是也且釋之未久

太祖命文政整點荊州城回京未用復出不遜之言

太祖意其懷不執欲廢之

皇后極諫文政止是性剛恐無此心文政母見存當念其

母子之情用曲赦之且見親親之義

太祖從

后言省之後復遣文政往濠州祭祀暮夜与從人議有異

志後

太祖廢之及分封時封其子守謙為靜江王以奉其祖

一都督朱文正守江西以各府山寨頭目或降或叛解



發到京

太祖以此等心持兩端之人尽投於水

一文忠守嚴州取娼妓韓氏在家留宿

太祖知之差人將韓氏誅之召文忠問罪

皇后勸諫復令還嚴州既至儒士趙伯宗來汝章乘機說

文忠曰此去得回若再取不得回也當早圖之文忠於

是使伯宗等潛往杭州張四章平処通好伯宗既回文

忠与郎中侯原善據史聞遵道議降書問

太祖差刻期齋親筆家書復召文忠文忠得書甚喜比到

京

續石書堂

太祖大悅撫之甚切賜以好馬銀兩令文忠速還嚴州用

心鎮守文忠既還与侯原善等曰我幾乎着你看你等候誤

了此事當如何巨処若事泄何面目見

上位原善曰大人饒我等性命當有箇処置止原餌此二

人無言語為上計文忠悟之仍以書付伯宗等以筵宴

餞之使其醉令宣使愈也先管送至船此到大依灘下

文忠已令濟舍候候於灘岸呼舡近岸曰官人再有分

付言語濟舍上船將伯宗等縛投於水

一

太祖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挾之我雖有固而無家

是以遣龔希魯潛往濠州說蕭把都後把都以濠州降

太祖曰今日有国有家遂我志也於是經理濠城修治皇

陵等事

一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推務酒肉女色不思梵

脩尽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度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今使工役

死亡有所不忍

太祖從

后言尽釋之

續石書堂

一

太祖命馮國勝固高郵偽僉院某開門詐降國信輕信輒

令指揮康泰等數百人先入城俞某於城樓上忽放下

開板閉其門尽殺之

太祖知不利即召國勝回決以大杖十罰其步走高郵回

勝怒四門齊上一鼓而破之俞某就擒

一

太祖以陳寧為浙東按察使無行阜隸小毛赴京訟之

太祖提取自問伏罪

太祖曰這是禽獸之行豈是你讀書人所為下應天府獄

一年歲終押至聚寶山聽決

太祖坐於山上令百官地坐數其罪而宥之除太倉市舶提舉

太祖曰若盜我舶貨即時死後至御史大夫與胡惟庸為黨死於極刑

一

太祖克建康獲元帥者林宥其死而復其職不久逃之杭州

太祖曰林思舊主既去勿追後任廣東省平章廖允忠克廣西省林未降到京

續有書堂

太祖集百官數之曰爾元朝臣子既失城池不死我宥爾罪復爾職背我而逃且為其主也今又失廣西分當一死不死未降不忠之人豈可畱之殺於市

一元至元間楊璉真加斧末朝諸陵以理宗首骨截為飲器

太祖既得燕都命守臣吳勉尋訪到京

太祖命埋之於城南寺及覽浙江所進地畝有宋諸陵復命瘞于舊穴

一

太祖以許元為祭酒還家祭祖受

太祖及

皇太子厚賜浙江倉事程孔昭劾元不當用象手床延杭州娶妾

太祖以元安置南雄後遇

赦恩回家王莽子祭胡大海回京奏元安置人數不在赦例赦罪人不赦安置提元到京下獄病死

一

太祖早晚於西樓上決事

皇后潛聽之如聞

上怒候

續有書堂

上回宮詢問今日何事怒何人不以輕重直言諫曰

上位已有五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固柞亦久

太祖從

后言決事一從律

一宋瀛孫宋子術坐黨逆籍家械瀛到京

太祖怒曰宋瀛犯黨逆命誅之

皇后諫曰田家請一先生尚有終始不忘待師之禮宋瀛親教太子諸王豈可無師先之義况瀛致仕在家必不知情用赦其死

太祖從

后言以燕發茂州安置

一

太祖既得燕都專設大河等衛打造二百料廩淺船每一隻載米二百石經由黃河入濟寧開河至臨河下惠河以達北京

一

太祖克建康都之以六朝所歷年數不久注意遷都後得汴梁親往視之曰四面受敵之地亦有建言遷長安者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續古書

一

太祖克婺州宣諭百姓曰我兵足而食不足加倍借糧候克江浙乃依舊科徵後擒張士誠以加倍糧免之惟僧道不免

一

太祖渡江或親征或遣將或克取城池令曰凡入敵境聽從哨糧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從將士檢剽聽為已物若降即令安民一無所取如此則人人奮力向前攻無不取戰無不勝

一

太祖克建康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太祖命於城中立祠每歲祀之後訪得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遙請詢以政事號曰三人敬之甚厚

一

太祖於國初造軍器以銅為箭翎將士攻城時擊拖地錦裙或紅或青綠以其虛胖箭不能入頭帶闊簷紅皮壯帽挿猛烈二字小旗後地廣易用鉄甲等器械

一

太祖於國初地狹糧少除守城軍士四十日支糧一次准作一月口糧出征軍士不支總兵官給榜聽於敵境遠近鄉村山寨召安百姓送納糧草供給

一

太祖於國初以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先得廣信用舍即沐英也

一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令將官守之勿容儒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有差失罪獨坐吏將官正妻

番於京城居住聽於外如娶妻

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盡用之如有逆者死  
死不許將官擅用

一

太祖嘗曰河南李察罕兵威甚振先遣楊憲往彼通好及  
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又遣汪河往彼結援不意田豐王  
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

太祖以孤兵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喊陳  
擒張信知

天命之有歸即位後遂畜中原

一

太祖於國初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豈期犯法者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賍官吏奈何朝殺而夕犯今後犯賍者  
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不枉法輕重罪之  
著為令

一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帶紅搭膊足  
穿帶毛猪皮靴不容街道中走止於道傍左右行或令  
作匠穿甲妓婦卓冠身穿卓指子出入不許華麗衣服

專令禮房典史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

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客商賣出入院內夜半

忽遭漏延燒脫飲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賍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处以重罪復移武定橋

等處

太祖又為各處將官妓飲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居住

一

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將士戰襖戰裙壯帽旗幟皆用紅  
色頭目馬用大黑頭盔罕大黑纛頭以壯軍容

一

續書書堂

太祖克建康謂武官曰聽從閑懇荒田以為已業文牒擬

与戕田召佃耕種納子粒以代俸祿和州有李善良職

田參軍郭景祥覈出步田不實

太祖曰此盖佃人作弊於面上剝田字以警其餘

一

太祖於國初令各府織造月辦段疋打造鉄甲按月起解

逾期不解官府死

一

太祖親征城池給民戶由俱自花押後追之又以土吏害

民各令府縣避貴對遷地里生疎不知民之貧富自然

无弊後不用市民於鄉村取識字的人未用

一

太祖以遞送使客夫轎不勝害民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止是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夫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工雇不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妨奪農務情願受雇者聽從其便

一

太祖固初以未朝政有失无人肯言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澤李勝瑞為執法官置牌於上書執法議理如有失處許持牌直言極諫

續古書堂

太祖從之

一同食廖永安太湖被張士誠執法去弟廖永忠隨

太祖鄱陽湖与友諒戰有功後陞平章克兩廣封惠慶侯

太祖以永忠借用龍鳳不法等事處以死罪廖永安死於

蘇州

一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死宰相材

太祖曰善長雖无相材与我同里我自兵起事我涉歷艱難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既為家主善長當相我盖用勛舊也今後勿言

一

太祖親征宣州長鎗元帥朱亮祖出城拒戰

太祖躬親擐甲督兵交戰亮祖敗走繼以所部軍馬降元

帥謝國鑑等棄城遁

一

太祖選精壯軍於帳前守禦名曰金陵橫丹鉄甲交鎗皇五等把都兒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司領之

一

太祖察知應天府民間鄉司專於鄉村書算田糧增減說寄躲避差役壞法害民添點面以示衆

一胡大海克蘭溪獲僧人孟月庭搜得天文地理書大

續古書堂

海禹在帳下

太祖親征婺州過蘭溪大海以月庭見

太祖得其天文書甚喜問月庭原師何人月庭曰龍游米

得明得明精於天文

太祖克婺州文觀星接於首東夜与月庭登樓仰觀天象

至更深得其指授就令月庭長髮娶妻侍之甚厚跟

隨

太祖回京復得湖州利基江西鉄寇亦能天文月庭与之議論不合嘗有罪

上之言



太祖亦不加罪奔和州住坐參軍郭景祥奏月庭毀謗  
太祖差校尉杖殺之

一

太祖圍婺州住驛西峰寺基上城中人見五色雲罩元帥  
劉脫因不花諳曉天文曰此乃瑞氣不日城必破及二  
日同食甯安慶以城降

一

太祖親征婺州圍城一日処州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胡  
琛以獅子頭作前陣未戰

太祖命胡保舍領馬步軍迎之一戰而擒前鋒元帥李眉

續石書堂

章明琛敗走次日攻城不克拒密同食甯安慶与守將

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相繼城詣

太祖請降開東門納兵

太祖曰若事業成當共享富貴指天誓之務不失信給以

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於本部將帥家照証以明順逆

既入廩訪使楊惠達魯花赤僧住死之

太祖即命騎士齎令牌遍告軍中曰勿殺人勿擄婦女勿

燒房屋違者依軍法斬兵不離伍市不易群開倉以濟

貧民撫処州石抹宜孫毋墜城中犯絳敵死者屍獲臺

治書帖木烈思金事安慶院判石抹厚孫開設江南等

処行中書省分省行拒密院分院金華翼元帥府改婺

州為寧越府陞院判胡大海為拒密院僉院甯安慶為

拒密同僉儒士王宗顯為寧越知府命胡大海率領五

翼元帥等大軍攻取紹興以帖木烈思為集賢大學士

差知事夏文運伴送赴京至嚴州夜遁

太祖曰各為其主勿追已未三月命元帥陸仲亨引兵攻

衢州不克五月

太祖為儀同三司江南等処行中書省左丞相是月

太祖親征衢州至東頭迎騎未戰

太祖三戰三勝騎將敗走進至衢州攻城旬日不克張士

續石書堂

誠犯境

太祖殺季偕章陳保二九月初一日

太祖回京

一胡大海得儒士許瑗來見

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讀書人除太平府知府陳友諒

陷太平死之

一胡大海克嚴州得儒士王宗顯問係烏江人及大海

克蘭溪進攻婺州不克回蘭溪進攻婺州不克回蘭溪

築城守之

太祖至蘭溪大海以宗顯見

太祖曰爾与我同鄉里正濟所用命宗顯潛至婺州城察聽事体宗顯到於道城五里識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回告

太祖甚喜

太祖曰我得婺州今汝作知府

一

太祖曰金華是吾親征之地乃浙東江南之重鎮密迤江西福建浙江敵境必得重望之臣鎮之改分拒密院為江南分省陸院胡大海為本省參政未久苗軍元帥蔣瑛等謀叛殺大海至夜半殺都事王愷掾史張誠次

續古書堂

日早逼勒一城男女數萬出南門經台州仙居縣殺左

丞方國璋赴紹興張士誠降事聞

太祖改江南分省為浙東行省陸院同舍朱文忠為本省右

丞總制處州等五府一州軍馬選都事楊憲為左右郎

中參贊之

太祖謂憲曰朱文忠乃吾甥也年少未歷練方面之事皆從尔主之如有差失罪只歸尔

一饒州平章吾宏調守撫州

太祖命于光為江西參政特遣楊憲齎印信令光開設分省饒州吳公宏原部下吳尉不服糾合王思義謀叛

挾城光逃走得梁憲在城死馬走憲以大義脫諭思義思義歆憲到京明其不叛留之不殺及江西大軍復饒州思義入福建憲得免回京以前在金華時秉文忠用儒士屠性孫履許元王天錫王禧干預公事間于

太祖差人提取屠性等五人到京內王禧許元王天錫發先書寫惟屠性孫履誅之陸憲為提刑按察使憲得前官單居仁不合將贓罰易作貨物營利優給吏典劾奏

太祖曰單居仁杖一百不用吏典追贓發和州種田復陞憲江西行省參政再調山西參政陞御史臺中丞

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憲數言李善長無大材胡惟庸

續古書堂

謂善長曰楊憲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憲因劾汪廣洋不分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為奸等事

太祖以極刑處之

一處州苗帥賀仁德李祐之謀叛殺院判耿再成元帥宋文剛知府王道童挾城以守

太祖曰朱文忠軍馬不敷調用命平章邵榮領參軍胡瑄等軍馬往復處城未至紹興張士誠乘隙調呂同舍寇諸縣文忠以嚴州兵少又兼密近相廬賊境衢信兵出江西无以應援金華止是文忠獨守城亦空處况隔諸暨二百餘里計无所出文忠与都事史炳謀議兵貴虛

聲揚於賊境詐云平章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西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魁日進拒諸壘勤捕賊兵見勝具告呂同愈退五里下營以待夾戰當有降卒走報同愈胡德濟得其實與院判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高聲發噓鑼鼓砲銃震動天地一齊出城寇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等督兵追殺橫屍滿野惟呂同愈部下先降過河溺死片甲不返寇敗之後邵榮至就領胡瑄等兵攻破処城李祐之縊死賀仁德就擒誅之七月邵榮回京八月榮與參政趙某謀為不軌元帥宋某以其事首告

續古書堂

太祖命壯士執邵榮趙某連鎖置酒待之問曰我与你等同起濠梁望事業成共享富貴為一代之君臣尔何如要謀害我榮答曰我等周年出外取討成池多受勞苦不能在家與妻子相守同樂所以奉此謀不飲酒止是追悔而泣

太祖亦淚下趙某呼邵榮曰若早為之不見今日獵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何泣益推痛飲而醉

太祖欲禁錮其終身聽其自死常遇春曰邵榮等反得成豈得番我等性命乎妻子亦沒為奴婢

上位有天命其事敗露乃天誅之也今反番之是違天也

所以教後人做個遇春心實不甘

太祖命縊殺籍其家

一

太祖於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為心腹選文官子姪居君子衛武官子姪居舍人衛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之登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不違

一

太祖用高見賢為檢校嘗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

太祖知之又與食事夏煜惟務劾人李善長等畏之及兵

續古書堂

馬指揮丁光服巡街生事死引號者拘拏充軍又凌說

楊憲執法不阿

太祖嘗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怕見賢又建言在京犯贓官經斷官吏不无怨其容

輦轂之下居之及在外犯贓官吏合奔江北和州無為住

坐波中荒田甚多每人拚與二十畝開墾亦且得人納

糧當差

太祖從之以參軍郭景祥督之

太祖差按察使安慶撫諭及內官佛保整治種田一日

太祖親坐黃船忽到和州登岸駐馬接時叫出前鎮江知

府楊遵教之曰尔楊仲弘之子有學問多才能止是心  
忍徐達曾言尔將鎮江百姓田畝增加分數見得糧多  
人目之曰韃田楊又將斛面削去支糧与軍少了并合  
積下糧米又无歸着爾你在世恐生別事誅之高見賢  
李勣受句容王主簿豹皮等賍發和州種田先在彼者  
指而罵曰此語是尔開今亦到此是報也夏煜亦犯法  
太祖取到湖廣投于江丁光眼害民事發胡惟庸問招白  
明

一高賢奏據史張有道賣選

太祖命楊憲鞠之有道招受同鄉徐君瑞買求樞密院據

樂古書堂

史銀十兩律該杖一百

太祖命分屍衣衆憲奏曰臣職專執法不該死而誅之是

臣壞法也

太祖從憲言依律

一

太祖在婺州夜出私行遇巡軍阻之小先鋒張煥從行謂

巡軍曰是大人巡軍曰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

執之言之再三已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侵夜出

一

太祖於國初以軍儲不足禁軍民造酒違者罪之

一

太祖謂章溢曰尔在処州石抹參政処叅謀軍事聞知部

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使事往処州收集赴京助我調

用溢集到原部下鄉兵二萬名令男章允載管領赴京

聽調

太祖大喜後用溢為御史中丞

一

太祖謂胡琛曰尔回処州收集舊部屬授尔王府參軍就

便管領守禦處城琛為軍儲不足於麗水等七縣大戶

樂古書堂

內徵科銀兩以給軍民若之有言其弊於

太祖

太祖曰胡琛未可與之較也琛領兵攻温州不克後又領

兵取福建至贛城与陳友定兵戰敗被擒友定殺之

太祖憫琛陣亡授其子古襲指揮

一王濤以建昌降率將士赴京居住自備糧食不支官

糧

太祖曰王濤可於聚安門外南街住立置牌樓號其街曰

宰相街濤為事毀之濤係陳氏偽平章也

一方回玠既獻三郡不奉正朔

太祖累遣夏煜李謙孫養浩楊憲傳仲章程明善往諭之  
因珣答曰當初獻三郡為保百姓請

上位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若遷奉正朔實張憲士  
陳誠友定來攻援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為彼則無  
名罪我況為元胡亂首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四兄  
弟授以大職名我弱則不容矣惡之從命必用多發軍  
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因珣願領弟姪赴京聽  
上位之命止乞因珣一身不仕以報元之恩德如此心持

兩端

太祖曰且置之俟我克蘇州雖欲奉正朔則亦遲矣

續右書堂

一

太祖以嚴州密迤杭州敵境命徐達到嚴州展開五里築  
城池移浙東省治及金華軍馬守之未久諸暨院判謝  
再興叛降紹興張士誠

太祖特陞同舍胡惠濟為浙東行省參政再於五指岩下  
新築諸暨城屯駐軍馬圖進取德濟部下將士家火尚  
留嚴州間有潛地撤往新城者文忠知之意德濟使之  
故將都事羅彥敬誅之以戒後人各將帥怒曰我等守  
方面拾面征戰略不相容說德濟曰何處不富貴別為  
之畜德濟曰左承殺羅彥敬自為廣信戰衣作弊非為

我也尔等守分寧家再勿言言者以軍法治之後張士  
誠兵寇新城德濟且守且戰文忠援兵至殺敗寇衆獲  
到驍將百數十人捷報

太祖召德濟赴京既見

太祖謂群臣曰我朝豈無人物此等皆成豪傑特陞浙江  
行省左丞賞駿馬一匹以酬其勞

太祖召文忠責曰爾不能牢籠人胡德濟之德里尔不及  
也克杭州遷德濟浙江行省左丞

太祖特令徐達征西於庄浪失利剖下千百戶十餘人達  
皆誅之獨赦德濟聽

續右書堂

太祖自歎之至潼關

太祖有勅曰胡德濟固是慢功前守新城有功可宥之仍  
於徐達處聽調達班帥德濟至京後為陝西都指揮使  
有病

太祖會醫治之不痊而死

一胡大海克諸暨錢萬戶來降

太祖賜衣服令其回復獻崇於張士誠離諸暨五十里溪  
中築一堤水發即沒城以戰艇攻之可克謝再興爭戰  
數年不能破決及紹興歸附械錢萬戶到京

太祖誅之

一安慶乃長江上流之要城雙刀趙普勝扼守

太祖累發兵攻之不利後調黑先鋒領兵水陸並進船至

拋揚普勝先於水中暗以鉄索橫截扼着索不行黑先

鋒及所部將士尺皆被擒陸路車馬亦潰誠陳友諒陷

太平殺其主徐壽輝自称皇帝友諒與普勝同事壽輝

恐其變誘執普勝往江州誅之別遣軍馬守安慶

太祖克之命食院趙仲都先鋒程八守之友諒遣兵復破

安慶與程走遁直至龍江知府譚若季亦遁中途聞寇

兵退復回入城撫安百姓事聞

太祖怒曰主持不能固守城陷遠遁避之知府不能遠走

寇退乃能入城安民將伯仲等照依失陷城池誅之常

遇春諫曰伯仲等係渡江舊人姑容用赦之

太祖曰不依軍法无以戒後人各給弓弦一條并妻子与

之令其自縊死

太祖曰仍令各人子孫承襲本職伯仲弟趙老哥後封南

雄侯

一

太祖謂叅政張昶曰茶之所產多在江西湖廣所以前朝

茶運司立在江州專在茶課尔差官分投前去各府州

縣踏勘見數起科作額以資國用

一抽分場官王資盜用木竹事發供出高管駱管等十

餘人

太祖怒曰尔等近侍十餘年豈不知法令倚勢私取官竹

木到官私用比与常人不同处以重罪

一

太祖曰隨我渡江文官掌簿書及軍機文字勤勞一十餘

年如李夢庚侯原善阮弘道楊原果樊景昭与他子孫

世襲所鎮撫

一

太祖以按察僉事喜山言浙江及直隸府設官店除官收

可給軍用就察奸細往處州任滿抽分官馬合謀諸富

樂院宿娼敗露

太祖曰錢穀官必侵盜課程所以有錢查有一百餘名

太祖曰發一半滁州守門一半辰州參軍處隨軍

一

太祖命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

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入言

太祖曰賤小人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技于水尽

樂人為穿甲匠月支米五斗

一

太祖謂李善長曰江西湖廣湖池設湖官辦課歲得穀一萬餘石中間豈無情弊尔每歲差官休覆有欺隱者罪之

一劉基言處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多於上壘石作田耕種農事甚艱

太祖曰劉基有功於我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劉基之心

一

太祖謂李善長曰陳友諒用普顏不花提調湖池魚課今既得湖廣乃用普顏不花為應天府知府兼提調魚課

繼石書堂

其原有湖官餘人仍舊與職名辦課後因虧欠課程

太祖疑普顏不花與湖官通同作弊起落入已俱罰築城以贖罪

一韓林兒係樂城首作亂韓山童男山童被擒韓林兒與其母楊氏逃之武安隸州民人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以為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因號宋改元龍鳳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魯圖亳州林兒遁于安豐劉福通攻破汴梁福通奉其主遁歸癸卯年三月張士桢帖木攻破汴梁福通奉其主遁歸癸卯年三月張士誠圖安豐福通請救

太祖親授之先遣常遇春引兵至安豐士誠遂解圍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於滁州居之士誠兵復入安豐守之丙午年三月

太祖取安豐

一徐達圍蘇州

太祖特命指揮傅友德領軍馬三百與同徐州陞參政出哨洛寧以警中原賜友德宴命葉國珣陪飲拚與歌妓十餘人

太祖令內官覘視得國珣令妓婦脫去皂冠卑裙于穿華麗衣服混坐

繼石書堂

太祖怒令壯士拘執國珣與妓婦連鎖於馬坊剗去鼻葉國珣稱死則死何得與賤人同鎖

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別貴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鞭訖十發瓜州做堪夫後釋之

一張士德即張九六及部將史椿皆張士誠謀主士德被擒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諸將又驕不肯戰日以子女玉帛奢侈為心又左誠徐議譏毀椿椿守淮安遣使責書歸

太祖士誠知竟拘執椿到蘇州誅之士誠弟士信惟務花酒到浙江省將丞相塔失帖木兒徙于嘉興自為丞相



奪其位不久令潘平章守杭州士信回蘇州用王敬夫  
葉得新蔡彥文謀國三人出自小人順張九四終歲不  
出門不理政事豈不着人瞞且士德史椿皆死惟恃弟  
士信行事時有十七字謹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  
一朝西風起乾別丙午月

太祖命徐達圍蘇州士信守閭門正妓飲中砲死城破  
張士誠同王蔡葉到京

太祖命縊死之及獲原叛降王哈刺不花徐大舍單同食  
熊天瑞

太祖曰此等叛逆之人皆明正典刑

續古書堂

一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  
先生書手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尔行文書尽起赴  
京發雲南五開充軍

一河南山東等處府州縣官朝京

太祖曰此幾處有司官不思牧民之職專在勸民農桑使  
之無凍无餓不失養生送死公上之乃反役男子種  
田婦人養蚕奪其耕織利已損民俱發与指揮毛讓取  
問明白杖一百

一

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民稀少田  
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僉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  
萬散与濠州鄉村居住給与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  
永為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周某督之

一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請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按御史按察司冤枉人以致  
天旱差人提問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

太祖命細縛於馬坊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御府言事

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言三事一曰出征陣亡病故軍

妻數萬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

續古書堂

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頭降日不合充軍

太祖曰寡人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

放軍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全自駕舡隻

發汴梁安置被問官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

太祖謂楊憲曰奔在外梁汴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尽用之

太祖謂李善長曰出征陣亡及病故軍妻俱全於寡婦營

居住不許出營令巡緝及把門在外男子無故入營問

罪

太祖曰歷代銅錢与金銀相兼行使俗以十二文為米一

升一百二十文為米一斗一千二百文為米一石凡佐  
贍俱以錢數定律後鑄大中當十錢行之不及不用

一耿忠即耿三舍初与毛讓等參隨

太祖以心腹親信特命浙江等處訪察官吏問民疾苦時  
紹興金華衢州秋旱農民无收有司不准告疾回京奏  
太祖怒提問官吏後忠任大同衛指揮聞中鹽判巧生奸  
計且如火藥用得班捕先於家人買下班捕等候旬日  
却於公廳發放要班捕中鹽以此誘動千百戶舍人及  
軍丁皆投托門下或納粮米或折納軍需物料中出鹽  
引為有利益起意偽造戶部半印倉鈔雇出客商冒支

續石書堂

官鹽後倉鈔事

太祖一禁疑之通行天下拘罕大同中鹽客商及追倉鈔  
引目不問真偽盡數到官問得明白已支未支犯人發  
充軍後鹽引沒官仍提取耿忠問罪

太祖即位之後高麗國王額進表貢方物析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額為高麗國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  
桂凡弒王禍王昌王瑤王爽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

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高麗後成桂改名且進表  
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

太祖不從及為進箋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供稱姓鄭名撰文

太祖所貢金鞍等方物發還李旦追要原撰箋文姓鄭者

旦惧以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邊不許高麗  
人通界亦不許客商貿易永遠絕之

一湯和姑夫席某隱瞞常州田土不納稅粮

太祖曰倚恃湯和之勢不怕法度故敢如此誅之常遇春  
力諫不從

一金華歲貢香三十餘石

續石書堂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擇揀員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  
進呈今後作秋粮一体送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一

太祖曰極刑之家五服内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  
違者处以重罪

一

太祖曰華雲龍已住脫脫大宅不足又去脩長太公主府  
旁苦軍士存留蒙古色目畏吾女直做軍在部下此等  
有父兄在沙漠若起歹心為患不少胡人遣下妻妾不  
起發主何意坐視制書大不敬如今看何文輝去代替

管領軍馬雲龍扶病回京身故

一 耽瑄自杭州赴京奏市民子弟不務生理美麗衣服

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壞法害民

太祖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州市民着他見丁出錢買馬往北方當驛

一

太祖嘗曰我於花木結實可食用者種之无實者不用如桑棗柿栗有實及櫟樹尤用心栽種蓋因有益於公私之用苑囿亭館珍禽異獸無益者並不留心

一

續古書堂

太祖用陳寧為廣惠知府歲旱百姓告史事聞

太祖不准寧赴京奏曰天旱田禾不收民有饑

色若要稅糧民必逃移蘇州就食是与張士誠益民也

太祖曰你好大膽敢如此言久之

太祖曰免他本年稅糧

一 丁回竄係籍林兒監察御史

太祖用為九江知府彭澤縣山民叛以為固室以為比候

軍馬未時恐遲即集鄉兵親詣叛處投敗叛賊以安百

姓事聞

太祖賞以鞍馬以其有武畧轉為指揮至御史大夫征璽

山有功為胡惟庸親伏誅籍家

一

太祖嘗使人察聽在京持官家有女僧誘引華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

太祖怒特二家婦人及僧投于水

一

太祖克婺州於城南上豎大旗上寫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及命胡大海圖紹興政紹為紹興府時嶧縣邢元帥新昌趙萬戶等以兵來降慶元方平章平陽周泰政瑞安黃元帥建寧院叅政福清袁叅政甫田

續古書堂

張元帥各遣人齎書降胡大海圖紹興日久不克

太祖取回守婺州隨有趙姓三人見称趙宋子孫請胡大海再攻紹興願為內應

太祖曰圖紹興時不出見今大海回軍却奉此謀事有可疑令法司考問果張士誠三令人來持家僞尺誅之

一

太祖於國初用葉春王與宗直廳以其老實不貪除春為儀駕司副使陸福述布政使除與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與宗由隸出身不可以牧民

太祖曰與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辦事雖儒与吏不

及可以牧民至嚴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吳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勤甚得民人扶滿陞南

昌通判調嵩州知倉院任亮集民為軍吳宗曰元末士

亂聚則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出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府知府朝宗時正間養桑種田官吏吳

宗亦在數指揮毛讓奏王吳宗亦問

太祖曰知府王吳宗公勤不貪不問比還懷慶未久蘇

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係一能人去未幾

太祖曰蘇州知府曾有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吳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

政聲

太祖曰王吳宗可陞河南布政司左右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久不見你老矣我亦驢白賜賞鈔撫而遣之到任

以事累事白病故

一汪廣洋罷相後被貶

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廣洋妾從死

太祖訪得此婦係沒官陳知縣之女

太祖曰凡沒官婦人女子止配功臣為奴不曾與文官因

勒法司取勘胡惟庸等六部官擅自分給皆處以重罪

一

太祖於國初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生規官吏貪賍敗

民受害无伸今後務要年終未朝考其間過貪賍人數

以憑點陟如貪賍不孥休察得出處以重罪

一

太祖於國初但遇獻城投降如浮梁偽院判于光未降待

之甚厚及回

太祖親於南門外送行脫衣賜之建昌偽平章王濤全城

未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太祖於南門外造屋令濤居住名其街曰宰相街以寵之

江西偽丞相胡廷瑞以南昌降

太祖入城拜其母以安之

一

太祖渡江隨行文官有李善長毛某李夢庚郭景祥侯原

善王習古楊叔幹阮弘道范子權楊原果克太平許陶

安等

一

太祖以天下稅課局數隱課程每一稅司差官一員辦開

以為定額又除把王門老軍於各處做鹽場官及巡檢

後因誤事不用

一金華浦江義門鄭仲憲被人誣指与胡惟庸行財及戶部陳員外指与郭桓羅倉粮

太祖曰鄭氏義家焉肯与人行財羅官粮顯是誣害追到鈔貫全給本主仍着人送到家

一藍玉令家中到雲南盐一萬引餘倚勢先支事發太祖曰此是侵奪民利阻壞盐法但是功臣家中到盐引尽行沒官

一尚書郎某恃李善長勢放肆好貪

太祖誅之籍其家得父兄親戚友識囑托公事書信

太祖命胡惟庸往杭州照名提問処以重罪

續布書堂

一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粮軍需段疋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呈補卷事發

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瞞我此盖部官容得所以布政司敢將空紙填寫尚書与布政司官尽誅之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一

太祖回初用毛某為參議病故有男毛讓以舍人近侍

太祖寔愛以心腹信任位至都督放肆好貪

太祖籍其家產誅之

一兩淮兩浙盐場俱係張士誠地面

太祖以軍民食盐艱得令樞密院經歷司給批与將官家

人駕馬舡往馬駝沙界首以貨易盐到京貨賣軍民食

用後得諸暨於唐口關立抽分所得処州於吳渡立抽分所許令外境客商就兩界首買賣於是紹興温州客

人用舡載盐於唐口吳渡交易抽到盐貨變作銀兩及買白藤硫黃等物以資國用及

太祖即位以來後議盐法許令客商運米於遼寨城池中盐乃不能耕種而兵食自足是以北京大同永安雲南皆得盐粮軍不缺食

一

續布書堂

太祖改樞密院為都督府以文正為左都督後改五軍都督府

一

太祖曰各衛知事就令大都督府選除於本府考滿宣使及各衛役滿令史用給与誥命

一食事陳泰吾作詩云城南有發婦夜夜哭征夫

太祖知之以為傷時取到湖廣投之於水

一

太祖曰陳友諒犯我建康敗回至太平弒徐壽輝自立為帝建都江州曾令胡大海遣人問行証西探聽消息未

報辛丑六月友諒遣偽平章李明道領兵五萬圍我廣

信胡大海率兵救援殺敗賊衆就擒獲李明道及部帥

王漢二等一十八名明道致書漢二兄王濤以建昌來

降明道至京

太祖大喜即授以江南行省平章因得友諒之虛實以明

道為向導

太祖親率舟師先取安慶聞之秦江州退居武昌

太祖克江州俾明道往南昌訖胡廷遂遣人齎書降

壬寅正月

太祖至南昌入城安民饒州吳宏以城降及臨江等郡皆

續左書堂

降惟熊天瑞扼守贛州後遣常遇春圍其城天瑞亦降

江西悉平

一乙未年

太祖引兵出哨失身於敵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彼此

欲相和解未有先發者時徐達挺身往敵代

太祖還敵遂縱

太祖歸

太祖既歸即以敵帥縱之而易達歸

一李保兒於甲午年見

太祖於滁州乃

太祖親甥也

太祖喜甚賜名文忠擇師教之

太祖察其可任大事習之馬上遂以舍人領兵一常遇春

原以群盜刈聚部下聞

太祖駐兵和州領聚十人棄聚未歸

太祖尔之未為士卒絕糧故就食耳尔自有主安得而留

之遇春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太祖曰尔姑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我未晚也

太祖先抵米石元兵陣於江上猝難登岸遇春快舸繼至

太祖麾之使前遇春即挺戈先登遂拔米石

續左書堂

一張士誠遣兵來圍鎮江城城中官軍與倉夫出城殺敗

賊衆登艇而去

太祖親率戰艇繼至直追黃石永沙不及而回郡人叙

太祖功蹟立碑於西城文未寫龍鳳年號

太祖命毀之

永樂九年二月二十日北京行部左侍郎臣劉辰

國初事蹟終

國初事蹟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辰撰辰字伯靜金華人太祖起兵之初署吳王典籤又入李文忠幕府建文中擢監察御史永樂初李景隆薦修太祖實錄後官至北京刑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書卷首有臣劉辰今將太祖高皇帝國初事蹟開寫一行後俱分條件繫頗似案牘之詞蓋卽修實錄時所進事畧草本也辰於明初嘗使方國珍又嘗在李文忠幕下所見舊事皆真確而其文質直無所隱諱明代史乘多採用之故其文並散見於他書轉無異聞之可取焉

皇明小史摘抄二卷附建文

遺事一卷

不著撰者

鎮江博物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史摘抄

二卷》提要

皇明小史摘抄

上卷目錄

聖祖開基

仁祖天

徐州王

卷一

卷二

卷三

龍起甕

薛姬佳識

不攻安慶

平定江西

劉基咏簪

破陳友諒

剪尾首出

姑置周珍

戮三奸却應民誅

識建都兩合上意

靈跡鄉神異

異人預示貴期

座埃中識天子

衣劍先兆

背盟賈禍

懷餅傷肌

驛卒對句

旗上對聯

計致友諒

徵聘諸儒

有國有家

更舟脫難

斬叛臣以示警

馬識泉源

賞巡軍以獎執法

楊漁夫賦謝士誠



互失互易

處不花恩威兼用

寶誌却上碑文

小明大明

孫權守門

猪狐先兆

獲鯉兆數

神鬼欽遵

甘露頻降

復孟子配享

菊花詩識

題不惹庵

敬祖勤民

却州縣貢獻

責閭訓儉

不祖他宗

改天師為真人

加祀降臣

執法警衆

劉伯溫預識遷都

封表十壺墓道

蘇人忠厚

即位休徵

術士前知

漢祖三爵

元祖淚痕

文章議論皆天縱

咏雪竹見志

御製詩

錄詩誌警

孝不忘親

不信符瑞

圖示艱難

分封代王

安置二降王

祀徐王廟

不忘舊恩

不徙民塋

繪江山圖

建立國學

奏事使

舊禁試達

君子舍人二衛

黔面示警

廷辨釋罪

封社老配享

議都北平

神泉符夢

監生呼為老官

牧馬所

視朝喜怒

接目警心

必申酒禁

燈謎取禍

涼國公之禍

老嫗禍胎一隅

祈雨殺囚

天雷示警

寺壁詩諫

馬后聖德

聖嗣分封

曹國公之禍

燕王計去功臣

罷鏹頭會

滑稽畫諫

太子庭諫

帝業始終

皇明小史摘抄

下卷目錄

天下好男子

韓成死國

中山王誥文

徐達不擒元主

曹國公李貞

蔡國公

黔國公沐英

高安耆老

劉基論相

大功坊

開濟有王佐才

鄂國公常遇春

越國公胡大海神異

傳友德勇過關張

花雲夫婦死難

旌表濮貞門閭

文政屢蒙矜宥

上待宋瀟寡恩

孝孺特被識拔

垂憫舊臣寡婦

宋訥殊眷

王禕不屈

張子明捨生致君命

焦千戶不受冠帶

朱升三語

倍臣發霸

免范從文死

老客歸謠

謫危素守廟

削髮留鬚

大聲秀才

張昶始終為元

推誠反側自安

馬后勸止後僧

李文忠幾為奸人所悞

定使客夫額

設立富春院

永絕高麗

謫主文充軍

倭使能詩

夢兆奇應

上乘怒濫刑

郭德成辭爵

雙絲墮地

三元死難

兩皂隸為布政

卓敬乘虎夜回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鍾山僧為布政

禍福不可測

上題羅復仁衣裾

上令錢甦傳命

上賜鄭氏冰梨

錢宰吟詩

梅梢孫尚公主

何真賞罰並行

表凱律狂免禍

用郎中西席為主事

彭友信續咏受上知

特授老人刺史

監生因詩對擢臺瑞

日奉求和表

陳君佐言上似神農

沽酒店主驛官

管冊老人

學士對句

整容匠為太常

馬后諫誅沈萬三

江伯兒以殺子杖戍

鄭氏因禍致福

校尉殺婦蒙宥

奸僧謀妻被首

遍訪命同聖造

老胥教妓脫罪

元臣勸訪金碧峯

葉復賦詩賈禍

宗泐求經遇老僧

永隆焚身救僧

三丰去後召玄清

周顛仙遇上始末

方士張中相術

徐天明言災祥取禍

孟月庭譏訛被殺

冷謙賺水瓶遁跡

胡日星復命就死

張金箔試幻術脫身

國初建立御史廊

文成不作閱江樓應在御史廊前

頒行四方平定中

神樂觀道士網巾

設計降高麗王

有司歷年祭禱

取國學課卷造鈔

滿江紅

飛越來峯

石龜卜晴雨

宋漁進蟠桃賦

附錄建文遺事

附補遺目錄

夢兆詩識

建策削奪致變

當時死節諸臣

建文暮年還宮

龔泰能決大議

捐免五府秋糧

燕子入城

伯溫遺命



仁祖諱應者仲曰若而人則與之可也己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晦上亦歸比明往視則土裂屍陷已成坎矣田王劉大秀遂指其地以贈之即今鳳陽皇陵也

### 異人預示貴明

仁祖一日獨坐東窓忽有一道士長髯髦衣入揖而言曰好箇老公公八十三歲當貴冠天下仁祖異之留茶亦不顧而去及上即位冊加尊號時適符其年

### 濠州王氣

周世宗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是濠州朝岡有王者氣久當大發迨三百年後而高皇帝聿興正應其言

### 塵埃中識天子

劉客溫客於西湖抵暮忽有異雲起西北基見之曰此天子氣也後十年當興我必輔之迺姑蘇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久乎夜登席丘山瞻眺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間郭子興據濠上因往

見之乃過上僦然曰此吾王翁也遂深相結納而去

### 羣鷺受命

上幼時見羣鷺游于池中上戲為青白二旂盤左右命之曰青者集于青旂之下白者集于白旂之下如違者死羣鷺皆如命而往獨一花鷺不知所適往來于青白之間上殺而食之

### 宮示興王

上在皇覺寺因兵亂僧散乃祝伽藍求筮曰如出

境而吉則陽守舊而安則陰祝訖投筮一俯一仰如是者三乃更祝曰夫留皆不可神或許我從戎乎如許仍一俯一仰果如所祝上以為難再祝而擲之則其一躍立于香案上上乃歸滁時至壬辰閏三月也

### 衣衾先兆

上微時夢滿空燕雀紛紜中有一五色巨鳥舒翅而舞倏升其背乘之以行有青旂數隆前導至西北方見一高基四面皆朱欄數人立其上狀若天

尊北上登臺授以絳衣上服之忽然冠履其倫霞  
光爛然遂身復授以一劍其靶蜿蜒如生龍驚而  
覺

### 山甫識真主

臨淮郭山甫風霜許負之術上嘗過之甫一見驚  
異其儀交驪跪陳天表之異他日幸母相忘上去  
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皆可封侯今始知皆桎  
此公宜謹事之後山甫已入侍瑞寧妃道登  
背盟賈禍山甫已入侍瑞寧妃道登

上與李國勝趙普勝同盟渡江至采石國勝于舟  
中設宴邀上欲乘其赴飲而圖之上知之託疾不  
往後數日亦設宴以邀國勝既就席命壯士縛而  
投諸江於是廖永安俞通海咸帥所部來降

### 毒酒預泄

餘陽王二子忌上威名置毒酒欲害之上知其謀  
及二子來邀上仍忻然與之偕至半途忽仰天若  
有兩語遂罵二子曰爾懷惡念若此二子問故上  
曰適天神相告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然汗下自

是不敢萌異謀

### 懷餅傷肌

上為郭元帥所親信即子咸忘之幽之空室絕其  
食漿馬氏竊以餅餌給之一日方炙餅于釜中有  
窺之者急納餅於衣內餅熟碎膚肉有腐痕

### 龍起甕釜

上嘗濯手于栢子潭有五蛇援而就之上曰如天  
命在子汝其永附為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蹀  
于側上覆以甕釜及再戰盡戴甕釜而往是日手

兩甚衆軍法戰勝為祭甲冑時推上功居首故置  
其甕釜于前甫莫忽霹靂大震有白龍夭矯自甕  
釜中出扶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 驛卒對句上偶

上偶在一驛見止一小兒侍立問何故在此曰父  
死而驛卒之籍除是以此承值問其年曰七歲  
上見其應對明敏因出對曰七歲孩童充馬驛即  
對曰當年天子坐龍廷上大喜遂免之

### 薛姬佳識

上渡江至采石入舫。姬坐數櫓，梁上問：「何樂？」曰：「樂床為食，問何樂？」曰：「樂基為飯，問何飯？」曰：「仁飯上，點喜。」蓋龍床登基人範，皆佳識也。及天下既定，召姬厚賞之。

### 旗上對聯

上克婺州書二旗立于城上，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一統天。

### 不攻安慶

至正十五年，余闕守安慶，使莫倫赤市監浙還泊。

龍灣兵士欲劫之，上曰：「余公乃元朝名臣，使當道。若人天下，豈至此哉？」莫倫赤乃其使，皆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遣之。方余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羣盜四面而攻之，上與接界，未嘗一鏃相加。

### 高皇計致友諒

陳友諒欲納張士誠同侵建康，上欲其速來，謂康茂才曰：「友諒與汝有舊，宜遣使偽降，約為內應，速來必矣。」茂曰：「吾家有聞者，昔曾事友諒，若令貴

書以往，必信無疑。遂遣之行。友諒得書，甚喜，問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問：「何橋？」曰：「木橋也。」則酒食遣還，曰：「歸語若翁，吾至當呼老康為弭間者。」回報上曰：「虜在吾彀中矣。」即命撤江東橋，易以鉄石。一夕而橋成，嚴兵以待。是日，友諒果引兵竟衝江東橋，見橋易以鉄石，驚疑大呼。老康無應者，始知墮計。即與其弟五大王帥舟師千餘回向龍江，勢甚銳。諸將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眾莫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至。令拔柵，諸軍競前死戰，雨止伏起，舟師並集內外，合擊諒軍，大敗。殺溺俘虜無算。諒乘別舸脫走，諸將追至采石，遂復太平。

### 平江西

友諒自建康敗，回殺徐壽輝都江州。辛丑六月，遣李明道帥兵五萬圍廣信。胡大海敗之，擒明道及王漢二等十八人。明道致書于漢二兄溥，俾以建昌降。上喜，即授明道江南行省平章。因得友諒虛實，以明道為鄉導。上親帥舟師平安慶，友諒退居

武昌壬戌五月上至南昌饒州吳宏及臨江等郡  
守皆以城降胡惟庸天瑞據蕪州遣常遇春圍其  
城天瑞亦降江而悉平

徵聘諸儒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表薦劉基宗漁章溢葉琛李  
文忠守金華亦薦王禕許元黃天錫上皆以書幣  
徵之賜坐諮以時事并辨論經史禮甚優渥命有  
司創禮賢館以居之

劉基詠著

劉基初見上賜坐賜飯因用斑竹箸上即舉以索  
詩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細攢湘江曾涵淚痕斑  
上曰秀才氣基曰未也即續云漢家四百年天下  
盡在張良一借問上始悅

有國有家

張士誠據濠州時上每歎曰吾鄉里乃被他人據  
之吾雖有國而無家也遣龔希魯往說蕭把都以  
濠降上喜曰今始有國有家矣

破陳友諒

癸卯七月友諒圍南昌上帥大軍往援八月進駐  
鄱陽湖水勢流急友諒以巨艦連鎖為陣旌旗樓  
櫓如山我軍舟小艱于仰攻師稍却郭子興郭英  
進曰舟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即命常遇春與子  
興調網艍數百載葛蓄火以往別備走舸往來如  
飛發火燃葛食頃風急火猛烟焰障天敵舟大不  
能動悉為灰燼焚溺死者不可勝計諒走鞋上復  
整兵來戰遇春子興仍用火攻少烏風熾官軍鼓  
噪敵舟敗走追奔四十里戰酣友諒勢迫親自督

戰子興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暗而死餘衆悉降  
時四方割據者雖多惟友諒兵強僭號至是敗死  
子理嗣立甲辰上復自將伐之理降

更舟脫難

上與友諒方大戰於彭蠡湖劉基在御舟觀戰忽  
躍起大呼曰災星過可更舟上即亟更之未半响  
舊被敵砲擊碎勝負未決基勸上移軍湖口期  
以金木相尅日決勝上從之遂平陳氏

擊尾首必出



徐達常過春將兵二十萬圍蘇州久未破有善風  
角者云此城乃龜形也盤門是首齊門是尾若擊  
其尾首必出矣二將如其言而攻齊門盤門開焉  
士誠就擒昇至龍江見上倪首照目跪坐上叱之  
曰盍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何為上怒繼  
殺之

### 斬叛臣示警

張士誠李伯升伯升每以國情輸我及士誠敗  
上見伯升燕勞三日然後對士誠殺之元叅政周

伯琦亦有異心上詰之曰元君寄汝以心膺之任  
不忠如是耶亦晏勞而後殺之

### 姑置國珍

方國珍雖獻溫台處三郡而未奉正朔上屢遣夏  
煜諭之答曰若遽奉上國正朔恐士誠友諒來攻  
姑以至正為名則彼無名罪我上知其心持兩端  
笑曰且置之俟我取二子彼欲奉正朔遲矣

### 馬識泉源

徐達李文忠北征而還失道軍中乏水渴死者甚

衆至奇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  
泉隨湧出三軍賴之

### 戮三奸以應民謠

張士誠信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害民特甚  
姑蘇民謠云張王敬事業只凭黃菜葉一朝西風  
起乾鱉迨後城破上取三人剗其腸而懸之至于  
枯死

### 賞巡軍

上嘗夜行巡軍執之張煥訶曰此大人也答曰我  
知犯夜者執之耳煥再三懇之始釋次日上命賞  
巡軍米三石

### 議建都兩合上意

甲午馮國用謁上于妙山上問定天下計對曰金  
陵龍盤虎踞真帝王都願先收之定鼎然後命將  
出師救生民于水火弗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  
也上大悅曰正合吾意乙未上帥師渡江取太平  
路陶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曰龍姿鳳表非  
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上與語甚善之安因進曰

金陵虎踞龍蟠又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勢以臨四方何向不克二公之言先後皆合上意是以卒定賜于金陵

### 楊漁夫賦謝詩

張士誠以厚幣聘楊漁夫甚急漁夫不得已而至適值元主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招漁夫共飲之因作詩曰江南歲、烽烟起海上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讀其詩默然遂不強留

### 互失互易

乙未年上領兵出哨失身于敵而敵帥亦為我軍所執徐達挺身往敵所進相易和解之議敵以上為不過一婢耳遂縱上歸而由達為質上亦縱敵帥回以易達

### 執法警衆

上克安慶留趙伯仲程八守之友諒遣兵致安慶伯仲與程八俱走寇退乃還事聞上怒曰將吏棄城而逃當按律誅之常遇春曰係渡江故舊請推

恩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後乃賜弓弦自盡擢其弟庸為僉行樞密院

### 處不花恩威兼用

元廉使宋伯顏不花守衛州上遣周德永招之不從乃令常遇春討之俘之而送于京上數之曰爾既守城、破不死非忠臣也徒使百姓橫遭鋒鏑皆汝之罪鞭三十釋之後仍用為按察司

### 遷都先見

初劉基令築前湖為正殿基已立椿水中矣上嫌

其逼少徙于後後基見之謂上曰如此亦好但後

世不免有遷都之舉矣

### 宝誌却碑文

上建都城卜遷宝誌塚不吉上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尔一供始得卜發其坎以金棺銀槨幽其首卽靈谷寺衛之建浮圖于其上覆以無梁瓦殿賜庄田三百六十所日享其一歲而迴焉御製碑文紀績被雷電震碎再樹之而後被擊遂止

封卞壺墓

上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衣衰麻而大笑上問曰汝被服若是而笑何也對曰吾夫死忠吾子死孝天下婦人之夫與子如吾者甚少吾是以喜而笑也上問曰汝夫及子曾葬乎婦人指示之曰此埋玉之所也言訖不見上識其地明日命有司掘地得誌石乃知卞壺墓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盡令徙去上以其忠臣免徙仍立廟祀之

小明大明

韓休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漸肆劫掠有徒既繁乃囑亂自稱小明王劉基始就之見其規模識度殊非帝王氣象因去之而適上、欲除之基曰彼燭火旋熄矣請建大明王號以壓之

蘇人忠厚

上微行至三山街假坐一媼門首問媼何方人對曰蘇人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媼曰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大明皇帝蘇人不受兵戈之慘

至今感德次日上詔朝臣曰士誠在蘇並無深仁厚澤老婦猶感其恩蓋蘇人忠厚也是以後來徙富民入京師多用蘇州人

孫樞守門

西門內有孫樞墓將去之上曰孫樞亦好漢子也宜留之以守門

即位休徵

戊申正月四日上從群臣之請即帝位于南郊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追帝四代先是将祭祀上親為

祝文畧云天果以臣可為生民主伏望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寵昭休命如臣不可請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當避賢路蓋京師自冬以來雨雪連綿常當晝而晦及祭祀成風和景明香霧凝靄獨露中星咸知天開景運之徵也

猪狐先兆

順帝夢猪決郢城而覆比天兵至方召百官謀戰守忽有一狐自內出而北走不知所之帝歎且泣曰猪者朱也狐者胡也天示我矣遂開建德門北

去明年上聞其駐應昌馳書開示禍福帝答詩云  
金陵使者渡江來漢、風烟一道開旺氣有時還  
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  
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皇臺

術士前知

元主嘗召術士問以國家曆數對曰皇上洪福應  
千秋萬歲垂祚無疆但恐日月並行耳後大明兵  
至而元亡

獲鯉兆數

上微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適陳四來共詔  
戲以漁罩、上既而啟視已失其五往欲毆之陳  
笑以奉還及上即位問劉基享位幾年對曰以數  
言當三十五又其中五年當假之他人上忽憶竊  
魚事召陳將殺之上問若頗憶與我周旋否曰臣  
何敢忘因脩述魚事上曰吾忘其為何地曰烏龍  
潭上曰無此地名曰臣嘗于此罩烏龍故名耳上  
喜其對初意頓回以為戶部江西司郎中迨後洪  
武兼建文革除年號果符其數

漢祖三爵

上祭歷代帝王廟每位皆一爵禮畢特至漢高祖  
位前笑謂之曰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  
以得天下惟我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劍以致  
大位比諸君尤難可多飲二爵遂為定例

神鬼欽遵

太學落成上從高望之曰形似蜈蚣他日果多蜈  
蚣不可居乃命石首山為鷄鳴山蜈蚣食已而果  
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上曰安用許

多山于寢兀處以筆抹之未幾其山一夕為雷所  
擊突兀悉平可見聖天子一言一動神鬼莫不遵  
行也

元世祖淚痕

上建廟以祀歷代帝王皆塑像惟元世祖面為淚  
痕所汙屢加修飾越宿如故上幸廟語之曰癡癡  
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將及百年可謂幸矣  
今曆數在予奄有天下汝之子孫曾不加害則我  
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汝復何恨耶明日視之滅

淚痕減矣

甘露頻降

四年降甘露于鍾山沾潤草木五年六年仍降如前劉基作頌以獻迨八年十一月復降于圓丘松上懸垂上下瑩若凝脂上詣齋官省視命從臣並採食之其甘如飴

文章議論皆天縱

上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詔侍臣曰我本草野之人未嘗從師指授而讀書便

能成文故人不可不學也又儒臣進講時上亦必另出議論一日講夷狄之有君章上曰夷狄猶禽獸也欲國雖有君長然不知君臣上下之禮中華縱使無君必不若此故孔子以為不如諸夏之亡也又講攻乎異端章上曰攻者攻伐之也人能攻伐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只此二說何等直捷痛快自非天縱不能也

復孟子配享

上聞孟子草莽匹夫之說謂非臣子所宜言詔去

其享如有諫者以不敬論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觀自隨上怒命金吾射之錢唐袒胸受矢曰臣為此而死、有餘榮上復憫其誠命太醫院官療其瘡時值欽天監奏昨夜文星暗上乃笑曰仍復孟軻配享于是夕文星亦復明

咏雪竹見志

上初在滁陽王幕下未得自展其一日見雪重而竹彎乃題詩云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明朝紅日出依舊與雲齊

菊花詩識

上一日已醉偶見菊花即詠云百花發時我未發及我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滿身穿就黃金甲其後俘士誠燈友諒克元都皆在八九月間故咸以此詩為識云

御製詩

上初征陳友諒師至蒲湘賦詩云馬渡沙頭首猶香片雲片雨過蒲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又嘗遣楊文廣征南賜以詩曰大將南

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力雷鳴甲冑乾  
青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蛄竟  
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伯勞

### 題不惹庵

上初渡江潛行至不惹庵因投宿焉僧人詰問其  
邑里姓字上乃題詩于壁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  
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恁曉問姓  
名後登極使人視其詩已削去矣械僧至其僧曰  
臣師久已物故御製詩後上師有一偈尚存上問

其偈云何曰御筆題詩不敢留時恐惹鬼神愁  
故將法水輕洗猶有龍光射斗牛上笑而釋之

### 錄詩誌警

唐李山甫有金陵懷古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  
守江山不到頭提為戰爭收拾得都因歌舞一齊  
休堯遵道德終無敵秦恃金湯不自由試問繁華  
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上誦其詩而喜之因命  
詞臣大書于屏常閱之以自警

### 敬祖勤民

上建奉先殿于禁中旦夕薦享每日于四更起冠  
服拜天及奉先然後臨朝進膳時常已箸宴停思  
得一事即書片紙綴于衣帶或得數事則累若  
懸鵲俟臨朝行之

### 孝不忘親

四月逢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  
止語起居注詹同日昔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  
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三喪其何以堪終  
天之痛念之因極嗚咽不勝左右莫能仰視

### 却貢獻

蕪州進竹簞上曰古者方貢之物惟服食器用今  
竹簞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貢恐天下聞風爭  
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又以金華  
歲貢香米必盛以黃絹囊進呈上嫌其口腹勞民  
命與秋糧一併輸官不須尚貢又民間進一女  
年方及笄能作詩上怒曰欲以女色惑朕耶命斬  
之

### 不信符瑞

洪武五年遣石巫王溥採木于建昌岩上有黃衣人歌曰龍蟠虎踞勢名遠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餘年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克聲如洪鐘萬衆皆聽歌畢不見溥歸奏請付史館以彰符瑞上以其近誣不許

### 青閣示餘

一日二閣着乾靴行雨中上見之叱曰靴雖微皆出自民財且非旦夕可成汝何暴殄如此杖之因謂侍臣曰元世祖見侍臣着花靴責其費物勞民大抵人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恣情奢靡未有不敗者也因詔百官自今遇雨雪許服雨具

### 圖示艱難

命畫工將起家艱難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詔侍臣曰朕家本業農桑世傳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朕躬乃荷天眷故為此圖凡流離困苦之狀悉無所諱俾子孫知王業之所由興其艱難如此庶幾勉思守成毋或玩易奢縱云尔

### 玉牒不祖文公

始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晦翁一日上見朱典史籍係徽州人上問汝其文公後乎對曰非也於是宸衷頓回曰彼一小吏尚不屑妄祖他人而況于我遂却儒臣之議

### 分封代王

上嘗戰敗而奔宿一娼家娼曰尔朱公耶人言汝當為天子也留之及別娼曰吾有娠何如上乃留娼梳為負娼亦以匣中裝贈行及上即位子亦長大因携子及負謁上不令入宮令工部設木棚居之即封其子為代王敕工部官速經營代王府宮殿王府既成俾與其子同就國

### 改天師為真人

張天師來朝上曰至尊者天豈有師耶詔改號為真人

### 二降王

上封蜀明昇為歸義侯漢陳理為歸德侯皆賜第京師後忽以巨舟送二人往高麗不知所終

### 加禮降臣

漢王博以建昌來降上為造甲第于聚宝門外暨  
縛快號其街曰宰相街以寵之胡廷瑞以南昌來  
降上親拜其母以結之

### 祀徐王廟

上封高皇后父馬某為徐王以其無嗣又命有司  
即王所居宿州立廟歲時祭之

### 不忘舊恩

上念田主劉大秀之德封為惠義侯又感江媼  
代為脩礼送皇覺寺敕授世官從祀仕即皆親撰誥

文具道其事遣官祀之

### 封社老配享

昔泗州作社會社中念熙祖貧不令出錢惟任收  
集至仁祖亦然洪武十一年造皇堂于陵所乃封  
社中諸老官爵配享二祖

### 不徙民塋

皇陵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墓在傍者當徙上曰此  
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春秋祭掃聽民出入不  
禁

### 議都北平

上有都燕之意策問廷臣曰北平可以控制胡虜  
比南京何如脩撰鮑頻對曰在德不在險燕地王  
氣已盡今南都興王之地何必改圖而勞民傷費  
哉上乃止

### 江山圖

上召畫工周玄素令繪天下江山圖于殿壁對曰  
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詔惟陛下俯示規模臣  
加潤色可也上即運筆頓成大勢令玄素潤色之

玄素頓首曰陛下河山河已定誰敢動搖上笑而  
止

### 和州城隍

天下城隍惟和州敕封承天監國司民靈護王蓋  
上初渡江時其神屢著靈異故尔特賜褒崇文詞  
皆上所親製加以錦標玉軸極其煥爛至今封誥  
猶存

### 山不朝拱

江寧城外諸山皆朝拱京師惟牛首山獨否上命



屬之宣州 又太平門外苑山以不朝拱鍾山發  
為太學生徒樵所

### 神泉符夢

藍玉北征師次遊視南道無水軍中渴甚至一山  
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湏臾成  
溪士馬就飲成功而還 先是上夢西北有小山  
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至是玉歸奏適與夢  
符上大嘉賞賚有加

### 建國學

國學之址古戰場也每遇天陰行人多被鬼眩因  
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不能止馬后言于上非孔  
子無以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  
祟國學既成氣象弘大下令有婦女入門者斬址  
蓋欲絕陰類也馬后聞其壯燕欲往觀上不可遂  
于雞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立法甚  
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六堂之後別創光哲堂  
以處四夷子弟食鍋皆徑八九尺砌浴賢池引後  
湖水經其中又置水磨運机作麪以食諸生又設

校尉營以檢察士類故士風克一立積分之法監  
生每考以朱墨分優劣湏滿七百圈而後授職出  
監速者十餘年遲者二十餘年凡監內號房皆無  
門限而集賢門、字無鉤意謂士人正當出用不  
宜限之也號房以規矩準繩網紀法度為序每字  
二十間北監以格至誠正修齊治平為序各有取  
義也

### 監生呼為老官

製監生衣服成上自試衣之以問馬后曰何如后

曰像一位老官世遂稱監生為老官以其終必得  
官也在監每日三次升堂隸卒搖鈴巡號呼曰老  
官升堂

### 奏事使

上欲通達下情製一紅牌書曰奏事使凡欲奏事  
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則各門守衛官不敢阻遏

### 牧馬所

上作孝陵于鍾山隨設孝陵衛于山下置牧馬所  
千戶尚虛典守之人一日微行至陵歸而遇雨偶

悲息于民家問何姓曰姓董上意以為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為千戶子孫世掌所印不易

### 君子舍人二衛

上立君子舍人二衛以為股心選文臣子孫居君子衛武臣子孫居舍人衛晝則侍從夜則更番直宿即古所謂子弟軍也

### 舊禁試達

上改營大內以舊禁賜中山王、謝不敢既而觴之大醕使人扶掖舊禁中密窺其意迨中夜達醒問此何地內侍曰舊內也王即起趨階下北向四拜三叩頭而出上亦深喜之

### 視朝喜怒

上每日視朝威恩莫測若舉帶當抱則意氣恬和若按帶而下之則刀鋸不測矣故中涓恒視帶以卜其喜怒

### 接目警心

上嚴于吏治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賍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剥皮實草以為將來之戒于州

縣衛之左特立一土地廟為剥皮場名曰皮場廟又于公座傍置剥皮實草之袋使常接目警心上鑒元姑息之政養成亂是以法令嚴明必不赦官入朝必與妻子訣別無事則慶若更生衣帶常染鴆血聞捕繫吮血死矣

### 黥面示警

中書舍人李飲水楊希聖弄權賣法李善長劾奏之上命黥二人面奸狡百端詭譎萬狀以警示百官

### 必申酒禁

時酒禁甚嚴胡大海方帥兵攻紹興其子三舍犯禁都士王凱曰大海方效力戎行請赦其子上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因大海廢我之法即抽力殺之

### 廷辨釋罪

翰林張趾以直言黥為蒲州學正賀表有云天下有道又云萬壽无疆上怒曰乃敢罵我以強盜以誹謗律逮來對曰奉旨表文務出經典今天下有

道乃宣聖之格言萬壽無疆乃詩經中臣子祝君父之至情不知何為誹謗上以其辭直竟放去不問

### 燈謎取罪

京師上元時好為隱語相猜謂之燈謎時上適微行見燈上畫一婦人赤腳懷西瓜上曰是言淮西婦人好大脚也誅之馬后係淮西人

### 涼國公藍王之禍

初藍王將出師時陛辭上方與藍王論兵諸將退

上三呼而三不應及王舉袖一麾諸將畢起上甚忌之後以謀叛被誅殺四萬餘人

### 李保、曹國公之禍

上欲征高麗李保諫曰去年征雲南瘡痍未復請緩師不聽師果無功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太大怒曰此非汝所知必儒者教之遣人盡殺其館客及保歸橫屍已盈室矣保保驚悸遂疾篤命醫往視不愈而卒遂殺侍醫

### 老嫗禍一隅

上一日微行聞一老嫗呼上為老頭兒大怒至徐太傅家亟召兵馬同時太傅出外夫人震駭謁上再拜曰妾夫有罪耶尚祈開恩上曰嫗勿以為念及兵馬司總軍至語之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而反呼我為老頭兒何也屠其一隅

### 燕王計去功臣

上問燕王外論何如時王已潛蓄異志對曰聖德萬民感戴但謂過于寬縱功臣恐有後患上由是不復假借而鷹揚之輔幾盡焉

### 祈雨殺囚

癸丑旱上新雨未得乃禱曰應天囚凡三千餘人天苟不欲殺之三日即雨如不欲其生則無雨竟無雨盡殺之五日始雨

### 罷鑪頭會

上惡頑民竄跡緇流嘗集犯者百餘人掘地埋其軀及肩而止十五井列用巨斧削之謂之鑪頭會時有異傳在外因示神變隨削隨出三五不止乃

罷歸會

天雷示警

上刑戮過厲十三年正月四日雷擊謹身殿霹靂火光遠官追帝上乃再拜曰陛下赦臣、赦天下自是法網稍寬

滑稽畫諫

上微行見城隍廟牆上畫一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蓬鬆其髮又畫一斷橋兩邊軍民各立而待渡上亦不解救教坊司參究其意奏云僧頂一冠

有官無法也道士十冠官多法亂也軍民立于斷橋邊過不得也由是政令漸平

寺壁詩諫

上嘗遊一空寺戈戟外衛內無一僧而壁間畫一布袋和尚墨蹟未乾題一偈曰大千世界浩茫、收拾却將一袋裝畢竟有收還有放、些寬了又何妨上索其人不可得上心亦悟矣

太子諫上

上嘗為漢兵所追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為圖

迨后已薨上過于誅殺太子諫曰陛下刑戮太濫恐傷天和上以棘杖投地命太子持之太子有難色上曰汝既弗能執我潤珠以遺汝豈不美哉今除天下佞邪之人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臣聞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上怒射之太子走上追之太子遺繪圖于地上拾視之一慟而止

馬后聖德

后恭儉仁恕有謀畧常手製衣鞋給軍士夜分不寐助上規畫動合機宜每言于上曰方今豪傑並爭天命雖未可知然以不嗜殺人為本人心悅則天意歸矣上為郭氏所忌賴后委曲調護卒免于難及貴猶服浣濯之衣食糲雖敝不忍易太子諸王督令務學他好必切責之上決事或震怒回宮必泣諫曰不可縱一時之怒致死者含冤積德乃子孫之福國祚亦得久長上多從之後病劇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雖虛扁何益後累諸醫無罪而死也遂崩上震悼終身不復立后

帝業始終

上年二十五而興師三十五而為吳國公三十九而為吳王四十一而即帝位七十一而崩天戊寅閏五月十日也葬于孝陵上尊號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聖嗣分封

上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西安次晉王太原次燕王北平即次周王開封以上五子次楚王武昌次齊王青州次潭王國除次魯王兗州次

蜀王成都次相王荊州次代王大同次肅王甘肅次遼王廣寧後次慶王寧夏次寧王太原後次岷王移武後次谷王宣州次韓王平涼次潘王洛陽以次安王絕次唐王次鄂王絕次伊王上洛陽九子皆諸妃所生

皇明小史摘抄卷之下

天下好男子

元社既屋其臣王保：猶擁兵不下上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上一日大會諸將發問曰當今天下孰為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而所至無不克捷足以稱好男子矣上曰猶未若王保：孤立無援而心如鐵石真所謂好男子也蓋上意欲激勵諸將發憤圖之耳

韓成死國

上與漢大戟都陽時我師既敗一時計無所出韓成進曰事急矣請代上誑賊乃衣上龍袍冠冕對賊投水中賊遂懈弛上來其懈而奮擊之大破漢軍上命中書議所以報成之典乃與死事二十六人同贈勳爵有左建祠于康郎山設像成位第一歲時致祭

中山王徐達語文

徐達封信國公加特進上親製語文有云從余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未茲定鼎于江南遂作

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當弘一統之規鄧禹功  
名特列諸侯之上

### 徐達不擒順帝

徐達達順帝將及忽班師常遇春馳歸告上曰達  
反矣達及而已其中不可測也達度遇春歸必有  
所詣乃留兵守北平而自引軍回駐舟江浦仗劍  
入謁上方盛怒戒閹吏毋得縱達逾時而尚未見  
達知有變乃拔劍奪門而出上使人釋其罪令內  
謁達堅臥不起命公卿迎之亦不至上不得已自  
往舟中達因進曰使達果有異圖今日臨江鞠旅  
尚可撫有江淮也顧弗為耳達之不擒元主亦壽  
之熟矣上感怡與達結誓而去

### 曹國公

漁戶李貞上姊夫也上姊沒貞挈其子保兒來見  
時年十二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問  
貞何藍縷如此曰因漁課重耳迨上登極遂蠲淮  
西數郡漁課不設河泊所贈貞為隴西恭獻王保  
光改名文忠屢建大功封曹國公加改陽王謚武

靖

### 蔡國公

上嘗戰敗而奔追者將至遽匿一渚舟漁媼以雞  
血洒裾臥于舟尾上問何為對曰人以見產婦為  
不利必不入也俄而追者至問見一偉人否婦曰  
去已遠矣猶欲入舟搜之見血衣果疑為產婦竟  
去比即位召封蔡國公

### 沐國公

上未生皇子時路拾一遺孩養以為子名為周舍  
漸長而屢立戰功上喜之忽問曰汝誰家子耶對  
曰陛下之子預問對如初迨封功臣英為黔國公  
永鎮雲南復問之英泣曰臣叨陛下撫育至今恩  
同天地臣亦天心圖報竭盡犬馬之勞何陛下屢  
以此為問也上曰汝乃朕養子耳朕今固不令汝  
姓朱亦不忍令汝他姓賜姓沐既不忘朱字之本  
而黔在南方屬火木能生火水能制火相生相制  
可以永安當時多用養子為腹心與將官同守  
城如宣汝洲道舍即何文輝嚴洲保兒處州榮舍

州榮舍即朱文明又有也先買驢真童潑兒金剛  
奴等皆養子後積累軍功咸受爵復姓

### 高安耆老

劉基為元高安縣佐有耆老日造庭下觀其所為  
一旦請問曰某精于天文術數今老矣惟公聰明  
絕人器識宏遠他日必為一代佐命願以秘書相  
授基亟延受學未幾已不知其所往矣

### 劉基論相

上欲罷丞相李善長問于劉基曰朕欲易相誰可

對曰宰相猶人棟柱非得良材未可輕易也上曰  
楊逵何如基曰逵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  
基曰廣洋懦不任事又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子  
若用必敗壞破犁上曰然無如鄉矣基曰臣年老  
且性剛不堪作相上竟相惟庸、怨基言遣人陰  
毒之而焚其事稍露上以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  
對後惟庸尚權佔藉松常鎮民田之半上益思基  
言欲去之惟庸遂謀不執事發誅其黨六萬餘人  
并賜廣洋死

### 大功坊

上命有司造中山王坊表初成頗曰大功吳良吳  
禎薄慕過之乘醉擊碎署額有司以聞明日二吳  
入朝上怒詰之對曰臣等與達同功一体今達獨  
賜表里陛下于心安乎上笑曰勿性急命有司即  
所對地建宅二區賜之亦甚宏濫

### 開濟有王佐才

開濟為國子助教大臣荐其有王佐才除刑部尚  
書一日從上遊金橋上忽追憶寵姬淚下問濟曰

知朕為何對曰駐金輦過金橋倚金闌看金魚憶  
金妃墮金淚上因執濟手云縮手過金橋有事不  
相饒濟應聲曰臣無虧心事不怕帝王刀上為報  
然其居位多所建立稍為能臣後為詹徽連逮而  
死

### 常遇春

遇春狀貌甚偉臂有脩毛黑色如猿年二十歸劉  
聚驍勇冠軍見聚剽掠無大志聞上威名乃糾心  
腹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卧田間夢神人被甲擁

盾呼之曰起：主君來因寤果見上從騎至即乞歸附上見之大喜曰觀爾氣度自非劉聚所得而有也遂用以為前鋒後上即位封為鄂國公

### 越國神異

胡大海為金華參政被苗軍所殺上痛念之追封越國公後凡有敵兵犯境軍中必夢大海坐胡床指揮方畧儼如生時或夜見火光遍野洵：若數萬人聲師出必捷

### 傳友德勇過閼張

上以武昌久圍不下親往督師攻之城東有小名高冠下閼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友德請先登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顏色不失變上手為洗瘡歎曰閼張不汝過也

### 花雲死難

上立樞密院於太平花雲為院判漢圍太平城陷被執死之妻卽氏生子甫三歲名煇卽以屬家人殺水而死侍兒孫氏收卽屍瘞之抱煇欲赴他所為漢軍所虜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氏恐兒被害

以簪珥屬漢家嫗鞠之是年冬漢敗孫脫身至漢家負兒走江許憊舟以渡不料漢軍潰還爭舟梓孫氏及兒投諸江幸有斷木自上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氏與兒賴此以不死凡七日忽夜半一老父呼之與之偕行得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置兒膝上謂侍臣曰此花雲兒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忽不見上甚異之後追封花雲東丘郡侯

### 表濮真門

濮真為都督僉事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欲降之真怒罵而死上嘉其忠追封榮浪侯謚為忠襄并表異其門閭時其子璵甫生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梁侯迨能步趨入朝被多士踣傷上命鑄一王字牌懸于冠上每入朝使人知避

### 文政屢蒙矜宥

上得江西語謀臣曰已去陳氏一臂而為我西南屏翰矣但山寨未降者尚多非骨肉老成無以鎮之乃命郭文政為大都督郭子章劉仲服為參謀



漸招諭山寨皆歸順號令嚴明遠近震服宋文政荒淫無度任楊吏魏達可等為腹心漢色醜酒枉殺平民無數貪事林悅勅之上取文政回京誅子章等部下用事五十餘人皆斷其脚筋將罪文政馬后曰文政自過江以來克太平破陳兆先取建康累立戰功又係骨肉親任議功議親皆所當宥上遂釋之未幾令文政往築荊州城還未及用出不遜言上欲坐以不軌后又諫曰文政性雖剛暴恐無此心上復赦之後文政往濠州祭祖與從人

謀逆從人以告上遂廢之封其子為靖江王以奉其祀

### 待宋漁寡恩

宋漁承上寵渥最久後致仕每值萬壽節仍來朝賀上與晏恩數尤洽一日登樓頭馬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漁稽首致謝而去至明年節前上曰宋先生其來乎前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視江口無風曰其有疾乎使人至家視之先生方會飲賦詩使者復命上大怒命即其家斬

之太子泣諫曰臣蒙此師啟發教益受恩實深陛下矜其死上怒曰俟汝為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赴溺救而甦因遍錄救溺諸人凡衣履入水者擢三級解衣賜者皆斬之而宋漁幸得救死久之其子璵及孫慎得罪復執漁欲殺之后力解而上怒不詳會上膳上見后用齋上問故后曰聞宋先生將就戮聊作福以祐之上艱然投箸而起然漁亦獲減死戊戌茂州竟殺璵與慎

### 識拔方孝孺

上嘗與宋漁飲酒漁已大醉別時命作靈芝甘露頌漁歸為方孝孺言之即酣寢方恐候事私為製文書竟漁亦起將入朝愕然曰上命作頌今何及乎孝孺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草請裁定以進漁閱之曰文甚佳何改為遂持以呈上上閱之曰非先生筆也對曰臣因醉甚不能成章門人方孝孺代為之上曰此生勝汝即召見試一論五策上即賜緋袍腰帶令往礼部宴使宗伯陪之復遣人覘焉方坐上席岸然上嫌其傲俾為蜀王教授語太

子曰有一佳士遺汝今寄在蜀因其傲吾故抑之  
異日汝當得其力

垂憫寡婦

上以學士陶安為參政賜以門聯云國朝謀畧無  
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殆安歿其子被  
戮家人四十餘口盡從軍喪亡之後復行鉤補而  
家無餘丁安妻乃赴京見上曰妾陶安妻也上曰  
言及陶先生使人愴然嫂有子乎對曰妾子二人  
咸伏法而死家四十人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

督要就道犬馬餘年不足惜惟陛下念先學士俾  
保首領入溝壑上即諭兵部曰陶先生功在鼎彝  
子姓殘落深可憐憫速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其  
母緩

宗訥殊眷

宗酒宗訥以剛方獲上眷上嘗思見之嫌于數召  
乃命畫工陰寫以來工往潛處簾外公方危望不  
語工翁其像以進明日訥入朝上問訥曰昨日望  
堂何以有怒色對曰一生送茶陪而碎其甌臣念

其不敬謹皆臣不能教率所致故含怒自咎耳因  
問何以知之上出像語其故笑慰之

王禕不屈

學士王禕文章宏麗上征江西進征江西賦上喜  
詔與宗濂同修元史一日禕在局渴甚謂宋公曰  
倘得上賜梨漿吾事濟矣上宿令中官時覘學士  
動靜中官以聞上即賜之後雲南梁王拒險不臣  
詔公往招諭被梁王拘留不屈而死

章溢數語回天

上嘗親祀社稷會大風雨怒議禮不合以致天變  
將殺礼官御史張溢奏曰風雨連朝無足怪縱礼  
官議有未盡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  
之怒上為之霽威

雲奇指發逆謀

丞相胡惟庸誑言所居醴泉湧出邀上至其第觀  
之隨逞免逆守西華門內史雲奇刺知其謀慮上  
及禍奔告走急衝蹕氣勃舌舛不能達意左右搃  
搗亂下奇垂死猶顧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悟知

賊第逼近而華門乃登城覘之見有壯士裹甲伏  
肩惟恐遲遣兵將罪人一一就縛召奇息斷矣  
上嘗之贈司礼左少監賜塋地命有司春秋致祭

### 張子明終致君命

漢兵久圍南昌援兵不至守將朱文正遣張子明  
告急夜行晝伏半月始達建康上慰勞之曰歸語  
文正堅守旬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諒  
單所獲諒曰汝若能誘城降且得富貴子明佯許  
之至城下大呼曰主上令汝等堅守大兵踵至矣

### 漢續樂殺之

#### 焦千戶不受冠帶

上有故人焦某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知之一  
日忽荷鸞酒由御道而入上喜以所貢付光祿治  
具兵餼甚歡出金銀角帶三條令其自取焦取其  
角因授以千戶數日後焦徑出高橋門將帶冠帶  
赴于樹間不知所之

#### 朱升三語

上嘗問大計于朱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 上悅留預幃帷

#### 陪臣發瀾

上命傅友德領軍出哨濟寧賜友德宴命葉國珍  
陪飲撥歌妓十餘人以侑觴令內官竊覘之見國  
珍有戲弄諸妓之意宴罷命以國珍與妓連鎖于  
馬房鞭數十發為瓜州瀾夫後釋之

#### 老客歸諶

上召楊惟禎時年八十餘矣作老客歸諶以見意  
或勸上殺之上曰老蠻子正欲吾殺之以成其名

### 耳竟遣去

#### 免范從文死

范從文為御史忤旨論死上觀獄案姓名藉貫呼  
崇文問曰汝非文正公後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  
孫也上命取帛五方來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二句賜之曰免汝五次死

#### 謫危素守廟

危素以元臣事上、雖重其文學而心鄙之一日  
上望屏後素未之知曳履屏外上問為誰對曰老

臣危素上曰我道是文天祥素已愧祿無地後忤旨上曰素元臣何不守余闕廟去遂謫居之

### 削髮留鬚

元學士胡天淵美鬚髯長數尺及元亡削髮為僧而髯如故上召問曰汝欲為僧吾固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

### 大聲秀才

給事中陳諤遇事剛果每奏事聲音甚宏聰者悚

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上曰是天生也每呼為大聲秀才

### 張昶始終為元

元戶部尚書張昶使金陵上知其才留授參政才識明敏熟於典故運置多所裁定然陰為元計勸上嚴刑重賦蓋欲其失人心也上覺而斥之會平章長壽歸元昶乃托其奉表元君且致書于其子適昶卧病楊憲往候偶于卧内得其稿奏之下吏按問昶自書曰身在江南心在塞北遂誅之

### 反側自安

上降陳兆先擇驍勇五百人置麾下多疑懼不自安上知其意是夕悉令入衛環上而寢帳前止留馮國用一人侍卧上釋甲酣睡達旦由是衆情始安

### 文忠幾為奸人所悞

李文忠守嚴州宿娼韓氏上知之命誅韓氏召文忠至京欲罪之后解之令文忠復還嚴州趙伯宗宋汝章乘機說文忠曰此後若再召不得回矣耳早為計文忠因遣二人潛與張士誠通好議降事聞上剋期賞親筆家書復召文忠文忠得書甚喜比至京上大悅撫之甚厚賜良馬白金令文忠速回州鎮守文忠既回謂掾吏侯原善曰我幾為趙宋所害原善曰但除此二人以滅口則無慮矣文忠乃醉二人而沉諸水

### 馬后勸止後僧

上以浙西寺院田土甚多寺僧既富不思焚脩惟務酒色乃盡以充京城工役死者甚衆馬后言于

上曰度僧今為佛教若彼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今以充工役而致死于心何忍乎上因釋之

### 富春院

國初立富春院于乾道橋男子頭帶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止許在街傍行走不許當正道趨馳妓女帶皂冠穿褶子不許穿華麗衣服文武官舍皆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後因院中失火延燒移于武定橋等處

### 定使客夫額

上以遞送使客夫轎為民所苦因預定使客有符驗者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夫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銀僱用不許擅役良民以妨農工願受催者聽

### 主文充軍

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有積年主文書吏蠹政害民上知之乃令李善長盡數起解到京發雲南充軍

### 永絕高麗

高麗王顯進表貢方物稍臣上給以金印封高麗王後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殺王福王昌王瑤王與而自立仍進表貢方物請更國號上改為朝鮮任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旦進表入貢納高麗王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表內有犯字樣上怒欲罪其使臣使臣言鄭集所撰即以貢物發還李旦追鄭集至京師罪之仍命守遼都司不許高麗通商賈貿易永遠絕之

### 夢兆奇應

蘇人李迪善詩文一夕夢人書一蘇字于手謂迪曰尔必見殺于此文迪自是凡蘇姓者皆不接見即蘇城亦經年不至後太守遷府署于張士誠故址慕迪才名求其作上梁文不意衛官誣太守希復王業上信而殺之迪亦受害

### 倭使能詩

上欲征倭遣噶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倭風俗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國土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篋笥新酒金刀繪錦鱗年二三

月桃李一般春上受其降

### 秋坡詩諷

名儒黎貞字秋坡與同里馬某皆以非罪戍遼既而秋坡有田而馬尚未脫籍馬之兄盛席以邀先生侑觴皆名妓先生固辭遺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王卮賞音原自有鍾邪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雲南提不知其兄得詩墮淚而罷

### 郭德成辭爵

郭德成寧妃兄也縱酒自晦上嘗授以都督固辭

曰臣賦性愚狂貪酒嗜卧受職必至廢事罪譴安逃得隨意自適足矣上喜賜黃封百罌金繒稱是一日侍宴既醉脫冠其頂蕩然上笑曰酒風漢顛毛若此耶對曰臣猶恨其多欲盡髡之上嘿然醒悟觸諱惧甚遂削髮披緇每見其兄若弟征鎮四方經年不歸笑曰為虛名受辛苦爭如我安坐吃杯酒乎後以黨禁被禍成獨不染于辭

### 乘怒濫刑

翰林孫黃詩文逸蕪豪邁上誅藍玉搜其家有一

畫係孫黃所題遂及于禍臨刑時口占四韻鼓三聲急西山月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聞之怒監斬官不奏亦殺之

### 三元死難

洪武二十四年進士許觀三試皆第一後復姓黃官至禮部侍郎死于靖難并妻翁氏及二女一門節義惜因革除不傳

### 雙絲墜地

乙丑科將出廷試榜上夢雙絲墜地次日唱名狀元乃丁顯也後任國子祭酒靖難時往江西起義不知所終

### 乘虎夜回

卓敬自少穎異一目十行年十五讀書宝香山夜歸風雨迷路偶遇一牛乘之以行及門視之虎也洪武中官給舍謂上曰諸王服御有僭擬乘輿者此舛道也何以今天下絕禍源上笑且罵曰若欲效智囊耶歷官戶部侍郎後靖難師至不屈而死

皂隸陞布政

皂隸葉春王興宗二人事上最久勤慎不貪上既即位春累遷福建布政興宗累遷河南布政

吳印

吳印乃鍾山主僧也上特用之為山東布政使時有按察使張益廉忽其出身沙門屢加陵侮印不能堪上書言狀求去位上大怒械益廉至京廷詰誅之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鄭克敬由薦舉為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于上賜名公正嘗出使後命賜宴不飲食光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是日臣父忌辰不忍食酒肉上曰禮尊者賜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賜鈔五錠

恩威不測

上受翰林唐肅才嘗命侍膳食訖供箸致恭上問何禮對曰俗礼上怒曰俗礼豈可施于天子坐不敬殿澆州迨上封十王親為冊文適李韓公北征

上讀其露布而嘉之問誰所作韓以唐之淳對上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旨械之而來之淳以父肅得罪今又被逮懼不自保過姑門索其姑出泣曰望為我斂屍行次東華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以布裹從屋上遞入遞易數次至便殿膏燈煌耀上坐閱書之淳俯首廷下中侍以短几置前列燭上賜坐以封王冊文授之曰為朕潤色之之淳對不敢上曰姑傍注之之淳如命次第奏之每奏輒嘉說十篇奏畢夜尚未央上令明日朝謁出見姑相

慶幸如更生及旦廷謁上問知為唐肅子命嗣父官

題羅復仁裾

編脩羅復仁致仕上賜以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

錢甦傳命

蘇氏錢甦因星變具封事謁丞相不拜或趙之拜甦曰豈有未拜天子先拜丞相者乎比奏上詔甦于中書省試事丞相令較簿後湖至十一年元初

主殂羣臣擬祭初主文題為文以進當上意召見問何在對曰臣較簿後湖上悟曰丞相憾尔耶即欲官之甦謝病求歸上許之曰尔為我所經郡縣即入南面坐諭之曰皇帝勅尔善闢田里養老恤孤無忘軍旅簡在帝心至句容令礼之而不達至丹陽令待之甚厚嘿上其事上怒句容令不達台而罪之由是郡邑望風尊礼

### 賜鄭氏冰梨

上至浦江見鄭氏門扁曰天下第一人家上召其

家詰之曰汝何人斯名為第一對曰郡守以臣八世同居無間言欲以風世故錫此扁實非臣所敢當也上又問食指幾何對曰千餘上曰千餘人而共爨誠天下第一家也馬后適于屏後聞之語上曰陛下以一人舉事遂有天下今鄭某家丁千餘同心合力不尤易耶上領之後召入問曰汝處家亦有道乎曰無他但大小不聽婦人言耳上笑而遣之適河南進香冰梨至上賜以二枚鄭雙手擎梨于首趨出上令人尾而瞰之至家召其族置兩

缸水于堂杵梨投于缸中合族分飲畢北向叩頭而謝使者還報上喜其家遂得不破

### 錢宰詩

上徵元臣錢宰同諸儒修纂諸書一日公微吟曰四鼓擊、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瞞者以聞次日文華殿宴畢上曰昨詩甚佳但曷嘗嫌汝何不用一憂字宰惶悚謝罪而出未幾遣還

### 梅梢

據舟人僕居船尾故吳人呼為梢子梅者其姓也

上與漢鏖戰鄱陽時御舵樓指揮將士有舉流矢相向者梢子梅姓者偶見之急撤御座上甫倒于舟中而流矢及矣比登極定封微勳必錄尚未及梢、老病失明一日駕自郊天而面梢令其孫扶至路傍大呼曰皇帝皇帝忘梅梢耶上曰朕果忘之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

### 何真賞罰並行

江西左丞何真以嶺表降上曰卿能保境安民不煩兵旅輸誠來歸可謂識時達變厚賜拜官初東



莞王成陳仲玉構亂真率兵討之擒仲玉圍成未下成欲出降其奴力阻之真乃募人能縛成者賞鈔萬錠成奴遂縛成以出真如數賞之令具湯鑊駕諸輪車縛奴于上使人鳴鼓號于衆曰四境無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烹之由是人大畏服遂併有嶺南

### 袁凱佯狂

有疑囚上欲殺之太子苦諫上問御史袁凱誰是誰非對曰陛下欲誅之法也太子欲宥之慈也上

怒其持兩端下獄三日而赦之遂佯病顛上雖放而疑其詐使人至家矚之見凱自縲于榻慢對使者使者還奏上始信之迨上宴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 用郎中西席為主事

宗郎中嘗侍上燕語上問誰為汝子師對曰臣貧不能近師適妻弟某來謁因由以教子上曰可令見朕明日入朝上問能詩乎遂請題上曰任汝為之郎應聲曰臣奉山中一布衣偶依親故往京圻

丹心冉、如雲氣常繞黃金闕下飛上喜授刑部主事

### 彭友信續咏受知

貢士彭友信在京候選值上微行中途見紅上口占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續之曰玉皇昨夜鑒輿出萬里長空駕綠橋上喜之因互問姓氏約次日候于竹橋全入朝彭因往其地候之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謂之曰汝有學有行之君子也特授北平布政使

### 老人特授刺史

國初官員朝覲必令老人隨朝海寧老人金大節見有鬼指之曰好個金肚皮遂不見大節深憂獲罪腰斬比入朝上問天下盜賊平未無敢對者大節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耳上喜命為太守

### 監生以詩對受上知

上出微行遇監生某見其入酒坊上問曰先生喜飲乎對曰旅次寄食耳上與同入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四川重慶府上因屬對曰千里為重、

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邦大國大明君上大嘉又舉筆凡本片索詩生即吟曰寸木原從斧削成每于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與人間定不平上尤喜償酒錢而去明日忽召生入謁上笑語之曰憶昨與天子對坐乎生惶恐謝罪又曰尔欲為臺端乎遂授按察使

日奉求和表

臣聞三王立位五帝擅權共慶中華有主焉知夷狄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當宇宙洪荒任萬

邦之各適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微臣僻居偏遠城池不過六十座封疆不及二千里猶存知足之心陛下蒞主中華城池已聯數千座封疆綿亘數萬里尚起貪嗔之念天發殺機神鬼皆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克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若大國有攻戰之具小國亦有却敵之兵今聞陛下必欲起兵來侵賀蘭山前聊以卜戲若君勝臣輸則弱肉強食不足為奇倘臣勝君敗則苴履以冠殊

為失休自古及今講和為上免生靈之塗炭省府庫之金錢年、進貢歲、稱臣上國未為失算也今遣使臣滯誠上請惟陛下裁之

上似神農

醫官陳君佐善滑稽出入禁中上頗狎之一日與談起兵時艱苦或值乏糧時至以草木皮為食既而復問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似神農上問何故對曰若非神農何以嘗得百草上大笑

店主辭官

上與劉三吾微行入市無物下飲上出對云小村店三盃五盞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送酒至隨口應曰大明國一統萬分不分南北明日召店主而官之固辭不受

管冊老人

上曰朕將築室于後湖以藏黃冊當作何向一入觀老人對曰當作東面向庶朝夕為日色所曠黃冊無滯腐之虞上然其言因問何姓曰姓毛審視之狀又類貓明日召謂之曰汝既為朕定冊室

之向朕今勞汝永守此冊無俾鼠耗遂將老人生埋于其地今後湖之鼠決不敢傷黃冊

### 學士對句

上嘗幸多寶寺見幡幢書多寶如來上戲曰寺多名多寶有許多、寶如來學士江懷素曰國號大明無更大、明皇帝上喜淫吏部

### 整容匠為太常

杜某久事上梳櫛修甲上見其所剃下之物必裹而懷之以歸問何故對曰聖体寧敢狼藉藏諸祖廟上疑其詐由杜命人往取則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上大喜命為太常卿

### 馬后諫誅萬三

沈萬三富甚今會同館是其故址後湖是其花園從洪武門至水面門是其所築嘗欲代上犒軍上曰國家自有額餉不須汝也由是遂欲除之馬后苦諫得流嶺南其婿余十舍流潮金余仍富甲彼土

### 江伯兒殺子杖戍

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食之無效乃禱于岱岳許殺子以祭母愈果殺子以酬神上聞之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礼為長子三年服乃絕倫滅理如是耶逮伯兒至杖一百謫戍南海于是命礼部官詳察孝行之中正旌表其門

### 鄭氏因禍致福

洪武間最嚴通財黨之誅被訐者不論虛實多致覆家亡身時鄭氏亦被訐上素重其義門而瀟漫弟兄二人爭先就吏上曰我知鄭門無是事也反坐誣者擢鄭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以貨金歸鄭氏且問漁治家之道湜具以對上益喜是以永保其家云

### 殺婦蒙宥

一校尉與鄰婦通瞰其夫出尚早校尉即入不意其夫復回校尉伏于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夫云思尔熟寢足露于外故來為尔蓋被耳校尉念彼愛妻如此而妻乃忍負之即以佩劍殺婦而去有賣菜翁來供蔬隣人執以聞官不能自明誣服一

日將棄市校尉忽從衆中出曰婦是我殺豈敢累及平民監刑者以聞上引問尉以實情告且曰夫愛之如此其萬而忍背之臣義氣激烈故殺之願賜臣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此義人也竟釋之

### 奸僧謀妻

金山寺僧惠明見民妻周氏有色密使老嫗常送花粉氏感嫗情任其出入閨閣也一日潛將僧鞋置氏床下其夫見鞋怒責周氏逐之周亦無以自

明生男僅歲餘與夫訣別泣賦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夫妾有呱、兒撒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漣百病皆有棄此病量難醫丈夫心翻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有更移吁嗟一婦女方寸有天知既歸母家明蓄髮娶之已生一女一日明抱女而戲曰非我妙計安得汝母周問何謂明自以夫妻情篤盡吐前謀周遂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鞠其事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皆坐絞同寺六十餘僧皆發

### 遼遠充軍

#### 訪聖造相全

上命星士遍行天下有與聖造相全者即以聞久之僅得一人召至京師問其何等入則村民也問有田畝乎曰並無寸土曰然則汝何以爲生對曰惟養蜂十三窠每年割蜜貨之以糊口耳上笑曰朕有十三省布政司汝有十三窠蜂大小雖不同其所統轄無異也孰謂命不足信乎乃賜酒食而遣之

#### 老胥脫妓

歐陽都尉挾四妓豪飲上聞逮妓急妓欲毀容往老胥曰上神聖不可欺也當如常貌更增飾耳乃教其沐浴親潔加以脂粉香澤悉用錦繡衣粧極其妖麗其致詞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令自陳妓無一言上命斬之妓解衣就縛內外綵繒滿地至裸体膚瑩如玉香聞合殿上笑曰只小妮子即我見猶不能禁何況彼奴即叱放之

#### 訪金碧峯

上初過江元氏一降臣迎謂曰將軍若欲行王道  
宣州有金碧峯高僧可一就教必有所授及抵宣  
州訪之仗劍叱問其名僧亦叱上怒揮劍欲擊僧  
引頸就之上曰曾見殺人將軍乎僧曰曾見不怕  
死和尚乎語遂授上復推誠溫問乃云建康真帝  
王居也上納其言及天下已定上建寺于京師延  
碧峯主之

### 萊復賦詩賈禍

高僧萊復字見心有道行工詩文與宗泐齊名上

召見侍食訖進詩謝恩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  
挽袂深近御床闕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拂動龍  
光金盤蘊合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疊溫承  
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怒其罵上為歹朱又  
言其無德奸敢大胆如此遂誅之初上徵見心其  
師新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吃  
酸梨見心不聽而去迨臨刑而悔因道新語上聞  
之逮訴至詰何如故阻見心應召訴曰此故偈臣  
偶舉之上問出何經典訴曰出大藏某卷某葉檢

視之果然乃釋之

### 宗泐求經遇老僧

上愛宗泐令蓄髮官之泐固辭因命往西土求經  
泐出塞行數日茫、荒草絕無人烟迷路莫知所  
適忽遇一老僧泐遙拜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  
汝白頭行不到也泐曰天子命往覓經望師指示  
老僧曰無往祇自勞耳為我致書天子則天子自  
止矣泐受之歸見上具述其事上發書視之乃即  
位時建水陸道場以答神呪上所手書表文也紙

墨如故上深異之遂止後馬后臨塋之期值風雨  
雷電上意甚不樂召宗泐語之曰皇后就塋尔宣  
偈焉泐因矢口而言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  
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大悅頃之天亦朗霽  
遂起輶詔賜泐白金百兩

### 永隆焚身救僧

洪武二十五年下令度僧冒濫至三千餘人上怒  
命悉誅之有蘇州尹山寺僧永隆請焚身救免上  
允之敕武士衛龕至兩花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

書偈一首又取香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侍中  
寄送天子若遇亢旱以此香祈雨必驗遂秉炬自  
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于龕頂時大早上  
以所遺香待雨、大降上因賦落魄僧詩以美之

### 張三丰

張三丰入武當修煉得異授寒暑惟一衲衣或處  
幽寂或遊市井旁若無人號為張邈邈每事必先  
知然問休咎者皆不答若與談三教經書則吐辭  
滾、皆本道德忠孝所噴升斗輒盡或辟穀數月

登山如飛或隆冬卧雪中躬軀如常一日拂袖長  
往其弟子丘玄清亦不知其所之至是上欲見三  
丰香不可覓召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  
之室不受擢太常卿

附三丰咏瓊花詩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  
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  
年既久曾何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  
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 周顛仙

顛仙者建昌人幼得顛疾行乞于南昌舉措詭譎  
人莫能釋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至金陵上出即  
遮拜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上厭之命沃以  
燒酒周多飲不醉乃覆以瓦積薪焚之火息啟視  
正坐晏然乃置之蔣山寺狂肆撓競諸僧不堪乃  
白上言始與沙弥爭飯遂不食已半月矣上令開  
諸深室水米不入口者旬有三日遣問如故異之  
既而上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如顛應聲曰好  
好上曰彼已稱帝取之得無艱乎顛仰視久之搖

手曰上面無他的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  
持杖作壯士麾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  
風顛曰只管行便有風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  
而行未及三里迅風猛作頃刻達小孤山至馬當  
見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現損人多上怒其惑衆  
令投諸江久之與衆俱來上曰何不去之衆曰頻  
擲不死上因與同食、罷忽整衣若遠行狀遂去  
莫知所之迨癸亥有赤脚僧詣闕言匡廬老人使  
我來見天子言國祚事須面奏上恐惑衆不見僧

留守四年上不豫外奏前有赤脚僧為周顒仙及  
天眼尊者送藥至已候四年上始引見進藥署曰  
溫涼藥二片溫涼石一顆以金盞盛水磨藥飲之  
飲之而胞次捷掣其夕即安自是倍覺精神而赤  
脚僧往去後上復遣人入廬山覓之杳無踪跡將  
歸忽一道士語使者曰周在寺中與天眼尊者較  
棋引之往致朝命周竟不顧再三懇之乃賦詩二  
章授使者使者出門回頭寺與人俱不見遂以二  
詩復命上後自作周顒仙傳甚詳命立石天池寺

中

### 張中相術

方士張中字景華號鉄冠道人精于相術上將征  
漢中謂上曰明公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嶽俱附  
日月照天輔骨侵髯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維  
滯氣有雲深月偃之狀直待神彩煥發如風掃陰  
翳即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且邊地驛馬有  
驚氣南行遇敵切須戒慎後悉如其言

### 徐天明

徐天明精于術數上書言災祥脩短之兆上怒其  
惑衆問曰汝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于緋衣小  
兒之手上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後命方知千  
戶名裴嬰所謂非衣小兒也

### 孟月庭

孟月庭精于象緯上征婺州胡大海獲之上覓其  
書甚喜月庭蓋寺僧也上因建觀晏樓于其寺時  
與登樓仰觀遂傳其術隨歸授室脩極親愛後與  
廷臣議事不合語涉譏訕謫戍和州又被郭祥劾

奏其罪上杖殺之

### 胡日星復命就死

胡日星精于星學嘗推算上命當為天子比登極  
台而官之不受予之金亦不受問何所欲對曰第  
求一符以遊行天下上乃題其扇曰有一古老叟  
曾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不  
顧予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天下橫行走遂去闕  
數載而回語其妻子曰我命當被刑今當入京復  
就死其妻苦勸阻之曰數已定不可違也入見後

朝廷溫慰遣回適藍玉克雲南而歸求胡推等胡曰明公當分國公但七日中某當與公同被難若能辭封或可免禍玉不聽受封而且有怨言遂以不就逮臨刑始悔不從星之言上聞之召日星問曰汝曾為玉推命否對曰曾言其禍在七日汝亦曾自推否曰臣命在今日酉時遂遭戮

### 冷謙水瓶遁跡

冷謙為協律郎有友人貧甚求濟于謙曰吾指汝一所然慎弗多取多則必敗光之乃于壁間畫

一門令其人敲之門忽自開入其室金銀爛然盈目其人遂取以出樂極而遺其引他日守藏者將以失金坐罪乃據引上姓名執而訊之詞連及謙逮之將至求水救渴監押者以瓶汲水飲之謙即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監押者曰吾輩皆為公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我自為應對乃如其言而復命上問即于瓶中應如響上怒擊碎之片皆應竟不知所之

### 張金箔幻術

張金箔多幻術召問之對曰臣僅能植蓮及瓶中出雲為戲耳上命為之即于袖中取出鐵瓶注水書五符投入其中用火炙之瓶中氣出如絲漸成五色絳雲充布殿上燦爛奪目又以蓮子遍撒于金水河須臾之間開花萬柄鮮紅可愛少頃又以羽為採蓮船放水面上張在船上採蓮唱歌乘風汎汎為樂上喜甚不覺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但

不見

### 不作閨江棧

上欲于獅子山頂作閨江棧先令儒臣作記文成上覽之歎曰朝廷之人矣昔唐太宗繁興工役徐妃猶知諫諍今儒臣皆順吾所欲則今儒不如唐婦人矣

### 御史廊

國初御史皆工部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室必有閤御史宿于閣上有兩校尉宿于閣下以防之出入必與同每日具其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 狀元坊



上戊辰廷試任高麗第一始命有司建坊旌之後  
遂為政典

### 開濟樣房

上嘗語侍臣曰大官人必得大第宅始稱其職即  
為刑部尚書開濟創建之制甚宏麗令有司以此  
為式民間呼曰樣房

### 生員衣服

上以士子中服與吏胥宜有別必有典惟工部製  
式以進凡三易之襴衫用玉色絹青緣寬袖皂絲

緜軟中垂帶

### 平定巾

上召楊維禎、帶巾而見上問何巾對曰四方平  
定巾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但初式方直上以手按  
而向後如民字形遂為定製

### 網巾

上行至神樂觀見道士結一小網問此何物對曰  
網巾問何用對曰畏之于首則萬髮皆齊矣上喜  
其言明日命道士為道官取其網巾頒示天下永

為定式

### 計降高麗

今太監衣帽皆高麗王所著服冕也高麗未服時  
上遣人覘其虛實并圖其王之章服而歸後高麗  
使臣來上謂之曰汝主章服僅與此曹同耳今此  
輩日供使令汝主猶強強不服耶使臣歸而言之  
王大駭遂舉國降

### 誤卷造鈔

上造鈔屢不就一夕夢神告之當用秀才心肝上  
曰豈欲我殺士以血糊之耶反覆籌思而未得以  
告馬后、曰謀文即士子心肝也上大悅命取太  
學試卷為之鈔遂成

### 有司祭指

上初渡江值風御舟幾危賴一檣以免遂令樹此  
指于一舟泊諸清涼門外有司每歲祀之

### 滿江紅

上初欲圖集慶偕徐達問行買以覘江南軍實至  
江口直歲除舟子無應者有一小舟泊岸側欣然

先之次早發舟：人舉掉唱曰聖天子六龍護駕  
大將軍八面威風於元旦開此吉兆興達躋足相  
慶迨登極後遣人訪之其人已死而無子乃官其  
侄并封其舟而朱之故今江中渡船謂之滿江  
紅

### 飛越采峯

洪武四年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四其一白色者  
尤奇羅鬼養龍坑有牝馬與龍交而生身長丈一  
高八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寸廣三寸餘直貫

于腹至尾間而止為昇所得至是以進上見其精  
彩先是振鬣一鳴萬馬辟易驚駭不可近輒人  
立而吼上謂天生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竹冊  
詔有司以牲醪祀于馬神然後令典牧副使高敬  
囊沙四百觔壓之跨囊上游于苑中久之性漸馴  
迨癸上行夕月之祀於清涼山壇乘之而出如躡  
雲而馳一塵弗騰上悅賜名飛越采峯并繪其真  
形藏焉

### 石龜卜晴雨

紫金山即古鍾山蔣山也高皇堊時掘土得一石  
龜頭長數寸是尾口日如生藏之太廟久晴而腹  
潤則雨久而腹乾則晴

### 宗漁進蠅賦

乙卯夏上御端門出巨龜半枚示詞臣長五寸廣  
四寸七分刻而王母賜漢武龜及宣和殿十字鑑  
以金繪龜鶴雲氣之象上謂宗漁曰爾盍撰詞以  
奏後遂進蠅枕賦

附錄建文遺事

夢兆詩識

懿文太子以月晦生太孫上不悅詔免賀及能趨走一夜上忽夢內殿左右柱有黑白二龍繞之既而相聞左黑者勝右白者遂去明日見太孫與燕王各抱一柱而嬉燕實左為太孫尚母服未除衣白上心固已疑之太孫漸長讀書慧甚上殊愛之一夕與懿文同侍上命咏新月懿文云昨夜嚴陵失鈎鈎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

清光遍九州太孫云誰將指甲搗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收吞上以未得團圓影落江湖之語皆非佳識嘿然不悅又一日燕王與太孫同侍上出對曰風吹馬尾千條綠太孫對曰雨打羊毛一片毡燕王對曰日照龍鱗萬點金上嘿然預知太孫之不派矣故臨終時授以一篋封識固甚戒以毋得妄發須臨大難方啓

建策削奪致變

高帝崩兵部尚書齊泰受領命輔太孫即位改元

建文擢黃子澄為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召蜀府方孝孺為侍讀學士練子寧為副都御史初聖祖欲強宗藩親王各擁三衛衛重兵等威踰制及建文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奏等遂建削奪之策請如漢平七國故事上從之時燕王上書請問諸王有何罪狀上怒以謝賁為北平都指揮使張昂為左布政使密使圖之二人至以兵圍王城王計誘二人執戮之遂起兵以靖難為名所至克復壬午六月大兵渡江李景隆開門迎降建文乃啟

聖祖所授之篋則度牒及披剃之具在焉遂削髮走出縱火焚宮燕王索之咸以為死于火王亦信之遂不索

當時死節諸臣

衡府紀善周是修聞變即具衣冠至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經死方孝孺着斬袞晝夜號泣此文皇登極召孝孺草詔不肯行擁之至則放聲號哭上降榻親慰之曰此我家事耳先生何良苦若是因授以紙筆孝孺擲筆于地曰死則死耳詔決不

可草上大怒削之夷其族死者八百餘人又執  
鉄鉉齊泰黃子澄練子寧等至責問皆不屈而死  
咸族誅之

### 建文暮年還宮

建文君披緇而走四方人亦無能識之者至正統  
庚寅歲雲南有一老僧華顛杖錫自布政司甬道  
而入至堂南向拱立對衆胥吏曰吾即建文帝也  
彼傳四朝事既定矣吾今已老特懷兵首之思欲  
歸故土汝布政司等官可為奏聞因索筆題一詩

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  
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  
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于是藩臣題奏送入京師時舊人皆物故獨一老  
內侍尚存曰吾能辨其真偽請出左足觀焉去足  
衣持其踵悲慟蓋建文帝足底有二黑痣內侍承  
值澡浴時所熟睹也由是迎入西堂內佛堂供養  
之比組廷臣議加帝號上不從遂之于西山特表  
之曰天下大法師之墓

### 龔泰能決大義

初高廟賓天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以為  
叔不可以拜姪也建文命百官議其典禮終、異  
議數日未決迨給事中龔泰至即具奏曰象簡朝  
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侄之情  
衆翕然皆服上亦以泰能決大議從之

### 捐免五府秋糧

上既得建康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廣德  
宣州五府民戶為民兵及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

今後永遠饒他秋糧止派徭役後有司諭民每畝  
出米五升謂之勸米

### 燕子入城

上嘗巡視京城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諭之基  
笑應曰人必不能諭惟燕子可以飛入耳蓋指太  
宗也上喻其意嘿然

### 伯溫遺命

劉基疾篤遺命死後勿塋焚屍揚灰生平所讀兵  
書書進之于朝廷死未幾未及進上遣人索之其

子仍述父命繳送上甚喜命工部官經紀墓域其  
子以父遺囑對上不許仍賜祭墓故青田有劉伯  
溫墓然傳聞實虛塚耳



小史摘抄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史藝文志亦未著錄蓋洪永間  
人所編皆載明太祖瑣事末附建文遺事八條大  
抵多委巷之說如李文忠納欵於張士誠劉基死  
後焚屍揚灰皆必無之事其謬妄固不待辨也

# 否泰錄一卷

〔明〕劉定之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否泰錄一

卷》提要

否泰錄

國朝典故三十

昔我

太祖高皇帝曆受

天命驅逐胡元遷歸沙漠其末帝妥權怙木兒既祖

太祖以其君臨華夏特謚為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

遺胤撫其故穴仍君長其醜類世數莫考誰知其地

名无刺其君立於

宣宗皇帝時著名普花此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必

仍借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

豈非羊質虎皮驚輸鳳音者哉稱丞相者二人曰和

寧王阿魯台一日順寧王脫權常遣使朝貢朝貢賜

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權之子曰

也仙悉有二人部屬自號為太師若臣異處常不相

見普花娶野仙妹以相團結今

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馬朝廷厚答金帛過

元旦郊祀始去然久之漸集驚不奉往來通使罕更

詐反覆告中國以虛實野仙求婚于

帝室通使皆松許也先進馬為聘議朝廷不知也答詔無

許姻意也仙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入獵塞外賊堡

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

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理監太監王振復劾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討其朝臣

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駕行

命鄭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內南坐群臣謁見朝政皆太

監金英吏部尚書王直李士曹鼎等官軍松為其五十

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驚聞黑雲如奔羣營雷電而雨王振忠之以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旁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還

戰皆散死無復騎回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明去懷來

城僅二十里欲入之保懷來城振輻車千餘輛在後未

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旁衝十四日欲

行虜以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旁使持書以求和

為言召曹鼎草詔與和遣二通使與虜使詣去遂移

營踰整以行迴施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近勢莫能

止旁騎蹂陣而入倉長矛以擊我軍大呼解甲後乃者

不殺衆裸袒相蹈踏死蔽野塞川虜盡入中軍宦使

虎賁矢被體如蟬

上與親兵束為矢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吏死者蓬

首赤身踰山谷連日飢餓得達關旁舉戎輜重惟取

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衆僅二萬我死傷者過半

矣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校留且索金帛懷城

閉不可入健而登後遣人送至京師其夜三鼓從四長

安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頌聞敗報相告語悲怨

驚俱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肢體血污狼籍然

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賫黃金珠玉衣龍段疋等物獻以

八馬詣野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鄭王權總萬幾于午門南面見百

官始啓事奉令施行皆謂行且即真矣數日內外洶

不自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立皇子見深為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

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屢數其罪于言讀既畢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

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於此不但

已也因痛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中使將閣門與廣德

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碎金英三體

言今猶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順奸臣者黨也宜遣

都御史陳鑑金英脫身入順前勸解稍遲給事中王統

粹順首衆辱殿之蹴踏

撞裂項刻而斃或就脫順擊出其眼血流門闕前

衆愈怒求內使王毛等二人與使人持出亦擊殺之曳三

屍陳於東長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鑑奉令守率

軍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管家等與之戰

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友接跪于庭共誅罵之乃

宣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拜謝而出明旦移都王

坐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狂宮城

內外几數處皆重簷邃閣櫺櫺宸居器服衛嚴尚方不

逮王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座馬

教萬匹商王山于市其族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焉

錦衣衛指揮從振死于虜林兇悍尤甚姬妾百數十

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投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

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見獻蟒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仙弟大同王寶列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飢可全刈以入城又曰旁欲歸戎情

偽難測宜嚴爲備安等獻酒

上索西瓜雪梨梨割與旁食訖遂去過貓兒庄九十九海子

又行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仙拜稽首入侍生宰馬設宴出其妻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

上居於伯顏帖木兒營去野仙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

共見

上拜稽首亦如野仙禮伯顏帖木兒每日獻羊七日獻牛

野仙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

黃羊之類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有司擇日行禮衆遂相

率諸文筆殿門請王出辭讓不允衆共言祖宗神器

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也

先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賜以冠帶絲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三百兩綵

段若干賜也仙初七日王即

皇帝位造尊

上馬木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十數日也仙

復遣使至書辭悖慢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

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荆關石亨爲武清伯提

京師軍馬十日也先入寇自紫荆入殺指揮歸清等

孫祥走死初九日虜王京師城西北關外石亨營於



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  
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  
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連日抄掠亨等與之  
殺傷相當其酋長鐵元帥死焉時畿內降附明人留  
居者多棄時爲寇朝廷重賞購捕殺獲者累日不絕  
虜稍阻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參議王福爲禮  
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卿特羊酒往也仙營  
也仙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環甲胃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 之福等拜訖也仙揮却羊  
酒取勅書視番字

太上取勅視漢字野仙謂福等你小字可令胡漢子  
王直石亨等未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過從  
居庸關出去遣所掠牛羊人口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哀樹執鞍  
既入虜境也仙來見宰馬技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  
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瓦剌普花可汗遣使獻  
馬先此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是以尋舊約通和  
爲言朝廷以其來緩師却之胡漢王直言普花野仙  
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聞之從漢等言亦使人入  
見獻馬八匹賜衣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率兵二萬擊虜之未去  
者二十五日破虜於固安得牛馬駝數百匹奪還  
人口數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師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二月九朝百官望拜

太上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楊洪旋師入見言虜衆已  
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群驅入畜以自據衛  
望之若數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而去者洪等  
逐至關城馬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優幾爲其殺  
既奏捷以洪爲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于  
東教場二十三日石亨諫于兵西教場二十五日野

仙遣使來索大臣迎駕約以後月初三日至其營  
且又入寇書詞甚慢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每年  
是日遣官祭長陵獻陵至是以胡寇近在山外陵  
旁宮宇祭器皆被焚掠守陵官軍死亡逃竄輒輟  
祭祀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  
李士曹爲少傳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皆死  
於土木者也初四日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初七  
日尊母吳氏爲皇太后初八日立妃汪氏爲皇后冊太  
上宮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子所生之母也初十日詔  
令天下歲暮歲暮以下重國景泰元年庚午正月初

一日受朝免賀初七日

太上書至崇大臣來迎公卿推舉舊任老成當行者初

十日大祀天地于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

都督范廣等率兵巡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

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境

來宣府等城閏正月初十日詳報虜掠西虜取慶陽

府所牧駝馬牛羊以去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擒

兵官郭登敗之陞定襄伯二十八日大同奏虜戰于黃土

領獲首級十三顆馬驢一百三十三匹頭奪還男婦三

百二十五名口器器械衣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

十四日宣府恭將洪瑒以執喜寧內侍從

太上虜中者數導虜入寇

上患之

太上亦以虜入寇不已和則不可必不和則還京來有期也

惡寧又忌袁彬嘗誘斌入營將殺之

太上意其詐急召斌回乃得免及是斌言于

太上遣寧將命于洪索春衣因遣軍士高磐與俱斌刻

木藏書等解間以示洪俾因其來執之洪既得書

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洪從兵部侍郎至京師

旋以極利於是虜失其白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

為征西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荆關以巡

北邊其後虜悉春及夏復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奏

遣使議和不成俾具知樞密院何剌為書遣其參

政先者脫懽等來

上疑其詐召文武百官議以為虜交兵既久士馬疲憊又

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

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統以詐我當推誠

上聞允遣札都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馬顯

與脫懽等以七月初一日至野仙營所失八兒禿之地

野仙曰兵端皆因通使陳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

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不遣大臣來議又殺使臣張關保等我向後

遣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等答曰太

師雖名送駕兵行不戰攻關掠野朝廷豈信張關保

等死于陣者盈不花等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為來

和而以為來戰故也野仙曰喜寧是朝廷內臣我所

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

太上厚恩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野仙曰

太上在此我命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札因以

酒醑飲實等十三日遣人引實至伯顏帖木兒營

見

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以暇遊而出實為生靈除害然爾于此者王

振所致也又野仙實意送朕回又殺喜寧參次阻住

但唆令進兵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與

上安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

服靴帽等來乎實對曰旁中

有人起回皆不知

車駕所在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

物未帶特御用物惟無龍綉枕在實等因自出所

有食器燒酒焙肉為獻後欲盡取所費來獻

太上曰小事勿勞卿等為朕通和乃大事爾實等因極

言王振曩昔擅國致寇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然朕亦不能燭奸悔恨何

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後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

實等回至

太上帳求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野仙營宿十三

日野仙置酒以飲實等野仙曰爾等念

太上百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野仙曰爾等

既念何不迎回實等言來迎之意野仙先將從之伯顏

帖木兒言札物未備不可容易野仙乃正允實等所

與野仙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共議得酒

相待野仙伯顏帖木兒貂裘帽其妻珠璣霞面素肩

破酪孟肉長頸亦更互吟談歌舞以為歡十四日野仙

遣其右丞相充同實還貢貂裘馬匹遣其尚書亦不

罕羅綺往大同謝回虜兵不復擾邊實辭

太上袖書三通以授實其一本

上聖皇太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諭群臣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野仙

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姻者也實不敢對十九日實

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宗同可汗普花所

遣使交兒馬黑麻北去蓋元剽國政昔野仙寺之

其兵最多普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河剽兵又少

若臣馬足而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野仙

而敵則均受及欲和則野仙耻屈意而陰使普花河

剽來言河剽所遣脫懽既與實等行普花所遣黑

磨等侵要善等出惟慮之不早成也實等既至綠

遼勇兵皆退二十九日善等至野仙營野仙方出獵

八月初二日回營與善等相見

太上遣袁彬來會起卧長不離

御帳夜甚寒則以身爲

太上溫足彬嘗病

太上坐塵土彬有背取粥啖之以出汗至是復勞從言等盡

吉野仙遂許送

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既是送還有何札物善等曰太

師敬我君父既送還豈先論財乎朝廷臣子蒙太師

盛德豈有不報野仙曰昂克說不合理我國重名

後世爾衆商聞善語皆以齒咬其指曰好漢初三日

等見

太上于伯顏帖木兒營初四日野仙請

太上太上至其營餞行野仙彈琵琶其妻舉酒善等侍

飲執臣札甚恭野仙嘆曰中國好札教宴畢野仙送

出帳十數步

太上登馬乃退蓋

太上在旁營踰年未嘗屈尊野仙問見必致敬曰我人臣

也何敢與天子抗札哉嘗欲以其妹事

太上不從乃止以此渾服聖德虜人往來窺覷天容然殊

無憚阻惟聞寶等言聖母安好乃法然出決飲食所

餘多以賜中國校虜者及其將歸莫不悲戀人亦不

忍別連日各設筵餞行初八日

太上駕行伯顏帖木兒數百騎皆慟哭良久既別去昂克

於中路射羣獲之馳十數里來獻十三日至宣府十

四日駐懷來十五日駐唐客嶺

上遣內閣李士許斌商輅至

太上命書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太上荅拜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避良久乃送到南

內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有生成欣欣焉臣竊謂

聖朝承平允久蒙尊子潛滋內有奸臣播弄外有騎虜邊

故已己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

天心默祐

皇基鞏固禍威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順故庚午中秋之慶

亦亘古所無軒旋乾坤並明日月用夏更夷撥亂反正何

其神速也哉臣因取目擊耳聞以爲揚善奉使錄錢

傳所述袁斌傳約其繁蕪共爲此錄蓋出征之月封

用事之月也回鑒之年景太紀元之年也先之以否繼

之以泰維世運關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名以身備

史臣於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待遺亡改也

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增修致治保邦之良圖哉

否泰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劉定之撰定之有易經圖釋已著錄初英宗北

狩額森

案額森原作也先今改正

乞遣報使景帝不許定之疏

引故事以請帝下廷議竟不果遣天順改元定之

由右庶子調通政使歷官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

蓋以是疏蒙遇也此書所紀卽英宗北狩之事自

言參用楊善奉使錄暨錢博所述袁彬傳其曰出

征之月爲否卦用事之月回鑾之年當景泰紀元

之年先以否繼以泰雖世運而關天數焉蓋所記

訖於英宗初歸之時未敘及後來丁丑復辟之事

故其立言如此其曰身備史官者正其遷右庶子

時他書引此或作閣老劉定之撰者據其所終之

官言之耳

# 朝鮮紀事一卷

〔明〕倪謙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朝鮮紀事

一卷》提要

朝鮮紀事

國朝典故卷十八

江東倪謙

景泰元年正月丁丑朔○丙戌遼東起程都司差  
東寧衛指揮一員百戶四員率領軍馬二百復還鎮守  
都御史李純巡按御史劉政左府都督守遼東都司  
事王祥出城宴餞列自遼東抵鴨綠江前有八站今  
廢官賣帳房隨行過高麗嶺頭館站東嶺至浪子  
山下人家宿○丁亥浪子山起程過背陰山盤道嶺至  
新寨人家宿戊子新寨起程過高嶺至連山東關口  
宿東關係華夷界限○己丑出東關過分水嶺至龍  
鳳山下營○庚寅龍鳳山起程過八度斜列嶺至鳳  
凰山下營○辛卯鳳凰山起程過開州站至陽砦朝鮮  
義州兵馬節制使趙石岡遣通事金滿吉里送米酒  
下程迎犒下營宿○壬辰湯站起程將近鴨綠江石岡  
率軍馬供帳送於江上宴罷先往軍馬後發過江抵  
義州城外石岡率遼屬迎 詔入義順府其副帳  
儀制俱與華同行禮畢王遣尹曹判書尹烟來迎拜  
詔罷謁見設宴館堂侍宴者平安右道首領官  
羅弘緒察訪李養儉義州官朴孟文朝散大夫麟  
山郡事宣烟司譯院事父儉護軍梅祐安罷宿○癸

已留義順館給遼東軍馬酒飯行限遼西約四期至館  
接石岡設宴宿○甲午義順起程自此至各處俱有軍  
馬迎送四十里自所事館定寧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  
至糧策館泰川郡事李昉龍川郡事高某設宴宿○  
乙未良策起程四十里至車輦館錢山郡事某設宴過  
五十里至林畔館通訓大夫定州牧使洪益生宣州郡事  
吳仲宇設宴宿○丙申林畔起程四十里至雲興館  
郭山郡事崔潤王設宴過五十里至新文館隨川郡  
事某博川郡事鄭得孫設宴宿○丁酉新文起程  
七十里至嘉平館嘉山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安  
興館王遣札曹察判李邊來問安設宴盛飾女樂  
三十餘輩兩行各抱樂器升堂跪進云此奉王  
命自京携至以奉惟峻辭卻之退侍宴者平安道  
都觀察使韓確安州牧使朴以寧宴罷還辭回復  
命偕確同往有卻樂詩宿○戊戌安興起程七十里至  
肅寧館肅川郡事某設宴過六十里至安定館順安  
縣令禹元球設宴宿○己亥安定起程六十里至西京  
平壤府確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迎抵近却列香  
亭龍亭儀仗鼓樂率遼屬迎  
詔樂人皆着樓頭束帶執杖者皆着綵冠葵花衫金釘

帶與華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能聚善備障者  
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蹈舞兩儀相對自生以天下太  
平萬拱裏海東無事鑿耕中迎道入城至大同館門  
外東南二面各樹鰲山抹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  
行禮畢王遣塔戶師路來問安片  
詔罷設宴宴罷辭回復命又有黃海道首領官金處禮  
察訪宋重孫來迎亦辭回平壤州官則少戶金光胖  
判官宋仁昌宿○庚子西京起程六十里至生陽館中  
和郡事劉強成從縣令朴參宴過六十里至黃海道  
黃州郡觀察使申句謹率遼屬迎  
詔列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抹綳皆與西  
京同入治行禮畢王遣判漢城府事李孟吟來問安  
設宴待宴者豐州郡事具仁寬海州牧判官金堦黃  
州牧判官尹期長連縣監崔溍王又遣禮曹正郎安自  
立來識史  
詔初及  
賜物儀口稱殿下有病日久世子代掌國事今亦病不能  
行禮王子代行謹曰王父有病  
朝廷亦知世子病則予不知也然則世子病幾何時為何  
病曰病腰痠將一月矣曰病將一月則尹力曹正病中所

造其初見江一時何以不言有病今始言病誰之咎得

因

朝廷有事輒懷二心且瘡瘍之疾膿潰即安非若感傷其  
症不可以月日期也如果病疽當已潰膿子在此坐待  
其愈始行十日不愈待半月半月不愈待一月無不愈  
者若再言不愈詐可知矣即當捧

詔還朝奏

聞朝廷臣至朝鮮國王世子俱託病不出無人受

詔因捧

詔還

朝廷自有處置自立聞謠言驚愕無措乃曰望且徐行不必

坐待小官即便馳回啓曰星夜來復遂辭太宿○辛丑

黃州起程七十里至鳳山即行長洲縣監李師鳴松和縣

監徐習設宴過三十里至劍水館不下馬過二十五里

至龍泉館守瑞興都護府使羅寅載寧郎事李伯

倫竹康翎縣監黃禮軒設宴詢得尹中官仍金永林

在廡下因以餞餘與之又以卓與其宇墳家人金仲生

宿○壬寅龍泉起程四十里至安成館平山都護府

使柳陽植谷山郡事度智設宴過工曹參判南佑

良進馬五百疋赴京來見面諭

朝廷威德而去三十里至望山館行知遂安州事來自息

設宴過三十里至金岩館新溪縣令李森設宴京畿

道首領官崔敬身察訪權誰開城府都事李克孝來

問安宿○癸卯金岩起程三十里至興義館行兗津

縣令張希俊設宴過三十里至今郊館牛峰縣令奇

郊稔兗山縣吳用棟設宴過三十里至開城府京畿

道都觀察事朴仲林率遼屬迎

詔列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熬山絲綢俱興黃

海道同入府行禮畢王遣塔崇政大夫許正寧來問安

設晏出王京携至女樂卻之而退侍宴者開城府留守

李季隣斷事官余伯行經歷李師曾有卻樂詩王入遣

漢城府尹金何來回復議札事言世子一國之本自得病來

奔國遑、倚于山川鬼神以析祐豈敢虛詐今營已潰

膿口尚未合醫者云若牽動皮膚必至引風復發致傷

性命但望天使番憫乞免世子郊迎容其扶病行祀災

詔則萬、幸也謹願其辭情懃功諒是實病遂免其陳定

與儀注而去後還朝未幾王薨世○甲辰開城程起程三十

五里至東坡館楊州都護府使閔謹胡寧郎事金

恕臨津縣監張有良設宴過五里至臨津江水已解乘

舟而渡尹戶曹朴觀察舟中置酒二十五里至原平府守



原平都護府使柳規行川寧縣監韓繼猷設宴宿○  
乙巳原平起程四十里至碧蹄館王遣議政府左議政白王  
甫仍左紫贊鄭奉左副承旨李季甸來問安設宴侍  
宴者楊川縣監洪演宿○閏正月丙午朔四更碧蹄  
起程四十里至接官廳工曹觀祭設小宴遲明至恭華  
館宗親百官具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迎  
詔行禮導入城至景福宮門東南二面盛結盤山舞妓進至  
勤政殿宣

詔受勅皆如禮、畢世子扶病於殿東帳中相見祭誌諭以  
朝廷恩意而別退就太平館王子首陽君琬安平君琰臨  
瀛君璆錦城君瑜永膺君琰和義君璆桂楊君增  
義昌君玗漢南君琰密君琬壽春君琰異峴君璆來  
豐君璆來見次百官來見畢首陽君代王設宴館堂  
設正使副使二席南向主席東向譙謂守陽曰此礼  
足見尊

朝廷今既代王宴可只分東西坐乃易席就宴諸王子  
以次奉觴至夕罷未宴前王先遣礼曹祭判李邇來達  
意曰天使遠來小邦無可奉止有文樂數筆奉權閣  
一路來俱不用令望天使容其奉侍庶少尽微意又曰  
殿下貞病不能親待十分惶恐惟此樂妓若少見容

殿下必悅病亦頃減不然愈加惶恐病益增矣  
峻辭卻之右曰小邦差人進貢赴京

朝廷俱作樂宴待况天使辱臨敢不用樂譙曰

朝廷所用是男樂今是女樂如何可用又曰

朝廷用男樂是

朝廷礼小邦用女樂是小邦風俗况小邦止有文樂已譙曰

汝雲不敢來若不听允不敢復命固請不已譙曰汝

云不敢復命其於途間曾有卻樂詩但持此去復

命可以遂錄二詩界之乃去故宴時不用樂自

此在館中其館伴官工曹判書鄭麟趾漢城府尹

金和司庖膳官迎接都監判事洪某唐夢賢副使

鄭有臨尹慶信判官李札長林劾善趙克仁通事官

三軍副司宜安至善三軍司勇張義丁未王遣左承

旨李宜洽領議政河演來問安小宴席南向陪席東

向午後首陽又設宴如初礼至夕罷○戊申王遣都承旨

李恩哲礼曹祭判李邇送皮襖胡帽衣服權道中

官送庖羞又遣左議政黃甫仍來問安偕司馬洪安

去謁成均館宣聖廟倍行者李禮曹鄭戶曹金漢城

到廟門外下轎入堰盥沐訖入廟上香行礼其廟前曰

大賢廟殿制臺聖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

並與華同其春秋丁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謁罷昇堂其官有大司成少司成謁見  
次館生謁見館生曰生員有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著  
儒巾欄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為之生定生員撰書案於  
前講書誦曰汝國音難曉免講茶罷行官與諸生送  
出館別有謁廟詩至館有荅鄭工曹詩中樞院事今  
效誠來設宴○己酉王遣左副承旨李季旬右參贊鄭  
甲孫來問安小宴有荅鄭工曹詩午後判漢城府事  
李孟畝來設宴○庚戌王遣右承旨李師純吏曹判  
事李堅已來問安小宴有荅工曹詩承文副知院事  
申升舟成三問末惠刀扇之以詩午後首陽偕諸王  
子來設宴○辛亥王遣同副承旨鄭而漢左贊成朴從  
愚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漢城府尹高  
得宗來設宴有荅升舟三問詩○壬子王遣右承旨李  
師純左參贊鄭奉來問安小宴午後中樞院事安進  
來設宴有荅升舟三問詩○癸丑王遣左承旨李宜洽  
禮曹判書許朝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  
後領議政河演左議政皇甫仍左贊成朴從愚左參贊鄭  
奉右參贊甲孫來設宴有登接賦○甲寅王遣兵曹判  
書閔仲左副承旨李季旬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

羞自此每日飯後申升舟具書籍於案講校音韻疑  
義午後漢城府尹高得宗來設宴○乙卯辭行王遣  
禮曹參判李邊都承旨李思哲來留言深謝

恩馬先行在境一日站將息至東八站無草料處則速  
行至遼東廢不度損待馬行數日天使一日數站即至  
前相遇同行矣遂听其留繼遣戶曹參判朴以昌來  
問安小宴午後慶昌府尹鄭陟來設宴有梅竹詩丙  
辰王遣左副承旨李季旬刑曹判書趙惠來問安  
小宴午後首陽君來設宴○丁巳王遣吏曹判  
事李審右承旨李師純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  
羞午後吏曹判書李堅已戶曹判書尹炯禮曹判書  
許湖兵曹判書閔仲刑曹判書惠工曹判書鄭麟趾  
來設宴○戊午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工曹參判李思  
任來問安小宴午後中書院副使李昇平來設宴○己  
未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右參贊鄭甲孫來問安小宴  
繼遣禮曹參判李邊來請遊漢江接乃與司馬黃  
乘馬自南城出部行者工曹判書鄭麟趾漢城府尹金  
和知院申升舟城三問及迎接都監衆官至樓下王預  
遣左副承旨李計旬禮曹判書許湖設宴接上相  
廷登接宴頃都監持華扁詣前跪索詩留於樓上

即席賦詩三章與之每一詩出則衆官聚首爭誦皆  
縮頸吐舌向席驚嘆酒罷請遊漢江下樓登舟復酌  
賦一章緣崖趨流而上復返樓下月出始還○庚申王  
造右承旨李師純禮曹參判李遠來問安小宴安平  
君李瑬遣宗簿判官黃義軒來送字書酌之以詩  
判漢城府事李孟吟來設宴○辛酉王造左副承旨  
李季旬判漢城府李吟來問安小宴中外舟來送然  
墨筆酌之以詩請遊揚花渡：瀕漢江乃乘輜自東  
城出比至王預遣都承旨李思哲兵曹判書關仲設  
帷相迓入帳啜茗罷步升石巔供帳甚盛答松環  
繞李酒極目風帆沙鳥景殊幽曠席上賦詩一章酒罷  
請遊漢江登舟復酌賦詩一章沿流而下至嘉雨亭王  
又遣官預署酒亭中席上又賦詩一章至暮還○壬戌  
王造右副承旨金沆之刑曹判書趙惠來問安小宴繼  
遣中官送庖羞午後中樞院事李先齊來設宴有  
漢江游記○癸亥王造都承旨李思哲左參贊鄭奉  
來問安小宴繼遣禮曹參判李遠來送字布為行贖  
固卻至再與之辨難數四不從而去午後首陽偕諸王  
子來設宴餞行○甲子王造都承旨李思哲吏曹判  
書李堅已來問安小宴午後中樞院事安進來設宴○

乙丑王造右副承旨李季旬戶曹參判朴以昌來問安  
小宴晏罷起程出郊至幕華館王與世子病不能送首  
陽偕諸王子預設宴館中候餞席上賦詩一章留別百  
官預皆依山設席候送出館夾道拜餞亦賦詩一章  
留別至松亭都監衆官晏餞亦賦詩一章留別晚  
至碧蹄館王預遣左議政皇甫仍禮曹判書許澍右  
副承旨金沆之都承旨李思哲禮曹參判李遠設宴候  
偕行者金和申并舟成三問○丙寅碧蹄起程至東  
坡接待過晚至開城府王預遣光德大夫鄭孝全設  
宴侍宴者京畿道都觀察使朴仲林有開城寓宿  
詩○丁卯開城起程至金郊又至興議接待過至金岩  
設宴宿○戊辰金岩起程至寶山又至安城接待過  
至龍泉詣尹中官墳上致祭回設宴宿○己丑龍泉  
起程至劍水又至鳳山接待過至黃州王預遣光德  
大夫尹奉童設宴侍宴者黃海道都觀察使申自  
謹宿○庚午黃州起程至生陽接待過至平壤府大  
同館王預遣光德大夫韓挽設宴侍宴者平文道都觀  
察使韓確宿○辛未平壤起程城中謁宣聖檀君  
箕子三廟：皆木主有謁箕子廟詩出城西謁箕子  
墓有謁墓詩至安定接待過至肅寧設宴宿○壬申

肅寧起程至安州安興館王預遣工曹判書鄭麟趾設宴侍宴者安州牧使朴以寧工曹以詩留別即席和荅并舟三問亦和以呈復和荅之宿○癸酉安州起程麟趾以寧具舟送過薩水舟中置酒賦詩留別工曹和之涉山岸別午濟博川三問復和以呈即荅之至嘉平接待過至新安設宴宿○甲戌新安起程至其興接待過有孝文四月詩至林畔設宴○乙亥林畔宿起程至車輦接待過至良策設宴宿○二月丙子朔良策起程至所串接待過至義州義順館義州兵馬節制使趙石岡設宴王先達中樞院事安進具馬并方物

赴京謝

恩會聚於此遼東軍馬俱在館迎接○丁丑在館石岡設宴給遼東軍馬酒飯行糧有留別金和并舟三問詩往復和荅數章○戊寅義順起程至鴨綠江石岡江賓設宴并舟賦詞為別即席和荅之晏罷登舟舟中復酌涉山岸又舉酒留連不捨醉後左右強扶上馬別遂與安進偕行至遼東同入

朝出境不錄

計自鴨綠江至王城凡歷公館二十八處

共一千一百七十里

朝鮮紀事

朝鮮紀事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倪謙撰謙字克讓錢塘人徙上元正統己未進  
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是編乃景泰元年  
謙奉使朝鮮頒詔紀行之作自鴨綠江至王城計  
一千一百七十里所歷賓館凡二十有八語意草  
畧無足以資考證時朝鮮國王世子並稱疾不迎  
詔謙爭之不得亦無如之何蓋新有土木之變正  
國勢危疑之日也亦足見明之積弱雖至近而令  
亦不行矣

# 南征錄一卷

〔明〕張瑄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藝海彙函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征錄一

卷》提要

南征錄引

天順五年夏兩廣蠻夷弗靖

皇上因廣東守臣請兵命將征討斬獲雖衆迄未底

寧方班師視前益大肆天順七年廣西諸峒蠻復趨

過廣東肇高雷廉等府播扇土賊爲害守臣役以言

上乃屢降聖書命兩廣會兵直搗各府地方務除前

患而兩廣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諸大僚集議以

爲廣東西會鎮城池一方根本總鎮諸公不可暫離

廣西以左恭持范公信廣東以郝指揮徐公寧領兵

會勦兩廣官軍幾四千廣西土兵近萬悉聽范節制

而督軍閔規給饋餉紀功過嚴調遣公賞罰則雖與

食事戈公立也以天順八年正月二日發兵端州山

行野宿尋蹤追勦愿之以悄悄之勞竭之以茫茫之

思不逾月間連與賊交鋒斬馘幾千人俘獲奪回被

擄男婦各二千餘擒畜綱是每至營中公事少隙因

頌之餘皆筆記一日行事與所見聞履歷之詳爲實

錄不事藻繪題曰南征錄固知鏖水無益然而一特

人情風俗兵力持略山川險易道里遠近官屬貪廉

政治得失善可懲惡可戒者具見於此欲有所考一

覽可知中間一二自見者豈伐善施勞哉紀實之言

不得而略也覽者幸知之是是歲三月上  
賜進士廣東右布政使江浦張璠書

南征錄

天順八年正月初二日早師濟寧度江南岸巡撫都  
憲葉公鎮守總兵歐公去江三里許搭廠道左祖饒  
圃畢遂行而參將范公馬快余與舍憲戈公都閻徐  
公縱轡追連同行四十里四人同食又行三十里至  
白沙跡茅結營曉得香山所渠千戶報濟江時中流  
舟沉溺死香山南海軍八名

初三日三更發步隊輜重先行昧莫余四人同馬隊  
方行十里至腰鼓驛驛廢官吏馬足皆在新興又三  
十里至羅奇巡檢司巡檢劉惠來迎先是流賊多攻

劫城池所過鄉村殘毀惟劉率衆在司與賊相持賊  
無所得民有所賴亦見其能也渡羅奇江高勸泥濘  
余之馬蹶者再幾不能上又行四十里至新興縣沿  
途居民多告被田州四城狼兵搶掠亦有殺傷人畜  
者過城中鄉民迎告狼兵殺傷其兄范追得其人懲  
治之本縣城池二次被賊攻陷城中房屋焚毀殆盡  
惟糧穀靡然獨存軍民皆立圍堡山頂居城中者纔  
十之一縣官四員止有主簿一子跟隨供使令而已  
雖軍民被賊亦所縣官不得人之故也過縣半里許  
田中劉營曉得高要縣民部夫吏稟說中途殺死二

人竟不能進究詢知本縣軍民多通地方匪人誘引  
流賊為惡乃命撫臣與史廖繼祖巡檢蕭震等分投  
喚集四山附近匪人至軍前撫諭發人喚新會縣知  
縣陶魯來軍前會合辦賊

初四日雨余與戈徐同至城中出榜撫捕調療招徠  
流亡懲治所縣官余三人會食行省畢乃巡城相度  
脩理城隍必先樹排柵計用木七八萬株至晚回營  
一鄉老饋余四人山藥蔬菜未受之酬厚四本雨不  
止上漏下濕熱毒薰蒸如居甕中達旦不能寐四更  
聞雷

初五日魯仍未到午後所拘匪人百餘人至責其賊  
來不救援縣治諭以

朝廷恩威全各採木送縣造排柵皆感激承領遣回  
是日陰夜雨不止

初六日四更雨發新興因魯不到帶新興縣主簿  
典史印信同行恐魯來得以會合幹事縣官云此路  
久絕人行聞沿途殺死被虜不下千數臭穢不可當  
官軍田州兵俱由捷徑余四人馬隊由官道往獨鶴  
泗城兵則徑從二十四山往陽春天明范始知復回  
營差人追趕竟不回止留其頭目一子王宗為質又

分投差官管押令其從陽春達陽江會合蓋陽春是  
其歸路恐其歸從此逃也行七十里午後至獨鶴驛  
別營途中見死者余欲掩埋衆皆笑余之迂是日陰  
雨

初七日駐獨鶴候魯是日陰雨

初八日四更發獨鶴縱魯來緩不及事達新興縣官  
回行四十里午飯魯戎裝率數騎至責其來遲問地  
方事言多牽制難行余怒詰不與言帶之行四十里  
至白夏鋪衛營役責其不欲盡心幹事托故逗遛致  
誤事機之會彼亦辭服發之回慚悚而退

初九日發白夏行四十里至恩平驛後雨不能進遂  
駐恩平魯不敢歸隨至恩平遣回恐馬不能致遠借  
魯所乘官馬是日極寒凍死土兵七人廣東軍七名  
兩連回

初十日役大雨仍駐恩平午後晴

十一日三更發恩平驛驛事人現知賊駐陽江第八  
屯預於初十日黃昏發奉儀衛指揮鮑凱等二十餘  
騎前探行五十里余四人午飯邪龍屯屯官舍屯中  
人被賊久遁所餘空屋而已得南海縣一被虜男子  
投營報賊虛實又行十里聞狼兵已縱火焚前屋稍



前凱令一騎馳至報賊在近村劫擄又行十五里至  
蓮塘驛別營居民絡繹報賊在前村五六里捉人余  
等皆見其馳突但兵到未齊而到者又皆困乏不能  
進賊見大軍至亦馳回至晚官軍復兵來齊先發廣  
西軍百人狗亭百人現賊向往狗亭乃復兵其有  
狗亭狗長狗着浪人之屬總謂之狼家如所謂總小  
旗之類皆精壯勇健者發人喚陽江所縣官  
十二日復陰雨五更范與徐簡精銳四千餘乘輕騎  
進賊步隊天明始發余與戈并守營官軍五百餘人  
輜重駐蓮塘陽江所縣官來見遣回午後新會縣河  
伯所官王聰率民壯百五十人來見說沿途被狼兵  
殺死民夫八名  
十三日仍駐蓮塘官軍進賊無報到陰雨晦冥從人  
多病午後聲聲差陰陽生瘡都憲吳公大脾往陽江  
過營來見詢知途中死者二十一人內九人裸體皆  
有鎗傷蓋被狼兵殘害殺夫也  
十四日仍駐蓮塘狼兵攻劫近村得牛羊十餘頭然  
無統紀不能禁治付之無可奈何頃之蓮塘西平太  
平三驛驛丞來見詢知賊見官軍進至被虜男婦被  
死無算亦多走脫者主簿典史太平驛丞三人妻皆

被害趙吳二千戶亦走脫當今南海衛指揮孫重廣  
西王百戶差人緝探是日早曉已後晴曉特廣海  
衛指揮孫璧送都聞桂公往廣州始知吳公初五日  
到廣城  
十五日孫璧送桂先去陽江狼兵燒營起行發王聰  
并所帶民壯回縣緝事人報賊已被圍有詩志喜  
十六日起營馬上聞戈鉦展為詩相賀見沿途耕牛  
多被軍殺喫止餘角骨行六十里至陽江縣桂率所  
縣東迎桂進余二人午飯畢備詢陽江縣十二月初  
十日五更被賊由南門偷入城官軍劉東西北三面  
與賊對敵止南門一面并縣官千戶趙楚家受害賊  
在城中僅一特退出尤屠婦及千五百人捕得余三  
人逃賊看賊入城路城雖小甚堅完蓋守非其人故  
也回至廣西直詰責守備指揮程祥并所縣官晚飲  
戈處軍前差旗軍二名報捷  
十七日午後范率官軍并押賊馘被虜人口至陽江  
通計賊級二百八十被虜男婦千餘又賊屬婦女牛  
馬銀兩衣物無算盡為狼兵所得請功行賞始知初  
進賊至第八七賊已皆遁范率驍騎數人追及勒竹  
江賊預得船渡盡走脫被虜者言賊已渡二江去遠

官軍皆饑困無進意欲窮追賊者止范一人衆托領哨者與范言賊已遠達江深不可窮追之意范大詬命軍士伐竹木爲浮橋濟師渡賊船三隻見官軍順流而下招之不肯泊引弓射之一隻竟去二隻泊於兩岸艖人逃去命軍士泗水駕回搭橋自辰至申而成師既濟頃之又逢一江衆皆回意已決范視漢處躍馬而渡水及馬脊衆遂隨之而濟賊自度已過二江去舊營百餘里官軍不能飛渡已於地名黃姜屯安營不虞軍至倉卒迎敵兵奮擊賊衆潰北首賊四人公周公曉公善皆被殺惟公轉逃遁賊屬男婦無一人得脫者被虜皆能辨其首級爲誰有頃四城兵亦來會哨但得功不多非范不能成此功也賊婦皆戴錫頂棕帽亦從賊偷城劫村或賊人出劫留其監被虜極苦楚人甚於賊既爲官軍俘獲被虜見之皆奮前披其頰曰汝再不令我輩呼你你矣馬渡江處人云賊亦用小筏渡水深丈餘及回軍水益退止二尺餘謂非天意乎

十八日余爲文同范戈徐桂報祀陽江城隍訖給發被虜人口余同戈出東門驗賊級令所縣領解發廣東

十九日早發陽江行十餘里連渡二大水深及鞍座又行十餘里遇欄並地馬陷及腹下騎步行又二十里過茶水也惟餘廢址荒園午食盤獲土兵帶來被虜幼男婦女八十二名發回又行四十里曉時至太平驛人便作書或諸子讀書取仕宦勿爲顯官勿忤權勢曉得緝事人報土兵先來者遇賊於蒲牌也奪回被虜人口獲到牛畜大小銅角皆清散范佐其致賊驚走連夜整擄軍馬追賊

二十日三更發太平驛行十餘里至一大間湖尚未退人馬不得渡余五人露臥草間遲明始濟行五十里至蒲牌也也亦廢狼兵追賊亦回離也三里餘下營分投發人神電立石徑緝事立賞贖被虜人口二更田州兵大譟欲先去令頭目李崇止之

二十一日仍駐劄休息出馬范下令由神電抵高州蓋前去十里一路由立石徑往高州驛路雖百五十里然山徑崎嶇林木梗合橋梁爲賊所毀七八年無人行一路由神電衛往高州雖二百餘里皆坦途又相近本衛電白縣地名羅坑素賊也有賊處所故也

二十二日二更方起營聞都司差來一舍人隨行病死營中同行者皆不顧余命火化之行至分路界狼

兵復大譟欲趨至立石徑先歸余等五人駐馬路口  
范驅之往神電乃羣聚怒罵響振山谷但言語侏儻  
不曉其謂何至以白刃相頃之亦尾往神電余等  
坐草間至天明俟其去盡方行途間見范復羣然大  
罵範凱與馴象衛指揮張璣習其方言問之則知其  
果罵范矣行五十里都指揮馬貴同神電衛官來迎  
余等皆不下馬頃之午食始與相揖范語之曰去年  
殺賊特爾方出監何處有功得陞蓋貴因謀故人令  
被逮而為主者所繫復賄總戎者冒報功次監陞又  
行二十里至衛城甚堅免陽江茂名百姓多有投城

迎賊居人亦稠密衛廳宏敞壯麗為嶺南偉觀乃前  
都指揮張璣所創建者常有賊出月無寧日頃之軍  
民羣然訴被狼兵搶劫奸淫殺傷人畜范特懲治其  
尤甚者一二人

二十三日四更起營行二十五里入山徑徑中路峰  
巒相夾林木陰合不見日色約二十五里出徑口又  
行二十里至三橋村下營始見村落禾稻盈室詢之  
乃茂名縣民之通賊者七八年不納糧當差矣軍夫  
方缺食得以相接濟連營夜春不絕聲

二十四日仍駐劄三橋村休息士馬待狼兵未齊

二十五日二更發三橋村小徑行二十餘里始徧白  
石鋪驛路行四十里林指揮清劄知府海率屬官來  
迎又三十里至高州海石首人頗勤撫字城內蕭索  
殊甚詢之故老及跟余民壯嘗至此者皆言景泰四  
五年以前此邦尚為樂土行旅不費雞犬之聲相  
白石一小路至海土名鋪驛州海始至錢四五百  
文賃車一輛載貨直至規岡商賈但持左契交卸不  
真錙銖行旅往來無晝夜今車夫皆從賊矣噫謂高  
化之民習慣為賊皆過論也節得化州報首賊胡公  
威領衆萬餘薄州城守倫指揮黑俊知官軍來誘賊

招撫以待兵至

二十六日發高州至三十里下營也兵不進一更范  
集衆授以殺賊方略諭以首級拔虜歸官其餘人財  
盡以給賞於是余與父同南寧衛指揮劄收後范  
等選騎兵無程擣賊余與戈政三更亦行

二十七日遲明行四十里身入重地方疑慮間政見  
道左村民聚觀以為該伏不與余二人言率其從騎  
趨躍馳去問之始知其然余二人私竊笑嘆曰將官  
如此其才略可知也又二十里至州催督官軍勦賊  
所獲賊級六百餘衆潰北遁往奮禾嶺大山俘獲賊

屬男婦二千之上。抵高橋是夜，兵貪財不肯窮追，以致餘黨遁去。午前回軍行賞，有差州官張宴公館待范食木柰子果色青其大如柿，味酸澁，始見椰子樹，檳榔、梳榔、椰子三種樹皆相類，三種又皆如栳樹而高，狼兵獲於城中，大肆劫掠，至殺傷人強捉去幼男婦，女人不敢喘息，與之爭者，綁出砍頭，報功。余常激怒范，禁治之，亦或有懲戒之者，故余多與之少合。復聞賊人廖公反也，劉地名亮電去城三十里發緝事，人探聽連日情實，是日陰條大風微雨，守土者憚行緝事，人竟不回報。

主

二十八、二十九，霖霖狼兵城中肆行奸盜，至在禮殿前作穢，有持牛賣與人，復誣以爲盜，奪回而瑛又交通其頭目李崇王通等，附和成之。廣西軍亦有扮爲狼兵劫奪者，余約戈再三懇切，與范言之，亦極懲治。第瑛等從旁盛惑，多至中止，城中蕭然，怨聲盈道，實甚流賊之慘毒也。

三十日，昧爽發化州，林回守高州，所殺賊人尸首已出二十里，臭不絕。自州行九十里，皆山徑，道傍樹上懸二首級，批云李崇、常堅、通、賊殺獲崇、堅、皆田州土兵頭目，又行三十里，出平坡至石城，守備指揮馬政

知縣歐琳典史張昂等來迎，琳昂頗有幹濟，琳差優待。於舊歲十月八日被賊偷劫，戈分巡瓊州，東早欲從蓬溪往雷州，夜二鼓，余已獲范，遣劉政來邀與戈錢行，余與戈先至徐繼至桂辭以疾，三更方散。

二月初一日，仍駐石城，平明馬政送戈赴蓬溪，余等四人同送出南門，教場邊饌別各回。

初二日，五更得起，營人夫多逃，縣官縣避，拘責縣官，進行五十里至杜子村，午飯又四十里至青頭堡，下營。余心疑昨日所見二首級往往詢問人，忽跟余一民壯覃源者，高要黃岡村人，自言昨之首級乃其族

主

人義男福宗，父客石城，近被歐知縣盤詰，道引限差二弓兵解回，中途遇狼兵一弓兵走避，見二人被殺，福宗妻尚在石城哭對覃源言其詳，余已來竟不能逮究也。高化石城一帶人多病疫，化州石城特甚，官軍土兵民壯亦多感染，道路死者甚衆，余與范徐桂亦同日病瀉，高化連年被賊民失其粟斗米七八十錢，無可贖，履石城差驟然亦四十錢，是日陰晦微雨，人馬罷甚，土兵皆行不上，至晚行李不到范，連武緣所千戶王欽在後照管，催督後催送行李到營，自言江浦人，詢之，蓋余同鄉，柳林橋王四老之姪也。

初三日五更起營行四十里至高橋堡中房屋門  
櫺尤存櫺已廢毀又二十里至山口堡各堡原有軍  
守備一二年間以賊多積少皆廢經過掠珠甚特鎮  
守諸公所下營壘櫺木尚存南去永安珠池北去曹  
村金銀水市狗寨大小連山賊巢各二十餘里又行  
十里下營王欽拆楊梅一枝其大如豆是日始暗大  
熱發人責文廉州府并石康縣現賊起夫至晚緝事  
人報前十里許有賊皆曉人馬皆疲不能進營中設  
備而已

初四日平明起營行十餘里過香草江見賊人高鋪  
數十處又行二十餘里至白石堡堡邊連大小連山  
徑行沿途皆坑溝竹木陰翳處處用手分披始能進  
步據兵與步隊官軍皆行不前惟范與余等數十騎  
前行甚可畏也雖白石堡又行五十餘里至新寨鋪  
下營山路險遠天特暴熱人馬疲困怨嗟盈道至天  
明尚有未到營中者

初五日平明起營行二十里海北盜謀司官石康縣  
知縣羅紳哨守指揮范諫等來迎紳並能吏極十里  
至縣縣亦於舊歲又七月六日被賊偷劫蕭疎特甚  
惟公幹縣署甚整飾皆紳所捐斗米百錢無羅處遠

七

五

鄉不能耕種惟負郭所種粟麥盡為官軍割去飼馬  
而廣西兵強斫人猪畜無異狼兵璞從讓借林不得  
族衆歎傷讓奪去風刀一守喊軍顧上被砍流血被  
面主者若因聞知傳午廉州府同知蘇昌指揮許  
衛知事劉儉等來見儉為進士特刑部觀政與之相  
識後任行人主事左遷於此桂至此分路往廉州余  
亦欲一至詢民情徐亦同往就發帶來糧銀叁千兩  
與蘇昌領回行三十里至晚到府見民割小麥城中  
居民甚稠寄有生意斗米四五十錢府衛等處公署  
亦壯壯知府饒秉鑑都指揮張浩已坐事被逮赴京  
浩甚得軍士心貧無行經軍婦自相饋遺至為之祈  
神作福得別白早還秉鑑在任時上下皆稱其廉  
能亦或有異同者余惑之至是遍訪諸人言其亦能  
吏刑過刻嚴仇人姻已信用弟秉綱吏制傑李聰閑  
吏李端吹手趙某等數十人言聽計行請託受賄官  
民畏之如虎欽州通交南關隘客商過者每錢百貫  
官收二十貫過者難以數百計名雖公收公文秉鑑  
令各縣廉領修學等項公用其實錢無一文到縣後  
山常令李端等招撫見丁飲銀伍錢守備武弁孜孜  
營利前月貸米伍斗與軍後月放糧取息一石所得

米散給瀕海地者每石運珠陸錢海賊李公未亦特  
或貸以米而酬珠東銅李端華亦與交通往來幫婦  
男婦百數東鑑難盡諉曰不知靈山劇賊勞苦屢  
獲而屢縱之此皆得之庶之官民余尤未盡信及起  
夫文到三四日無一名至者責經歷以下數人尤以  
爲東鑑若在未必如此戒飭軍衛不爲戰守之計蘇  
昌脩脩畏慎足膺郡佐但力量不及耳詢其所屬惟  
沿海巡檢楊勝乃一能吏詢問五營運珠處及陳公  
謫居與海角亭至夜三人同宿衛後堂大北風寒甚  
桂備酒散小酌

初六日五更候夫不到飯罷與桂別余與徐帶蘇昌  
到石庫齊夫早大風雨寒甚晚宿石庫分司問楊勝  
於羅紳與蘇昌之言同余感寒作渴狼兵告關折糧  
銀給以支盡以司中所與盤纏銀廿兩令敢勇官葉  
茂盛送范處給散遂止

初七日五更發石庫至靈山有二路余等同兩廣官  
軍由小路狼兵由官路官路遠而平坦小路差近而  
極險峻行十餘里見一男子年可十五六裸臥草中  
凍餒將絕蓋官軍所匿被虜也嘆息不能救濟又十  
餘里入山極其高峻下山者回視山上行人如在天

上人馬皆旋山腰而行曲徑斜削益之以霖潦淖滑  
下有萬仞深箬一有差跌則爲齏粉余馬疲弱過一  
深坑馬踏余下體皆濕風雨寒甚行李已在前范以  
所乘馬假余帶濕衣靴復墜於坑水中通體皆濕徐  
下馬而過余負濕衣靴復墜於坑水中通體皆濕徐  
之馬在後幾爲蹴踏又行三十里追及行李始易衣  
靴行二十里下營至晚收後官報凍死廣西軍十一  
人賊屬七人

初八日起營仍山路但此昨日所行之山路底然亦  
極險連過數溪澗下如落井上如升屋竹樹蒙密砍

七

伐始能通余仍乘范之馬范嘗謂此馬三十六兩銀  
所買竊以爲過乘之二日遇前溪澗皆乘之而過始  
知其良非余馬所及中流失船一頓千金此馬豈止  
直銀三十六兩哉因思用人亦猶是也未嘗知之而  
識其短長未嘗試之而料其能否皆失也書以爲戒  
行四十里至武利江原有商賈往來貿易貨近年  
因賊居民流徙已盡官路來狼兵亦至往年狼兵由  
西往南<sub>寧</sub>不過橫州官軍由北往靈山至橫州下船  
於此分路恐其剽奪余留范於武利鋪前坐候官軍  
行盡方行不期有欲狼兵至橫州爲奸利者亦邀之

山靈山而歸至晚又行三十里下營收後官報廣西  
軍死者三名微雨連旦

初九日早冒雨起營行三十里始見村落居民得聞  
橋梁粗備蓋靈山縣知縣林錦地界也錦廉勤有為  
從賊者多歸化又行十里所縣官來迎又十里至城  
舊有磚城錦至隣邑合浦縣民二千餘家來依住村  
民亦多投城者隘不能容錦乃於城南築土城周圍  
四百餘丈居之縣亦遷於土城余止于分司舊縣治  
也詢及民情米價斗四十錢但為木頭峒賊所擾不  
得耕種田多荒閑後聞楊勝於林錦羅紳之言同午

後余與徐巡城城之西所謂靈山者蒼翠秀偉可愛  
田州狼兵復來城驛驛余極口激怒范德治之王欽  
病遣人送與米藥之類

初十日四更冒雨起營討賊輜一乘夫八名解王欽  
泥深沒馬不能行余三人皆肩輿行二十里始明  
過者草徑十里出徑又十里過紅崖嶺十里下嶺過  
賽龍橋源守橫州致仕郝聞鄧公所造也又二十里  
橫州馴象衛官來迎知州謝輒乃余舊任吉之屬邑  
安福縣人也稍前范之田丁盤捧小蒸豚壺漿拜候  
道左余三人喜為下馬飲食之已而渡江鄧公立候

江浙與范同送余布政分司而別鄧余故人未老引  
年甚有感望州官饋鷄一隻莊肩一米一盤酒一壺  
柴馬草蠟燭受柴草燭至暮鄧剪酒殺茶餅來相慰  
食批把風雨不止王欽至暮始到押扛馴象衛總旗  
屠景芳來交行李自言德清縣人十五歲時余先人  
率其邑赴解來衛能言先人德政甚懇慰勞遣之自  
肇慶至此二十餘里途行幾四十日備歷險艱所遇  
站道皆廢驛官軍投住城郭間有破屋數間亦無人  
踰康給遇府州縣則支新興起至石康白骨連延有  
一里數十人者五六人者少亦不下二三人然無一

里空缺有腫骨已斷手骨尚帶桎梏者髑髏下尚帶  
索者惟石康至廉州止見白骨六人石康至靈山見  
四人此特道上者耳其委棄草間填溝壑者可勝數  
耶石城以西久無人行賊人營壘在在有之  
十一日余與徐同訪范鄧二家范留飲謝輒復饋鷄  
四翼酒一瓶麵十袋受酒河下止有船四隻賊多無  
船往來王欽病愈大風雨寒甚連州學正黃廣馴象  
軍生丁艱象居州學訓導劉順者禹人皆來見吉鄧  
公雖聞居賊尤畏憚城賴以安有頃鄧來饋酒肉魚  
菜且來日招飲與叙舊言地方事至暮始回

十二日范饋下程亦東日招飲張璞饋羊酒米五升并菜受米菜午後飲鄧宅見一虎皮甚巨首尾長九尺餘橫半之目所未親也鄧言此虎極爲害近爲鄉民藥弩射殺之中堂懸解字一幅甚道勁鄧言另有四大幅天順元年爲巡按廣西張御史借觀不還一手卷乃王羲之蘇東坡趙松雪賈誼蘇軾史諸名公真跡爲奉使交南回黃侍講借觀不還至今惋惜不置特紀二人姓氏以戒貪且警世之藏書畫者勿輕示匪人逸其名亦從厚之意也薄暮方散歸

手

者余舊任吉郡屬邑安福倪愛德吉水李尚理等來見上詩橫之醫士張潛以詩束見余沿途感風寒失調令盼視取藥潯松江人納粟授水仕郎散官綽有儒者風致饋余西融熟數幅午後飲范宅備以銀花一絲段二却之

十四日會飲於衙百戶管達監泗城兵方到城言泗州泗城土兵途中死者幾千人所俘人口牛畜死者十五六有行不動而棄之者蓋人衆食少風雨寒甚故也至武利爲賊襲殺田州泗城兵十餘人泗城兵亦鎗死賊數人李尚理等饋酒禮却之

十五日會飲公署食冬桃西瓜冬桃絕類橄欖但肉膩味滋見蘇木樹其枝葉類練樹但一邊有葉耳結子如皂角而短可種泗城兵渡江溺死六人

十六日與徐同訪鄧食檳榔餅葷而歸

十七日問及橫州人言地方凋弊至極民不聊生而部使者誅求不已有假以請減會計大夫飲錢者地方之壞非一日實有由然山總兵特令行禁止人不致私揭如田州土官知府岑紹欽一見不可得所以得其死而力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後來者中其鉤餌得肆其奸差人謂建德塞倭傲至曰此輩皆狗耳大

主

者來與之大骨小者來與之小骨全銀鬻足其欲當自止是以非但不得其力至助賊爲虐故流毒至于今始大壞不可復收拾矣此其一也先征木頭峒時按兵不進致賊遠遁比及抵巢草已尺餘止時塘東萬安等鄉勸我報功各鄉比木頭峒賊有間故其殘民相謂曰不加兵於彼遂及我輩不盡從賊何爲所以至今從賊者難以萬計

十八日雨方止泗城四州狼兵皆回新除海北盤踞提舉某來見略知廣中消息午後余病復大作心腹連腰背刺痛不能喘息至晚增劇三更遣人迎張



診視連服藥數張不見效范鄧徐常在視疾衆皆由濕毒感深宜速下連服大黃劑數貼亦不行

十九日仍病未解范鄧徐張四人相接問候不離鄧亦悅醫常與張商確用藥

二十一日清明大雷雨余病少間

二十二日午後力疾同徐辭謝范鄧并張醫即回

二十三日鄧邀余二人出城東二里許至其東郊別業出門時甚晚少頃大風雨作寒

二十四日極風寒陰雨余與徐至晚下船鄧同州官學官生員張濬送至江許而別州官送肉雜酒却之

主

二十五日范下船鄧勢酒散與余等餞別飲畢開船北風霽雨寒甚余疾復作江邊地名欄港村一巖洞舟人言可容五百餘人皆避賊者居之行一百里暮至烏蠻驛泊舟

二十六日三人同祀馬伏波廟早下烏蠻驛六十里過香江驛無人居惟江邊石巖下皆避賊居民又八十里至貴縣已二更昌平侯楊公真諱茂於此與縣官奉議衛官貴縣所向武所官迎候主簿何楚煥南海縣人由御史左遷同到舟邊余臥疾遣人辭謝之范座船到見余病強余搬行李過其座船三更方畢

二十七日早昌平楚英役到船相見楚英饋羊酒鵝却羊與鵝遂行六十里午過東津驛貴平縣一依親楊監生報今早賊扎牌筏過江被居民趕下般擄男婦百名馬二疋賊知官軍到棄之而去余臥疾舟中范徐審發放擄皆鬱林傳白陸川人遂開船又行七十里晚泊白沙堡

二十八日四更開船行一百里午至潯州府廣西孫都閫震同府衙來迎余仍以疾遣人辭謝之范回家府官饋鵝酒柴米受柴米孫持酒鼓來舟相慰言前路水陸多梗吉水縣民李亨震來見

主

二十九日余疾小愈力疾訪范孫回舟三十日孫饋羊酒麵菜受之就以羊酒謝范午後飲范處陰雨寒溼彌月始晴大熱府官復饋酒肉鵝米之類却之聞劉象奉議潯州并廣東各衛所大征回還軍死者甚衆

三月初一日午開船范亦迎吳公同行六十里至大黃江又六十里二更至平南縣縣官饋酒禮却之初二日昧爽發平南行六十里過白馬堡十二磯又四十里過黃丹驛二十五里過蒙江驛大黃江白馬堡十二磯黃丹驛蒙江口皆逼近大信寨嶺茶山太

平教義等處賊巢賊人常於隘口截殺人知官軍至  
方過跡又四十里驛特至藤縣知縣謝某吉之永豐  
人同梧州府推官呂某饋鵝猪肉蛇酒受酒夜大雨  
初三日五更發藤縣雨漲舟行甚駛天明福洲  
食後過托洲已特過長洲三洲皆在江心藤縣蒼梧  
民居之內多通賊者亭午行一百里至梧州知府袁  
秉襄故人也頃之延醫服藥饋桂皮蛇酒浸泉亭碑  
本湖廣左方伯米公致政家居舊歲被賊劫城死非  
命爲詩文祭輓順途訪秉襄回舟范復饋布三端重  
遺其意酬直銀兩半

初四日五更開船行六十里飯後過封川避近平南  
聞主簿羅由進士御史左遷吳公委理縣政故來此  
過船茶話遂行又行一百二十里驛時至德慶守備  
都閫徐公昇持酒敬來會大雨雨終日夜泊德慶借  
徐船出船還范

初五日五更發德慶行一百餘里已特至悅城新村  
驛官稟說吳公將到遂駐悅城迎候未時公到驛過  
舟相見言欲回奏會兵事同回德慶馬會本余與范  
同在吳座船內至二更始泊三洲巖下各辭回船廣  
西土官都指揮岑咲同徐在余舟相候是日晴暖

初六日早開船晚至德慶大雨如注  
初七日吳公入嶺西道馬會本畢下船至恭辭吳公  
遂與范公別

初八日四更吳范岑領兵上廣西余與徐領兵回廣  
東午至悅城又行一百里餘驛時至肇慶故人黃瑜  
爲知府有子有爲同衛哨指揮王芳等備絲杖來迎  
拒之買牲牢報祀城隍余座船來迎出船還徐聞葉  
公將赴京議事連夜行一百二十里四更至西南驛  
討夫遂行

初九日早飯後行七十里過官驛又行八十里午  
後至廣回司

南征錄終



南征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張瑄撰瑄字延璽江浦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是編乃天順八年瑄爲廣西右布政使時值廣西諸洞蠻構廣東肇高雷連土寇爲亂遣左叅將范信都指揮徐寧督官兵四千土兵一萬討之以瑄監其軍瑄因述其征勦始末爲此書始於是年正月初二日止於三月初九日按日紀載所述當日軍政殊無紀律蓋明人積弱自其盛時已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虛菴李公奉使錄一卷附錄

一卷

〔明〕李實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出使錄一卷》提要

虛菴奉使錄序

人有恒言皆曰氣節節義而義者其有二義焉夫事變於前守而不易之謂節節斷而不疑之謂義果而不屈之謂氣義節之本也氣節之助也苟有是義則其窮也其節愈堅而塞乎天地也以之苟無是義而徒倚於氣其不爲勇而傷直而絞者鮮矣昔人易殺身之慷慨而難就義之從容職由於此此氣節節義之所以有二義也歟虛菴先生少有英氣肆力問學講究古今於集義養氣之說醞釀久矣故一旦臨事遇變舉而措之譬諸輕車熟道駕以良驥而王良造父爲之後先一息千里固其所也方

英宗之北狩也中外以苟安矣傳奉者倡富弼文天祥之選正以難富弼文天祥

之輩也先生慨然任之毅然處之甘風塵渺沙漠脫虎口者屢入虎穴者再格犬羊面

天日視文山雖易而較之鄭公則已難矣此先生以義為節而輔之以氣者也其往復也歷一事則書之乘一興則吟之許國之勤愛

君之篤宛然言表名奉使錄此亦古人紀行之常事也先生卒之明年乃即通政司知事貺屬序於予以俟梓行予於先生有同鄉同遊之雅而知先生也深故書之

成化丁未十月既望

賜進士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古渝江朝宗序

歷代李公奉使錄

正統己巳夏瓦剌脫小花王

入師也先皆逆

天道侵臨邊境聲息日至時太監

王振專權請

上出征迤北吏部尚書王直及

小群臣極諫不

從是秋七月十六日

上躬率六軍起行往征虜罪直王大同

命平鄉伯領軍與虜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

日過鷄鳴山遇寇

命鄭國公朱勇出戰亦敗十五日至土木地方也

先入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躪虜寇大

肆殺戮邀留

上駕十六日還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殘傷裸裎

京師恐怖

太后命皇弟

郕王監國政九月初六日即

皇帝位大赦天下上

太上皇帝尊號改元景泰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戊

戌瓦剌為頭知院差恭帖完者脫歡等五人賈

番文赴京請和二十七日

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入牕房中議和迎  
太上皇帝未允即時

上命太監興安傳旨要於大臣中初選如富弼文  
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禮部以三品以上官具  
名封進點差時李實任禮科都知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實曰某京籍四川重慶  
府合州人由壬戌科進士傳旨曰乞累進章

朝廷素知忠節

上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  
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

君命興安欣然入內復

命以項欽奉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即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  
做副使馬顯陞指揮使做通事便駕勸與他去欽  
此本日進本討馬足等物內開與也先相見之禮  
及馬價歲幣八事等因奉

上旨李實所奏俱係與脫脫卜花王也先對面之辭

難以預度悉令正使李實臨機應變本上

欽改禮部右侍郎三十日給與三十兩大紅織金孔  
雀圓領玉帶一條紵絲衣一套

御馬監坐馬二疋帳房酒脯物七月初一日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

面諭曰你等去脫脫卜花王也先那裏勸謹辦事好  
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志領管遲速可汗太師也先

毛刺知院

勅書三道及各人銀三百兩絲綢二十四表裏本日

同虜使參政完者脫歡侍郎等五人共一十六

人啓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官設席餞行初二日宿居庸關給價欽

命鎮守僉都御史王玄辨酒管使臣初三日宿懷

來衛令總兵官楊進管待初四日離懷來賦云

曉出懷來望北行西風涼吹馬蹄輕雷音迎復吾

皇駕會見生民享太平

本日過長安嶺賦云

盤旋層上長安嶺偏覺驅馳路轉餘遙憶

上皇經過日幾番回首望京華

過鴈窩堡十里之馬一疋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  
達賊二十人各張弓弩一人仗劍而前衝入帳前  
完者脫歡急與答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述  
等先送使臣平章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在彼等  
候阿魯述下馬作禮復送二十里而別賦云  
胡騎長驅入帳來張弓仗劍怒如雷譯知兩國通  
和好長嘯一聲作禮回

同日過雲州夜值雨赤城溫泉口四十里宿荒盜  
去馬三疋初六日過獨石衛見也先人馬駝車運  
糧有感賦云

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肆貪營  
第宅近臣徒力保邊疆人家已盡遺兵火倉庫猶  
存助敵糧回首具封希

上旨用懲有罪表忠良

相離城北五里宿荒虜人喜悅歌曰歡飲乳酥其  
夜盜去馬六疋至曉脫歡等追趕復以獲射死三人  
生擒三人審是宣府出哨健步各口五十放回過

萬里城甚有駝粟初七日過開平衛賦云

萬里窮荒極遠遊風涼露冷正高秋山行野宿渾  
忘飡腥飲羶食止解愁駝馬連營輸饋飼犬羊  
夾道喜歌謳虜酋悔過重朝貢早奉

鑾輿復帝州

初八日宿興和衛東海子邊初九日過北只兒即  
以城又過小黃河牛頭山九十九海子閘河內出  
塩味苦宿昂棍岡兒初十日宿失刺薄先即也先  
邊塞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一日到也先營中申  
時分地名失八兒充及至營也先令田指揮名虎  
刺赤議相見禮曰相見時實立於右主立於左各  
將上身微躬双手向後然後各以右手抱彼之左  
肩以左手抱彼之右脇緊摩背二三次是乃禮也  
彼又曰滿都滿都則應曰滿都滿都即平安之謂  
與也先并伊婦相見畢方令彼閱讀

勅書受賞賜序實坐於上副使次之也先坐於左伊  
婦次之飲乳酪彈胡琴吹胡茄跪拜懇勤也先曰  
大明皇帝因何差你悔來實答曰自太師父祖以來

至於今日朝貢朝廷三十余年使臣進馬往往待以厚禮賜以重恩近因王振專權減了馬價太師以故動兵拘留

太上皇帝聖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瓦剌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稟知太師特念前好同差參政完者脫歡賚文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賚送賚賜給與太師并可汗瓦剌知院以全始終和好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是非所以動了軍馬小事兒做成大事我的真心送

太上皇帝到京你哏不着大臣出城迎接我又着張關保姚謙去奏又將他哏殺了因此上多多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賚答曰太師既是送

駕軍馬不由關入漫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不能無疑况又分兵各門廝殺姚謙張關保既為使臣却引達達百余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不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我後差者盈下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不放回因此搶了

大同寧夏一帶人馬賚答曰先因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為報讐兄被害者弟為報讐人皆樂為從軍今沿邊關口軍馬多者十余萬少者六七萬舉皆奮勇欲報君父之讐且軍士獲一首級即得陞賞太師雖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守邊官軍殺了以圖陞賞又曰後又差李貴我着人送至大同城東因何又不放回賚答曰近得夜不收報說哨至大同東邊離城八十里見有殺死屍身四十五人拾得荷包一箇內有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既不存未審虛的想是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到

朝廷如參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更加賞賜豈待筵席又差我哏同來兩國講和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太監喜寧奏事何以殺了賚答曰喜寧自幼累受

朝廷寵厚托為心腹令賚金帛迎取

太上皇帝却引太師人馬搶掠京城復寇寧夏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為將來不忠之



戒也先喜其言曰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自領軍馬與我廝殺落在我手裏衆人勸  
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着特知院  
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他不會怠慢你俺挺住我  
留得到今日麼明日引你俺去見實答曰此足見  
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俺來得好我正歡喜料  
得你俺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俺七月十五上  
馬又到北京也先把酒曰大人路上辛勤可勸數  
盃飲畢出令平章尚書送壯馬一疋宰之為下程  
十二日着頭目賁可汗并瓦剌知院勅書賞賜分  
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實等去三十里朝見  
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頭共進絳絲段四疋及  
粳米魚肉棋枰燒酒等物實泣下行禮畢惟見校  
尉袁彬余丁劉漢兒伏侍左右

上曰比先我出來非為遊獵乃為天下生靈躬率六  
軍征討不意被留在此實是王振陳友馬清馬雲  
所陷也先實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黑剌  
關擁至京城喜寧不肯送回後又送回亦被阻當

喜寧既交還了陳友不要饒他

上問

聖母今上安否實奏曰安及問舊臣道其姓名甚悉  
上曰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一人來接我回你俺與我  
將得衣服靴帽來否實奏曰

陛下蒙塵大小群臣及天下軍民如失考妣虜中數  
次走回人口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陛下者言語不一况又四次差人  
來迎俱無回報難必有無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  
實不曾有衣服等物帶來

上曰你俺回上去覆

當今皇帝并內外群臣差人來迎我面若不來接取  
也先說令人馬擾邊十年不休我一身困不足惜  
天下生靈為重

上賜酒飯畢實詢知也先居無定在稱水草牧牛羊  
殆盡移營每五日送羊一隻牛一隻進

上以為所食殊無米菜實奏曰臣有白米數斗進  
上曰飲食小節應與我整理大事

上令望帖木兒營中烹羊與婦把酒歡飲復面見  
上皇奉命決議大事實奏曰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  
自責乞言懇切

上嘉納之曰暮深有不忍別之情欲留宿諸伴者促  
歸歸宿也先營已三更十三日也先殺羊馬酒  
相待令達達歌唱勸飲曰你晦來時心裏怕麼實  
答曰自古敵國講和為上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  
情中途有賊躬冒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  
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曰賽盤賽盆即華言  
好

又曰有理的不怕無理的你晦認得

上皇可想他麼實答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君父  
之恩豈可忘乎我晦之思

上皇猶太師之思可汗耳也先曰既是思想何不取  
面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賞重金帛太師皆不發  
今太師既肯着我晦奉迎面

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來接

大明皇帝留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晦皇帝是箇閑人

我還裏晦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兒你晦回去奏  
知務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  
送去如今送去輕易你晦

皇帝了再不可言待酒畢送下程羊三隻十四日與  
也先作辨備酒相餞曰如今我差一人你晦議一  
人去大同調回大通王山西小黃河一帶人馬說  
與大同宣府沿邊軍民可放出郊外收割田禾採  
打柴草我的人馬草也不動你的一亩來接

駕的人約在八月初五日實答曰差人不差人奏請

聖旨我晦豈敢約期也先曰若不差人來呵軍馬據

邊又說我晦失信勉強與決也先差尚書土木兒

罕同少卿羅綺往大同調回人馬又差虜使右丞

把禿寺二十七日共備馬四十三足貂鼠皮五十

箇同實等赴京奏事進貢本日辭也先往辨

太上皇時伯顏帖木兒侍側上再三叮嚀迎復之事

惟恐來遲袖中出書三封令實實面

上曰來時官服放在宣府便服隨身帶來路途遙遠

勿辭辛苦當以天下國家蒼生為念

賜酒飯令解帖木兒仍同伊媽把酒曰夫人回去看人早來圖成大事我晦也要回去了實曰

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賞勞送馬一隻復解

上皇曰你晦回去上覆

聖母太后上覆

當今皇帝也先所欲者非要土地金幣惟欲養龍九

龍并織金線段可着人早督來實領

命泣下解出啓行至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二隻十

五日宿失刺失薄充當夜三更起行十六日過續

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過西陽河口入關至萬全

左衛食午飯宿宣府見軍民出郊採打柴草收割

黍粟人皆喜悅生意殊盛十八日會總兵官驗馬

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過土木

上皇失利處宿懷柔衛時在京運糧二萬石至遇

朝廷復差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虜使平章皮兒

馬黑麻同知哈丹寺下番議和實將虜中與也先

應對之詞及一應事情并奉迎

上皇之禮備細說知使彼此無訛以全終始二十日

少卿羅騎同尚書土木罕至大同俱說大同王人

馬共六千七百時二千圍朔州寺處今俱調回大

同軍民出郊採打柴草實別把充善預死回京奏

事過居庸關遇長隨陳容齊

勅命實等將虜使騎坐馬匹留在懷柔喂養先是已

將馬疋并各人懸帶弓矢俱留宣府領

勅賞回過榆河驛宿朝房二十一日早復

命上御文華殿召實

問曰也先有甚麼說實悉陳前詞又曰

太上皇帝如何說實再拜奏曰上覆

陛下脩陳

太上皇帝前旨無遺

上曰也先請和虛實如何實奏對曰臣入番境彼處

軍民人等舉皆喜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等

飲之咸頌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離家年

久論其和意似有成矣伏望

陛下處置

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銀三千貫羊一隻酒十瓶

命太監李三文華殿前右廊待酒二十二日少卿

綺同右丞把禿等到京進貢朝

見二十三日把禿等奏討使臣

上不許五府六部上章請遣使奉迎亦不許二十五

日實進本其畧曰臣等請先差臣等費

勅非迎

上皇專為請和今已事完其差人迎復定約日期

出自也先之口臣特傳露情伏望

陛下如群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迎復

上皇雖虜人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倘不差人失

約則直在彼而曲在我臣若不言恐後復用差人

僉曰臣實可差臣自揣遠期失約決不敢去若另

行差人亦不可去臣固不敢去人亦不可去則彼

此猜疑彼此猜疑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境終不可寧臣願

知虜情不避鈇鉞昧死為

陛下備陳乞早賜

乾斷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謹具奏聞伏候

聖旨當日奉

聖旨也先使臣明日回趕上楊善待楊善來再定奪

欽此二十二日把禿等回二十九日早到虜營見

也先楊善等本日晚到也先打圍未回楊善等八

月初二見也先初五日也先人等備酒餞

上行初六日發程初十日入野狐嶺十一日到萬全

左衛演武亭駐驛十二日宣府南城東十三日懷

來衛實奏本引證唐玄宗肅宗故事以

鹵簿奉迎自大明門而入

上發書二紙命中使陳友實回十四日遣使臣回京

詔文武群臣言避位之由十五日

詔文武群臣見朝見之禮當日有官至東安門外迎

上皇於東安門內下輦拜迎

上亦下輦有官隨至南城殿中

上陞坐百官行禮始終所行之事悉實言之無隱

上皇之所以回鑾社稷之所以奠安臣無分寸之功

寓於其間特以紀之

本月二十日太監興安傳

旨遣李實同指揮使馬顯同虜使恭政刺來往雲中  
賞勞也先人等二十一日

奉討官舍旗軍 辭等四十四員名時總兵官石亨

阻帶五軍三千等營旗軍有用非言毀謗者實在

朝厲聲面訐其非當日堆本蒙

唯帶去二十八日司禮監會賞賜金銀珠翠及繡金

九龍養龍織金紵絲等物共裝二十六駝二十九日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

面諭曰你等去也先說他好誠心送

大兄皇帝回京我十分歡喜差來使臣都重加宴賞

了又送賞賜與他可早回軍馬依舊遣使往來買

賣欵此賜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大紅織金紵絲

衣服一套九月初三日早

辭領捧

勅書二十四道賜酒飯當日啓行宿榆河驛初四日

宿營廣關初五日宿懷來衛初六初七宿宣府恭

政刺來等俱先回止令土土兒郎中等五人引路

初十日宿洪河十一日宿十八兒禿時也先差哨

馬報說虜營發出兀良哈達子三百余人至夜知

更轉箭人皆憂之十二日宿北只兒即以城十三

日遇虜人哨馬三千歡飲乳酪（要）緣段宿香山

十四日也先差平章脫帖等迎接宰馬把酒索要

緣段以駱駝九隻馱載賞賜宿小黃河賦云

猾虜從來變詐多滿斟乳酪唱胡歌乞憐搖尾行

虛禮饕餮餐無休可奈何

其日過牛頭山到也先營中地名開河寓西下營

十七日也先聚大同王賽罕王特知院伯顏帖木

兒人等也先曰南朝臣宰多如草芥如何不來又

差大人來實答曰

大明皇帝因知大師敬重我等特遣來賞賜實就將

欵奉面諭聖旨及勅書易事理一一備細開諭曰太

師能上順天道下合人心奉送

太上皇帝誠意并朝廷宴賞使臣兩國和好之禮也

先喜曰自奔奔以來史書上有送皇帝還中國理

否實答曰為大丈夫者然後能行大丈夫之事且

古至今南朝皇帝卒也此者亦罕我

太上皇帝遇太師邀留在此又能奉送西京真大夫  
失之憐耳我朝自

大明皇帝及諸藩親王至於大小群臣舉皆歡喜今  
特賞重金帛不遠千里賞賜太師為此故也惟太  
師早回軍馬庶得彼此無疑全兩國始終和好永  
保名節傳之不朽不亦善乎也先曰

太上皇帝六為大明國土人民出征落在我手我順  
天道送還如何不要他做皇帝賞答曰去歲

上皇在此我朝親王臣民奏請

太后懿旨謂

天位不可久虛生民不可無主特

命今上皇帝為百神之主萬民之尊布告天下四夷

咸寶遂尊

上太上皇帝尊號近迎西京極享富貴之福也先曰

既是兩國和好便如魚水一般怎麼不買鉄鍋駿  
轡來着是這等計較不如不和的好斷殺的好  
實答曰太師久離家鄉部下人馬奔馳及三年

豈無思鄉之怨太師也要愛惜羽翼及車回軍兩  
國人民皆天之赤子古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自  
古敵國有盛有衰有隆有替皆係乎天是豈人力  
所致兩國和好不必言利買賣之事皆可行也

朝廷亦未嘗不以禮遇使臣也先曰我的軍馬退去  
大黃河過冬待差使臣回來着賞賜買賣如何送  
下程馬一隻牽之其夜賞送賞賜給與也先極有  
喜色相待但言珍珠碎小與伊妻點檢實至三更  
方回十八日送也先并伊妻公主綵段絹布酒菓  
寺物其日也先大聚頭目將大同王人等賞賜給  
畢議使臣赴京進

貢款差八千余人實連日備說宣府沿邊一帶衛所  
車馬人夫應付不敷伯顏帖木兒曰既是和好怎  
麼怕人多若不往來買賣和好甚麼實曰便差八  
千人不過為使臣何足怕多但使臣所過去處必  
須下程酒飯應付車馬人夫未免擾人自  
太宗皇帝以來無事之日買賣使臣不過一二十人  
今兩國讐敵方統和好却差八千人知院欲

大明皇帝罪及於我輩於心何安乎不兒曰大人所  
說有理待再計議歸宿營中賦云

百感俱生正寂寥不堪風露路寒飆常思入覲趨  
天闕每記歸程望斗杓禽獸同居恣穢汚豺狼無厭  
肆矜驕寄言平地封侯者不矜胡兒恨不銷

二十日復議差五千人二十二日晚也先宿伊婦  
公主營中實送送衣菓之物與議差人之事也先  
喜甚曰小人兒每都來告說各處征進出氣力要  
他每去如今和好不要他去買賣着我也難主張

實曰兩國買賣止一次而已今特絕通道路不得  
去者着下次輪流而去也先然之二十三日議頭  
目方差平章昆克等二千人赴京也先曰你漢兒  
人做賊會同館裏常偷了賞賜實答曰我每到大  
師營中累偷了馬疋君子小人隨處有之伯顏帖  
木兒連日令人相請至途中見各營帳中半是擄  
掠中國男婦姿色極美虜人收為妻妾輒加筆楚  
喜則惜之見我輩無不號泣何忍觀之賦云  
蠢爾豺狼不悔不戒侵

國譯為語誰家兒女使使使使太妻任票收汲  
水拾薪還執爨放羊牧馬更有牛胡言漢語相兼  
說漢體惟餘一弊來

其夜至帖木兒營送與紵絲等物烹羊脩酒同伊  
婦勸酒留宿二十五日仍脩酒相饌本日也先宰  
馬脩酒餞行曰我差昂克平章海根大人去進貢  
好生的賞賜去的使臣務要見

太上皇帝進馬就着也安否如何實曰

皇帝得知自有發露飲畢送馬二疋豹皮五張羊二

隻也先起告退回六黃河上馬相辭同平章昂

克并校尉爾平章哈答呵裏營中賦云

重捧龍章又束裝

白雲願賞給還荒蕪魏切切天朝遠漢茫茫塞路

長十里漢人愁去國二千胡騎喜來王宮今

聖主與中選何日千秋暴強

二十七日宿忽克帖里溫又刺二十八日宿失刺  
母連二十九日宿哈刺兀速不刺即多泉也先差  
右屯副樞人等搜放使臣索要紵絲寶貝本其畧



曰臣思也先特假奉送

上皇之名欲遂胡俗失論之願肆為誇詡不可窺

伏望

皇上益振師旅益修邊備以逸待勞以誠應偽使虜

人自然感化而將心悅誠服矣言本南人承北使

既不諳其言語又不耐其風霜雖然兩使虜中自

揣多不稱職無以副

皇上任用一威意也默將機密屬情謹且本題取自

聖裁賞銀二千貫賜酒飯十月初九日戶兵二部推

舉憲職有風力者巡撫湖廣督運糧儲欽奉

聖旨李實迤比回還有功他又知彼處事情陞右都

御史便駕勅書與他去整理欽此十五日准給

誥命祖永恭父祥贈封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祖母史氏母柯氏妻熊氏皆夫人實不勝感激

賦云

愚繆微臣荷

聖明計行言聽道斯行一門三代推恩感半載三遷

極寵榮不得事親惟事主未能調膳且調羹深仁

厚德無由報願掃風塵洗甲兵

十六日早

辭賜銀二十兩大紅紵絲織金臥麒麟衣服二套

面諭曰聽得湖廣地方賊情未寧言待去好生整理勤

謹辦事就領勅書賞銀一千興酒飯欽此賦云

使虜歸來謁未終

特恩寵擢撫湖湘霜威儼肅迨升陞

天語從容出建章富弼有能興宋室魏徵無愧佐唐

王區區一點丹心壯願效涓埃各

聖皇

嗚呼我

國家不幸有此故實亦不幸有此幸雖兩使虜中本

敢辭其勞若論奉使者得其人或不得人寧若願

國家無事而不遣使之為愈哉是錄非犬馬之勞售

人之知特叙其虜情併紀行程歲月云耳

虛菴李公奉使錄終



虛菴李公集

誥命

右都御史李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爲臣能勤於職務國家既有以褒崇之而復推恩及其親者所以惇本始而爲天下爲父母者勸也爾李祥乃都察院右都御史實之父積善毓慶致有賢子爲國之用茲特封爾爲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服此隆恩永綏祿

養益勤祗慎光我命詞欽哉

景泰二年御室六月十八日

夫人柯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人子之賢必本於父母之教故國家於群臣之有勞績者則推恩以及其親所以重厚倫而勵忠孝也爾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

母柯氏婦道母儀著于閭門篤生賢子顯庸于

朝揆厥本原宜錫褒命茲特封爲夫人服此茂

恩益崇闡範尚迪爾嗣克諧厥終

景泰二年御室六月十八日

諭祭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八日朔越十日丁巳

皇帝遣行人章表

賜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母柯氏夫人

曰爾夙有家教于婦道篤生令子爲國憲臣

克效勞勤良由爾訓嘗原所自進以崇封宜

壽且康以永貴富胡遽於此奄忽脩然特用

推恩命營塋祭爾靈不昧尚其

欽承

聞喪祭文

維大明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十月壬申

朔十五日丙戌

皇帝遣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唐震

諭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曰卿以魁偉之  
器通達之才早擢賢科歷官禁近封駁務存  
乎國體招募克振乎兵威特進卿階使朔漠  
而能折虜以大義迨遷都憲撫荆襄而有平  
賊之膚公旋惟忌讒遂言休退猶期復用乎  
老成胡遽永遠於泉壤忽聞訃至良切悼傷  
追念賢勞可無褻恤爰命有司為營葬祭卿  
靈有之尚其歆服

下葬祭文

維大明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四月庚午  
朔二十九日戊戌

皇帝遣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唐震

諭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曰國之蓋臣遽  
焉云逝奄臨窀穸良增慨歎特茲遣祭以表  
始終靈其不寐尚克享之

蜀府祭文

維大明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八月癸酉

朔十六日戊子

蜀王遣正千戶黃嵩

諭祭于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實之靈

曰平資磊落才邁等夷早登金榜遭際

明時給事黃門荐陞都憲振肅紀綱與諭無間

欽承

命歷撫大藩揚清激濁立懦廉頑功成知幾威

年身退托迹林泉陸沉養晦當道推轂再入

承明正宜擢用舒發葆英胡為來歸竟違人世

當宁壺

恩錫以葬祭進退有節存沒無虧仕者若此亦  
世罕稀訃聞遐迩孰不憫惻茲特遣奠用旌

舊德尚

享

所述文集奏議及

誥敕俱毀於回祿無存

龍卷李公附錄

贈李黃門序

正統十年冬

朝廷以給事中朝夕侍左右氣體之所移養辭命所由出納

國之大事得以參焉

朝政之闕遺百司之功過得以言焉其所繫如此可

輕畀哉於是

詔吏部必人物豐偉語言正當行止端莊才識優長

者然後任之而今之士長於此皆短於彼求必如

詔命蓋亦甚難其人故選於衆中得同年友四川李

君實一人焉蓋極一時之選也

命下之日在廷大小之臣莫不謂得人賀而監察御

史陳君价為求言以張之予曰予史官也古之稱

良史者不虛美李君雖足應

詔而未見其實可虛美乎故逢逢而未執筆者久之

及是君出鎮兩淮毅然以廉公自持雖時之聲勢

隆赫者亦無所顧避重疏凡數上皆時政之大者

其言侃侃足以拾遺補過信乎其能稱前

言而舉廢官也予曰是可賀矣乃告之曰凡人有為

者恒患失之過有初者恒患挫於終失之過非弘

挫於終非殺任重道遠者所不為也李君以有為

之資膺能言之選居得言之任而又當可言之時

吾特患其為之過也蓋古之能言者一言一藥皆

足以救時其或為時齟齬亦確乎其不變然則李

君宜亦擇其當言者言之不以齟齬為憂其初則

人將謂李君弘毅君子也患難不移也為所當為

也大往之來不可辭矣

賜進士及第翰林脩撰吉水劉儼景泰元年正月

贈李孟誠崇隆都給事中序

聖朝體理天下圖惟治道稽古建官大小相維極其

詳備內外防範尤甚精嚴若黃門給事上以出納

皇命下以綜理事機誠庶務之綱維百司之樞要也故

朝廷於銓選之際尤甚簡其人焉苟非有傑特之才

超卓之具焉足以膺斯任今禮科都給事合陽李

公孟誠由正統壬戌進士逮今乙丑適給事員缺

公以人物豐常儀度顯昂超邁不羣才學兼茂獲與茲選蒞事之際敷奏詳明封駁嚴謹獻可替否啓沃彌綸夙興夜寐敷陳專

主庇民之術議論詳給文章雄瞻卓乎非流輩所及是以謀行計從而才猷已著內外和悅而名譽已彰故特於己巳之冬

欽蒙命掌科事益殫心力鞠躬盡瘁歷展宏才遠畧雖蒞於衆人而賢於衆人簡在

帝心眷注尤非昔比矣今年夏五月陞本科都給事

上既付托隆下亦深協輿論蓋孟誠爵位增崇而謙冲愈下聲光益著而退避不遑于以見其賢於人遠矣禮部屬司羣僚請曰君之善行人固咸知某等知之尤悉欲往迺賀願乞一言以彰其美予維孟誠鍾西蜀山川之秀負英敏獨懷之資際遇

明時得行其志居黃門而人皆器重其剛致於通顯也必矣予雖老眊猶能拭目觀其膺不次之擢以大展其施設而黼黻治道于

方今也姑書此為贈以俟

崇祿大夫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昆陵胡澂景泰元年六月

贈李公孟誠陞右都御史序

西蜀李公孟誠以正統壬戌進士拜禮部給事中三載遷都給事中論事切直得諫臣體識者以重器目之方胡虜犯順

上皇北狩朝廷議遣人將提重兵問罪虜庭虜聞恐懼間遣其親信叩關請罪議者欲發使探其意公謂非孟誠弗可因薦之

聖天子素知其可用遂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以行孟誠至召其酋長數以悖逆之罪且具言

今天子神聖將士用命人人有敵愾志於是虜衆始曉然知禍福所在即謀率衆奉

上皇還京自是群醜潰散邊城解嚴民得安堵如故

是雖

上皇威德所致蓋亦孟誠善宣播之力也孟誠九再往返了無難色詞嚴義正甚為虜人所憚可謂克稱使命者矣茲以湖南虛境未靖

上復命孟誠往鎮撫之進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其舊所同寅諸公相與微言為贈維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善養吾浩然之氣亢之則塞乎天地貫乎金石使夷狄人類有不足言者孟誠夙負剛介一旦見用其道之行若此固非善養浩然之氣者有所不能是可嘉已雖然道既行於夷狄則行於中土可知孟誠去是刑不必嚴法不必峻吾知吏畏安懷自有不言而諭者矧當

朝家簡賢致理之日若孟誠者寧能久勞於外而無

前席之遇乎予之所望孟誠者惟欲持其志無

暴其氣斯善矣幸相與勉之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時安商輅

嘉禾元年十月

贈都憲李公奉

詔上京詩

成化八年正月

幾年閒散白雲鄉一旦

微書被

寵光用舍自如心不繫升沉渾與勢相忘益梅

還擬歸耕鼎材木終須應棟梁好展濟時經

緯策時聽

清世頌虞唐

知府曾昂

奉

詔上京詞有引寅惟

都憲李公孟誠閣下經濟雄才

廟堂偉器使此虜功歸

龍馭立中朝政肅烏臺幾載林間閑却擎天之

手一朝

天上重思取日之功

召命星馳歡聲雷動某等職當勸駕何以情觴

敢琢句以製詞遂剪絲而為旆尚祈

電賜試命工歌

詞曰

記取日虞淵聲光烜赫正色立

朝多氣節歸來林下幾載心馳

金闕獨樂園中憂民憂國

聖主九重旁詢岩穴求如元老真難得

黃麻詔起重快觀

天顏悅濟川調鼎益梅舟楫

右調感皇恩

前監察御史同郡費廣

送都憲李公奉

詔歸田詩

總見徵車到日邊又承

恩詔許歸田大臣去國當憂國

聖主求賢肯遠賢紙上功名身外事珍逸風月

靜中天明朝載酒紅亭別應有都人說往年

吏部尚書濟南尹旻

昔日行人避玉驄衣冠今復舊時同利名髣

髴蕉中鹿得失尋常塞上翁一幅蒲帆江漢

外數掾茅屋錦城東逢人莫道為官事自有

當年使虜功

兵部尚書南宮白圭

當年國步屬多艱投筆聲名動玉關虎口曾

從萬死脫

龍顏載得

九重還才堪濟世心猶壯

詔許歸田贊未斑此去莫嫌無勝槩清風明月

滿秋山

南京吏部尚書催茶

玉雪半姿錦繡宵明良千載喜相逢手扶紅

日成功早心憶白雲歸與濃明月半蓬詩共

酒清風三徑菊和松群生又有為霖望未許

蒼江老臥龍

都御史四明屠壻

德譽曾馳翰墨場共看丹鳳在朝陽疏陳

紫禁還留稿政肅烏臺尚有光謾解組纓辭

帝里只携琴鶴到家鄉

聖朝側席思賢舊起作甘霖被八荒

巡按御史淳安王賓

出使從來說鄭公我公勲業迥難同昔年納

幣交鄰道今日回

鑾不世功

晉侯丹笈思舊績願書三詔復原封于今莫謂

飄然去德遠行省並始終

安岳知縣顏公輔

歸來金紫照西川  
逕菊巖松晚節全  
萬古青山為伴侶

九重黃紙夢傳宣  
冰霜地位尚書履  
風月江湖秘監舡  
多少門生並故吏  
相逢猶自說威權

巡撫都御史張瓚

功成拂袖返西川  
天眷平通五福全  
身在鏡湖隨笑傲  
名書金簡聽傳宣  
絲窠席上遺詩

草紅袖花間送酒舡  
占斷四時風月主  
翬然誰為獨無權

廣安僉事鄧杞

風霜曾握栢臺權  
投老歸來興浩然  
碧鎖有心懸

日月白頭無事樂林泉  
秋風擲葉燒丹竈  
春水桃花把釣舡  
為憶湖藩行化日  
至今遺惠滿湘川

重慶府判桂陽羅旦

曉趨晨漏觀

明光兩袖飄飄出建章  
北虜猶聞少宗伯  
西川閑却老都堂  
袍加一品

恩光重棹泊三江  
引興長自古功成身自退  
赤松不獨羨張良

順慶知府張海

昔年躬謹事

高皇姚宋勲勞正可方  
身惹御香扶鳳輦  
耳聆天語近龍床  
明分止水涵秋月  
今出都城滿曉

霜旌節自從歸畫錦  
至今朝野姓名香

成都生王伯春

曾竭丹心佐

聖明分符出鎮著英聲  
威揚胡虜煙塵淨  
化洽軍民海宇清  
霄漢忽傳頒

鳳詔

天恩新許樂漁城  
詩才賸有陰何妙  
願錫餘芳

啓後生

新渝生黃昭顯

叙哀有引

古之於親識既沒有輓章有誄詞有原哀有相哀皆所以悼死生之別寄幽明之思故發諸聲歌形于氣嘆自不已於懷者予同年友都憲李公孟誠居官近露出秉使節南航楚氛息北騎胡塵收氣焰烈烈名動華夷累擢通顯天下真奇男子也惜夫末年未遂鬱鬱而終嗚呼悲哉衰老不能走吊哽咽感傷因作叙哀云

登甲第

金榜鴻臚曉傳風雲嘉會若昇仙獨憐此夕天光暗又是文星下九淵

黃門給事

丹陛鵷班鵠立時侍臣簪筆肅朝儀玉容寂寞今何在忍聽悲歌薤露詞

少宗伯使瓦剌

天上皇華動使星西風單騎入邊庭功名不與身漸盡千載餘光照汗青

再使瓦剌

鐵騎衝寒獨撫鞍英標聳動虜人看天邊義氣橫秋肅烈日傾葵耿寸丹

投閑置散

倦羽歸來寄一枝上林無樹可相依重雲漠漠夢魂杳猶自驚寒萬里飛

幽明永訣

松竹梅花雪月清歲寒亭畔偶淪盟相思無限傷心淚洒向秋風作雨聲

成化乙巳秋九月致仕知府安居曾昂輓

故封夫人李母柯氏墓碑銘

光祿大夫 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脩 國史知 制誥同知經筵事廬

陵陳瓘撰

資善大夫

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廬陵蕭維禎篆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 經筵侍書廣平程南雲書

夫人柯氏諱淵顏今封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世



昌之配右都御史實之母也公與夫人世家蜀之重慶合州景泰三年之冬借來就其子實之養時實奉

勅巡撫湖湘故公輿帶寓於武昌又明年夏

詔召實還京師實遂奉公夫人以行至五閱月夫人以疾卒於官所時六年正月六日也

朝廷自實推恩命有司為營墓祭實將行奉柩歸墓

于其鄉先塋之次亥山已向謹述夫人平生來求銘于墓上之碑余與實官同朝銘不容辭其為之

銘曰

有偉柯宗 絲絲其世 重慶是家

相承善義 以戎樹勲 早從武仕

曰諱鳳者 卓冠柯氏 官至百戶

才行俱美 實生夫人 克精女事

端靜柔澍 父母所喜 為擇所歸

得於州里 作配世昌 婦道是履

躬勤蠶桑 詎止薪水 善事舅姑

孝敬咸備 處族之和 逮下之惠

推以用之 久而逾至 孤幼貧賈

視若曳已 撫卹周給 豈靳施子

令譽在人 無間疏比 子生七齡

識其令器 告于舅姑 成之母棄

舅曰賢婦 汝為有子 乃令就學

日究經史 謂底其成 有望於爾

夫人受命 晨夜砥勵 謀於夫君

務承親志 登之郡庠 期以科第

子承其教 勤勉無替 凡百以成

孰非以此 人孰無母 蒙綢而已

夫人於子 教養兼致 人孰無配

獲助可矣 夫人於家 相其賓祭

人孰無婦 養資甘旨 夫人舅姑

疾賴以治 生事死祭 感見由禮

其為德善 孰愈於是 荷

國恩榮 褒封累被 教言悽悽

尤懼或弛 於乎夫人 如斯有幾

其生洪武 癸亥之禩 三月十日

時刻則已

比卒享年

七旬踰二

子男一人

端厚偉麗

初舉明經

為名進士

擢給事中

遷春官貳

簡在

上心

進都御史

兩使虜中

節鉞罕儼

恩及二親

顯至祖禰

詎非夫人

為所從始

蜀山高迴

川水環逝

夫人歸藏

安固莫擬

我銘其碑

示厥來裔

景泰六年正月甲戌哀子李實泣血立石

宣義郎工部營繕所正吳郎楊春鐫

明故資善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右都御史

致仕合陽李公春墓誌銘

賜進士中憲大夫贊治尹雲南徵江府知府致

仕安居苗昂撰

世有偉丈夫抱才畧負氣節慷慨不羈於隱

處之初猶干將莫耶匣韞未試其光歛鬱發

上凌層空散為五彩綺霞晃曜萬丈也至其

肆大設施展布所抱負則必綴巍科躋臚仕

樹功名勲業烈烈縉紳之表故能棟梁

廟堂柱石

國家行當大任也夫豈九庸委靡而已哉若吾

友都憲李公其人也公諱實字孟誠別号虛

菴其先世家江西臨江府武陵縣人代有名

宦曾祖父政丁元季寇亂隱德不仕偕曾祖

妣劉氏始徙蜀悅合州樂善坊家焉祖永恭

娶史氏父祥娶柯氏母嘗夢巨蛇蟠繞身永

樂十一年癸巳五月二十日午時誕生實是

日諺稱為龍會因以龍會命乳名五歲九物

老翁識誦詩百首日記數千言弱冠侍祖族  
遊蘇松回至巫峽丹陰幾亡命抵合之金沙  
洲以拽繩繫江石拜而祝曰吾自此事詩書  
更不與汝相親年二十二歲克郡庠弟子員  
一夕書樓無燈燭忽夜明蓋鬱發之光歛已  
燁然矣正統六年辛酉以詩經中鄉舉明年  
壬戌登劉儼榜進士第觀戶部政十年乙丑  
春二月吏部選人物豐偉語言便當行止端  
莊才識優長擢禮科給事中十四年乙巳秋

七月

英宗皇帝北狩被留虜庭

太后命皇弟郕王監國政元景泰差公往淮揚  
等處招募義兵二萬餘赴京守城策應時蒙  
猾挾黨暴橫欲謀不軌公痛繩以法民乃奠  
安在科九過審錄公直辦理獲免甚衆一月  
之間

奏章二十八九以多言屢遭排擠有同寅諫以  
勿復多言公曰坐食天祿職居言路豈容緘

默言不輟至五月陞本科都給事中六月該  
文武官奏今瓦剌脫脫卜花王差人講和太  
監興安傳

旨堂上官有如富弼文天祥者遣之各衙門議  
馮公名進本月二十八日宣入會安曰恁日  
每進章

皇上素知忠直要差往瓦剌地方與脫脫卜花  
王并太師也先議和荅曰

朝廷養賢以備任使方今多事之秋固當竭力

奉行但實平日多言而譟擠排者衆恭荷

上知雖不學無術庸敢貽辱

君命安曰斯言善矣少頃奉

特旨李實陞禮部右侍郎迤北講和七月初一

日早辭承

面諭領勅并賞賜從行一十六人晝夜兼程經

榆河驛居庸關懷來等衛俱

命設席餞行初六日次土木地方歷赤城毡帽

山獨石開平等衛沙城小黃河牛頭山九二

九海子沿途遇盜賊張弓挾矢列陣而衝處之泰然無少懼虜人知是南使下馬羅拜前引十一日到也先營中用賓主禮相接宣以大義詞不為屈虜酋歡悅革心奉

駕南還方令讀勅勸飲乳酪次日令石惠完伴送朝見

英宗皇帝於虜庭命定回審之計及代寫上

聖母皇太后等書并勅諭贊回奏換迎

駕勅書奉迎還京復又差從攜勞二次跋涉歷

盡艱險以勤勞有功

特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湖廣勦平苗寇綏

輯軍民三年取回本院管事祖永恭父祥皆

封如其官祖母史氏母柯氏妻熊氏俱封夫

人榮錫

誥命六年春母喪守制天順元年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有忌公者總之七年遭穿

窬之徒誣枉抄沒赴京乙酉

今上嗣統改元成化蒙給財產冠帶閒住八年

壬辰欽取詣

闕又被沮抑

特復原職致仕家居鄉里三十餘年以田園自

娛室中五人嫡熊夫人同坊讓之長女德言

工貌咸備孝舅姑睦宗黨相友致成顯要享

有盛福處衆處謹禮節絕無妬忌之私婦道

母儀著于閭閻雖成周后妃之淑德篋以尚

年七十有七以疾卒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初

六日卯時廢楊氏唐王樊唐氏先卒男五人

既娶魏氏既娶劉氏授通政司經歷司知事

賄娶朱氏賄娶陶氏則未聘女四長春英賢

錦衣衛所鎮撫辭次春香贅士人周麟英

香俱先卒再次春秀適生員王元士次圓秀

在室孫女二奇香奇秀公成化二十一年乙

巳八月二十七日卯時卒于家享年七十二

明年春具本

上聞勅工部造墳禮部諭祭差進士張翼領其

事以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四月二十八日丁酉

友時公與夫人合葬于鳳樓山祖塋之右坐  
未向丑子知事既具狀來請銘予與公同鄉  
同學同年登第寓

京師同寢處相知最深誼不可辭銘曰

繫侃侃乎風標抑卓犖其人豪職居言路

忠梗立

朝東使節剛義揮旄單騎虜營直擣萬里胡

塵頓銷詞嚴義正膽氣飄飄七輓

鑒輿于紫塞捧日數于青霄擢亞卿以登

崇階都憲之效勞

贈封三代寵沐嘉褒及其投閒置散樂靜

處以蕭條用舍無預進退豈灼見其才

畧超越氣節孤高者終正寢神歸寂寞計

音

上聞宸衷動悼錫典渙頒荷

天恩之寵叨生榮死哀千載振耀嗣人如玉

流餘慶於續貂焉封馬鬣勒貞石我銘

昭昭

傳文

右都御史合陽李公傳

公名實字孟誠姓李氏別號虛菴先世居江

西武陵高祖印十郎元時以儒起家官潼川

路同知曾祖父政始來居合州樂善坊因占

籍焉祖永恭父祥皆以公貴贈封資善大夫

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史氏母柯氏俱贈封

夫人初柯夫人夢巨蛇繞身既而誕公適五

月二十日俗以是日為龍會因以命公小字

公狀貌豐偉胸次高明弱冠時曾商遊江南

歸途舟敗幾危遂奮業儒術為郡庠弟子員

穎敏之資博洽之學瑰奇之文為一時流輩

所推正統辛酉以詩經領四川省鄉薦明年

壬戌第劉儼榜進士試政戶部乙丑春擢禮

科給事中屢上章疏咸切時弊己巳秋

英宗皇帝北狩留虜庭景泰庚午公被

命歷淮揚諸郡招募義兵二萬餘赴都下策應

特有豪猾乘機倡亂為河道害者公嚴禁以

法遂帖然五月進奉都給事中章月十數  
上陵公者戒以宜少慎默恐費禍公曰吾所  
任言官也食祿而曠職耻莫大焉何敢為身  
謀也聞者愧服六月瓦剌脫脫卜花王太師  
也先人來議和

詔命在京堂上官有如富弼文天祥者往使莫  
有應者公曰

國家養士正備緩急之用况主辱臣死義也其  
可避難毅然請行

上旣陞公禮部右侍郎克瓦剌正使大理少卿  
羅騎副之公具奏八事皆與虜所當議者  
上覽之曰事雖預度卿至彼隨機應變處之七  
月一日

陞辭面受詔敕賜白金文綺及一品服從一十  
六人經榆河驛居庸關懷來衛六日過狼山  
次土木蓋我師失利處再進歷赤城毡帽山  
獨石開平沙城小黃河九十九海子爰逢虜  
騎攔路會諸將我天朝使者毋得妄動虜下

馬羅拜因為前導十一日抵也先營相見以  
賓主禮責以大義氣壯詞直虜酋悅服具乳  
酪禮甚恭許奉

奎輿南還次日朝見

英宗行在所面定回奎之計領書辭歸奏換奉  
迎敕再使往還備嘗艱險

英宗還都

朝廷嘉公芳績進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巡撫湖廣

賜誥以公所居官贈封三代苗寇為患以兵剿  
之岷王謀為不軌擒送京師除兇暴安善良  
恩威並行行政化大治五年甲戌

詔還掌院事風裁凜然六年乙亥春母柯夫人  
歿守制

英宗復辟有忌公者終之免官家居天順癸未  
鄉人有訟公於

朝者逮繫錦衣衛獄時衛使門達擅權作威福  
素忌公威名且入京差千戶侯爵之諸將不

利於公一日

英宗坐便殿召達令問公有何言達覆

奏以公云其所言者非臣下所得聞必面陳

乃可

英宗悅首泣下因不豫而入達退而懼不敢加

害後數日

英宗登遐

憲宗嗣統廣知公無辜給還所沒家貲令冠帶

閒住甫抵家而父歿將葬陰雨連旬公默禱

至葬日天開霽既葬復如初人以為忠孝所

感成化八年壬辰驛

詔赴

闕沮於言者復職致仕優遊田里幾三十年以

山水文籍自娛二十一年乙巳八月二十七

日卒上距生年永樂癸巳得年七十有三訃

聞

朝廷遣進士張翼造墳布政司叅政唐震

諭祭

恩禮備至配熊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唐氏王氏

樊氏子男五唐出曰貺曰賁王出曰貺通政

司知事樊出曰貺曰賁女曰皆適士旌公歿

後貺以傳屬予予謂公大臣國史自當有傳

然近世士大夫又有家傳者以其詳悉非金

匱石室抽書者所當錄故備載家乘以示後

昆也予素辱公知愛故為掇拾大槩為傳俾

後有所考焉

贊曰

士生兩間能建立事功者一曰識見二曰

才能三曰氣節非識見無以燭大機非才

能無以當大任非氣節無以處大變公也

兼而有之所以為賢諫官為良使臣為明

執法隨用而效聲績炳然或以其使北一

事方之富鄭公予以為鄭公當兩國和平

之時而公適逢天地反覆之際時勢難易

必有能辯之者嗚呼若公者其亦豪傑之

士乎哉

弘治十六年癸亥春二月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同郡何

悌順卿書

附錄

虛蒼奉使錄後序

右奉使錄一帙吾鄉丈虛蒼老先生奉  
使迤北紀行之書也古人遇事必書故  
有史有懷必詠故有詩若典謨風雅頌  
其溫觴也後世因之史之變有傳記詩  
之變其體不一其義一也故有行者必  
紀之亦其義之一也老先生奉使遠極  
沙漠誠切忠愛何可以無紀也某月日  
紀時也某山川紀地也某艱險紀事也  
某談論紀綱常也凡所紀輒有所詠紀  
性情也已而鎮服犬羊扶還

天日天理正人心安其有功於

國家有裨於名教豈淺淺也否則西域之  
傳傷國是也河梁之作虧臣節也孔子



所謂對之專君命之不辱老先生兼有之也夫太矣之所以流芳者曰功業曰文章老先生有是功業又有是文章以紀之是固可以世傳也附錄首

誥諭重

君恩也次詩文昭清議也次誌傳詳實行也若其他

誥敕奏議皆火於壬寅而詩集則已壽諸陽府之梓故不贅也

嘉靖壬午六月既望鄉先生鄭遵序

虛菴集終

出使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一名使北錄明李實撰實字孟誠合州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右都御史以居鄉暴橫斥爲民事迹附見明史楊善傳景泰初額森議和朝議遣使報之實時爲禮科給事中自請行乃權爲禮部右侍郎偕少卿羅綺往使頗得額森要領及楊善再往遂奉英宗南還此乃所紀在漠北見英宗及與額森辨論之語史稱實謁上皇請還京引咎自責失上皇意而錄中乃云實以上昔任用非人當謙遜避位之理懇切應對上喜從之與史不合蓋英宗急於求返陽諾而陰憾之實未之覺也

# 東征紀行錄一卷

〔明〕張瓚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征紀行

錄一卷》提要

東征紀行錄

國朝典故九十五

播境有苗弗靖予奉

命率師經勦以成化十二年丙申秋九月廿日發蜀城從肩  
嘉叙瀘舟行凡十有二日達重慶府自重慶陸行九日

抵橋州整飭兵旅凡廿有三日自橋州三日達餘慶長官  
司又二日達白泥長官司又一日至黃平撫司駐劄行事  
又四十五日始事竣首尾凡一百奇三日惟行役有誌

古人是重况與戎大事又可無紀因自重慶師行至班  
師之日凡所經歷山川與應事接物之弊各備書之且  
各系以小詩一首用備他日間覽言行不載也

本年十月初八日重慶軍渡江而南登城南高山整肅  
士馬將佐以下壯氣可掬馬上口占四絕句云長子帥  
師吾豈敢誤承兵柄付書生南山高處行軍今龍虎  
雄才聚柳營口為砦壘鼓發渝南手挾三軍駕兩驂  
料得東苗諸部落馬前不信是張璠因大面山谷悠  
然梁

聖主寬仁浩美量諄示小臣毋妄殺賊魁擒盡更擒

王○十萬餘緡入播來秋毫無犯市門開此行本為安邊  
計說與諸莫須猜是日宿百節驛夜山而行跋平相半人  
不覺勞驛在溪橋之口面燕尾山水聲汨汨雲山巖翠  
亦有佳趣更成一詩百里長途險復平肩輿緩步路  
步行明朝繞是崎嶇道入播初經第一程○初九日過  
白渡驛宿茶江縣是日途次大風有寒意行覺有山鬼  
然在東起自重慶城南為真武山中為雲篆在百節為  
燕尾在白渡為鳳冠在茶江為太公皆一山發跡綿亘二  
餘里起起伏伏不絕漫不識其所關也有詩紀之峯巒變  
白雲封綿亘東來幾萬重形勝不全名亦異只堪瞻

說不堪提○初十日宿東溪驛是日微雨過茶江三十里有  
山名魚梁高不可名土人謂此山直抵播州千里不斷東  
行百餘里皆高山懸崖曲折難於趨陟而兩山樹木蒼  
鬱翹舉可愛亦足以豁幽懷也峯巒發黛魚梁萬壘  
牽連至播陽形勝有餘行部惡宦情到此倍淒涼○十  
日宿安穩驛是日過桂匡與九盤坡闕王扁皆羊腸馬  
道若下井登梯居人茶檣相聚土音不可首九盤曲折  
白雲邊下視平途井底連始信前人不欺我分明蜀  
道若登天○十二日宿松坎驛即古夜郎故地蓋李白所  
敗處去驛不三舍有縣治遺址及竹王祠基尚存是自  
過清江木交二坡甚崎嶇不可登行者行于宣慰使楊安  
率其部屬送至覺上黃州鎮守總兵巡撫三司亦遣指揮  
二人至途間懷有古詩按節三苗過夜郎徘徊因嘆謫仙狂  
人亡邑廢名空在猶有祠基說竹王○十三日宿桐梓驛其  
日過九龍山山有合抱青桐萬樹周圍九山環遶一山在  
中土人謂之九龍奪珠又過櫃崖崖如削壁上有懸石  
如櫃形土人謂魯班有木具在內人近視之輒出奇怪殊  
荒唐可笑為之詩曰頭崖懸石刑如櫃怪誕相傳怪物  
封蓋起一山環九嶺土人猶作奪珠龍○十四日宿播州驛  
俗謂鬼崖又謂野山其日過滴洞三坡坡皆險數里迤邐

陡峻與夫拾級而上流汗如注予亦步登不百步如重負  
在足喘息莫之前又過大小二箐雖不高險而廣爲大  
斧樹陰交合竟日不見天色殊是凄楚已而廣東朱  
巡撫時傑遣百戶劉昇至詢之舊事歷歷非前日有可  
感者紀行有詩何代人稱酒泪波彼陀一望更差哉與  
夫躑躅頻揮汗拾級行行費力多○十五日宿永安驛  
俗名四渡水是日過棲山其山多礫硿圓夫獨立如棲  
連珠數十不止故名中道兩山相峙樹木蒼鬱回逕百  
折望之殊覺無路而迤邐七十餘里皆能容八人肩輿  
亦可愛也抵晚楊宣慰又率屬來迎道上有言兩山  
對峙樹交加一遙蒼通百路除蒼鬱不知天色駭馬蹄  
躑躅日西斜○十六日抵播州爲湘川驛是日山勢自  
永安驛至播已漸低路可通車居民富庶有江南氣象  
楊宣慰父子率其土兵萬人布營壘於十里之效硿馬交  
作軍容甚都抵城宿宣慰司設賦一詩山到湘川勢漸  
平田連阡陌戍連營居人萬井青山外雲水中間是播  
城○十七日與楊輝宣慰計議行軍事宜彭泰將遣橋  
樑許昂至○十八日爲布政司張僉事子言至彭泰將再  
遣百戶議兵事至○十九日貴州都指揮許昂遣平越  
衛江指揮議進士止○二十日陳家壩土舊官官張見子

永慶率其子與部屬三人泊天壩留平寨首保阿利遣  
其部酋阿泰皆至納款示以軍威曉以利害給以榜文  
大牌各酋遂叩首刻木願以諸寨禾歸勞撫而去○二十  
一日出演武場觀兵備師條示行軍進止之宜○二十二日定  
行軍次第○二十三日遣典史侯祥往貴州議邊鎮撫  
毛穎往酉陽約束土兵○二十四日微雨頗寒衣不加導  
綿○二十五日遣指揮劉忠率合州江津等處兵快千  
三百人爲先宵因喜叛寨多聞風納款賦一律識之萬里  
邂逅古夜即提兵十日駐封疆攻鍾伐鼓將之事次大興  
首漸息狂獮者帥師真自魏遠人遣化正宜場試憑  
一紙招安檄盡取苗圖獻  
聖皇○二十六日遣千戶劉奉率巴縣永川各縣民兵千三  
百人爲次宵○二十七日微雪宣慰楊輝父子率其部屬  
土兵八千餘人攜蘇啓行爲三宵再給榜遣千戶劉顯  
全頭目楊廣入天壩深寨招安○二十八日自調不謹遂  
成株薪之憂通夕不寐枕上口占自訟自喻羣卿以爲  
若爲情伏枕支頤百感生樂門不除通夕火漏驚數  
遍五更聲謬悠厚亨宜承罰檢點平生願自明斗  
柄來朝當建子也知剝盡復元亨○二十九日遣指揮  
李鎮率長寧鏢手千人爲四宵貴州都司差指揮高

賢齋文至○三十日遣指揮宋旗率江安縣手千人爲  
五哨是日司官先發○十一月初一日貴州巡撫鎮守總兵  
遣指揮楊雄來議進止○初二日恭遇

萬壽聖節率屬行禮畢誌喜有詩慶雲扶日上蓬萊

萬歲君王壽域開大地歡聲同舞韶九天佳氣見昭回瞻依

身在遊荒外忠愛心從炙背來天祥詩成偏雀躍臨風

欬獻愧微才是日都指揮李璋輕騎先發爲招撫之計已

而茂川孫衆將差百戶陳祥齋文至○初三日原差齋

榜招撫頭目何清回備陳招安之由與丹章蔡秀久叛

山苗向撫之意隨差千戶都貴促三司前進招安○初

四日晴○初五日開武且犒戎縣歸手○初六日遣百戶王

求慶率嘉定等州縣民快千二百人爲六哨是日往播

已廿日登下獨坐忽成老母之思爲之悵悵不勝懷抱賦詩

曰自訟獨坐悲身事高堂有老親音書勞歲月定

省曠歲晨霜髮能欺客塵縷解縛人式微徒在誦

掩卷益沾巾○初七日微雨遣百戶張永讓率式縣歸

手七百人爲七哨三司既先發而米藍戎馬之事卒於

一身殊覺尾續因賦一律自喻且以喻同事者僻壤

誰籌筆軍門自拱猶牙旗朝布令刁斗夜聞聲

秋戎非吾志懷予是本題三苗雖異種一視總黔

黎是日石砦宣撫馬澄率土兵至○初八日犒石砦土

兵郁貴回自白泥○初九日率師發播東行馬上有

口占曉總三軍發鳴笳吶喊齊聲煙隨日散壯氣

碍雲低羽肅金輝目花驗鐵屐蹄狂苗因落膽後

款莫猜憐其日脣山依澗而行不覺峭嶇中道登高

山立馬四望萬山在自莫知所窮大地水田殊無隙地

蓋士人不事工商竭力耕作然也晚宿仁水驛立馬高

山望遠天層巒疊障回圖懸林林萬井深山裏不見

人居見電烟○初十日宿涪潭驛其日甚寒高樹

雪片凍合不解望之真後林一樹而行次深箐高山

草奔敵日並若無路凝睇山次窺烟如雲詢之則土地

肥饒地利甚厚人樂居之且無訟無盜蓋過於播中諸

處遠矣喜而有詩不問征苗且問民水田山地兩宜人

鄉無盜賊民無訟疑道涓潭別是春○十一日至盤溪驛

宿餘慶長官司其日過土門嶺與野豬山皆崇山峻嶺

踰此雖高低曲折亦可容車自涓潭東行四十里皆湖

廣楠橋欄也田與播民相界在漸東行廿餘里率荒

野無人居惟長奔莊石相爲高下然地多歲莧一望

如黃雲土人藉之充饑民不滿二里流亡相半而全設

正副長官輕肥自若豈撫綏之失道歟事雖愆尤

詩以紀之征旆行行日欲西黃茅深處是蒼溪氏惟  
十宜官全諶誰犯流亡戶口籍○十二日宿岑黃驛其日過  
茅山坎其山蜿蜒自北而南差我不可名猶山趾行廿里  
爲坪鋪從次口東進深谷幽菁竹樹蒙密路在翠微  
絕頂上下兩難如此者又廿餘里始出坎度鳥江江不甚  
闊而東西兩山壁立相峙水如建瓴急流奔湍怒貌  
激搏難設輿梁皆以桐槽篾纜貫縛爲度倚岸即  
登高山路從天落騎者皆舍馬不登更十餘里爲崖門  
高峻益甚行者手需流汗浹背至絕頂處回首延佇  
萬山皆下而猿猴之聲呌號鳴聞之殊爲凄楚蓋自  
茶江以東路之崎嶇山之巖險莫有踰於此者山之  
西有路通草塘安撫司不百里尚沒開闢土人守之過江  
而東皆草塘舊在苗寨自蒼溪至岑黃土人居者絕少  
惟崖門有倚橋二宅居人在焉而岑黃在曠野草莽之  
區四無人烟岑寮爲甚驛官如過客居僅茅屋三間而  
已詩以紀之蒼溪東指是茅坪百種崎嶇木易名鳥道  
真從天際下馬蹄如在井中行一尋江水人難涉萬  
仞崖門凡亦驚自是客懷禁不得猿猴啼樹更凄清  
○十三日宿白泥驛白泥長官司在焉其日過小鳥江與  
小龍箐路甚崎嶇土人號猓獠多在山趾近驛皆偏橋

興隆黃平三屬所也田頗爲富庶畏途復道繞羊腸深  
菁長林走虎狼山水不仝人亦異一般土著猓獠頗○十四  
日宿黃平安撫司黃平千戶所在焉其日大章大小二菁  
餘皆高巖長坡迭連斜險不可行三司官楊宣慰與貴  
州許昂都司各率官兵中道相迎日西抵城兩舍黃平路  
行行到日西菁依山趾去坡與樹稍齊疲馬逢高蹶  
寒後到處啼却憐荒服地何事走輪蹄○十五日以天  
壩諸寨久招不報爲憂五鼓時乃具衣冠焚香啓牘  
卜以靈棋得二上中三下之謀其象爲天陰雲升陽  
炎下與君子治亂小人畏懲解之者曰陰竊陽位如  
雲之升盛陽在下將登九五除逆禁暴衆邪自消小  
懲大戒此卦臨人宰制及長吏得之最佳策筆子乃喜  
日事當濟矣遂明楊宣慰果率人版新服道頭寨  
長寄保等十有三人來歸寄保蓋積年賊魁諸寨  
長皆聽節末者撫諭既事且自相刻木發誓願以所  
占田寨還主刻日各歸原巢莫免殺伐因曲原之犒  
賞遣歸合營萬卒聞寄保納款皆笑言啞啞吾黨亦  
爲之解願兵法所謂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者有益於是  
益信靈棋報人之不爽也賦詩識喜述待節越到黃  
茅盡道斯行殺氣高龍虎三軍初入境大酋萬醜已

仗

投刀疊相摩霧隨風散封豕長蛇望壁逃從此播東原  
定去千戈高閣不須擇其日彭參將差指揮張英來迎  
○十六日貴州都指揮同整至自都勾舍人劉清任高目宗  
回○十七日鶴西陽邑梅土兵○十八日○十九日微雨指揮  
李鎮安撫亦編等率漢土軍兵六千三百人進軍安是  
日灣溪翁當等四十六寨寨長柯條等六十有五人  
詣軍門獻牛二頭并以戈勞納款役拜各刻木發  
誓悉還原占田寨懇乞罷勦犒賞無違而歸詩以  
識之大壩田初復灣溪寨亦歸大酋能聽命戈戰不  
勞揮次第施仁政權宜息教機却慙疎溪街萬里  
天威平莽土兵至○二十日指揮劉忠率江成二營歸千  
六百人前進恭將韓忠道入齋文至○二十一日大雪都指  
揮李璋率官兵五千七百一十人通統漢土軍兵一萬一  
千八百二十有一人入灣溪撫勦不服苗寨○二十二日宣  
慰使楊輝率土兵九千人入重安行事湖廣都指揮鐵  
堅偏橋備指揮張齡至○二十三日以楊宣慰等率師  
東征欲其善始盧終殊切憂懼乃集古詩句為八  
章勉之○駟驢彭彭愛方啓行既敬既或憂心京京  
○整我六師其會如林夙夜匪懈不顯亦臨○肅肅官

征騶躍用兵上帝臨汝赫赫明明○驕人好好念子保  
懌戎有良輪方井元老○駟牡駟駟烈烈征師以謹醜  
屬無縱詭隨哀我人斯民亦勞○止豈不夙夜行邁靡  
靡○征人伐鼓外禦其侮特盈守成繩其祖武○敬慎  
威儀積戎祖考世執其功南土是保○二十四日雨○二十  
五日○二十六日長至禮成有言至年年在異鄉不長禁  
此日寓遐荒伶悔聲裏經三月肅校肯中見一陽天運  
如車頻自轉客懷與日共為長浮生碌碌年華邁元  
生書雲思渺茫是日得灣溪諸苗納款之報○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貴州劉副使本驤參議晟都指揮張驥榮  
英偕至是日千戶劉顯頭目徐泰自大壩回聞已撫寨  
首寄俘等背約敗誓將為別圖○二十九日遣劉顯徐  
泰入軍營○十二月初一日貴州三司回○初十日彭參將  
遣指揮方瑛賡文至黔江官軍至○初三日馬布政張  
食事入重安遣驛丞朱梅往清浪是日以大壩苗賊  
敗誓將事攻勦復卜靈棋得三上二中三下之課其  
象為在上方直下人供職有志不為所求皆得如記  
以埃抵曉遣百戶程俊入軍營○初四日重慶衛指  
揮左貴率官軍東進○初五日遣土官同知楊門入  
灣溪○初六日程俊自灣溪回馳報連日攻勦副平

諸寨斬俘數千人已而捷報踵至軍門歡聲如雷殊可  
快也是日孫泰將黃泰議差百戶韓欽楊雄齋文至初  
七日遣長官張淵入營議事其日楊野回自清溪得容  
山新附四十三寨與丹章密秀新附三十四寨納款之由  
丹章蓋六洞山苗素無官府鈐束者今一旦得之亦可喜  
也○初八日都指揮許昂差人至○初九日百戶程俊入重  
安舍人王洪回自剗表達指揮朱旗率民歸入甯其夜  
一更漏下十刻迅雷閃電交作良久自西北而東南如  
此者二非特而雷良可畏也○初十日大軍移營入大堤  
○十一日遣舍人陳敷齋文往湖廣且令煩問老母起  
居○十二日百戶程俊入大堤張淵回自清溪朱敏回自清  
溪二司移入清平○十三日○十四日彭督都差人至宣慰  
使楊愛兄弟回自重安布政司差吏目吳俊至○十五日  
寒甚遣百戶楊雄入營十六日大雪重安長官馮務回自  
大堤備言諸苗聽撫之由○十七日長官張淵入大堤茂  
州孫泰將差指揮顧恩齋文至○十八日○十九日發戎  
縣鏢手回○廿日百戶楊雄回自軍營○廿一日○二十二日  
以驛黃平為久懷抱岑寂因院壁所墜空峒壽意  
輒題其上曰驚車兩月駐黃平世路于戈愴容情何似  
空峒諸老于等門騎鶴下程京是日張淵回自大堤

巡按貴州李御史差承差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劉顯  
回自大堤二十五日都貴程俊回○二十六日司官與楊宣  
慰差人馳報自率師族入清溪丹章大堤諸苗或撫或  
勦彼首望風披靡地方剋平以是日班師仍留舊兵一  
萬人為備禦之計以防剽竊鳴如疊鼓振旅而歸因  
原其行師首尾集詩傳句為十章按古人矩蕭之意  
用識其事云其詩曰旂旒央央載飛載揚式遏寇讐  
不敵急遽一章檀車煌煌武夫光采遠能邇單及  
方二章駕彼四牡四牡孔阜我行既集執訊獲醜三  
章既出我車既破我斧糾糾武夫仍執醜虜四章此  
車彭彭如雷如霆赫赫厥聲通觀厥成五章擊鼓其  
鏜于戈威揚以誅無良以綏四方無此疆彼界莫敢不來  
王六章我車既攻駕言徂東屈此群醜在泮獻功七章赫  
赫業業一月三捷伐鼓淵淵在泮獻馘八章迺陟南岡  
既導既長微我疆土告成于王九章龍鼓逢逢以奏膚  
公于疆于理  
天子之功十章右旂旒十章一章六句九章章句是日貴州  
鎮守巡撫總兵遣指揮楊雄至○二十七日犒勞回軍○二  
十八日發黃平○二十九日過白泥道中有樹合抱勢于  
雲霄馬上攸痒披題以詩用紀歲月為銘疊鼓擁



班師不用磨匪更勒手挈苗歸

聖域萬年樹上設題詩○三十日抵餘慶長官司度歲公寓  
岑寂百感榮懷悵然有作暫憩在縣度歲除歲時閱  
已踰躊躇過來歲月應難復老至聰明漸不如停世幾  
何常作客遐荒萬里獨馳車遙知故國高堂上白髮慈  
親正倚閭

成化丁酉元日偃指犬馬之年爲五句檢點平生多爲  
謬矣望道茫茫孔子所謂五十無聞韓子所謂聰明  
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者予皆備之矣并

太舞臨之餘輒有口占自訟萬民物共欣欣又見春光

漏紫氛回首五句成漫浪浮生百歲喜平分光陰荏  
苒年華改道德蹉跎雪紛迤邐故山風致好幾時容  
我息勞筋○初二日消潭道中積雪初消險途泥淖  
因念自爲播東之役倏忽良久民庶有飛鵲曉粟之勞  
士卒有眠霜臥雪之苦茲得凱旋樂有室家之念晝  
行宵征雖風霜勞苦若有所不憚既喜其歸又復閱之  
因集詩傳句爲四章以達其意且以自閔云駟牡駢駢  
雨雪霏霏三事就緒式適其歸一章悠悠旌旌蕭蕭宵  
征君子于役式適其行一章六轡如濡匪安匪徐僕夫况  
齊胡寧忍余三章執轡如組王事靡盬征夫健健適彼

樂土○手駟牡四章章四句○初三日過仁水驛抵播州  
飯裝吉行口占自諭且以諭人也蕭蕭行李或征途除却  
衣冠一物無祇恐傍人描圖誤也將笠思致諒明珠○石  
紀行一通自出師至班師回播止此外皆吉行在所不錄然  
所紀皆日用常事若爲贊眉漫浪無所關紹至於山川  
道里之險阻米鹽戎馬之微調風俗氣候之不齊雲物  
之變態苗情之奸深與夫行李驅馳臨高履險可驚爲  
可愕之事亦可舉見一二大抵播爲古夜郎地去蜀二千  
餘里人情風俗與蜀頗同而大異六洞諸地則三種  
落去播又千里王化不覃實封豕長蛇之區其地  
險而深坳其人悍而貪殘蛇蠍毒家以爲常拂之必中  
中之必死喜人怒獸殊無倫理資長鏢大弩爲利以吞  
併占併奪爲能矧自據有天票林獠田寨垂三十年所  
司頗年招撫莫之或德總戎大師亦嘗兩入其地竟莫能  
聞其藩籬雖欲爲招撫羈縻之計亦不可得今以書生師  
師奉辭撫勦而兵戈所至之境皆望風披靡殺伐後  
首不敢仰抗若穿中之帛繒中之魚乃使數千家被逐  
苗民得以墜手光復舊物而我全師凱旋者豈兵力所  
能奪服哉蓋群醜積孽深

重

皇天悔禍鬼神默憐其狂而又

聖天子威德無遠弗届之所致公庸小子何敢自冒其功邪  
夫自與師以來執戟之士臥雪臥霜轉輸之民勞筋苦骨  
殫殫一方糜費公帑驅馳焦勞百端叢勝顧用事之  
孔難而成功不易傳所謂民亦勞止汙可小康者是已  
惟諸苗有心朝誓暮悔卒無常信未可遂同吾人氣指願  
使此在馭之者何如耳馭得其道不失其心彼固馴服雖  
寇戎爲父子苟待之不以其信役之不以其旨或肢削  
之肆行或徵求之無度雖履義之民不能保其不肖而  
赤子亦爲仇讐况彼升蒙血食之蠻貊哉予故於紀行  
之後謾贅輿師冠履之難苗醜靡常之性與有司撫  
馭之道如此用以自閑且以曉司馭者豈徒爲目曆云乎  
哉孝感八茶道人識

題東征紀行錄後

右東征行錄二快

郝憲孝感八茶先生張公所著其間日事以事述以  
詩詩具以實故山川里道之遠變情風俗之異兵衆之  
進止撫勦之宜否與夫號令處分之詳跋涉驅馳之難  
患備焉末乃復以控制綏懷之方論諸司馭者其用  
心可謂至矣蓋公奉

天子命巡撫吾蜀兼理邊務威惠賞罰一循至公用是七  
群晏然兵民安戢屬以補東之苗作譽屢論弗率爰  
歲兵往討之自啟行至振旅凡得日幾百有三而大致克  
捷俘數年之患千里之域帖帖告寧其神速如此非諸於兵  
法者不能意以禍之愚竊意公之所以致是者有由也  
蓋用兵之道所忌者驕驕則不能取勝矣今公則不然  
觀其詩有曰誤承兵柄付書生又曰儒者師師真自愧至  
其成功則又歸之

聖天子威德所致未嘗矜其長而有其勞其謙謙柳畏之  
心恒存諸中宜其不伐於言而足濟於事也若謙之九  
三日勞謙君子有終言公之謂歟昔唐裴晉公莊蔡之  
平宋虞雍公采石之捷皆以儒而收將帥之功光昭史  
冊千載不泯今我公之美豈多讓於裴虞者哉然則

是錄也其將爲今日太史氏之所據焉者矣敢題諸後以俟

成化丁酉春閏二月之吉淮右徐稿拜手謹題

東征紀行錄一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張瓚撰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總督漕運左副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傳瓚爲四川巡撫時以播州宣慰司楊輝言所屬天壩千灣溪寨及重安長官司爲生苗竊據率兵討平之此書所錄乃其自重慶啓行迄於班師之事起成化十二年丙申十月終次年丁酉正月凡一百三日皆排日紀載間附以所作詩句明史瓚傳載此事在成化十年與此書互異然此書爲瓚所自記年月必無舛誤也史又稱瓚功名著西蜀其後撫蜀者如謝士元輩雖有名不及瓚惟天壩千之役或言楊輝溺愛少子友欲官之詐言生苗爲亂瓚信而興師其功不無矯飾今觀錄中所記瓚但駐於黃平居中調度實未督兵親行或出於所屬之妄報瓚不審核遽以入告歟此則當以史文爲據不以所自記者爲據矣

平蠻錄一卷

〔明〕王軾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蠻錄一

卷》提要

平蠻錄

國朝典故九十四

公案 王軾

欽差提督軍務簡京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王軾謹

題爲捷音事先節該欽奉

勅該貴州鎮總官秦普安發賊不佑夷婦未魯戕賊土官

文屬謀奪官職地方近又聚衆拒捕敵殺官軍兇惡逾

甚今特命爾前去提督軍務照依兵部議奏事理傳水

衆諭講畫方畧會計錢糧酌量地方遠近官兵多寡應

宜征調會合剿殺各該鎮總等官俱聽節制一應軍馬

錢糧等事悉從便宜區處爾須親臨調度中嚴號令

相機殺賊土兵所獲賊人財物畜產就給本兵官軍斬

獲功次送巡按御史紀錄明白以憑陞賞欽此欽遵又節

該欽奉

勅逆賊未魯等糾衆據險將鎮守內官及三司方面等官

屠殺害損折官軍朕念生靈塗炭赤賊惡貫盈不可不肅

加剿滅兵各至日爾宜斟酌調遣宣示恩威明示賞罰

令其奮勇効力會合勦殺務得逆賊擒首地方獲寧斯

副委任欽此欽遵 到貴州仰遵

勅旨博采群策調度兵糧商確攻戰計畫已定即於弘治

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進止查誠齊集調到軍兵會同鎮  
巡等官申嚴號今明示賞罰謀取衆長兵分八哨參  
將趙晟督令清浪備禦官軍并永順兩江口等處長  
官彭世英等土兵從大盤江左哨進並提調各哨都指  
揮張泰李堂領普定等屬官軍并酉陽宣撫冉舜臣  
等土兵從小盤江右哨進都指揮崔鐸僕宇領永寧等  
屬官軍并播州黃平安撫司同知楊才等土兵從右盤  
江中哨進兵備副校周鳳督同都指揮黃京等官軍并  
督領泗州城頭目王傑班維黃璽等土兵從右布河  
後哨進尤慮大兵壓境各該城池并盤江恐賊窺伺分  
委都指揮楊芳洛忠王湘魏紀司維先各嚴加固守總兵  
曹懌統兵於盤江東岸鈞營延振通行督責巡邏察御  
史戴乾左布政使黃連右布政使羅安左議王米僉事  
高朱儀俱隨軍計議往來督哨軍需賞仍委左布政使  
黃連經理軍儲餉餉分委參政羅安參議王米區畫  
并知府任儀羅璞隨同饋運又恐各哨別有姦弊行令  
僉事龔英高朱儀隨同御史戴乾巡察及行鎮守雲南  
總兵官黔國公沐崑巡撫右副都御史陳金親詣文界地  
方督率三司都指揮劉桓孫輔李增左布政使李韶參政  
張朝用參議張璠副使王臣包谷食事王懋中各整

兵備糧運謀設策將在彼軍兵亦分爲四哨從亦資孔  
羅雄川亦佐縣稅長江肆路進八面會合一鼓齊攻臣領  
都指揮李政指揮李佐等軍兵親臨調度居中節制遇  
有各哨報到勅敵時出奇兵策應致仕署右都督王通  
及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適至軍前王通贊畫謀  
畧黃珂欽遵原本  
勅由申嚴號今明示賞罰事理嚴督各哨軍威益振隨該  
參將趙晟開報正月二十九日兵住查城先選驍勇官兵  
一萬員名取路前進將賊首朱魯福佑黨惡六陸管下  
阿舊等七寨克破斬首三十七顆各賊因見我軍勢盛  
抵敵不過夤夜奔過大江投依毛口等寨聚集長牛皮  
古壘賊要來截殺二月初五日親率軍兵設法置造排筏  
壓二邑等寨至初八日督令都指揮張泰李堂等率領  
軍兵奮勇躍水過江殺退賊衆就陣斬首二百三十四  
顆餘賊丟棄鎗刀奔命潰散本月十一等日又督軍梯  
橋過江連日有搜六陸山菁節斬賊級三十九顆探得  
餘賊奔入箭迷山高險難攻果令鄉導誘無不肯  
下山十三日督發軍兵分路齊上與賊對敵就陣斬首  
三十五顆各賊怕死情愿投降照舊當差十九日統兵大盤  
江劉營縣見蠻賊裝河西岸下把截拒敵當督指揮

劉復等率領軍兵沿河撐船過渡與賊對敵斬首千  
七顆餘賊奔散二十日督軍抵架浮橋三座修砌完斷  
路道二十餘處二十一日領軍過江甯通派河陰馬章  
等勦要路直至安南衛解圍連城人心惶惶連日督發  
軍兵出哨約右定王山寨遇賊迎敵各兵齊擁向前殺賊  
賊衆陸續斬首五十一顆二十五日又督軍兵哨攻阿蒙  
山寨斬首二十六顆二十六日攻打大規模寨斬首二十顆  
二十九日分兵攻打賊首阿舊寨遇賊出敵斬首四  
十四顆俘獲賊首阿舊毋妻三月初三日移兵進至阿  
傍寨創營督軍前去攻打阿傍利便寨斬首二十六  
顆初三日復復阿舊山箭竹哨攻營嶺寨共斬首一  
十五顆初九日起營至江西坡遇賊出沒追趕入營斬  
首二顆就於新興營十一日發軍出哨又味營斬首一  
十二顆二十四日統領塘探賊開通普安道路二十五日  
統攻福佑爲惡家奴第三寨斬首六顆四月初二日督  
軍攻打堵峒大竹山箭竹哨營共斬賊級四十餘顆  
本月十三等日哨搜下沙寨山箭生擒及賊一名  
斬首六顆通前共擒斬賊級四百八十一名顆俘獲賊傷  
男婦大小五十八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十名口燒毀賊  
房舍二千餘間得獲賊牛馬猪羊牲畜米穀無算

又獲總兵官曹德開報督領先往盤江東岸約營官軍  
并西陽保靖峯巖土兵自二月二十等日節次搭造浮橋  
過江用巴山虎壓貳色等器出奇正之兵用間諜之謀克  
取阿滿社昨亨雅等寨并渡奪盤江攻復阿以沙索  
等山寨獲寨擒斬賊級共五百一十五顆跌崖落水及被  
火燒死者不計其數俘獲賊男婦一百名口奪回被虜  
旗軍男婦一百八名口得獲猪羊牛馬萬數燒毀賊房  
倉二千五百餘間又獲致仕署右都督王通開報率領軍  
兵自三月初一日過盤江進抵安南衛因各哨官軍七兵告  
稱普安蠻賊兇狠難敵累以計討嚴諭將士所向克  
捷會同選差帥導李文等多設計前去蘆塘賊寨取  
出被虜太監楊友又節督指揮葉曇等領兵攻克阿黑  
阿雜涉索等千餘寨斬首二百四十七顆燒毀賊房倉  
不計其數又獲督軍兵備副使周鳳呈報領兵從岩布  
河進哨探得蠻賊萬餘在長坪嶺高頂據險立棚山陡  
難攻二月二十日多方設法督率軍兵從騰城附併力齊  
進賊徒接戰自寅至申擒斬賊級一百四十四名顆跌崖  
死者不計其數兵鋒乘勝長驅又追斬首級二十七顆十  
三日率兵直抵安南衛賊方遠遁圍困已解連發軍兵  
三次哨通盤江官路接濟軍兵本月十七日又督土兵

三萬分路攻打三寶阿黑業塘大章選廷等寨賊在  
蘇軍兵奮勇殺賊擒斬賊級九十七名顆二十六日移營  
到阿舊寨山下遇賊對敵斬獲首級一十八顆三月初一  
日督兵回萬從地名者羅移營至廖旗箐阿地地方倭見  
蠻賊數十駐劄高山迎敵亂下播石弩箭軍兵奮勇殺  
上殺賊斬首四十二顆餘賊奔散初二日又督兵攻打石頭  
魯泥坎者必康等寨首賊阿烏驕馬率領賊徒拒  
敵副使周鳳親冒矢石射仲阿烏墜馬臨陣斬獲首  
級軍兵乘勝斬獲餘賊首級三十一顆初三日又督軍  
兵攻打普刺火及蘇羊場以立堡所宗賊寨擒斬賊  
級下九名顆初四日又督軍兵搜捕廖旗箐遇賊五  
百餘騎迎敵軍兵奮勇斬首一十八顆初八日訪得蠻賊  
藏匿南俄山洞據險樹柵當督頭目王傑班紐率兵二  
萬尋見賊洞四面攻圍三日克破斬獲賊級一百二十顆  
十一日又督兵哨至芦塘賊婦未孕等聚賊三十餘徒  
迎敵交戰殺敵頭目黃蠻奮勇臨陣斬獲不知名首  
賊首級一顆餘賊潰散十五日發兵攻打法泥賊寨斬  
獲首級四顆餘賊遠遁移兵至安南十戶所解圍當  
督部指揮魏紀統領安南十戶所官軍并營長阿葉  
達等土兵月日不第攻打阿克刺沙查等寨并搜龍

場楊漢石關口等山箐與賊戰軍兵奮勇殺賊擒斬  
賊級共二百一十三名顆又督部指揮黃京指揮陶英發  
兵復搜廖旗箐斬首一十七顆又都督指揮司繼先致仕都  
指揮吳庸統領安籠十戶所官軍并安隆洞黃草堪保  
靖等處土兵日期不等攻打雷欽欽打等寨并甯復  
色味山與賊對敵戰殺退斬首共一百一十七顆又督部指  
揮張泰李堂等各甯軍兵節次攻打馬尾籠阿雅籠  
猪洞阿馬拔華下等寨擒斬賊級共一百五十一名顆  
四月初十日公同都指揮楊芳致仕都指揮吳庸保靖  
舍人彭翰計擒首賊一名未孕通前擒斬賊級共一千  
一十二名顆俘獲賊男婦二百三名口奪回軍器三百件  
被虜旗軍男婦一百三十五名口得獲賊牛馬猪羊  
二萬三千餘疋隻燒毀賊房倉五千七百餘間又據坐  
營部指揮李政呈報率領總營精銳軍兵往來督戰  
截殺二月二十三日攻搜盤江等箐并攻克阿哥阿朗白  
箕華下五十三寨軍兵奮勇敵戰殺賊斬獲賊級二百  
六十一顆俘獲賊男婦三十五名口得獲狹牌標弩三百件  
牛馬猪羊不計其數燒毀賊房倉五百餘間又據都指  
揮楊芳呈報月日不第節次領兵與賊交戰奮勇殺  
賊擒斬賊級三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男婦一百名口奪

四被虜旗軍男婦一百七十四名口入據都指揮洛忠呈  
報節次督領安南等衛官軍與賊交戰斬獲賊級五十  
一顆俘獲賊男婦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名口據都  
指揮王湘顧宣司勳陳瀨指揮陸儒趙綱并營長阿贈  
等呈報節次把路搜捕斬賊級共六十四名額又據  
都指揮楊芳等呈稱率兵攻圍馬尾籠寨蠻賊阿字等  
因惧我兵大振自今通事儒黑等將節年為惡首賊  
阿舊鄉縛解官乞免已罪就給旗榜安插及楊芳又將  
臨佑管下人頭首賊波衣設計擒獲解官又獲進撫雲  
南右副都御史陳金次報本年月日不等往移文差官  
執旗并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行文各催督會同總兵  
官黔國公沐崑親詣平夷衛交界地方將所調戍定等府  
州縣土官知府等官鳳英等派官知府王嘉慶稅新等  
指揮等官李素等軍兵并召募勇士四五萬數整齊  
備依前行今左布政使李詔參政張朝用參議張瑞副使  
包拯食新王懋中都指揮孫輔劉振或分省督軍或區畫  
額儲本年二月初一日兵至曲靖備地方駐劄賊首福佑等  
正攻打平夷土戶所城池隨即發兵追勦該賊已破攻  
破本月初四日賊首朱魯福佑等領兵會合矣蘭等  
寨賊兵攻打平夷衛後所大河扼勒等七堡隨督軍

兵與賊對敵將福佑親男阿智紹陣歿傷身死福佑  
恨及今伊管下大頭阿唐甫領兵前來劫營各兵奮勇  
向前迎敵當被革職指揮犯忠將阿唐甫射傷落馬擒  
獲餘賊潰散隨將賊巢矣蘭沙陀鹽槽黑納婆衣  
等寨箐俱各克破擒斬賊級四千九名額俘獲賊男  
婦九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本月十五等日賊首  
福佑親領賊兵將樂氏千戶所城池圍攻打甚急又  
督令官兵會合到彼賊兵俱退其圍遂解本月二十  
等日又督軍兵攻打黨惠阿剛鄉密陡崖寨者求下  
黑松林等寨箐夜被福佑帶領賊兵功劫土官阿驤  
等土營各兵奮勇向前擒斬賊級八名額俘獲賊男  
婦九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名口樂箭射傷賊死者不  
計其數次日土官知府鳳英等督兵將福佑進至陡崖  
硬寨與伊對敵當將伊有名賊徒門古求斬首餘賊  
擒斬二十九名額移兵至平夷衛本年三月初三等日  
食新王懋中等訪得福佑已歸本寨督令知府等官  
王嘉慶等領兵襲其後土官知府等官鳳英等領  
兵扼其前將本賊陣地諸東木天塊新等寨二攻打  
絕其外後射傷賊徒一百有餘擒斬賊級二千九名額  
俘獲賊男婦一十九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十六名口餘



賊奔走入箐本月五等日各官督兵攻打本賊硬寨  
奮勇齊心一呼而破本賊開風先遁擒斬賊級五十一名額  
俘獲男婦六十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六十一名口當將本  
賊上下二寨房屋盡行燒毀被有禍佑親信賊首阿  
機車逃在多羅箐藏躲上官鳳英緝知發兵均將賊車  
擒獲其平夷衛附近賊黨均肆縱橫又督併左布政使  
李詔副使包拯都指揮孫輔日逐領兵出將亂石灘  
克撒卜革洗落則叢拾甲木古阿谷阿史密希齊鐵  
池得勒黑泥舟蚌徽戲等寨賊巢二攻破擒斬賊級  
共二百三十二名額俘獲賊男婦一百三十二名口本月  
十五日雲南按察司副使王臣公差回在訪得本官才  
優識遠行委願兵并分巡安普道地方隨該監軍紀  
功監察御史黃琦行委紀驗功次本月十七等日高  
領軍官員訪得叛賊福佑等俱逃往馬尾籠等寨  
藏躲隨即發兵追攻前到地名你工下營探得則名  
崖洞有賊在內躲聚門設排欄三重前有大河崖勢險  
惡各官督兵設法攻破斬首一百額又訪得賊首未孕  
并盤賊阿宗弟阿敵等聚集賊徒俱在地名阿匪籠  
藏躲各官督兵前去各賊預於本寨隘口用石礮砌  
險惡尤甚軍兵奮勇攻破斬首三百額俘獲賊男婦

一百五十七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三十一名口本月十六日都  
指揮孫輔督兵前到馬尾籠寨江邊駐劄本日夜賊婦  
木魯令伊親信首賊李豐帶領賊計一百五十八人明六羅  
雄等處探路要行逃走當被伏路巡哨軍兵緝知並勇  
向前將李豐等六名擒獲又斬獲首級九顆小男一  
等日三司官員督兵進攻馬尾籠寨賊首木魯令伊等  
率兵拒敵土官知府鳳英等齊心併力奮勇斬賊身均  
佑并伊妻適國及賊婦木魯首賊張伯定張定上得  
臨陣格殺身死俱得獲身死并斬首級共九十五顆  
俘獲賊男婦六十七名口本月四月內金事王顯中又訪  
得福佑管下首賊阿塊里節次率領賊兵攻月城賊也  
堡差遣土舍海岳營長阿保泰等領兵搜捕王顯求山  
箐得見各賊行兇拒敵阿保泰等奮勇向前將阿塊里  
擒獲斬首阿塊里生擒本月初八日領軍在布政使李詔  
副使王臣包拯金事王懋中都指揮孫輔劉和因馬尾  
籠寨十分險峻攻圍七日未克責令知府鳳英等率兵  
打詔使諭盤賊阿宗依聽將賊年主謀叛並西客父  
龍清監生洪子華張禧福佑妻并受男阿和木魯使  
女阿榮俱送出營龍清仍肆兇惡當被風英格殺斬  
首與同洪子華等俱獲本月日期不詳節次官

攻打白石崖扼長江智水崗小竹山去郡之南一隅賊  
烏蛇等寨山箐共擒斬賊級八百五十名斬俘獲男婦  
四百四十九名口五月初一等日督兵攻拔東山白馬山淨  
齊黑木等寨箐共擒斬賊級三百一十一名斬俘  
獲賊男婦二十四名口有名賊首已獲一十八人方之  
患由然而息等因月將賊首朱魯福佑全統父小擒  
洪子華等各開解到會同監軍紀功監御史黃珂  
審驗明白隨將朱魯福佑等首級將身解發各  
處梟挂及查得官軍土兵擒斬功次自三月十六日  
前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戴乾紀驗十七日以後該  
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紀驗各詳審嚴覈無妄冒  
總計雲貴各百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斬首四百八十六  
顆共該擒斬五千一十三名顆俘獲賊男婦一千一百一  
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百七十八名口攻拔一十餘寨  
燒毀房倉一萬七百餘間得獲牛馬猪羊三萬二千  
餘疋獲一舉蕩平役不再籍臣等謹照舊案賊首  
朱魯福佑等年俱亂乃其屬階米涼阿舊集諸等  
率軍同惡主謀為之羽翼成威土官文屬敵殺無節官  
軍鎮守太監暨方面官員又為救害毒湯千里山望  
為之丘墟禍及兩藩生文為之塗炭一旦天壓其亂

神奪其魄渠魁被首餘黨伏誅普安安南二衛地方  
俱已寧靖無虞矣仰惟  
皇上受  
天明命君主華夷  
聖謨神威超越千古武功文德先被四方是以臣等得效  
犬馬之力用圖涓埃之報師出萬全事無一失無不獲  
往時之版圖道路通傳日之職貢遠近交懽軍民皆  
悅此皆  
皇上威德及遠之所致也臣等不勝慶幸仰戴之至其  
各該文臣武將宣力効勞如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  
金遠臨邊嚴督將士先事運謀師敵制勝鎮守雲  
南總兵官黔國公沐崑鎮守貴州總兵官豐潤伯曹傑致  
仕署右都督王通協守貴州右叅將都督僉事趙慶巡  
按貴州監察御史戴乾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雲  
貴二廉左布政使黃縵李韶叅政羅安張朝用叅議王果  
張瑞副使周鳳王臣包裕食事龔萬朱儀王應中郎  
指揮李政楊芳洛忠張泰李堂崔鐸侯宇正相司維先  
繼紀劉桓孫輔李增知府任儀羅璞王嘉慶稅新府陳  
李佐等或督率兵將致克捷之功或紀驗功次息軍中  
之弊或親臨戰陣極其勞瘁或整理錢糧盡其力此

皆功勩顯著者也不敢不錄除拘生擒從賊會審斬首行  
原獲首級俱發島掛俘獲賊屬男婦幼小俱用香養  
候老弱不堪者變賣奪回被虜軍民男婦給親完聚  
獲到牛馬猪羊給兵充賞器械入官有功等項官軍  
人等行紀功監察御史交用過賞功銀兩等項雲貴

一布政各道開

奏繳其招撫過脅從夷氏行各該川湖安撫復業而珍

赴匪殘賊行雲貴鎮巡官處設法擒捕務令盡絕有

功再行紅驗其賊首米魯福佑首級并福佑妻男與  
情重米孕阿舊波衣適得洪子筆張德等俱發都

布按三司會同取招一併解京又於本年五月十一日班

師外錄係提督市理具本專差齎捧謹具題

平蠻錄

平蠻錄一卷

左都御史張  
若淮家藏本

明王軾撰軾字用敬公安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  
南京兵部尙書叅贊機務諡襄簡事迹具明史本  
傳史稱軾於宏治十三年督貴州軍討普安賊婦  
米魯用兵五月破賊若干餘盡平其地是編所錄  
卽其奏捷之疏也

北征事蹟一卷

〔明〕袁彬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征事蹟

一卷》提要

北征事蹟

（金聲玉振集）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

臣袁彬

題為纂修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

保會昌侯孫繼宗等題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彬一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

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臣將事蹟錄寫欲送該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

北征事蹟

開坐謹題請

旨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回

賽伏刺所虜十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岡地上坐衆達子圍着是臣

遠觀認的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

指揮又問你會寫字不會臣說會寫就令在

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珍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龍金二百兩銀  
四百兩賞也先着臣寫書與千戶梁貴回京  
奏討十七日隨到宣府西城角答話城上放  
短鎗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楊洪范廣朱謙羅亨信着開門接我城  
上去城上人回說今日晚不敢開門這城池  
軍馬是

爺爺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裏星月上時隨  
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雷

北征事蹟

二

雨就陣上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驃馬雨止

上令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衆累謀欲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前叩

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喜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早也先令  
伯顏帖木得知院來進熟肉鋪蓋皮襖二

十日到大同東塘坡上

聖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裏有總兵  
官劉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

事司審問來歷是晚說差人出來答話二十  
一日早過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  
到城下跪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爲  
照我原籍是江西人這裏委的是

皇帝在土木時軍馬盡被也先殺散了下弔橋  
放我進去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沈固霍瑄衆  
官計議良久留臣在城劉安出城見

上慟哭

上問城裏有會說話的通事着一人出來劉安

北征事蹟

三

說有通事指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劉安入城方遣臣出臣見

上又令臣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許

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若出去他定  
殺了我臣扯住繫腰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劉安又言我在

上前說過了你便去遂同李指揮出見

上得知院等言說我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

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

皇帝一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

知院等到城下令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官員出城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令臣取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又索衆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衆達子二十

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的家財及三人的蟒龍衣服酒器盡都拿來賞

共征事蹟

四

與也先城內衆指揮千百戶轡衣服綵段來

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擺筵席管待他至晚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楊總旗來

與臣說今夜有五箇夜不收來密請

爺爺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

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

天若萬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我每到貓兒莊外會議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盡頭指揮盛廣等送至

銀三千兩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綵

段羊酒蜜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箇海子二

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

到八寶山九月十六日季鐸齋賞并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件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 郕王已卽皇帝位又說文武百

官奉 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爲

東宮 皇上令臣寫書三封一禪位於 郕王一問安

共征事蹟

五

於

太后一致意於百官絕也先地闢之心動

景皇天倫之念

上看之甚喜當時祝

天本月十七日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每日進

諸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

會議復往南行一日也先號令著廝殺馬匹

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扎二十八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裏設交床一

把伺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人伏城上欲放下月城  
間板虜覺之就擁

上出門也先到大同東門邀城中頭目出見城  
中不從惟進羊酒諸物

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這廝每說謊不肯送我你  
每守

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一日  
至衆樂店內官喜寧說如今送

爺爺從居庸關進去初三日至陽和討了牛羊  
酒初四日到紫荊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

不往事蹟

木

指揮岳謙與臣說喜寧會說達達話說他前  
領哨馬進紫荊關去搶北京臣思喜寧頗知  
中國虛實今爲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岳  
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憑着天理去初五日喜寧領前哨進紫  
荊關北口初九日喜寧等燒毀紫荊關殺都  
御史孫祥初十日過易州至良鄉縣本縣里  
老人等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蘆溝橋  
有果園署官以果品來進

上又令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

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報虜情固守

社稷當差岳謙同那哈出到彰義門答話岳謙  
爲官軍殺了那哈出奔走回營與也先說他  
南朝人也不認得殺了岳謙也先聽得當令  
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

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日臣送

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  
等說怎麼沒大頭目來接著你小官人出來  
十五日

不往事蹟

七

上令臣與得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  
去不要放他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  
回至良鄉十六日到易州十七日到紫荊關  
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八日到渾河十九日  
到蔚州二十一日到順聖川駐扎二十三日  
往陽和後口到貓兒莊二十四日北行十一  
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院妻宰羊迎  
上逾孟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扎凡  
四十日時天寒甚臣得宿寢傍每至中夜令  
臣伏臥內以兩脇溫

一足

上時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臣曰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也先每二日進羊一隻

七日進牛一隻五日七日十日做筵席一次

逐日進牛乳馬乳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

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

見皆於馬上叩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

每宰馬設宴先奉

上酒就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衆達子齊聲和之

不非事頭

得知院大同王賽罕王跪奉

上酒至十二月初二三在老營起往來駐扎也

先并達子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也

先欲以妹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喜寧與也先議請

上往高橋兒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冷凍

爺爺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與也先說都是

校尉表彬撥置阻住將臣賺去蘆葦地內細

了欲開剝忠勇伯密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與也先說饒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

先等領達賊四散搶虜至月盡回營日期不

等

上累令臣寫書差人回京與

御弟皇帝并文武群臣以

祖宗社稷爲重好生操練馬軍謹守城池不要

顧我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隻祝告

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鐵

不非事頭

脚皮四月二十二日

上以久無使臣往來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

先擾邊於是令臣寫分謚本差人回京共爲

喜寧申理者又令臣至也先處說

爺爺有旨要差總旗高登太監喜寧達子那哈

出回京也先依聽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函

於木片內繫高登腿上令至宣府與總兵等

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登與喜寧飯於

城下密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短

鎗發達衆走散高登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



入城那哈出走回管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登抱住濠裏押入城內去了

上大嘉說使兩下裏動干戈害人民都是這廝如今拏了他邊上方得寧靖我南歸也可望了五月內李實羅琦馬顯齋賞來與也先見上本月內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會議送

爺爺回朝要京裏着頭目來接就差哈銘請京奏報二十七日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

北征事蹟

十一

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進馬匹貂鼠銀鼠皮張也先得知院等及其妻妾俱送上行約半日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帶弓箭撤袋戰裙以進與衆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辭去惟得知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到宣府右衛城外官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永帶領人馬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日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討綵段衣服等件賞達子那哈出等又

有商輅王謙許彬接到朝見畢後

上令臣宣許彬等到

上說爲我家

祖宗社稷着恁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如今幸得回還到京時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與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雙泉鋪已夜其夜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獻戰裙賜臣十五日至京入

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試百戶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北征事蹟

十一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

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址向

上令內官監改造面陽本衛役夫千人又

賜銀三百兩綵段六表裏三月內臣娶妻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

兩綵幣八表裏天順二年二月內臣生子賞

金二十兩銀一百兩綵幣六表裏又陸續賜

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帽背衣服

繡春刀磁器等物

右題本臣在史館時已備載諸實錄頗加

損益潤色之及此又蒙表錦衣出示乃復具錄垂後于以昭我

英皇之神功聖德感化醜虜而表錦衣之摠忠效勞始終遭際皆曠古所未有信乎

天意之有在而非人力所可及也臣尹直謹識

北征事蹟

七

北征事蹟終

北征事蹟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袁彬撰彬字文質江西新昌人以錦衣衛校尉從英宗北狩護蹕南歸官至掌錦衣衛都督僉事莅前軍都督府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憲宗初年詔詢從行事蹟彬具述本末上之宣付史館書中首尾皆用題本之式末有成化元年七月二十日所奉諭旨蓋卽當時錄進本也所述與劉定之否泰錄大略相似然有否泰錄所載而是書闕者亦間有互異者如否泰錄有正統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額森遣使求索大臣迎駕及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英宗書至求索大臣來迎二事此書皆未載又否泰錄稱天順元年七月初一日李實羅綺馬顯等至額森營十三日見英宗而是書載在五月內明史本紀則載在六月其他與明史異者若喜寧等燒毀紫荆關殺都御史孫祥事此書在正統十四年九月而明史則在十月彬日侍英宗左右其見聞當獨真而所記與他書輒有異同豈其書上於成化元年距從征之前後凡十七載諸所記憶或有疑闕歟千頃堂書目載此書云一作尹宣撰未知何據似不然也

# 正統臨戎錄一卷

不著撰者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正統臨戎錄一卷》提要

正統臨戎錄

國朝典故二十八

錦衣衛指揮使楊銘正統十三年三月內同父楊只隨同金吾左衛指揮使王喜往瓦剌公幹回還十四年二月內隨父同指揮使吳良賈送賞賜往瓦剌地面也先太師處五月內到於地名也克哈札兒本月內有也先行營叫我每使臣都近前說道你每爲大道理來不曾作反有我這裏差去買賣回同把我的太明皇帝前去的使臣數內留下了我每奏討物件也不肯與我每去的使臣做買賣的鬪鞍子等物都不肯着買了既兩家做了家好好的往來把賞賜也減了因這等上我告天會同脫脫不花王衆頭目每將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愛馬養活着我領人馬到邊上看一着比先

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來我到邊上看

了  
大明皇帝知道我回來打發你每回去衆人啼哭當日將我每每分散又將我每自己帶去輜重駝馬等物各愛馬分用了有把即苦連平章那哈台分去的使等吳俊等得脫拐馬走出到邊赴京奏報七月內有也先領大衆人馬犯邊將我每各使臣朋帶來拘每人

着四箇達子看守夜曉纏縛有也先到邊將大同等處人馬殺搶回來又於八月復領人馬犯邊至本月二十六日轉到金山哨馬處見我每便臣罪前來說道你每都好了如今天的氣候上

大明皇帝來了親自見你每的這每苦楚也不罪你每了皇帝君不見時我便放你每回去

皇帝也不信

大明皇帝到來我這裏聚會了差使臣和你每同送

皇帝回去衆人聽說了與也先磕頭有也先傳說將我每木枷開放往各原養活的主人家去次日在金山我父子

二人與原看守達子取討馬乳一皮袋尋着爺爺

朝見爺爺見了問使臣紀信那裡來的是誰紀信回

奏是原做使臣來的老哈父子近前扣頭進馬乳畢有

伯顏帖木兒那營往東行有紀信李虎表彬隨罵我

父子當回達子營奉聖旨再來看我後銘父子尋取

米麵又云朝見後又將自己穿的衣服換羊皮人去

朝見進羊畢奉聖旨着老哈你回達子營去着哈銘

在這裡答應我銘自此晝夜隨時聞

聖旨備說本年八月內我領人馬到於大同復回也先太師

等追襲我到唐府不見人住扎有伯顏帖木兒來時

攤下着傳報馬傳過見

大明皇帝駕了着也先作急領人馬前來對敵有也先當

時就領人馬各自分路待官軍圍困殺敗後在土木

扎營也先領人馬直至土木我差大古馬亮前去與

也先答話講我也先差使臣同大古前來未到我營

我起營了差來使臣察爾就將大古殺了也先來將

我營亂了我下馬蟠膝面向南坐有一達子來刺我衣

甲我不服他刺達子要傷害我有達子先到來問說

怎磨的達子回說我要他的衣甲他不肯與我達子見

說這箇人不是等閑的人動靜不象箇小人兒就將

我拿去見也先第賽判王我就問你是也先麼你是

伯顏帖木兒麼你是賽判王麼你是大同王麼賽判

王驚惶不花就上馬去見也先說我的愛馬的拿將一

箇人來見我問那顏名字問我的名字問大同王名

字怕不是

大明皇帝我來報的那顏知道也先說這箇人在那裡領

來我看當時也先就在帳房內叫原來我每處做使

臣的哈巴國師哈者阿里平章來看是

大明皇帝也不是我見了他就叫他二人名字二人驚與

我驚頭也先說是

大明皇帝當時也先聚會大小頭目說道我每問天求討  
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來今得了

大明皇帝到我每手裏你每頭目怎麼計較數中有一連  
子名喚乃公言說

大明皇帝是我每大元皇帝繼人今上天可憐見那顏  
上恩賜與了到手裡口發惡言傷害當有伯顏帖木兒忿

怒言說那顏要這等反狗似的人在眼前開口說話當  
時把乃公面上撻了兩拳說道那顏只要萬年的好

名頭

大明皇帝是雲端裏皇帝

上天不知因那些怪怒他推下來無萬的人馬着刀的着  
箭的斃死的壓死的

皇帝身上怎麼能前也不會傷着他刀也不會殺他怎麼

人也不攬着他他的洪福還高還在裏絮住他時怎

麼就問那顏的名字怎麼問我每的大小頭目的名

頭他不會有歹我每也曾受他的好賞賜好儿龍蟒

龍天地怪怒上今日到我每的手裡上天不會着他死

我每怎麼害他姓命那顏圖萬年的好名頭落在書

冊上差人去報他家裡知道差好人來取那顏這

裡差好人送去後在寶位上坐着却不是萬年的好

名衆頭目聽說了齊說道那顏特知院說的是也先說  
伯顏帖木兒你就把

皇帝領了去養活他有伯顏帖木兒回說是我養活他就  
領了我當有也先尋得我在前差去和番的使臣  
梁貴來見我就差梁貴同達子的使臣到家奏報又  
有回子撒失刺對梁貴說你替我

皇帝前奏我在營裏拿了一箇識字的人我進與

皇帝伏侍我就着他領來看有撒失刺把表彬領來我  
問他你是甚麼人表彬說我是識字的人後有也先  
起營行至宣府着表彬等叫城有城上總兵太監

等官不認鎗放要打次日起營往西行大同着表

彬叫城有總兵等官廣寧伯等親自出城來朝

見將大同庫內銀兩表裏等物進來賞賜也先等

衆頭目每往北行我與也先同差太監喜寧等等同

達子使臣赴京就報去等語爺二說的話與伯顏帖

木兒等言語相同後朝裡差都指揮岳謙等同太

監喜寧齎送賞賜與也先處見爺二奏說家裡如

今要立都王做皇帝我再三言說也先誠心要送

皇帝回來你且不要立朝裏不肯信只要立都王做

皇帝十月初三日有也先也聚會衆頭目殺馬延席復立

爺二做皇帝慶賀了進大白馬一匹初五日領人馬起  
營送爺二回京銘父子見聖駕馬生騎不得進良馬  
一匹初七日到大同在東門外答話城裏總兵等官不  
差人迎接當日到陽和城外館驛有守備等官商捧  
羊酒米麵進次日有太監喜寧就與爺二說今也先領  
人馬不往大路去往紫荆關進後裏到北京有太監喜  
寧忠勇伯把台同也先第大同王領前哨馬行至廣  
昌也先傳說不許搶殺有部下達于秋下槍殺銘隨  
聖駕不離左右尋米麵做乾糧預備答應次日在於  
廣昌進山行走山深路險步行隨駕馬鼻孔流血  
聖駕見銘不忍教人替換到於紫荆關外夜晚山空宿  
謁夜至四更聖駕宣歡哈銘去尋喜寧不敢推托當  
時去尋有也先起營了聽得吹鑼頭鐘鑼響隨  
松山到天明也先忽回頭問是誰銘回說是我也先吃驚  
說你在這裡來我說奉聖旨差來尋喜寧太監也先  
說早里太監在後頭里你的馬乏了到於關裏天光展  
牌時喜寧太監到問說哈銘你在那裡來銘爺二來  
我尋老爺說話太監回說罷了你去爺二前太監前頭  
下營處說話太監前去了行至關東館驛邊等子歇  
聖駕到問喜寧太監銘將太監前言回奏聖駕說哈

銘你上馬銘回奏馬乏了後父親到同父步行到於易  
州聖駕扎營差銘等你去尋此果子送與伯顏帖木  
兒吃有易州百姓收放各樣果子送與伯顏帖木  
帖木兒得知院當夜三更後有李鐸同去達于那哈赤  
等赶上肅勒來朝裏事情當時又宣銘去尋太監喜  
寧岳謙張官保吳良梁貴銘回奏馬乏了沒馬騎有令志  
敏不從聖駕怪怒方纔與馬去尋有大勢達子身披  
衣甲手擎弓箭前坐令邀喝其賡人那裡去應說是哈  
銘聖旨差來尋喜寧太監去又問左右達子太師在  
那裡下營達子回說太師在塔底下下營你往塔底  
下尋去銘沿途跟問至塔下見岳謙等岳謙問說你  
在那裡來銘說今李鐸那哈赤後頭來赶上聖旨差  
我來尋太監及衆大人去討議岳謙回說罷了有家  
難奔有國難投差我每齎賞賜來取上位今也先領大  
勢達子把關打破了來到腹裏有其麼面目見家裡  
早里待天亮會同喜太監見聖駕去往東行到於城  
州有官吏人等進羊酒等物來見奉聖旨差銘送羊  
酒與也先處次日到於果園扎營有管園官員將果  
品等物來見奉聖旨差銘送果品與也先處當日人  
同喜寧太監計議肅勒入城奉聖旨差吳良梁貴去

有張官保當時說我是家裡送賞賜來的到不去去  
到差他每去爺一聽說就差為識張官保人行殺  
後又差李鐸同那差赤到彰義門見官軍擒獲得緊  
脫走回營了十三日人差指揮吳良齋勅入城當晚  
在於德勝門外北邊猪房有連子捉到有墳內使阮  
曠送至駕前當日奉聖旨差誰同內使齋勅入城去有  
多人不應銘回奏我去奉聖旨說道你年小在這裡  
答應我銘回奏不要我去着我父親去有伯顏帖木  
兒說他年紀小他的忠心為

皇帝空有這些人在這裡沒箇開口為

皇帝上捨性命去叫他老子去次日差父親同使臣入城  
十五日有也先同聖駕領人馬到於德勝門外北城廟  
裡將吳良階都指揮阮曠內官父親正午差同  
鳴鑼寺卿趙榮等齋送羊酒俱見聖駕前說話奉  
聖旨家裡怎麼大官人不出來也先問這箇都是甚麼  
職事爺一回說這箇都是小官李鐸說是中書舍人  
也先亦說大臣中書怎麼不出來接

皇帝進去養狗還認的主人我把

皇帝送到門口都不來接

皇帝進去有聖旨你每都回去到家裡說叫大臣每出來

見太師接我進去當時趙榮等就回有也先准備不  
待回報就同聖駕出土城往北行也先傳說但是跟  
皇帝身邊閑雜人都教他進城去當日多人陸續進城至晚  
駕在猪房宿歇十六日早也先起營傳說教

皇帝起馬有太監喜寧同忠勇伯白跟隨也先前去不  
知那裡下營止有袁彬同銘二人隨聖駕當日早起  
營有袁彬放聲哭說罷了我家裏母年老無人侍養  
怎麼好銘勸說哥不必煩惱你我如草木上奴有  
甚麼打緊爺二的金身在這裡只管收拾備馬駁行  
李銘說沒人牽這駝梁馬奏說問連子討一兩箇被  
旁的小厮牽駝梁馬奉聖旨是問連子討時間連  
子銘要討得被旁人漢小厮兩箇牽馬就起當往西  
行着銘在左右手下籠馬並行過溝澗山崖是銘下  
馬扶持聖駕過到平地上馬依舊籠馬並行夜晚到  
於小村住扎有銘將駝梁卸下了帳房尋取馬草  
回還奉聖旨哈銘你去尋馬草去了你不該討我教  
東彬去尋水來我吃被連子名敏安說他逃走將表彬  
打了幾刀背將銀一條十兩與了他次日收拾往西行奉  
聖旨你去尋太師在那裡教喜太監來說話至那時見  
人馬一字擺着往西行是銘見來得勢重想必是也先來

馬緊走有也先差伯顏帖木兒同弟大同王太監喜寧  
忠勇伯把台等前來銘傳說爺着我來叫太監說話  
有伯顏帖木兒等同太監親見聖駕奏說太師誠心  
送

皇帝來到你的城門前你的家裡兄弟做了

皇帝你的臣宰傳了你的恩不肯出來認你接你進去做

皇帝因此太師領人馬回了太師說待道陽和城東那里着  
使臣送

皇帝順大路往居庸關上回去着

皇帝寬心不要見了京城想娘二憂感出病來有些好夕

到壞了我的名頭等語到於易州夜晚住歇使劉峯

兒取水做飯進畢又煮肉帶將火袋防備爺二充飢

次日過關銘奏說到大同有我的親戚在爺二教戎去

時我進城去奉聖旨哈銘你怎麼捨得撇了我去銘

回奏爺二不着我去特至死粉骨碎身也不敢去夜

晚到關外歇了至五更有喜太監聲叫

上位在那裡有銘與袁彬把台聽應說在這裡有喜太監

故聲大哭掙了有我家人伴當將我的駝鞍行李盡行

拐去了是銘請聖駕起收拾前行二日到陽和有達子

遇見打柴草使車的人都殺了將柴草車輛都搶了

有喜寧同把台及也先弟大同王言太師說道陽和往大  
路上要差使臣送

皇帝回往居庸關進去來如今把打柴草的人都殺了車

搶了怎麼差人送去有忠勇伯說謂這裡不中差人送

皇帝去還到營裡差使臣到朝裡討得使臣來接

皇帝回去總是禮這等就差人送去也輕易了因此次日往西

北出陽和後口夜晚下雪銘等將靈機閣搭帳房歇了二夜

次日往北行猶兒莊東邊歇一夜出大邊牆次日往即海

寧子東崖行二日至達子營夜脫銘等搭帳房了有

原槍漢人逃走達子掣出要殺銘因此勸達子舞手

將刀要砍聖駕看見奉聖旨哈銘你進來罷銘回奏

爺二不妨事再過一夜起營往西北行至地名小黃河

東到於伯顏帖木兒家小營內有伯顏帖木兒的妻何

連刺哈荒忙令使女搭轎帳請聖駕住歇做飯進膳生

了幾日那營往西行住扎後十一月十一日過聖節有也

先親來與爺二上壽進黃蟬龍貂鼠皮襖後馬做進

席計議差人討使臣奉聖旨就差人送去罷不必討使

臣後太監喜寧與忠勇伯把台說都是袁彬這前每

年紀小想家裡搬置

皇帝將這厮每都殺了銘說與袁彬有袁彬忙了奏奉



聖旨哈銘你去與太監說不干袁彬事哈銘傳奉聖旨說了後差使臣計安蘇斌等赴京奏討使臣到宣府地方查行發了後起營往西行到於地名牛頭山後又那營到地名間上奉聖旨袁彬哈銘到家俱陞千戶銘等叩頭謝恩外有爺二思想水吃天道寒冷冰凍無水着銘尋水直去尋得向陽暖泉將冰打開取水

上又行營到於八寶山大清山沁塔處太監喜寧來與爺

計議要和也先領人馬詣爺爺同去到耳州敵劉馬太監毛忠都督等接了爺將

一帶人馬收拾奪了陝西爺二坐了去取南京等語

後太監去後哈銘奏說天道寒冷着不得馬凍了頭

臉手脚特到那裡他也不肯出來迎接奉聖旨是當

時就差銘你將這話對伯顏帖木兒說着與太師說

去便去那里他也不認後太監說都是哈銘這廝每

打抗把這廝每都殺了總没人打抗哈銘見天道寒

冷與伯顏帖木兒討車一輛駱駝一隻但行營爺

坐車山將猫皮褥褥生遮蓋後又差使臣張能等來京

去討使臣不回隔月內有伯顏帖木兒親領人馬同

大同王衆等頭日往寧夏高橋兒一帶搶掠去了有

季鐸喜寧帶去使臣段足衣服等物被伯顏帖木兒

家人達子強分用了有喜寧來說多人的東西被

分用了爺二着哈銘去與他娘子說追究出來與他

每太監去後哈銘回奏爺二不中他各人俱用了去虎

口奪食去一般我每如今見在困中就與他娘子說了

討出來了特他各人掣去了達子每不和我每致怨袁

彬說爺二使你不動你強似爺二因恠怒將銘打了幾

下銘啼哭了進帳與爺二磕頭爺二說我打你你怎

麼又來磕頭銘回奏我撇了父母兄弟家道只爲爺

二上來如何不磕頭後伯顏帖木兒妻知查將家人分散

段子等物一一追出送到聖駕前後太監喜寧得知都

來一一討去了爺二謂哈銘曰你前番強到強得是今

果然都來掣去了至正月初一日爺二燒表告

天燒表已畢有也先差人來請聖駕到於地名斷頭山營裡

做年同宴并大小頭目通失條慶賀本月內聖駕賞給

綢巾一頂金圈一付奉聖旨哈銘這圈兒你不要使

叩頭謝恩二月內在於地名東勝州地方爺二差銘

往太監喜寧處看太監做甚麼銘到太監處太監

銘那裡來銘回說爺二教我來看老爺來問

爺爺甚麼銘說爺二說差去家裡人去的人不來沒信怎

麼好幾時得回去太監說差去的人家裡不放來銘

說家裡不說有爺<sup>二</sup>只說老爹在這裡如今差<sup>二</sup>人到家裡也不信如今只得老爹到邊上纔得箇虛實好多太監說我如今要去時也先太師也不肯着我去銘說老爹爲爺<sup>二</sup>上來爺<sup>二</sup>教老爹去太師不肯留你老爹不要到朝裏口到邊上今見李鐸帶來送賞賜的高壯李成在這裡老爹帶箇去討了遣子使臣到邊上打發他進京去討了信息回來老爺肯去時我如今回去爺<sup>二</sup>上奏與伯顏帖木兒特知院轉與太師說銘當時回去將前一奏說爺<sup>二</sup>說道你先去與伯顏帖木兒處說我就來與他說話當時有伯顏帖木兒知道我要來與他說同裏出纓帳迎接到帳內爺<sup>二</sup>將前情對伯顏帖木兒說有伯顏帖木兒回奏皇帝着太監去時太師怎麼留他他是皇帝的人他是誰的狗皇帝着他去他怎麼敢不去皇帝着我時我也只得去略銘你今晚擎下馬明日我同你兩箇學去太師跟前說當時聖駕回次日伯顏帖木兒同銘太師處說前情當有太師叫喜太監說皇帝着你去送使臣到邊上去你不去太監回說太師要差人着我去時我去太師說道你願去時我不留你你

不願去時不強教你去有些好多時你也不要怨我太監說道我去銘當時回還奏說今有太師着伯顏帖木兒差人和太監去我每這里伏侍爺<sup>二</sup>的也有一箇人去奉聖旨哈銘着那箇去銘回奏着高<sup>二</sup>銘說你有年紀了走過世路你到邊上看家裡事情如何這裡凡事都是太監主張沒他是我每纔好說話你到邊上仔細小心自討分曉再三駕付他去有伯顏帖木兒當時就差那哈赤同太監去有太監在爺<sup>二</sup>纓帳內歇了一夜次日早奉聖旨差袁彬哈銘兩箇去送銘等送至東南二三十里回還特落微雨奉聖旨哈銘袁彬你兩箇知道麼銘等回奏不知爺爺說這兩不是好雨喜寧這去不好這兩是洗屍的雨後過五七日有遣子傳說去的太監口子上擎了爺<sup>二</sup>不信怪那說的遣子又過三兩日是以有太監家人北京叔走回說太監到彼在於野狄頗住扎有高旺到邊與墩臺上軍人答話與往來談計擺酒野狄頗臺上放砲將太監并家人猛克都擎了北京叔脫走回了爺<sup>二</sup>問差去使臣那哈赤北京叔回奏他的元刺馬乏了去換馬我每先到關上擎了太監他總到因此走回了爺<sup>二</sup>說我說寧這去不好這兩是洗屍雨果然後太監無了差銘

也先處往來說話總得自在聽信又於本月內有也

先親自來帳殿看望言說

皇帝日頭出至日頭落處往來的人多吃了

皇帝的鹽米茶飯許多的臣宰聽見說前番營裏

皇帝領出來太小四十萬人天地的惟怒上

皇帝上都不得齊你如今只得了哈銘的濟了你的飢飽冷

執他不說我每怎麼得知道他如你的身口般我兩箇

生着不得他說我着着你你看着我怎麼得知道我

說的你也不知道你說的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箇止前

皇帝上說哈銘你不要怕你說是我說的話一日一朝

皇帝也爲自家人烟上與歹人兩箇相爭落在歹人手裏止則

有他本國一箇人做伴一日天意回了

皇帝還得迴他本國生了

皇帝位兒還管着他的人烟那時止得了這箇人的濟微了

皇帝時把這箇人忘了也不尋這箇人也不擡拿他十分虧

了這箇人的心一日

皇帝早朝多官衆會問這箇人把一隻手擡起伸出箇

指頭來

皇帝在金臺上生着說道那箇人是甚麼人罕了有這

箇人回說彼時只有我一箇來後

皇帝与他官做了

皇帝你若回朝時天可憐見你的洪福大

皇帝位子坐時把哈銘不要忘了好生擡拿

皇帝回說宮人說的是我不忘了吾擡拿他也先說這

每便好也先又說

皇帝你沒下飯我送四十隻大羊來令頭目等來進羊四

十隻後行營有被虜女人大小怨哭煩惱一日銘與

袁彬及達子也屍帖木兒等同在爺前奏說吃

金一心願忠朝廷若駕有好歹時銘等務要奉金

身歸朝廷如銘等有好多時亦願節一深埋着不要

觸汚天地使鴉鳥殘吃又三月內大同的邊上也先太

師發去哨馬捉來的漢人送至

御前審問說有石總兵領人馬巡邊見在大同往扎也先

會同大小頭目計議差審刑等領三千哨馬在

大同地方晝夜好生巡哨着如今青草還少馬乏

不得馬飽待馬飽時就同

皇帝多衆人馬到大同和他答話他若接了

皇帝去罷他若不接

皇帝圍在大同不要放他出去後石總兵領人馬回往應

門關進也先第知竟領三千人馬直追殺至代州搶

掠回了也先聽得石從兵脫了要將弟以軍法殺斬衆  
頭目再三哀告饒了後四月內行營間銘奏說爺  
怎麼好幾特得家去爺說如今不得回去我若得  
回去便去道達府也去生去銘不忍啼哭回奏爺  
爲天下出來不曾在打圍着景怎麼說去道達府生  
皆是天意未回爺寬心又於本月內於於豐州地  
方有伯顏帖木兒妻着令使女何失加問銘你每天  
道暖 and 夜曉燒火做甚麼銘回說我每無甚麼做是  
煮肉吃就膳了我每五七人在一禮帳中那裏有地方  
燒火有使女說我夜夜見你禮帳上有火光只說道  
你每燒火後伯顏帖木兒妻等說道是

皇帝洪福光現後伯顏帖木兒不在奉聖旨着銘和他  
娘子說寺知院來家着方便說送我每回去能着  
伯顏帖木兒妻阿撻利阿哈言說

皇帝上去奉我是箇女人我的言語到得那裏我的官人洗  
手時遞着措手的手帕時好夕也說的一句話後伯顏  
帖木兒放鷹得了一箇野雞回來將酒一瓶來爺  
禮帳裏進斟銘

皇帝上奏我今日放鷹得了一箇野雞我若得兩箇特  
進一箇來我得了箇我自家特來

皇帝上進酒間悶進酒間又叫銘說道我有一箇比喻你  
皇帝上奏大海裏水潮時一箇大魚隨潮水落在淺水灘裏  
大海裏的魚怎麼在淺水裏住得這箇急了還要歸  
大海裏去潮水時候不到怎麼到得淺水浪前潮水  
時候到時接着淺水這箇魚還歸大海裏去了

皇帝你寬心你不要心急你的時候到了特留不住自然回去  
了好歹見娘你心焦憂出病來有此好歹沒人替你  
皇帝寬心五月內差銘伴送李成濟勅到大同銘後回隨  
侍在於金山差銘又來大同討信回還復奏次日早奉  
聖旨哈銘你知道銘回奏不知道你昨夜一隻手壓在

我胸前我不曾推下你的去直待你醒了翻身擡下  
去是你爲我辛苦困了知道漢時光武帝皇帝與嚴  
子陵同宿嚴子陵腳壓在光武帝皇帝身上也只等他  
自翻身擡下去你道比他一般銘回奏該萬死奉聖旨  
到家與你都指揮做欽此叩頭謝恩外有伯顏帖木  
兒同也先在水海子一帶住扎校墩上瞭官軍  
偷馬打獵要將墩臺周圍跑倒將人殺害哈銘再三  
也先處家告如今要差人往來和好今將墩臺跑倒  
時

太明皇帝一發不信有講和之意只可奏

皇帝寫勅書叫墩臺上人下來勸勸在各邊城裡去曉諭  
是好也先聽允就差伯顏帖木兒刺來恭政等同銘  
齋爺勅書到於各墩曉諭了後忽遇驟雨一陣霹  
靂一聲伯顏帖木兒懼怕次日就領人馬回本營了六  
月內也先哨馬於分嶺墩捉獲夜不收李貴到於金  
山也先處隨差使臣送至

御前審問情由仍差銘伴送李貴到於大同放進入城與

總兵等官答話又到山陰轉帶夜不收王智同見聖

駕當日又見也先有王智親說如今朝裏說沒有

皇帝說有也不信若信有

皇帝特送

皇帝到大同總兵等官見了總信次日也先差伯顏帖木

兒等自領人馬同聖駕到大同見得大同說計請駕

衆達子知計將銘恠怒要殺伯顏帖木兒言說

皇帝把你當眼目心腹一般你往來兩日與城裏人說話你

和他心害我每若養狗時也認得主人銘回說我並

不知道當有也先弟賽刊王說我的人先特趕他

城裏的人往東邊小門裏進去城樓上放下棚板把

我的人拿了我和你說你也不信有字來勸說是哈

銘不知道你也不要怪他有伯顏帖木兒言說我每

若進去中了他計只爭一分不曾落在狗口裏死了銘  
方存命衆達子知計復回銘奏要差使臣往北京去  
奉欽依着誰去銘回奏銘自去奉聖旨是你去欽此  
銘又奏央伯顏帖木兒太師上說計使臣奉聖旨是  
當時就與伯顏帖木兒說前情依從行至關山東北  
地名失把兒禿次日早同伯顏帖木兒到也先處有  
也先太師在於地名九十九箇海子放鷹見也先

言說

上皇帝差我來那顏上說差使臣往

大明皇帝上去取討使臣來見那顏接我回去那顏的鈞

旨知道太師言說我與衆頭目每計較就叫伯顏帖

木兒如今這事怎麼說伯顏帖木兒回說那顏和衆

頭目每計較差使臣我每

皇帝上說銘去大同迎接使臣聽見那顏的忠心這每呵

使臣來的也喜歡也先又問你見了

皇帝不曾銘回說不曾見

皇帝也先說

皇帝爲你去了憂出病來快着人伴送哈銘去見

皇帝喜歡着當時着人送銘見駕奉聖旨你那箇來了銘

回奏揚善王恩來了說不花王  
原有趙榮湯胤勳去了命  
說揚善王恩是薩八十分

歡喜及問家裡詳細銘又歇一夜將統兵官郭登所說言語奏知奉聖旨是銘當又將母親所製進白絹汗衫一件白絹底衣一件進爺。穿用了次日伯顏帖木兒差那答赤同銘又回到大同同迎接使臣楊善等俱見也先也先見了楊善等十分勸喜以禮相待初五日聚會約在初八日送駕銘又奉聖旨着與也先說送我回特往宣府路上去近便若差人去報喜特着來宣府迎接有也先說道你回去

皇帝上奏我誠心只要送

皇帝回去隨

皇帝往那裡去我這裡差大使臣送去銘回奏畢果於初八日也先送爺上馬會大小頭目殺馬牛做筵席

請聖駕動樂吹唱同妻及衆頭目每行札進酒進鞍馬貂鼠皮襖弓箭前送行一里之上有也先弟賽刊王亦領衆頭目打野盤進酒行禮又與爺送行有伯顏帖木兒自備全副鞍馬弓箭撒袋貂鼠皮襖與爺送行聖駕上馬初九日晚行至野孤嶺西北差銘同連子一名往宣府報喜夜至三更到萬全城邊驛叫爺二分付說社稷為重虜情多有謫詐統兵等官不心遠接只差官軍齎捧羊酒出關迎接管待送來的

連子頭目每統兵等官聽說口稱

明主萬歲望西北叩頭銘當時回至野孤嶺歇了次日早出野孤嶺往西北恭遇聖駕銘回奏前情爺十分勸喜當有統兵等官差官齎捧羊酒出境迎接有伯顏帖木兒等送至野孤嶺帳房內進酒畢伯顏帖木兒將多人趕出遠站着銘

皇帝上奏說道彼時你領人馬出來時為你的天下有你的邊城出來天地怪怒上落在我每太師的手裏我每太師與衆頭目計議天沒曾着

大明皇帝死我每怎麼害他死我每太師順天意好生敬

重着我每伏侍了

皇帝一年今日天可憐見

皇帝回去今日你兄弟在家做了皇帝皇帝位子是你的你到家不要怕大小臣宰每說我為天下為邊城領人馬出去來天地怪怒上我每落在人的手裡天可憐見我今日回來了緣

皇帝的位子是我要你的

皇帝位子坐今我伏侍你一年太師今日着我送

皇帝來我這等心裡的話奏在

皇帝心裏知道我每這裏怎保得長勝長太平比先漢

王霸王兩箇爭皇帝天下霸王與漢王殺七十二過後  
天可憐見漢王通後了霸王就得天下做了

皇帝你若回家去坐了

皇帝位時就是我的主人一般我這哩有些好多我便來投  
你話半爺出帳房宣銘跟我來銘回說馬不在奉  
聖旨就騎我的從馬來跟至東北令銘擎馬劉婆兒  
跟來後令劉婆兒擎馬候聖旨又宣銘聖面向南銘  
跪在地奉聖旨哈銘這大事都是你成了功乃是你的  
到家教你做大官人欽此叩頭謝恩外聖駕行  
有送來衆達子進馬揚善口叫

上位行了罷奉聖旨說他都在地上跪着進馬怎麼行  
得後行至野孤嶺口邊有伯顏帖木兒俺克太平章  
同楊善忠勇伯站在東南邊銘奏說爺今有伯  
顏帖木兒伏侍爺三年送到這哩了爺把馬帶  
回來說一聲奉聖旨是着哈銘與他說多處害生  
受你我進口去有伯顏帖木兒聞聖旨放聲大哭  
我說道我的

皇帝今日進去了再幾時得見後進關伯顏帖木兒回了  
爺行數里聽得後馬响官軍驚疑奉聖旨着哈  
銘着甚麼人銘回奏鎖那俺帶額達子數十人緊走

馬前來有鎖那俺奏說

皇帝的洪福特和院回來放開圍場得了箇野牲就差我這  
幾箇人來

皇帝上進就將鎖那俺等帶隨聖駕至晚到於萬全右衛  
教場官廳內安歇次日到於宣府住歇一日擺宴有少  
監郭敏進膳將膳卓上的吃食等物奉聖旨着哈銘  
分與鎖那俺等擎去與伯顏帖木兒特和院俺克平  
章有總兵官朱謙萬全都司都指揮董斌在於  
御前答應管理賞賜拾賞外夷畢奉聖旨哈銘選達  
子的數內好的頭樣五匹馬編成天字號進與娘娘選  
四匹編成地字號與景泰皇帝選三匹與東官選  
畢奉聖旨哈銘你來我有一件事和你計較今張四  
征南回來在我賞匹馬與他中不中銘回奏爺  
好發賞與他一對奉聖旨誰帶去與他銘回奏今有  
原跟他的頭目來六見做使臣來這裡就着他帶去  
到家與他奉聖旨是就選青白馬二匹與米六帶  
去在宣府住一日早銘請聖駕起奉聖旨哈銘去請  
使臣達子刺來等起馬行至鷄鳴山遇見家裡差  
來太監夏時在彼搭帳設預備接聖駕請聖駕下馬  
進膳畢起馬又見內臣迎接遇見聖駕放聲大哭奉

聖旨哈銘先去前頭懷來有甚麼迎接銘到懷來  
西關見搭帳設膳方尚膳監光祿寺奏將楊信率領  
人馬迎接銘當時回奏至晚聖駕到懷來歇一夜次日  
早起馬到居庸關把關御史王供等迎接到館驛  
進膳畢當時起馬八月十五日行至唐家嶺李士商  
哈等馬一匹進晚膳奉聖旨哈銘來叫內官內吏  
打點家去的東西將我的鋪蓋靴子與哈銘拿去家  
裏與子孫作古銘領畢叩頭恩外次日早奉聖旨着  
哈銘你去趕上馬分付在東華門外光祿寺一帶擺  
着當時回至清河候駕進早膳回奏畢起馬到於德  
勝門土城教場門外從兵官石才張四楊洪少保俞  
謙朝見叩頭入東教場門奉聖旨宣張四馬上說話  
聖駕到安定門在甕城廟裏換袍服宣銘你去家裏  
好生擺着馬銘回奏去不得家裏十分緊奉聖旨既  
去不得罷你去上馬我升轎隨至東安門外爺二進  
東安門銘奏說去鴻臚寺報名而退次日朝見本月  
二十六日太監吳安傳奉聖旨哈銘升一級校尉袁彬  
陞試百戶欽此陞銘實授所鎮撫 元年正月十  
七日爺二復登寶位陞銘錦衣衛指揮僉事天順五  
年七月初二日擒殺反賊曹欽等有功八月十二日陞

錦衣衛指揮同知成化二年正月征勦荆襄反賊劉  
千斤等當先斬首有功成化三年九月十三日陞指揮使  
遇蒙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詔書恩典實授指揮  
使本年十月內具本陳情蒙兵部覆奏本月二十六  
日節該奉聖旨楊銘既有勞績隨侍功勞職事不動  
欽此弘治四年三月內具本陳情奏討加陞并世襲  
於本月二十三日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續蒙兵部  
覆奏奉聖旨楊銘既父子出使并隨侍  
皇祖及節次殺賊有功比與其他傳陞乞陞的不同准世  
襲指揮使欽此

臨戎錄

國朝典故



正統臨戎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明英宗北狩始末考明史藝文志有楊銘正統臨戎錄一卷此書末專敘銘官職陞遷之事當卽銘所述也銘本名哈銘蒙古人幼從其父爲通事至英宗北狩銘與袁彬俱隨侍及從帝還賜姓楊數奉使外蕃爲通事孝宗立汰傳奉官銘以塞外侍衛功獨如故以壽卒於官事迹附見明史袁彬傳此書所記與北征事蹟畧同而詳悉過之惟首尾俱作通俗語蓋銘未必知書當時口述令人書之於冊爾

# 皇朝平吳錄三卷

〔明〕吳寬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吳錄一

卷》提要

皇朝平吳錄上

國朝典故六

元乘中國之弱入主天下迨其季世政益大壞歲飢民窮四方共起延至江淮殆無完郡

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小子九四泰之白駒場民有第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並以販鹽爲業士誠頗有膂力重違寡言下庶諸富家劫之多肆凌侮或負其直不償有少兵五義者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即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弄素所交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已乃謀起兵入旁近場以集少年行至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於是士誠憤怒必欲滅子仁子仁衆潰入海士誠兵勢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乘勝攻臨泰州淮南行省告變元以萬戶召身招之不受五月行省復遣知府李齊論降亦不聽齊且被留久之會其黨自相戕始從之歸木幾沒殺泰政趙連逐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行省以左丞樞密馬銀馬郵出齊守甌杜湖俄有數賊呼誦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元知不能制詔赦其罪使至不得入士誠絕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辯說百端竟不能

降且使齊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汝屈士誠推碎其膝而高之人皆多齊之節六月元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之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六月攻揚州元丞相達識帖睦迺率兵禦之皆潰尋陷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其衆遂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脫脫初以校讒出領兵俄有詔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士誠乘隙擊元兵大敗其勢復振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

十六年丙申二月士誠以淮東大飢謂惟吳中富庶可以建國乃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掠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兵入要妻二門鎮將脫實率兵禦之郡人楊椿力戰而死椿子字子壽本蜀人未少師椿之後有文藝尚氣節為脫實館客因署參謀分守要門獨挺身禦寇鉞交於胃罵不絕口死之明日其妻王氏哭往軍中覓尸為賊所執不屈賊義而釋之其尸竟逆水抵張香橋柱而得歛葬于虎丘之筆李當椿既死忽神附王氏語曰後五日吾將取爾與男女去特男領十

五歲女滿奴九歲皆無病及期妻與男女果同一日死人皆異之又椿有門人陳晉兵至其門使并不屈且索婦女普罵之亦被數創死普字季周能詩脫實畏賊避匿於妻門十八營叢篠中為亂兵所殺當是時吳中全盛甲仗錢穀如山守臣貢師泰輩棄之相率遁去士誠既入郡城即承天寺為府推其佛像據坐大殿復射三天於棟上平江府為隆平府立樞密院以所親信徐義徐志堅與親軍李伯昇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為參軍造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王鎮海萬戶于舍時有為百夫長張某者與其伍謀刺其帥事泄被殺夷其族并其妻族次縛其妻周氏于武陵橋上將斬帥之于惜其姿容令力者舍之語曰能從我活汝命帥怒曰豈有夫死父母死而我獨生子沒誘之不從更賣之益憤罵不已顧謂所親曰我有白金若干兩可以買棺合葬我父母哉則附葬于夫側竟就戮人稱為周烈婦云初元猶吳士誠降遣集賢待制馬馬兒孫搆持詔往諭士誠反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詔卒不絕及是徒吳中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渡高郵語泄并殺殺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丞相達識帖睦迺

道平章左丞相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于賊或以  
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先者至有軍十  
萬自嘉興引其黨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達識  
乃還然苗軍性殘忍所遇淫虐人愈苦之於是我

太子高皇帝龍潛潭城陰有安天下之志先二歲自和

州渡江駐金陵與士誠接克數交兵是月士誠以

太祖初克鎮江遣舟師來攻徐達與戰於龍潭破之焚其

舟數溺甚衆遂乘勝攻常州未下達營於甘露鎮

太祖遣人諭之曰士誠起於益徒術務經紀詐出多端交

心有變難必有間倘有說客須沮其詐術困其營

士達等乃益督兵攻圍其城未幾有鄭食院者率甲

士七千叛入城中反來攻營常遇春引兵來壘擊之

大破其衆遂攻圍

十七年丁酉二月達攻常州益急進薄城下士誠遣

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遣元帥王王伏兵以待

士德敗走王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被擒之

太祖聞之喜曰士德有智勇爲其兄謀王今爲我禽張氏

之成敗可知矣士德母痛失其子令士誠奉書請和

願歲輸糧十萬石布萬疋及銀金等物求爲盟信

太祖初許之後再復書數其開募召兵之罪且謂納我

通逃之人拘我通好之使予之與師亦豈得已既已許

給軍糧中更與約今若果能再堅前盟給糧五十萬

石歸我使者則常州師即罷而事端未絕矣士誠得

書不報士德乃潛與士誠書俾降于元爲助遂不食

而死至是達等下其城初士誠將史椿守淮安見士

誠不足事及諸將驕侈而位丞徐義更加譏毀遣人

齎書詣達康願歸順事覺被殺於是士誠渡出兵

寇嘉興屢爲楊元者所敗乃以書詣降詞多不遜元

者欲納之達識以其反覆不許元者固勸乃承制

假江浙庶訪使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之士誠始要

王爵達識不許及諸爵爲三公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亦

不許元者又力勸達識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

元者意八月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

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而元以達識有招安

功亦加大尉伯琦被留于吳士誠爲造第宅于秦

橋北厚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

歸士誠既授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

甲兵自據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梁城固守士

誠出兵來攻別將廖承文與戰于太湖乘舟深入後  
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承文不屈遂拘囚之

太祖念其守義延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又不通京師  
憂苦飢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  
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  
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建誠總督其  
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  
掣其舟東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糧得  
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

于元也其恭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使臣  
之言不漕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  
可子士誠怒抵掌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即弄官稱  
疾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子中季  
泰州人二十年庚子士誠聞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  
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齊據之

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  
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交諒既平取士誠如探

囊中物爾

太祖用其言姑置之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士誠俱據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瑄入安豐攻采石  
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率徐達常遇春親援之瑄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  
棄安豐退居滁州士誠兵侵入安豐時廬州左君弼  
出兵助瑄亦擊敗而去七月士誠忌完者欲圖之  
而達識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完計舉兵  
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  
州朝廷因其弟士信為江浙行者平章政事而  
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  
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恐逆其意被  
害乃詣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治宮  
室立官屬其母曹氏頗有智識尊為太妃於是元  
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渡海徵漕貢于士誠士誠以  
達其封王之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遂遣達識時石丞荅蘭帖木  
兒郎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諭事之數媒孽達識  
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勅其自陳老病去職二

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卽逼取符印遜于嘉興  
幽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請實授王爵  
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卽使人至紹興索其  
印普花封其中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入  
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  
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楫地上曰我死矣  
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開之歎曰大夫且死  
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  
花爲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  
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人皆惜之士信

旣自爲丞相愚妄不識大體達第宅東城下號  
丞相府軍民趨附之者輒得富二十五年乙巳

太祖以士誠兵屢犯其境卒破取之十月下令曰王者  
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  
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  
致天討凡士誠營寨多端襲我安豐冠我諸暨一  
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  
彼軍民無恐無畏無加逃竄無廢農業已勅大將軍  
約束官軍無致虜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  
外體予至懷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

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馬國勝左丞華高子率馬  
步舟師水陸並進先取淮東諸郡縣剪士誠羽  
翼達出兵江口

太祖遣使諭以北方聲息且曰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  
獲張士誠將校遣來吾自處之達旣起泰州浚河  
通舟師駐軍於海安壩上進圖泰州新城將士  
咸授兵自湖北來達擊敗之獲其元帥王成等  
四百餘人已而李院判兵復自淮安來常遇春  
又擊敗之擒其萬戶吳聚等百餘人因遣人諭降  
城中其僉院嚴再興副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  
拒守不下閏十月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士誠  
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剽以小舟於江中  
孫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太祖遣使諭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  
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  
還備水寨我兵力旣分彼時棄我水寨疾趨陸寨  
擣吾之虛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深入  
使我軍去泰州旣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泰州  
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  
兵法制人而不制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

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後四日又論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夾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爾是日

太祖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聞尔等與寇相去甚邇為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為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達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復

太祖還達康達等遂剋泰州虜其將嚴再興等九十人四人士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足般四十艘遣人獻俘命五千人者悉安置潭展二州人仍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鐵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泰州手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進攻高郵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有陳元帥者來援清傑擊敗之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

太祖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即命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圍取淮安濠泗論達曰為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帥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當為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無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特李濟據濠州名為張氏守而觀望未決

太祖曰濠為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得書不報是月士誠兵寇宜興命達令國勝圍高郵遇春守海安遣別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擊敗士誠兵于宜興城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念堅守不下特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義恐士誠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皇朝平吳錄中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

自馬歇沙汴流宛江陰守將以聞

太祖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北至鎮江地已焚水州掠西律而進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于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至浮于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遁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凡虜將校四百餘人卒五千餘人後十日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守海口常遇春督水軍以為高郵聲援既可之復勅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輕重不一及俞平章請軍甚急蓋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如此女豐竹昌報盡將進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

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尋又論達曰江陰送至士誠降將秦德等二十人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泰州高郵已六遣兵渡江其驍將軍杜亦從徐義趨淮安夫高郵海安宜慎方畧勿墮其計又論達曰士誠由高郵南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彼之使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授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蘇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大眼張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大軍之勝敗在王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

兵然千里速來其勢必弊徐義很悞自用軍無紀律

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林馬屬兵侯之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自三月達至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安遂拔高郵先是達授宜興令馬國勝統兵圍高郵士誠將俞同舍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壻為應國勝信之夜達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板閉之皆殺殺太祖聞之怒即詔國勝回捷之令其步至高郵於是達自宜興還益督兵往攻國勝憤甚令軍士齊登城一鼓破敵俞同舍等得其將卒二千二百民一千四百獲馬三百七十餘足糧八千石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河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身布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既分別發遣乃責問達等仍遣國用即軍中搜問九虜人婦女者皆以軍法治之高郵既下復令乘勝取淮安四月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驛港夜往襲之義泛海去俘其院判錢富善及卒三千舟師進薄城下其在丞梅思祖副拒唐英蕭成籍軍馬廐庫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按堵令指揮蔡似筆雲龍守其城遂進兵興化先是太祖命圖淮安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蘇子角為興化要地令達以兵絕其險隘至是遂取之淮安悉平



後遣龔希魯潛往潁州說李濟下蕭把都把都亦以城降遂議進兵浙西

太祖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氏據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太祖曰彼昏淫益甚生靈不已今不除終為後患彼疆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投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曰張氏驕橫

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為富貴之娛爾其居中用事者王聚葉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於是命諸將

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以伐張氏祭告大江之神曰

惟神奉天明命主宰大江鑒察無私代天行令予主

於濠梁乃庶民也曩因兵變遂列於行伍繼為總戎歲月

以來軍民既衆土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

南拓土廣疆域強暴之國恤民養軍除貪污之政于

茲十有一年矣今姑蘇張士誠據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慈伯者多予之與張不可多事于民並立以榮其身以大雌雄以安黎庶然而剖判在手天用事在手人其深淵巨宰於溪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為者茲欲獎率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張氏決戰告神鑒知乃命

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以行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論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特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

以翦商皆得其特而志在于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

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龍

淮西有陳文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

吾界手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

志豈在于民不過貪富貴聚淵數劫奪寇攘而已

文諒敗滅獨張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

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

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或帥

士卒毋肆屠掠無妄殺戮毋發丘壙毋毀廬舍聞士

誠母焚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

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  
士卒善撫卹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校樹德者必以  
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為成約軍  
中事令人給一紙仍傍諭其民曰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  
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  
崇侯三聖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視有元之末  
王居深宮臣探微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風憲舉親而  
嚴讐有司差貧而賣富廟堂不以為慮乃泰元官又  
改鈔法役四十萬人涇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衣衾  
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辭倡言之妄誕醋  
信彌勒之真有異其治以魅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  
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先謀遂逞焚蕩城郭殺  
戮士大夫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共馬而  
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  
有志之士傍觀熟慮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鄉軍之號  
或以振兵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  
豫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成事  
又度胡運難與成功遂領兵渡江賴

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  
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與問罪之師彭義斌交兵

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與觀既待以不死又  
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  
湖廣盡入版圖雖未及而政令頗脩惟茲姑蘇張士  
瑄為民則私販盜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守聚亮  
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  
勢詐降於元坑其衆政趙璉囚其待制孫鶴其罪  
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數地不足十里僭號改  
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  
省揚子直搗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  
四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  
詔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  
也知元網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兒南臺大  
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劫我邊民其罪  
八也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堯舜禹湯又  
武與之同世亦有不客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斯  
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率領馬步官軍舟師水  
陸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皆破軍士征討所到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凡我通逆臣民被陷軍士咸宥  
其罪其爾人民果能復業即我良民舊有房舍  
地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

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率拒王師者卽當移兵勦滅遷徙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米有賢哲或全城歸附或棄力來降予所賞賜非所敢吝九予之言信如皓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故務旣而復召達遇春於西苑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全其將士撫其人民無受殺戮有可用者卽選用之達等旣受命將發人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達等者必復其巢去鼠者必塞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旣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夫

太祖曰不然士誠起蓋徒與張天驤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驤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驤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旣疲然後進取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太祖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

太祖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伴為安問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或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

言隨吾計矣於是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至太湖遇春擊敗士誠兵于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駐遂次洞庭山進至湖州之毗山入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兵分三路來拒泰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石張天驤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達進攻之有術者言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驤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寶敗走欲入城城下鈞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下官三百餘人天驤子實皆不敢戰飲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狹港潛入城被圍伯昇及天驤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眾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來暹王晟同僉戴茂昌院判李茂及其弟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七城東之舊館梁五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于東門鎮南姑蘇橋連梁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居保李成懼不敵皆遁去士誠督潘元紹時駐兵於馬鎮之東為呂玘等聲援乘夜擊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

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月士誠援遣其同舍徐志堅以輕舟去東岸鎮見我帥欲攻姑蘇橋遇春之與戰會大風雨天甚晦遇春令勇士策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是月

太祖又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論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氏必集兵以拒今命爾往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亦龍船親兵援之義

始得脫清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梁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掠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絕饑餉不繼多出降者十月達以所獲將士徇于湖州城城中大震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清元紹及甘院判拒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弁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榮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舍戴成已降是夕晟亦降是月朱文忠率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條虎略富陽擒其同舍李天棟遂合兵攻餘杭達復攻弁山水寨顯時引數舟繞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解率壯

士數人躍入其船大呼奮擊餘舟脫進護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衆大敗五太子及朱退曰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知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不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浮水進即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奪氣十一月舊館捷至父老進賀

太祖曰此民之福也自此東南可定轉輸之勞亦可少慰矣父老汝論百姓各力主業無作非義展可共予太平皆升而出舊館既降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徇湖州城下語

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食我厚我不忍背之拙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之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知降伯昇俯首不能言其在坐張天驥紹營陳祿以城降伯昇遂亦降於是達引兵向姑蘇至南門元帥王勝降進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和州判楊榮降是月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初樞密院判謝再興為都督朱文正之妻父分守諸暨與士誠連境士誠令呂瑄離城數十里築一堰水壅諸暨被侵再興遣人潛決之

太祖嘉其功以其次女嫁徐達俄詔回籍宣諭別遣參軍李夢庚代守而令再興還受節制再興耻無權勢出怨言且曰

陳文不令吾知何異給與和爾葉處憂死元帥王三  
陳則以諸壁全城軍馬投授紹興先是再與分謝五謝三  
共守餘杭文忠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  
張氏非爾謀也爾乃國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  
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你我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  
分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平章潘元明懼遣  
員外郎方壽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此勝負未  
分而即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今  
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降恐無  
及故使壽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  
待原明即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  
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擬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  
纂子榮華乃志存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  
貴於見機民寔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  
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薄車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  
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原明及  
同舍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  
無訪司印弁執將英劉震出降伏賜道左以文樂導引文  
忠此去之進原明等宣

上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侍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

六百尺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將英劉震等進建康亦  
遣原明以下入朝既而紹興守臣同舍李思忠總管衛良  
佐以城降命駙馬王恭等守之左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  
守將宋興以城降及海寧州亦降達軍至姪蘇城南駐  
口擊敵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尸山橋遇敵兵又擊敗之  
焚其官潰戰艦千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對  
門達軍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妻門華雲龍軍衙門涉  
和軍閭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取  
東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  
築長圍困之又築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  
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方弩大銃於上又設裏防砲以擊  
之城中原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浮水天祐潛  
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通卒獲之於閭門水棚旁送達軍達擇  
而用之特城堅不可破天祐入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  
縱茂出入往來因其中彼此所遣頗允書由是素知士誠天  
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特督兵攻妻門士誠出兵拒  
戰武德衛指揮茅成左脇中入死成足遠人後贈東海  
郡公

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至建康

太祖命有司給庫餼歸于元而誅將英於市以英嘗刺殺明

大海拔枝士誠命懸大海盡像刺英血祭之乃復誅謝  
五等朱文忠以為前保其不死今後殺之何以示信且  
恐後無降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恕于兄弟悉得于  
市以清原明全城歸附仍受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  
文忠節制仍下令曰予聞帝王之治世其初也兼天下之擾  
攘不得已而起兵及甚也憂天下之未一亦不得已而用兵  
自有元失御中原鼎沸四海分于特為民於世上進  
不能上進退不能自是以不得已而起兵至於撫有江東  
土地漸廣民物漸多而四面皆敵國民無一日安又不得  
已而用兵於是西平陳漢跨有蜀川南定百粵北有  
荆襄以及徐泗淮浙四張氏與我接壤地相接屢擾我邊誘  
納我通逃故與問罪之師淮東郡邑首先歸定孫拒者  
加之以刑來降者寵之以爵遂命大將軍石相國徐達副  
將軍平章常遇春總兵東入太湖是以湖州舊館守援之  
將李司徒呂左丞等百名精兵七萬餘眾即火歸附復命  
浙東省右丞朱文忠統兵東北破相廬克富陽駐兵浙右  
杭州守臣平章潘原明差官送款以全城聽命可謂誠天  
時人事之俊傑有合于弔民伐罪之初意已勒征行將士  
凡府州城郭鄉村軍民之家秋毫無犯官府倉庫皆有王

者封籍以待敢有侵漁以律論罪其潘平章于大小官員即  
我藩輔各安其職故茲令論中外知悉

皇朝平吳錄卷下

吳元年丁未夏

太祖以士誠投圓論以書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  
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  
之失國豪傑乘時蠢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  
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  
心畏天順人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徽是也  
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  
孫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大害至士誠不降六月  
士誠欲突圍大戰規城左方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  
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掩襲轉至閭門將奔常遇春營遇  
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歸路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士誠援  
道來攻黃公剎把都率兵千餘人助之自出兵山塘為援接  
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  
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鉄騎揮捷刀  
往擊之敵眾少却遇春因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  
死沙盆潭甚眾其有勇勝軍號十條龍皆倉夫善戰者  
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將其眾出入陣中人不能測

一時俱死萬里橋下已而舍大校有應募者亦戰死其妻某氏得其屍以歸某者抱而投水以死是日士飲馬驚墮水幾不救有與入城計忽忽無所出降將李伯昇知其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乃為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夫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叱叱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共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井中死在旦夕一旦元共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勢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師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疏令嚴明百姓樂附何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舞女旦夕酬宴身衣天下至美口井天下至味猶未伏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纖知亦不問政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

爾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九固當然徒自苦爾且公不聞陳文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熟屢於鄱陽湖交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交風而焚之交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川大嘉興投嘉興夫杭州接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八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獨慮無力拯患生梓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止無所歸故吾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馳金陵橋公所以歸義救民意公聞城門幅巾待命不失為萬戶侯况嘗許以賞賚錢俸之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抑首沉慮良久曰天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他日士誠提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秦檜之兵小却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遇秦因乘勝奮擊太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懷城上據銀椅與秦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戰破砦其首而死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妻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脫有不測宿諒若等宜自引決毋為人耻最少一妾段氏跪即請死遂入室自縊六人者亦皆相繼絕死

元紹欲其屍焚之以骸骨瘞後園壽陽集羽為七姬位  
層以表其烈云九月姑蘇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  
飛礮以擊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祈祠廟民為礮  
且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芭軍伏其下我以攻城  
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符門遇春亦破開門新  
寨遂踰衆度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  
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棚以補外城憐知不  
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泰政皆降輔特士  
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遂破時八月辛巳也是  
日士誠猶使其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三二萬親率之  
戰于萬壽寺東街傷敗殺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  
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其死矣若曹何  
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突樓下及城  
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促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繼火  
焚之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達遣李伯昇  
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歎曰自經伯昇夫人公降  
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  
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昇出封門至舟中不食及至  
龍江堅臥不肯起及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  
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其生先自經死賜棺以葬之年四十七有二十皆幼  
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氈遺乳媼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  
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中分撫足先集將士申明  
上意令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折民房者死離營二  
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  
莫敢妄動居民晏然初吳中有十七字市語云丞相做事業  
專用王莽藥一夜西風來乾剝蓋當時用事者有三參  
軍皆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至是卒敗果如市語云凡獲  
其官屬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右丞潘元紹參政馬  
玉麟謝節王原恭並殺陳恭同金馬孔內使陳基及  
諸將校杭州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  
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來建康熊  
天瑞伏誅先時有單大舍者為揚州青軍軍居仁之子  
領兵守宜興亦叛投士誠  
太祖令居仁招之不來及是生擒至  
太祖命居仁自戕居仁曰此不忠不孝之人當碎其肉亦  
誅之始改平江路為蘇州府以何質知府事  
太祖以城始克慮通州警潰命泰州指揮孫興往取之  
比至而達兵已至其守將張右丞即士誠從子所謂大  
眼張者先以城降已而無錫莫天祐亦以城降初天祐附



士誠達屢遣使諭降俱被殺至是胡廷瑞等攻其城州人  
張翼知事急說使降之於是吳地悉平帥還論功行賞封  
李善長為宣國公徐達信國公遇春鄂國公達祿段友相  
十一足遇春十足胡廷瑞為宋國公九足湯和曹良臣各  
八足廖永忠華高康茂才七足薛顯趙庸張興祖梅思  
祖各六足指揮人五足千戶人四足百戶人三足軍人本  
監十年

太祖仍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於渡江  
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六家地  
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  
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爾勳如王國手沒於王市而  
不得論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世  
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  
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況亦異  
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  
先定中原以一天下無徂於暫安而忘末逸無足于近功  
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勿承  
王上威美幸獲功成敢不盡心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在對曰荷

王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等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  
宴安之特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  
竟何如宜深戒之後

太祖親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為  
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將校汝  
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淞洲汝類者  
春足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就  
於遠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千  
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淞洲諸  
將庶可以保爵位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太軍除暴平亂  
使大業早定非特已受富貴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  
時雖暫得快樂後復衰敗何得為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  
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命而退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慨然自王其勢是若甚勇若何哉  
當四方擾攘民心之皇皇無所依歸有能保障之者亦可  
得以苟安也惟當時以將談之人濟之以肥輟之卒上下  
逸豫遂忘遠圖終馬以元兵一臨獸伏鳥散三吳故疆竟  
歸真王使張氏如錢椒之兄幾待命不勞血戰亦足以死  
其子孫柯至國處城破身為俘囚如劉張耶雖然然能激

烈負氣而死其弟兄妻孥亦不受辱較之李重光之東歸則過之矣故嘗以所聞故老之語及是大夫所記參以史書所載以為錄以藏之後世必有考焉

皇朝平吳錄終

平吳錄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末有袁聚跋稱此書相傳為吳文定公所撰案吳寬字原博號匏庵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定明史載入文苑傳則所謂吳文定者乃寬也千頃堂書目別載有黃標平吳錄一卷與此書同名其書見陸樞古今說海中與此本詳略不同截然二書則謂此書為寬作或亦有所傳歟所記皆張士誠據吳始末起元順帝至正十三年迄明太祖吳元年敘述頗有條理然亦多史所已具者惟明初書檄之文皆全載之則他書所未及耳

皇明政要二十卷末一卷

〔明〕婁性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二年慎獨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政要二

十卷》提要

皇明政要綱目

臣儲燿謹校

卷之一

尊德性第一

道問學第二

卷之二

端好尚第三

戒嗜慾第四

卷之三

畏天戒第五

悲人窮第六

卷之四

崇正道第七

闢異端第八

卷之五

通成憲第九

重儲貳第十

卷之六

立孝敬第十一

溥仁惠第十二

卷之七

親儒臣第十三

敬耆宿第十四

卷之八

開言路第十五

樂改過第十六

卷之九

審興替第十七

辨賢邪第十八

卷之十

公薦舉第十九

慎銓衡第二十

卷之十一

明賞罰第二十一

嚴考課第二十二

卷之十二

興學校第二十三

育人才第二十四

卷之十三

表忠節第二十五

厚風教第二十六

卷之十四

正法令第二十七

恤刑獄第二十八

卷之十五

勤政事第二十九

節財用第三十

卷之十六

却貢獻第三十一

薄徵歛第三十二

卷之十七

課農事第三十三

賑荒歉第三十四

卷之十八

脩武備第三十五

儆無虞第三十六

卷之十九

定禮樂第三十七

謹祭祀第三十八

卷之二十

固封守第三十九

禦寶夷第四十

皇明政要綱目

皇明政要卷之一

尊德性第一

洪武五年冬十二月

太祖謂禮部侍郎曹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論之弗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皆馳譽對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所以致雍熙之治後世鮮能此道處事之際欲求一

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溶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  
洪武十年冬十月

太祖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親筆其中召學士宋濂謂曰人心虛靈聚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

跳躑終不能變範圍而有事於天地朝廷  
允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  
上契冲漠體道迎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  
際對越在天津洋乎如臨其上卿為朕記之  
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灋拜手稽  
首颺言曰惟天無親克敬為親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  
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  
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清而弗擾庶績成  
熙否則天飛淵淪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  
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

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  
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  
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  
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諭者矣雖然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存神內居常如亭中  
時則心與天為一祥刑敷政一出自天衍億  
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

○桂彥良被薦至京師

太祖見而偉之授太子正字切磨治道言必稱  
孔孟不下千餘言無一不當

帝心者其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為務在春坊久  
每侍講必以二帝三王心法為本至於歷代  
治忽諄諄啓迪不倦誠意懇至

東宮每動容稱敬

太祖嘗顧問曰汝何官彥良對曰正字

太祖曰否汝帝者師也彥良辭謝不敢當

太祖嘗祀方丘惠心不寧宋濂進曰孟軻有言  
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庶吉士解縉應制上疏曰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

恭長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

太祖嘉納其言擢監察御史

洪武十年十二月宋濂致仕回獄書於

皇太子云古聖人有言曰為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蓋以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治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過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間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恭惟

皇太子殿下仁孝溫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為言者誠以為君之難也臣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旦夕不忘於是敢貢芻蕘之言伏望

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

太祖覽書喜甚召

皇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之侑以文綺

永樂二年八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

正心章講義

太宗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靜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太宗謂皇太孫曰讀書當求大義不可效書生循行數墨徒費精神出閣未幾問帝王心法太孫以精一執中對大稱旨

撫州處士吳與弼潛心六經淹貫子史動遵古禮不求仕進被徒千數惟從事乎居敬窮理之學

聞之遣行人禮聘

曰渴望來儀以資啓沃與弼赴聘延至

文華殿從容顧問諄復手誠意正心之說極  
蒙

寵賚授左春坊左諭德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

既而獻十策其一曰隆

聖德臣聞湯武於盤盂几杖刀劍戶牖莫不刻

銘以致戒是以聖德日躋孔子贊易之辭曰

聖周成業

一尊德性

六

日新之謂盛德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德之流行速

於置郵而傳命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伏願

陛下法成湯不自滿假之心體大易終日乾乾

之意將見

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上深嘉納諭之曰嘉猷勗朕足見忠愛復遣行

人送歸

道問學第二

丙午年五月

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

聖周成業

道問學

七

闕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

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

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

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

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宮中無事

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



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德或以通當世之  
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  
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  
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  
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詞雖  
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遙想如楊雄何裨實用  
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  
藻

洪武三年二月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  
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太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  
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  
如就父母人心既歸則有土有財自然之理  
也若德不足以懷眾雖有財亦何用哉  
太祖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宋濂請讀真德秀

大學衍義

太祖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  
聯觀之一日

太祖御西廡大臣皆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  
黃老事令濂講析俾在坐者聽之濂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  
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  
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  
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太祖謂濂曰朕之為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  
兢業業不敢自逸濂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正  
謂此爾願

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洪武四年九月

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言

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是

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

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

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

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

兵與刑爾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

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八年秋九月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

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

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

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

見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

是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尚書洪範成生

是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

乃自為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

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

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

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

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

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

太平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正月

太祖御左閣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

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

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

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及生民豈可以忌刻名之。

大學士李賢曰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每儒臣進講必有辭說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永樂二年六月楊士奇進呈文華殿講義

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脩諸躬施於

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

太宗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謂侍臣曰朕於閒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尚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獲乎

永樂四年四月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太宗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

太宗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况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二年七月

仁宗在東駕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為說講畢召問楊士奇曰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宋儒胡瑗之說

仁宗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又亦舉此說乎士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

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

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對

仁宗悅又對曰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

義內閣之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解縉

專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士奇閱易

永樂二年七月

仁宗在東駕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

章正宗一日諭楊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

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是道學

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

大有益學者又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

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

而已

仁宗即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為治之條

例監戒不可無因畱一部朝夕有閱

永樂十五年

仁宗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蓍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楊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彙旨為一編既進仁宗悅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圖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脩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輯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仁宗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奇綉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以進

仁宗諭士奇曰凡此皆書數本於齋閣便毀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

宣德四年二月

宣宗覽歐陽脩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未得說築傅巖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

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澤垂後世誠千載奇逢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蓋天佑國家必生賢哲為之輔翼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賢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設哉

宣德六年三月

宣宗視朝退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講大學平天下章竟

宣宗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恭征橫歛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及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為禍民此聖賢之言豈非萬

世鑑錄

宣德七年七月

宣宗燕閑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宣德九年十二月

宣宗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

聖諭皆當其得古人精蘊

宣宗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宣宗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

正統元年二月大學士楊榮與英國公張輔等二三大臣建議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詔可兵奏且命精選儒臣以充講官降敕勉諭曰朕祇奉

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夫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惡明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

天與

英宗之命欽哉

天順五年正月

英宗召學士李賢謂曰朕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英宗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好玩味聖資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英宗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英宗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畱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尚確治天下之道所謂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此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

聖明政要卷之一

皇明政要卷之一

八廿

三 明政要卷之二

端好尚第三

甲辰二月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效焉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紛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吳元年夏四月

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

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當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

洪武元年五月

太祖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

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後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渺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



兢業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哉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

洪武元年六月

太祖與諸儒臣論學術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  
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  
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  
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之徒肆其邪說游說  
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  
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  
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對

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太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  
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  
之也

洪武四年秋七月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  
以飭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祥瑞應以恣矯誣至  
於天災蟲蛇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  
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  
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群下曲意  
迎合苟圖媚悅致佞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  
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為  
天下國家而可以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  
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  
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  
誠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

永樂七年

仁宗在東宮贊善王汝玉每自於文華後殿讀  
說賦詩之法一日顏揚士句曰古人主為詩

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  
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  
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  
百王除克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  
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  
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  
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  
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詩不足為也

仁宗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士奇  
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及諸書註作詩  
特其餘事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仁宗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士奇對曰儒者鮮

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  
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為人主尤當  
致辯於此

仁宗重學校嚴薦舉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材  
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所言切理多見褒  
答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嘗  
曰為治不本此書雖獲小康苟焉而已於春  
秋歎曰先王之禮壞此書所由作也學問所  
得必見諸行事為文章不事雕飭達意而止  
贊善王汝玉嘗言作詩有法

上曰三百篇何所法哉無他嗜好惟畜經籍法  
書甚富閑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類儒者

宣德八年正月

上燕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卒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  
徭薄稅足以致富庶興舉學校惇崇孝弟足

以立教化故不必盡合古制

戒嗜欲第四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交諒縷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景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

皇明政要卷三

戒嗜欲篇

七

侈之心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洪武元年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一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

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洪武五年冬十二月內使奏增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洪武六年春正月

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

皇明政要卷三

戒嗜欲篇

八

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對曰不遵聲色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

也。

洪武十二年六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

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其未至，反損人

君之明求之，大過則虧君人之量。

永樂二年十一月，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

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

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

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暖，豈知百姓艱難？計

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

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

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永樂二年十一月，通政使趙瑄奏：山西民言

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皿。

上曰：此倖覲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

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

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累民何為擇出之？

天順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英宗諭學士李賢曰：朕一日之間，飲食隨分，未

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

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

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

、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

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鍾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

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

皇明政要卷之二

戒書

士

皇明政要卷之三

畏天戒第五

丙午八月壬子

太祖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因語之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脩斯為格天之本

吳元年五月

太祖以久不雨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

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去疾

首曰

主上一心愛民如此今雖遇旱上天眷愛必有甘澍之應

吳元年六月久旱

太祖曰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大雨群臣請復膳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美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脩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民今年田租

吳元年十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修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脩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禍

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

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書  
災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  
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八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  
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  
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  
等同國休戚宜輔朕脩省以消天譴參政傅  
欽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降出  
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  
自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  
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面卿等其  
盡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三年夏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今皇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橐帝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卧於地衣不解帶皇

太子捧盥進蔬食襍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

大雨四郊霑足

洪武四年十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洪武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皆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今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震天變垂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地震應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豈肯適一己之情興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樓居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

何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宮卑隘不足容尚  
不敢增脩慮勞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為若  
云兵戈但當勅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永樂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鳴臚寺奏翊正  
旦賀儀

太宗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  
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  
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  
當

太宗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  
楊榮金幼孜皆未有對楊士奇對曰日食天  
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  
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  
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  
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  
誠當

宗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  
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謹天戒朕  
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  
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  
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  
罷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  
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不許勅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  
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脩德行政用賢去  
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非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祗懼  
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  
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  
必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將來  
以仰答天意尚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  
賀

天順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  
天監失於推筭不行救護

英宗召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失於

李賢奏天監失於推筭

卷八

李賢奏天監失於推筭

九

惟筭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  
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  
解說甚至書中有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  
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  
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

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

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  
常少卿

悲人窮第六

吳元年正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  
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  
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  
煖為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  
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應先勞之民其  
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  
恤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  
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  
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欲  
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

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大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春正月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陞辭

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庶者能約已而利人貧者必賸人而厚已況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必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深戒之

洪武元年七月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使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其心有不歸者寡矣苟視其困窮而

不之恤民將撫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洪武八年正月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

太宗初即位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數有令擅役一軍一民

才重法比聞衛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大羊無分毫矜卹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之蘇息何時可遂爾等其中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

太宗初即位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民瘼陞辭論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飢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心人主為民父母理亦當

皇明政要卷三

人窮第

十一

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來奏軍民之間何利當與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永樂元年五月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鄆縣蝗有司不以聞

太宗曰朝廷置守令資其惠民凡民疾苦皆當

卹之今蝗入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惠民也此而不罪何以懲後宜遣監察御史按治之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太宗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螟饑饉相仍乎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

皇明政要卷三

人窮第

十二

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歸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益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仁宗即位之初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今歲雨水傷麥其累歲所逋稅宜令民以他物代輸命戶部議所以寬貸之者戶部以國用不足為言

仁宗曰君民一體民貧不可不恤宜從所言自

永樂二十年以前所通稅悉蠲之二十一年  
稅令以鈔代輸

永樂七年夏五月解州儒學教諭白威言安  
邑民饑流徙吏不知恤旱傷田稼而科徵不  
已其稅糧乞折收鈔帛庶少蘇息之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艱難困苦而不知恤又重  
以徵歛豈為民父母之道命戶部傳徵稅糧  
令御史治縣官罪命吏部以威為安邑知縣  
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諭禮部臣曰

皇考臨御數詔有司存恤鰥寡郡邑皆有養濟  
院比聞率是文具居室弊壞肉粟布絮不以  
時給栖栖饑寒而守令漠不晉意爾禮部即  
戒約之令謹視遇勿致失所

宣德元年十一月

宣宗諭順天府尹王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鰥

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  
頗有殘疾饑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  
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  
所

皇明以要卷之三

卷三 人窮第

五

皇明政要卷之四

崇正道第七

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脩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

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永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親學先是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之王之師帝王為主民之主孔子立先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大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永樂十二年五月

上諭行在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妙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來其切當之言

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  
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  
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等亦別類聚成編二  
書務極精備然幾以垂後世命黃等總其事  
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脩  
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

宋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皇明政要卷四  
太宗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  
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時  
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  
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  
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  
視為虛文也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  
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

上嘗召見彥縉曰衍聖公之孫至矣何如  
公館於京師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  
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禮部尚書呂震奏有  
旨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衍聖公是  
二品如有賜之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國家天下今孔子之  
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  
之祀服之何過且

光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有何過哉其  
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宣德元年正月孔頴孟三氏子孫十人來朝  
辭歸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  
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頴孟三氏  
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重有學者爾

以朕言諭吏部知之

關異端第八

吳元年春正月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卻之左右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有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

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

治人之術將濟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

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恠妄之士

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永樂二年正月有道士獻道經者

太宗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

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為邪

人主好尚稍不謹使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

妄誕以投所好奇墮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

永樂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

私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

部以聞

太宗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

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緝軍符發

戍遼東甘肅又朕欽承舊制一不敢忽下

人尚縱恣如此况後來此不可宥且此輩

皆民螟蠶不可蕃下

永樂五年五月湖廣武昌僧言欲增脩觀

音閣以祝

壽

太宗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禍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為善何假求哉

太宗問侍臣曰問之俗之弊嚴於事佛簡於事其先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太宗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於

奉先殿旦夕祇謁未嘗收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

簡畧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

正之當自朕始耳

永樂十五年七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

進金丹及方書

太宗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母令別欺人也宣德四年五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昨山

西代州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為國祀蠶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宣德六年九月行在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宣德九年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

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申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崇道發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景泰年間大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  
數萬泊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後來京  
師聚集數萬

李賢論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  
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  
違者發邊衛充軍反者俱照定額考逮於是  
僧徒知懼皆散去

皇明政要卷之五

遵成憲第九

洪武六年五月祖訓錄成

太祖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  
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  
為此書日夜以思其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  
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  
亂舊章是違祖訓矣又曰日月之能久照萬  
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  
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  
法不可輕改故荒陞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  
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永樂元年七月

太宗諭侍臣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  
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  
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生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嗣君改易祖法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可不以為戒

永樂元年十二月

上宴閑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

聖明政事

遠成憲篇

八二

太平無事之時

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為治始得兩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

永樂二年四月文華寶鑑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

之道貴乎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鑑錄今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

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皇太子以法律

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發而不

聖明政事

遠成憲篇

三

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燕

輔東宮從容問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

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永樂三年十月

太宗賜諸王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

常守之可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

大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

永樂十二年正月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石順門所服裏衣袖弊垢納而復出侍

皇明政要卷五

遼成憲篇

四

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念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

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

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位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不救可為鑒戒朕十有餘歲侍

太祖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閒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

皇明政要卷五

遼成憲篇

五

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來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之心也

宣德元年五月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祗奉

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  
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  
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  
明亂舊章馴致敗亡往事多有可鑑古人云  
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

論

重儲貳第十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  
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  
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  
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事不師亡

設官不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

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

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

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開何

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

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

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

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

德尚齒守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

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

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

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

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

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

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

卿等意見不令卿等必謂府僚遺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宜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沉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洪武元年七月

皇明政要卷五

重儲武備

八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其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拂之患也

皇明政要卷五

重儲武備

九

洪武元年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尊卑洪武七年春正月

太祖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  
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太祖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  
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當知寶愛之者必  
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  
善言不邇諛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  
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途而不知寶愛  
之矣汝等舊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  
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  
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十二年春三月

太祖御筆蓋殿皇太子侍

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  
之際

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  
君道以天下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

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繫于民必敬以將之  
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鑒之不善天  
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  
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永樂元年九月

太宗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  
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  
舜自慎微五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乃命

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穡尚試之如此  
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案奏牘皆  
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庶可為人君也  
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  
命鎮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  
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於載籍每覽昔人言  
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  
益於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省

蓋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永樂五年七月

太宗命大學士楊榮等輔導

皇長孫賜勅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竊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道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議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

宗社之靈

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主璣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懋簡德藝職輔導東宮東宮之子必資薰弼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

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

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允創業守成之難

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

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為

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欽哉

永樂七年二月

太宗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璠等曰古人治天

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虞

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

未易遽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

力行之足以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於今當

進學之時朕欲使其要庶幾將來太平之

望秦漢以下教皇子者多以黃老申韓刑名

術數皆非正道朕聞因閑暇采聖賢之言若

執中建極之類切於脩身治國平天下者今

已成書鄉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爲朕言  
編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情此書宜  
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太宗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

永樂十一年三月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太宗謂學士楊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

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

皇明政要卷九

重儲戒篇

四占

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

閒爾等即以經史講說庶知古今成敗得失

之迹可以鑒戒也榮每遇駐營伺閒進講

皇太孫甚嘉重之

永樂十二年五月駐蹕楊林

太宗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

且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

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憤然

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之爲戒故將來有  
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  
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  
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  
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召

祖宗之付托亦有福澤被及下人矣勉之勉之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

文廟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明政要卷九

重儲戒篇

四占

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蹇義

學士楊士奇問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共

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殿

下曰往者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

端正但覺老矣士奇對曰雖頗老然起家學

宦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臣中老

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講已得人否對曰已



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之大體能直言不

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日欲行賀禮惟此

老與楊士奇言宜免賀朕欲之遂召禮部

林諸臣論曰儀智甚好朕之令侍大孫講

讀

求樂十四年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

是

太宗以重書諭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

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

光武諸葛武侯對昭烈及董賈劉向谷永陸

贄奏疏之類彙類以便覽覽至是書成以進

太宗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謂侍臣

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此納善言臣能盡

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而此書足以見當時

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

作今日耳聞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  
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  
太孫及大臣

永樂十七年八月敕皇太孫曰爾年已長正

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自古帝王莫不以讀

書明理為本未有不讀書明理而能齊家治

國平天下者爾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

宗社得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勉之哉

洪熙元年二月

上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蓋欲皇

太子日聞正道養成德性講官當以六經進

說其前史可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

言

英廟初即位學士楊士奇上章謂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筆

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燕籙之

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上晉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望山陵  
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

太皇太后嘉納遂諭士奇等遴選講臣尋陞為  
少師同知經筵事

皇明政要卷之五

皇明政要卷之五

金匱要略

八十六

皇明政要卷之六

立孝教第十一

吳元年四月

仁祖忌日

太祖詣朔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  
居注詹同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  
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  
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  
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仰視命懿文太  
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命之曰吾

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  
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  
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  
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前等故之因悲咽不自勝  
太子諸王皆感泣

洪武二年夏四月

上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  
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為一朝之  
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勢  
一如平生蓋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  
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皇明政要卷六 金孝敬篇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二月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  
勞若是況人子母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  
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  
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歲欲求歸養  
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上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

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  
知之肯令遠邇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  
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  
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對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  
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悍獨鰥寡皆蒙其惠  
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

皇明政要卷六 金孝敬篇

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  
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

永樂元年五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  
凡忌日於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  
後宜依宋制於天禧寺朝天宮命僧道誦經  
太宗曰子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  
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奉天命為天下  
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脩德深體

天心恪遵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

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脩齋誦經抑末矣

永樂元年六月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

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者數歲得一見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已今吾子繼大

聖明成憲孝弟敬備

四

統緒弟以養父家豈不甚慊于心顧炎暑方

盛舉動煩勞可三日一朝用稱友于之意

永樂二年五月

太宗將詣

孝陵有司請具法駕

太宗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

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

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永樂二年六月

太宗御右順門求春侯王寧侍側論及

太祖時事戚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

奉佛可以福利先親上默然既而諭之曰

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

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

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

聖明成憲孝弟敬備

五

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

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

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

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

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

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天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敢凌弱眾不

敢暴寡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未樂十一年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南京七月千秋節禮部請行慶賀禮諭之曰車駕在北京予不得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群臣禮耶其止之自是千秋節遇駕巡狩並免禮

未樂二十二年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仁宗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退禱告群臣明日釋凶從吉學士楊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魚取二說以聞

上亦未答明日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

宣德五年四月重脩玉牒成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以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所自實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孝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

業所歷年世寂遠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又遠宗帝堯明峻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當過周家

上頷之曰然

英宗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  
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學士李賢曰親親  
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令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九

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

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

禁諭其意庶人入禁時方二歲時年五十六

七聞之悲喜不自勝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  
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

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聽

溥仁惠第十二

甲午七月

太祖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城暴橫多殺人城中

人民夫婦不相保

上為之惻然即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虜

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

九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

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悅

丙午三月

上進兵集慶路元帥康茂才以城降

上悉召吏民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任皆

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  
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  
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  
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橫以殃  
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  
民皆喜悅更相慶慰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  
士卒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戒之曰吾自起兵

未嘗妄殺今汝等將兵當體吾心戒戢士卒  
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  
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徐  
達進兵攻鎮江克之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  
不知有兵

乙巳夏四月

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州父老經濟等來  
見

上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  
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  
生息吾甚閔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  
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上曰濠州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  
老宴飲極歡

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  
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爲  
善孝弟勤儉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  
等頓首謝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  
尚有寇兵恐爲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  
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洪武四年春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冰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皇明政要卷六

薄仁惠篇

士

洪武六年秋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

上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之士宜加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

上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乃有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皆減死論復諭工部臣曰曩以邊境未寧兵甲未弛故集天下工匠隸事京師其中有以疾病致死者不能歸葬深可憫也爾工部即遣人收其遺骸函送其家各以鈔七錠給其妻子瘞之著為令

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

皇明政要卷六

薄仁惠篇

士

仁宗為皇太孫

太祖命分閱中外臣民奏疏獨取其切於兵民疾苦及關

宗社者白之

太祖覽之稱善其間有一語一字之謬者悉置之不以白

太祖指示之曰爾忽之耶對曰顧小過失不足以瀆



天聽

太祖喜曰孫有君人之度哉嘗問之曰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當時百姓奚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自是益見重

宋徽宗二年三月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太宗怒甚曰孔子聞厩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

皇明政要卷六

仁惠篇

志

為人貴於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况畜牛本以為民今乃毒民如此今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

宋徽宗四年七月

太宗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府貯藥材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為食犬醫院如方製藥或為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宜用於京城內外

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獨于咫尺不能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為文具而已

宋徽宗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命書初遣使以鈔

皇明政要卷六

仁惠篇

五

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荆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有感激况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况將士為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翼輔古人有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

宣德二年七月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前日勅。內官欲取民間幼丁學匠藝行。後應天府選取五千。人彼幼未諳事。令習技藝。不能則必加督責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無幼子。爾其體此心。速止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戶部臣曰。恤民必有實惠。

皇明政要卷六

薄仁惠篇

若惠民無實。非恤下之誠。此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既久。未能輸實。有司催徵逼迫。而逾困。四方奏外亡。所賦者皆以此故。朕聞知。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欠糧稅。悉令折收鈔。與布絹。爾戶部定議。務得其中。無虧於民。戶部定以十分為率。三分折闊布。三分折闊絹。四分折鈔。

上曰。如此雖善。但布絹闊幅者亦難得。只宜隨

民間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前者詔書。凡民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今思各處取軍。其中豈無獨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今遠役。則父母不免失所。合有司勘實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於附近衛所充軍。

皇明政要卷六

薄仁惠篇

宣德九年六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湖廣及山西蔚州產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為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不必屑屑。其已之。

皇明政要卷之六

聖明政要卷之七

親儒臣第十三

戊戌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命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得其所以而後可以言治

皇明政要卷七

親儒臣篇

七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基加禮貌命二人為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太祖皆許之

己亥正月

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肇童蒙吳履張

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

數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張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北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宋文忠守金華復薦三儒王天錫至皆用之

皇明政要卷七

親儒臣篇

二

庚子三月徵青田劉基龍泉張溢麗水葉琛

金華宋濂至建康初

上在婺州既召見濂及克處州又有薦基及溢琛者

上素聞其名即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安先以

上命請基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見

上甚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唯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

上善其言甚禮貌之

永樂元年正月

文廟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

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

中楊士奇首膺簡擢

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解縉胡廣金幼孜胡儼

士奇楊榮王淮七人專典密務皆進官時幾

務孔殷每旦奏事退內閣之臣造

展前進呈文字商幾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

始退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廟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華蓋殿

大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

楊榮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

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仍諭之曰卿等

皆國家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官練達老成今朕

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

政事有缺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允或卿等

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

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

缺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托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宣廟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猶元首之有股肱

以為賢人君子而用之則當信任之古之帝

王惟赤心置人腹中人樂為用若既用而復

疑上下之情不通惡在其為一體也故於儒

臣每燕見必從容咨訪使盡其意

宣德八年四月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舜

聖人以德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美乎。亦貴有其臣。使是時無禹。則天下  
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肱必相濟之。  
當時君臣又皆互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  
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盛治。  
當本諸此。

英廟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  
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嘗於靜  
中召賢。嘆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  
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  
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然見於辭色。賢曰。  
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  
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為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

敬菴宿第十四

乙巳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太祖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  
世子。勸以進脩。

太祖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

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知深宮。不思勇  
於進脩。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

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  
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嘆

太祖待士之盛

洪武元年三月。召劉基赴京師。同盟勲冊。基  
至京師。賚賜甚厚。追贈基祖父爵。皆求嘉郡

公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尚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

太祖知其至誠不強也。至三年七月進封魏王伯。

太祖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

中。太祖亦甚禮基，常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洪武四年。

太祖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

劉基為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

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

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責。

當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驚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洪武十年二月，學士宋濂辭歸，漸行。

太祖賜紙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太祖諭曰：朕最慎于賞予，嘉卿忠誠，可賁金石。

故以是贈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太祖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

叩首謝。

太祖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河達家。

庶幾無虞，仍俾孫慎護行。

學士宋濂致仕後，來朝見於端門。

太祖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太祖降敕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

自是日侍。

太祖游歷觀闕，盤旋禁御，詢諮備至，便殿侍食。

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

太祖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

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

太祖嘗與宋濂飲濂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太祖強之三觴面赤如赭行不成步

太祖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

臣咸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後世知朕君臣

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太祖召濂賜坐

聖朝徵書七

九

太祖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授之手注之

危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

卿共之耳

永樂初

太宗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若歷事

皇考多效勞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群臣並入朝

參觀其步趨之艱難朕所以不忍自今

朝見任事者不在此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大學士楊榮

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卿等自輔凡朕所行卿

等共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

一獲尊位輒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皆畏

威順旨諛說取容或有忠良時進一言一有

不納則退而杜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

聖朝徵書七

徵書節節

十

肆志卒至覆敗今朕與卿等當以此為戒君

臣一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永久因取

五人者誥詞

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榮對

曰

皇上聖德之至臣等其敢不勉

永樂二十二年

仁廟御恩善門選用東宮官命戶部尚書郭資  
為太子太師仍兼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  
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事

上意未可召楊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舉義兵一切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吾  
時居守竭誠佐輔甚得資力今出危復安吾  
嗣大位乃遂棄之吾誠不忍對曰故舊無大  
故不棄此

皇上盛德

上問士奇資為人果如何對曰資強毅人不得  
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

恩澤不流於下

上問其故對曰

詔敕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必責有  
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耿介能守  
廉非衆所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  
矣乃不從二人言無幾蹇夏又數數言資偏  
執妨事不容資仁政必為所格

上強從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事書  
璽書褒諭賜銀鈔綵幣甚厚資歸逾月

上念之不置問諭士奇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  
資其謂我何吾欲遣人視之且少加賜資士  
奇對曰賜資有時而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事  
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庫少儲得減半給之可  
常足用

上善即令戶部給資半俸

宣德七年八月

宣廟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遭運時言便民數  
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曰福所言皆智慮  
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



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都  
命之綏輯彫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  
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  
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  
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  
馬騶從揚揚福

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  
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  
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  
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

順五年十一月

朝顧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  
部王翱老矣將翔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

命之說翔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  
若繼翔為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

皇明政要卷之七

皇明政要卷之七

聖明政要卷之八

開言路第十五

戊戌十二月

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耆老儒訪以民事有儒士

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

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

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對曰

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

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

諸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

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

對曰此數君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

一

主公英明神武燕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

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

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

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

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

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

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得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盡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

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辛丑七月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

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

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

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句容有帑為害

主上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

聖朝政事

開言路

三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

賜百官

洪武九年某月

太祖因天變下詔求言曰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群雄並驅十有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素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默省古今乾道變常殃咎在乎人君尋思

此惶惶無措手足惟召告臣民許言朕過失戲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鑑朕之不德假公營私者文非賢人君子

洪武十五年八月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舉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

聖朝政事

開言路

四

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為迭興之閭位乃知秦為漢閭隋為唐閭為國朝之閭亦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不顯文明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

八百年而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由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反是鑒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脩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太宗即位初年十月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上言便民及守邊數事

太宗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取人言以為治朕即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無幾人此成卒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為國之意則善宜嘉賚之其賜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卿等亦母嘿嘿而已

永樂元年十一月

太宗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禎等曰朕嘗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俾於六科辦事如吾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久無一人言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於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千里豈肯言乎爾等退以此言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與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永樂二年三月

太宗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軍民老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皆不開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

可不勉

永樂三年四月

太宗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聖明政書卷八

開言路篇

七

永樂三年四月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王視天下猶一堂滿堂宴笑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之不樂若今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九有建言民

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永樂四年

太宗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勝者爾等但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聖明政書卷八

開言路篇

八

永樂十九年四月給事中柯暹監察御史何忠等應詔言事頗訐直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于

太宗罪之

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今罪直言者是逆天可

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亡之明主皆獎直  
言今爾數請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且彼所  
言爾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善德  
果若無之於爾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  
朕與爾等之過矣慶等愧而退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楊溥密疏  
言事

仁廟嘉納之御禮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

皇明政要卷八

言開路篇

九

之計誠合朕心但但始終如一知無不言  
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今  
賜卿綵幣一襲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宣德五年四月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宣廟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  
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為迂豈不所得者多歟  
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

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  
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  
不以為耻不若已不為非使人無可諫二者  
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為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  
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不拂改過不吝  
禹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吾以為君人  
者當以太宗為法

皇明政要卷八

言開路篇

十

樂改過第十六

洪武初年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  
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  
心為

朝廷耳焉可深罪乎

然然已而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

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言  
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洪武初翰林進大祀祝文有予我字

太祖怒甚桂芳良進曰臣聞湯祀天曰予小子

獲武祭文曰我將我享儒生涯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皆得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震

謙先是奏事待臣有言此當攝前密請

旨不當於朝班對衆敷奏為賣恩苟又有言

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

降謙為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為卿其後楊士

奇獨進奏事畢未退

仁宗問汝有欲言者否對曰有非真謙乎對曰

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

習實無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

臣本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慙懼不矣又言濂  
歷事數十年皆居通顯頗為得大臣體者且  
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之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

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言交趾關按察使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震謙吾過矣復其大理

卿改楊時習交趾憲使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群臣之意甚好事或

未嘗輒有封章進來士奇對曰此由

陛下聖德容納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

怒不以喜怒為用舍

上曰朕志正如此故每聞群臣言退未嘗不反

復思之或吾言有過退亦未嘗不悔士奇對

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碩

陛下常以古人為法

洪熙元年春正月

仁朝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為臣以能直言為忠。忠不盡。如昨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呂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表裏。

洪熙元年四月

仁宗謂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具中。都御史劉觀侍。即具廷用等奏其賣直沽名。召楊士奇等至榻前。語以謙之逾分。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誠。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

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弋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又相與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等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臬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特召士奇諭曰。爾料事不盡。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



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

重書親諭之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

毅引過命之謙如舊朝叅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於言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害民者於是召之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取清鯁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千貫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安等

天順年 月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甚然已有叅將曹廣兵部以為不可

上欲允之召李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柰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

爰雖行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皇明政要卷之八

皇明政要卷之八

樂政過篇

主

聖明政要卷之九

審興替第十七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諭

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

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

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

日聞卿等論此深有愷於予心古者今之鑑

豈不信歟

洪武二年春正月

上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政事得失馬翼對

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

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

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

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

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

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道

中則無弊矣

洪武初

太祖御齋室宋濂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濂歷言之且

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

世莫及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

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

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

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哉

永樂二年八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由天命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歷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脩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永樂六年四月

太宗御西角門因言及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天命在我太祖高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顛倒如此

太宗曰帝王之興雖有天命亦須脩德行仁以承之順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脩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卒至於亡

永樂九年二月

太宗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獸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永樂二十年四月

車駕發臨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為殷監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宣德四年三月

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

任事少對曰漢武帝唐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費耗末年能德

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欲踈忠臣

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

曰善心生則明欲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

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宣德七年七月

上登萬巖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

聖明政要卷九

宋書典章第

四

五

都畿山川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

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

再傳至武宗元政稍小變更仁宗繼之恭儉

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政

教為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為賢君英宗果於

殺戮奸黨畏禍遂情大變恭定以後皆享祚

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

紀綱法度蕩然遂至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

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

祖宗所有又曰崧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

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

上曰然

辯賢邪第十八

洪武二年十一月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

聖明政要卷九

宋書典章第

六

奸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

偽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

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

人侮惑當未知之初一槩棄用既識其奸退

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

之

洪武十四年春正月

上與吏部臣論任官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  
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九邪佞者必去之  
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辯

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  
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為公論出  
於一人為私意然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  
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  
辯

洪武十六年夏六月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  
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  
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  
讒人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  
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  
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太祖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辯也人固有  
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節  
昵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下  
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  
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  
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  
肖則偏陂之言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幸進矣  
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  
為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  
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  
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永樂二年三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  
衆心若進一人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為善  
退一人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為惡無善而

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將何以服天下

永樂中

太宗常與解縉論羣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太宗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縉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

聖明政要卷九

辨賢邪篇

九

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碩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耐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黷僉之心既奏

太宗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且論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何所論皆定見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聖明政要卷九

辨賢邪篇

十

仁廟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閑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朝夕親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知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

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有勉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言之又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

宣德元年六月

宣廟視朝退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進致治在

用人之說

上曰否泰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斯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為所以成泰贊之功否之時君子引退則不可以有為矣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卒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宣德二年八月

宣宗燕間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宣宗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為黑証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公嘗侍聖覽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以此等每切防閑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

宣德三年十月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先是

六月一日早朝罷

宣廟召揚榮楊士奇至文華門諭曰京師端木

澄源之地

宣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遠一人汝當知之榮曰前時賍貪方賓最甚

上門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

上曰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庶公

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

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

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

御史賜

聖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熙其屬不肖

聖明政要卷九

與辨賢邪篇

四十五

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於是御史連章

劾觀貪賍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騷私

滅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追觀父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

法司坐以重法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

清革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

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

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

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

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天順元年正月吏部左侍郎孫弘開復

英廟召李賢謂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石亨鄉里囑晉

聖明政要卷九

與辨賢邪篇

四十六

京官又假奉迎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

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

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

生以為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

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

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天順元年四月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

英廟問李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明日朝畢召吏部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耿九疇軒輊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

之

英廟復位首用九疇為都御史軒輊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洎供職未有建明九疇欲糾石亨之罪反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轉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與李賢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罪賢因曰此人操行

誠不易遂有召用意未幾因禮部缺入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便則可也初輊在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每念輊之為人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人理之論及往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輊遂召為左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

皇明政事卷九

六

皇明政要卷之十

公薦舉第十九

洪武二年秋九月

太祖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要教百司訪求賢才然至日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有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矣

太祖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知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者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洪武八年秋九月

太祖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太祖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

才其長於藝者皆在選列侯至而觀其藝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惟見其小節未觀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

太祖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為人上者能盡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洪武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耄雖不仕

以政至於諮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已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與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太祖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庶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監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

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箒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科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求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廷臣有奏舉官者仁宗諭之曰君以求賢為務臣以薦賢為忠雖聖人用人不求備隨才大小皆有可用然天下之太其間豈無庶幾皇嬰顏曾之徒誠得

一人勝千百人爾等為朝臣宜體朕此意悉心訪求勿苟徇私情而不顧公義古人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朕亦以此觀爾遂命吏部自今以薦舉至者必試用之

洪熙元年五月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試

上召楊士奇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

皇明政要卷十

五

皆由翰林不嚴試所致此弊已數十年非一朝夕之故今不可復循舊弊必嚴試之即其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即皆無可取亦不妨但須得實才

上又言科舉弊亦須革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

浮

上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往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聞

皇明政要卷十

六

洪熙元年十月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宣廟曰卿大臣所舉必當如昔孫朴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其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宣德七年二月大學士楊士奇言今軍民豈無文學才行卓然出眾及有知謀材勇精於

武畧者請令群臣詢察舉保選用

宣廟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行若有拘於例者宜當開廣士奇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种亦極刑家今不在近待乎汝於教諭中明書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

正統初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求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楊士奇與楊溥議之士奇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一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並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

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我

祖宗相承為政皆有因而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為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明監在前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隳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則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平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  
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  
得人

詔如所議

英廟求可為戶部尚書者李賢薦副都御史年  
富貌法不撓

上以為然左右不悅富者甚眾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

賢對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

悅遂召富為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為宜

慎銓衡第二十

洪武四年五月以李守道營同為吏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姦

姦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

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  
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弊官橫職卿等  
君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  
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六年夏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  
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望二

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

之徒蓋賢才不不足以為治鵠鵠之能遠

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

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

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皆無德行文藝之足

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禮送至京朕將任

用之以圖至治

永樂元年四月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日選

官

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澁僻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宣德二年七月

上諭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唐太宗嘗言用人當以德行學識為本此語甚是今之所用多是進士監生彼讀書知古必能務德行廣智識間有人才吏胥終亦少在要職大凡用

人正如工匠用木大小長短各當其宜然後能成居室若用人不當何以成治功卿宜更加詳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學識未稱則改用之有在下位而德行學識優長則進用之庶合至公

宣德五年正月吏部奏選官退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

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

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

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

臣對曰然必由君心靜則事可簡事簡則官

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

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宣德五年七月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勵則中才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人才為職亦未開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之

宣德七年二月

宣廟謂楊士奇有司中有蕪幹能興利除害者令具名來聞用憑獎擢士奇言方面郡守皆

皇明政要卷十一

慎餘衡篇

五

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缺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蕪公端厚識大體能為

國為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為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詔令法司九保舉授官有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干證明白然後奏聞請

原缺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上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誅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校尉付法司論如律

永樂七年二月遼東義州備禦都指揮同知

李信挾私杖殺指揮馬迅都察院逮問當斬

上曰草木雖微當尚愛惜人命至重豈可枉害

皇明政要卷十一

明賞罰篇

五

況指揮朝廷命官而都指揮以私忿殺之則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斬之

永樂十一年正月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

命九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

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

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飢寒甚至水旱

虫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

原缺第一至四葉



初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賞之以明懲勸

宣德元年十月漳州衛千戶甘斌初以外戚推恩為錦衣衛指揮坐罪降千戶至是經赦乞復舊官

宣廟曰貴戚豪橫鮮不至敗如薄昭亦所不免甘斌豪橫多矣強奪民田詐傳詔旨無所不至為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不真于法俾降黜之以全其生

今尚敢希恩求進邪法不可以私縱恩不可以倖得即押赴漳州

宣德四年六月登州衛指揮戚珪以操備科歛軍士綿布萬七千餘疋事覺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

上從之諭右都御史顧佐歎曰近聞軍衛科歛皆是減除月糧國家徒費糧而軍士不得食此輩上干國法下失士心不可不懲

宣德四年七月行在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

戶黃勝因匠藝得官今告老乞以子代

上曰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子孫然自開國之初從軍效勞今尚有為旗軍者此以工藝一時蒙特恩果何勞而欲世官不允

宣德五年十月

上巡邊駐蹕洗馬林晚御帳殿學士楊榮輩侍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等對曰命德

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

天順元年四月會昌侯弟孫顯宗家人私起  
店房專利以病商賈事聞

英廟召學士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  
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上為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  
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  
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天順二年十月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  
功取還既至

上召李賢論曰溥為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  
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  
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涼之人既被虜

寇掠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可而  
得況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  
懼而退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李賢諭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對曰此  
祖宗舊制即

敕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  
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買銓等十人賜以  
衣服裙幣禮部筵宴

命吏部尚書王翱及賢待宴以勵共衆輿論懽  
然

### 嚴考課第二十二

永樂元年十二月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  
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

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其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悉察其能否廉貪之實以聞

求樂二年九月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

皇朝集卷十一

嚴考課篇

十

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此開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則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則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道求譽而即墨及

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其實以聞

求樂八年閏七月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前命御史考察在外官正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近聞考察之官少能著實但信偏言更不博詢其有勤於職業因理公務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誣為酷暴今輒罷退庸濫之官紀綱不立人所狎玩或貪賄賄低首下氣依阿度日小人貪其易與乃更保畱如此不當孔子曰衆好惡必察焉宜嚴戒飭之務盡至公毋使正人受誣小人得志如或不當責有所歸

求樂十三年正月遣監察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民間疾苦文等陛辭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

皇朝集卷十一

嚴考課篇

十一

耳目之寄宜悉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執之郡縣官有關葺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利病宜一一奏來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宋樂二十二年十一月遣監察御史湯煥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仁廟諭之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  
高麗書卷十一 嚴考課篇 主  
外牧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材器不同有專為脂韋諂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為政簡易民悅服之者有震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謹身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等明白其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

二十錠為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方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勉之

宣德五年五月行在都察院請差御史巡按福建廣東

上命章果陳訥因諭之曰御史出巡先須考察官吏官吏守法然後百姓受福凡為惡有跡者易於懲治其有貪暴虐民而強辨飭詐及  
高麗書卷十一 嚴考課篇 主  
外示善柔心實險惡者最要明白究實若徇私廢公姘姘姑息容惡長奸使百姓受苦則爾罪均果等頓首受命

皇明政要卷之十一

皇明政要卷之十二

興學校第二十三

太祖取婺州改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說

洪武二年冬十月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

皇明政要卷之十二

興學校第二十三

乙

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頽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為急務當速行之

洪武六年春二月禮部奏增國子生

上曰頃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賢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為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名聞

洪武八年

太祖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

詔郡縣凡閭里成聚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

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

洪武八年三月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地方

太祖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

化行雖間閭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

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

四方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大學諸生中年

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

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

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洪武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北方學校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

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

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

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

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

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  
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  
此也

洪武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賜國子監前造別

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竈釜床榻以處諸生之

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太祖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

必弊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

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之生材皆為

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

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永樂三年正月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

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上諭儼曰此其條約耳為師範者當務正己以

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為切要

汝宜勉之哉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

仁宗諭吏部臣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範稱之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比來國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出身固是學者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每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陞之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太學之師皆得人自今宜慎重其選

永樂三年七月

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選用師範教育俊秀嚴立教法豐稟蠲徭期待甚至比來學校廢弛所司又不督勵虛糜稟祿爾禮部宜申明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

幾國家得賢才之用

育人才第二十四

洪武元年閏七月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太祖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洪武二年三月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太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洪武二年六月

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射否對曰

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成平爾等雖專務文學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為法矣爾等宜勉之

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

太祖皇帝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學耳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瑄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成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此生學未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則有獲若割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洪武中監察御史解縉初入道時都御史袁泰佑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舉其過而一時多



其直

太祖慮縉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侍父歸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太宗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

集賢堂

齊人

九

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

學至是縉等選脩撰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

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

章敬王訓柴寶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

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沅李時勉段

民倪維格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太宗諭勉之曰人須立志立志立則功就天下古

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

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

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

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

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

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

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

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

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

集賢堂

齊人

十

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特庶吉士周忱

自陳年少願進學

太宗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

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

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永樂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

太宗諭之曰為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

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

一得即不獲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平當立  
強當立志遠大務進脩非獨成己之德將來  
國家亦得實才之用紀等皆叩首謝復諭之  
曰卿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驕  
慢害德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  
之各賜鈔五錠為道里費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上諭禮部臣曰太學聚天下之士以備任用蓋  
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  
陳言以圖僥倖求其實學百無一二爾禮部  
宜勅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材方得  
元貢蓋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而充  
廣於太學若在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  
國學焉有此理

宣德五年八月

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語及治民事

上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  
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  
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十一  
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  
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於今  
但當崇學重教

皇明政要卷之十二

聖明政要卷之十三

表忠節第二十五

太祖皇帝勅禮部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胡大海。長身鐵面。知力過人。少從

太祖於滁陽。常宿衛帳下。以功授樞密院判官。及下婺州時。以婺為浙東大藩。乃授大海江南分省參知政事。守之既而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謀亂。復其城。大海被害。

太祖聞而悼之。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壺廟。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

國。追封越國公。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謚武莊。封勲如故。

洪武初。孫炎從

太祖皇帝征代。以功為麗州總制。初入麗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桀黠之徒。不奉約束。炎增置有方。境內皆服。既而李祐之叛。炎被執。幽空室中。賊卒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賊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為國守所困。然我死死為主。爾反覆賊死。徇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紫貂裘乃主

賜我者。當服以死。遂遇害。

太祖追封丹陽縣男。塑像祠之。

半嘗為莒州同知。洪武三年。青州孫古朴等聚眾作亂。自號黃巾賊。襲莒州。執魯欲降之。魯叱曰。國家混一天下。民皆安業。汝輩何為

自取夷戮即悔過自新猶可轉禍為福不然  
官軍至汝等寧有遺種乎我為守土臣有死  
而已所可惜者良民也賊未敢加害擁至城  
南鄒家莊魯大罵賊遂殺之事聞

### 太祖命厚卹其家

朱顯忠授豫梁衛指揮僉事洪武四年從顯  
川侯傅友德克交州遂晉守之未幾偽夏平  
章丁世真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  
偽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  
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  
城求生路乎顯忠勸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  
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真攻  
圍益急顯忠悉出兵東門拒戰世真復攻西  
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衆寡決戰力不支城破  
為亂兵所殺事聞

### 太祖遣使祭之厚卹其家

洪武二十三年二月湖廣沅陵縣主簿張傑  
有罪罰輸作自陳母賀氏當元季亂雖守節  
教子期於有成今年且老而臣以罪戾不得  
奉養願乞自新庶全子職通政使司以聞  
太祖憐而有之曰婦人當亂世能守節教子可  
以勸俗命禮部榜示天下仍加傑祿秩俾終  
養其母

永樂元年三月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  
圯壞請發民脩理

上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為國不為身故犯顏  
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為身不為國惟讒譖面  
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  
讒譖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逢比干明效具在  
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同安  
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為戒爾等當以君子之  
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

宋徽四年八月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地壞請脩治

太宗額侍臣歎曰此皆首佐

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人盛德百世祀之今不數十年而廟壞不治宣報德勸功之道今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墳况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哉禮父母所愛亦愛之况有功於國乎遂命工部即遣官督脩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悉復其家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

仁宗皇帝諭禮部臣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於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况大臣捐軀為國何可不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賜謚節愍遣人祭之已而歎

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厚風教第二十六

丙午三月

太祖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之本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脩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

主上之言誠昭合於前古也

洪武三年夏

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庭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正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

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

太祖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

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

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禕謹對曰自

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

民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

今

皇朝聖訓卷三

大學風教篇

七

陛下主天下為治之道已備又集凡民而訓諭

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

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

論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

來受訓諭為臣言

陛下教之之旨甚至臣還且將以所賜書重刻

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

聖意矣

洪武六年二月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宋濂對曰上古載

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

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化者乎

洪武八年正月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

當杖請以身代

太祖皇帝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

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

皇朝聖訓卷三

大學風教篇

八

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

勸勵天下其釋之

洪武九年秋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

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

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

三年一遣使致祭其諸郡邑祀典所載忠臣

烈士祠宇頗賴有司亦以時葺治仍嚴禁防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

太祖皇帝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  
敬故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  
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  
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  
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  
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  
上歲加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  
止給酒肉絮綿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  
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  
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  
申之

洪武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  
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  
當以威制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

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  
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  
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  
當焉可絜以一言乎三吾悚服

皇明政要卷之十三

三 明政要卷之十四

正法令第二十七

甲辰四月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夫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宜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太祖既掃除群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

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弑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憲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



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  
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  
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  
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  
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  
險互相吞噬及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  
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  
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  
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  
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  
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中原我之民久  
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  
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  
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  
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  
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求安於中華背我者自

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  
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  
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  
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  
異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  
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羸  
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  
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  
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  
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  
之禍何自而生不率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  
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  
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  
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

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於民不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求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掌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頌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洪武七年夏五月宋濂作

大明日曆序其畧曰

太祖誕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群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

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於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動民四也

后妃居內不預一髮之政外戚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貂璫之輩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  
庚吉士解縉上疏曰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

戚貂璫潘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  
不遁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  
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  
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令不  
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大繁大繁則民  
翫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奸二條下人  
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

皇朝寶鑑卷十四

立法今篇

七

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  
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  
言祀天宜復埽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  
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默  
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  
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  
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  
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

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  
二亭而無黨靡鄉學之教互六之法雖嚴訓  
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  
監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  
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  
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狃於宴安墮城  
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一旦或  
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

皇朝寶鑑卷十四

立法今篇

八

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  
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具乞設武舉  
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  
學田有貢士在宜脩復以救養賢士又言極  
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

洪武十九年冬十二月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  
憲章欲倣成周乃洪大誥治之制以訓化之  
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  
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  
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  
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  
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  
成

上親序之

卹刑獄第二十八

戊戌三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  
囚凡重者從輕輕者原之左右或言去年釋  
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  
法縱弛無以為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平人不可以斃人服

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  
之太過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雖創  
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  
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  
失寬厚則疏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  
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  
時宜也

吳元年六月

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無事不理用刑不當  
則無辜受害譬之鐸草萊者施鑄不謹必傷  
良田繩姦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  
可不慎也夫置人捶楚之下屈抑頽挫何事  
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  
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  
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  
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

用之受狂者多矣故欽卹二字用刑之本也  
吳元年十月

太祖皇帝命中書省定律令初以唐宋皆有成  
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  
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  
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  
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  
詳定論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  
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  
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  
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  
弊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采上  
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  
吳元年十月中書參政傅瓛言應天府有滯  
獄當斷決者

上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  
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瓛頓首曰臣等  
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

上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  
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鞠明白須依時  
決遣毋使淹滯

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宋濂等進

大明律表畧云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保乂臣民孳孳弗  
怠其訓迪群臣諄諄數千言唯恐民有犯慈  
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  
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  
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  
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  
沙礫未忝中之狼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  
繩之是以臨

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  
惟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  
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  
每一篇成輒繕書上

奏揭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

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偽

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舊律二百八十八條

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

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

條合六百有六分為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

或仍其舊皆合重輕之宜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太祖皇帝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

復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

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驟  
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  
者亦有一時過誤情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  
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  
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  
者毋槩言也

永樂元年八月

上因與侍臣論慎刑曰孔子云何以守位曰仁

法司每奏死囚當決朕未嘗不反覆究思稍

有一毫可生之情即從寬減如此猶慮獄訟

有不得平故嘗敕諸司以慎恤為務又曰朕

往年躬臨戰陣凡所俘獲未嘗輕戮一人況

今日為天下主可妄殺哉

永樂元年九月大理寺卿薛嵩等奏各布政

司上所具獄凡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

決

太宗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況治獄得情尤難，鞭朴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煉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等分遣御史，宜具以慎刑之意，書于簡以授之，使論決之時詳探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辯釋，必揆之以理，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會諸

司官錄囚

上悉召諸司官諭曰：「理刑必務明慎，譬諸農夫之耘，為去稂莠也。若心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刑以除凶，人若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爾等皆宜盡心，不可怠忽。」

永樂六年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囚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實，請處決。

太宗皇帝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冤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情，有一不實則死者啗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知，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大理寺奏決重囚。

仁宗曰：「人命其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伴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令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會審特。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

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

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審意甘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刑部尚書金純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等奏刑名畢仁廟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鞠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不敢犯若不明其情任已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最所深惡卿等其以為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憐獄之心如一時過於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迂為慮也

洪熙元年三月

上諭吏部臣曰刑獄係人死生近日刑官有以貪賄敗者有以深刻敗者蓋顛倒是非民若冤抑天災人譴彼必不免但簡用之者亦得辭其咎歟自今刑官必擇廉明公正謹厚之士無俾憊人得肆枉濫

宣德元年六月

上御奉天門諭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由獄以畏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延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敬為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都御史劉觀等類首曰臣等敢不祇奉

宣德九年七月行在刑部右侍郎施禮奏昨請決重囚十四人有旨命再會官審覆今有詞者九人服罪者五人



上謂禮曰刑當罪則人不寃有詞者必有寃即再與覆勘務求其實然亦不可縱有罪服罪者皆如律臨決之際亦在審實勿令有寃朕已再三與卿等言若縱有罪殺無罪是卿等之咎不可不慎

天順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戈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若

旨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辨理不許畏勢難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

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洪武某年某月

太祖皇帝謂臺官劉基章濫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廢弛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寤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錦衣衛臣奏抵死罪一人請決

上審知其有可矜之情特宥之使屯戍興州且諭刑部尚書鄭賜等曰人無不可與為善此人一時迷誤犯罪當死朕矜其情故宥之使屯戍在彼得改過自新在國家得一人耕可

養數人則亦有利自今罪人於法當死而情可矜者准此例

皇明政要卷之十四

皇明政要卷之十五

勤政事第二十九

洪武元年

太祖皇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洪武元年九月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戮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  
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  
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願一  
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  
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已在  
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  
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為樂  
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  
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洪武十年九月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  
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  
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  
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  
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  
一生則庶務壅滯財患不可勝言朕即仁石

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庸時而後還  
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  
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  
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整安但  
祇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  
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  
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  
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群臣皆頓首受命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  
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  
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  
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何若天下未寧吾飢

不暇食倦不暇寢獎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永樂元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飢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且則出與郡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

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益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上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問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向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閑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敷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永樂四年七月祀

太廟

太宗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畢太宗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後召侍臣與

語久之時已五鼓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須少息

太宗曰朕常在宮中周思庶事或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於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天順二年

英朝謂學士李賢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齊絜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於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

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

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

上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

社稷蒼生之福也

節財用第三十

丙午十二月典膳者以宮室圖來進

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昔堯之時茅茨土階樸拙不斲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宮室苑囿之煥窮與馬珠玉之玩欲心

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賢節儉是實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洪武元年八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

洪武元年十二月

太祖皇帝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飭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

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洪武二年十一月中書省奏請營後堂

太祖不許曰土木之工連歲不息今又欲為此能不病民乎俟民力稍舒為之未晚也

洪武八年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

太祖皇帝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飭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十年冬十一月

太祖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

年飢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撫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

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飭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待臣對曰奢侈者常情所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皇明政要卷十五 節用篇

十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為萬世子孫之法

太祖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漁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永樂十二年二月一日官奏事

太宗皇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

復出侍臣有資聖德者

上慨然嘆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常守

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皇明政要卷十五 節用篇

十

永樂二十八年八月十七日楊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

恩畢聞惜薪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

詔下纔兩日今聞惜薪司傳

言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

宣德三年四月行在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用香燭銀硃等物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聖朝政事十五箇節財用篇

士

上曰所買太多所用太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聞買物支官錢近時為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無蹈前弊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李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十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部議一日

上召賢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復令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宜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皇朝政事十五箇節財用篇

士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求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皇明政要卷之十五

皇明政要卷之十五

人節用篇

十四

皇明政要卷之十六

却貢獻第三十一

辛丑三月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以金玉飭馬鞍轡來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洪武元年夏四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

皇明政要卷之十六

却貢獻篇

七

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簾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六年十一月潞州遣官貢人參

太祖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

十畝每耘耔割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  
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  
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  
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  
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永樂三年三月琉球國進闕者數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  
禮部臣曰遠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  
勅止其再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  
彼欲獻媚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  
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永樂四年七月回回結牙思進玉橈

太宗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  
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  
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意自不

用又曰虜貪而謫今受之必應厚資之將有  
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禮科給事中黃驥極

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仁宗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  
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不悉邪  
為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  
言其從之

宣德元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

朝廷近差內官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  
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  
所費甚大

上諭尚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  
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即  
令回京未完悉皆停止

宣德七年十一月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趙

璣金玉振等貢醃松菌及鴈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又獻松菌及鴈菌食物也鴈何所用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鴈犬之類更勿進獻

薄徵歛第三十二

乙巳夏四月

上諭太史令劉基起若注王禕曰其文未靖四方周察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用財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上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接歛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

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上下燕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宋樂元年八月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太宗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種或先後不齊地里有遠近之異未可槩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於病民其勿問弟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宋樂二十一年八月

太宗諭戶部尚書郭資曰今年南北直隸齊山東郡縣水旱之處糧芻皆無所出而有司徵索不已甚為

朝廷歛怨其悉蠲之

太宗諭尚書吳中曰比聞工部差人催辦諸事

多有暴酷傷人，事有不可已者，亦當從容使人，猶辦若暴酷逼迫，實為歛怨，失人心，痛貽之。

宋樂二十二年九月

仁宗諭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來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以不肖官吏，緣為奸計，民所費。

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宋樂二十二年九月，鳳陽等處雨水沒田稼，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農民勞苦，至秋成為水所傷，既不自給，不可復徵其稅。其遣人覈

實今歲糧芻悉蠲之。

宋樂二十二年冬十月，山西渾源州奏民逃徙者百餘戶，其荒田稅額未除，請以均分見在之民。

仁宗曰：民窮甚，故逃。今以見在之民是欲其皆窮而逃也。命戶部速除稅額，若民有願耕者，或逃者復歸就耕，則三年後徵稅。

洪熙元年閏七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州杭州等處織造。

仁宗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宣德元年七月，以山東無麥，下詔免其夏稅。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山東民食大半仰麥，今久不雨，麥已無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稅，但舊聞詔書所蠲，戶部每後催徵，或

云已收在官或云災傷未甚多方洱格致朝廷失信於民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若撻於市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慎勿復蹈前弊

宣德二年正月漢州綿竹縣民奏世以採捕為業歲納麋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為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恤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田野闢人民衆多好事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宣德二年八月行在戶部奏徵歲用馬草上曰古者納總納銓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宣德二年八月行在戶部奏光祿寺明年所用厨料請如創置之民間

上曰光祿供祭祀賓客之費固不可缺然與其多取於民莫若儉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樽節不可過中

宣德二年十一月太僕寺官奏請遣官閱孳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宣德九年五月行在戶部奏昨江西宜黃縣耆民李崇政等言縣民連年遭疫死亡者多官田重租難以徵納乞如舊例折納土產芋布以為民便

上曰舊例折布正以租重故也况今民多死亡何忍復徵米使生者重困乎宜從其言

皇明政要卷之十七

課農事第三十三

戊戌春正月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

上諭茂才曰此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勞務在蓄淺得宜大抵官設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吳元年十一月

太祖出觀園立時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

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洪武元年十一月

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饌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為先故首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務鬼神之常事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

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  
洪武二年五月

太祖皇帝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  
驢而入習儒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  
冒暑治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  
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苦若是為之司  
牧者亦寧憫念之乎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  
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為戒夫衣帛  
當思緇女之勤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為此  
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洪武十二年八月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  
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  
興役以其時民常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  
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  
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  
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

食且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  
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民時誠恐小  
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  
工未晚也

洪武十八年九月

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  
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  
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  
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  
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  
衣在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  
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  
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  
以絕其弊也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命天下種桑棗謂工部  
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飢暖即忘

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也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此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却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

宋濂嘗侍

太祖至後苑觀穫

皇朝農事考卷七

農事篇

五

上曰農事成矣宋濂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生民之辛苦實盛德也

宋樂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太宗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

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為令後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宋樂七年

太宗車駕巡狩北京以

仁宗隨行道途所經過田家徧覽農具及其衣食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曰此為帝王者不可不知也遂作務本之訓以授

皇朝農事考卷七

農事篇

六

仁宗具言農事之勤勞王業之艱難與凡無逸祭祀為政睦親用人賞罰內治外戚寺人飲食防衛理財等事曰此帝王切要之道

宋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廟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田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  
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  
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  
今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  
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

仁宗皇帝過鳳陽謁

皇陵畢周顒陵旁見

仁祖所遺石農器顒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

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

宣德三年四月民有建言朝廷當以重農為  
首務者

上顧謂侍臣曰此言有理國家重農則百姓得  
盡力天下富庶古人重農莫如周后稷以教  
民稼穡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耨者九  
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豳風以戒成王備言  
農事當時民用阜成治協泰和周以下莫如

西漢高帝因賈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餘年

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以土木兵

戈勞民至其末年亦知勸農作以休息民故

於西漢之末朝政雖有闕失而百姓安業自

若天下富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

王莽篡漢終以民心不忘而復之養民之功

大矣朕於斯事蓋寢食未嘗忘也

宣德五年二月罷採木之役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

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

不妨廢農業遂命書勅諭尚書李友直等凡

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遣歸農

宣德七年九月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

曰四民之中農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織婦採桑育蠶

絲製帛累寸而後成采亦甚勞苦侍臣曰惟  
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

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  
為詞章皆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  
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勞動之狀作  
為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為圖揭於宮掖布  
之咸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  
以賦此也

賑荒歎第三十四

洪武三年春正月西安鳳翔二府飢者民宋  
昇等來言

上即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須運粟以濟

上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  
粟以濟之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  
而發耕將見其患益甚即命戶部馳驛往賑  
之戶給粟一石給凡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

石

洪武中費震為漢中知府多善政大軍平蜀  
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  
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與僚屬謀  
曰民飢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儲尚多吾欲  
發以貸民賑其飢荒俾秋熟還倉且易陳為  
新何如眾以為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以狀  
聞由是郡中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多來歸者  
震皆令占宅自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  
甚衆因籍為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  
粟還倉後以事被逮至京

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永樂元年十二月北京刑部尚書郭資等奏  
真定棗強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流殍者衆  
今天寒乞遣人覈實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

及矣今遣人覈實展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  
命迫於旦夕其可待乎令戶部速遣官往賑  
之又令監察御史一員監督賑畢具實以聞  
永樂三年三月淮安邳州言民飢甚計其口  
數請得粟九千石賑之

上測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  
給三月猶不免於餓死國家於惠民豈可為  
旦夕計令戶部倍數給之

永樂七年三月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  
啓潁州及潁衛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仁廟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  
尚從容啓請待報沒黯何如人也急發廩賑  
之勿緩

永樂九年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飢民  
三百六十五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太宗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

則歛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  
皇間大旱民飢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  
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六十一年倉廩雖  
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  
今後但遇水旱民飢即開倉賑給無令失所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廟在東駕時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盈路拾草  
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為食

仁廟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  
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洽歎曰民隱不上聞若  
此乎顧中宮賜之鈔而召卿之耆老問所苦  
具以實對徹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  
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  
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灾之處皆已奏乞停今  
年秋稅

仁廟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

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  
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每人給三斗曰  
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稟見

上當自奏也

宣德元年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食甚艱  
公私無儲獨函關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  
然後給濟然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  
七百二十八石給民俟秋成還官

皇明政要卷十七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善朕聞近年  
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申報展轉勘  
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  
稱任使卿毋拘文法責其擅專

宣德三年閏四月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  
南還言山西飢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  
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飢流移豈

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  
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  
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  
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  
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稟給之  
隨所至居住禁有捕逐者罪之

皇明政要卷之十七

皇明政要卷十七  
賑荒救溺篇

皇明政要卷之十八

脩武備第三十五

戊戌十一月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癸卯九月

太祖皇帝平陳友諒還告廟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

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逸今勝之誠未喻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驚於西失衆心矣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皆歎服甲辰秋常遇春兵至賴熊天瑞固守不下

太祖皇帝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賴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

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  
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鄧陽湖之戰陳友諒既  
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  
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  
郡之民焉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  
等傳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  
困之未幾城降

乙巳春

太祖皇帝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  
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拾兩其傷而  
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  
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又不素持必致  
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  
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  
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

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  
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  
冗濫者故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  
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  
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  
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  
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基曰  
其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常親  
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閭竒正頃刻變化猶風  
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  
耶

乙巳八月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

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集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  
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臣有陳  
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  
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  
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  
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  
連兩淮恃其疆力數侵此之疆場賴諸將連  
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  
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  
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  
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  
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  
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  
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  
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其元年十月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  
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  
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  
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  
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  
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  
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  
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  
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  
健聞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  
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衆勇敢先  
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其如副將軍遇春然  
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  
武昌親見遇春繞過數騎戰即輕身赴之彼  
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向據城指揮遇  
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

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疆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師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疆成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

越宜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親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



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  
有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于心然  
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盜所苦死亡流  
離備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  
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  
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  
子孫怠荒罔卹民艱天厭棄之則有罪民  
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其戈相視如仇讐  
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  
以為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  
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  
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  
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  
激拜辭而行

永樂元年十月

上謂忠誠伯茹瑯其部尚書劉儒曰昔

太祖高皇帝嘗戒諸將校曰軍士家屬既衆  
月糧有限衣食不足不免飢寒加以汝等無  
惻隱之心侵漁私役徃徃逃亡缺伍故當時  
私役者每一日追工錢一貫仍論其罪朕今  
切慮內外將校不能撫卹軍士比昔有加所  
以逃亡者衆自今計其逃亡之數以論罰如  
百戶有逃一人者減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  
不給降克總旗四十人降克小旗五十人發  
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  
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逃降一等皆如百戶  
之例

永樂四年七月

太宗皇帝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臨  
遣諭之曰前安南王陳日燿在

太祖皇帝時率先歸順恭脩職貢始終一誠我  
國家亦待以優禮安南之人皆受其福日燿

死其後王為賊臣黎季犛所殺篡奪其位僭稱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故兵四初攻擾占城侵我邊境邀殺朝使傷害官軍而暴征橫賦害其國人國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恭天之命子育萬民不敢不征特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所必獲其脅從其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此心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來降有一於此雖有功不宥爾其慎之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其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敬慎戰之以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即釋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其徃勉之能等煩首受命從遣使齎

勅諭西平侯沐晟曰昔爾父事

皇考累效勤勞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沒之後越等追封爾兄弟繼襲侯爵爾受一方之寄者數年邊境安輯良有可嘉然丈夫貴自立功烈今命爾為左副將軍引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征討安南黎賊爾當勉盡忠勤和以輯事建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答後嗣爾其懋哉夫智信仁勇嚴為將之道也畏懦則債事委瑣則罔功必務深遠之謀毋徂目前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暱則有以稱朕之委任爾宜懋哉

永樂七年春三月

仁宗在東駕都督譚青率官軍赴北京陛辭仁宗諭之曰為將宜號令嚴明部伍整齊近聞軍士在外往往暴橫擾民剽奪財物此皆為將不能約束之過夫兵以除暴衛民今乃為

暴勵民可乎其戒約之毋自取罪責

永樂十一年四月

太宗皇帝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大學士楊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既安則耕不違時何患兵食之不足哉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

太宗以征胡寇

景泰二年八月

主

車駕次開平適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待其地尚寒

上遙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其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恤

敕無虞第三十六

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嘗大宴群臣宴罷因諭之曰初本布衣以

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群雄並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而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以與諸將渡江駐兵大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君

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武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憂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憂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況天下

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做戒哉

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府

并澤州各獻瑞麥群臣皆賀

太祖曰朕為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

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

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

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

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無韓民

高麗卷十八

不微無虞第

夫

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

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

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平衰由此觀之

嘉祥無徵而災具有驗可不戒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

官表賀

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

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

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

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

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

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慎之志

愈廢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洪武二十二年夏六月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

高麗卷十八

不微無虞第

夫

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

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永樂二年九月周王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

賀

太宗既罷朝謂侍臣曰適聞群臣言不覺惕然

天下之太如一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

豈能格天朕方夙夜祗懼何可便謂騶虞是

天降祥侍臣曰

至志知此所以格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驕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

宣德元年十二月

宣宗御奉天門謂侍臣曰今四夷順服邊境晏然古人嘗曰儆戒無虞又曰禍生於懈怠若守邊將士稍起怠心少失防閑將有意外之患遂遣璽書戒勵緣邊守將令盡心防守不可怠忽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楊士奇家前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惶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悚懼言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謀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士奇曰此居且弊當為爾葺理士奇叩頭懇辭曰

陛下宮殿未建臣必不敢當且

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旦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

又數日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靖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士奇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宣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

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

衛獲至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

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  
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群真盜不疑  
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  
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

上諭以盜謀且曰至愛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  
復微行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楊士奇曰今日之事當寬恤者何士奇曰  
事有當變通者不宜執一如逃民已久

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盡喪非但歸無所  
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  
又不能容則往往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  
至著蓋有可慮願得

恩旨下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  
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為民

官給空閒田廬處之免差役三年庶以安其  
危亦弭患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行蓋在彼在此皆  
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歸但得人安足矣

皇明政要卷之十八

皇明政要卷之十八

皇明政要卷之十八

手

明政要卷之十九

定禮樂第三十七

甲辰五月

太祖皇帝就罷退卻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

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

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

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

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

制作貴不違時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

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者也可不惜哉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

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

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謏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又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

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

惟餘詞謏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

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

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

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

一切流俗諠譁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五年四月

太祖皇帝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乃

詔有司各行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

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參定其儀

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正月  
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  
之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  
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會糧長或  
里長主之或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為正實餘  
以藍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大率皆本於正  
齒位之說而實與賢能者秋習射亦可通行  
焉所用酒肴毋致奢靡若讀律令則以刑部  
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  
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  
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  
佐讀之如此則衆皆知所警而不犯法矣  
制曰可

洪武六年三月禮官上考定禮儀

太祖皇帝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  
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以為防範不可一日

無也自元氏廢棄禮廢因循百年而中國之  
禮變易幾盡自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  
振舉之以洗汚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  
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  
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求為定  
式庶幾愜于心也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  
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  
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  
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  
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  
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  
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  
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  
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  
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  
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  
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  
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  
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  
律呂出入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  
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  
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  
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  
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  
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  
以復古人之意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御奉天門諭群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  
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

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  
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一  
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  
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  
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  
在下者雖有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  
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  
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  
文也

禮部尚書崔亮奏言禮所以辯上下防奢僭  
也今喪葬之禮自公侯卿大夫至於士庶各  
有等第然其間儀制上得以燕下下不得以  
僭上力雖有餘不許過度力不及者稱家有  
無不拘常例

太祖從其言

永樂元年八月禮部言內簿中宜有九龍車

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統燈紅油紙燈各

三對。而今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曰：其奢也寧儉。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永樂元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

皇考功德隆盛。

祖宗樂章未有稱述。朕甚愧于心。爾等其議為之。因曰：漢高帝作大風歌。武帝作秋風辭。亦皆有文。當時又有儒臣惜乎制作未能如古。

朕有意稽古禮文之事。爾等博求名儒用稱朕意。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楚王相繼來朝。例

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

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爾三人試言之。士奇

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

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於東

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

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擬已見書其位次。遂出。

片褚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賫赴陵俾率行之

洪熙元年春正月

上御奉天門朝群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群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群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即吉而明日亦不欲見群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

新主皆欲一睹

天顏

聖慈誠至亦宜勉徇下情

上顧士奇等曰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之遂有是命

謹祭祀第三十八

吳元年十一月

太祖沐浴出觀園立顧謂起居注熊鼎曰此與

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於郊禘地而祭器用陶匏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忘矣鼎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此誠前代之所不及

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

予安敢不盡其誠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監甚邇鬼神雖隱所臨則顯能知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

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太祖諭之曰九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

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為羹醪俎饌充實神庭徵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洪武二年正月

太祖皇帝初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比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

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東閣大學士吳瓘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祭于武英殿召沈等謂之曰朕閱古昔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若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三事以類編輯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令沈為之序廢便觀覽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令沈為之序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

阿木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若宋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本華黎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本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朱潏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

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

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本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三十年十月

太祖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釐

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  
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求惟為治必本於禮考  
諸祀典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  
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  
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  
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  
經莫此為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於封號

禮部奏

禮部

禮部

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  
可僭差今命依古定制九嶽鎮海瀆並去其  
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  
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  
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華天  
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  
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  
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貴

用稱今以禮祀神之意

太宗初即位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  
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為本固當自朕始然陪  
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此誠敬庶幾感格之  
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直清以率于衆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享

禮部奏

禮部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於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  
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於本  
廟祭之

太宗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  
臣既有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著  
為令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  
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園丘暴  
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  
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  
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  
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  
行反道背德而於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  
有獲福之理

宣德元年正月行在大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猶

重其事也卿等輔佐事

天地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蓋實  
有賴然必誠敬之心素有持養崇盛之薦極  
于精潔庶幾神明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

之

宣德八年正月

車駕詣

郊壇

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

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

之曰祭物固應精潔與祭之官皆以虔誠為

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官執事分毫無慢庶幾

神明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夜

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臣曰特早來不

視朝之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

烟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

雲歛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和助祭執事成

中禮度

皇明政要卷之十九

皇明政要卷之二十

固封守第三十九

洪武三年四月

太祖以封殖諸王告

太祖禮成宴群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乃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

皇明政要卷之二十

乙

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

分鎮諸國實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道群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

發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

不齊特顧施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

過於此

洪武九年正月中山侯湯和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處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故嘗令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致有失矣

洪武十五年夏四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視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實於安靖苟用兵爭利



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不可聽也

洪武二十五年

上勅宋國公馮勝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肥知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為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兵甲以自防立斥堠以知警則有備無患矣

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

仁廟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城池為民保障今天下無事日久城墮池涸所司玩慢不知修治一有警急何以衛民宜下各都司督令各衛所委正官巡視城池有傾塞者於軍士農種之暇併工修理務令堅固若臨邊境則不俟農暇即日修治

宣德九年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武陽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然運送甚難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得當而行不可輕率

宣德五年三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充足士卒精鍊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為患朕要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慢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作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警備之

宣德七年九月命將率兵巡邊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  
居安慮危乃保邦之道况西北二邊虜常出  
沒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師行須慎重無  
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  
利兵甲以振耀武威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  
邊城亦因此良策也

禦蠻夷第四十

嘉靖二十一年

禦蠻夷第四十

五

甲午冬十二月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納哈  
出者木華黎裔孫也

太祖初獲之以其為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謂  
徐達等曰納哈出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  
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以為虜心難測若舍  
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

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因召  
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

為其主况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汝歸仍  
從汝主于北因資而遣之納哈出辭謝而去  
洪武三年秋八月福建行省都事沈秩與監  
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  
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  
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

通言曰

皇朝政

嘉靖二十一年

六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降無不奉表

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  
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柰何不敢  
亟撤王座而更設卿几賓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

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文王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舒當造丹入貢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蘭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上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

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蘭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蘭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蘭婆非中國臣邪蘭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還朝天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

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行

王以金佩刀吉具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

近侍曰中國使者燕絮乃如是邪蘭婆來入

討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

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

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

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

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下喻

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

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為別酌地祝曰願使

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

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

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

洪武十二年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滿敬葉旺

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

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

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渴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籍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減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母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

啓矣

宋樂初西北諸胡來貢令光祿卿酒飯既罷禮部尚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

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太宗曰人嘗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豈間於夷狄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使馴帖況虜亦飢食渴飲有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有來者推誠待之耳

宋樂元年九月命右軍都督同知韓觀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諭之曰廣西蠻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德撫之至不得已而後用兵所以蠻民悅服邊境晏然今朕嗣位謹遵成憲卿往鎮之宜務德為本毋專事殺戮庶能副法

祖柔遠之意

宋樂二十一年三月大學士楊榮從征北還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

太宗曰卿言深合朕意遂勅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諜者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遂班師

宋樂二十一年三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之麗水建寧之政和山寇周叔光等聚二千餘人往來行劫漸致滋蔓請發兵

捕之。

太宗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調防倭都指揮張  
翦所領勁兵三千并閩浙兩都司各調五千  
總於翦而捕之太學士楊榮從容進言以為  
彼皆愚民或為有司所苦或為衣食所窘不  
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耳何敢為亂若寬  
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堅其為盜之心況兵  
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

皇朝政事

卷十

十一

太宗曰卿言是也可勅閩浙三司招撫若復頑  
梗弗服用兵勦滅未晚也既而果悉順服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

太宗皇帝北征駐蹕上莊堡寧陽侯陳懋為前  
鋒遇韃靼王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  
以其部屬入見也先土干遙望

天顏尚有懼色

太宗命稍前與語遂備述誠惻又願來歸但為

阿魯台等牽繫今幸見

陛下是臣再生之日也

太宗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眷命為天子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爾今順  
天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享富貴勿憂也先土  
干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令悉與酒饌也  
先土干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適

皇朝政事

卷十

十一

太宗論文武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  
其封也先土干為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也  
先土干之來歸也其甥把台罕實讚之遂授  
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及織金襲衣又大宴  
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

御前珍羞悉賜之宴罷

御用金杯等物亦賜之於是左右皆贊美

上功德之盛

太宗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固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為可尚也宣德元年七月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朵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敢擾邊遂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

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察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不足計也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暲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

吉示之且謂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未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厓前史為榮

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父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令尚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高表示文武群臣且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交黎氏纂毒虐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蕭望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群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

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七年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刁招散遣人貢方物且奏云波勒常以土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今豈能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

勅慰使敦睦鄰好保境安民蕭望之

天順四年秋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英廟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學士李賢見人民驚走如此乃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官會議遣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有所護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

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官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學士李賢從容言於

英廟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

彼住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賢曰幸甚

皇月之



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中郎冠帶開住  
臣妻性

奏為進書籍事臣父諒自幼志在學道博通  
經史并諸俗性理等書領鄉薦後以學識  
未充十年不仕後授四川成都府儒學署  
訓導歷俸三月為因多病母老即告致仕  
讀書養母以居敬窮理為心躬行實踐為  
事而於經史等書多有著釋編集聖賢經  
傳之有裨於心學者名曰心學要語目為  
之序令臣將平昔所聞為之集釋以圖報  
稱及至成化年間伏觀

憲宗皇帝御製貞觀政要序不勝欣躍以為

朝廷學古圖治

宗社生靈之慶也乃謂臣曰雲觀

祖宗御製書并先正宋濂等文集所載洪武初  
年至天順末年

一祖四宗政治及接賢臣問答之言實與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先後一揆誠千萬世治天  
下之大法也乃照貞觀政要格式立定四  
十篇目一曰尊德性二曰道問學三曰端  
好尚四曰戒嗜慾五曰畏天戒六曰悲人  
窮七曰崇正道八曰闢異端九曰遵  
成憲十曰重

儲貳十一曰立孝敬十二曰博仁惠十三  
曰親儒臣十四曰敬耆宿十五曰開言路  
十六曰樂改過十七曰審興替十八曰辨  
賢邪十九曰公薦舉二十曰慎銓衡二十  
一曰明賞罰二十二曰嚴考課二十三曰  
興學校二十四曰育人才二十五曰表忠  
節二十六曰厚風教二十七曰正法令二  
十八曰恤刑獄二十九曰勤政事三十曰  
節財用三十一曰却貢獻三十二曰薄徵

欽三十三曰課農事三十四曰賑荒歛三十五曰脩武備三十六曰儆無虞三十七曰定禮樂三十八曰謹祭祀三十九曰固封守四十曰禦蠻夷令臣將各書依類編集思圖裨補以罄餘忠臣編集一十餘年方得成帙共四十篇四百五十二條又先任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今陞太僕寺少卿儲懌校正字畫差訛不意臣父物故其以尊德性道問學為

皇明政要卷末

表文

三

祖宗政要之篇首者非無意也蓋謂尊德性所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二者乃聖學之梯航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與商書之傳約虞書之精一孔子之一貫同一意焉蓋存心則約知至則博約斯可一博斯可精一則一矣精則貫矣心存知至則德脩道凝王天下之本已立故於三重可以徵諸庶

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政豈能外此以為要哉臣父從事理學辛勤四十餘年其所得如此臣不敢隱昧屢欲具其所學并前二書上達

講惟以效野人獻曝之誠未敢輕易茲臣年將六十筋力向衰殘氣時作已成痼疾難堪任使故不以干進為嫌謹具本并封

皇明政要卷末

表文

四

皇明政要心學要語集釋二書專令義男婁俊才齎捧以

聞臣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右謹奏

聞

弘治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冠帶閑住臣婁性謹上表

皇明政要後序

唐臣吳兢纂錄貞觀政要四十篇獻之中宗  
視為空文厥後文宗始喜讀而篤行之大和  
初政鑒然可觀自是以來其書盛傳于世迨  
我

憲宗皇帝御制首序其畧云太宗濟世康民偉  
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脩身  
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誠為至論

萬古不易臣蚤承庭訓知我

列聖明良胥會都俞之言寬大之政所以植國  
體而裕民生者一本於帝王之心法聖賢之  
道學其視貞觀之治奚翅霄壤而已哉

聖子神孫恪遵前軌一無所違則可久之業益  
彰可大之功益著矣因遵臣父所定四十篇  
目博采群書依類編錄四百五十二條亦分  
為四十篇蓋自正心脩身以至於平天下類

編成帙倣吳兢之意僭題曰

皇明政要質之有道君子訂其字之訛舛補其

闕畧獻之

明天子用少効涓埃之報于萬一云

弘治辛亥二月丁未

南京兵部郎中臣婁性頻首謹識

皇明正德丁

卯慎獨齋刊

明政要二十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婁性撰性上饒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武庫司郎中明史馬中錫傳所謂兵部郎中婁性與守備太監蔣琮相訐坐除名者卽其人也星書仿貞觀政要之體編載明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五朝之事凡四百五十二條分類四十宏治十六年表進於朝自稱篇目皆其父諒所定凡歷十餘年始纂成書所錄英宗之事大抵在天順以後則以正統初政之不綱也諒字克貞吳興與弼之門人王守仁亦嘗從之受業事迹具明史儒林傳

蘇州府纂修識略六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徐景鳳刻

合刻楊南峰先生全集十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州府纂

修識畧六卷》提要

直隸蘇州府爲纂脩

實錄事據經歷司呈抄蒙

禮部委官進士屠鄭案驗奉本部劄付節

該欽奉

敕諭所有合行事宜悉照例舉行欽此會同

監脩等官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

等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

奉天門具奏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行劄付本職前往浙江等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一

處轉行所屬務委有文學公正官一員

將合取勘事件自成化二十三年九月

初六日起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

止逐一編類造冊奏繳奉此除齎捧欽

奉批文前往鎮江府比號相同外合仰

行府照依欽奉

敕諭內事理編纂定限八月內差人親齎

奏繳等因備呈到府已經備行所屬編類外

照得纂脩寔

朝廷重事姑蘇爲東南大邦文物特盛事蹟

頗繁本府欲行以禮敦請致仕主事楊

循吉總領其事未敢擅專擬合通行

呈

請乞照詳明示施行去後隨蒙

欽差巡撫蘇松等處地方總理糧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艾批俱依擬行繳蒙此行間

又蒙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曾批據呈議處精

當仰依擬議徑自施行呈繳案照先爲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一

二

前事已經通行申請去後今蒙前因擬

合就行

正德元年五月初四日行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一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政事上

並係奏奉  
朝旨行過事蹟

立太倉州

太倉州一名東倉始自元時宣慰使朱清

於此築城通海漕旣而以其繁盛遂徙

崑山州治其中未幾州復移崑山我

朝吳元年收克立太倉衛洪武十二年又立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一

三

鎮海衛並在一城以爲二衛控制海口

足矣其後傍邑之民來居日衆成化間

巡撫都御史王恕始奏請立州治事下

本府勘報訖然一向未行弘治七年巡

按御史劉廷瓚復奏前事將舉間又遭

饑荒停罷弘治十年巡撫都御史朱瑄

旣至用州人言決意創立具疏陳六利

上請

詔可其奏賜名太倉州割崑山常熟嘉定三

縣附近區分爲州而以崇明縣屬焉其  
六利一三縣區分割附於州則道里適  
均二立州則二衛倉糧自足官軍不往  
別縣關支俸糧三城內軍民詞訟州衛  
可以旦夕具獄免致勘問經年不得歸  
結四近縣人民將貨物入城變賣無強  
軍攬奪之患五統領崇明一縣則遠近  
相制六學校生徒得沾廩貢是爲利六  
也於是崑山縣割東鄉一百五十里常

熟縣割南鄉九十一里嘉定縣割東鄉  
六十七里皆屬於州共爲州管轄三百  
一十二里先是吳淞間素無州有州自  
此始州初建立咸謂添一衙門百需具  
興而三縣膏腴皆爲州有供辦視昔爲  
艱至十六年海盜生發官府處置收撫  
皆駐是州賊雖憑陵州境而終不敢侵  
軼以深入蓋有州衛椅角鎮扼之故然  
後乃知昔之請建若預有見云

治水始末

弘治四年五年七年本府連遭大水民以  
匱告工科左給事中葉紳因上言太湖  
支派分注六府曰蘇松常杭嘉湖其水  
有上下流不同今所至壅塞乞大加浚  
治 又請浚湖水入海要道言尤切  
激事下工部時方病東南潦災無策以  
救亟是其議爲覆奏請施行

孝宗皇帝乃以工部左侍郎徐貫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與巡撫副都御史何鑑同董  
厥功于時六府並遵

朝旨一同開浚然役大工殷惟蘇爲然時則  
知府史簡提督工食以水利通判張旻  
爲管工官以其年十月有事于白茅是  
港也在常熟東南輸崑湖承湖陽城湖  
而注之海往時水由是行其濶六十丈  
長亘九十里通潮往來吐洩湖泖然張  
士誠猶設爬沙之夫歲加疏濬以爲常

入

國朝尚書夏原吉治水時相度地勢於湖水  
交會之衝慮恐水獨從七浦入海因作  
斜堰障之分其流注於白茅欲俾地方  
各沾其利一向民有所賴天順中潮沙  
日漲罕施疏治港漸狹小其後又有水  
之獨出七浦而決壞斜堰者於是水遂  
改道更無流波衝洗潮泥而漲沙日甚  
一日隱然成堤矣貫等既奉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一

六

命至亦以此爲開濬所宜先乃以五萬九千  
人專事其役東起海口西抵芝塘凡長  
六千五百五十五丈相傳開治港面濶  
五十六丈傍深一丈七尺而以土積岸  
之兩傍深又崇明出巨艦相聯內向爬  
去壅沙棄于海中俟其活動仍決壩放  
水衝之一時因白茅而濬者其上爲鮎  
魚口傳導湖水來派有新開河龍潭洪  
白魚洪落星港四支濬之總計六千四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一

七

百丈凡用萬七千六百人而尤涇長九  
里鹽鐵塘長十八里皆通白茅凡用萬  
四千九百人其他不因白茅而別治者  
七浦與吳江水口而已七浦長四十里  
徑通海雖則水行于是而亦時有湮塞  
凡用萬七千人吳江水口在長橋外橋  
長二里有七十二洞其外匯爲大沼廣  
千畝太湖之咽喉也久爲蘆荻所礙巴  
城淤澱凡用萬六千人三閱月皆以成  
告蓋以鮎魚口爲白茅上流斜堰爲七  
浦上流而長橋爲諸水上流其在蘇州  
一府施工如此其分治之法則長橋及  
吳家港用吳江夫白茅芝塘用長洲吳  
嘉定夫斜堰尤涇鹽鐵用崑山夫鮎魚  
口白魚洪新開河落星橋龍潭洪用常  
熟夫夫每縣皆萬有餘名各自供餉獨  
崇明視諸縣最少又在海中故止用其  
舟決海口壅沙夫不過千餘仍仰給常



熟焉凡一府七縣用人十二萬有奇粟視其人之數而殺其四分之一其他公私費耗亦以萬計由是水道通行歲不告潦田獲有秋者累年皆以爲開浚所致然議者猶謂當時大役莫如白茅所恨輟事太速未收成效已而岸果崩圯復爲潮沙凝積塞而不通於是常熟縣知縣楊子器以爲港身迂曲水不能洩致使橫沙欄截海口施功爲難又看得

湖漕上接芝塘其長不過三十里徑自入海况又河形見存雖則淺狹水亦通流因請于水利郎中傅潮乞浚之議方行子器被召入而郎中減麟來管水事首理故牘銳意修舉乃檄通判陳暉署縣事同知何宗理視狀皆言本漕視白茅誠爲徑直但緣兩傍各有居民廬墓必湏拆徙方可卽工然理實應開而工程浩大計當用

夫三萬麟因其利便以奏

詔行巡撫都御史彭禮巡按御史馮允中會勘應否定奪于時知府林世遠以十六年四月親詣本處相勘得前項港漕俱自芝塘分流但港曲漕直以此微有遠近然漕形濶不過三丈深不過數尺設依此擬開闊十丈兩畔田地各占三丈五尺浚深八尺所起之土占壓田地尤難預計况有民廬墳塚在上關係事重

不如仍開白茅爲便惟海口壅沙則有馬草洪五里許浚此可爲曲避之計及將本港迤西一帶至白魚洪等處但遇乾淺俱各挑深水行勢達壅塞自除議上撫按題其言遂依擬會奏案候施行

賑濟

本府弘治四年夏天降淫雨地有火水田禾淹沒五年春復雨連縣湖波氾濫壞

民田廬無算老幼提攜至城菜色盈道  
見者爲流涕

朝廷聞之特勅巡撫侶鍾加意賑恤鍾盡發  
倉儲尤慮不足因

奏請開鬻爵法募民上粟授武職及八品以

下文散官以所輸散給每戶月給米三

斗穀五斗自正月至麥熟停止蓋一府

秋糧原額該二百五萬八千三百三十

石有奇是歲七邑俱各灾傷署府事同

蘇州府纂修識略

卷一

十

知修珍以狀奏

詔遣戶部員外郎唐錦舟踏勘造數回奏蒙

恩免徵一百八萬三千五百二十石有奇七

年又大水平地行舟無間遠近死者甚

衆巡撫何鑑用知府史簡申請立法賑

濟里八十戶戶各三斗候成熟停止及

發府庫存積餘銀糴米預備又一次准

戶部咨驗戶仍給米五斗是年奏免荒

糧四十五萬一千三百七十石有奇八

年荒如故鑑以憂去侍郎徐貫亦劄府  
發倉賑救十一年長洲吳江常熟崑山  
四縣灾傷巡撫彭禮奏免荒糧十萬六  
千八百九十三石有奇十二年蒙

詔書覃

恩本年稅糧以十分爲率俱免二分一州七

縣該於正米內蠲免過四十萬七千一

十六石有奇十六年旱災禾稿死米價

騰踊計無所出知府林世遠請以起運

蘇州府纂修識略

卷一

十

祿米官俸及各衛軍糧量折銀價供用

所餘脚耗悉留賑濟巡撫魏紳巡按馮

允中用其議會本具題以

聞從之因得餘米賑民差官監糴米一石七

斗准銀一兩以平市價十七年地方復

災事徹

天聰又敕紳賑濟許支預備倉糧及在庫無

礙官錢贓罰等項銀兩紳遵奉委官徧

歷州縣審驗貧乏分作三等如法按月

支給是年亦奏免徵荒糧三十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一石有奇此累年賑濟之大略也

諸色蠲免

一太倉州上用洗白腰機細布弘治十三年內

朝廷著落提督織造太監韓義與同巡撫巡

按官負督令蘇州府及太倉州織造前

項細布六千疋數內該造三千疋于時

蘇州府集修議

卷一

十三

巡撫南直隸左副都御史彭禮題稱會

同巡按御史袁經議得前項布疋

祖宗以來百有餘年一向未曾派到况此州新

立有此徵科宜乎民心驚惶要乞自今

之後就行停止若或服用有常難於卽

已合無將潛壟鈔關課程量借助用疏

上該工部題

准依擬行下然止是准借課程而所謂前項

布課既未充足亦未得停免弘治十六

年禮科左給事中王縝等以清理屯田

到地方親覩其事則以爲一州民力不

堪必得停免方得甦息亦率同差郎中

御史等官連名具題開稱太倉州新添

設州治營造差科民累繁重今又新取

細布不免科擾民心不安因引春秋書

宣公初稅畝定公新作雉門二事備言

不可創始乞要停止再不許貢獻緣由

事下工部該尚書曾鑑等覆奏謂縝等

蘇州府集修議

卷一

十三

公差到彼目覩民難所言不爲無見緣

此布疋尤在得已要將未解布疋除已

織在官者令照舊起解未織之數合

無停止尤乞自今已後不必再行織造

等因

詔可時本府扣織數內洗白晒白布三千疋

該銀三千兩已給該州織造除解過二

千四百四十二疋外其餘未完尚有五

百五十八疋該巡撫都御史魏紳備奉

欽依內事理劄府停止本府遵奉施行

一織染局原設大使一員專管提督人匠織造其後有

特差內臣之命間遇災荒或亦取回然不久復至故常絡繹於道巡撫都御史彭禮嘗於議事內題稱在先每年科派俱於秋糧加耗內徵辦計加每石少則不過三二斗多不過四五斗近年因奉南北兩京科派各項料價多端致使耗米每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一

十五

石加至七八九斗或至正耗相等者有之如袍布大紅一疋用銀七十四兩玄黃青黑綠一疋用銀六十三兩鞠衣膝襴一疋用銀六十四兩不無價值過多中間仍有別項耗費要乞裁省等因未行弘治十七年爲因災異饑荒閏四月二十日

詔各衙門言事該禮部等會題內開先該工部題續該兵部尚書劉大夏等具題內

開南京蘇浙等處織造過多民力不堪除南京內官已蒙取回外所據蘇浙差去官員尚在彼處卽今地方饑荒艱難乞要取回等因看得先該

內織染局遞出印信揭帖傳行蘇杭等府織造各色織金粧彩閃色并花素紵絲紗羅綾綉絹布等件共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四疋副條斤今該題稱一節合無將韓義等卽日取回以後止行鎮巡等官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一

十五

織造緣由本年閏四月二十九日本部尚書曾鑑等於

奉天門具題五月初三日蒙

欽准行下欽遵施行由是太監韓義等回京再不復差

一漣河夫弘治十年水利主事姚文顯

奏設比照江北運河撈淺及嘉興海塘夫例

每年於均徭內定撥工部爲覆

奏備行巡撫都御史朱瑄會同本官議行蘇

松常鎮四府將本年均徭除崇明靖江  
二縣隔截大江不編外其餘每年每里  
各僉漕河夫一名每名折收工價銀六  
兩悉聽提督水利衙門支取就近顧夫  
開挑河港行一年矣其次年長洲縣知  
縣鄭璫以爲一甲編當人難應辦申請  
巡撫欲乞兩甲編當一役巡撫因是劄  
仰各府減作銀三兩編則照舊不改自  
弘治十年起至十三年止四府該徵銀

蘇州府志卷一

卷一

七

共九萬二千八百一十五兩零內除人  
戶拖欠遇例免徵及挑修各處河道橋  
梁開壩支用外本府所屬太倉一州長  
洲等六縣見存銀二萬二千八百一十  
八兩零皆謂江南糧差繁重無徵此銀  
民實不堪往往有致賣鬻子女房屋以  
輸者旣入于官又不全給公用勢豪之  
家指以造橋爲名多有求索士民皆言  
未便是年巡撫都御史彭禮巡按御史

袁經深知其弊欲革之時文灝已謝病  
去易郎中傅潮矣潮亦以爲其銀有餘  
具前後增減額例呈部要將弘治十四  
年分每名減作二兩惟復照舊三兩工  
部方行本府斟酌減留而撫按衙門各  
以民情會同上

奏決請停止謂四府所屬州縣每年挑脩河  
道止是重撥本處附近人民用工不曾  
全支漕河銀兩雇夫所據前項貯庫銀

蘇州府志卷一

卷一

七

兩數多設若脩河足以穀用乞自弘治  
十四年爲始停革以甦民困候見存銀  
兩支銷盡絕之日遇修河道如果工程  
浩大量支府庫無礙官錢雇夫應用該  
工部覆奏如議弘治十四年二月十四  
日本部尚書曾鑑等具題蒙

欽准行下革去

勅定祀典

弘治十一年內用長洲民人魏芳奏

詔祀宋大儒魏了翁於鶴山書院以其明道  
有功故也是歲常熟縣知縣楊子器亦  
奏乞祀

本朝名臣夏原吉周忱

詔亦從之元吉嘗以尚書到江南治水多績  
忱爲侍郎巡撫立攢運法及水次倉錢  
糧多所處置民被惠深故得並祀焉祠  
在府城胥門西岸

收撫海賊施天泰

蘇州府纂修議畧

卷一

六

海賊施天泰係太倉州崇明縣半洋沙  
父施琳原住西沙西沙之富民曰董仝  
其先故元萬戶素豪強嘗奴視琳琳有  
子四人曰天傑天泰天章天常女壻曰  
鈕西山義子曰施天佩皆克狠好亂西  
沙東北六十里漲爲半洋沙多腴田琳  
由是挈家往就其利而仝田四百餘頃  
皆在是與琳業連壤常結怨琳之諸男  
恃險遠時出販鹽遇商貨輒行劫仝持

蘇州府纂修議畧

卷一

九

其事歲以所得賂仝久之闕供仝益怨  
弘治十一年海門縣獲盜事連天泰兄  
弟琳訴諸巡江御史陳熙諸男當就遞  
到府不出以僮輩代通判陳暉鞠知非  
是摘發還縣勘事有無仝噉里胥張彩  
勿爲結停至十六年正月內仝言於知  
縣劉才請捕之才乃托丈量沙塗引仝  
及民兵黃表正等集人船泊其沙事洩  
或先馳報天佩等悉衆持兵死力拒敵  
才走歸仝船僅以身免他船盡焚輿隸  
有死者是日燒柁沙張彩等十餘家明  
目到西沙燒董仝家仝知禍及先逃入  
城得不及惟殺守舍僮二人及盡燔其  
積聚財貨以萬計三月又燒黃表正家  
于前管沙時鈕西山有兄曰東山皆附  
天佩等據沙上謀自活克燬頗張人莫  
能近仝具牒州司訟其事諸被害者詞  
訴紛然二月巡江御史董縝來視駐太

倉州知府林世遠亦同在彼設法議處  
本縣耆民陸怡具揭帖備言董介不  
事且謂施天佩可撫而致遂令齋文往  
招之本月二十一日天佩果以船械銀  
錢詣通判夏泉投首巡江怒其所爲痛  
杖之未幾死郡獄中其父琳自是亦出  
告介嘗得其契送蕩田二百畝并告張  
彩先年賣鹽詞污知縣劉才於是彩以  
施琳父子賊害事具奏稱寃

蘇州府纂修議舉

卷一

三

詔下撫按雜問本年十二月巡撫都御史魏  
紳到十七年正月本府問擬施琳董介  
各徒罪申詳發落仍行將張彩奏詞勘  
問已而琳亦病死天泰天傑天章天常  
及鈕西山東山皆在詞中因見父兄俱  
亡悉懼不復肯來更益船治器械肆劫  
各沙穀粟飼其徒黨初天泰作孽官府  
募海民能擒勦者前營沙徐佩請自効  
天泰憾之旣而議主撫安不復事勦伐

盡散前募佩遂去爲盜劫上海縣富人  
陸奎家得貨不貲巡按御史馮允中懸  
賞格榜示通衢召人捕佩天泰遂結吳  
淞江守禦正千戶張虞臣夜攻殺佩執  
其黨十九人付虞臣解府又令幼男施  
尚棠妹婿姜敏隨吏目舒泰獻其所留  
賊伴四人撫按俱加賞犒以遣而虞臣  
竟以尅賊被罪其四月董介與弟董英  
男董辟姪男董鏃謀欲報復集被害讐

蘇州府纂修議舉

卷一

三

家黃表正等共出舟船得八百餘人以  
拳勇李金鎗率領詐以網捕黃魚爲名  
出海捕天泰是月一日誓於天妃廟明  
日分哨以次前進黃表正到沙先登燒  
其廬并船四隻天泰悉衆駕船迎敵交  
鬪於海餘船避其銳不敢前皆退返西  
沙表正不支被戳死海中一時死者復  
數十人天泰乘勢追逐餘衆復有殺傷  
凡焚船八隻餘得脫走事聞于官盡捕

公等寘之獄七月十六日夜天泰與弟  
天章天常并鈕西山施安等駕船十一  
隻使進劉家港夜漏四鼓直至太倉城  
西馬頭上燒船六隻而去於是巡撫魏  
紳調委附近府衛指揮通判等官分兵  
守把各處港口嚴督太倉鎮海二衛指  
揮等官操練人船揚威聲討而巡江都  
御史陳璠亦調操江精銳集海口或曰  
是不足煩兵一榜力耳言者皆紛紛以  
海爲道用師非便本月二十八日差舍  
人丁蘭蘇越楊震到沙撫諭八月初七  
日天泰以沙船五隻器械二百一十七  
件引其男施尚棠來歸詞連知縣劉才  
及其讎數人十六日董公在獄死本府  
隨差顧友實等同施尚棠到沙撫諭鈕  
東山東山亦以船二隻器械一百二十  
六件來歸巡撫魏紳乃劄仰推官甘泉  
到本沙撫安協從餘衆各給由帖令歸

農復業又以天泰訴詞發府委知府林  
世遠會同松江府知府劉琬併行問擬  
天泰故殺者律秋後處決鈕東山比依  
犯罪拒捕殺人者爲從者減一等律董  
璧董鏃俱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者律  
張彩依詐欺官私取財計贓准竊盜論  
免刺一百二十貫罪止律劉才虛申施  
尚棠等打劫高孟富等錢銀依誣告人  
死罪未決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減  
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張彩等三名審有  
力與劉才各照例納米完日施尚棠等  
五名俱供明各還職寧家鈕東山董鏃  
董璧等二十六名各照例押發邊衛永  
遠充軍內施天泰係重罪監候會審申  
詳處決獄具以其自首且常許以不死  
乃爲具本奏請  
詔免施天泰死發貴州都勻衛充軍鈕東山  
貴州平夷千戶所董鏃等廣西潯州等



衛俱充軍知縣劉才調四川高節縣餘  
悉如擬施行

恤刑

一名朱璽太倉衛舍人弘治七年四月內  
黃魚生時因領本衛差遣巡海夜過水  
船黃信不服盤詰互鬪用槍將信戳死  
原問故殺斬罪十二年蒙

欽差刑部署員外郎盧濬會同巡按御史王  
鼎審錄得本犯因公致傷人命情有可

蘇州府纂修議略

卷一

十五

矜乃援十一年冬

詔書事例奏請免死發金鄉衛充軍

一名范淑清嘉定縣人弘治六年三月內  
有夫李珮縊殺義祖父陳小保供范同  
謀問擬謀殺夫之祖父母極刑其日范  
知覺預先逃歸母家不曾加功珮死後  
一向稱冤法司亦以爲疑獄十四年十  
一月內蒙

欽差刑部三事王子言會同巡按御史樊社

審錄得本犯累訴冤枉將情具題

詔下所司詳鞠十六年七月內巡按御史王

憲再問委可矜疑奏蒙

恩宥的決一百寧家

一名陸襄吳縣人前寧波府知府陸阜庶  
男被阜告有謀害形迹本府原擬謀殺  
父母已行律斬弘治十五年巡按御史  
王憲審錄得本犯有異母兄弟情可矜  
疑遂援

蘇州府纂修議略

卷一

十五

詔書事例題奉

欽依免死發貴州都勻衛充軍

一名李旺贛州府人以行船來泊閬門地  
方弘治十年三月與其同鄉李隆王璣  
等共飲酒店醉歸其二人先行道遇吳  
縣百姓蔣先抱鷺行賣不意遺糞汚其  
衣服致爭有旺後至一同將伊毆打致  
傷身死已而獨抵旺鬪毆殺人罪絞累  
不輸服十六年該巡按御史馮允中審

錄情可矜疑具本

奏請復行巡按御史宋愷覆審相同十八年

二月奏蒙

欽准免死發廣西潯州衛充軍

蘇州府纂脩識略卷一

三

蘇州府纂脩識略卷第一

蘇州府纂脩識略卷第二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差役

舊額糧僉市民馬頭共一千二百五十九  
名人丁馬頭共五百四十四名其役繁  
重人難應當多至消乏者比比弘治十  
七年巡撫都御史魏紳重以地方財役  
傷困

蘇州府纂脩識略卷二

卷二

奏行裁奪其年九月劄付本府盡將原僉人  
戶除豁其上中下馬價委各該州縣於  
秋糧白銀內均派解府差官轉送各驛  
府分放收補買馬匹應用

崇明縣解戶并南京直部本府直堂皂隸

弘治十六年府申巡按盡行革免

姑蘇松陵平望三驛及通運所水夫共一  
千一十八名俱係先年巡撫侍郎周忱  
定下府縣十年一編上戶當夫一名在

官走遞次則撥與貼戶其工食於各縣  
加耗米內每夫歲撥二十八石存十石  
聽候修船置買鋪陳止給一十八石彼  
時糧米多餘人民寬裕上下兩便至弘  
治三年知府孟俊病其大多比依邊軍  
事例每歲與米一十二石九年水夫周  
頌等奏要照舊關支行准知府史簡議  
得遞運所赴京船隻往回遙遠每年給  
與米一十八石其平船并姑蘇松陵平

蘇州府志卷二

二

望三驛給與米一十六石一應輪當總  
牌使費俱於內支用十七年春知府林  
世遠欲清驛遞積弊乃議將前項水夫  
不於驛府所屬人民內僉點就將附近  
之家開報雇當每名歲仍給米一十二  
石餘米以供應付其修置船隻鋪陳等  
項皆取給焉

鈔關課程

鈔關一處在長洲縣澣墅地方景泰年間

戶部尚書金濂奏設自是每歲差官一  
員來司其征間或停止不差則以本府  
佐貳及縣寮掌管其課銀則按季起解  
原無定額大率以萬七八千兩爲數弘  
治八年巡按御史吳一貫以爲北自揚  
州南抵杭州二州相去不過千里各有  
鈔關而龍江關所設都稅到蘇亦僅及  
五百里本府適當中界又設關權貨似  
在可革具

蘇州府志卷二

三

奏請撤之未報而主事賴先以十一年至復  
謂本地民船往來不獲時過地方多不  
便按法船六尺以上權不及是則否乃  
於閘傍斲一石渠止客不稅小船過往  
到則放行人皆稱其簡易

水政

至和塘在崑山縣治北與白茅七浦共三  
支皆爲入海要道弘治七年大工開河  
獨遺此不加浚治近歲潮水淤壅輕舟

輒膠邑城東西各十數里爲尤甚十年  
主事姚文灝委通判陳暉知縣張肅召  
工開浚東堰新洋江口西至九里橋凡  
長四千九百六十五丈用過人夫九萬  
六千五百工計工役直糜錢一百三十  
五萬明年又開七浦鹽鐵馬沙等塘則  
皆在常熟縣界於疏洩皆大支也

湖川塘在太倉州城北數里其塘東受海  
水而尾洩於金雞諸河傍田藉沃泄者

蘇州府纂修縣志

卷二

四

延袤幾百里先年本縣用邑民吳起秦  
嘗事開浚中纔如溝無幾何輒已漲平  
弘治十四年民吳賢等復言之官撫臣  
彭禮及郎中傅潮偕委有司發州夫一  
萬五千人崑山縣夫一千二百人浚凡  
八千五百丈入崑山西鄙又六百丈費  
官銀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

沙湖在郡城東二十里道上常有盜藪客  
舟多不能免弘治九年主事姚文灝始

議傍湖築夾堤俾民免被風波刼掠之  
患功垂成而文灝以疾去郎中傅潮來  
代終之其濶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  
於是舟楫皆由裏河而行信一時之美  
績也

許浦塘在常熟縣治東北爲諸湖所輸入  
海之川水口舊設巡檢司因海潮內蝕  
已三易地矣浦亦壅塞鮮通弘治十二  
年知縣楊子器興工開濬凡長四千二

蘇州府纂修縣志

卷二

五

百二十丈復浚上流梅李六千一百三  
十丈爲工總三萬三千木工石工食之費  
僅二千緡

讞獄

吳縣百姓錢江有妻陳氏抑勒與賣魚人  
錢濟姦合旣而濟欲遂有其妻弘治十  
四年春潛結黨謀殺江于白門橋下屍  
浮而見陳與姑詣官執命濟咎之誣以  
預謀由是亦坐極刑未決後三年御史

馮允中錄囚其婦稱冤不已於是詳覆情狀則姦果夫逼也又夫死後陳實從姑發其事不同謀明甚濟昔姦今讎理宜有誣遂杖而釋焉律姦婦雖不知情亦絞與此似有不同分別人命於毫釐之間稍有失誤死不復生故法官人皆難之

長洲縣民張鏐閉一傭客於室責所負夜自經死鏐給其弟金曰汝第承之吾爲

蘇州府重修縣志

卷二

六

汝雪無恙也金許諾誣服獄具待秋伏法是年允中徧錄死獄及金獨察其枉詢諸證佐始死罪由鏐致亟坐而代焉金屢經審讞唯唯無一言其友愛若有足稱者不然則愚無知也

長洲縣庫中亡白金三千餘兩而扁鑰如故獨亡金處遺火扇丸爐等具或曰是向來金工鼓鑄時物也事出此曹無疑縣丞翼鸞以爲然繫數人掠考具獄申

府知府林世遠獨疑其枉緩之  
事露乃秀水人徐江輩十二人也向若狗鸞言必有枉斃於杖下者當官不可急遽其有益如此書之特以爲戒事在弘治十八年間

蘇州衛軍人胡愷嘗盜長洲百姓李鵬家絲襖被辱結讐他日謀所以報遂逃去俾其妻告於憲臺言愷被鵬殺訖誣以丐者尸爲尸推官甘泉當鞠問其事得

蘇州府重修縣志

卷二

七

向盜情狀以爲疑密訪愷獲之常州果讐而訴也爲治罪發遣

吳縣商民葉相弘治十五年五月內貿易將之淞江夜宿澱山湖舟人卜金與弟卜容利其財殺之棄尸水中僕葉驥併及焉已而鬼託夢其母言死狀并所在甚明毋往果得二尸頭額俱破府通判陳睢爲擒二兇寘之法賦船並存嘻亦異矣

諸興作

巡撫行臺營建者三一在吳江縣舊置學  
官之南其地狹隘弘治十四年巡撫都  
御史袁禮劄仰知縣劉澤徒之北城門  
外凡地廣一十七畝有奇一在崑山縣  
治東一在常熟縣治西北俱弘治三年  
及十二年間知縣楊子器先後建其崑  
山者十七年吳縣吳祺重修

察院二一在常熟縣治西北初在縣左弘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二

八

治十年知縣楊子器以其逼近吏舍請  
于巡撫更府館增建一在崑山縣治東  
弘治十六年巡按御史馮允中因其敝  
陋委知縣吳祺鳩工修治通為間者三  
十八為楹者一百八十三凡作七閱月  
訖工

太倉州治在本城內東北隅本舊教場地  
弘治十年知州李端創建既成端以本  
州無山東臨大海惟土可以克水遂於

州後築土山為三峯取其高阜為州之  
鎮名之曰鎮洋山

崑山縣巴城巡檢司舊在縣治西北十里  
高墟村瀕巴城湖弘治十年巡按御史  
劉丙

奏徙建於至和塘鎮去縣二十里

常熟縣治弘治二年八月災知縣祝獻重  
建九年知縣楊子器復譙樓之壺漏十  
八年知縣計宗道重修縣治而以壺漏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二

九

寢失其法亦修正之

嘉定縣陰陽醫學自洪武來雖設有職官  
而公廨弘治十八年春知縣高壇鼎  
建

橋梁

夾浦浮橋官長洲吳江交界眾流所經水  
勢迅疾宋紹興初建有石橋至宣德間  
一夕大風雨遂傾圯久之其下洄盤為  
深淵不能復建惟以小舟渡人巡撫侍

郎周忱造船一十六艘鎖以鐵繩架爲浮橋一向遵用無替然累修累壞弘治十三年有言于郎中傅潮仍請建橋以石者潮臨視再四計其濶三十六丈深六七丈又水急不能樹椿而止遂增船四艘併舊通凡二十艘然此浦之水西自太湖而來東歸吳淞江其勢湍猛一遇風作纜斷船漂不能支持其浮橋雖經重造而易敝如故又官夫牽舟往往有宵行而足踐損缺以溺者亦仁人之所當念也

胥門浮橋弘治十四年巡撫都御史彭禮駐節時看得本處驛遞聯絡宜建橋梁通人往來劄下本府咨訪便否該知府曹鳳暨長吳二縣知縣劉珂鄺璠等會議得前項去處造橋相應但緣河濶水深正係運河難以築壩若造橋梁誠恐不能堅固莫若造船爲橋衆稱便益由

是准支導河夫銀一千四百四十兩以成之自吳縣西鄉及洞庭兩山之入入城應役莫不允便其捷而好事者屢以風水有礙拆去功利難興大率如此君子不能無慨云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二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二

十二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三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人物上 歷任官員

巡撫四員

侶鍾山東鄆城縣人弘治三年以左副都

御史奉

勅巡撫地方先是成化中鍾爲御史時嘗按

浙江劾問貪墨不啻百餘人威名素著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三

一

東南至爲撫臣務持大體然所至按部

嚴明屬吏有不治者輒施箠楚法無偏

貸政令大行居官留心民事事無大小

至前輒能洞鑒不爲崖岸而下無敢欺

於蘇軫念尤切嘗曰南畿列城惟是郡

供億繁重不恤豈能堪乎凡遇科派每

爲蘇減損其額民均受惠焉歲甲寅大

水無秋老弱流離米價騰踊脫粟一石

銀一兩稅糧無所出具以疏

聞獲蠲田租數十萬其應輸者又奏乞行民

田白銀折納法每兩三石以便荒歲由

是上供不缺而下有所救當是時民饑

甚鄉間往往折廬鬻子菜色盈道乃召

下吏詢訪令各書所見有可濟時者無

不采納因條畫其策請于

蘇富民出粟賑濟皆得施行有輸至千石

者蘇民病每差役雖十年一撥而中下

衆多傾產以至貧乏不能復振者往往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三

二

皆是而役數有限編戶實不須盡撥道

於九則中但虛上中注役而免其下等

莫不稱其良便在境數年適遘荒歉以

身任賑恤勤苦殆無寧歲民賴以濟擢

拜戶部侍郎

何鑑浙江新昌縣人弘治六年以副都御

史來巡撫賦性通敏精吏事發奸摘隱

剖決如流始至屬連歲荒後民力凋弊

尤務興革之政適會



命工部侍郎徐貫浚水來南相與協同興舉  
大役人給餼糧作僅三月而止民間晏  
然不擾者皆其力也庶務至前隨事處  
置皆有良法而黎民一時受惠則此爲  
大云陞拜刑部侍郎

朱瑄浙江鄞縣人弘治八年以右副都御  
史來巡撫崇尚簡儉不修人事愛惜民  
財如取諸其家每至行部輒約校使費  
用爲首政時境內權貴多當路未嘗有

所厚若致書求照顧與士子藉移僑土  
而歸乞方牌銀價者一切絕之其他遵  
行故常無所更易民便其清約嘗奏立  
太倉州事見建置尋以病乞歸向所謂  
時貴方嫉其直道得甘心焉竟無挽留  
者然其廉謹勤民人多稱之

魏紳山東曲阜縣人弘治十六年以右副  
都御史來巡撫早負聲望有通才旣撫  
畿內尤尚寬大會劇賊施天泰肆暴海

上以最爾小醜不足煩民兵乃外耀威  
武而以檄招之天泰懼果至爲請于  
朝貸其死竄之邊衛於是海患少戢人亦歸  
其功焉十七年陞拜刑部侍郎

巡按四員

張泰直隸肅寧縣人弘治二年以監察御  
史來巡按憲度振舉嫉惡尤甚民有告  
賊吏卒無脫者其痛快人心尤在徐訥  
一事訥者長洲巨猾以捕盜爲名實與

盜通嘗挾小偷使輸月錢用是不得不  
爲盜官府急則執以獻牽連害人人苦  
之不敢言及是廉其事執而斃之杖下  
閩郡歡呼幸去蠹賊至今稱頌焉累官  
都御史

吳一貫廣東海陽縣人弘治七年巡按執  
法詳雅精於刑書律已纖毫皆以法門  
絕干請決獄無滯淹之嗟初至劾踏災  
戶部員外郎高佩贓私至千貫以上追

逮斃南京法司於是官吏皆震懼自修  
相戒毋犯迄歲終無所訶問臨滿在蘇  
詰得私醮數萬盡售以營社學凡十所  
里邑賴焉任內所撰奏章百篇皆切時  
務其後超遷爲大理寺丞

劉丙江西安福縣人弘治十一年巡按外  
寬內剛不深法羅人有罹者必按之無  
少貸雖權要故舊諄諄請託未嘗納書  
一紙自持清介始終如一人久之人亦憚

其公無敢以私干者然黜吏必以禮正  
而不刻君子賢之還

朝陞福建提學按察副使

王憲山東東平州人弘治十五年巡按剛  
果有風力擊搏奸貪無所顧至崑山黜  
官一邑爲盡空他可知已時境內多權  
要家怙勢生事相倣成風有被訟者必  
捕而親鞠於庭豪強至嚙跡遁逃以避  
終歲弗敢肆惡所問官吏一准以法不

以資地少貸每繩一人必著深戒焉至  
於人有干請一切報罷綱紀大振頌者  
無異詞直風凜凜猶昨日云

提學一員

林瑋福建侯官縣人弘治六年以監察御  
史奉

勅提督南直隸學校爲人敦篤有問學取士  
先行實後文藝崇尚寬厚專務以德化  
凡所勉戒皆期有施於用不爲空言士

被教者莫不愛樂之蓋穆然有長者風  
而人心所深屬云養病去道卒

知府四員

賀霖江西鄱陽縣人以監察御史弘治元  
年陞任居官畏慎守法不激不隨坐鎮  
浮華以儉素矯俗客過未嘗設宴不得  
已則已俸錢自具雞黍一案對食每旦  
升堂治事輒封閉衙宅食時僅登於樹  
而呼則啓門出其饌而退食焉其鞠訟

雖小罪咎必據律立案發遣無以意專  
斷者大率務以愛惜民財爲本故事歲  
首迎春務逞華靡一費不啻千金至是  
盡屏之日常兢兢守持恒若有懼以是  
自終在任纖毫不取身後囊無餘財妻  
子貧窶而歸

孟俊陝西咸寧縣人以監察御史弘治二  
年陞任政尚嚴猛平視衛將不與褻同  
僚相見如事上官門禁非白請不得出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三

七

入九善繩吏鈎校累年沉匿錢糧文書  
一旦盡出無一敢藏者在任專務追究  
侵欺凡大猾豪奸有蠹官帑者皆拘身  
鬻產盡價而後已或有算其利倍徵入  
官終歲所清十七八吏有作弊綬諸堂  
柱至箠楚無完膚而不之惜吏畏之如  
神明會丁憂去所積措置餘銀萬兩悉  
返諸官無私焉

史簡河南洛陽縣人弘治三年以監察御

史陞任性資真率待人一以誠信書判  
通暢有治才作事務實而郡政亦無不  
舉時惡器訟痛加抑遏詞爲衰減下民  
陰受其賜焉雅量有容牧下仁慈惠愛  
罪擬惟輕郡有錢稅應辦每念民貧與  
上官爭可否人不知也任內累遭荒年  
皆盡心賑濟有功民社雖理繁劇而從  
容優爲不見其難其才力足稱云以母  
憂去任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三

八

曹鳳河南新蔡縣人弘治十年以監察御  
史陞任居官執法有守不爲權勢屈號  
令明信務在必行有一檄下屬司奉行  
惟恐後或以門地自負輒肅以威弗少  
容民有犯無輕重必收之獄隨詰而遣  
之簿不停披吏不能爲奸小事無羈繫  
旬日者闔郡畏服持身修謹門無私謁  
尤不聽囑托至忿忿結怨不顧訟用是  
無冤治郡務先風化首逐倡優禁賭博

欲民務本節財吳俗好鬼神家必置小廟燒紙所至皆然而城郭居民彌崇尚一舉必盛列牲醴通夕嘆歌俗謂之茶筵雜以鼓樂巫覡紛然小家罄產從事或重息假貸充一日費至肩負終歲不能償昔守李從智嘗一迸之見鬼怪不利而死其後皆懼不敢斥言乃有下同民俗者至是禁絕人以爲難又戒喪家毋貼船輜今遵行焉陞山西左叅政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三

九

府佐二員

林廷璣廣東吳川縣人由永嘉縣知縣陞本府同知勤敏有才幹奉身廉約以強濟稱嘗部糧至京師畢事而歸民無借貸又府委監造夏周二公祠於胥門外不兩月堂廡門垣裝治皆具而費銀纔六百星衆歸其能又嘗領都堂劄清理崇明沙塗立法丈量宿弊盡革邑中至今遵用其規凡出屬邑隸卒之徒深加

防閑公私無擾甫三載以憂去

倪文烜福建建寧縣人先任本府通判以憂去起復復任前職居官惟以一廉自持弘治十二年同知缺推保陞任性仁慈愛人以事笞下先爲墮淚有疑獄必令矢於天以決巡歷屬縣凡楮札之供竣事日急付出外無所取前後在任最久清白如一十六年援例進四品階

知州一員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三

十

李端湖廣棗陽縣人由監察御史謫官累遷太倉州知州初州之建也庶事草創而兩衛同在城中不相下且兵素驕壓民勢素難舉至則氣奪諸使更出其上事必立體貌無假借一以剛斷去惡爲務刁惡有犯立榜殺之除害不可勝數整齊綱紀爲之一新然持心公平無所私有欲爲雖百沮之不爲改自奉廉約而禮賢遇士未嘗不厚州民感其惠旣

而陞温州府知府將行不忍放去陞  
懸州門以志焉

知縣六員

陳遵毅江西廬陵縣人由監察御史調嘉  
定縣知縣老成持重以嫉惡爲心自處  
元甘清苦罕御酒肉但言曰民脂不可  
暴殄每平居輒云云廉而下士尊尚高  
年有惠政爲邑人所稱陞廣西慶遠府  
知府以去

蘇州府纂修職掌

卷三

十二

鄭軾江西廣信府永豐縣人由進士任吳  
縣知縣勤慎守法民服其公邑以不擾  
擢監察御史

金洪浙江鄞縣人由進士先任靖江縣知  
縣調吳江剛毅有爲一意扶植小民兼  
并之家無所迴護任內連遭大水民賴  
其申請賑恤全活甚衆及立徵收法上  
下便之至今守而不變尤推誠愛重士  
類在職六年擢監察御史

楊子器浙江慈谿縣人由進士弘治六年

任崑山縣知縣崑山前令政多弛羣小

有出入衙門壞事者始至悉求而寘之

法并發諸區長侵官財物萬計因延見

父老講求民事毀淫祠百餘所壬子大

水民饑以錢穀量口賑濟又載稻種詣

各鄉分給之公暇引其才雋與游境內

先賢莫不表異以父憂去任起復選山

西高平九年巡撫奏更常熟常熟亦久

蘇州府纂修職掌

卷三

十二

不治力整頓之稍稍就約束勾攝不用  
人役作木隸寘其家或榜邑門壁以省  
呼擾每征糧稅則命更區以收民惟恐  
後若輪折納官銀穴函竅使自書姓名  
封識投其中主者不敢爲奸欺其他黜  
邪尚禮則二邑同焉然亦久而後始定  
性安詳臨事不懼區畫有法令嚴而必  
行行輒善罰人類鞭百鞭多擊地知而  
不問示威而已一時名最盛鮮與儔者

擢拜吏部考功主事邑人爲立生祠以享之

王術浙江慈谿縣人由進士任嘉定縣知縣通敏有治才長於字牧刁風爲之屏息邑歲輸粟布數十萬立法徵收而民不告困以地近江海岨善崩且潮挾渾沙入港多塞不通乃率民作長隄南自上海北抵崑山以避衝洗爲丈者殆以萬計又盡濬河渠興水利用資農工初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三

十一

野有荒田千頃久不開責賦里胥爲通邑病乃招徠逋逃給牛種使開墾春時躬行勸相而鹽之阡陌田未幾皆獲賦有所歸竟無賠償者至遇士類尤厚蠲徭貼膳不候請而行民間常苦海蟹逆流食稼投文祭之而絕人以爲異焉擢監察御史卒官民思不忘爲立碑頌德樹於邑門之右

張世昌廣東博羅縣人由舉人任崇明縣

知縣性慈良明吏學心公於事事無大小隨至隨理不徇人屈法民樂其簡易邑有耆儒不耻詢訪嘗夏旱數月禾皆稿禱而得大雨禾復甦已而卒官百姓悲之素廉貧妻子無以爲歸知州李端捐貲助行

學官一員

袁春江西豐城縣人由舉人任吳縣儒學教諭振舉學規不受束脩由是青衿充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三

十四

滿賢舍故事師生皆會膳遂舉行之日就諸生同食遺風頓復可觀其有情者必罰無所私一歲進新生三十人齋長爲斂百金以饋竟悉卻不納獻名數亦揮之曰此亦不必聞自是無敢有私餉者如是六載清操愈堅會丁憂去任遂不復仕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三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四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人物下 境內文官

一品宮保一人

吳寬字原博長洲縣人少好學攻古文詞

累舉不第以歲貢上禮部成化乙丑年

三十八遂以狀元魁天下是歲釋褐除

翰林院修撰秩滿陞春坊右諭德事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四

孝宗皇帝於東宮爲講讀官弘治初元陞左庶

子講讀如故仍兼修 玉牒既而以

憲廟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掌詹事府

事於時醇德雅度實爲朝野所推未幾

擢拜吏部右侍郎專務辨賢否以黜陟

歸長吏

月

公舊職

朝 以是起服乃還吏部尋以

誥勅俄陞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尋充通鑑

節要副總裁議

孝肅太皇太后祔廟禮衆未決爲引姜嫄仲子

二經爲證羣臣憮然服其有據遂具疏

上因立別廟不附時居閣下久職務閑

散未得參機密衆皆缺望會朝議欲以

爲吏部尚書固辭乃止未幾卒年七十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二子奭中書舍人

與國子生寬爲人長厚士皆樂從之游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四

文章體裁渾成不事煅煉舉筆滔滔波

瀾千里意盡理足畧無窘澁態卒以是

獨步當時云

尚書一人

程宗字源伊常熟縣人登景泰辛未進士

第初授刑部主事陞署員外郎天順庚

辰以能官擢江西吉安府知府江西俗

健訟尤甚宗爲之雅著聲望以父憂

解官服除改知真定未赴又改湖廣之

武昌時去吉既數年其民猶羣赴

闕下請宗再任其爲人所愛悅如此成化中

歷官四川左叅政陝西右布政使左布

政使十三年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管院事尋出巡撫陝西以母喪歸復起

巡撫雲南木邦酋長以所部孟密不受

節制構兵不已宗奉

命親至其境和解之且爲孟密奏設安撫司

請無所屬從焉未幾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四

三

召爲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拜南京工部尚

書弘治二年致仕五年卒年六十七

京堂八人

孔鏞字韶文長洲縣人宣聖五十八代孫

也父友諒刑科都給事鏞景泰間第進

士授都昌縣知縣有清名俄調連山其

邑爲猺賊殘破以德綏之悉來歸旣而

會府大舉伐諸峒撫臣葉盛才鏞任以

軍事有功遂薦知高州府高州賊尤多

或據險阨衆至萬餘乃以疲卒自輿造

其壘諭以禍福皆感泣燒營降用是轉

按察副使改廣西陞按察使又陞布政

使司左布政使復平荔浦賊以功進俸

一級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貴州凡

朝廷累年切責守吏所不能平者若清平都

勻雞 諸夷莫不受制化其誠焉久之

以工部右侍郎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四

四

召行至富陽卒年六十三鏞守官廉慎所至

成績尤善撫御夷寇立功邊徼特其所

能蓋儒將也志業未究君子惜之

徐恪字公肅常熟縣人成化丙戌登進士

第初授工科給事中陞湖廣左叅議類

以剛鯁著直聲秩滿陞河南右叅政就

遷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又以事忤

徽府被奏得直會巡撫缺遂以右副都御史

充其任首論



王府侵地還之民及請免徵積逋民頌之不  
置已而調巡撫湖廣風力如故未幾遷  
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以不由外廷論薦  
固辭不允乃就職舊班匠皆分給勢家  
至是不與尤爲人所怨進階正議大夫  
資治尹入謝遂得請致仕既而言者屢  
謂公可屬大事欲起用之不果卒年七  
十三臨終戒其子毋乞

恩求葬祭當以蕭山魏尚書爲法言聞巡按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四

五

御史馮允中爲草疏請于

朝而賜之如故事恪天性剛介必行其志故

雖觸禍患不之恤人以爲難能云

陸鉞字鼎儀太倉州人天順癸未禮部會

試第一明年

憲廟紀元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遷修撰  
皇考爲皇太子就學文華殿鉞被選充講讀官  
秩滿陞右春坊右諭德成化丁未

上嗣大寶覃恩官僚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階

中順大夫明年弘治元年選爲經筵日  
講官久之以病告歸又明年卒於家年  
五十鉞爲人清介有守篤學爲文詞皆  
有法不妄交游苟取與用是與物鮮諧  
凡進講

上前進退詳雅每回

天睭其在官所修職業凡一預纂修兩爲同  
考皆著聲績所著有春雨堂稿春秋抄  
畧子爰中書舍人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四

六

高敞字德廣崑山縣人成化壬辰登進士  
第初授禮部主客主事陞精膳署員外  
郎署郎中在容臺十餘年弘治初吏部  
以其年勞推陞順天府府丞未幾以父  
憂歸服闋改應天府丞後三年再擢府  
尹卒官敞性和易而通不迂物居職又  
務勤濟故見嚮用

李應禎字真伯本長洲縣人生南京景泰  
癸酉中鄉試成化乙酉拜中書舍人上

疏論宴會坐次詞氣甚勁聞者歆慕其風尋

召直文華殿詔寫浮屠書辭因上書極諫忤旨被杖幾殞久之罷直歸始居長洲越四年復起就職陞南京兵部武選員外郎改車駕進職方郎中弘治元年轉尚寶司卿陞太僕寺少卿俱南京尋乞致仕卒年六十三應禎好古博洽文章尚嚴整慎許可大篇小章皆精工可愛入古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四

七

作家矩度習書晚始臻妙縱筆作行體以柳爲宗蕭散盡變俗態其天性樂趣人之急而剛方尤出夙稟初爲太學生牛玉素聞其名一日以棒香至詢之意欲延至家塾竟走匿不見厥後歷官三十年始終操節如布衣時未嘗少更晚得疾易怒好罵士大夫咸尊讓之弗敢校卒之日田廬皆不備爲購歛者皆鉅公名士其清德益以是顯所著有范菴

集十二卷藏于家

馬紹榮字宗勉常熟縣人天順壬午領京闈鄉薦成化元年以善書與選纂修授中書舍人一向供事

文淵閣進驗封員外郎署尚寶司事弘治四年陞山東帶俸左叅議再進爲太常寺少卿宗勉爲人醞藉謙和性不迂物當軸台輔莫不愛而任之正書姿美入時體居能品草師宋克亦佳每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四

八

制勅下必其書手爲多年六十八卒于京師葉紳字廷縉吳江縣人性質實成化丁未登進士第

孝廟初元欲得老成之士膺封駁選紳遂授吏科給事中八年擢右尋擢左掌科事在科亦以重厚爲德無所中傷人皆稱長者旣而陞尚寶少卿卒于官年六十八紳給事奉使南方過家值時大水民惟饑饉遂建疏導之議以聞

上允之爲遣重臣經營其事紳所敬也其志尚有足嘉云

王朝用本名琬吳縣人以貢入太學授湖廣光化縣知縣政尚仁厚收活流民以千計貢三年子鏊以進士及第遂謝官歸初用

貽封恩進階文林郎再封右春坊右諭德又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弘治十六年卒于家年八十五

蘇州府纂修

卷四

九

京官四員

孫瓊字蘊章崑山縣人年二十四以易登正統戊辰進士景泰中歷官刑部廣西司主事累官外郎郎中

英宗復辟是爲天順元年進階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在官清慎執法不受囑託錦衣指揮門達方用事所送囚徒到部瓊以其寃多所平反由是嫉瓊如讐卒以訪察陷之謫戍遼東貧不行尚書命僚友醵

金爲贖亦不受

憲廟初元肆赦復爲刑部郎中既上月餘遂稱疾致仕成化己丑下

詔求賢都御史高明邢宥給事中蕭璿御史王朝遠交章論薦皆不報瓊性簡儉能安弊陋處人所不堪其舉動皆有禮度對客談論竟日體無欹側鄉邦取以爲法焉卒年六十八邑學生衛熙等呈乞列入鄉賢祠所著有鹿城遺稿十卷子

蘇州府纂修

卷四

十

裕第進士任山東寧海州知州先卒楊昇字起同吳縣人登弘治癸丑進士選爲庶吉士肄業翰林既而外除戶科給事中挾陸贄奏議疾讀熟其書

上方虛已納言昇尤奮激言必首倡無顧忌俄丁父憂解官起復改禮科以盤糧奏使遼東體素恒弱過勞得疾奔舟喪歸竟卒年四十五

朱拭字良用崑山縣人成化辛丑登進士

第出宰蕭山賦役均藩府下其法以爲式尋擢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以父憂改雲南道先後上章彈劾及申究皆得體功業未究卒年四十八

葛鏞字文振嘉定縣人登成化辛丑進士除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弘治初陞寺副尋陞寺正十三年復以病在告卒年四十八鏞性好學其積書至萬卷居官善以儒飾吏凡獻過於十萬四千五百三

蘇州府纂修議畧

卷四

十一

十條計六萬二千六百人無稱寃者頗尚恬簡不苟同物既貴而歸出入里閭無車馬待賤貧如舊歡人稱其厚德

潘臬八人

姜昂字恒頰太倉州人成化壬辰登進士第出知棗強縣愷悌愛人時有崔下飲几研人謂仁政所致三年召試監察御史論方士李孜省被笞以親老乞改南京尋陞河南府知府一月罷去縣令貪

墨者三四人暇卽觀書鞭笞懸而不用旣而乞近郡便養疏再上得改知寧波清白無私僚吏化其德焉秩滿不遷亦不赴考徑歸家久之進福建左叅政不起復疏乞終養

詔可後數年病卒昂於取予一介不苟在官日蔬食自供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平生不受人餽亦不餽人其權要請託一切謝罷故卒以循

蘇州府纂修議畧

卷四

十二

吏成名子龍舉人

陸容字文量崑山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初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遭父喪解官起復改留兵部職方陞武庫員外郎尋陞職方郎中居官執法不阿多所矯正錦衣百戶韋瑛捕民十餘械至京告變容疑有詐急白尚書奏請

詔法司讞瑛果坐不實誅因請定捕妖言賞格毋世襲著爲令弘治二年轉武選郎

中有都指揮王欽等以傳奉坐督府容以推舉不出兵部且事由李艮因併効之人皆慕其剛直是年陞浙江左叅政又條地方不便十事以奏甫二年以讒罷明年卒年五十九容平生奉身清約室無姬妾去浙日寮部有餽悉却不受惟嗜書至老不衰所著有式齋稿菽園雜記太倉誌兵署錄等書藏于家子伸舉人

蘇州府纂修職掌

卷四

十三

梅倫字彥常吳江縣人登正統戊辰進士除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景泰中陞員外郎尋陞四川清吏司郎中天順末解官南歸侍養時以爲恬退難得凡有薦牘其名必預成化九年親喪服闋乃起改授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持法皆務寬平身無污漬俄擢湖廣布政使司左叅議奉

勅提調武當山宮觀倫素愛閒靜至是益喜

數引其有道者與游得導生術因不樂仕棄官歸其爲人有廉介之風年七十卒自撰墓誌

吳琳字廷章吳縣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第除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自持畏慎舉動不越繩墨然爲人質朴耻競故久不遷居法官凡十八年始陞貴州布政司叅議弘治三年上表

廷賀遇疾卒于京師之寓舍年五十八琳性

蘇州府纂修職掌

卷四

十四

不校善含容人百負之無怨言以是著長厚名

趙寬字栗夫吳江縣人成化辛丑禮部試第一時年二十五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雖任法官而雅以文學知名弘治己未陞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於士惟意去取不一爲權勢搖動以是人咸稱其有執守乙丑進廣東按察使到任甫越月感瘴卒年四十

九

瞿俊字世用常熟縣人成化己丑第進士  
初授江西崇仁縣居官務廉仁不受私  
囑有良聲召入爲廣西道監察御史出  
按廣右及滇南皆號善執法得憲臣體  
而於滇方值交夷入寇旣以策禦且固  
我邊人士卒致寧晏是時又奉

詔錄囚存活將百人尋丁父憂歸居喪三年  
足跡不入城府人有構訟者懷百金求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四

十五

一言以釋叱之使去服闋改江西道掌  
三法司事又奉

勅巡督紫荆等關事考滿以母憂歸前後居  
京師十餘年不以妻子自隨惟一力給  
使令而已起復陞廣東按察副使分巡  
海南嶺海多寶貨俊操守廉潔纖毫不  
染視察家所爲汚瀆輒面誚讓之以例  
當赴部給由道病足遂留臥家廣東巡  
按御史王哲上言俊好官不宜置休退

移文促行竟不能起上疏乞致仕云俊  
性坦率而剛直少容旣家居惟事賦詩  
適意卒年六十八貧至不能葬焉所著  
有學古齋稿

陳琦字粹之吳縣人以醫籍生京師占京  
闈鄉試登成化丙戌進士授南京大理  
寺寺副轉寺正清恪善執守以能官聞  
擢江西按察僉事持法益深按部所至  
權貴有謁立於門弗得見自奉嚴苦如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四

十六

布衣士因自號冷菴有大臣家占公塘  
民田無所取水訟莫敢決琦因揚言請  
任其事於是羣訴鎮守請琦琦亦往請  
因與之旣而追之得卽日退水塘歸諸  
民風聲震一時琦亦卒用是陞貴州按  
察副使貴方寇亂琦城守幾危憂勞連  
日夜髮盡白未幾當朝覲進退庶司所  
謂大臣已秉銓衡見琦名卽勾去旣罷  
官歸家具蕭然至鬻書自給部使者援

例月給米三石資其貧江右縉紳過境  
內必迂車訪焉卒年六十六

王宗錫字原善常熟縣人登成化辛丑進  
士初知餘姚縣有理劇才而又宜於其  
俗遂以良稱弘治改元

召入爲監察御史出清福建軍兼理鹽法皆  
有建明還丁母憂服闋仍以御史按江  
西惡其嚚訟奏立重法抑之刁風爲衰  
減所至誅鋤奸宄不遺力赫若鬼神聞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四

七

者騰落尚書戴公珊家浮梁亦稱爲霹  
靂手焉辛酉復以御史掌河南道兼督  
軍政  
山東按察司副使卒官年五  
十九

府署三人

文林字宗儒長洲縣人故衡山將家父洪  
涑水教官林登成化壬辰進士第初知  
永嘉縣用剛斷以教民恃山險不知有  
官府至是悉出受節制獨一毫奸附中

官舞勢虐人蔑視林遂以法擒之斃諸  
獄邑大譟而名亦隨起尋丁父憂歸起  
復除博平邑小不足爲然使者採梨山  
東亦將及林悉命伐之使者怒讒之執  
政會召入遂除南京太僕寺丞林不爲  
撓撰馬政三篇獻之

朝又數上書言勢家侵占草場當究語峻無  
所避公卿引與談多奇之旣而雅不與  
俗合遂移疾歸居家數年不復留意仕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四

十八

進弘治初特起爲温州府知府溫人思  
欲得之故也林雅意民事又熟知故郡  
風俗銳欲施設到踰年今方行會卒年  
五十三爲人博洽強記自兵曆醫卜之  
書無所不覽對客傾倒好赴人危急自  
負豪俠多智數尤不喜鬼神於溫前後  
所毀淫祠殆盡文華溫潤與詩俱有思  
致其才足任功名而年壽不逮爲時嗟  
悼所著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卷

莫震字廷威吳江縣人自宋以來世以儒  
顯十世祖大猷贈朝請大夫大猷生文  
寶慶間進士知廣德軍文生若昂嘉興  
錄事叅軍入元不仕至

國初有名諱者以耆儒召見叅大臣議事  
則震之曾祖也家有大樸堂已百年矣  
震登正統己未進士除湖廣嘉魚縣知  
縣丁父憂改浙江海鹽又以母憂歸二  
任皆篤實自守勤民愛下無所求知天

蘇州府志卷八

卷四

七

順辛巳陞建寧府通判嘗一署邵武府  
事成化丁亥蒙

恩旌異陞咸平府同知又三年遂告歸田震  
性周慎好學所至以清潔自持民戴之  
如父母自歸囊無餘貲惟用讀書著述  
爲樂非公事未嘗輕跡縣庭至與人語  
皆格言善行鄉邦化之卒年八十一所  
著有由菴日記六卷文集二十二卷家  
禮節要一卷嘉魚誌三卷石湖誌四卷

于旦南京國子助教

桑悅字民懌太倉州人其先本家廬江六  
世祖世傑仕元爲都水庸田副使留家  
于蘆悅年十九領鄉薦爲文章好奇澁  
累試禮部不第以乙榜授泰和縣儒學  
訓導著書曰庸言有上叅儒先意士有  
聞風自遠至者於時楚粵間皆爲道學  
悅抵掌爲之笑滑稽亂世傍若無人弘  
治中執政以其傲除爲長沙府管糧通

蘇州府志卷八

卷四

三

判實困之旣而調柳州亦不能居乃東  
歸竟卒於家年五十七悅博洽豪邁善  
談論引物連類疊疊傾注不休至見大  
官顯人捫虱論事尤負氣不少屈下故  
終身不顯所著有古賦二卷易抄二卷  
思玄集十卷四書註外餘意二卷太倉  
誌六卷其他周禮春秋等解皆未成書  
王府官一人

龔天錫字遐齡崇明縣人祖巖仕爲湖廣



石首縣學訓導有藻鑑拔楊文定溥於

童稚一時以爲知人其後官至福建按

察僉事而終天錫初以應貢入辟雍成

化辛丑授山東高唐州恩縣儒學訓導

弘治己酉考滿陞

徽府紀善府校卒多不制或馮勢削下天

錫手疏四三啟

王王罔念聞乃身自械繫河南臬司令子敬

詣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四

闕下條數藩垣過度廿餘條事封章以進冀降

勅誨王疏上果出

內旨命中貴以行

王一聽服自艾由是盡斥奢侈游觀以學爲

務國儲可以支兼年于時銓曹欲保全

之爲改除

淮藩復居數年致仕歸卒於吳城或稱天錫

生平廉介獨行觀其所爲宜然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四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五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文詞上

諫寫佛經疏

中書舍人臣李應禎謹

奏爲陳言事臣切思向者慧見於天田

詔求直言而言者或不切時政以故未盡施

行今自春涉夏雨澤不降苗麥焦枯米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五

價騰貴人情憂惶乃無有爲

陛下陳一言者似謂

朝廷以言爲諱遂皆結舌不言致

陛下遑遑圖治莫得其方乃謂佛經道經或可

贊翊

王化利益羣生

勅令書寫誦施累累不絕臣雖至愚仰知

陛下之心

宗社生靈之心也幸甚幸甚但今佛老諸經多

是後人僞撰所冀

聖明重加黜絕臣愚不敢瀆言若夫圖治之道則子思子有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佛經道經不預焉所謂九經者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其說具見中庸先儒呂大臨朱熹所解最爲詳備他經如詩書春秋等所言治法本末次序總括於此

蘇州府纂修議畧

卷五

二

陛下試取講求其故身體而力行之自能上荅

天心中慰人望光昭

祖宗慶衍後嗣不止於雨暘時若年穀順成而已今北虜陸梁肆侮中國鞏昌等處蹂躪殆遍子女玉帛恣其劫掠驅逐人口哭聲震天兼之兩淮青徐冬春不雨饑窘特甚賣兒鬻女骨肉生離行者見之亦爲流涕

陛下念

祖宗開創之難今日荷負之重正當圖微慮遠

思患預防日親萬機總理庶政何暇作此等寫經無益之事乎伏望

陛下留神省察臣愚昧死不勝悚懼之至爲此

具本親齋謹具奏聞

乞終養本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叅政臣姜昂謹

奏爲乞恩終養事臣年五十二歲係直隸蘇

州府崑山縣人由進士先任南京河南

蘇州府纂修議畧

卷五

三

監察御史成化二十三年五月內陞河

南府知府弘治六年二月內調寧波府

知府弘治十年十二月內

欽陞前職欲便赴任切思臣有老母止生臣

一子別無以次人丁侍養先於弘治二

年二月內乞

恩終養不蒙

准允續於弘治五年六月內二次乞

恩欲調除附近府分便養節該奉

聖旨姜昂既親老准調浙江府分便養欽此欽

遵蒙調寧波府一向迎養在任今照老  
母見年九十二歲又患痿症臥床不能  
動履臣豈忍遠離赴任伏望

聖恩憐憫乞

勅吏部容臣終養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薦舉郎中孫瓊題本

巡撫蘇松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邢宥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五

四

謹

題爲修省天戒事准本院備吏部咨該南京

刑科給事中俞俊等建言進用賢才等

情奏

准通行巡撫巡按官詢訪該屬地方果有素

爲人望緣疾去任見今致仕養病在家

尚堪任用者明白具

奏定奪備咨准此臣訪得致仕刑部郎中孫

瓊見年四十六歲係直隸蘇州府崑山

縣人由進士任前職成化元年自陳致

仕回家本官平昔謹於持守勤於職務

性甘淡薄不事浮華自休致以來終歲

杜門未嘗輕出才行素聞尚堪任用理

宜薦舉如蒙乞

勅該部查取赴京量爲任用庶可以激後進

勵風俗爲此具本差辦事官陳文學親

賫謹題請

旨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五

五

爲侍郎徐恪乞葬祭本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馮允中題爲乞

恩比例以崇臣節事臣忝在地方濫司風紀

彰善屏惡又臣之職聞善不舉將無以

勵切照直隸蘇州府常熟縣致仕南京

工部右侍郎徐恪近於弘治十六年三

月初七日在家病故臨終戒其子徐綰

等毋得請乞重叨

恩典風聞到臣士滿美事臣查得徐恪才識

該博操履剛方居官則盡其職致仕則高其行出處大節始終一致其戒請葬祭一節尤爲謙退不肯過求貞靜之風允勵薄俗若

朝廷不與祭葬後世不知其戒子辭免或者以爲

皇上推崇之恩有所未及是使守道之賢該得恩澤獨遺

明時如蒙伏望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五

六

皇上一視同仁照例

賜以祭葬則

聖明崇報之典遍于名臣而徐恪幽潛之德光

于九原等因具題

乞立郎中孫瓊入鄉賢祠呈子

崑山縣儒學廩增生員衛熙等呈爲崇禮

鄉賢事切照本縣已故刑部郎中致仕

孫瓊早承家學進士登名歷任刑部持

身清謹執法不阿因忤中貴以非罪謫

戍遼東不久而

詔賜復職僅四十有二卽上疏乞致仕居鄉

三十餘年未嘗干謁權貴無故不輕至

公門成化中下

詔求賢在朝名公交章論薦則絕意仕進凜

然高風其事父母克盡孝養居喪蔬食

水飲盡古居廬之禮夷考平生懿然君

子今本學見立鄉賢祠致祭唐宋以來

鄉賢若郎中孫瓊純篤清謹之行廉介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五

七

恬退之節真可以歧美前賢如蒙准呈

公同槩學生徒審覈得實一體俱列神

位入祠享祭則薄裕有所激厲後學於

是儀刑允協輿論

處置海寇申稟合干揭帖

直隸蘇州府知府林世遠謹稟爲強賊

聚衆拒傷官兵放火燒劫等事照得崇

明縣半洋沙強賊施天仰等在海聚衆

拒傷官兵燒劫財物情犯深重已經通

行申呈合干上司照詳俱蒙行仰本府  
并各衛巡捕官督同所屬巡捕巡司官  
軍兵快人等併力勦捕及照合用糧餉  
應支官錢若待臨時申請尤恐緩不及  
事除行太倉州并嘉定縣查追造冊繳  
報又經通行申呈照驗外續於本月初  
二日據太倉州申備該縣西沙耆民陸  
怡說帖中間專說董企遠法事情竟無  
一言及施天佩明知其爲奸黨但本府

蘇州府纂修議畧

卷五

八

先有告示許其來訴只得施行故將董  
企監候提人對理間隨奉巡捕監察御  
史董按驗行取本職前去會同計議除  
遵訪依於本月初八日離任到於太倉  
州訪得施天佩父施琳先克該區糧長  
及毛張解戶因被納料不敷施天佩與  
伊弟施天泰等共謀打造沙船招集四  
外亡命之徒違禁出海興販魚鹽往往  
與楊州鎮江等處貨賣遇便人家客船

蘇州府纂修議畧

卷五

九

輒肆劫掠以致富盛弘治十一年四月  
內被已獲強賊陸昂招出通行挨捕間  
弘治十五年三月內施琳訴蒙巡按監  
察御史陳仰府勘問行縣止將伊家人  
施栗頂施天傑張九一頂施天泰名字  
解府牌發巡捕通判陳暉轉委該縣勘  
報節拘不服知縣劉才因見義民董企  
施鐸等家人船用督令協捕謀先事  
泄致伊迎拒將隨去皂隸家人或戩傷  
或自溺水或爲所執殊無的數當日本  
沙但有來候知縣如黃表正等數人皆  
以爲害已者悉焚其家次日始往西沙  
監燒董企房屋自後惟往來海上邀絕  
縣中公文慮恐申達上司請兵退則固  
守家舍修理船隻以自防備本沙居民  
約千餘家經伊作亂之後但伊被害及  
有船人戶俱將妻子搬來太倉城中依  
住其小民無船及大戶不忍棄置家當

者仍彼安居大戶被伊借索米穀或十石或二十石小戶聽其派穀糙米皆不得已而陽順陰違苟圖全活決無異志又訪得本賊所集不過一二百人壯弱相半此後日有逃去更無增添沙船亦止十五六隻中間又無細小不能出海者今欲捕之諒亦無難竊見本衛官軍寡弱器械全無地方巡捕巡司之人生長腹裏素不習水驟登海船必暈且嘔

手足無措是以不教之民而攻必死之賊非惟不能成功抑恐因而誤事再念沙上良民數多倘或攻之太急彼將肆毒於其人然後就死尤非地方之福審處不敢不慎爲此責差陸怡孫陸中厚同施天佩親伯施箎共齎本府告示及差施天泰親家顧友實同陸珍齎告示前去撫諭令其脇從之人自首及將放火傷人首惡縛送出官免罪給賞又拘

該縣沙船聽用每船支給官銀一十四兩五錢分責州衛委官領置器械及多方召募吳淞江一帶沿海慣熟駕船與諳曉武藝之人并省令被害人民各備人船聽候調用亦以張我威勢爲照各船戶守候日久及搬來小民者有失所者行令本州查支預備倉糧量爲賑恤蓋欲安此以誘彼事涉自專情非得已近於八月十一日據陸怡顧友實等回

說各於初九日先後到半洋沙上見施琳接受告示之後稱說我本不是惡人先年曾當糧長解戶近又當塘長只爲縣官聽信讐人董仝等譖言拿我有人先報他要辱我妻子燒我屋舍擄我財物沒我田地我聞此言難教歛手就死只得捨命向前傷伊人口燒伊房屋亦只是報他讐與官府無干你今招我我定不學劉通送命又教我將三五人縛

出恐手下人報散去了我亦不免是死  
你可回報官府我今再不出去放火打  
劫只是種田納糧官府不必動兵來害  
我叅照奸人情狀反側不常終難輕信  
但牧民之道不得不曲爲詳盡又將陸  
中厚收監牌令陸怡西沙老人施宗源  
一同親去諭以上司撫安恩信

朝廷殺伐利害或者神誘其衷幡然悔悟縛  
送首惡散去餘黨則不煩寸鋏事勢自

定果又愈肆猖獗燒劫如故則天誅人  
怒決不可容至期會合整點人船齊備  
器械堅好併力協謀剋日並進則蕞爾  
小寇不足平矣今將親詣地方訪勘計  
處過緣由合行稟知伏乞照詳施行

處捕海賊投首題本叅語

巡撫都御史魏紳題爲處捕海賊投首事  
內開叅照犯人施天泰等本以豪民互  
爭沙利累年積忿結成亡命之讐聚首

操兵干冒兇徒之禁初被董僉謀害事

出有因遂致拒敵殺人勢非得已劫財  
准首放火該科若論所犯之條其罪不  
容於死今思向化悔過來降又曾隨從  
官兵捕獲別起強盜此與自造惡逆負  
固不服者似有不同鈕東山雖是爲從  
其係兇徒董壁等雖不加功均爲讐黨  
必須嚴行編遣不使逃歸方可絕其後  
患知縣劉才政不宜於海邑身屢困於

仇兵且又偏聽讒言妄申人罪今雖問  
擬還職在彼終難行事合將本官改調  
別縣另選相應官員宰治庶克有濟等  
因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六

吳郡 楊循吉纂

後學 徐景鳳校

文詞下

廉石亭記

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六

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爲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爲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六

二

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宜固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爲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爲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倫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方湮而顯觀者哄然足跡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爲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久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然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類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頽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爲人



類也乎石之立爲弘治丙辰四月二日  
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  
太守陸公廉石復別琢石請予爲記予  
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開浚七鴉浦記

姚文灝

東吳洩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  
浦松有八滙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  
塘作於東南而東江以微水乃北折併  
於婁江而溢於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

蘇州府志修職畧

卷六

三

七鴉白茅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

日大司空徐公受

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茅海口漲  
沙爲便似非人力之所可爲變而通之  
宜必有其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  
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  
利也但其間亦頗爲村市居民所扼塞  
水性未遂余之有意於事也亦久矣顧  
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就役弘

治九年乃請於

上設導河夫於沿江旣又議收其直隨時募工  
十年冬始以斯役詢於通判陳曄常熟  
縣知縣楊子器崑山縣知縣張萬遂籍  
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二千三百人疏  
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  
丈有奇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  
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聞如舊而深  
倍之下闢直塘兩崖市肆所侵其闊倍  
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  
處日以崩頽水益洶湧郡人歡傳或有  
道余之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蓋陳  
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  
督趣至彼譴怒不爲去楊則舊治崑山  
素造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於疏導之  
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成之日陳以紀  
述爲言余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書其  
槩如此云

蘇州府志修職畧

卷六

四

同里社學記

史鑑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請諸

朝罷之因其址以建社學弘治八年春命里人顧亮董其役越三年學成壬子侯帥博士諸生與大夫士之仕而歸造而進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事竣合樂以落成之邑人史鑑請記其事俾來者知作者之所始其詞曰維茲同里距江帶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六

五

湖聚落廛居實盛於厥初商貨駢臻肆爲賈區開局置吏以籠商稅匪曰利之抑未攸宜繁縮靡常嗟日就於涼昔焉貨藏今也牧場昔焉貿舍今也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稅羣行句取日罔于利挾剔剗刮利盡商敵川舟斷行市肆晝閉公私交病罔有攸濟維今令君聿有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于御文題之聞于

天子遣吏函章還之於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官

繚以周垣奠以講堂門廡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養蒙士俎豆于是詩書于是誦聲洋洋禮容踴踴侯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之填郭溢郭謂昔之地惟利之計鈎鐏鑠鍊如火之熾惟吾今君是艾于今茲邦嚮義之方誦詩讀書如水之成章惟吾今君是營吳江湯湯此特一方專而不貳民能無望我告言

蘇州府纂修職畧

卷六

六

者侯將徧舉舉必有初繼之以序伐石鐫辭其倣於茲以無忘緝熙

姜陳二銘

王鏊

抑抑姜侯行之揭揭嶢然不緇爲彼玉雪皇假近郡汝其予守色養以終萬鍾奚有東海洋洋堅臥不起於乎姜侯可謂君子

古於菴惟義之耽惠文峇峇孔允且直官誦名振孰云其貧我安誰道以哦候其近矣傷如之何

副使陳琦贊

張元積

一塊玉一團雪一段氷一輪月吾視之粹  
然人日子子吾搯之盎然人曰烈烈可  
以撐荅颯可以羞咄囁孰如粹之奇絕  
奇絕

送郎中孫瓊致仕南還序 陸鉞

吳會地靈人異豪傑往往奮乎其間若吾  
孫先生蘊章者實鍾秀孕精屹然特立  
如寒松古檜凌歷氷雪其顏蒼然如故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六

七

者歟不然何以決進退臨大難而能不  
與世同浮沈也先生力學清苦終日櫛  
櫛束約遵斂鞭辟夾持惟身心是務自  
戊辰進士發身歷刑部政累年雖毫釐  
不妄取予誰能如其介也天道未定間  
以事獲謫謫命下士囂然稱枉先生不  
以爲難而守愈堅由是名益著無幾  
皇帝卽位宥及先生復厥職乃慨然拂衣曰吾  
自一布衣官至大夫亦足矣天以事謫

警予亦當知所止矣於此而不歸殆辱  
且至遂投疏乞歸

贈瞿副使俊任廣東序 李傑

初世用登已丑進士出宰撫之崇仁卽大  
著廉能譽部使者交章薦之遂取入內  
臺聲稱凜然屢奉

命巡歷廣東雲南山西諸大藩尤能持大體

不屑屑以苛察爲務受代還京常單騎  
就道行橐蕭然無長物仕宦二十餘年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六

八

居處服食與韋布時無異人皆難之至  
是乃有茲擢知君者尚以爲未滿所望  
序橐強呂虎事

初邑內多盜其名放響馬者尤號難制盜  
魁呂伍者號曰呂虎其黨衆而橫縣莫  
敢問公甫下車召之至謂曰人稱汝勇  
力多藝吾將用汝虎叩首曰敢不唯命  
乃署爲快手老人使捕羣盜反得其用  
公出常令控馬或曰此人驚毒無人心

惡可使近公不聽虎亦自戢終公之任  
無少罪過暨公被

命行有日矣忽有來告云呂虎飲於酒肆大  
言曰姜侯既去吾無復所憚出見乘白  
馬來者擊之使下奪其馬以去公怒欲  
笞殺之太安人戒曰行期既迫何暇及  
此况汝以謝事自有主者毋自生禍公  
進曰彼所以不爲民害者徒以昂在故  
也今昂未去輒若是既去當復何如耶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六

九

預戒精悍數人立屏後好言召之至謂  
曰汝何爲奪人馬對以負錢者久不償  
故攫此以抵吾直耳公乃陽曰人告汝  
行劫吾固弗信然人負汝錢自當陳之  
官爲汝徵之庸詎可爾法當笞屏後人  
出急縛之去其鞵內有佩刀四公大怒  
捶之數百問死未役者曰將死矣昇之  
於獄公旣行縣丞而下畏虎黨競酒肉  
啗之遂得復活但一足跛不復能爲盜

矣

蘇州府纂修識畧

卷六

十

蘇州府纂修識畧卷第六終

蘇州府纂修識畧六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

官禮部主事明史文苑傳附見徐禎卿傳中正德

元年以修孝宗實錄禮部遣官至江南採訪事蹟

蘇州亦開局編類而請循吉總其事因爲撮紀大

畧凡分十五目所錄皆得旨舉行之事其奏疏碑

記等作有關時事者亦附載之而以蘇州府公牒

一通冠諸卷首

# 安楚錄十卷

〔明〕秦金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秦氏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楚錄十

卷》提要

## 重刻安楚錄序

正德間猺寇犯楚守臣告變

毅皇帝震怒命我從叔祖端敏公金以中丞

往討之公出師蕩平楚用大治邇來六十

年所矣越嘉靖乙卯不肖梁蓋長楚臬至

則諗公所爲治楚狀僉謂語具安楚錄中

不肖業已心識之乃者從弟柱官秘書揆

揚前休手校是錄重付之纂氏大其傳且

屬不肖爲之序序曰不肖嘗誦詩至江漢

見召穆公旣平南夷則宣王釐圭瓚錫土

田告其文人竊壯之以爲不可及乃今睹

公安楚事所謂穆公其人者非邪間讀是

錄蓋有江漢詩人之義者三焉首

勅諭則詩之王命召虎來旬宣也次奏疏則

詩之營四方定王國也次檄文次文移則

詩之告成於王心載寧也其諸若碑敘若

詩辭若歌頌賦若啓劄若封丘遺事殆與

詩人讚述功德者不異三楚學士大夫迄

今猶然謂曰安我楚者端敏公也其殊勳  
偉勳固歷世弗磨哉先是我曾伯祖方伯  
中齋公夔嘗守武昌祠名宦者列爲第一  
不肖展謁祠下低回久之不能去蓋感我  
秦世有功於楚乃不肖宦游其地竟不能  
樹尺寸策雄名以爲前聞人光則悚汗淫  
淫踵矣抑公生平德業匪獨安楚已耳累  
事

三朝歷卿五部其功在社稷澤被生靈爲錄

【宋史錄】

三

所未備者彰彰可考枉從中秘贊司纂修  
者誠竝載先烈絨之蘭臺勒之石室俾聲  
施百世則斯錄也豈亦與有助乎敬署之  
簡端以俟太史氏采焉

萬曆丙子春仲

賜進士第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奉

詔致仕前吏科給事中南京太僕寺少卿鴻

臚寺卿右通政奉

勅提督浙江學校按察副使從姪孫梁頓首

拜撰

【宋史錄】

三

# 安楚錄序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前翰林國史編修景陵府知府

安楚錄者錄安楚之實也中丞鳳山泰公之功也錄之將以法今傳後爲楚也亦將爲天下也非誇大爲公之名者也世凡有作而錄錄而刻而欲以傳者多矣是乃可以不傳乎夫聖賢之道載之經古昔之事紀之史炳然明且備若無待他書爲教有餘矣然經固有言約而義博者史固有事具而今未見者日

安楚錄序

誦而時講說之昧者不知也泥者不通也故聖如周公猶仰思其所不合背水而陳漢將士不知其出兵法也是以聖賢之道古昔之事惟明惟不泥者爲能損益行之無有不合可示法於人使不畔於經史其教豈不捷哉辟之猶彝鼎觚鬯商周古器也人恒以爲無所用之良治者損益其制爲食飲之器而世莫不準其利否則日在鼎彝觚鬯之側摩挲把玩而不知爲何物者多矣此安楚錄之所

以不可不傳也鳳山以家學濟世美德器才識賢遠於人弱冠薦於南畿癸丑登進士蓋嘗涵泳羣經鬼羅諸史而明且不泥其于聖賢之道古昔之事固已如在治之金惟所範模皆適於用者矣故其始也郎民部遂經國計以舒天下督學政則造實材以廣治理參藩政於中土出其餘猶能却大賊於倉卒以全封丘之民非有道而足於才達於世務者能之乎今所錄爲大目凡十乃其撫贊政務

安楚錄序

之槩非能備也中如靖寇殲猺拯溺云者雖其事變之突至而所生活已不可以萬數計況其餘豫謀而詳畫者乎宜其福澤流潤無乎不及楚之人其尚有未安者乎蓋其爲政宜於今而實合於古有本故也繼自今示法於有政庶其皆將有悟焉古道不落莫矣是不猶利用於食飲之器而知彝鼎觚鬯之足寶者乎錄中爲圖爲章疏爲檄令爲祭告之文皆其設施功用之迹而其爲序記爲詩歌



爲詞爲劄之類則有言者之所頌美掄揚而不能自己者是皆足以考政理驗人心於世務大有關係况

綸綍獎飾卽古帝王命誥之言尤臣工蒞事所當佩誦者然則羣所錄非義有該轄如經與史者孰與茲錄之當傳歟諸勒名錄中洎所附錄同事者也實同道者也錄集於憚東麓憲副實楚人意也予楚之病夫從公得一枕以臥又嘗有史職者也敢以楚人意書之

卷首

安撫錄序

三

秦端敏公傳

本朝大臣以德望爲國家重以文章爲士類式始終完名若鳳山秦公豈不綽然有餘哉公宋淮海先生之裔子湛仕毘陵奉淮海之樞自高郵遷葬於無錫梁山因家至今傳至叔謙生彥起彥起生物初配殷氏物初生景薰配徐氏繼配楊氏景薰生霖號卑牧教授鄉閭雅著文行配余氏繼配王氏公考妣也生公於成化三年九月十一日諱金字國聲號鳳山質秀潤性穎異童時不與羣兒同戲卑牧公授之書程即能通曉嘗對客命賦懷橘詩曰公紀因心孝懷村奉母慈拜時曾墮地袁術大奇之相傳驚嘆稍長益肆力蒐輯書史瞻通蔚暢文體詩格見者起敬名重東南丙午年二十領南畿鄉薦不赴會試進修家塾與昔無異癸丑登二甲進士時宜興徐文靖公在相位考試史職公不赴考亟求歸省文靖大奇之乙卯授戶部主事督臨清太倉象房等處糧儲凡四委能清關鈔出納諸弊時太原周端懿公爲戶書先襄毅太宰公爲左侍極倚重之命閱諸司章奏多與裁決聲稱籍甚陞員外郎再進郎中時邊事孔棘軍食告乏公計處周悉曲中緩急癸亥丁父憂哀毀三年正德改元服闋復戶部郎中時權貴奏帶引鹽尚書韓忠定公屬公爲稿執奏稍見寢革先公時爲吏書重念中川鄉邦文獻父知公賢推爲按察司提學副使公嚴甄別寬自養克明克公士類允服中科甲進用

者甚眾已巳至吾邑時先公致仕公視學畢來見先公迎謂之曰余不知君行事之詳祇聞河南師生相謂曰天台陳提學後今幸有秦宗主耳天台君名選成化間河南提學名臣也庚午陞河南左叅政辛未流賊犯河南封丘告急公先期設備聞宋叅將提兵南下公馳檄邀之翼以民兵敗賊于陳橋斬首甚多卒保封丘尋陞山東右布政癸酉轉左時東民連年困於橫征公極力安輯民大感悅甲戌陞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禁科歛鉤豪右憲度赫然先後奏上地方便宜十八事興利除害殆無遺餘湖三而邊夷益以盜起公擒賀璋廖琪于江討孫奎靖叛苗於郴桂裔殛峰諸處而禍遂息已卯逆濠告變

傳

二

大駕親征湖密邇江右太監李鎮總兵朱彬肆威橫索湖之官民如在泥塗風火中處也公抗辭直奏請以一身當之官民竟免於禍庚辰陞戶部右侍郎辛巳

今上即位改吏部復改戶左侍攝部事請革勢要莊

田中鹽之弊大光

聖明初政先是以公擢桂功次陞休一綬賡子爲錦承百戶公疏辭至是

上賜之金幣陞俸仍舊癸未陞南京禮部尚書尋改南兵部叅替機務是冬改戶部尚書條奏國計利害詞氣剛直丁亥乞歸

上賜兩書寶鈔乘傳仍命有司月給俸津朝之大臣

臺諫疏留者衆辛卯復起南京戶部主事改工部陵廟工役公督理區畫由盡事宜再考進太子少保乙未加太子太保改南兵部叅贊丙申年七十屢乞歸休溫詔慰允仍賜餼隸以優老臣公曾祖以次考妣及配鈕夫人累受贈封丁酉值朝廷大慶錫恩臣下讚時爲吏部具疏謂公逮事三朝歷官一品履職知止致仕未久應與在廷大臣一體請給誥命

上特允進公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曾祖祖父考皆如公官妣及公配皆一品夫人定隆典也公致仕家居七年優游道義鄉里化之族叔雷竟皆老而貧調贍抵終寡妙無依孺歸共爨甲辰正

傳

三

月廿七日卒計聞

上悼念耆德贈公少保賜祭九壇命有司治葬事謚端敏公室無媵妾與鈕夫人偕老相敬如賓生二子泮舉人泮官生任南京後府都事女一適監生華琢孫男六人相繼格泮出柄楷杜泮出森森如玉駁見成立丁嘉靖丙午三月二十八日葬于邑西歸山之薛墩勅建營所公性絕不好華侈冰蘖之操在在有聞歷官五十二年碩德重望豐功偉績博學雄文海內之士樂談恭頌誰則不知所著有鳳山文集詩集撫湖政要安楚錄雜著奏議各若干卷皆雄渾博雅自成一代名言余父子與公游處亦五十餘年相知深稔不在世俗聲容態度間公於先襄毅公極其

崇敬先公卒公在藩司平問貪賄勤爲往來於時識  
及兄莊敏公皆擯斥未起公之情何厚哉公在工部  
余爲戶書事多相涉公誠無間余心服焉公之德量  
器識風節操履名播海內貯史冊固也又交如讀者  
得加詳焉此余於公不上計偕而知恬尚之節惟訖  
力於藏修也於公不試史職而知高絕之守不隨衆  
而酒靡也於學校而知公成物之德豫州化理菁莪  
復見矣於分守而知公保障之功封丘屠戮鋒鏑潛  
銷矣於齊魯而知公庇民之仁泰山苛政所不及也  
於湖楚而知公禦惡之嚴黃雀苞苴斷不行也於戶  
部而知公經國之遠猷邦計克裕功孰尚之於工部  
而知公區畫之宏才

傳

四

陵廟速成事孰右之於公之操履而見其如隴底寒  
松勁肅不群於公之行義而見其如雲端喬嶽靜正  
不歆於其詩雅健典麗則的皦天葩機錦煌煌矣於  
其文雄渾滂沛則滂淪江海波瀾浩浩矣於伉儷相  
成爰思雞鳴之傲戒於賑窮宗族堪羨義田之流風  
繫矣鳳山大抵提學類陳天台巡撫類韓忠定參贊  
類倪文毅戶部類周端懿工部類趙莊靖詩文類邵  
文莊儲文懿公德政文章出入諸家兼總條貫可謂  
一時人傑矣若方之古人則張知白魯宗道薛奎之  
純正質義及蘇黃體致雅並驅駕而流芳百世豈不  
信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文淵

閣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事  
國史總裁靈寶許讚撰文

傳

五

勅諭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今命爾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操練軍馬整飭邊備撫治民夷提督屯田預備糧儲禁革姦弊防察姦宄遇有賊寇生發隨即剿滅若遇歲荒民饑務須設法賑濟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量加獎勵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實黜罰其軍民詞訟若有告訐贓私等項事情干礙軍職及文職五品以上者具奏拏問其餘就便拏送所司問理其有便於軍民者聽爾從宜處置凡一應軍機重務悉與鎮守太監總兵等官同心協和計議停當而行爾為憲臣務體朝廷憫念軍民之意持廉秉公正已率下興利除害撫卹軍民俾地方寧靖人民安妥庶副委任如或處事乖方責有所歸爾其如勅奉行故諭

勅命

正德九年十二月初六日

之實

勅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先因營造乾清坤寧二宮工程重大該用木植錢糧物料等項數多該部已奏請差官前往湖廣四川貴州等處採辦大木運解應用其餘一應合用錢糧并帶徵工價銀兩及做工人匠等項亦已經派行浙江等布

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徵解去後今該部奏稱已經一年之上止有直隸河間保定二府并浙江紹興河南開封陝西西安等府解到一二其餘各處俱未見解到欲將各該違慢官員查究治罪朕念地方遙遠又係初犯姑且容恕記罪今再勅爾等知會務要用心嚴督所屬布按二司掌印并守巡官及府州縣經該官員各將原派物料人匠并帶徵均徭銀兩自勅至之日為始定限三箇月以裏追徵完足各差司府佐官員帶領殷實大戶依限星馳押解前來接濟大工如再仍前故違半年之上者聽將司府州縣掌印正官住支俸糧一年之上者革去冠帶遇缺不許推陞直待事完方許支俸冠帶一年半之上者參提問罪奏請降黜若有限內通完者指實旌擢每季終各將督解過銀兩物料人匠數目委官職名起程日期先行奏報以憑稽考務使錢糧不誤大工易成而違慢官吏知所警懼爾等如或仍前姑息亦不能辭罪其欽承之毋忽故勅

廣運

正德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之實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得爾奏稱都黎等處數百寨苗賊妄言氣

數聚衆攻城殺官糾惑香爐山叛苗阿皆等乘  
釁倡亂截路劫殺前項地方與貴州清平典隆  
等處接界今命爾及總兵官楊英前去鄰近地  
方駐劄會同貴州總兵都御史各提督叅將守  
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相機撫剿中間動調官  
軍土兵等事公同計處得宜其湖廣錢糧照依  
該部奏准事理隨宜督理勅內該載未盡者亦  
聽爾等便宜而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爲  
大臣受茲委任宜竭心殫力展布才猷務使地  
方無虞軍民安靖庶副簡命之意如或怠玩誤  
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

廣 運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之 寶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秦金見今湖貴隣界去處苗賊爲患已命爾及  
總兵官統領官軍土兵會同貴州合兵征剿朕  
念軍馬所在糧草爲先特命爾不妨巡撫軍務  
兼督軍餉爾宜照依該部題准事理督同三司  
管糧等官隨宜措置多備糧草於各緊要城堡  
收貯聽主客兵馬支用軍兵所至隨宜供給三  
司以下軍衛有司官員敢有違慢不服委用及  
管軍頭目人等作弊支費沮撓等項應拏問者  
拏問應叅奏者叅奏尤宜悉心經理處置得宜

使軍儲不乏士氣振揚斯爲爾能如或乖方誤  
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

廣 運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之 寶

勅鎮守湖廣太監杜甫巡撫都御史秦金巡按御史  
張翰先該榮王府第被火延燒已命內官監太  
監李文前去湖廣會同爾等各該司府官員計  
處修理後本府寢宮等項房屋旣已蓋造完備  
該李文具奏回京間又該榮王奏欲將已派未  
徵餘銀修葺門廊房屋朕以李文尚在彼處又  
命公同爾等併工修完其未徵銀二萬餘兩着

廣 運

巡撫官於內量徵應用今特命爾等照依前旨  
并今勅內事理會同李文從長議處督同司府  
以下各該官員於前項餘銀數內量徵一半或  
三分之二將該府未完門廊房屋上緊併工修  
完通併造冊奏繳以憑查照不許因循怠玩虛  
費工力亦毋得於數內多徵加派重貽民害以  
致激生他變如違必罪不宥爾等其慎之慎之  
故勅

廣 運

正德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之 寶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泰金得太監杜甫與爾及都督同知楊英奏湖廣劇賊賀璋廖琪薛鬍子等凶惡狡狴劫獄殺人既招復叛已踰數年騷擾郡邑荼毒軍民罪大惡極久未克除爾等乃能督率官吏指授方畧盡將璋等諸賊一一擒斬餘黨解散潛消禍亂地方獲安朕甚嘉之茲特降勅獎勵仍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以旌爾勞其有功官吏人等俱已量加賞勞旌表尚念一方赤子久遭毒害爾宜加意撫綏務俾各安生業地方永寧斯稱朕委任至意欽哉故勅

廣運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之寶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泰金先該太監總兵官及爾各奏廣東猖賊流劫湖廣安仁攸縣執辱縣官殺害居民劫燬獄囚衙門勢甚兇惡又該爾等奏湖廣郴州與廣東江西接壤有名賊首龔福全等先雖撫處變詐不常今又與廣東猖賊互肆猖獗乞要征剿該兵部前後議奏謂賊徒搶殺醞釀日久守土官往往隱匿已行防剿及查欺隱官員叅問爾等具奏又行整兵撫剿反加滋蔓誤事各官本當重治但念緊急用人姑從寬住俸殺賊令爾等會兵剿賊以靖地方朕皆從之茲特命

爾等前去郴州征剿前賊爾宜督同三司掌印及兵備守備守巡管糧叅將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濟嚴督鎮溪等處土軍馬湖陽山殺手衛州長沙茶陵等衛班軍附近敢勇分布無城縣分通賊要路防禦剿捕臨陣之際敢有違誤者都指揮以下聽以軍法從事其調到土軍經過住劄地方嚴加禁約敢有騷擾凌辱官司強奪姦污等項聽爾從宜處治三省官軍分道並進相機退剿其兩廣并南贛鎮巡等官或親臨邊境或差官領兵策應事有應與計議者俱要會合計議毋得自分彼此推託設事凡事俱照兵部議擬奏准事理施行其征進貴州官軍已命副總兵李瑾更替統領彼處事宜亦須通理爾等受茲委任宜盡心竭力大建厥功以紓朕南顧之憂以解民倒懸之苦如或因循玩愒致誤兵機國典具存必不輕貸爾其欽承之故勅

廣運

正德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之寶

勅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泰金得爾奏郴州猖賊龔福全劉福興等嘯聚山林恃險負固僞稱大王總兵名號肆行兇惡攻城破縣劫財殺人流毒三省地方爾等乃能遵奉勅旨督同守巡兵備等官調集官軍土兵

人等分哨並進設法剿捕生擒首惡并剽從賊三百四十五名斬獲賊級一千六百四十五顆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五名口及奪獲頭畜器械數多巢穴既平餘黨悉滅累年之患一旦掃除自非爾等同心協謀調度有方何以致此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人員該部議陞賞外茲特陞爾俸一級廕子為世襲百戶仍降勅獎勵以旌爾勞朕尚念盜賊甫平居民未盡安堵爾等尤宜用心撫卹務使軍民樂業地方永保無虞斯副朝廷委任至意爾其欽承之故勅

廣 運

正德十三年三月十六日

之 寶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叅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奏報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統六師奉

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為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剿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掃其巢穴又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劄把截今特命爾照依該部會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柳文

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前去所屬緊要地方通連江西道路去處分布防禦軍中事宜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策應或就便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剿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南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人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加恩典不許乘機挾讐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為風憲大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逆尤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

廣 運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之 寶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爾與鎮守太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柳文巡按御史毛伯溫及三司等官一聞宸濠反叛隨即差人具奏同心協謀選委官屬統領官軍民兵前去斬州并興國州等處駐劄防禦又徧諭所屬固守城池盤詰姦細召募義勇措置糧餉將見在水次兌軍糧米諭令殷入附近堅完城內收貯以備緊急之用近又會議請兵

會合剿殺或直搗其虛或追躡其後或犄角夾  
攻期在旦夕罪人必得忠憤激烈計慮周詳足  
見勤誠體國至意朕心嘉悅特降勅獎勵爾等  
尚益展才猷遵照原奉勅旨用心區處務在防  
禦有備進剿得宜成功之日朝廷自有恩賚爾  
等其欽承之故勅

廣運

正德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之寶

安楚錄卷一

安楚錄卷一

元

安楚錄卷二

奏疏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地方事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并各  
道守巡等官各將議處過事件備陳到臣據此  
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合無查照節年事  
例行移遼東宣府大同山西延綏陝西寧夏甘  
肅四川湖廣鄭陽兩廣江西貴州雲南山東巡  
撫總督撫治等官今年俱免赴京議事各在地  
方修舉本等職業撫恤軍民防捕盜賊若有重  
大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預先條陳  
差人齎奏照依舊例聽該衙門會議奏

安楚錄卷二

請施行若係見行并已有奏行事例及瑣屑常事應  
該自處者從宜申明舉行不須一一煩瀆塞責  
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案行都布按三司  
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通行議處開報去後今  
據前因看得各官所議各項事件除瑣屑常事  
并有例見行臣已斟酌申明一一舉行外其有  
益於政體便於軍民事關重大非臣所敢擅專  
者復詢之輿情叅以已見增補其所未備潤色  
其所未宜開列條件上請定奪施行為此具本  
正德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專差承差趙相親齎  
謹題請



計開

一添府官以督邊倉查得湖廣布政司所轄沿邊銅鼓伍開清浪平溪偏橋鎮遠天柱等倉俱坐落貴州所屬黎平等府地方大庸永定安福九溪施州雖與岳州府慈利荊州府巴東等縣相連其實與四川酉陽諸夷相通錦田桃川枇杷雖與永州府永明等縣相近其實與廣西平樂府地里相攙遠者六七百程近亦三四百里山洞峻深夷夏雜處攻侵之患歲時常有設備而備隨險各宜故以近邊荊岳辰常長衡永寶柳靖等府州夏秋稅糧每歲各照歲支數目坐派一十七萬三千九百餘石本色折色中半徵收運赴各該倉庫交納以備供用前時法嚴人淳姦弊鮮少所以歲用充足倉有餘積近年以來規利之徒紛紜肆出加以頑民憚於遠運往來通同糴運大沮或豪強官舍差人遠至包攬或姦頑糧里令人潛去通結彼此各加扣落上倉任意遷延官攢被其餌愚高下隨伊張王間有一二畏法無奈官舍人衆地限邊方上司巡歷一時未到文移往返動經數月近日各倉申稱各衛官員有將席價收去倉版不行修理有縱令餘攬糧強橫難以禁治雖經累行

查究終是積稔不悛若不為計處邊倉缺乏不止今日後將大有可憂者查得岳州府澧州原設判官一員專以提督大庸等倉但官隸於州就於州內居住惟歲時巡歷官小人橫縱有若無況一年纔及一次何以能濟其事為今之計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澧州原設管糧判官革去比照宣府事例各照地方添設通判共二員先令各府掌印管糧官將應有邊倉去處逐一委官踏勘某倉與某倉相去地里若干某處較某處適中堪以建設公館如銅鼓伍開清浪平溪偏橋鎮遠天柱則隸辰州府大庸

六處倉

三

永定安福九溪則隸岳州府俱於適中去處公館住劄往來不時巡歷倉庫一應事宜俱許經管但有包攬之徒似前縱橫不問軍民舍餘徑自拏問官攢人等若有通同作弊不畏禁例亦許徑自提問輕則隨宜發落重則舉呈撫按守巡管糧衙門施行其附近衛所屯田子粒協同管屯官徵收鄰近州縣應辦錢糧就令帶管各項詞訟亦許管理應得馬夫柴薪等項如離府寫遠就令各倉於席價糧銀內關支桃川錦田枇杷三倉施州一倉地方不遠合無就令永州荊州二府分管官一年一次往來督察畢日具將督察過姦弊

擒拏過攬頭緣由姓名一體呈報撫按等官稽考如此則事得專一人知所警積弊可革而邊儲有賴矣

一設關吏以謹防禦竊惟關隘之設所以控扼東西南北之衝抑沮盜賊姦宄之計有事當關而守無事安枕而眠思患預防不可不備照得湖廣德安府所屬應山縣西北五十里有黃土關峻嶺曲徑難通車馬北五十餘里有恨這關兩山夾峙巉壁立東六十餘里有武勝關絕壁相向中頗平坦居民百十餘家三關之險恨這武勝為衝要在所當急黃土為偏僻在所當緩頃年法度廢弛人心玩

卷之二

四

惕戍卒失伍離次重門無稽察之防居民伐木誅茅小徑有驅馳之捷遂使關隘之險闕為坦途以故往者巨寇劉六等來不自三關而自廣水店去不自三關而自孟畝侵入我疆罔殺掠我人民是險有不足恃而患有不可救者矣況湖省地方節年荒旱民不聊生加以工役繁興科需橫溢民窮財盡莫甚斯時萬一草寇竊發如有劉六輩復起鼓行而

來內應外合何以禦之為今之計乞

飭該部從長計處合無將恨這武勝二關各添設巡檢衙門一所照例銓官撥吏建立公廨僉撥弓兵守把隘口盤詰姦細庶關津不為虛設

而地方有所倚賴矣

一減差內臣以靖地方切照湖廣均州自永樂年間營建武當山宮觀之後

勅布政司叅議一員督同均州千戶所官軍提督山場修理宮觀于時差遣未有內臣也宣德以後始差左監丞一員提督本山正統年間又止差禮部郎中布政司叅議等官提督自景泰元年至成化元年雖差遣內臣更替迭換亦止以提督本山修理洒掃為名未聞有分守地方之責其供給之費役使之人大率以撙節為事未聞累及有司編派成化十二年因鄖陽地方流民囂聚為患由是憲臣建議

卷之三

五

設湖廣行都司等衙門太監韋貴原差提督本山遂兼分守地方行令均州編僉門卑亦未聞有再差協守地方之官也自是以後差協同提督山場太監一員又行令有司加添門卑一百名差遣相望供費不貲而地方始告病矣竊謂本山宮觀百餘年來廟貌森嚴壇宇整飭皆

太宗之許謀大策實足以綿永遠香火之計縱有損

壞該修理者不過十分中二三爾均州守禦千戶一所在官無漕運往來之勞在軍免屯田辦納之費不為別項差占專供本山修理洒掃既

勅大監一員又布政司叅議一員兼同提督亦云足矣且荆襄鄖陽及附近河南內鄉陝西商州白河等處地方今奉

勅差有撫治都御史以統於上并添設行都司及鄖陽衛所以協理於下太監提督本山又兼分守其土一或有警聽令調遣專行獨濟不患無功何必又差一員協守其事乎即今鄖襄等處地方連年薄收軍民告窘以一州之小治置立分守協守兩處衙門供給之費不勝浩繁况夫間井蕭條凋瘵日甚以有限之財力供無涯之科需則又何取於地方之便哉如蒙乞

六

勅該衙門計議查照成化十二年事例止設分守太監一員不妨原管事務督令地方操練官軍民壯修理城堡器械撫恤軍民禁約流逋其續設協守一員就行裁革以蘇軍民之困地方幸甚及照武當山每年香錢所獲數多誠恐委官不得其人不免為侵牟之計仍乞聽提督分守叅議委官一員兼同均州千戶所委官收管一出入稽考數目除修理官觀之外其餘剩之數如山東泰山香錢開報本布政司解庫亦可以充國家別項支用實為便益一裁革多官以省冗費常聞設官以分治固各

有職業之常事少而官多則不可無損益之制查得鄖陽地方舊時止有鄖鄉一縣成化年間因各處流民通聚乃為撫安之計增置鄖陽一府止設知府一員撫民通判一員推官一員近又增設同知一員管糧通判一員府分有大小錢糧有多寡鄖陽府所屬七縣夏稅秋糧不過二萬有零比之太府不過十中之一委之各縣正官亦足濟事及查沔陽州河泊所原設三十一處正統年間該湖廣右布政使蹇賢奏稱河泊所衙門課鈔不及四千貫麻鐵不及一萬斤翎毛不及一萬根該州照例裁革八所將長下等河泊八所歸併水口相連小港等河泊八所帶管納課存留原舊黃蘗等湖一十五所共二十三所今又查得原舊數內許家池河泊所錢糧數少又與黃蘗湖水口相連蹇港湖河泊所業甲貧難又與直步湖河泊所地方甚近為今之計乞

七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鄖陽府通判革去一員存留一員不妨捕盜兼以管糧及將黃蘗湖蹇港湖二所照依前項事例歸併則庶幾無官多民擾之病有兼任責成之益地方幸甚一處邊衛軍職以便行事照得湖廣都司所屬沅州靖州銅鼓伍開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八

衛俱係邊境與貴州地方犬牙相參如五開  
衛則與黎平府鎮遠衛則與鎮遠府俱同處  
一城偏橋衛與興隆衛相去不過六十里各  
衛指揮等官犯罪該道守巡等官各關總司  
叅提往返之間動以歲計甚至有三年之久  
不奉勘合者以此各衛官員全然不以叅提  
為意嘗言待得叅下來時不知過了幾遭

赦宥况各官雖不知警於一時亦終貽累於後日叅  
提之後不問答杖罪名住俸問罪終無所逃  
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雲貴軍職犯該答杖  
罪名不必奏提有俸者照罪罰俸無俸者罰  
米其徒流以上情重者仍舊奏提為今之計

乞

宋英錄卷

八

勅法司計議合無比照雲貴事例凡八邊衛軍職有  
犯答杖罪名許守巡兵備等官具呈巡撫巡  
按衙門就行罰俸罰米如有入官給主等賊  
照數追徵如此庶邊官知警上不煩瀆

天聽下不積滯案牘矣

一處軍職以嚴事例照得湖廣都司所屬沅州  
靖州銅鼓伍開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八邊衛  
與貴州廣西四川地界聯絡百種苗蠻自古  
為患實為雲貴血脈湖藩障蔽要害之地今  
各衛軍士日漸消耗不及原額十分之一且  
如伍開衛原額五萬今止三千銅鼓衛原額

一萬八千今止八百今較十年前又十去  
其二自此遞降數十年後將獨存空城誰  
與為守

朝廷專設官職清理軍伍各衛所勾到新軍累  
累不絕奈何官旗人等不肯存恤反加虐害  
或指買辦火藥軍器或指紙劄拜見禮物百  
計科害囊資既盡月糧無得不能存活只得  
逃回又有聞知解軍將到前去中途邀截剝  
取財物私出批文通同賣放其弊多端難以  
枚舉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若一年之內求  
索財物因而逼累在逃者指揮十名以上千  
戶鎮撫六名以上百戶四名以上各問罪降

宋英錄卷

九

一級每十名六名四名各照數遞降不及前  
數及不曾得財者照常發落立例雖嚴但因  
有不得得財者照常發落字句以此害軍之  
官不知警戒且軍既在逃事無對證據其一  
偏之說豈肯輸情認賊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申明前例但凡逃軍滿數即坐降  
級仍令各衛經歷司置簿一扇在官遇有解  
到新軍隨即註寫某年月日某處解到某所  
某千戶某百戶下軍人某人年貌妻某氏某  
月日出給收管批廵毋季終將簿申送該道  
兵備官處查驗每年終查點一次備開逃軍  
名數具呈撫按衙門類總叅

奏提問軍逃滿數者照例降級不及數者問擬  
應得罪名如解到新軍百戶至十名以上千  
戶鎮撫至十五名以上指揮至二十名以上  
並無一名在逃者量加旌獎歲以為常如此  
庶軍伍可充而邊方有賴矣

一訂法令以清倉場訪得湖廣各處倉場近年  
姦弊益甚蓋因數年以來倉庫空虛軍無見  
糧一領籌票輒求售賣官豪及積年買頭人  
等乘時射利每月糧八斗多則得價一錢少  
則七八分或五六分遇有軍民運攬糧米到  
境官攬買頭彼此交通就將籌票扣抵倉糧  
虛出通關硃串徵之取盡膏脂給之絕無顆

六義錄卷三

十

粒百餘年來

國家養士之規一旦蕩而為姦豪肥家之計累  
經懲治竟莫悛改查得問刑條例一款在京  
在外一應收放糧草去處職官子弟積年光  
棍跟子買頭小脚跟官伴常人等三五成群  
搶奪籌斛占堆行槩等項打攪倉場及欺凌  
官攬或挾詐運納軍民財物者杖罪以下於  
本處倉場門首枷號一箇月發落徒罪以上  
與再犯杖罪以下免其枷號屬軍衛者發邊  
衛屬有司者發附近俱永遠充軍今照積年  
買頭人等買籌扣抵倉糧多者二三百石少  
者不下四五十石獲利既多被害亦眾較之

搶奪籌斛占堆行槩之罪頗加深重而條例  
不載卒難深治為今之計乞

勅法司計議合無比照前例買頭人等犯該徒罪以  
上者照依前擬充軍官員有犯每買籌五十  
石遍降一級降至三級而止則法令嚴而人  
心懼宿弊革而邦本固矣

一處置苗民以保地方照得寶慶府武岡州儒  
林等鄉有獍苗二種原聽城步巡檢司管轄  
弘治十四年苗叛克平弘治十七年設立城  
步縣撥儒林等鄉獍苗寨里屬縣其巡檢司  
在城步縣前仍隸武岡州緣城步縣深居夷  
境一城之外皆是夷人獍苗性類犬羊不知

六義錄卷三

十

法度稍拂其性輒合欵打條挾眾歸州不許  
歸縣蓋由縣官勢孤力寡致其易視雖有巡  
檢司弓兵人役不聽操點調用雖有一所官  
軍地方懸隔溪嶺崎嶇上司罕到皆漸安啗  
利無有統紀萬一夷性變動縣官何以控制  
為今之計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巡檢司改隸城步縣聽其操點  
差使仍查照邊方城池事例該所錢糧軍馬  
俱聽縣官協同料理庶幾獍苗畏威不敢梗  
化又苗糧原額該一百餘石殘苗不肯輸納  
負累里遍包陪苗人種類易蕃往年禁買民  
田終不可禁收買漸多亦只依舊納丁田苗

糧不當雜差姦民規便因而詭寄苗里藉賴  
良民今後通令其但買民田者即當民差  
仍立石碑爲信庶幾苗有常產服役官府而  
革心向化亦可望矣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爲工役繁興科徵太急恐生地方他  
變事據湖廣布政使司呈前事伏乞轉達具奏  
施行等因到臣據此卷查正德八年八月內先  
爲

開讀事該內官監太監等官李文等欽奉

勅諭修造

榮王府第已該前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劉內會

奏錄卷三

三

行估計動支錢糧委官督工修造及坐派軍民  
夫匠工價通融折徵銀兩并查取軍餉等銀輾  
數解赴常德府收庫支用修理正德十年三月  
內該臣接管巡撫隨即轉行該道守巡等官查  
催完工造冊繳報續據分巡湖北道僉事丁沂  
呈稱

榮府前後寢宮虎座穿堂宮門等項督工修造俱  
已完畢及徵常德府開造文冊前來查得支用  
過物料工價匠作等銀共八萬八千一百九兩  
三分九釐六毫見在餘剩銀一百六兩五分八  
釐黑鉛黃麻等料約計銀一千八十一兩三錢  
有零貯庫索候在卷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臣節該欽奉

勅先該榮王府第被火延燒已命內官監太監李文  
前去湖廣會同爾等并各該司府官員計處修  
理後本府寢宮等項房屋既已蓋造完備該李  
文具奏回京間又該榮王奏欲將已派未徵餘  
銀修葺門廊房屋朕以李文尚在彼處又命公  
同爾等併工修完其未徵銀二萬餘兩著巡撫  
官於內量徵應用今特命爾等照依前旨并今  
勅內事理會同李文從長議處督同司府以下  
各該官員於前項餘銀數內量徵一半或三分  
之二將該府未完門廊房屋上緊併工修完通  
併造冊奏繳以憑查照不許因循怠玩虛費工  
力亦毋得於數內多徵加派重貽民害以致激  
生他變如違必罪不宥欽此欽遵已經通行都  
布按三司一面行催所屬未徵夫價銀兩上緊  
解用一面坐委守巡等官叅議王蓋僉事謝廷  
柱等公同太監李文督工修理完報去後今據  
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  
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照  
榮王府第前後寢宮穿堂虎座宮門等項俱已造  
完止有門廊房屋未修工程不爲浩大若能擇  
節用度得銀數千餘兩亦自足勾先次  
榮王奏要止令守巡等官葺理不必久留內外官  
員意正有見於此臣等伏覩近奉

勅旨有云毋得數內多徵加派重貽民害以致激生他變仰窺我

皇上明見萬里軫念百姓之心雖堯舜亦不是過今

太監李文自南京復回湖廣又出案驗要行加

派夫匠那借官銀殊非

朝廷節用恤民之意且本官先在常德數年供給

之繁難下人之騷擾有難盡言軍民聞其復來

舉皆疾首蹙額恐其重加困累切緣湖廣地方

連歲災盜兵荒公私匱乏已極額辦之稅糧方

徵坐派之物料迭繼平時既多各項軍需去年

又造綾紗紙劄

壽府用銀補修殿宇

奏錄卷三

古

岷府起夫拽運木植加以

楚遼荆襄等府郡王將軍宗枝蕃衍婚禮喪葬房

屋等價增派歲無虛月百姓脂膏脔削殆盡司

府官庫搜括無遺目今

朝廷營建

官室最為緊要急務樑木起運合川解戶水手人

夫數多大舟大艚等料人所等價帶徵均徭銀

兩動數十萬計等分當督屬極力營辦時刻

不敢有違其

榮府寢宮既已完工未修廊房似應少緩且未徵

價銀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三兩七錢有零俱在

因窮軍民拖欠見今差官守催難免過迫此寢

况五月初旬至今天雨連綿江水泛漲田禾廬舍盡被淹沒秋收無望人心驚惶怨聲載道兼

以清平叛苗擾害邊境郴桂徭賊劫殺鄉民見

議用兵征剿軍餉百無一備民窮盜起理勢必

然將來意外之虞又有不可逆料者臣以庸愚

待罪巡撫民生休戚地方安危皆臣莫大之責

苟於此循默不言致生他變咎將誰歸所據該

司議呈前因情亦懇惻切至如蒙伏望

皇上俯念地方狼狽軍民困苦乞

勅太監李文帶領官匠人等回京前項

府第未完工程合無姑候採運大木完日另議興

工修理惟復照依

奏錄卷三

主

榮王先奏事理止令臣等嚴督守巡等官陸續徵

銀次第完工回

奏緣係工役繁興徵科急迫乞取修府內臣以安

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會本正德十一年六

月十六日專差承差李文簡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題為照舊存留起運錢糧補支

王府祿米邊倉軍餉事據湖廣布政使司呈前事

伏乞照詳鈞裁等因到臣據此卷照先准戶部

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蕭紳題為地方缺

乏錢糧急處以備不虞事奉



聖上戶部知道欽此本部議得湖廣四川地方近年  
洞弊已甚正宜休息撫安恐難設法勸借亦無  
在庫銀兩可以那借及補還正德五年支取之  
數合無通行川湖二省巡撫都御史嚴督布政  
司掌印管糧分守等官查勘遞年坐派起解貴  
州錢糧小民拖欠例該蠲免者照例保助具奏  
蠲免已徵在官侵欺埋沒者依律究問追陪起  
解應徵不免者照依律限催徵起解通將查勘  
過已未完數目并應否徵免緣由分豁明白造  
冊

奏徵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行據該司呈繳查

案據

大

勘過長衡郴等府州所屬州縣原派起運貴州  
折糧銀兩自弘治十二年起至弘治十七年止  
未完獲通關并見徵起解被盜借解小民拖欠  
災傷遇例蠲免數目文冊并不扶結狀前來覆  
查相同具本

奏繳及咨部查照分豁外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  
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張  
翰議照湖廣地方委的先因各邊用兵糧之煩  
年旱澇近又以營建採辦修蓋府第夫匠料價  
等項科徵浩繁在倉庫則極其空虛在軍民則  
極其困苦計稅糧則額徵有限論公用則取給  
無窮其各

王府歲支祿米及邊近衛所官軍月俸呈申缺乏  
歲無虛月臣屢批該司計處無從區畫補給蓋  
額徵稅糧歲用項下尚欠一十二萬九千有零  
官軍折俸鈔銀又有六七年不得關支衛所况  
今偏鎮等邊苗賊出沒不常郴桂等處徭賊劫  
虜為患見行議處用兵軍餉動以數十萬計無  
所仰給查得布政司先年起運貴州折糧銀三  
萬七百二十兩該前巡撫湖廣都御史韓重為  
因本省歲用錢糧不敷奏奉

欽依存留司庫備用自弘治十八年到今完解之數

俱已支盡其餘拖欠節年災傷例免數多正德  
八九十年分未完見今併徵民甚不堪若將前

案據

大

項折銀仍令起解貴州則湖廣急缺軍餉別無  
措處進止機宜失誤非細况五月至今淫雨彌  
旬湖田被沒秋成已不可望則連年欠缺各  
王府祿俸等糧又將何所補給所據該司呈乞照  
舊存留折銀備用一節實非得已臣以菲才濫  
膺重託晝夜焦勞莫知善後之圖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凋弊錢糧匱乏乞

勅該部查照將前項奏留起運貴州折銀照舊未存  
本省以備支用及行貴州巡撫官知會免其再  
行奏計如此庶幾軍餉得少資目前之急祿俸  
亦可充日後之需地方官民不勝幸甚緣係照  
舊乞留派運錢糧以補缺乏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會本正德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順差承差李  
文簡親齋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地方事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并各  
道守巡等官各將議處過事件備呈到臣據此  
案照先准兵部咨本部題合無查照節年事例  
遼東宣府大同山西延綏陝西寧夏甘肅四川  
湖廣鄖陽兩廣江西貴州雲南山東巡撫總督  
撫治等官今年俱免赴京議事各在地方修舉  
本等職業撫卹軍民防捕盜賊若有重大應議  
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預先條陳差人齋  
奏照依舊例聽該衙門會議奏

奏案卷三

六

請施行若見行并已有奏行事例及瑣屑常事應該  
自處者從宜申明舉行不須一一煩瀆奏責等  
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案行都布按三司  
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通行議處呈報去後今  
據前因看得各道官議呈各項事件除瑣屑常  
事并有例見行臣已斟酌申明一一修行外其  
有益於政體便於軍民事關重大非臣所敢擅  
專者臣復詢之輿情叅以已見增補其所未備  
潤色其所未宜開列條件上

請定奪施行為此具本正德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復添官以便分守照得湖廣布政司所屬武  
漢黃河等一十八府州分隸武昌上湖南下  
湖南湖北上荆南下荆南六道每道該分守  
官一員該司額設左右布政使二員左右叅  
政二員左叅議一員右叅議三員共八員內  
左布政使掌印右布政使清軍右叅議一員  
奉

敕專一管糧一員提督太嶽太和山并分守下荆南  
道兼管撫民外四員分管五道每年一員輪  
進

奏案卷三

七

萬壽賀表往返半年之上纔得任事去年一員抄造  
綾紗紙劄中間又有陞遷事故不一往往一  
員帶管分守二道甚至三四道者緣湖廣地  
方幅員萬里境接八藩比與各布政司不同  
巡歷既不能周未免顧此失彼縱使各官終  
歲在外亦不過虛文往來苟且塞責錢糧比  
併鮮完官屬考察失實勘合怠於完銷盜賊  
疎於督捕欲其剷除吏弊歟息困窮以安黎  
庶保固地方蓋亦難矣查得正德四年七月  
內為缺官分巡事該吏部會官議擬奏

准湖廣布政司添設管道右叅議一員張瀚後因緣

事隨補徐澤陞任久缺議者必謂官多民擾不若裁省為便切惟天下利害當權重輕若害倍於利者什百則當惟害是去利倍於害者什百則當惟利是從且如添設一員不過阜俸馬夫等項所費有限其害甚微使各官巡歷於外分理政務潤澤生民其利博矣二者相較奚啻什百倍蓰而已哉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查倣前例照舊添設右叅議一員分守一道地方庶幾吏飭民安澤不問於遐邇而人存政舉職不至於瘞曠矣

一改兵備以兼分巡照得湖廣上荆南道地方西連巴蜀南極瀟湘東抵吉袁西轄九永延

袤數千餘里水陸四望皆通軍民雜處於封疆

宗室森羅於郡治施州九谿等衛又有上官衙門地各異俗人各異心況邇年以來水旱頻仍盜賊竊發獄訟繁興文移旁午比之別道事最繁重雖有守巡官員常居省城巡歷難遍則守備名位頗輕以此人多玩習事解克濟議者或欲添設省分或欲添設巡按蓋皆有見於此但一國三公十羊九牧似非政體所宜臣愚以為合無比照浙江溫處廣西右江事例將本司分巡官員改為兵備副使或參事領

勅一道就於荊州駐劄控制一方仍兼理分巡修理城池操練軍馬防捕盜賊問理詞訟消奸人窺伺之心造生民昇平之福如此則官不必添設而事體得宜地方亦可保固矣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如果相應依擬施行實為便益

一改巡司以嚴保障切惟巡檢之職專為督捕盜賊控扼要害而設照得湖廣德安府所屬隨州梅垣鎮巡檢司距州五十餘里地方偏僻不當衝要之區吏卒安閒不庸捕詰之責殆非

朝廷張官置吏初意看得該州北去三十里地名厲山店東抵應山縣九十里西抵棗陽縣

一百四里南抵安陸縣一百三十里北抵河南唐縣三百里軍民雜居商賈交集誠為該州直北襟喉要地先年去任知州李充嗣在彼設立社學舖舍公廨廳房將以潛消强悍之習預防姦宄之萌立意甚善至今遺構尚存合無將前項巡司改設於此不勞民之力不匿民之財而官吏得以盡其職盜賊無以匿其踪矣緣係遷移衙門地方事理未敢擅便乞

勅該部議處行臣遵奉施行便益

一具屯冊以杜侵欺切惟開屯種以廣儲積造文冊以備查考

朝養兵之法可謂周悉詳盡矣奈何法立弊生歲久事廢今屯田之名雖存而屯田之實幾盡何者即今湖廣衛所屯田古冊多稱遺亡間有存者取而參對近冊條段坐落俱各不同固有古冊在此鄉今在彼鄉者亦有舊止一段今為數段者豪官肆其侵謀軍士受其威賂展轉兼併實緣移換遂使膏腴者盡入於勢豪之家硯瘠者存留於版冊之內口侵月削逃棄拋荒先令糧額相去甚遠間有故老相傳深知其弊舉而首告竟莫剖決蓋以文冊不存故也為今之計合無行移南京戶部備查洪武永樂年間下屯古冊及正統八年興舉屯種文冊收藏所在就令缺冊衛所動支公用銀兩選委能幹官員前去抄謄每冊一樣三本一留布政司一留按察司屯田道一發該衛所各另收貯以備遺亡則典籍常有經界可正下之受害者有所憑而赴愬上之聽理者有所據而剖決而又參以軍職止許存留三分之例嚴強占私買私賣之禁庶屯政漸修而屯田漸復矣如蒙乞

收該部計處施行不勝幸甚

一查明軍以均利害謹按湖廣地方江漢巨浸派別於荆河之地會合於蘄鄂之間迤邐不啻千里水急上疎激溢所嬰無不勿嘆但東

冊西墜理勢之常而沃壤洪流變遷靡定被害之家持東冊西墜之說得利之人有連坵接壤之便爭論不已奸蠹乘隙因而投獻勢要軍衛有司莫敢誰何貧軍小民破家陪賊卒至逃亡後已查得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邦禎建議要行差官將勢豪侵占新洲先年不係

欽賜及起科者查明悉令退出轉行各該衙門將連年冊江田土查勘明白量撥一二以蘇貧軍該部議擬沿江上下賊盜往來差官踏勘不免勞擾待地方寧靖再議迄今未行臣愚以為給淤墾以補坍塌法雖甚善勢則難行大

江限隔動涉異縣誰與耕種為今之計合無差委的當官員分投丈量起科糧米計其多寡量為除減冊江之數則糧額不至於損少利害亦得以調劑矣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果無窒礙早與施行其於地方軍民不無小補

一處軍職以警奸貪照得湖廣都司所屬沅州靖州銅鼓伍開平溪清浪偏橋鎮遠施州永定九谿羅塘等邊衛指揮生長夷方輿之俱化以格克為家法視軍士如草芥官日富而軍日貧財益聚而人益散及至事發或散行拘審或參奏行提有等豪富兇頑官員公然

不理強奴悍僕數十成羣差人不敢職其門  
委官不敢當其怒方且謀害原告假以他事  
為名或一旦袒錄置之牢獄或百計羅織逼  
之逃竄時移日改旋生狡計縱然賄賂無門  
不免囑託有路以此軍士敢怒而不敢言寧  
死而不肯赴愬如九谿衛指揮李玉瞿塘衛  
千戶文王姦貪獷悍稔惡數年事發桀驁自  
如叅提延久方出舉此一二則其餘可知矣  
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文武職官犯罪事發  
脫逃者除真犯死罪并例該充軍照本等律  
例問擬外雜犯死罪并徒流罪俱問發為民  
原該為民者發口外為民看得前項不服官

安撫使

五

員其情甚於脫逃合無比照前例分別差等  
凡軍職犯罪事發拘提除患病公差勘有實  
迹外其犯該雜犯死罪并徒流罪若無故抗  
違至三月之上杖罪以下例應還職無故抗  
違至半年之上者俱照前例為民如蒙乞

勅法司查議施行庶兇頑知警獄訟易清邊境窮軍

庶乎有生意矣

一作興衛學以求人材照得湖廣都司所屬銅  
鼓偏橋九谿永定等衛設有儒學俱係軍武  
生員肄業並無廩膳增廣其間或三年一貢  
二年一貢照依入學先後次第起送切照本  
朝取士專用科貢二途今府州縣學歲貢以食

糧為次已非

祖宗立法初意然貢之論食廩猶官之論資格任法  
而不任人固後世所不能免今衛學止以入  
學先後為貢之次第似非法之良者以此有  
口尚乳臭即寄名在學以圖早貢邊衛子弟  
考較多從寬假則是

朝廷官職可以坐得古人有言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及而觀之一命之  
士苟存心於利已於人必有所害夫以有司  
而為

朝廷歲貢一人宜不得若是草草也且考其文  
行而授之餼廩俾無衣食奔走之累得以專

安撫使

五

心致志於學如使由此而得真才升斗之費  
固所不惜且軍武生員既可以貢又可以官  
而獨不可與之廩乎即今湖廣施州衛貴州  
興隆衛等學俱有廩膳事同一體教無殊科  
況今銅鼓偏橋等衛學生員頗盛惟是邊境  
孤城實多貧窶及查得平溪衛先年軍生附  
於貴州思州府學比因上官劉襲

奏要另設儒學行臣勘處相應已經回報都察  
院轉咨禮部未見舉行合無將銅鼓等衛儒  
學軍生比照縣學則例廩膳增廣各二十名  
其廩米於衛倉支給提學官務要嚴加考試  
取其文理頗優者方許補廩應貢不許姑息

俯就及查先行事理將平溪衛一體建學食  
原如此庶生徒免飢寒之累有司盡貢舉之  
責而遠方文風可望興起矣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議處斟酌施行學校人材不勝幸甚

一遷革驛傳以協人情夫驛館之設居水陸交  
會之中係應接往來之地可遷則遷可革則  
革皆民便也查得沔陽州原設漢津候埠沙  
湖則河深江伍驛往年奉例歸併當時有司  
失於相度倉卒呈報將到河驛革去改作景  
陵縣所屬乾灘驛存留前項四驛今看得則  
河地方南至沔陽州北至景陵縣相去各一  
百餘里西至潛江縣七十餘里較量道里于

奏

奏

此適中經過官員于此憩息其見在深江驛  
離沔陽州及景陵縣皆一百餘里離潛江縣  
止二十餘里又僻在則河之北邇年以來河  
道壅塞舟楫不通實爲閘署令無將深江驛  
裁革移在則河地方仍復到河舊驛夫馬通  
移不勞重覆編派舊址猶在不煩浩大工程  
此以遷改爲便者又查得襄陽府光化縣鄭  
陽驛原係新設衙門上自均州下通襄陽止  
是一帶水路又光化縣里分數少官員不係  
全設鄭陽驛夫馬供應俱是該縣出辦蓋名  
有而實無也相應裁革聽其夫馬各應總歸  
於縣此以革去爲便者參訪兩處官員兼以

二司巡歷衆口一詞皆稱利益因革之道亦  
存乎時揆之政務若不關於重大之體而度  
之人情亦足以爲便利之圖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相應無礙行臣如擬施行地方幸甚

一慎選巡檢以嚴捕詰照得天下設立巡檢司  
官所以盤詰奸細緝捕盜賊果能舉職是亦  
要官我

朝舊制相承往往以倉場稅務等官陞除或以

三考年深吏典選授及至上任俱年六十左  
右皆心志灰頽精力衰憊動以歸老自畫平  
居則竊祿苟延遇警則閉門畏縮指麾操縱  
悉出吏牌及其子弟之手或容妄拿平人羣

奏

奏

害良善或圖得匪贓賄賣放真盜千百之中  
鮮有一二自能策立者所以額設弓兵皆爲  
官衙廝役甚至收納月錢縱令閒曠巡邏緝  
捕漫不究心此豈

祖宗設官之初意哉矧湖廣地方山澤綿延江湖深  
闊巡司分設獨多盜賊不時竊發前項官員  
關係尤切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今後遇有巡檢員缺不必照常將  
倉務等官陞補許於吏員中該選前職并揀  
選急選八品行頭出身情願告就前職者數  
內挑選人物精爽年力強壯之人除授前職  
令其到任守法奉公脩舉職業盤詰奸細緝

捕盜賊獲功呈報合于上司撫按等官一體獎勞保舉吏部不次陞用如此則本官自侍尚有向進之期而官司委任亦有責成之效奸宄庶可消弭而地方獲賴無虞矣

一協操守以固省城照得湖廣省城設有武昌衛武昌左衛官軍操練保障其武昌護衛專屬

### 楚府護守

王國平時既無統攝之司遇警又無協濟之力酌量事體甚非所宜且省城原有九門地方其各

郡王將軍儀賓府第參錯鱗次却居其五而諸

宋

宋

司衙門與軍民之家止居其四今春儀賓沈寶府內被賊劫害緣其第宅在大城之東空曠去處實隸武昌護衛管轄攷其軍士雖多分派各府不過聽其樵採役使之勞初不責其暮夜巡警之備省城盜發事頗異常凡在守上官員固不能遺失事之責而思患預防亦當為善後之圖查得武昌護衛官舍旗軍約四千一百餘員名每歲食糧不下三萬三千餘石除西安州養馬牧羊之外在衛尚有三千五百餘員名又有儀衛司官校俱無征運雜差專一防護

王國正德七年為因流賊入境行取護衛旗軍

一千餘名防守城池後因地方稍寧照舊不用夫居重馭輕天下之勢當審其所在而處安思危智者之見常防於未然為今之計合無將武昌護衛官舍軍餘照舊查選一千員名與武左二衛官軍舍餘相兼操守俱聽考選城操都指揮號令約束隨時訓練遇警併力防勦其

楚府長街并端禮等門周圍牆外及楊柳壩一

帶曠野處所近日已令添設鋪舍一十三座輪撥護衛軍餘每夜守宿巡警誠恐日久又生怠玩必須按察司按月委官不時稽考查點如此庶幾地方城池有統攝保固之益而

宋

宋

護衛官軍免虛費閒散之弊矣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計處著為定例永遠遵守其餘

襄遼荆吉等府凡有護衛并儀衛司去處聽臣

督令守巡等官一體查處施行地方幸甚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題為對陣擒斬越境苗賊功次事據湖

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帶管郴州桂衡永等處

兵備僉事高顯呈據守備永道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指揮僉事王廷爵手本前事奉巡撫湖廣

右副都御史秦案驗為預防盜賊以安地方

事訪得廣西府江等處見有猺賊作耗勢頗猖

獗切照湖廣江華錦田等所縣正與彼省富賀

等縣境界相連誠恐前賊奔逸我境為患相應預為提備除與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會議外案仰本職即便嚴督該管軍衛有司掌印巡捕巡司哨守等官整朔官軍民兵殺手更夫人等嚴守關隘保固城池一面選差乖覺人役爪探賊情遇警督率官兵相機截殺獲功呈報以憑施行仍備行湖廣按察司分巡帶管郴州桂兵備僉事高顯知會等因奉此除通行永道寧遠府州衛掌印知府何詔巡捕通判賀位知州洪通指揮王臣等一體轉行所屬嚴謹防範外又經選差乖覺緝事健步李慶五等前去錦田等處地

方爪探賊情嚴督哨守官軍把截關隘本年七月十四日據原差李慶五齎到哨守指揮洪基飛報七月十二日寅時據健步盧馬兒款丁莫文廣等報稱連山賀縣苗賊約有五百餘徒開張旗號越來攻打萬安寨殺死民人李瀛男婦等苗賊見今在彼割住等情據報到職隨統千戶會顯許鐸百戶王憲各項精銳官軍并千長李梁義官李椿等及款夫人等會合前到萬安寨分布奇正軍款對敵數合至本日下午時衆賊衝陣常有軍款嚴仲六李輝李丑生等奮勇向前斬獲賊級六十七顆生擒賊二名奪獲炮器二百餘件殺傷賊徒數名

軍款拈踪追

捕去訖被賊殺傷百戶王憲左手并傷官軍數名俱各存命等情據報到職緣係行仰遇警督率官兵相機殺賊獲功呈報事理合行開報等因到道據此除將解到賊級并生擒賊犯紀驗明白取具招由脫逃賊犯仍行守備等官王廷爵等通行嚴督各該州縣并各哨所巡捕巡司官兵人等拈踪追勦另報外今將所獲功次理合開坐呈乞照驗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為截遏追殺渠惡賊黨功次事該守備指揮王廷爵呈報正德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督率官兵人等前去藍山地方沂村等洞斬獲過強賊首級并生擒共四十五名顯已經會本具

題外續為預防盜賊以安地方事該臣等訪得廣西府江等處見有猺賊作耗勢頗猖獗誠恐前賊奔逸我境江華錦田等所縣為患又經案仰守備指揮僉事王廷爵即便整朔部下官兵人等嚴謹把截相機防勦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總兵官都督同知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照湖廣錦田等處地方近被兩廣連賀等縣苗賊越境為患殺虜人財守備指揮僉事王廷爵乃能遵奉明文督屬擒斬賊級勞蹟頗多誠可嘉尚其帶管兵備僉事高顯亦克用心調度復有前功除批行該道將生擒賊犯問罪具招呈詳賊級臬司

行該道將生擒賊犯問罪具招呈詳賊級臬司



示衆及將未盡賊徒相機勦捕外如蒙乞

勅兵部查照將前項獲功官員并軍款人等照例議擬陞賞如此則人心知所激勸地方賴以安寧不勝幸甚緣係對陣擒斬強賊功次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會本正德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順差承差李蘭華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泰 題爲乞

天恩賑民困計處錢糧以濟兵荒急用事據湖廣布

政司管糧右叅議熊紀呈爲乞憐水災民患事

緣報勘過荆襄常岳武漢黃德安沔等府州衛

奏爲

主

并所屬水災文冊前來看得安陸沔陽漢陽漢

川景陵石首公安監利潛江華容安鄉沅江龍

陽等四十五州縣災重者十分以下輕者四五

分以上共該無徵秋糧米四十三萬八千三十

二石八升八合八勺六抄八撮四圭八粟泮死

人口一千四百九十五口漂流瓦草房屋七千

六百六十三間及據前項州縣衛所申稱查得

各該倉庫空虛錢糧缺乏無以賑濟卽今人民

缺食饑饉難存壯健者糾集搶奪老幼者竄徙

流移地方危急勢難保安乞賜別爲處給錢糧

以救民命消弭盜賊等因據此行間隨准兵部

咨該巡按監察御史張翰等題據參將洛忠等

呈爲十分緊急賊情探苗數萬晝夜謀討攻打城堡人命倒懸急請兵糧懸望解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地方苗賊猖獗著湖廣總兵官楊英都御史

秦金前去湖貴接境去處會同貴州鎮巡官督

同各該參將守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相機撫

捕如果事情重大隨宜會調各省官軍土兵協

力征勦不許自分彼此失誤事機仍着貴州巡

按御史隨軍紀驗功次都寫勅與他其餘事依

擬行欽此又准本部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

史曹祥題爲十分緊急賊情事奉

聖旨該部便看了來說欽此本部議擬覆題奉

奏爲

主

聖旨是這處置用兵事宜每議處停當都依着行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除會行都布按三司及各

道守巡參將兵備守備等官查照一面爪探賊

勢緩急飛報一面整備兵糧聽用臣等候

勅至之日卽便啓行前往湖貴接境去處約會貴州

鎮巡官從長計議相機撫勦外臣惟湖廣地方

頻年災盜之餘委的軍民困弊之極本等糧差

之外加以坐派各項物料數多又因營建採運

大木公帑之錢糧搜括無遺百姓之脂膏剝削

已竭今值重大水災邊方用兵緊急安內攘外

皆臣之責顧此失彼實臣之憂切念前項被災

州縣衛所軍民人戶目前老幼缺食已多無死



流移計口給賑必得米穀三四十餘萬方可支  
持臣已通行先儘預備倉糧支給而人多糧少  
不穀百分之一繼此冬春之交無所仰給饑寒  
迫身相聚為盜必至日滋月長意外之患殆有  
不可測者況貴州征苗議調湖廣土漢官軍三  
萬員名前往清浪偏橋等處住劄難以月日預  
計彼處邊倉空虛主兵亦不穀用至於賞勞銀  
牌花紅魚鹽等項必得銀數萬兩米十萬餘石  
僅可供億此蓋急於星火不可時刻遲誤臣以  
非才濫膺重寄夙夜焦勞不遑寢食前此雖嘗  
一面嚴督該道守巡管糧管屯等官催併應解  
邊倉錢糧上緊完納一面動支庫貯官銀一萬

奏案錄卷三

疏

兩給發分守叅議王盡糧賑濟本官近又陞  
任倉卒豈能濟事臣今查得布政司廣備庫見  
在惟有一項生員納銀共三萬九千九百八十  
兩例該解送戶部及存留採木之用堪以借支  
臣只得擅便行令該司動支二萬四千四百三  
十兩責付接管分守叅政張天相領運至辰常  
等府分撥委官設法糴糧運赴邊倉接濟或量  
留本色間日折支外一萬五千五百六十兩解  
送分守叅議張瀚副使蕭賢并管糧叅議熊紀  
等查發極災河陽漢川等州縣驗口給賑此項  
銀兩應還官至於災傷蠲免稅糧俱是存留  
之數奈何

王府祿米文武官吏旗軍俸糧皆不可缺況本處  
歲用項下原欠米一十二萬九千有零故官軍  
本折色俸糧有八九月不得關支者有二三年  
無從補給者衆口嗷嗷朝不謀夕亦須及時區  
畫若夫征科繁擾民命倒懸尤宜急解臣畫度  
夜思別無善策茲欲拯溺救焚必須損上益下  
以權濟經革無名之科斂停可緩之催征庶幾  
有補今將各項事宜逐一計處一曰那見在以  
濟緊急二曰停催併以拯顛危三曰復舊規以  
收羨利四曰開事例以補匱乏備開條件冒昧

上

陳伏望

奏案錄卷三

聖

皇上畏天命而憫人窮念兵荒以急儲餉

特勅該部從長會議俯賜采擇施行庶可以少濟目  
前燃眉之急而日後噬臍之悔或可苟免矣緣  
係乞

天恩憐民困計處錢糧以濟兵荒急用事理未便擅  
便為此具本正德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專差承  
差張拱極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曰那見在以濟緊急

一查得湖廣布政司廣備庫收貯專任巡撫防  
禦虜寇以保安地方事生員銀二萬四千四

百二十兩見該戶部查取給過又該工部侍郎劉丙奏為營建

宮室以計留錢糧事添納生員銀一萬五千五百六十兩預備採木臣已便宜借支餉軍給賑二項銀兩合無將該解戶部之數准用免還惟復與採木備用者通候開例銀兩償補乞

勅該部查照定奪示下施行

一訪得湖廣均州

大嶽太和山各處商賈軍民人等每歲燒香布施銀錢等項不下萬計為因不報合于上司無憑稽考的數臣惟此項錢糧修理官觀之

奏案錄卷三

三

外相應糴穀備賑臣近因水災民困至極不得已行令該道分守叅議張瀚撫民副使聶賢轉行分守太監梁英呂憲那借銀一萬兩給發災重州縣賑濟未報誠恐所司罔念民艱隱匿占愆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行令各官一面量借見在之數急救民命一面著為定例今後每年收受香錢務令提督叅議管理比照山東泰安州事例按季報數若干內留三分之一修理官觀其餘送布政司貯庫預備賑濟及撥補俸糧等用實為便益

二曰停催併以拯顛危

一戶部額辦坐派未完錢糧除正德七年以前遇

赦蠲免外其正德八年九年十年小民拖欠夏秋稅糧子粒及一應戶口鹽鈔乾魚蓮肉黃蠟葉茶葉笋等料見今併徵民甚困苦如蒙乞勅該部斟酌議處內除起運兌軍京庫折糧銀兩不均有無災傷州縣照舊催徵完納外其存留本處倉糧撥運

王府祿米及解京鹽鈔物料等項合無將災傷去處暫且停徵無災去處亦從寬比併先完正德十年之數內有侵欺者仍查究監併實為便益

奏案錄卷三

三

一工部額辦坐派未完錢糧除正德七年以前遇

赦蠲免外其正德八年九年十年小民拖欠段疋帛襖軍器等料各

王府墳房婚禮料價并新派綾紬錦營建均徭帶徵解戶水手盤纏紗綾紙劄銀兩見今併徵民甚困苦如蒙乞

勅該部斟酌議處內除營建帶徵解戶水手綾紗紙劄等銀不拘有無災傷州縣照舊催徵完納外其餘軍器帉襖船料并王府墳等價新派綾紗紙劄紬錦等銀合無將災傷州縣暫且停追以避民困候豐年另

議帶徵無災去處亦從寬比併先完正德十年之數內有侵欺者仍查究監併實為便益一湖廣鎮守衙門每年進

貢鱖鯉魚鮓其魚并椒料等銀俱取之於各河泊所及派各州縣水手銀兩民已不堪此外又有葛布等項名色不時差人下屬收買挾勢射利之徒因而恐嚇取財聞茸食濫官員從而奉承科歛奸吏通同里書收頭剝剝花戶以一科十公少私多民困益滋無所控籲凡此無名之征誠宜嚴禁痛革乞

勅該部查照議處合無行令湖廣鎮守衙門遞年止進鱖鯉魚鮓用盡敬

奏案卷二

完

上之誠仍聽臣與巡按御史督同司府官員會計合用鱖鯉等魚若干駕船水手木糧銀兩若干作何出辦計處停當著為定例免致分外科害其餘葛布等件及各項無名之征一切禁絕今後如有奸貪小人假名怙勢潛往縣屬州縣衙所需索財物騷擾地方者許所在官司即便擒拿解送撫按衙門臣等從重治罪民生幸甚

三曰復舊規以收羨利

一查得正德元年為缺乏銀兩庫藏空虛事該太監蔡用等題

准將天下各

王府先年奏計稅課河泊并山塲蘆洲田土等項行令臣與巡按御史坐委守巡等官逐一查出照舊還官徵收銀兩就補先今欠缺各

楚遼吉壽等府照舊管業且令該府內外官員人等收課挾勢射利多科橫取軍民受害莫敢誰何是故利多歸於小人名寔損乎宗室況今各府將軍儀賓往往申呈欠缺祿糧多係遇例蠲免若再追併小民是驅之為殍為盜也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合無將湖廣各

奏案卷二

完

郡王將軍郡縣主等位下祿米并官校月糧不許別項支銷候年時豐收地方寧謐另行議處奏

請定奪

一訪得湖廣省城各處鹽商榛集鹽船到於江上先年俱赴武昌府掛號給帖執照發賣每船一隻納銀二三兩入官貯庫以備賑濟等項公用蓋亦古人所謂與其取之千民孰若取之商賈之意人心已定別無異議正德三年有去任知府陳晦朋奸附勢投獻此利于

鎮守衙門馴致趨利小人承攬巡攔因而橫取每船勒要銀五六兩以上每歲不下萬計迄今久假不歸遂使商民俱困深為未便如蒙乞

勅該部議處合無今後各處鹽商到於江上仍令遵照舊規俱赴武昌府掛號每船納銀二兩或三兩收貯官庫登記印信籍簿按月開報撫按衙門備照布按二司掌印官不時稽考其銀預備賑濟及賞軍等用不許官吏人等藉越侵漁重困商民違者拏問叅究

四曰開事例以補匱乏

一各處鹽課專備兵荒查得湖廣先年亦嘗開中引鹽以備軍餉只今邊方倉米告空主兵月糧尚缺見調漢土官軍數多倉卒無所仰給豈不誤事惟有召商中鹽謂之飛糧可以濟急如蒙乞

勅戶部俯念軍餉緊急查將兩淮運司各年存積等項鹽課開中二十餘萬引斟酌定價議價直行令湖廣布政司出榜召商照依時價定與斗頭俱赴偏橋清浪等倉上納糧米以供軍餉完日給與倉串實收關領引目赴場支鹽誠恐各商畏避邊路險遠內將一半姑准赴司納銀給發郴桂用兵供給之用地方幸甚一查得近例湖廣布政司所屬各儒學生員許

令納銀廩膳二百兩增廣二百八十兩附學三百四十兩俱赴本布政司上納准其入監肄業出身今已停止緣此例人多樂趨得銀可以濟急如蒙

皇上軫念民命倒懸邊儲緊急乞

勅該部會議從權合無再於本布政司開納三百名照例赴司上銀給文起送如數不設許於附近南直隸府屬儒學撥補其銀照數補還官庫解部并採木之用餘剩銀兩却將贖給軍餉賑濟飢民地方幸甚

一查得舊例在外都布按三司知印承差見役一年半以下者承差納銀六十兩知印納銀

七十兩聽缺三年以下者承差納銀一百二十兩知印納銀一百五十兩六年以下者承差納銀一百一十兩知印納銀一百三十兩六年以上者承差納銀九十兩知印納銀一百一十兩俱起送赴部承差就撥辦事知印冠帶聽選今已停止合無許令湖廣都行布按四司知印承差仍照例納銀起送施行一查得舊例在外各衙門吏典初考一年以下者納銀一百二十兩二年以下者納銀一百一十兩三年以下者納銀一百兩轉考一年以下者納銀九十兩二年以下者納銀八十兩三年以下者納銀七十兩俱起送吏部免

其辦事考試就擬當該其聽缺農民三年以上者納銀一百兩免其在外歷役各照原擬衙門起送赴部辦事今已停止合無許令湖廣大小衙門見役吏典并候缺農民仍照例於本布政司納銀具結起送施行

一查得舊例各衛所軍職襲替指揮千百戶等官未經比試者總小旗未曾併槍者許令納銀指揮五十兩千戶鎮撫四十兩百戶所鎮撫二十兩總旗十兩小旗五兩各赴本處司府納完免其赴京比試併槍給與庫收申繳兵部查考今已停止合無行令湖廣都行二司所屬官旗照例施行其見調在邊并附近

衛所

聖

衛所就赴清浪偏橋等倉照依銀數時價買米上納寫遠去處俱赴本布政司納銀各免其赴京比試併槍給與倉收備照仍繳兵部查考

一查得舊例各處軍民舍餘人等有願納銀一百五十兩者授以百戶所鎮撫二百兩者授以副千戶二百五十兩者授以正千戶四百兩者授以指揮僉事四百五十兩者授以指揮同知五百兩者授以指揮使各於所在官司告報納銀完日造冊并庫收繳送戶部查對明白轉行兵部印給劄付填註衛所帶銜開住徑發原納銀官司照名給發執照今已

停止合無行令湖廣布政司召令本省并各處軍民舍餘人等仍照例納銀施行

一查得舊例在外陰陽醫學并僧道官有缺許令陰陽醫學僧道或仕宦子孫良家子弟年歲相應者各納銀六十兩起送吏部入選免其考試候缺者減去銀一十兩今已停止合無行湖廣布政司查舉前例納銀施行

一查得舊例各處儒學不願出仕生員及兩考吏典不願赴京辦事者許其各納銀二十兩給與冠帶榮身有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徭今已停止合無照舊行令湖廣布政司所屬府衛州縣學生員并各衙門兩考吏典不願出仕辦事者俱照例赴司納銀給與冠帶劄付執照

衛所

聖

已上事例八條內除開中鹽課生員納銀乞定與數目外其餘合無姑以二年為期如果歲時豐收地方寧靖就便停止

奏疏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題為急處災荒錢糧以救地方事據湖廣布政司呈准本司管糧右叅議熊紀咨前事案照先抄奉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 案驗為乞憐地方水災民患事仰本道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作急一面分投差人齎文前去被災各府州縣衛所守催委官上緊查勘從實造報一面用心體察某州縣邊臨江湖災傷實有幾分某州縣間或低窪略有幾分務在較量高下定擬分數類造文冊通行繳報聽巡按御史覈

實具

奏施行此係災傷分豁錢糧重務毋得視常等因奉此已經咨司通行各道守巡等官及差人前去各府州縣衛所守催去後續據漢荆安沔等府州武昌荊黃等衛所各申呈并委官同知推官指揮等官羅環尹達于瑤等踏勘過所屬州縣千百戶所災傷分數不致扶捏冊結繳報到道看得漢陽府所屬漢陽漢川二縣荊州府所屬江陵潛江監利公安石首五縣岳州府所屬華容安鄉二縣常德府所屬龍陽沅江二縣沔陽州并所屬景陵縣及荊州左右沔等衛所地方邊臨川漢二江洞庭等湖勢俱低下往年

水勢泛漲止及極下之地其稍高者俱各有收况夏月浸漫及秋即退民得佈種晚禾雜糧可備食用不以為災今歲五月以來淫雨不止山河衝激江漢泛溢下地深及數丈曠衍之處俱成大湖八月將終未見消退居民人口孽產漂流浸淪有一戶全沒者有一門半存者巢居舟遊數月未已驗其災數重者奚止十分輕者亦有八九及看得武昌府所屬江夏嘉魚武昌咸寧蒲圻五縣黃州府所屬蘄州黃岡廣濟黃梅黃陂五州縣德安府所屬雲夢孝感二縣荊州府所屬荊門夷陵枝江宜都當陽遠安松滋七州縣岳州府所屬巴陵臨湘二縣常德府所屬武陵一縣襄陽府所屬襄陽棗陽光化南漳穀城宜城均州七州縣安陸州并所屬京山縣蘄黃岳常等衛所地方亦各邊臨江湖但地勢半高半下者盡被漂流淪沒其災不減漢沔等府州高者頗有成熟或遭水雹打傷或被鼠蟲損食其辰靖長寶等府所屬州縣地方春夏雨澤頗均六月以後亢陽不雨晚禾亦皆枯焦不實通計其數或四五分或六七分輕重不等俱各為災又查得本省額徵夏秋稅糧二百一十六萬六千八百餘石除常衡永寶靖鄖襄岳長荆郴十一府州所屬州縣相近邊方間有山險難以運輸去處共糧一百七萬二千五百四十

九石九斗零俱派撥備橋錦田安福等邊倉及本處糧米官軍師生俸月等糧廣西貴州等庫折銀去訖惟武漢黃德荆襄岳長衡安沔一十一府州所屬州縣水道頗便堪以達運共糧一百九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石零內派起運兌軍糧米二十五萬石京庫折銀米七萬二千石南京倉米三十一萬石折布米一十萬石折花絨米五千石安慶府倉米四萬石廬州府倉米五千石餘米三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一石零俱派撥各府糧米官軍師生俸月等糧通行遵依徵解外今照漢沔荆岳等府州所屬漢陽景陵等縣俱各災重其兩京起運糧米銀兩例應通

奏案錄卷三

三

融撥補卽今辰靖郴桂地方有事見在用兵軍餉萬不及一而又旱暵爲災各府糧米供給膳用例不該免官軍師生俸月等糧雖有存留之數災荒又該停止卽今倉庫在在空虛別無餘剩之數堪以撥補若復於被災州縣催徵見今民逃將半間有存留者張口待哺強病望醫求活於朝夕耳仍又益此則待望之心既失轉逃之計益決地方大害恐不可測查得正德四年卷內一宗爲議處救荒事該湖廣鎮巡等官議得地方災傷要將兌軍糧米折銀解納該戶部議擬今年該徵兌軍糧米既是災傷亦合從寬量折十五萬石每石折銀七錢行仰遵奉外今

前項府州縣入民貧困災傷重大田無禾存家無產在視之往年甚而又甚加以採運大木動調官兵起倩夫匠徵運軍餉比之他省苦而又苦計其存安惟有寬減賑濟二策耳合無轉達將起運兌軍糧米查照先年題

准事例每石連脚耗席折銀七錢其南京倉庫糧米花絨亦乞比照遠近輕重每石連脚耗折銀五錢解納安慶廬州府倉米與廣西庫折糧銀兩暫與蠲免庶幾儲計之大數無虧而欲逃之小民可以少留地方得免監鄢復起之禍矣緣係急處災荒錢糧以救地方事理爲此今將前項緣由合咨前去煩爲會議轉達定奪施行等因

奏案錄卷三

四

備咨准此理合呈乞照詳施行到臣據此案照先據湖廣布政司呈據武漢黃德荆襄岳沔等府衛所屬江夏嘉魚咸寧蒲圻漢川漢陽黃陂孝感應城荆門華容安鄉等州縣各申爲乞憐地方水災民患事轉呈到臣看係異常水災已卽會本具

題及案仰布按二司定委各道守巡管糧撫民等官親詣被災州縣查勘極貧軍民受害之家量給倉糧賑濟安插一面分投委官逐一踏勘災輕災重有收無收該免錢糧數目從實開造文冊通行繳報續據鄖襄荊州安陸黃州常德等府衛宜城均州南漳光化谷城襄陽麻城羅田



漸水廣濟黃梅黃岡蘄州雲夢京山景陵公安  
龍陽沅江宜都松滋巴陵上津鄖西竹山等州  
縣施州枝江等衛所各陸續申報俱同前事隨  
又分委布按二司守巡等官如前查勘賑恤未  
報間照得參議熊紀係專管糧儲官員又經案  
仰本官作急分投差人前去被災府州縣衛所  
守催委官上緊查勘從實造報仍要用心體察  
某州縣邊臨江湖災傷實有幾分某州縣間或  
低窪略有幾分務在較量高下斟酌重輕定擬  
分數類造文冊通行繳報聽巡按御史覈實具  
奏分豁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  
馬監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得湖廣

地方累歲兵荒之餘加以營建採木委的民窮  
財盡狼狽已不可支今又值此重大水災查得  
勘報冊開漢岳荆常安沔等一十府州所屬漢  
陽漢川潛江監利石首公安江陵華容安鄉龍  
陽沅江景陵等四十五州縣災傷重自十分以  
下輕至四五分以上無災有收秋糧米一十九  
萬三千一百二十三石九斗七升四合三勺二  
抄六圭三粒二粟成災無收秋糧米四十三萬  
八千三十二石八升八合八勺六抄八撮四圭  
八粟淹死人口一千四百九十五口漂流瓦草  
房七千六百六十三間牲畜二千六百三十八  
頭匹隻口民生疾苦至此極矣除區畫賑濟錢

糧臣金另議具

奏外所據該年稅糧相應照數蠲免但起運兌軍  
南京倉米例難一槩分豁欲通融改派撥補則  
其餘府屬高阜地方又有蟲旱災傷况今辰沅  
郴桂等處見議用兵軍餉十分緊急別無撥補  
之處為今之計若非照例折納斟酌免徵則被  
災之民必至逼迫逃竄嘯聚為盜益多地方之  
患誠有不可測者管糧參議熊紀目擊其患懇  
切建言不得已為此折納之計亦係一時權宜  
臣等上重

國計下恤民艱二者竝行不敢偏廢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災傷重大軍民疲敝至極乞

奏

六

勅戶部從長計議合無俯從本官所言將本省額派  
兌軍糧米二十五萬石照例每石連腳耗折  
銀七錢其南京倉米三十一萬石并折花絨米  
五千石每石連腳耗折銀五錢仍各依期徵解  
一則小民略堪措辦之易一則貧軍暫免轉輸  
之勞至於放支之際亦可扣餘作正似為一舉  
三得其安慶廬州二府倉米四萬五千石廣西  
折糧銀一萬五百兩雖是撥運異省實同本處  
存留均乞照數蠲免如此庶錢糧得以通融徵  
納民命可以須臾苟延而地方意外之虞或可  
少逭矣緣係急處災荒錢糧以救地方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會本正德十一年九月初四日順



差承差張拱極親齋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題為傳奉事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九

日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差舍人高

雄自京奏事回還齋至

旨意公文一角內開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司禮監太

監蕭敬等於

武英殿欽奉

聖旨恁司禮監寫帖子去說與湖廣鎮巡三司等官

太監杜甫等知道如帖到日本處所產之物并

鱣魚鯉魚秧著令魚戶人等用心採打有了合

用桶隻裝盛委的當人員沿途好生喂養管進

來京不許指此為由因而生事擾害軍民如違

治罪不饒欽此欽遵臣等開緘捧讀駭愕殊甚

初窺

聖諭似為止取土產魚秧一物覆詳文意中間更有

并之一字又似既取所產各色土物并取所產

鱣魚鯉魚秧文省義該物輕事重欲停之以俟徐

議則

綸命勢難久稽欲行之舉為洒派而兵荒時不可取

思擬傍徨罔知攸措隨准鎮守太監杜甫會案

前事行間又據都布按三司掌印都指揮等官

文恭等亦為前事備將地方兵荒不便採取等

情具呈到臣仍會同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度

及湖廣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布政司左布

政使周季鳳按察司按察使聶賢等議照治國

以恤民為急安民以省事為先各處地方俱有

災傷而湖廣之被災為甚湖廣遞年節有災傷

而今歲之被災為多川襄之水兩江泛溢荆岳

等處千里瀰漫無家者搭茅茨以棲身乏食者

採菱茨以充腹鬻兒賣女相繼流移男呻婦吟

間填溝壑上年雖經賑濟不過苟且支持今欲

再行莊無措手蓋倉廩無素積之糧儲庫藏無

空閒之銀兩臣等已經會議備將救災事宜上

瀆

奏

宸聰未奉明示詎意賑恤之

命未下採取之

旨先來求欲恤之而反擾之臣等愚蒙不知所以伏

讀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詔書內一欵各處兵荒相仍軍民困苦今後非奉明

文一夫不許擅起一錢不許擅科巡按御史按

察司官嚴加訪察但有違者即便拿問情重者

指實具奏從重治罪欽此欽遵蓋有以知我

皇上憫念兵荒之軍民洞察科差之奸弊禁例嚴切

詞旨簡明大哉皇言一哉皇心雖古之聖人泣

辜祝網惠困思飢誠不是過實

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凡在臣鄰不勝慶幸今撫綏

之詔下未幾而採取之揭帖繼至先後乃相抵牾  
語謂之何哉况採取之令一出貪殘之吏爭趨  
用一派十用百派千頭會算斂科者不止一錢  
行齋居送起者不止一夫以此而欲不擾平民  
胡可得也且湖廣地方所產之物如乾魚果品  
牲口葉茶葉笋段疋黃白蠟生漆牛皮等料俱  
有

舊制額數節該戶工等部逐年坐派前來俱經遵依  
或徵本色或徵折色解部轉送

內庫并光祿寺收貯此皆地方所產之物

內府皆得而有之不知今之所謂方物者更有隱  
下何等精奇堪以充

卷之九

九

九重服玩之需也及訪得鱣魚鯉魚出產湖廣地方  
大者可重千觔小者不下四五百觔其涵淹卵  
育俱在深洋大江之中身無鱗甲非冰霜寒洄  
之地所能生口著腹間非波流濛洞之水不能  
食本處塘堰號為最多未聞蓄此魚者本處既  
不能蓄其移而之北難蓄可知譬之豫章柚橘  
巴蜀蹲鴟可愛悅而不通移植蓋方物之性大  
抵然也縱使有此魚秧採打以進或中途不能  
飼養或到彼不服水土雖榜笞解送之吏鉗制  
看守之人竟成無益反增懊怨終不如不取之  
為安靜也近來湖廣因營建

宮室採辦大木加以貴州邕桂兩是用兵各項錢

糧不下數十餘萬毫釐絲忽俱取於民雖有一  
二無災地方亦為受災州縣之所仰給與無微  
物料之所加派一都一戶疊取數樣課程一戶  
一人重當幾般差役此皆臣等再四籌量欲與  
之減除而不得欲為之補助而無措日夜盡心  
盡力撫摩保護愈愛惜而愈見貧窮者也今以  
此重徵疲耗之地乃為此無名額外之求臣雖  
至愚以為不可書曰以萬民惟正之供未審今  
所取者正乎否也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未  
審今所取者益乎否也昔宋仁宗夜飢思食燒  
羊恐後為例遂忍飢而不取索後世以為盛德  
美談今以數千里難致之物而或貽百姓無窮  
之憂似不止於燒羊而已不知者乃謂帖子既  
至姑且會行

卷之十

十

朝廷意向禮宜將順臣等竊思近日被災之民半  
逃山澤日夜延頸以望  
聖旨賑恤之來此等窮民皆非法網之所能束縛惟  
德意之可以招徠者今也採取之會案一行置  
郵之傳命四達深山窮谷無遠弗周昔人謂人  
心不同有如其面一為赤子一為龍蛇倘謂  
朝廷不恤其飢寒而遠求奇異不拯其困憊而尤  
事誅求萬一不軌之夫借辭撓武糾眾為非其  
害可勝既哉則名為將順適為厲階名為奉上  
適為病圖此臣等之所以寢不安席食不下咽

望

帝聞而欲為叩頭流血以期回

天意者也伏望

皇上憫念小民之被災俯察地方之多事寢其成命

置之從容候年豐盜息再議別行地方不勝幸

甚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泰 題為捷音事臣節該欽奉

勅茲特命爾等前去郴州等處地方征勦前項盜賊

爾等宜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及該道兵備

守備守巡管糧叅將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濟

嚴督鎮溪等處土軍并馬湖陽山殺手人等并

各該軍衛有司見在官軍民兵衡州長沙茶陵

土

等衛上下班官軍附近鄉市勇敢好漢分布無

城縣分通賊要害道路用心防禦設法勦捕官

軍人等臨陣之際敢有違誤者自都指揮以下

聽爾等以軍法從事凡事俱照兵部議擬奏准

事理施行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為乞

恩請兵征勦急救生靈以安地方事該吏部聽選官

鄭泰熙奏稱郴州桂陽縣地方正德三年以來

節被江西上猶廣東樂昌等縣山峒有名賊首

龔福全劉福興等突出本縣地方劫財殺人乞

要會兵征勦等因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是這所奏地方事情着鎮巡等官便議處了來

說欽此又准兵部咨為陳情乞

恩請兵征勦盜賊以安地方事該吏部聽選官朱隆

等奏稱郴州桂東縣自正德三年以來節被樂

昌上猶等縣所轄山峒賊首龔福全黎穩梁景

聰等糾合整千餘衆不次來縣流劫鄉村殺人

放火姦污妻女乞行征勦等因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鎮守湖廣總兵

官楊英等會奏為地方賊情事本部參酌議擬

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事宜都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該

臣等會奏為流賊攻縣殺人虜官劫財事本部

看得前項盜賊肆行剽掠安仁攸縣栗源地方

執辱縣官殺傷居民劫放囚犯燒燬衙門房屋

土

文卷跡其勢惡不在劉六劉七趙風子之下叅

照守巡兵備叅將守備等官俱合有罪等因議

擬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誤事官員都住了俸着戴罪殺賊防

禦勦捕等項事宜便寫敕與鎮巡等官都依擬

行兩廣總鎮等官并巡鎮南贛官也寫敕與他

每知道欽此備咨前來節經通行欽遵外隨准

兵部咨該臣等會題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本部

議擬限本年九月中集兵進勦覆題奉

聖旨是楊英著不妨鎮守征勦郴州盜賊李瑾着仍

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秦金杜甫王度陳

金王守仁各換勅寫勅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  
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通行湖廣都行布按肆  
司并該道守巡兵備參將守備等官各遵照施  
行及動調長衡永寶等衛所并永順鎮溪兩江  
口桑植麻寮添平茅岡上下二峒等司所漢土  
官軍及召募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各令照數  
整捌待報啓行隨准戶部咨同前事該本部議  
擬扣留南京倉糧折銀五萬兩及動支司庫鹽  
價等銀以充供軍糧賞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備行布政司遵照着落掌印左布政  
使周季鳳動支庫銀造辦銀牌花紅布絹魚鹽  
硝黃等件及專委右布政使方璘先詣長沙衡  
州等府作急徵買糧米俱運赴軍前應用臣隨  
奉前

勅除欽遵通行及節差指揮等官孫鉞許欽等齋文  
約會兩廣南贛鎮巡官督兵把截尅期會勦間  
不意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病故臣隨會議得  
原擬合用兵糧俱各極力督辦頗有次第欲停  
候

請命新任總兵官至日方纔行事奈何三省會兵勢  
不容緩必須權宜處置一面差官督發原調漢  
土官軍殺手人等改限十月初旬俱赴衡州取  
齊暫令參將史春統領仍聽臣等節制調度按  
圖分哨坐委都指揮副使等官統領監督至期

會合江廣官軍機兵夾攻進勦一面會本具

題及將取到本省賊巢圖本并剋定日期專差指  
揮萬昇千戶段鍊齊文分往兩廣南贛各鎮巡  
官約會督兵如期並進攻勦續准兵部咨為三  
省接連擒賊聚萬稱王攻城劫縣殺虜生靈乞  
恩請兵急救地方永除民患等事該吏部聽選官孫  
潮宗奏稱賊首龔福全僭稱延溪大王與各峒  
賊首高仲仁李斌黎穩梁景聰劉福興等各號  
稱總兵都督將軍糾合同惡猖獗千衆節年出  
劫各省地方攻城破縣先會殺死湖廣守備柳  
桂都指揮鄧旻近又捉虜安仁縣知縣韓宗堯  
乞行會勦等情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本部看得前項賊情先該鎮巡  
等官具奏前來已經題奉

欽依備行征勦去訖合咨前去煩為會行嚴督各該  
領兵官員依期會兵進勦等因准此又經通行  
外隨准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  
仁咨報彼中兵糧已齊依期進兵及准總督兩  
廣軍務左都御史陳金咨并總兵官武定侯郭  
勦手本各報行據廣東三司該道府州掌印守  
巡等官整備兵糧緣由及坐委領哨參將兵備  
守巡等官職名前來行開隨准兵部咨該臣揭  
帖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本部查得用兵機宜已  
有

成命若改易進兵日期遲疑不決必致債事備咨煩  
照本部原擬題奉

欽依及欽奉

勅內事理欽遵施行請勿遲疑等因准此臣等為照  
見今剋期已定官兵俱集別無遲疑照案通行  
湖廣各該官員并移文江廣鎮巡各官查照行  
事外臣等會將調到漢土官軍民兵殺手分哨  
委官預期宴犒親詣教場宣諭

朝廷恩威殺伐利害及各給與印信軍令并招降  
安插良民旗榜指授戰攻方略俱於本年十一  
月初二日督發自衡州起程前哨坐委守備指  
揮王翰副使陳璧各監統由桂東縣進至地名

東水後哨署

王

東水後哨署都指揮劉宗仁僉事顧英自臨武  
縣進至芭籬堡左哨署都指揮王廷爵叅議黃  
質自桂陽縣進至地名魚黃熟水右哨守備指  
揮李璋僉事王濟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由郴  
州進至地名紫溪各近賊地方隨宜立營又委  
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行事  
剋期進剿獲功解報及劄行統兵叅將史春贊  
畫副使輝觀量帶軍兵於兩路口立營相機行  
事并行督餉右布政使方璘分委官員嚴督運  
糧隨軍供給臣等俱往郴州住劄居中調度續  
據叅將史春呈稱右後貳哨地廣賊衆兵力不  
敷乞要添發等因隨會委署都指揮沈鸞趙明

指揮同知李轅分領中營存候官軍土兵各往  
來策應及不次申嚴號令差官執旗飛票督催  
并議定賞格懸示去後本年十一月并十二月  
間十二月各日期不等節據右哨監軍僉事王  
濟呈報該領哨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宣慰彭世  
麒等遵奉軍門案劄方略督率漢土官軍民兵  
於本年十一月十三十五至二十等日四路進  
攻對里平珠九峯逞落水口平石香山丫髻山  
等寨各賊擁衆迎敵我軍奮勇鏖戰數合就陣  
生擒劇從賊王聰等一十四名斬獲賊級一百  
四十四顆內一顆審據王聰等認是大賊首  
藍友貴首級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七十  
七名口奪獲牛馬二十隻兇器五十四件燒  
燬賊屋一百餘間被傷軍兵五名陣亡土軍六  
名本月二十一日各官差據健步探得大賊首  
偽稱總兵李斌在於烏春山寨險固難入會合  
策應署都指揮僉事沈鸞督兵進攻各賊分路  
迎合敵殺數次我軍奮勇攀緣而上一擁夾攻  
就陣生擒李斌親男李仲清并擒獲劇從賊陳  
冬生等五名斬獲李斌等首級一百三十六顆  
俘獲李斌妻洪氏妾王氏幼女三妹及各賊屬  
老幼男婦女四十五名口奪獲兇器六十一件  
燒燬賊屋七十餘間被傷軍兵一十二名陣亡  
日兵三名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各官

督兵進攻蒙峒大小王山平尾馬溪了秀溪斜  
寮布洛角魯莊山平坑蛟峒曹家峒等處各起  
與賊對敵宣慰彭世麒等就陣生擒積年賊首  
黎穩并劇從賊李富等一十五名斬獲賊級一  
百七十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六名口  
奪獲牛馬一十一隻疋兇器一百三十三件燒  
燬賊屋七十餘間被傷軍兵一十名十二月十  
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督兵進攻大昌坑山溪  
西坑大旺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鷄寨寨子園等  
處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賴存仔等  
一十二名斬獲賊級二百二十顆俘獲賊屬老  
幼男婦女五十八名口奪獲兇器七十七件大  
紅紵絲旗帳一幅燒燬賊屋九十餘間被傷軍  
兵八名又節據左哨監軍左叅議黃質呈報該  
領哨署都指揮僉事王廷爵等遵奉軍門案劄  
方略督發漢土官軍民兵於本年十一月十五  
十六十七等日分路進攻策衣秀才鄧家魚黃  
朱廣老虎東嶺等峒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  
劇從賊余明等一十七名斬獲賊級一百六十  
九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八十六名口  
奪獲牛馬一十二隻疋器械一百五十六件燒  
燬賊屋八十餘間陣亡土兵二名被傷九名本  
月十八日該都指揮王廷爵差據健步走報探  
得積年有名大賊首偽稱總兵劉福興在於臘

栗寨坐乘四轎張打黃傘抬起黃黑大旗二面  
舉號練兵預備迎敵本官隨督土漢官軍於本  
日抵寨各賊逞兇對敵七次我兵奮勇上寨砍  
破牛皮包裹排柵峒長覃良佐等就陣生擒劉  
福興并劇賊劉鑑等六名斬獲賊級六十三顆  
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十七名口奪獲兇器  
五十件燒燬賊屋五十餘間陣亡土軍二名被  
傷一十一名十一月二十九日并十二月初一  
至初十等日督兵進攻延壽扶溪麻溪等峒各  
起與賊對敵生擒劇從賊王才安梁洪等二十  
二名斬獲賊級八十八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  
女六十名口奪獲兇器三十四件燒燬賊屋五  
十餘間被傷軍兵九名十二月十二至二十三  
等日督兵進攻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  
羅口等處山峒與賊對敵生擒有名賊首楊禮  
保并劇從賊藍才富等一十五名斬獲賊級三  
十六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二十名口奪獲  
兇器五十件燒燬賊屋五十餘間被傷軍人三  
名又節據後哨監軍僉事顧英呈報該領哨都  
指揮僉事劉宗仁等遵奉軍門案劄方略督發  
漢土官軍殺手人等於本年十一月十四十五  
至二十九等日分路進攻牛頭天堂南延莊大  
烏魚跳金山莽山等寨峒各起與賊對敵就陣  
生擒賊首李仁才龐海并劇賊龐大面等二十

五名斬獲賊級一百五十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一名口奪獲兇器九十件燒燬賊屋八十餘間陣傷軍兵五名又該都指揮劉宗仁并策應署都指揮僉事趙明等於十二月初二日至十四等日各起督兵進攻企山曹確坑扶峒良坑雅公猪神鑑脚長灘頭橫水橫溪板前黃河冲乾溪等處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莫什廣等一十一名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三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一百一十八名口奪獲兇器一百二十件燒燬賊屋七十餘間陣亡土軍五名被傷一十一名十二月十五至二十七日并閏十二月初七等日督兵進攻地名盧田

安撫使

七

栢木白水礮欄竹灣長江嶺溶家峒等處各起與賊對敵就陣斬獲賊級一百八十九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四名口奪獲牛馬七隻足兇器一百四十二件燒燬賊屋九十餘間被傷軍兵六名又節據前哨監軍副使陳璧呈報該領哨守備指揮使王翰遵奉軍門案簡方略督發上舍彭惠指揮胡章於本年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領兵進攻十八壘石斧峽新地扶峒上下樟溪青峒等處巢寨與賊對敵生擒積年賊首劉德才并劇從賊譚曰貞劉恩仰等四十四名斬獲賊級一十四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八名口奪獲招撫銀牌四面兇器三十

安撫使

三

件燒燬賊屋三十餘間十一月二十九日并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督兵進攻上黃城背豬婆老虎延壽白雲等山寨各起與賊對敵就陣生擒劇從賊唐聰劉滿等四十二名斬獲賊級二十八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名口奪獲兇器三十件燒燬賊屋四十餘間陣亡土軍四名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等日督兵進攻地名東寮東坑黃圃等處山峒與賊對敵就陣生擒有名賊首梁景聰并劇從賊陳通藍雷雄等九十三名斬獲賊級七十七顆俘獲賊屬老幼男婦女三十七名口奪獲兇器五十五件燒燬賊屋五十餘間被傷軍兵七名等因各差官兵陸續解報前來據此臣等看得各哨擒斬功次雖多緣大賊首龔福全狡猾兇惡屢征漏網今進兵日久尚未就擒晝夜思慮加重賞曉諭各該官旗目兵人等有能生擒賊首龔福全者賞銀五百兩斬首二百兩仍為奏請另加陞賞及差官齎送禮物花紅前去犒獎催督統兵宣慰彭世麒等設法擒獲解報本年閏十二月初七日據右哨監軍僉事王濟呈為擒獲積年稔惡屢征難獲渠魁事據領哨指揮李璋協贊推官王瑞之等呈稱本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選差健步探得偽稱延溪大王龔福全帶領妻男并親信賊眾過走馬山木倉石據險立寨



職等親率土兵官軍殺手人等取路並進於本月三十日直抵本寨與賊對敵數合我兵奮勇向前殺敗賊勢宣慰彭世麒同弟彭世驄生擒大賊首一名龔福全滿面鬚鬚偏身黑毛本賊生擒龔福全親姪男龔秀并各官軍人等生擒劇賊劉仲宣梁景明等二十三名斬獲賊級九十八顆俘獲龔福全妻唐氏并各賊屬老幼男婦女二十五名口奪獲馬一疋兇器四十五件燒燬賊屋六十餘間等因解報到哨審係真正批差官目轉解到臣隨據廣東監軍僉事王太用等稟報大賊首高仲仁已該本省仁化縣於閏十二月初二日督兵擒獲是實及先准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咨稱江西桶岡叢賊已該江廣二省官兵攻剿盡絕等因到臣除將各哨陸續解到擒斬首從賊級俘獲賊屬人口等項俱該紀功御史王度逐一審驗真正紀錄造冊另行并將有功漢土官目人等照依先後議定賞格給銀牌銀兩花紅殺傷陣亡目兵量給棺木湯藥之資以示存恤仍嚴督各該官兵將攻破巢寨潛藏賊徒再會廣東官兵嚴行搜捕盡絕候班師之日另奏外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莊甫巡按監察御史王度議照有名大賊首龔福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本以梟獍之

雄嘯聚犬羊之衆據山寨之險固而僞稱大王總兵視法度如弁髦而僭用黃傘坐轎殺官劫庫倡亂已非一年破縣攻城流毒遂連三省雖招而稔過不悛屢征而漏殄如故窮兇極惡天地之所不容罪大貫盈神人之所共憤臣等奉命徂征彼猶負固拒敵天戈一指渠魁束手成擒軍令再申惡黨駢首就戮淨洗千山之瘴霧穴毀巢空大雪萬姓之饑冤村歌巷舞是皆我皇上聖武神威廟堂奇謀妙算及將士戮力用命所致臣等方負瘝官之咎敢言靖寇之功切照見在大賊首龔福全劉福興等惡既積乎滔天罪豈容於待日必須速正典刑庶幾人心痛快合無容令臣等就彼處決劉屍梟首以警地方惟復獻俘解京緣係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會本正德十二年閏十二月二十日專差承差閻清親齎謹題請旨

計開  
湖廣郴桂等處地方原分左右前後四哨監軍等官呈報各該漢土官軍人等擒斬俘獲功次共計三千六十八名顆口  
生擒三百四十一名  
斬首一千七百四十五顆



俘獲九百八十二名口

奪獲牛馬五十一隻疋

招撫銀牌四面

大紅段旗帳一幅

兇器一千一百一十二件

燒燬賊屋九百八十餘間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泰題為平苗寇以靖地方事正德十三年

正月初三日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湖北道右

叅政張天和僉事汪玉會呈准協守湖廣鄖陽

地方副總兵李瑾手本為捷音事照得當職欽

奉

勅命統領原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及各衛所官軍

前進貴州清平地方會合彼處官兵分五哨進

至香爐山下割營督同叅將洛忠都指揮葉雲

許詔陶霖祝鎮等督發各哨漢土官軍多設方

略製造鐵梯飛梯拽兵上固架搭陽橋戰樓接

近賊寨四面攻圍於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剋破香爐山寨斬首一十七顆連日計擒苗賊

四名至本月十四日遇雷雨交作乘其不備調

發永保土兵昏夜緣崖而上大破賊寨連日生

擒苗王阿傍阿肉并苗賊首惡二十名及斬獲

賊級三百五顆俘獲幼男婦女一百一十三名

口餘逃遁山頂本月二十六日該州廣督餉叅

政張天和監軍僉事汪玉各請清平營中營

銀花彩段花紅獎勵領兵宣慰彭明輔彭九零

并目把人等令其作興士氣攻取絕頂本月二

十八日職等嚴督各兵并攻上頂連日生擒苗

賊二十七名斬獲首級二百八十三顆俘獲幼

男婦女一百名口爐山叛苗首惡俱已擒斬盡

絕又於本年十一月初二日移兵征勦原自為

惡龍頭都黎都蘭等寨苗賊於本月十六等日

至十二月二十日止節次生擒苗賊十名斬首

七百零三顆俘獲幼男婦女七十七名口其天

漂天燭黎從楊保苗坪答千等寨苗賊畏懼兵

威情願誠心向化將先年殺占軍堡屯田九百

六十餘畝盡數還官給土招回復業軍民三千

八百二十七戶男婦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八名

口俱各招安修葺已該貴州鎮巡等官會議班

師外為照前事實係湖廣撫按衙門首先具奏

會議進兵處置俱已就緒當職今幸收功為此

今將擒斬俘獲功勞數目合用手本前去煩請

查照轉達施行等因准此職等切念爐山天險

一且克平皆本院悉心彈力調度兵糧已歷歲

餘後雖有事仍仍奉

勅諭通理節蒙差官督催前進茲都成功地方有賴

緣係捷音事理合就呈報伏乞鈞照施行到

據此查得臣節該欽奉

勅今命爾及總兵官楊英前去湖廣鄰近清浪等處相應地方住劄會同貴州總兵官李昂都御史鄒文盛各提督參將守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相機撫勦中間調官軍上兵等項事情務要公同計議處置得宜毋或輕忽誤事其湖廣錢糧照依該部奏准事理隨宜督理軍餉數內該載未盡者亦聽爾等便宜而行欽此又節該欽奉

敕特命爾不妨巡撫軍務兼督軍餉爾宜照依該部題准事理督同三司管糧等官隨宜措置多備糧草俱於緊要城堡收貯聽主客兵馬支用官軍土兵所至隨宜供給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

部奏

奏

部咨該臣與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張翰等會奏為十分緊急賊情叛苗數萬晝夜設計攻打城堡人命倒懸急請兵糧懸壁解圍事據協守貴州兼提督清浪等處右叅將洛忠等呈稱貴州清平香爐山等處苗賊於正德十一年四月初二三四等日烏合萬衆殺官攻堡阻塞道路勢甚猖獗具呈前來臣等據報看得貴州清平與湖廣偏橋等處相為唇齒誠恐苗匪動搖忠非細况本省偏鎮地方本年二月間亦被苗賊行劫合無會令川貴守臣調度兵糧相機撫勦等因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苗賊猖獗着湖廣總兵官楊英都御

史泰金前去湖廣接境去處會同貴州鎮巡官督同各該參將守備兵備三司等官整備兵糧相機撫捕如果事情重大隨宜會調各省官軍土兵協力征勦不許自分彼此失誤事機仍著貴州巡按御史隨軍紀驗功次都寫報與他其餘事宜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曹祥等題為十分緊急賊情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這處置用兵事宜恁每既議停當都依着行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先一面預行湖廣布政司動支司庫無礙官銀一萬兩貴付分守湖北道左叅議王蓋齋發辰沅府州買米并將各年

部奏

奏

拖欠稅糧嚴催解用及節行湖廣三司掌印該道守巡管糧等官作急多備糧餉并嚴督所屬軍衛并永保二宣慰司各整捌官軍土兵待報啟行臣隨差官齋文前去期約貴州都御史鄒文盛等前來兩省接境地方從長會處隨准戶部咨亦為前事該本部查議題

准行湖廣布政司將奏留貴州折糧銀動支二萬兩差官解赴管糧官處交割糧買糧料草束聽上客兵馬支用如有不敷再於生員銀內動支一萬兩接濟等因并此照得先委買糧叅議王蓋齋任人訖及照清平等衙門早災少收而展沉一帶溪河淺阻糧運艱難嚴行布政司着落掌印

左布政使周季鳳查發官銀三萬餘兩其日核  
管分守右叅政張天和齋發長岳常寶等府分  
投買米領撥船夫水陸二路運赴備備清鎮等  
倉收備又令該司一面收買魚鹽造辦銀牌花  
紅等項差人運解軍前聽用臣隨奉前

勅欽遵離省起程中途准都御史鄒文盛咨稱彼處  
糧餉缺乏難使用兵姑候議處另行咨報案候  
間隨該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統領武昌等衛  
清浪上班官軍二千員名與臣俱至常德府暫  
且住劄又經差官齋文催約貴州鎮巡各官會  
議行事績准都御史鄒文盛咨稱會議得前項  
苗賊相應征剿除候處置錢糧足用另行咨請

會議先希量調辰沅等衛精壯官軍并督催叅  
將洛忠作速統軍前來清平等衛遙振防守施  
行准此臣與總兵官楊英會議就行辰沅二衛  
調發靖州下班官軍一千員名及催叅將洛忠  
統領武昌等衛輪戍官軍速往清平等衛操振  
防捕仍行水保二宜慰司并荆岳等衛整擷上  
漢官軍聽調及會本具

題外隨准戶部咨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鄒文  
盛等奏為十分緊急賊情事本部查該題奉  
聖旨是既地方用兵之際急缺軍餉應所擬補借等  
項事宜便着各該巡撫等官都依擬行不許遲  
延誤事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行仰湖廣布政司

即於司庫那借軍器織造等銀四萬兩及原買  
朱銀一萬兩共贖戶部原擬五萬兩之數就差  
指揮張銳等送貴州應用去訖續准兵部咨該  
臣等會奏為

勅諭事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泰金著照舊巡歷所屬撫安軍民楊英仍在  
彼處地方往來操守待報進止欽此欽遵備咨  
前來臣隨巡歷所屬長岳等處撫振流移督捕  
盜賊間准都御史鄒文盛咨報貴州兵糧已備  
煩將原擬官軍一萬六千員名永保二司上兵  
各七千名差官起調定委謀勇風力文武職官  
監督統領前來興隆偏鎮地方住劄聽候分哨

奏案卷三

天

進剿等因臣即會同總兵官楊英選委指揮等  
官齋執

旗牌將原調漢土官軍分投催調督發并行布按  
二司轉行及徑催該道分守右叅政張天和督  
理糧餉等項聽候兵過辰沅等處支給犒勞及  
委分巡僉事汪玉監督軍兵前進禁約騷擾地  
方隨准兵部咨該臣等會奏為地方緊急賊情  
事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楊英着不妨鎮守征勦榔桂猺賊李瑾着仍  
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泰金桂甫王度王  
守仁陳金各換勅寫勅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  
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會案通行及將貴州事

情備行協守湖廣鄖陽副總兵李瑾并貴州鎮  
巡等官各欽遵查照外臣隨奉

勅前去郴桂等處地方征勦搖賊其征進貴州事宜  
亦須通理不必拘定欽此欽遵臣即離省前去  
長沙等府居中住劄調度兩省兵糧不意總兵  
官楊英病故臣又議照貴州剋期逼近湖廣官  
軍催督已進但恐永保二司土軍各心不齊逗  
遛債事又經選差襄陽衛帶俸都指揮高嵩本  
衛指揮王來分投前去催督各該宣慰土兵火  
速兼程前進及又移文貴州巡撫鎮守總兵衙  
門查照調度施行并行催湖廣副總兵李瑾與  
該道原委守巡官各遵照統督如期進勦獲功

奏案

无

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  
馬監太監杜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度議照  
湖貴乃唇齒之邦偏鎮實襟喉之地故貴州之  
苗一動則湖北之境弗寧顧此爐山寔維天險  
連結乎車椀門樓之諸寨倡亂於阿傍阿肉之  
巨酋妄言六十年氣數惑人動以韋同烈故事  
藉口敵殺官軍阻截夫通京道路攻圍城堡戕  
虜乎偏地人財兇聲聯絡於蠻夷惡焰重熾於  
邊鄙是以

請兵討罪湖貴相繼交章督餉會期官民不遑駐足  
玉石預分兵戈斯舉四面圍繞或架梯而攀登  
五哨夾攻或造樓而接戰一登而戮其梟雄銳

鋒已挫再鼓而擒其首惡巢穴盡燬數十尋巖  
岵之山一朝失險千百年遁逃之寇九族誅夷  
故傳檄漂壩諸苗輸誠納款加兵黎蘭等寨膽  
落魂飛貴聖始見投戈湖人藉以奠枕是皆我  
皇上聖武布昭於遐邇

廟謨默中乎機宜而各該將士戮力用命所致臣  
等身雖滯於郴桂一隅心實馳於清偏諸境文  
移往來信使旁午茲覩成功曷勝慶幸所據湖  
廣漢土官軍擒斬俘獲功次已該貴州巡按紀  
功御史逐一紀錄至於捷音班師等項事宜俱  
該貴州鎮巡官會同湖廣副總兵李瑾具本先  
行

奏案

无

奏報外臣等切照湖廣布按二司守巡湖北道右  
叅政張天相責專整備糧餉隨處供犒得宜僉  
事汪玉承委監督軍兵往迴禁制如法驅馳邊  
徼勞勩居多及照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周李  
鳳綜理錢糧亦殫心力且俱有勞無過似應甄  
錄如蒙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重事各官協力成功乞

勅兵部查議合無將張天相等量加陞賞以勵將來  
惟復別有定奪不勝幸甚正德十三年正月初  
十日具本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題為逆賊擁衆虜守臣事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據原任湖廣鎮守太監杜甫下舍人杜洪等告稱有杜太監於本年三月內奉命轉鎮福建六月初四日自湖廣起程至十四日到南康府不期陡被江西寧王差周典實領集賊兵約有二千張打旗號將太監船隻及原欽賜盔甲馬匹并跟隨人員行李盡數驅虜至十五日到江西城下十六日差旗校拘杜太監入府就行非法囚禁行李衣物等件悉虜去訖及有梁典實言稱預有精壯三千分布南京城內外潛住又說有一千在湖廣埋伏候彼機發裏應外合攻取城池即今杜太監在禁苦楚隔絕信息身命未知存亡洪等見得事變非常於六月二十四日只得夤夜竊命逃走七月十三日方到湖廣理合備情乞賜轉達便益等情據此隨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武昌道右布政使方璘僉事汪玉等稟報據興國州報據富池驛驛丞呂傑報稱本年七月初七日未時據烏思藏番僧通事官葛說稱本月初五日親見湖口河船約有一千五百餘隻黃船三隻當江口而下又據快手陳三爪探得寧府初一日祭江祀祖初二日寅時開船出湖口順流而下先將本府正殿燒燬及將師僉事家眷盡數拘留僞命本官到於九江與該府內官旗校人等集兵守把防

禦追兵又稱湖口望江等縣并安慶城外鎮燒燬等因轉報到臣據此案照先為緊急賊情請兵益糧以安地方事已經會案行委右布政使方璘僉事汪玉并都指揮劉璋等統領官軍民兵前去蘄州并興國州等處駐劄兼同本處民兵操備遏守續據湖廣都司呈據武昌衛運糧千戶等官蔣睿等呈為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又據布按二司各呈緊急賊情事備由具呈前來臣與鎮守湖廣太監總兵及巡按御史等官會議得前項賊情大肆兇惡劫虜官軍糧船阻絕往來路道又聞江西省城巡撫等官遇官事變之起叵測不軌之迹已彰湖廣上游之地誠宜加謹隄備臣等又經嚴督委官操兵遏守要路及行所屬軍衛并永保二司等土官衙門整樹漢土官軍又推委副使憚難多方召募義勇好漢聽候調遣一面預行布政司措置糧餉等項以備供億併將本省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除已發行過九江外其餘見在水次者行令各該官軍般入附近堅完城內另版收候以備緊急支用一面會本具題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內官監太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柳文巡按監察御史毛伯溫議照江西寧府謀為不軌反逆已彰非法首害巡撫重臣無辜擅禁

欽命太監罪惡滔天神人共憤

祖訓之所不宥

天討之所必加仰惟

皇上大赫斯怒

廟堂訂定厥誅遣將出師必有

成命矣臣等切念湖廣地居上流禍誠迫切既而彼

知地方有備遂爾東下長驅第恐三路進兵勢

窮奔突我境實當其衝臣等先已坐委知府等

官沈暉等將省城內外主客人戶逐一挨查給

帖執照及嚴督各門盤詰奸細以防他變但看

得湖廣所屬衛所官軍額數雖多消耗殆半且

因充運軍儲及哨守清靖柳桂廣西等邊十已

安撫處差

去其七八月今守城不過老疾軍士幼小餘丁

而已臣等節行督屬選募民兵義勇亦多不教

之徒至於永保等司土軍往年征調固有勞績

然水戰恐非所長況聞

國有屯危其心又未可測故雖通行整飭聽調未

奉

勅旨不敢令其啓行伏望

聖明留意仍

勅該部議處合無分遣將領統兵一枝星夜前來九

江與臣等會合或直搗其虛或追躡其後或倚

角夾攻使大逆旦夕成擒廣寧金湯保固天下

幸甚臣等竭忠報

國之心無任激切懇惻之至緣係逆賊擁衆虜害

守臣事理爲此會本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順差承差李大策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泰題爲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正德十四

年七月初一日據湖廣都司呈據武昌衛呈據

本衛左右等所運糧千戶蔣睿百戶舒金呈各

職奉委管駕淺船一十八隻前去江西吳城水

次領兌遵依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到彼十五日

與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眼同旗軍糧里較斛停

當十六日辰時忽有黑座船一隻帶領小哨船

差

百有餘隻鮮明器械銃砲連天稱係寧王差來

將帥熊內官一勇上船將安慶九江指揮千百

戶陳勳等綁縛各打銅鈹武昌黃州荊州德安

等衛所官軍船隻一同被虜各職不從被伊綁

虜至樵舍驛開放分付各職十九日早領紅圓

領帶軍朝見給散軍器發哨等語因見兇惡非

常十八日二更乘隙偷身逃命公文簿籍盤纏

衣服盡棄赤身回衛等因到衛呈司轉呈前來

隨據湖廣布按二司呈爲緊急賊情事各准守

巡武昌道右布政方璘僉事汪玉咨關節據黃

州府申呈據黃梅縣申准清江督巡檢司飛報

江西強賊三四千人船隻百號馬匹數多自稱

寧府旗校紅皂號衣執持兇器劉佐本鎮對江  
土橋港安營九江府衛縣官軍民兵人等俱各  
逃走彼賊進倉看米口稱虜船般裝等因及據  
黃州知府鄭信稟稱兌軍糧船俱回上來其在  
彼者俱被虜去欲將兌軍米般入城內隨便收  
貯以備缺乏等因各轉呈到職據此案照先據  
蘄州申為緊急賊情請兵益糧以安地方事開  
稱本年六月十九日承准九江府印信飛報江  
西西山盜賊突起聲勢猖獗九江城外居民被  
賊焚劫誠恐上流禍將及蘄乞請兵糧急救等  
因據此臣等看得江西九江與湖廣蘄州地界  
連接況係

案卷錄卷三

三

荆王與居隨會案行委守巡武昌道右布政使方  
璘僉事汪玉添委武昌衛都指揮僉事劉璋統  
領武左二衛官軍并於蘄水羅田等縣起取民  
兵前去蘄州住劄兼同本處民兵操守其興國  
州等處亦委指揮李輅統領官軍民兵與該州  
官吏人等協力保護會

奏聞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內官監太  
監李鎮總兵官安遠侯柳文巡按監察御史毛  
伯溫議照前賊稱係寧王差來將帥大肆兇惡  
劫虜官軍糧船九江賊勢尤熾阻截往來道路  
又聞江西省城巡撫等官亦且遇害事變之起  
巨測不軌之迹愈彰湖廣上游誠宜加謹隄備

臣等一面嚴行所屬府衛州縣各整官軍民兵  
召募義勇奸漢操振聲威相機戰守一面預行  
各該衛所并永保宣慰司等衙門一體整頓洪  
土官軍聽候調遣一面行布政司措處糧餉以  
備供億其本省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除襄陽  
荊州左等衛先已發行過九江外其餘武昌安  
沔等衛所見在水次并已行未遠者欲令前進  
則阻於路梗欲令停泊恐徒為盜資臣等再四  
籌量只得行令各該官軍就將糧米般入附近  
府州堅完城內另廠收貯以備緊急支用候事  
寧之日另行定奪外伏望

案卷錄卷三

三

皇上俯念事變非常關係甚重獨奮乾剛大彰

天討乞

勅該衙門從長計處速賜施行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緣係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理

具本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專差承差黃恕

親齎謹題請

旨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題為題為嚴詰姦細事正德十四年八月初  
一日據湖廣按察司呈奉臣等牌發問得犯人  
一名李會招年三十九歲係江西寧府校尉狀  
招寧府寧王要舉逆謀惡恐湖廣聞知發兵截  
敵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八日着長史司批差會



帶銀十兩假作尋取說唱評話及天文地理醫  
目今在白通為由前來湖廣探聽軍馬多少城  
門緊慢消息會就不合在於江西城下顧情今  
在南昌縣民江富亦不合依聽跟隨為伴本月  
十八日到於湖廣省城尋獲白通當將前銀付  
與接收白通不知前情留會在家安下會私自  
往來探聽消息後聞寧王叛逆事發各路把截  
難行未曾起身蒙鎮巡上司嚴謹門禁盤詰姦  
細將會訪拏到鎮發仰鎮撫司監候取審前情  
轉送巡撫秦都御史審供相同蒙發按察司取  
招通行呈詳今蒙本司將白通等通拘到官追  
出前銀與會對審明白問擬會依境外姦細入

一 案集錄

三

境內探聽事情者律斬江富不應事重減等杖  
罪等因備呈到臣據此案照先為前事已將盤  
獲犯人李會等發審去後今據前因卷查先據  
湖廣都司呈據武昌衛運糧千戶蔣容等呈為  
黨惡劫虜官糧船隻事又據布按二司各呈為  
緊急賊情事臣與鎮守湖廣太監總兵及巡按  
御史等官會議得前項賊情大肆兇惡劫虜官  
軍糧船阻截往來道路又聞江西省城巡撫等  
官亦皆遇害不軌之迹已彰湖廣地居上游誠  
宜加謹隄備已經會案行委右布政使方璘會  
事汪玉并都指揮劉璋等統領官軍民兵前去  
蘄州興國等處駐劄兼同本處民兵操備遏守

及委指揮等官黃經等肅執

檄牌前去虔靖九永等衛整擷下班并圍隨官軍  
及差都事安洪等齎銀一千七百五十兩給犒  
鎮溪茅岡等司所土軍各催促前進又推委副  
使憚觀多方召募義勇奸漢俱聽候調遣殺賊  
一面行布政司措處糧餉等項以備供億并將  
本省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除已發行過九江  
外其見在水次者行令各該官軍搬入附近城  
內另廠收貯以備不虞一面會本具

題伏候

勅旨聞又據原任湖廣鎮守太監杜甫下舍人杜洪  
等告為逆賊擁衆並言守臣事隨據布按二司

一 案集錄

天

守巡武昌道右布政使方璘會事汪玉等稟報  
探得寧王於七月初一日祭江祀祖初二日寅  
時開船約有一千五百隻出湖口順流而下又  
探得湖口望江等縣并安慶城外俱被燒燬等  
因據此臣等議照江西寧府謀逆已彰遣將出  
師必有

成命第恐三路進兵彼賊奔突我境又慮彼中姦細  
入探消息先委知府等官沈暉等用心挨查緝  
訪并嚴督各門關防盤詰及看得湖廣衛所官  
軍民兵寡弱未練又經會本具

題乞分遣將領統率邊軍一枝前來會合夾攻及  
又選委武昌衛帶俸都指揮同知胡章領兵前



去勸州會議分布要害大振軍威相機截殺外  
本年七月二十八日等日節據分守武昌道稟  
報原差兵快江宗柯昇伯等探得寧王頭幫人  
船攻圍安慶府城不克回轉本月十七日午時  
進鄱陽湖遭風打沉船四五隻溺死百十餘人  
到南康泊二幫船十九日到湖口縣對江地名  
上洲頭灣住多人上岸放火燒燬柘溪遞運所  
居民房屋候王船到齊二十日俱進湖到青山  
女兒港一帶稍泊等因前來會

奏聞本年八月初二日午時據分守武昌道右布  
政使方璘稟報原差快手劉十二等取獲江西  
奉新縣印信手本開稱七月二十日蒙南贛王

奏捷錄卷三

三

都御史督發各府州縣兵快攻破章江門殺進  
寧府擒斬賊人俱赴軍門驗訖寧府婦人縊死  
數多本日戌時又據分巡僉事汪玉景報探得  
七月二十六日王都御史在西湖樵舍已將寧  
王用計擒獲有賊首林十一領三百人逃往華  
林寨又有賊一百人走向德安縣去訖等因各  
報到臣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內官監太監李鎮  
總兵官安遠侯柳文巡按監察御史毛伯溫議  
照寧賊宸濠悖逆天不軌之謀醞釀已久首  
害巡撫重臣次禁諸司人吏陷掠南康九江攻  
圍安慶日急都御史王守仁先與臣等約會進  
兵誓滅此賊仰伏

祖宗神靈

皇上威德天祐其魄復回鄱陽故能乘虛克復南昌  
奮力擒獲元惡寔天下臣民之慶

宗社無疆之休也但恐勦敗殘黨不無奔突之虞臣  
等伏念湖廣地方先事頗知警備並無越境為  
孽惟武昌等衛所官軍運船在於江西兌糧者  
被其虜去為今之計一面嚴督守巡等官布政  
方璘僉事汪玉都指揮胡章石璽等將先調見  
在官軍民兵仍往來蘄州興國一帶地方嚴督  
操振防遏窮寇及會合江西官兵相機夾勦用  
收全功其起調各衛所官軍并茅岡鎮溪等處  
土兵似不必用就行差官齎文停止免其沿途  
騷擾一面行把總都指揮蘇潤查勘安沔等衛  
所兌軍渡船見在有糧者責令官軍先饋前進  
曾經寄國者照舊復載陸續啓行及查江西被  
虜船隻下落另行議處但今時已過期天漸寒  
沔本年糧運未免比常又加遲誤緣係盤詰姦  
細及逆賊就擒止調漢土官軍及處置糧運事  
理臣等未敢擅便除批按察司將輕犯江甯等  
先行發落重犯李會監候處決外為此會本順  
差冠帶舍人劉昇親齎謹具題

知

奏捷錄卷三

檄文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爲分兵勦賊事據湖廣布按二司整飭郴桂兵備副使陳璧守巡上湖南道左叅議黃質僉事王濟會呈繳據守備指揮李璋查訪過各該應勦賊巢盡完歸說圖本及開立營哨地方緣由轉繳到院據此案照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已經通行訪取去後今據繳到逐一閱視

參詳明白會同

欽差鎮守湖廣太監杜 巡按監察御史王 議照

湖廣郴桂等處地方節被廣東江西所轄各山

六

峒寨搖賊越來虜掠鄉村攻破縣堡生靈恣其

荼毒疆圉爲之繹騷釀禍數年人心積憤乃者

欽承

上命三省合兵剋期進勦官軍人等臨陣之際敢有

違誤者自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欽此除

欽遵外切照茲役之興勞費重大即今糧集兵

齊三省約期已定正當恭行

天討大振軍威惟欲醜厥渠魁掃平餘黨以圖久安

長治但巢寨散漫醜類衆多必須按圖分哨並

進夾攻隨處策應追搗巢穴截遏奔竄使其唯

類無遺庶得一勞永逸再照軍兵衆感令在肅

齊統領得人戰當克捷除軍門一應合行法令

指授方略賞罰條格及編立各哨牌號并招降

撫安旗榜與賊巢圖本等項事宜一一明白分

給宣布外所據立營分哨方向剋期進勦地方

擬合通行爲此劄仰各職照依劄付內事理率

領後開各該漢土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剋期於

本年十一月初二日俱自衡州起程各山所指

道路直抵各該地方隨宜立營住劄務在戮力

同心協謀定策備詢鄉導兼考地圖察賊之多

寡分合按路之遠近險夷某處堪以伏兵某處

可以搗寨必先計取賊首龔福全李斌高仲仁

藍友貴等務在生擒獻俘軍門依格重賞然後

相度機宜酌量時勢查看發去圖本賊住地名

六

分立小哨並進及立繼後管把截監軍領哨等

官各須申明號令謹嚴紀律鼓舞部下軍兵奮

揚威武或直搗其腹心或先剪其羽翼或趨其

所不意出其所不趨或守其所不攻攻其所不

守賊若據險負固以拒敵則督軍先登力戰不

可則暫進之而戒其深入賊若深藏速遁以逃

生則分兵緝捕搜索不獲則暫止之而謹其窮

迫當追則追不遠巡畏縮以坐誤事機當止則

止不輕率躁妄以墮損威重凡遇攻打巢寨賊

勢重大兵力不支者即照軍令所載條件一面

發急字號牌飛報鄰哨摘兵策應併力夾攻一

而飛報中營中軍施行若追賊越過廣東江西

境界仍遵照軍門往來咨議事理會合彼處官兵執旗識認協力致勦務出萬全成算用收一切奇功斯副委任至意獲有功次候至三十功以上者類解軍門審驗給賞如首先破賊及獲賊首奇功隨卽飛報不在此限其各營把總領征管隊等官并土官頭目旗甲人等各要曉諭士卒遵照軍令經過良民團集村舍給有旗榜差人護守不許纖毫侵擾如有違犯悉聽監軍官從實究問輕則細打一百重則割耳呈報敢有妄殺無辜冒報功次及逗遛怯縱軍虜掠者卽送軍門定照欽奉

敕諭事理處以軍法決不輕貸俱毋違錯各其依准

同起程時刻呈來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行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爲計謀擒斬積年慣惡名賊以靖地方事准兵部咨本部題該都御史秦 題前事據湖廣武昌府嘉魚縣申准本縣知縣陸槐關正德十一年六月內先抄奉巡撫都御史秦 親書鈞票密示劇賊賀璋廖琪薛翥等係積年極惡人犯若不及時勦除他日必貽地方大患務要設法擒捕獲報等因奉此照得卑職自正德九年八月初九日到任切見縣係邊江裁減衝要上至岳州下抵江夏沿江共有五百餘里

本縣獨立其中抵界地方多係邊江峻嶺漫坡野湖爲各處流民嘯聚盜賊出沒之路查得正德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二日節被劇賊賀璋廖琪等進縣劫獄殺人放火燒燬官民房屋申奉前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劉 案驗行委都指揮潘勳本府通判繆璋等帶領軍兵在於蒲圻臨湘等處住劄月久挨拏各賊逃遁一名不獲爲照賀璋原係本府蒲圻縣民廖琪係崇陽縣人璋自十五歲以上出外夥同先拏獲稱王賊首許進卽許一王等在崇通蒲圻各處劫殺人財因後捉獲許進被璋又令蒲圻縣見拏獲羅大洪本縣先獲張仲良廖琪各稱大王名號糾集草林寨流來劇賊薛翥子并李隆劉來李良爵周定等一夥自臨湘縣地方萬庫等里嘯聚起上往洞庭長沙監利白螺山沔陽茅埠巴湘下至漢陽田家口楊家灣并蒲崇與本縣連界黃岡湖等村鄉流劫往來官商船隻居民財物殺害人命正德十年二月內卑職設法陸續擒獲首惡張仲良并餘黨雷蓬頭岳公信王流陳鳳熊則鳴陳宿等六十三名解送按察司并發武昌府監問惟賀璋等兇惡狡猾莫敢與敵遁散日久不能逮勦各賊仍在江鄉出沒揚言要得襲縣報讎本年五月內職因縣小兵寡城築未完難以防禦只得出示招撫續

據廖琪薛翽子同夥李良爵即李珊廖文德卓玉實張蓬頭王萬仁等七名及劇賊賀璋與劉來李隆周定七名各具狀赴縣投順當即申請省令地方民孫實等保領安插訖仍擬與逃亡人戶遺下田地耕種每月朔望赴縣打卯通結市鄉地方稍靜不意憤惡李良爵王萬仁劉來在鄉生事害人職欲擒拏恐致驚疑屢次密示賀璋依令自將三惡誅訖以後不期賀璋廖琪不改前非仍同平日夥從出入跟隨挾騙鄉民財物騷擾地方本職晝夜慮籌欲得謀擒奈何衆賊積憤遽難輕動却於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被賀璋私自駕船前去漢陽縣地方小

六  
卷之六

五

林江邊以拏賊爲由劫殺客船人財職訪得實設謀聞今蒙巡撫都御史秦 密示前因隨蒙本院會同鎮守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密議案行帶管分守武昌道右布政使周季鳳帶管分巡武昌道副使惲勳明文遵依密喚本縣素勇義官方宸來職定計相同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牌調賀璋廖琪等同典史劉廷用假以前去黃岡湖拏賊爲由於本月二十四日方宸設邀賀璋廖琪等到家當即格殺二兇并夥賊張歪子傅矮子斬獲首級共四顆送縣轉達報功外彼被薛翽子周定李隆彭治等見得兇賊已誅各擁拒敵殺死原差民快

曹仲經等因見官兵追急各黨退散通復原巢方宸自知難保身家就行領兵奮勇前追陸續督同地方劉長祿等擒斬有名劇賊薛翽子李隆桂真保桂三兒廖汝德首級及拏獲同行夥賊李良爵王九保即沐公溫繼芳即溫公彭治李仕隆李仕虎李仕鸞輩雄萬勝金王欽義龔必賢何伏受李仕林王准已死蕭完林老李等審實申解止遺周定曾子兒等不獲本年八月初六日方宸復行領兵拏追在於地方李株港輕身獨進林內被周定曾子兒蕭孟江蕭孟華突出拒敵將方宸并兵快馮大祿等殺死隨即中稟重蒙賞恤差調官兵來縣護助設法四處

六  
卷之六

六

拏拏本月二十九日督據臨湘縣快手吳伯聰等捉獲蕭孟江蕭孟華斬獲周定曾子兒首級并原奪方宸刀帽到縣識認是實俱已解報續該蕭斯縣拏獲賀璋夥賊卓玉實廖王子即文德二名徑解外照得衆賊已除地方安靜原調官兵乞請放回爲此理合申乞施行等因據此行間又據蕭斯縣中爲地方賊情事准本縣知縣張佩閣據本縣原差醫生吳鍊齋捧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 鈞牌前事仰作急多差兵快務將賊首羅大洪羅貴等盡行拏獲解報等因奉此又抄蒙分巡副使惲勳奏驗秦巡撫右副都御史秦 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

甫總兵官都督同知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  
會案議得劇賊羅大洪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正  
宜急捕以安地方等因節奉移關到職除遵依  
捕獲賊甲胡三兒藍一魯榮并夥賊劉丟兒劉  
卯子甘長兒宋福旺張九賢胡廷秀楊勝奇李  
和戴明王興富等解報訖惟賊首羅大洪并羅  
大貴兇惡狡猾東躲西移日久不獲又經密設  
方略嚴督原委捕盜鳳山驛驛丞李會陰陽學  
訓術葉廷器老人鄧伯家人鄧槐并民快楊奇  
俊會同咸寧驛驛丞李伏安等將通賊處所分  
兵把截本年九月初四日蒙鎮守總兵官都督  
同知楊英等會差武昌衛指揮周雄來縣與本  
職策計出給下帖招撫本賊出首免死令驛丞  
李會軍旗艾祥等齎去招撫羅大洪因必貴即  
羅貴於本月初八日誘到艾祥家住宿仍不肯  
見官當夜密令李會帶同兵房吏雷瑞鄧相家  
丁鄧槐陳淳家丁陳鈞兵快王申狗軍旗人等  
於初九日子時分圍屋有艾祥陳鈞等與羅大  
洪敵殺中本賊二鎗并將羅貴生擒扛送本  
縣行至中途羅大洪氣絕身死等因呈送到職  
審勘明白關送到縣為此今將本官關到拏獲  
賊犯緣由理合具呈施行等因到臣隨據委官  
指揮周雄亦呈相同據此案照先為飛報聲息  
事准兵部咨該本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

草寇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  
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調發策應但係  
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緩隱匿巡撫巡按  
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  
不係聚眾草寇但係有名強賊肆行劫掠賊勢  
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  
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  
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  
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決  
不輕貸等因題奉

聖旨是通行各處禁約隱匿等項事宜都依擬行欽  
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遵守外及查先為

六  
臣等謹將

八

申明賞罰以勵官兵事該兵部題內開各處捕  
盜人員若有奮不顧身就陣身死者武職旗舍  
子孫陞一級世襲文職官吏民人亦照此例其  
間不願陞級與一人冠帶免其一應差役所在  
官司仍給與棺殮以示優恤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該臣訪得嘉魚蒲圻二縣歇案  
有名賊首賀璋廖琪薛嗣子等先年劫殺人財  
勢甚猖獗節經官兵捕拏拒敵未獲後該二縣  
設諭招安各賊陽雖聽撫陰實肆毒今年五月  
內為因省城被盜通行督捕其賀璋等詐稱應  
捕劫殺江上客船而羅大洪先犯越獄在逃今  
復殺人為害官司莫敢禁治臣為此慮會同鎮

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杜甫總兵官都督同知楊英巡按監察御史張翰議得地方災傷民貧盜起防微杜漸所宜亟圖且如先年叛賊丘仁楊清止因姑息偷安遂成地方大患尋調官兵勦除錢糧勞費無算至於江西之徐九齡北方之劉六劉七大率類此切照賀璋廖琪薛翦子并羅大洪等罪大惡極不在前賊之下今不及時殄除後悔噬臍無及各賊兇猾異常若大兵攻勦彼必聞風遁逃糾聚為患非細以此臣先親書票帖密示知縣陸槐張佩各設法定計擒捕及又會案通行守巡官嚴督把截務除此患以靜地方後因羅大洪并羅貴日久不獲又該總兵官楊英會委指揮周雄前去該縣設計擒捕去後今據各申呈前因臣等切惟天下之患防於方萌者易為力銷於既盛者難為功所據劇賊賀璋廖琪羅大洪等積惡已踰數年殺人不止百計江鄉被其騷擾軍民受其荼毒惡貫滿盈神人共憤今幸仰仗

天威官司用命密謀擒斬已盡百姓歡呼一方慶幸臣等叨享

國恩地方貴重事皆分內豈敢言功除將承委效謀知縣陸槐張佩指揮周雄并獲功官吏壯快人等量加獎勞及將解到賊級驗發該縣梟其生擒賊犯送按察司問報外臣等伏念義民

方宸本以一介編氓奉例納粟冠帶既非守土官員亦非應捕人數乃能不顧身家密謀捕賊遂使數年渠魁一時授首勇敢當前死於賊難忠義可嘉情實可憐臣等雖經厚賞助給欵葬之資但本民乏嗣無以為優恤之地若非表彰其名曷以昭示後勸如蒙

皇上軫念災盜地方恤憫義勇臣士乞

勅該部查照議擬以義起例合無將已死義民方宸遙授巡檢職銜仍令該縣立石鐫名樹於墓所以彰忠義使人心激勵於將來地方保守於無患實為便益等因與鎮守湖廣地方總兵官平蠻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各具本於

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奏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撫湖廣都御史秦等奏稱湖廣地方災傷民貧盜起防微杜漸所宜急圖劇賊賀璋等積惡已踰數年殺人不計百計江鄉被其騷擾軍民受其荼毒罪大惡極不在徐九齡劉六劉七之下今密謀擒斬已盡百姓歡呼及稱茹魚縣義官方宸格殺賊首賀璋廖琪二名擒斬劇賊薛翦子等二十一名奮不顧身死於賊難忠義可嘉但本民乏嗣無以為優恤之地乞要遙授土巡檢職銜立石於墓以彰忠義等因參照叛賊賀璋廖琪薛翦子等屢年劫殺既招復叛罪



大惡極若不及早捕滅將來為患不可勝言都  
御史秦乃能運謀督捕悉就擒戮潛消禍亂  
懾服餘黨較之玩寇煩兵勢已猖獗攻破城邑  
殺虜人民踰年而後消滅者其功似為不少及  
照總兵官楊英鎮守太監杜甫巡按御史張翰  
協同謀議并右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惲魏嚴督  
把裁俱有勞績合無將秦金楊英杜甫張翰俱  
請

收獎勵量加賞賚周季鳳惲魏亦量給賞知縣陸槐  
張佩指揮周雄并獲功官吏人等行令鎮巡官  
再加賞勞以勵將來義官方宸擒斬叛賊死於  
賊難功勳忠義誠有可嘉既已無嗣合無量贈

一官立石表墓以示優恤但

恩典出自

朝廷本部難以擅擬伏乞

聖裁本部仍通行各處鎮巡官務要用心遵依前項

申明律例盜賊生發乘機勦捕毋致滋蔓有如

都御史秦用心巡撫者一體獎勞若不能防

微預謀緝捕致賊猖獗遺患地方後雖捕滅僅

可贖罪亦不論功緣係計謀擒斬積年慣惡名

賊及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正德十一年十一月

初三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本月

初六日奉

聖旨是這劇賊賀璋等累年為害地方不寧鎮巡等  
官乃能協謀督捕悉就擒獲功可嘉尚杜甫秦  
金楊英各寫救獎勵仍各賞銀二十兩紵絲四  
表裏張翰周季鳳惲魏各賞銀十兩紵絲二表  
裏都在彼處給與他陞槐張佩周雄并獲功官  
吏人等着鎮巡官量加賞勞以勵將來方宸既  
殺賊功多又身死無後准贈府檢校立石表墓  
與祭一壇欽此欽遵抄呈到部合咨前去煩為  
查照施行備咨准此擬合通行仰都布按三司  
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兵部題奉

聖旨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兵部為地方緊急賊情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正

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午時奉本部送准巡撫  
湖廣都御史秦金揭帖案照先准兵部咨該職

與鎮守湖廣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監察

御史王度會題前事本部逐一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楊英着不妨鎮守征勦郴州桂陽賊李瑾着仍

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秦金杜甫王度陳

金王守仁各換收寫救獎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

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都行布按四

司并該道守巡兵備將守備等官各遵照施

行其動調漢上官軍另案會行各該衛所及永

順鎮溪等衙門一體整肅及分行上下湖南道

守巡兵備召募殺手打手更款人等各照數整  
點齊足待報啓行其貴州約於本年八月內進  
兵當即行催副總兵李瑾統領原調漢土官軍  
依期前進及坐委湖北道分守叅政張天相督  
理供餉分巡僉事汪玉督軍禁約外隨准戶部  
咨同前事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移咨到職又經備行該司遵照及專委右布政  
使方璘左叅議黃質將原擬南京倉糧折銀五  
萬兩設法糴買或仍徵本色星夜運送柵柱等  
處倉分交收備用并動支司庫官銀造辦銀牌  
花紅布絹魚鹽硝磺等件完畢差官轉解軍前  
支給職隨該欽奉

一全港錄

十三

敕茲特命爾等前去柵柱等處地方征勦前項搖賊  
爾等宜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及該道兵備守  
備守巡管糧叅將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濟嚴  
督鎮溪等處土軍并馬湖陽山殺手人等并各  
該軍衛有司見在官軍民兵衡州長沙茶陵等  
衛上下班官軍附近鄉市勇敢好漢分布無城  
縣分通賊要害道路用心防禦設法勦捕官軍  
人等臨陣之際敢有違誤者自都指揮以下聽  
爾等以軍法從事其調到土軍人等經過及住  
劄地方務須嚴加禁約敢有乘機騷擾凌辱官  
司強奪財物姦污妻女等項亦聽爾等從宜處  
治所調三省官軍分道並進相機追勦其兩廣

并南贛鎮巡等官或親臨邊境或差官領兵策  
應事有應與計議者俱要會合計議毋得自分  
彼此推托誤事凡事俱照兵部議擬奏准事理  
施行欽此除欽遵通行及卽差指揮等官孫鉞  
許欽等齋文前去兩廣南贛鎮巡衙門約會督  
兵把截夾攻及取進止機宜近准巡撫南贛等  
處左僉都御史王 咨報前事已經議奏去後  
及將賊巢圖本齋送前來案候兩廣路遠未報  
職等因慮見調本省土兵素性貪殘難制又經  
申嚴號令明示賞罰會委清軍副使譚觀管屯  
副使汪賜僉事顧英王濟分守左叅政葉相左  
叅議黃質等分投前往辰常衡寶長沙慈利府

一全港錄

十四

縣各住劄預備牛酒等項遇調土兵到彼逐一  
點閱犒給并遣火牌前去曉諭土官峒長人等  
知悉嚴加鈐束各遵紀律不致騷擾經過官司  
地方剋期會勦間不意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  
於本年八月十一日在途病故職至岳州倉卒  
得報會同鎮守太監杜甫巡按監察御史王度  
議照湖廣柵柱等處地方屢被廣東江西搖賊  
越境殘破縣堡荼毒生靈已該職等會議奏  
請兵糧約期三省攻勦節經兵部覆題荷蒙  
皇上俞允職等奉

命以來夙夜戰兢不遑寢食原擬合用兵糧俱各極  
力營辦頗有次第正當剋期征進之間忽得將



官物故之報地方不幸關係匪輕及探得前賊  
自知罪大當誅目今必皆驚疑變詐萬狀職等  
欲停候

請命新任鎮守總兵官至日方纔行事奈何三省合

兵勢不容緩誠恐日久變生地方仍前受害用  
是再四籌量必須權宜處置看得分守靖州叅  
將史春見調郴桂住劄頗堪將領職等除一面  
差官分投前去各該衛所并土官衙門督發原  
調漢土官軍殺手人等改限十月初旬俱赴衡  
州取齊督委叅將史春統領仍委副使惲觀贊  
畫俱聽職等節制調度按據賊圖分四大哨坐  
委軍政都指揮劉宗仁守備都指揮王廷爵以

詞

五

都指揮羅統行事指揮李璋王翰分領又委兵  
備副使陳璧分巡僉事王濟顧英分守叅議黃  
賢督催前進會合江廣官軍機兵剋期夾攻搜  
山搗巢相機截勦務使渠魁授首餘黨就平官  
軍人等所獲功次解送巡按御史紀驗明白奏  
報其沿邊一帶良民村舍先期分別處置出示  
招安不令玉石俱焚有傷天地和氣臨陣之際  
敢有違誤者悉照欽奉

敕內事理處治職等管見如斯利鈍未能逆料如蒙  
乞

敕該部查照計議合無一面行令職等照依前擬施  
行一面會推謀勇將官疏名

上請簡命一員仍充總兵官前來接管行事用收全  
功以安地方不勝幸甚緣係欽奉

勅旨征勦匪賊及暫委叅將統兵事理職等未敢擅  
便為此會本具

題等因送司查得先為前事該巡撫湖廣副都御  
史秦金會同鎮守太監杜甫總兵官楊英巡按  
監察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都指揮僉事  
文恭左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惲觀等議奏湖廣  
郴桂與廣東江西接壤境狃峒有名賊首龔福全  
等先年用兵征勦遺漏遂致禍延今日前此亦  
曾撫處變詐不常陽雖聽招陰實肆毒攻打縣  
堡土虜官殺人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啟兵端密

六

時度勢誠不容已乞要改留總兵官楊英在於  
本省統制漢土官軍督發勦賊秦金等督同三  
司掌印守巡守備管糧等官整理兵糧協心幹  
濟官兵人等敢有玩違失誤者許以軍法從事  
及請

勅巡按御史王度隨軍紀驗功次仍乞

勅兩廣南贛總督巡撫等官嚴督各該兵備守巡等  
官一體整備兵糧俱於本年八月內齊集分布  
把截夾攻追勦務使惡類無遺永絕後患其有  
脅從良民至期斟酌區處如慮事于三省人不  
一心惟復查照先年事理乞

勅兩廣總督都御史陳金仍充總制名目俾其便宜

行事及太監杜甫又奏要與楊英親督官軍勦賊等因查得先該巡撫都御史秦金等奏稱郴州猺賊即今春深草木繁茂難進搗巢大舉之期必在秋冬等因該本部前項議擬行令秦金等嚴督各官軍設法勦捕應與南贛兩廣都御史計議者會議而行仍將進兵方略先期具奏定奪及馬上齋文交與兩廣總督南贛巡撫各都御史一體防禦免致奔逸為害不可自分彼此有誤事機等因已於今年四月二十六日題奉

欽依通行遵守計至三月二十七日各官起本之時前項公文事情未曾奏行已將進兵方略會本

欽定錄

卷四

奏來臣等議得聞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郴州猺賊為害地方既湖廣鎮巡

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剋期進剿

朝廷若復猶豫不決必致誤事但八月進兵天氣

尚炎況今五月將中八月進兵兩月之間期限

太迫及總兵官楊英見奉

敕會兵貴州征進事未寧息其原調貴州征進漢土

官軍三萬員名今奏征進郴州桂又稱照舊不動

若准改楊英征進郴州桂其征進貴州官軍不另

差官統領萬一貴州約會進兵必致失律債事

查得見任協守郎陽副總兵李瑾先該御史王

相奏稱地方無事裁革聽候有缺推用本官謀

勇素著又見在湖廣地方近便合無悉依秦金等所議請

勅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不妨鎮守專一征進郴州

地方猺賊原領

勅書差人奏繳再請

勅一道馬上差人齋與協守郎陽副總兵都指揮使

李瑾更替楊英統領原調征進貴州苗賊漢土

官軍聽候征進中間事宜悉照楊英原奉

勅內事理欽遵施行事寧具奏回京仍乞

勅都御史秦金并太監杜甫依其所奏整理兵糧協

心幹濟敢有違誤聽以軍法從事貴州有事亦

須通理不必拘定與總兵官楊英躬親督兵再

欽定錄

卷四

請

勅一道齋付監察御史王度不妨巡按兼管紀功再

請

勅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

勅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今奏內議定

事理欽遵會合行事各不許違期失誤其左都

御史陳金仍照原奉

勅諭總督軍務行事及遵

大明律定制會合調遣策應不必踵襲近例改為總

制變亂舊規致有掣肘彼此推托及照原擬今

年八月中衡州取齊分道進剿合無改擬九月

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今將所奏

動調土漢官軍數目指備供餉糧銀戰攻方略  
三事開坐議擬明白伏乞

聖明裁處等因正德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太

子太保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是楊英着不妨鎮守征勦郴桂從賊李瑾着仍

充副總兵征勦貴州苗賊并泰全桂甫王度陳

金王守仁各換敕寫敕與他其餘事宜都依擬

行欽此已經欽遵通行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泰金揭帖內稱

鎮守湖廣總兵官楊英於本年八月十一日在

途病故改限十月初旬俱赴衡州取齊暫令史

奉統領征勦乞要查照計議一面行令職等照

六案集錄卷四

十一

依前擬施行一面會推總兵官前來接管行事

等因查得先該湖廣鎮巡官奏要八月進兵本

部改擬九月中旬今又改擬十月進兵又要本

部計議轉行前去方纔依擬施行緣用兵機宜

已有

成命總兵官楊英雖是病故難以中止若改易進兵

日期遲疑不決必致債事為此除候抄呈至日

另行查覆外合咨前去煩照本部原擬題奉

欽依及欽奉

敕內事理欽遵施行請勿遲疑備咨准此合就仰都

布按三司等官抄案一體遵奉施行

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行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泰 為禁科擾以安生民事照得當職節該

欽奉

敕命調度一應兵糧會勦三省從賊凡有違誤者自

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欽此除欽遵外為

照湖廣郴桂等處地方節被廣東江西異省賊

徒越境為害今春安攸等縣栗源等堡俱被焚

劫生靈恣其荼毒疆圉為之繹騷人心共憤

天討必加以此用兵實非得已但今糧餉之轉輸人

夫之起取土兵之經過公差之來往晝夜旁午

未有不勞於民者本院為此籌慮已經處置通

行其土兵所過去處遇府總支行糧遇縣止是

六案集錄卷四

三

供給官目夫馬下程各有定數所費不多其起

取運糧人夫先該督餉右布政使方璘等呈報

分派各州縣夫數并酌量地方遠近給與脚費

緣由前去本院為念陸運艱難改行本官發銀

前去附近地方收買糧米以圖省便原派人夫

亦令減去三分之一又為選集民兵殺手案行

上下湖南守巡兵備官員各於該管有司先儘

民壯挑選不敷之數出令召集諸色人役勇敢

好漢目願報効記名在官與民兵較足原數同

赴軍門聽用有功一體奏報陞賞再為軍前要

用馬匹本院牌行無災漏僻州縣止於里甲走

遁或有操備馬內選解其不過一百餘匹其程

途盤費就令官錢量支到彼一體官給草料至  
於軍中一應備用魚鹽牛酒布絹硝磺等項俱  
已在於司府官庫支銀買辦並無一毫干及小  
民但恐所司官員賢否不一中間循良公廉者  
必能遵奉明文審為處分不致勞擾其有欺枉  
貪墨之徒或以前項事情為由通同吏書乘機  
科斂橫生弊害難保必無如近日長沙縣知縣  
萬廷鑾輒聽下人浪傳預備太府果子為名利  
派里甲銀數動以百計似此妄為官員非惟剝  
下脂膏抑且玷上名節良可怪恨除事發拿問  
重治外若不申明禁約是以除寇安民之圖而  
反滋縱惡長貪之患深為未便擬合通行為此

奉 聖 諭 旨

三

一仰各道抄案仰本道官吏照依案內事理即  
便轉行各府州縣遵照今後但因郴州軍務事  
情或土軍過往或上司經往惟夫馬二事及原  
糧等項照依舊規差撥搭應其合用心紅紙劄  
筆墨并犒勞土官之類俱查支庫貯預備軍餉  
等銀買辦供送明白登記印信簿籍以備稽考  
不許因而科派里甲靠損困窮原該督餉方布  
政等派有運糧人夫州縣掌印官查照續減名  
數務要公平編取撥用其選召民兵殺手及取  
用馬匹所司各遵明文施行各府州縣一面備  
云出給大字告示分發城鎮鋪舍橋梁鄉村人  
煙懷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知悉官吏人等敢

有故違訪出告發通行拿問治以軍法決不輕  
恕各將出給過告示日期張數徑申軍門查考  
俱毋違錯抄案依准同轉行過日期呈來

一仰都布按三司抄案 仰各抄案回司著落  
當該官吏照依案內事理即行各道轉行各  
府州縣遵照云云布政司仍呈鎮守太監杜  
按察司呈巡按監察御史王各知會俱毋  
違錯抄案依准同轉行過日期呈來

一仰衡州長沙永州常德岳州府郴州抄案

案仰本府州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內事理  
即行所屬分州縣遵照云云取用馬匹所司各  
遵明文施行州府及所屬分州縣一面備云出給

奉 聖 諭 旨

三

大字告示分發城鎮鋪舍橋梁鄉村人煙懷  
集云云俱毋違錯抄案依准同轉行過日期

申來

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兵部咨為懇辭俸廩以重

恩典事該戶部左侍郎秦金奏前事臣先任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正德  
十二年為因郴州糧賊猖獗攻劫縣堡殺害人  
民臣奉

勅調度兵糧會合江西廣東進剿兩月之內幸而成  
功臣與鎮守太監杜甫紀功御史王度具本  
奏捷兵部議擬覆題節該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各官既勦賊成功地方有賴奉金  
陞俸一級還陞子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續准  
兵部咨該臣奏為乞

恩辭免陞俸陞子事奉

聖旨奉金奉命討賊勞績可嘉陞俸陞子已有成命  
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外臣惟錄陞  
酬勞固

朝廷勸下之典而竭忠盡瘁實臣子報

國之心願茲柳桂地方徭賊倡亂已久臣欽奉

勅旨調度兵糧三省合謀一朝靖寇臣不過仰仗

天威恪遵

廟算以收全功而已雖曰親履瘴鄉而運謀設策

奉先錄卷四

三

實非躬臨戰陣而破敵衝鋒乃荷

先朝誤加

恩典既陞臣俸一級復陞臣子一官祿以代耕祇益

素餐之誚賞延于世適貽武弁之羞

寵數異常臣竊負愧夙夜兢惕心自不安是以臣俸

雖當濫支臣子實未授職恭惟

皇上入正大統諸凡獎政釐革一新前項賞功之典

誠為冒濫首宜裁削如蒙

聖慈采臣由來之言將

先朝

恩典盡行改正不勝幸甚正德十六年八月二十三

日奏奉

聖旨奉金勦賊成功已經陞俸陞子乃累疏懇辭應  
退可嘉都准他辭該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外為  
此合咨前去煩請查照知會施行

安楚錄卷四

奉先錄卷四

三

文移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 爲開條約以撫地方事切照當職猥以庸虛叨承

簡命畀以掛循重寄且屬荆楚巨區蒞任以來夙夜惕厲顧惟地方廣闊政務浩繁諸司玩愒百事因循倉庫日見空虛錢糧歲多侵負盜賊竊發於江湖苗夷動擾於邊徼詞訟蠅集而刑獄不清工役繁興而科需不止足

國裕民誠難爲力除奸革弊敢不究心所有合行事宜擬合播告通行爲此除外合行出給告示

張掛曉諭撫屬官吏軍民人等一體遵奉施行須至告示者 其日凡三十條詳載撫湖政要

今節審編均徭一條于左

一審編均徭之法前巡撫處之詳矣但其間論釋者有說寄論丁者有隱射論家道者里書高下其手奸弊頗多未爲盡美況近來倭亂之家太濫小民不蒙實惠爲今之計必須委官得人先將三等戶則審定方與一例斟酌均編除正德十年編過者不必紛更外合以正德十一年爲始預於隔年八月以前通行審編停當曉諭人戶遵行但州縣地方廣遠守巡官未能遍歷其管糧管屯兵備撫民等

官俱堪分委姑候本院將各官酌量分定地方另擬審編事宜申明優免事例開款責付各官親詣該管州縣逐一查照施行如慮一時難遍許各選委府州縣的當官員分理其事審編畢日造冊呈報

計開

用在得人大抵任法誠不如任人審差尤貴有心計原委二司官皆的當但勢難於遍歷亦恐不能速完仰各訪察所屬好官委用如知州賢能就審本州知縣賢能就審本縣不必更調若果無官可用方許別委如附郭就

安楚錄卷五

二

委知府外處選委賢能府佐分投審編二司官仍先將分管州縣上年審過均徭文冊火速弔取到道逐一檢閱比並較量如某處人戶丁糧本多且在僻靜而差反輕應量增某處人戶丁糧本少且居繁要而差反重相應量減某處差輕而路衝民貧相應照舊某處差重而地僻民富不宜減少通融損益不失原額將上年文冊親筆改動明白行文責付承委官員遵照審編正德十一年均徭若果利便永爲定規二司委官先將

分委過府州縣官員職名作為開報  
本院查考

精審戶則大抵戶則高下關繫最為緊  
要均徭之審編里甲之科派解戶之  
點驗飢貧之賑濟據此查行外繆者  
鮮承委官員務要先立限期出給告  
示今日審某里至某里明日審某里  
至某里官定期以審民刻期而至  
地為九略依井田却令九則人戶各  
居其一冊弔三樣細查人集該年研  
審某戶人丁若干田糧若干家道若  
何堪為上上某戶人丁若干田糧若  
若干家道若何堪為上中某戶人丁若  
若干田糧若干家道若何堪為上下其  
餘中下二等六則做此間如某戶丁  
糧雖多而家道蕭條止堪為中某戶  
丁糧頗少而資財豐盛實堪居上不  
憑里書一面之詞必采前後衆人之  
論某也比前增盛則由上中而陞為  
上上某也比前消乏則由上中而降  
為上下某戶寄莊丁糧若干疇零何  
人帶管某里逃移田糧何人種納亦  
各定與戶則某也疾故則除某也隱  
漏則收某也減擦一則就令舉該陞

而未陞者以補之方准減擦某告開  
除一丁就令舉該報而未報者以代  
之方准開除每里每甲每門每丁互  
相比方就令攀扯務使戶之高下稱  
其方之厚薄中間陞減戶則開除人  
丁俱要官親填註完畢印封收置固  
密所在却令善書人役謄寫造成審  
冊對同鈐縫不許付之吏書以啓改  
換之弊

定編均徭大抵審差之法貴在均平丁  
糧家道必須兼論承委官員務要用  
心將某州縣舊派或新改差徭通共  
計算若干內該力差若干約計工食  
銀若干銀差若干實該用銀若干却  
將原審戶則草冊逐一揭查某州縣  
人丁若干田糧若干九則人戶若干  
除例該優免并逃亡人丁及上下極  
貧無糧人戶不派外餘如上上戶人  
每丁派銀若干糧每石派銀若干家  
道另派銀若干以次入則人戶酌量  
分派通融扣算數穀而止若慮丁多  
而漏報却將每丁出銀比與糧石數  
加一倍但力差難易不同亦須隨宜  
區處如

王府斗級及各驛支應庫子等項繁難重差須

於上三則人戶內編食或一名或二

名應當剩下一丁糧却作柴薪齊膳馬

夫等項派銀其各衙門及城隍山川

社稷邑厲等廟壇門子與弓兵禁子

更夫渡夫等役省易輕差却編下三

則人戶或一名獨當或二三名朋黨

仍須定與近家去處便其應役剩下一

丁糧亦作銀差其餘各則人戶并寄

莊疇零佃要銀力相兼酌量搭配勿

令偏累惟逃絕人戶止就於佃田人

名下論糧編銀審編畢日每戶出給

朱印信

五

印信花關票帖一紙內開本戶丁糧

戶則及編過銀力差數付與各人收

執該銀差者照票出銀上納該力差

者照票出力應當仍總書大字榜文

張掛本衙門首曉諭知悉一面備查

造冊存照繳報如或止憑吏書隱

瞞捏報實富差貧許被害之人告發

從重問罪承委官員一體究懲

照例優免大抵免差太濫則利歸大戶

害及小民流移盜賊皆起于此查得

布政司原奉戶部勘合內開在外方

面以下大小官員人等既免人丁又

免田糧不無太濫合無通行各處今

後除隨朝文職內官內使戶內丁差

俱照舊例優免其餘見任方面官員

之家各免人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

知以下至知縣各免人丁三十八品

以下至雜職省祭聽選等官及舉人

監生生員吏典之家俱一例各免二

丁著為定例今據各屬續到正德十

年文冊違例優免頗多貧民豈勝苦

累相應申明禁約仰各審差官員務

要查照前項事例止免丁差不許徇

情冒濫准其糧免其京官之家如有

文吏違例

本

遠族親友暗將田地私自詭寄戶內

隱蔽差徭者查訪得出一體究問審

與銀差如殷實之家有違例一戶充

吏三四名者亦就論其家道量編銀

差不必逐名免丁遂其脫避之計其

攢造戶則并均徭冊內就開該免人

戶若干人丁若干其係見任某官其

係見役吏典與某係舉人監生生員俱

要明白填註于各戶之下以便查驗

派里甲銀兩大抵里甲之設十年輪當

一次如催徵錢糧勾攝公務出辦軍

需物料皆係正役京官大臣及貧難



丁戶亦不得免今後各州縣派徵里  
 甲銀兩就將今次審過戶則文冊逐  
 一揭查俱以丁糧多寡家道厚薄為  
 準均派出銀應革奸弊人心稍平如  
 藥材段疋軍器麝皮胖襖天鵝冬笋  
 等項額辦料價及春秋祭祀迎春鄉  
 飲酒禮孤老布花曆日紙價等項該  
 於當年里甲內派納若黃白蠟葉茶  
 芽茶銀珠二珠烏梅明礬百藥煎五  
 倍子紫草土茜草黃丹金箔桐油錫  
 黑鉛生漆紅熟銅黃熟銅生水牛皮  
 牛鋤鹿角水牛皮底皮白真黃牛皮白  
 硝鹿皮虎皮簪竹笙竹黑紫竹筆竹  
 長節苗竹白長節苗竹長節苦竹篾  
 小竹織金大紅紵絲青素紵絲白素  
 銀絲紗大紅素線羅青羅深桃紅素  
 平羅綾紗紙綢蓮肉柿餅菱米簞笥  
 蜂窠乾魚紅棗栗子核挑薑黃皂角  
 肥皂鐵線黑爆魚鱗膠生血黃牛皮  
 紅真黃牛皮黑真黃牛皮楠木軟竹  
 篾竹掃帚小楠木連二板枋楠木連  
 三板枋楠木單料枋杉木連二板枋  
 杉木單料枋拖梢杉木平頭杉木李  
 其木等項及各

王府婚喪祭祀房墳等價與夫歲貢盤纏舉人  
 進士坊牌之類不係額辦之數須候  
 布政司派到方於該年里甲內照驗  
 丁糧分派不許每里隱徵及遞年預  
 派素煩里甲至於各項顏料解戶并  
 行取水手等項亦據審冊內編僉如  
 某項僉解戶一名或二名約計扛解  
 若干水手一名或二名約計工食若  
 干卽照丁糧家道各依年分挨次輪  
 僉起解應用  
 已上條件該載不盡各官別有革  
 弊便民良法聽自斟酌從宜施行  
 事有干礙及更張太甚者呈來定  
 奪本道務將各委屬審過戶則并均  
 徭案草冊逐二查驗盡善無弊方  
 准發施行  
 酌處補遺仰布按二司卽便轉行各道  
 守巡管糧清軍撫民兵備管屯等官  
 各委廉能府州縣官將各該州縣該  
 年里老并應審甲圖人戶拘集到官  
 甲查原審定戶則冊內丁糧家道三  
 等九則再加面審除下下無糧極貧  
 人戶免派外奸豪大戶漏報人丁一  
 一審出各項溫設差役酌量裁減以

避民困中聞如有民情七崙不同亦  
聽通融處置如管建并鄉飲祭祀等  
銀相應於均徭內編派者就行改正  
不許業損該年里甲各儒學齋膳夫  
照柴薪阜隸每名一十二兩閏月加  
一兩毋令過多務要斟酌戶則高下  
編派差徭重輕若家道銀兩既於戶  
則內加增不許任意另派其一年之  
內有將田地典賣者許訴出得業之  
人照數認當其各官員下應得柴薪  
馬夫齋夫等銀共計算該若干就於  
本州縣混編均派總收分送不許僉  
定某人在於某官下致生逼勒多取  
之弊若本處數有不敷方許於附近  
州縣轉編入戶除例應優免外其屬  
校民壯亦俱免二丁若重則官糧比  
與輕則民糧亦要減去分數定編如  
先次編定戶則官未用心精審今次  
委官就行覆實改正務俾苦樂適均  
毋得偏累靠損致民嗟怨大抵銀力  
二差數盡而止不許違例多派餘銀  
以滋奸弊審編畢日各出備細印信  
票帖給與人戶執照應出力者照帖  
出力應出銀者照票出銀仍出大字

務文張掛於縣知  
送繳文冊前項戶則審冊及均徭青冊  
就仰該州縣備細開造用印鈐記每  
冊一様三本一本本州本縣一本本  
府一本差人齎送本院閱過就發布  
政司收架各備照其餘衙門並不許  
濫送多費紙張工食以後有事就於  
司府州縣等查其二司委官止將戶  
則均徭二項攢造略節總數文冊各  
一本呈繳本院查考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管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爲計處驛傳以便官民事正德十三年  
八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車駕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本院題前事據  
湖廣按察司管理屯田倉糧兼管水利帶管驛  
傳副使江陽呈繳覆議過推官朱節等計處過  
驛傳事宜揭帖到臣據此卷照先准兵部咨爲  
審編驛傳事內開每十年通行天下撫按衙門  
轉行布按二司守巡官及各府州縣幹官員親  
歷所屬督同州縣各掌印官取原編各驛  
夫役文冊到官查照諸司職掌定例及每年奉  
准見行事例從公逐一查審磨勘重編丁糧相應者  
作正消乏者作貼應僉替者即與僉替務使賦  
役均平驛傳修舉自文書到日爲始限六箇月

以稟繕完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備將總審送  
緣由通類造冊奏繳施行仍造青冊一本送部  
查考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布按二司轉行各道守巡  
分投委官審編未報續准兵部咨為祛宿弊以  
圖治安事該雲南道試監察御史甯欽泰前事  
內一件改幫戶以均民力乞要行查衡州府所  
屬各州縣丁糧各該若干各縣馬紅站船各該  
若干每年小修各該用銀若干每十年大修各  
該用銀若干隨其該用銀兩多寡將各縣丁糧  
分派每成丁一丁田糧一石量徵三釐五釐或  
一分二分定立成規但遇該大小修年分俱中

示案錄其詳

土

撫按衙門定奪轉行分巡分守查照原定數目  
行該府州縣貴令糧里隨糧徵收解府貯庫應  
解部者解部應給發者給發委官修造仍將徵  
收解給修造過銀兩船隻數目繳報撫按守巡  
查考其前項馬紅等船夫役止自備工食及過  
關米銀撐駕船隻并行南京兵部但遇馬船修  
造年分行委該衛掌印官領各府解納原價銀  
修造各船夫役不許干預以革該司該衛扣減  
官價之弊各縣幫戶盡行改正無則通融分派  
幫陳等因奏行到部前件查得各處驛遞馬驢  
牛夫等項舊例俱就彼處各照土俗排定丁糧  
每十年一次編會今御史甯欽泰稱前因歷舉

時弊深切民隱是亦興利除害之意相應查處  
合無本部備咨巡撫都御史秦再行查勘所  
奏前項事情因時裁損痛加禁革務要合於人  
情宜於土俗官民兩便徑自依擬施行等因到  
臣又經通行委官查審及節催造報開隨該臣  
征進郴桂撫臨衡州催據該府將審編過驛傳  
文冊送看及詢訪民情土俗多稱未便又經發  
委黃州府推官朱節會同武昌府知府沈陳查  
審計處及令帶管驛傳副使汪賜覆議去後今  
據繳到臣照得湖廣地方接連七省驛遞之設  
最為繁難先年舊規大小船隻每三年一小  
五年一大驗十年一成造鋪陳五年馬匹三年

六案錄其詳

土

各一買補其水馬夫役皆係洪武年間免軍永  
充之數後有消耗逃絕却將丁糧相應人戶僉  
領凡一應修造買補之費俱於原驛傳冊內朋  
糧正貼入戶驗糧徵給近年以來法久弊生在  
驛遞則有往來勢要凌辱勒取之害在民間則  
有包當大頭勾擾科歛之繁及至十年審編官  
不經意失緣為奸如馬驛繁難則改充水站本  
係假實則捏作逃亡弊害多端難以枚舉為今  
之計欲革驛傳之弊在絕科歛之源在行雇募  
之令大抵各驛遞夫役除原係先年免軍額充  
見在者難以更動其餘糧僉者若復坐定姓名  
不無仍舊科索亦非穩便欲令臨期旋徵又恐

緩不及事且重併累民惟是集將各州縣田糧通融審派銀兩雇募夫役應當給發鋪陳依限置造庶幾有補所據御史甯欽先次建言及今推官朱節副使汪賜等所議臣又從宜變通參酌損益似為衆輕易舉官民兩便臣隨通行布按二司并帶管驛傳副使汪賜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即行武漢安沔一十八府州著落各掌印官一面將近日造報驛傳文冊逐一檢閱除南京江濟二衛朋糧水夫近日編過者不必更動彼中合用工食什物等項移咨南京兵部議處至日另行外其本省驛遞水馬夫役且令照冊應當正德十三年一年不許推避一面轉行

不交雜費

主

選定委官各將發到條件逐一遵照查審要見各該州縣原額水馬夫若干其驛遞該馬紅站船各若干上中下等馬匹各若干草料工食該銀各若干鋪陳什物該銀各若干每船每馬通計該銀若干以十年通算十分為率每年量徵一分該銀若干就查審該州縣原額秋糧各若干除例該優免官員并軍匠等戶量免若干其餘通算并糧一石該銀若干比照江浙蘇松原僉北方馬頭事例於派糧由帖內附為帶徵各州縣掌印官當堂秤收類解本府驗發貯庫每年俱限十二月以裏完報違限者掌印管糧官照例住俸提問各委官一面就於驛遞附近居

不交雜費

主

民運募稍有產業行止之人編為夫役籍其年貌在官造成文冊一樣五本府州縣各存一本巡撫并帶管驛傳衙門各送一本備照截自正德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為始其夫照名給銀應當如有事故者計工扣算銀兩在官隨缺隨募仍將各船額充糧多者作為夫頭管船其餘并雇募俱作散夫若免軍夫役內有情願出銀雇募代當者亦聽其便仍存本名庶不紊亂版籍仍照舊例十年一次審編如永充額僉夫役內有逃絕者務要查究的實亦作雇募之數不許聽信里書受財捏報如違事發連坐以罪其應該修造買補并過關等項悉照開去條件施行

各府州仍備云出給大字榜文給發所屬州縣驛遞衙門常川懸掛廳堂諭衆知悉緣前項事宜先該兵部咨行查勘御史甯欽所奏事情因時裁損痛加禁革務令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官民兩便徑自依擬施行臣雖通融計處周悉備行審編以為經久之圖但恐地廣驛多人心不一將來不行遵守又至紛更煩擾如蒙伏望

皇上鑒念湖廣地方衝要驛遞十分困累乞敕該部查照再加參酌如果臣議相應就便依擬施行著為定例永為遵守地方官民不勝幸甚緣係計處驛傳以便官民及准兵部咨為審編驛傳并祛宿弊以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為此今

將計處過驛傳事宜開坐具本正德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巡撫都御史秦 奏要比照江浙蘇松原食北

方馬頭事例將湖廣所屬各驛遞夫役除原係

先年免軍額充見在者難以更動其餘糧餉者

隨糧帶徵銀兩雇夫應役著為定例永遠遵守

并開議清夫役定規則均出辦嚴稽考四事皆

議處精詳關防周密事已施行難以別議但立

法雖善行之在人先年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

照蘇松事例將河南驛傳夫銀隨糧帶徵在募

應當其後糧銀歲有通欠兼以災免不能周給

所雇夫役率多逃亡旋議復舊今都御史秦

奏內開稱每年限十二月終徵完違限者掌印

管糧官住休提問本官亦已預知有此弊矣合

無本部移咨都御史秦 督同布政司官再將

驛傳夫役每年合用銀兩通算見數却將各該

州縣田糧計算每年該徵銀兩若干務使一歲

所入足敷一歲所出之用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仍將驛傳銀兩前項徵收不在蠲免之例其所

收銀兩雇夫買馬置買鋪陳事干驛傳者動支

外其修理公廨等項不許那用其餘事宜悉依

都御史秦 所議施行正德十三年七月初八

日少傅兼太子太傅本部尚書王 等開坐具

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咨前部去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准此擬合就行為此除

通行外誠恐所屬文移浩繁難於檢閱及照續

有議處事宜亦合併行開示仰武昌府刊刻書

本中送本院以憑發屬遵奉施行須至簿冊者

計開

一曰

清夫役

二曰

定規則

三曰

均出辦

四曰

嚴稽考

其文并冊式及續議事宜詳載驛傳

事宜刊本

告文

正德十二年丁丑十月十有七日巳未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 謹具牲醴庶羞告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惟神靈峙鴻龐秀鍾荆楚位視

三公祀享千古祐我

國家運祚靈長雨暘時若物阜民康蠶爾衎徭胡

爾跡梁殘我黎庶犯我天常罪惡貫盈神人共憤三省合兵威武斯奮某承

上命討茲不庭建旄設旄戎醜攸行兵過名山禮宜

告祀尚冀神休默相成事殄除兇孽肅清邊隅

班師振旅厥功赫如謹告

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二十有四日癸巳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秦謹以牲醴庶品遣按察司副使惲巍祭

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惟神峯崇祝融職奠南土區薄

海嶺暨神之暇南疆弗靖予請討之維功有成

神實相之其雲其雨其霰其雪時物釀康南醜

用蹶春陽遲遲我旅其來俯蹈仰瞻濡陰既開

靈籥憐舒弗僭弗違謂匪獄神司此化機有憲

臣巍實予臂指到牲縮茅克代予事獄神戾止

曰歆予誠殛兇佑良南土永平南土之平予任

神職

主德明明報祀無斁

安楚錄卷五

安楚錄卷六

叙碑文

總運戎機序

長沙易舒誥翰林院檢討

正德丙子郴桂徭人嘗犯境巡撫副都御史秦

公方議請討適有事於貴州用輿人之言止踰

年丁丑春正月徭復擁衆四劫破栗源破安仁

破攸縣勢甚熾湖湘之間驟然震動時公在岳

聞告急遂趨衡督兵捕之賊聞公至乃遂解去

公因留衡月餘鎮撫其地議

請必討諸屬吏進曰徭據險驚悍難破反啓釁不如

撫而順之公乃怒曰徭惡至此尚置不問無國

法矣有復言勿討者叱之議乃定乃疏於

上請合江西廣東三省兵夾攻之

上乃命公同太監杜甫董師命總兵楊英統之命巡

按御史王度紀功同謀和衷俱為一體至期楊

道卒公曰今兵糧俱集若復待

請將則我師老而賊且遁非策也遂握兵以往十月

次於長沙進次於郴州以參將史春代楊統師

以右布政使方璘督餉以副使惲巍督贊以副

使陳璧為前監軍以僉事顧英為後監軍以參

議黃鐸為左監軍以僉事王濟為右監軍以知

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而公居

中以制之累著為千夫長某者為百夫長某者

騎某者步某者干某者戈某者矛某者金某者鼓某者爲先鋒某者爲後應某者探某者邏成旣分列乃颺聲曰爾將士來聽予告汝從惡貫盈我

朝廷憫茲下民爰舉大衆爾其體

上德意曰

朝廷養汝用在今日汝其宣力用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曰臨陣有進無退曰無妄殺曰坐作進退其如律曰爾衆士其知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道不知此者吾弗用也曰壁其自桂東進於東水軍焉凡樟溪延壽以東汝其擊之曰英其自臨武進於色籬軍焉凡牛頭天堂以南以

史記卷六

二

東汝其擊之曰質其自桂陽進於魚黃熟水軍焉凡朱廣以東以北汝其擊之曰濟其自郴州進於紫溪軍焉凡九峯遑落以東汝其擊之曰巍春其軍於兩路口相機而動曰某處賊衆地廣宜用兵幾何曰某處賊寨地小宜用兵幾何曰某處宜騎其用騎兵曰某處宜步其用步兵曰某可以計取曰某可以勇勝諸將上旣聽指授各就於軍令至則發地形險易賊虜情狀或騎或步或計或勇或用兵多與少衆如所示不差毫末右軍與賊數十戰破三十餘崗斬俘甚衆獲其大首四左軍破三十餘寨斬俘甚衆獲其大首二所破牛革襄柵後軍破二十餘崗斬

俘甚衆獲其大首二前軍破寨斬獲功如後軍十二月報至公乃曰有龔福全者渠魁也今未獲可以論功乎乃懸重賞且令於軍中曰此虜不獲爾輩無還期越五日而繫龔福全之頸致之幕下矣公曰未也此一時之利耳乃除其地爲郡邑衛所移兵以實之使餘孽勿復潛於其間仍命有司曰民財已困凱旋其無設饗於是璘魏羅等約曰吾與若等得効微勞皆出我公神謀廟算其謀所以昭示遠邇乃繪圖貌公以在師羅賢命將選士出令之衆而書

史記卷六

三

朝廷命征獎功救詞其上而屬舒語序之夫諸寮佐皆一時豪傑而公皆羅而用之聽公左右如子弟之從於師保而今又爲之圖非有能服其心而能若是哉兵固難言也近世之號爲儒者多短之豈儒固不通於將邪公博通經史善著文詞方弱冠已名動江左李西涯一見稱爲江南才子楊遂菴稱爲當代名臣人間其言遂以公爲文士爲雍容端重坐鎮雅俗而不知精於兵事雖將門弗逮昔爲河南叅政以祗軍却勁賊楊虎以全封丘封丘人爲立生祠今又平貴州之苗平榔桂之徭而兩省之人咸賴之夫無所不通之謂儒公其所謂儒者非邪三代時代淮夷召穆公將之征玁狁尹吉甫將之討荆蠻方叔將之此非儒者邪後又有張良鄧禹馮異



魯肅杜預裴師德輩皆號為儒將然鄧馮以下  
或雜於孫吳權詐之術而六韜之義微矣今公  
之師出以正無事詭譎褻狎之知其召虎吉甫  
方叔之徒歟時朝議將大拜公公行且釋兵革  
之事論道調元於廟堂之上勳德其宏遠矣公  
名金字國聲別號鳳山常州無錫人其世行履  
歷人共知之不列焉

平南偉績序

蘆泉劉績鎮江府

湖廣連年水災決堤頽城封疆邑落盡為魚鱉  
據洲居者棲木杪以待援陸處者采鳬此以為  
食積尸牛馬豕器物日蔽江下倉廩耗在空

○文苑英華

四

虛時不可為也柳桂地當五嶺交蜿蜒磅礴連  
亘江廣奇峯斗絕屬繹周遭自成關隘路若羊  
腸登均魚貫前者攀緣進後者首躅其踵繼賊  
柵居山巔斷木弗殊懸石比列俟過者推麗斬  
繩雖千百人皆仆壑成壑東自龍泉萬安大庾  
南自保昌曲江仁化樂昌乳源西自連州連山  
寧遠藍山臨武北自桂陽常寧大肆剽掠來如  
飄風去如急電賊不易克也曩歲戊辰奉

命征者不敢辭穴孟浪報捷遂蔓延莫支越九年丁  
丑大中丞秦公鳳山巡撫駐長沙聞破安仁攸  
縣寅夜馳湘潭拜命守備李璋屯興寧之新溝  
拒其歸路賊還伏起擒斬首虜廣等縣公留三

月撫摩傷殘會三堂議合三省兵夾攻及借南  
畿糧銀支司庫鹽價為軍需

上命允是歲仲秋秉鉞南征總兵道卒上下疑恐公  
曰彼地秋有黃茅瘴春有青草瘴撲人練鼻眩  
首不起惟冬可進兵若俟請帥則失時且成  
命已頒可中止乎遂毅然自任不寢不食思險隱情  
以虞仁而通者使督徵廉而密者使主餉謀而  
斷者使贊畫勇而剛者使當矢石懼華盾不利  
也總巨竹為之勁弩矢為中虛挾墜木石為鎗  
滑溜古今名將所不知也分土漢軍為四哨命  
曰勿殺良民勿掠財物犯有常刑服者不禽格  
者不赦韓命者不獲悉依榜旗招撫若折首有

○文苑英華

五

重賞雖獷悍如土兵亦皆用命不三月獲元惡  
盡楚諸寨四望翳木叅天恐潛伏令搜邏相繼  
書名於樹果獲自縊於柯者捷奏陞俸廕子是  
役也去枝官省浮費謀資人斷用已殄殲殆盡  
財用尚餘不可為而能為至難克而易克視韓  
范當豐亨之時建功不侔矣方伯文玉方公與  
贊襄述而求予銘予於二公舊寮深知為之銘  
曰

柳桂之間萬山連屬猺賊據險跳梁躑躅守臣  
失馭戕官屠城暨暨秦公儒服提兵羽扇一揮  
川流火燁如燎鴻毛如漂朽葉左文右武拯溺  
亨屯電紐耳見閭閻無泯疆理經營厥功濯濯



我欲磨崖勒銘銜獄

平南偉績詩後序

張邦奇湖廣提學副使

南者何椰桂之夷也衡於五嶽爲南椰桂在衡南又數百里其地於湖藩亦南也何以平夷弗靖也夷性狼貪豕躁出沒叵測邇者勢日益熾肆患我赤子赤子徂亡籲天俟救於朝夕蓋若是其急也且我

國家土宇版章薄海內外罔不臣順椰桂雖南然際以幅幘於今日襟咽地也奈何愛方寸白刃使襟咽梗塞乎是其勢不容以不平也孰平之都憲鳳山秦公也公撫巡湖湘是役也實合江

六

六

廣二省之兵而皆主於公是故平南之績皆歸焉稱績何夷紐於網踈之日久矣曾不自量劫燒我廬舍毀越我城郭妄稱大號煽黨長奔而將釋騷我天下勤兵而夷之固不可不謂之績矣然奚偉乎是績先嘗有攻之者頓兵數月漫以捷聞曾未幾時而跳梁如故公之舉是也蓋將爲數十百年計矣且今湖湘非曩時比也征科雜需之餘歲汙大水而公私之耗已極方建議也僉曰時誦甚矣奈何乎舉羸公曰赤子焚溺誰能袖手戰既剋期總戎楊公卒於道人咸危焉曰必請將公曰是坐失機也督戰如期蓋若是其斷也量險易度便宜計財賦借京儲廣

鹽利經營屹屹罔間宵晝蓋若是其勞也比粵事也不絲髮干民而大侵之歲如屢豐而用之有贏調兵稟糧千里之外如股掌間而運量必中漫數百里嶮巇幽阻參錯之地如平原小圃望而蒐之及固衆驚之徒歷世以爲患僅再匝月而殄滅之無遺育蓋若是其神也君子謂是役也前古之所未聞故曰偉且公文事武功歷著齊梁之墟比在湖湘一舉於南嘉而渠魁授首散其黨而給之牛再舉於辰沅滌香爐之峯而剋其腹靖嘉其土先聲後實罔不赫焉而以底績椰桂其神奇卓偉矣疑也詩也者頌成功也詠其實可以述揚其善可以勸詩之用也孰

七

七

爲之湖之大夫士與仕於湖藩若臬者也仕者與其事而居焉者樂其成則皆不容以無言矣孰輯之方伯方君文玉憲副憚君功甫也君在公帷幄贊畫居多而知公之出謀發慮尤悉以爲是不可以無紀也昔者趙充國平羌夷人曰必遜其功充國曰何爲必陳吾功使可爲後人法也恤小嫌而湮大計非忠臣之所存也君子以爲善況視充國有艱且大焉者而可以默默也乎敘者敘所以作詩之意也是績也劉君用熙敘之既前乎諸詩矣復屬予後何古者獻功在泮泮予職之所司也而宣猷赫遠非予其誰宜抑公之意亦欲以文事終古之道也

禱雨有感志喜詩序

餘姚陳雍工部右侍郎

予自少業禮晚年又取詩讀之至大雅雲漢之篇有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曰耗斂下土寧丁我躬此周宣王丁歲旱而禱祠于神寔遇歲而懼之意也因憶禮檀弓篇記魯穆公遇旱欲暴尫巫而縣子以爲不可復欲徙市而縣子可之蓋旱而欲徙市者自責以喪君之禮所以可爲也夫古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已外則求諸神宣王有周中興之令主固無容議矣穆公無足取者惟是從市之舉爲庶幾焉正德庚辰夏六月不雨四郊龜坼苗已就槁楚民憂懼倉皇無

所於告巡撫中丞鳳山秦公撫然曰此吾之責也乃檄有司諏日沐浴齋戒徧禮諸神以禱之檄之詞則曰政事有乖歟刑獄未平歟民隱未宣歟官若吏奸貪酷虐歟有一于此皆足以致旱尚其深省而痛革之噫是卽周宣遇裁而懼魯穆遇旱而自責之意也時予督水于岳中丞東湖吳公撫夷于辰有司以公檄轉致之予亦焚香齋潔而默禱之吳公率屬致禱處越翌日辰岳皆雨又翌日武昌諸郡皆報得雨在在霑足歲其有秋楚民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此吾秦公之雨公曰天雨也吾禱而應者偶爾然亦喜民之喜乃作近體詩二首以志之

司及楚

宗室大夫皆翕然和之公又嘗以志喜原倡示予與吳公子與吳公亦皆和之憲副張君世祥裝潢成冊送予登寫訖適公過予因覩是冊公初未之知也作而曰詩則美矣盛矣不有公言以弁其端可乎予應之曰諾嗚呼公之雨于楚也亦久矣夫公之蒞楚也賦者均訟者理病者瘳什者起顛連無告者咸得其所嘗潦水非常者連二歲民弗堪命公極力拯救之復請于

朝命吳公乞鄰帑來賑恤之民獲更生又猺寇擾郴桂諸州苗賊叛貴陽密邇偏鎮公皆請兵東西並擊之楚賴以寧去歲江右逆藩于紀楚寔

九

上游衆皆洶洶公獨凝然不動惟遣方面一二入率鄉兵以守邊復稍稍調土兵以遏振之卒保無虞又值

王師親征戎馬紛紜芻糧供億之費不貲公亦區畫有方民無所擾然則茲雨之澤民也豈不既優既渥且霑且足乎哉公曰此吾所嘗致力者予又曰公之雨茲土也近六年矣

當宁之物色于公者亦非一日矣行將召而致之廟堂之上寄之以阿衡之任如傳說之大旱作甘霖則公之雨天下而霑膏澤于斯民也又非特楚一隅而已公笑曰若此則吾豈敢然斯言已盡之矣諸君以爲序於是乎書

平南碑

莆田林俊右都御史

國家汎掃胡元還帝王之中國禮毳被冠裳櫓巢  
襲我盧宇航浮索引之國篋負以歸職貢維南  
徭牙互湖江廣之間姓名漏在民版乘間竊發  
三邊罹其害今

天子方嚴內修舉外攘北平劉趙西平藍曹南平胡  
徐及王黎黎黎之在東者平無虛歲徭以為略已  
也寇擄桂仁化上猶數十縣俱震于是有平南  
之師授都御史其柄詔陳公金主之贛王公守  
仁主之衡則鳳山秦公金陳元老壯猶二公則  
文武為憲者也時方鎮香鑪山之苗之征公擇

平南碑

十

能授計而自解擄桂之急偕鎮守杜公甫巡按  
王君度謀同以其兵屬參將春統之三司守巡  
分之巍質之責餽餉鳳璘而覈其功實於度璋  
濟山柳進廷爵質由桂陽進宗仁英由臨武進  
翰壁進自桂東公馭中責戰丁丑十一月至十  
閏月連破其寨峒若柵九十而噉擒其偽大王  
龔福全斬其偽總兵劉福興李斌若首若從與  
屬而俘者凡三千而餘焚賊屋千區牛馬器仗  
無數二公韶贛之功稱是征苗師亦成告捷聞  
上軍書褒獎加公俸錄一子為錦衣百戶邊人悅喜  
願立石紀功德古者治夷宜略斯近土之夷出  
入為便易之師田行禽利執者也而決勝靡遺

是謂丈人之吉采芭美方叔以見周宣中興之  
功平南碑不可已繫之詩曰

粵在禹服甸侯要荒綏處文武華夷之防維時  
山徭入我障塞鳴義矯虔作我蠹賊王者無外  
合是以容來柔來訓息其諍兇維昔有苗言格  
干羽徐方其來亦戒師旅維徭罔念卒玩以狂  
擇肉輔縣翼虎斯張

帝念邊人懼茲慘毒雨燐焚焚冤鬼夜哭咨爾臺臣  
其摠朕師錫之弓矢玉書銀符公時征苗擇可  
以莅選將練兵物馬弓器有赫中令宿戒其鄰  
如雷如霆三方以征何神天至寇是大窘魂飛  
計窮縮如蛭蝻外示猶闔厥聲弗雄戮其魁會

平南碑

十

活其耗童會應機投策無遺算匪臣之能蔡功  
之斷言釋其俘以訓以勅胡不藝樹借我衣食  
胡不質販借我經營胡不絃誦借我太平維時  
南荆文物上國胡襲曠頑以赤其族維

帝之威亦天之怒遏其亂源章我王度南荒既平八  
方肅清歷服無疆

天皇聖明

安遠錄卷六

安楚錄卷七

詩詞

應城陳金少保兼太子太

鐵冠光照柳營軍玉斧稜稜靖楚氛允濟信由威克

愛功成端賴武兼文檄增臺憲昭殊寵恩到兒

孫獎大勳不盡聖明崇報意丹書還見出紅雲

霜威秋凜氣豪雄生殺都歸掌握中謀到山頭兒類

滅計來心上惡巢空干戈分眼看黎庶日月騰光照

老瘡我亦驅兵承帝命慙無寸策贊元功

連雲劒戟旅如林黑虎桓桓勇氣森威吹喧聲遮道

去都臺仗節督兵臨伯平政善民懷惠叔實功多

帝賚金夷醜寒心疆場靜軍中韓范古猶今

文相新持武將權親親督事安邊全收奸宄歸三

人力挽狂瀾障百川要使黎元熙綠野肯將忠義負

蒼天柳陽山上多情樹吹播清風不記年

吉水毛伯溫湖廣監

守臣屢報柳陽急天子親分閫外權一鼓豺狼空

野穴萬年牛犢事春田瀟湘波靜旌旗動衡嶽屋高

姓字鐫四海即今多寇盜討平今仗濟時賢

長沙羅鑒右副都御史

才望如公世豈多李唐裴度漢蕭何雪風摧敵資羣

策春日還師詠凱歌南上冥頑無復返北方豪傑有

誰過會看獻捷水天龍青史芳名耿不磨

邊城孤鼠肆民災兩歲煩公兩度來腹內甲兵齊范

略軍中威令並韓才土田分置全歸伍巢穴摧殘盡  
作灰湘漢自令人樂業寵遷還擬近三台

巴陵柳應辰右副都御史

南麾節鉞拯蒼生兵過閭閻夜不驚憲令昔如軍令

肅使星今並福星明犬羊易敢干皇怒帷幄先能

料虜情千古英雄同一志諸看裴郭再成名

天戈遙授下雲房小虜胡為不自量馘首盡梟空虎

穴捷書入奏護龍旌當運智偏生彩喜欲舒眉已

報黃今日平蠻誰作頌操觚莫訝老夫狂

莆田方璘湖廣右布政使

江廣控五嶺柳桂當其衝山高萬仞望不極山深萬

壘入不窮遙條樓其間出沒肆厥兇獸奔豕突苦無

厭邇來民物多恟恟擾我農桑使不得以衣食焚燒

廬舍野火紅妻孥相携父子哭生離死別何匆匆正

德丁丑歲都臺來我公聞之憂心感懷怒氣填胸一

夫不獲在我躬何況赤子塗炭中此賊不滅民不寧

賊雖恃險我以忠急臨衡潭撫傷殘仍以書疏達

聖聰臣心有成算成算多全功朝來得請即行事嗚

呼許國何其雄

右初建議

調兵經幾月羽檄日夜馳黃龍千萬艘夾江列旌旗

行行止洞庭主帥忽問醫倉黃駐岳陽舉義方支離

公命亟鳴鼓進進不可遲兵事尚神速師老非所宜

號令忌不明賞罰貴不移持此御大衆成敗我任之

都民正倒懸誰克安其危我亦仗大義不計正與奇  
丈人作其氣貞吉寧復疑人人奮勇力持兵以相隨

### 決用兵

露布飛輕來馬蹄疾如箭烽火報平安喜溢行路面  
於惟鳳山公忠誠 帝所眷成此不世功天道剛小  
變計慮本周悉臨事真不眩公明濟有威恩威均貴  
賤則餉節浮費軍行有餘探人徇任使水鑑其先  
見嗚呼休哉有口不足善公善更僕數之欲忘劬  
云文事必武備那更大才小亦徧以是告公紀太常  
何必雲龍蛇鳥話攻戰

### 右告成功

國家育民物致治邁商周邊夷忽倡猷伊誰獻謀猷  
荆湖有明公吉甫以爲倚遙制香爐告先提親督那  
桂全功收 廟堂都與俞頌釋南顧憂自從 高皇  
大征後偉績不見如今優乃加公以祿榮祿光祿爲  
平流而錫嗣以爵詔蟬今喜生堯鑒龍章輝煌照南  
服萬人稱羨久不休公拜稽首謝 聖恩身難酬惟  
願我 皇崇聖德昇平之樂遍九州臣昔受 敕敷  
上意永收兵馬投戈矛

### 右嘉偉績

江夏羅練 楚府典儀

南望旌旗照眼明風雷號令坐中生 廟堂今日深  
籌策肝膽平生盡甲兵戰壘塵塵三楚淨帝鄉花柳  
五溪平關山戎馬歸來候笑拍春光送凱聲

### 平郴陽雅有序

沔陽童承敘 儒學生

正德丁丑秋大中丞錫山泰公之有事於郴陽也三  
越月而捷至其門下小生承敘拜手言曰於戲維  
天子明聖鑑物簡用元老維公精誠體國克夷大姦  
君臣同猷用集于成誠一代之奇勛也夫衆戎醜  
炎荒難必其全勝而服遠夷清異域難必其遽成公  
師完而神速尤古所希者是不可以無述也於是作  
雅曰捷武以揚厥休焉

明明我公有捷其武懍彼郴夷來歸無侮矢此王族  
以辟裔土

維彼郴陽微于南邦既酌而醒臨狡獪常肆其大慙  
瀆于天章

定錄卷三

四

彼兇負固實觀其居有石嶄巖有山崎嶇緩之則驕  
殛之則通 赫赫 帝怒迺眷南粵誰其正之

通授公鉞往行予罰郴夷是忽

公拜稽首 天子是副既類既禱維師旅是賴公拜  
稽首臣曷敢弗肅

公醜攸行濟于沅湘旌旄斯揚烝徒皇皇有萬其航  
維水湯湯公服斯煌葱珩有鶴

我公蒞止陳于南郊腰輿且閑巾車孔膠虎士如虓  
率脩厥子不娛以放郴人則咆

郴夷維喙來享來王式詭爾往南上允荒維郴之民  
于埋于疆維郴之士于焉倘佯

邦陽告成維義之正無煩于兵自昔周公荆舒是平  
顯允方叔征伐蠻荆曰公與京

明明我公經營四域昔在中夏矢其文德耆定庸公  
作屏王國於皇遐哉文武維則

公之歸兮嗟挽其衣兮山平川兮厥巧巍巍兮帝  
錫公主錦衣孔輝兮天子聖神四方來威兮於萬  
斯年維公功是依兮

右捷武十有一章五章章六句五章  
章八句一章章十句

金陵沈景 楚府左長史

報國據忠歷有年才堪任重握兵權一揮白羽綏三  
省六出奇謀計萬全赫赫功應書汗簡堂堂像合繪

凌煙鳳山屹立高千仞撐拄江南半壁天

貴陽董嘉謨 嘉魚縣學訓導

泰山磐石天下重名望如公世所稀數萬貔貅遵號  
令滿腔韜略握兵機天香錦軸泥封 結彩色春羅  
御賜衣補袞還期歸大手蒼生翹望翊龍飛

賀平蠻獻捷詩二首

西蜀田定 瀘州學教諭

韓范胸中百萬兵壯猶先已震蠻荆龍泉揮處光寒  
斗虎穴探餘草帶腥盡角曉來風吹冷油幢午夜月  
華明凱旋師旅歌春日始信書生舊有名

天威赫赫殄羣酋 命將專符下九霄文武兩全歌  
吉甫英雄千古數嫖姚運籌決勝風雲迅講武陳常

日月昭竹帛于今新 國史褒衣回首相 清朝  
讀平南生祠二碑

華容王儼 戶部左侍郎

舊時方岳此中臺河北荆南兩禦災八陣風雷清宿  
霧七旬千羽滅氛埃呂侯祠宇宜生創裴相碑銘可  
後裁最是報功 恩獨厚凌煙畫閣正崔嵬

餘姚陳雍 工部右侍郎

平南靖僇寇也巡撫鳳山秦公身斯役而偉績為莫  
加焉

平南有策伊誰籌之維我鳳山寔首謀之

平南有役伊誰主之維我鳳山寔身以之

秦爾有猛維蛇維他荼毒我民庶肆 天兵一臨勿  
遺爾倡狂

遺爾倡狂

秦爾有猛維蛇維他荼毒我民庶肆 天兵一臨勿  
遺爾噍類

南既平矣厥績偉矣歸以告 明天子天子曰休哉  
加豐汝廩餼世蔭汝後嗣以報汝勞勩於戲 君義  
臣忠蓋於斯為至矣

右平南五章二章章四句二章章五  
句一章章九句

東湖吳廷舉 右副都御史

詞從千紀合專征都憲親承 帝命行軍下縱橫經  
世學胸中多少屈人兵電不霜鐵森相向虎帳羔裘  
生不驚一鼓掃清三省難馬前喝彩奏書生

湖南衡桂江右  
南嶺是三省也

豫章周季鳳湖廣左布政使

桂嶺風煙幾千丈儒冠汎掃一尋常旄倪載道呼天  
降山數逢入慶日長捷奏總知心更赤恩深何但  
紙惟黃等碑未盡當年事看取青編耀八荒

姑蘇盧雍監察御史

儒服雍容號令齊指麾精銳上巖梯人炎萬柵空巢  
穴雲暗千峯罷鼓聲捷獻有書歸廟算兵銷無用  
樂耕犁蠻煙瘴霧俱清廓銅柱新看續舊題

太原張天相湖廣左叅政

楚地幅員長東南控三省山谿疊萬重深箐入幽境  
猛賊巢其間金錫之在礦乘間肆侵掠狼貪兼虎猛

一  
嘉錄卷三

偵報亟追襲茂如奔電影愍茲在邊氓胡爲罹此苦

桓桓都憲公全才素脫穎方切內治修未遑攘外聘  
首建議專征廟堂俞至請出師夜隕星慷慨任將

領轉漕餉糧集指揮蕃漢整先事奪人心神速變俄

頃渠魁既就擒群黨無作梗頓令氛祲消廓清及五  
嶺捷奏大明宮聖心良耿耿功大賞宜隆世恩

殊非倖況復貴陽役決勝時亦靖優詔屢褒嘉雲  
龍煥彪炳恭惟經營勞仰仗謀猷併臨敵身代將安

危衆心警自非應變才汲深以短綆優游有餘地實  
用非畫餅願勒磨崖碑奇勳垂永久

古范詩質湖廣右叅議

登壇受鉞總戎兵朝野安危仗老成陣上指揮天

地轉帳中籌策鬼神驚幾年孤克臨烟瀝一統山河  
並日明珠賜貂裘恩萬里麒麟畫閣蚤馳名

長壽聶賢湖廣按察使

一劍曾提百萬兵洗天風雨掃攪搶南方鎖鑰今司  
契北斗經綸久近衡士悅詩書敦禮讓農安畝敵樂  
耘耕麒麟高閣雲霄上拭目丹青炳炳明

仁和汪賜湖廣按察司副使

幾年群僚肆縱橫救我中丞握重兵六月不毛呼  
噪入三軍戰氣爲誰生匡廬永享熙寧福田野懽稱  
公相名從此烽煙當絕跡咨詢再不及干城

平南曲六首

信陽孟洋湖廣僉事

一  
嘉錄卷三

黃昏烽火動邊疆一夜徭兒滿桂陽勁弩長槍當虎  
穴垂髫赤脚繞羊腸

中丞仗鉞出湘關虎將熊師指顧間籌策蚤從帷幄  
定旌旗不待羽書還

江夜虹霓拂劍鋒蠻天霜雪淨軍容蛟螭遠走三湘  
水聲猶全消五蓋峯

伐鼓鳴金唱凱歌夷方從此息干戈且看銅柱高千  
尺不是當年馬伏波

金殿傳呼賜錦袍漢庭今喜得蕭曹卽知生像開麟  
閣已見恩波浴鳳毛

江草霏霏江水流青萍不用買黃牛枕椰樹下聞樵  
語天子今無南顧憂



晉江顧珀

方叔胸中有壯猷提兵三月靖蠻陬凱歌曲按陽泰

泰靈布竿搖毒霧收南顧主憂平地釋北來恩

賞自天優從今事業歸廊廟共羨明公正黑頭

開州王綬

兩階千羽歇分北舊種作怒臂學虎狼清蓋恣吞搏

明廷林征壯猷坐幃幙白刃不染血蠻酋爭面縛

洞庭彭蠡湖喧動凱旋樂七縱復七擒今失漢諸葛

武陵楊視

霜撒炎荒下紅巾白羽麾控弦試驚鳥當道借孤熊

瘴嶺雲爲墨春江水平淮漸平淮勞後刻望峴寄遐思

崇陽汪必東

宋集卷之九

輕投臺省文章筆遠登干城號令旗一掃鼠狐歸洞

穴載揚鷹隼漸雲遠華夷雨澤煙塵被荆楚威名草

木知端此平淮功不讓誰鏖金石續韓碑

宋陽胡文璧

持書復奏大明宮喜溢龍顏寵錫同五嶺秋氛

看餘淨三苗遺穴掃全空不消銅柱標殊界擬拂丹

崖紀駿功南嶽山高湘水碧中丞威德併無窮

春農初旋桂嶺兵旄倪隊裏凱歌聲羽千載舞三苗

界蛇島空閉八陣營楚國河山皆雨露漢家壽岳重

良平誰將文武分途看一介書生萬里城

阜城沈冬魁

得報江西寧平陽明鳳山夾輔之功真不可誣宗社

之福斯文之光敢併以爲賀忻忭有作更不計詞之

拙也錄上用紀歲月

故人千里報書來一瞬南堂到此臺宗社有靈昭

庇貺江湖無地着氛埃敢辭軍旅非吾學更許儒生

是將才回首五雲高處望文光夜夜燭三台

平捷詩有序

長沙易舒誥

桂陽之東有徂岡盤據千餘里乃湖廣江西廣東三

省之邊有高山大谷密林深壑可爲隱伏不服貢賦

自立帥長在昔時常竊發爲患今正德丁丑春正月

乃擁衆數千分道四劫勢甚熾其入湖廣攻破諸堡

燒安仁燒攸縣諸司承平日久兵事不整所過披靡

殘破欽差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泰公曰

能人惡極若不致討何以示遠乃疏於朝請合湖

廣江西廣東三省兵夾攻之皇帝曰可乃命泰

公總督湖廣軍事十月公提軍三萬至郴州太監杜

公同視師巡按監察御史王公紀功督餉則布政司

右布政使方君監軍則按察司副使陳君道哨則兵

備副使陳君左參議黃君僉事顧君王君協贊則衛

州府知府計君而指揮節制悉惟泰公是聽是役公

乃卜日進兵所向皆克十二月渠魁授首黨與悉平

泰公乃曰兵法有之制夷之道殺戮不如防禦今巢

穴盡空易若盡地爲郡邑衛所屯兵守備使諸徒自

今以後不敢西向此萬世之利也將區處作試以奏



於是計君告諸郡陽士人曰從人之患衡之邊邑首  
當之今賴我泰公克承 上命底天之罰實生郡陽  
人吾與若等咸休其請文史氏紀公勞伐衆皆合辭  
曰是乃授簡於舒詒舒詒曰余非深於文詞其能述  
茲盛績雖然周平淮夷作江漢唐平蔡地作皇武皆  
以備一代之雅今既不得達之 朝廷庶幾播之聲  
音傳之湘漢之間觀風者或有采焉作平程詩

王族中丞泰公受 命平程大有功也

王族中丞泰公受 命平程大有功也

王族中丞泰公受 命平程大有功也

王族中丞泰公受 命平程大有功也

王族中丞泰公受 命平程大有功也

八

士

惟中丞公受 命孔谷智大心小勝於未戰既望既

焉既攻既同寧執匪敵塞塞匪躬爰誓爾衆罔愆而

度爾不用命于爾有戮凡百御事長公宿德乃步乃

齊曷敢有越

泰公煌煌鏤膺碌碌高牙崇崇枝族維維驥驥

超于未濟載旄載纛敵敵之野武夫桓桓維千之特

緣彼崖矣如猿斯捷載登載涉于堂于臺瘁其緒尾

百姓不歸

閑閑而止弗弗而起罔致而附乃伐而肆彼乃不悛

持券乘餘我軍臨視如怒螳元惡大惡悉繫長纓

凡三逾月緒用告成率彼之庭增為郭式匪貪疆土

去惡務絕

昔公來矣雨雪霏霏心乎棘矣哀我人斯今既旋矣  
春日載陽振旅開闢度衡浮湘老幼感泣載于路岐  
今日何日見漢旌旗昔也耕織弗食弗衣今無暴客  
近我藩籬

行矣獻賦于燕之京其軌既襄 王心載寧 帝曰

戎功實惟爾謨公拜稽首謙退不居 帝曰惠民實

惟爾德公拜稽首曰 帝之力亦既饗止亦既賚止

歌彼彤弓覺報宴止

從人既平 皇化斯同湘南之南桂東之東弛乃輶

矣輶乃折矣四夷咸來朝明堂矣允矣惟公動望順

顯天下共觀卿雲在空願言天啓我 皇聖明坐公

廟堂泰階永平

不

士

右王族七章章十六句

安成劉丙江都右侍郎

伏以頑弗即工小醜動重華之念謙能受益良

臣虞大禹之師慨自昔之難為慶于今之盛事

功非幸致感立徒加恭惟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資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泰 臺下敏識沉幾英猷絕物肥梳剔抉已

盡濊泐忍於湖湘劫掠攻焚肯坐視創殘於郡

桂犬羊之性方撫而遠離蛇豕之心易動而難

測殺氣與烟風而橫填窮谷蚩尤之毒霧方噴

怨聲與呻吟而遠接通都西伯之鈞援曷已哀

茲錄寡報虐以威益設前民無辭于罰況

九重命我以誅討三省視公爲安危蓋方當造命於

倒懸安得畏舉羸於時詘機發於戶庭之內事

集於旬月之間調發隨宜用蠻畿如甸服征需

合度變大侵爲有年苦茲叢翳之深宵加以紛

拏之積雪乃聚米爲山谷虜已在於目中試投

醪于江流孰不爲之心醉一鼓而渠魁授首再

發而群醜就擒百穴皆搜指揮雷電羣豪協贊

呼吸風雲清我幅幘

廊廟擬白麻之詔靖而仇敵問閭歌破斧之詩

夙志固在於

君民英武宜昭於夷夏丙等間一月而三捷慶四方

之無虞桂陽之嘉績方成而郴嶺之凱歌隨繼

勳業嗣三苗之分北忠勤比五月而渡瀘帝省

其山已見

皇風之穆穆載橐我矢猶看子羽之懔懔惠風暢而

天宇澄輝生草木鼙鼓鳴而江光動喜溢山川

用陳揚厲之辭少展歡愉之志

一聲傳報邊塵靖春風正吹江漢雲夜輕擒嵐

烟淨洗真是

廟堂神算湖山重換看矢不多遺焉無頻汗却陋

前朝伏波勳業未能半 功名誰是幸也腹藏

兵甲事業自然輝煥淮蔡表公北門寇老豈是

邊方藩翰天心正眷光

朝野輿情倚公楨幹鸚鵡洲前錦衣留暫看

長沙黃寶

恭惟都臺秦老先生大人台座識蘊高明氣涵

剛大與學兼通於世務嘉猷允令於

帝心果自嶽伯峻秉剛憲方其撫綏於三楚豈特澤

加於萬民人蒙奠枕之安國有長城之固邇者

苗蠻負險大肆陸梁吞噬居人嗥兜州邑

皇赫斯怒爰 命專征進剿有名師興以律不旬月

間渠魁繫頸餘孽獻俘大捷上 聞羣黎按堵

雖田野鄙夫猶詠歌而志喜矧屬郡下僚可掄

揚而無詞設成俚語愧無烝民誦山甫之詩敬

致心香惟有師道爲南豐之意謹疏短引用綴

蕪詞詞曰

峻節清風奉專征命出掃羣庭看倚天長劒胸

懷數萬甲兵螢爛敢與爭衡吉甫英聲子房籌

策

當代忠良第一人師出迅於雷霆瞬息倒戈如崩

凱歌喜動

嚴宸合擬周之維翰維屏把炎荒煙瘴即時收捲

削平山寨屯守軍營再榮枯朽剔除深蠹簡是

人間有脚陽春蓋世功

優詔起入侍

龍袞麒麟

右調沁園春

安楚錄卷七

安楚錄卷八

歌頌賦

金陵沈鍾

湖廣按察司提學副使

粵若三危三苗夙棲泊嚙鼠嚼蛇伴猿鶴非我族類  
自相羣羣蠱聲蠻增式序燎原飲澗猓耕鑿蓬茅繼  
橫戶聯絡村歌野唱媾婚姻合香儀禮都停閣百圍  
老木橫尖峯 朝家採構營離宮千夫斬伐雲根斷  
萬牛挽拽水道通伊誰督迫供斯役俄頃嘯聚紛成  
風長鉞勁弩競跳浪丁壯奚翅倪與翁當途憂梗文  
武彥調遣甲兵萬之半理直詞壯膽氣豪羽書亟走  
如飛翰破竹壓卵勢詎當返報捷音便須見殄殲渠  
魁宥脅從雷厲風行威滿面尚將蜂蟻毒預防老成  
斷斷今精練周時召虎見于今會復詠詩配江漢

合肥黃金

四川右叅將

昔人采芑歌南征蠢茲犬羊嗟蠻荆王猷克壯大方  
叔執訊獲醜雷震驚君不見武陵覆轍爭池潢援當  
巢穴擣鼠驅狸魁又不見老羌有獲竟弗律以龍一  
鼓七爾擒縱留心盟千載之下今之泰 簡書南下  
都廷評多袍秉鉞專誅伐十萬虎豹虬龍皆練兵背  
續銅馬聞之碎心膽走撤布令統統驅甲丁運籌機  
變鬼神不可測白羽一揮天風破浪摧長鯨捷音飛  
報 奉天殿開封熟視金甌名 宸衷頓慰寰宇清  
殊恩蔭及 天語褒丁寧我嘗侍帷幄識公精誠  
蹇蹇忘家仍忘食霜操石厲金鉞鉅經理江漢值多

事腹心萬里當千城居幾期年一旦貪權席黃童白  
吏賈魚鼈樂迎村庀不吠烽火息寒草賦添農耨耕  
霽靈手段山露澤楚園豫粵之衛民更生鼎鑪陶鑄  
不世銘奇勳耄爾主噴炬壘偕芳聲領早入相盡洗  
八荒腥與穢山人得所鼓腹擊壤歌昇平

永興李永敷

兵部武選司

用洗兵馬行韻

重岡複嶺連西東噴吼險絕無與同蛇豕豺狼數莫  
記朋呼類引穴此中可憐縣城幾被掠浪說我師曾  
奏功 庚午曾大征 邊聲猶傳白晝鏖捷書已上明光宮恨  
宿寒煙虛楚澤著論長劔倚崆峒千山瘴散冥冥雨  
八載星揚獵獵風伊誰胎禍誠匪小報國丹衷似應

少王公

二

事招撫架漏安身幾時了延頸長憶武侯龍驚魂共  
嘆傷弓鳥將軍靜環戎旅臥耳邊任報讐戎統戶鑰  
門扁竄老稚接啼虎嘯愁昏曉中丞軫念不可當一  
月累疏陳 君王水晚陸飛登醜餉土兵漢卒搜精  
強英名祇饒歌范老廟勝不用需子房才逢險艱應  
好展髮綠世故俱成蒼深八直擬殲羣寇盡圖要先  
分善良天心也信禍應悔赤子須知運已昌會首望  
風如致貢諸巢降欵隨爭送鉦鏡聲沸奏凱歌燕喜  
筵高泛春甕棠樹常留召公愛賢臣公撰王褒頌煙  
村再見百物熙雨笠自足三農種裴相事功渾被簡  
商巖形貌何須夢徵詔佇待下 龍墀黃閣便登台

鼎用

江陰夏從壽湖廣布政司參議

柳山蜿蜒盤五嶺江廣湖藩遙接境賊徭竊據不計年荼毒一肆連三省太平赤子不知兵東竄西奔皆獲奔巨潦為災復荐臻焚香待救溺待拯試令兼濟非全才譬之汲深以短綆赫赫中丞淮海公致身不與碌碌等胸中豈獨五車書數萬甲兵尤炯炯當年一戰全封丘力挽王師在俄頃矧今地望日彌隆兵民柄重身兼秉一封先為歲饑陳再疏尋將天討請南顧主憂方耿耿食肝衣宵還枕丙覽奏若曰往欽哉便宜惟爾不中梗盡返流移起溝瀆賑貸恩推遍鄉井坐令菜色生歡顏潛格天心變災眚共看荒

六堂集卷三

三

政纔朝陳又報戎行已暮整廟謨神筭何其雄轉漕不讓蕭文終肯同肯協紀勳使不撓不沮觀軍容桓桓虎臣作元帥大星一夕墜營中偏裨以下皆失色明公號令如雷風王事多難真孔棘周師六月今三冬兵戎逗遛貴神速有進無退誰敢託有言駐兵諸將者師老財匱罪厥躬軍法從事得專制誅不受命錄有功造攻堂堂親布陣誰左誰右誰先鋒援桴一鼓咸作氣爭先馳上阡絕峯巖厥渠魁搜黨與旬月一掃從巢空已辦脅從解俘縛盡招遁播歸明農功成尺寸不自與振旅人人挾纊同閭閻不覺秋毫犯謁如栗烈回冲融況復貴陽先告警詔令兼制由隣封遣兵通報香爐捷信哉千里能折衝兩軍餉稿

多餘羨歸來更辭飲至宴一時露布手親獻彤弓寵錫金鑾殿古來文武難兼擅詩稱吉甫堪為憲宋家人物誰與儔韓范之餘不多見行看調燮位三台暫借拊循當一面大旱終當作傅霖千今正合稱周翰大常須紀竹帛垂白水隙光差自銜有石不樹燕然碑生祠已謝土人建惟有平南偉績詩萬口三湘歌頌徧

西蜀呂尚功楚州右長史

荆南從種亂天紀泥塗肝腦血如水猖獗頑兇草木昏流毒生靈數千里天兵默有神鬼尸沉幾先物無人知山甫相周稱國老孔明興漢作兵師君不見指揮談笑收全算貪狼突豕無逃竄又不見風雷翁忽

六堂集卷六

四

掌中生頃刻銷燦天地清文武才忠孝烈桓桓部落皆豪傑三軍用命氣橫雲萬馬不嘶看仗節勦賊擒捕掃穴空捷書飛奏大明官勛名今代麒麟閣不說褒公與鄂公

平柳歌有序

武進梁翰河陽州學正

正德十二年丁丑柳苗弗靖事聞上特命大中丞秦公總戎征勦時公以巡撫重任奉命供事肅軍伍明號令運籌決勝雖古老將不是過積年通寇逾月悉平上舒九重之憂下奠三湘之衆功在社稷名在天下自古有豐功茂烈者必形諸歌頌以昭示將來今餘目覩大功之成心荷盛德之久而敢畏默

而不鳴其慶幸之萬一乎謹忘陋稽首而獻頌曰  
赤子盜弄潢池兵荼我國紀破我城依山負壑如虎  
糜蠶茲兇性終莫更罪惡由來已貫盈釜中游魚豈  
久生邊書入奏於大庭九重震怒雷霆轟率師誅  
討任非輕簡命特敕大中丞我公仗鉞以專征兵威  
千里先加聲蕞爾小醜聞其名魂魄已褫心膽驚六  
軍四集勇且精賞罰必信號令明風凜凜兮氣英英  
馬駉駉兮車彭彭光閃爍兮劒戟鏗勢飛揚兮旗  
旄煥旌謀猷審固今孰敢我撓犬豕逃命今無路可  
奔螳螂攘臂今竟亦何能犂庭掃穴今倏爾肅清從  
今救此一方氓無復作孽猶縱橫班師遂命促歸程  
凱歌聲雜鵲鳴鳴遠近父老壺漿迎三農就緒皆服

余英集卷五

五

耕露布飛報到神京  
帝曰嘉哉公功成策勳行  
賞賜賚并恩及偏裨無有爭出將入相公寵榮豈徒  
繪像登麒麟南顧無憂王心寧千秋萬歲歌太平  
平南頌有序

金陵沈寶  
楚府儀賓

惟柳東南鄙溪洞阻絕聯亘五嶺幽曠遐僻草木之  
所蒙翳蛇虺之所結蟠自古逮今未始漸於治化然  
其壤地肥沃火種刀耕歲夏秋禾則再稔人生其間  
曰徭陰很剽悍俗厖習矯孳育繁庶不安故常他日  
偵伺邊防小有懈弛輒出犯疆場劫攘虔劉靡所畏  
懼自近歲始建魁置帥偕有名號蜂屯蟻集相煽  
以變遂剪藍山殘臨武蹂安仁破攸興熾焚公臥室

廬大肆虜掠所過荼毒莫嬰其鋒我氓倉皇爭升水  
濱多致覆溺正德十二年丁丑賊勢益熾將瞰衡潭  
以拓巢穴惟巡撫湖廣都憲鳳山秦公力分宸憂  
思殄民害迺建議征聞于天子既而恭承

上命調兵三萬奉行天罰闔外事宜由公專制時  
嶺南江右兩公亦各祇命合約提師駐于彼界遇  
衝室隘俾賊無出路我戰則克爰以冬十一月進師  
公臨事而懼握機候發仗大順以申號令而士心一  
履重險以事殺伐而賊膽寒遣所部剋期並會推仁  
闡誠招降誘脅刃不妄加困獸猶關越數日公督戰  
益急秣馬蓐食不揚我武爪牙畢力人倍其勇呼聲  
動天賊衆大潰於是移營深入因糧於敵無飢無疲

安楚錄卷八

太

以既厭事疏林垌蕩阮谷草薶禽獮痛斷禍本取其  
渠以爲大戮功既上天子以告于太廟降敕褒  
嘉任公一子世爲右職凡在行者論功陞賚罔有攸  
借是役也鎮守中貴杜公與公共事巡按侍御王公  
寔紀是功以公勳合兵法樂於協贊而公竭忠殫智  
謙以受益用能振薄伐之威成敵愾之美而可垂號  
于無窮也寶世辱通家無能爲役敢在下風作頌以  
獻頌曰

於昭帝德丕冒海隅柳嶺伊阻有徭之居徭何人  
斯歟舌侏僑衣以斑爛短袖長裾萬山劒攢鳥道回  
迂政理靡及俗習尤殊自樹魁帥常懷異圖邊備少  
弛彼因循呼亂之初生下邑創夷毒流太苦人遭剝

盧潭部告急衡戌防虞驟允秦公京此無奉上言小醜請正王誅 帝命征之欽哉汝徂凡茲閩外事從便宜公檄藩臬其能助予監哨董餉無忘簡書迺帥我師迺陟彼岨共武之服弓矢爰先偏後伍陳為魚麗擊鼓其鏜朝戰至瞞公徒如虎賊壘有烏始料其通南東有途鄰兵拒守其何能踰大軍既進旆旆旒旒是致是附吾仁誕孚敵糧露積伊我之資鼠技方窮盡伏且窺熏之灌之智力並施執訊連連振旅以歸重險底平無復崎嶇奏捷于朝 皇情以愉 帝曰臣哉功由汝謀任官一子異數攸推有勞行間陞賚有差公拜稽首臣心不渝 天子萬年數時繹思烈烈武功成於文儒勞而不伐公遜碩膚 帝將

神武崇勳頌有序

西蜀劉武臣 鎮遠府知府

古帝王征伐之勳惟湯武為不可及前元以夷虜作慝域中我 太祖攘去之其征伐與湯武參而其勳當並傳於萬世肆我 太祖以神謀佑啓來裔俾世執其勳四夷震響來庭來同無敢或後永樂初 太宗以北夷不庭自將問罪 宣宗以南夷不同遣將問罪俱克有勳故我 朝南郊行事 三帝王之勳褒揚大樂中者轟轟在聞赫赫在見真可以永配

卷八

七

卷八

八

皇天於無極矣武臣蓋嘗叨職奔之列躬親際之非敢為佞也乃者正德丁丑湖省猥民叛於九峯山等寨擾桂陽等州以至長沙府諸屬縣貴省苗民叛於香爐山等寨擾清平等衛以至思南府諸屬縣湖貴雖鄰省而清平等衛非接壤至桂陽等州則廣江暨湖為三省交會之地先是清平告急 帝命巡撫湖省副都御史秦金與巡撫貴省副都御史鄒文盛合兵討焉金屬左布政使周季鳳擊盡兵餉督以右叅政張天相提兵常德以按察僉事汪玉等領之進壓辰沅境清平虜少却柳桂虜遂大肆殺掠告急加於清平 皇帝曰問兩虜罪當先柳桂而清平亦不可後下兵部議僉曰 陛下必欲大彰天討無踰金者或恐金一身當兩虜以為難已而 皇帝顧廷臣曰荆岳諸點就擒朕降敕旌獎者金得非其人乎對曰然 皇帝曰兩虜不足平矣 命下金乃以兵付天相王副總兵官李瑾叅將洛忠都指揮葉雲許詔陶霖祝鎮等授以節制暨方略俾趨清平金又屬季鳳擊盡柳桂兵餉督以右布政使方璘而調兵趨之璘設策飛輓水陸並進與兵皆如期集金自坐中軍營而分哨於按察副使陳璧僉事顧英王濟左叅議黃質叅將史春都指揮王廷爵李璋王翰等各授以方略且賁以按察副使惲巍俾叅會各哨往來督戰與巡撫兩廣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金巡撫江西副都御史王守仁等刻期進圍九峯山等寨大破之湖省



兵俘獲獲偽王龔福全等并斬首踰三千而覈其實則御史王度天相玉等領兵至清平與貴省兵合刻期進圍香爐山等寨亦大破之湖省兵俘獲偽王阿傍阿肉等并斬首幾三千而覈其實則御史周文光方內無事凱還奏功 皇帝下詔曰我國家以懷夷肇基爾金乃能相我以就茲勳永念克咸宜隆懋賞是用加爾金係一級仍官爾一子錦衣百戶以稱我國家報功之典餘官軍功賞兵部其差議以聞賞典頒訖四省交賀太平武臣伏思之越茲諸醜自底不宥謂金一身兼治兩敵西牽於苗東牽於猺而不知 皇帝神謀妙絕文武人卒承 廟算將天威者復若是乎其神也武臣聞金用 皇帝命誓師一以不殺為主故苗民之伏誅者幾三千而安集之衆至於二三萬猺民之伏誅者踰三千而安集之衆至於四五萬其過無窮之殺而開無窮之生者蓋不可以萬萬計也於乎盛矣湖省諸父老謂省宅諸夷中請爲 神武崇勳頌以威之武臣曰昔唐玄宗父子播越還長安其臣元結尚謂其有盛德大業爲中興頌以侈之今我 君獨奮神斷命一臺臣就此大勳顧武臣無似既從事文學又分在臣子其能已於言哉夫惟莫測而後謂之神惟止殺而後謂之武崇者積而高人之謂 皇帝茲克有勳實神會我 祖宗授受之妙武臣志在以頌爲規故敢效周頌之於饒商頌之捷武爲詩而中以江漢亂章矢文德之意頌本

文苑英華

九

湖省父老請故略三省功獲然舉湖亦自可旁見諸餘非有軒輊也章凡三十有九俟異時觀風者采而致之 闕下宣付太常官褒揚大樂中以奏於 皇天以彰我 君功德之盛以震尊薄海之夷以於我 太祖 太宗 宣宗爲 聖朝四帝王勿使湯武獨擅其休於萬世武臣仍用結三句爲章一韻體但武臣言規結加多間亦有數章通用一韻者獨亂章爲句四蓋志之所到不復能拘惟其暢而已其詩曰

文苑英華

十

皇明天開皇祖神哉湯武重來  
蠻夷爲華環海爲家乾昌坤遐  
昔 文宣朝狄蠻肆驕抗我邦條  
二宗整兵北討南征膽喪魂驚  
旣庭且同偉寶爲寶永矢來供  
苗欲伊何徭欲伊何作矣弘多  
山有香爐苗曰誰圖茲吾後車  
山有九峯徭曰誰攻茲吾前鋒  
狐狸妖昏豺狼噬吞納牖無門  
殺人碎屍崩人碎資生死流離  
血積成川怨積成煙動歲經年  
帝盡寸心曰宣付金 朕知爾深  
爾金撫湖累鐵兇徒茲窮當誅  
爾總 朕師聲罪討之罔俾其滋  
房穴難探爾金獨諳非爾誰堪

往慎爾謀其秘其固為民復讐

爾金臺臣聽爾擇人惟忠惟純

朕憂無辜貪功橫屠爾戒爾徒

金曰 皇仁大造無垠臣奉 絲綸

東奮伐徂西奮伐苗橫絕雄梟

五色翻飛閃閃靈輝千旂萬旂

五金鏗鏘鏘鏘嚴霜千鎗萬鎗

擊鼓擊鼓繼以呼號坤輿動搖

火發箭中天助雄風一燎而空

九峯既摧香燼亦頽餘燼餘灰

血首累垂血肉紛披掛壑淪蹊

元惡計窮匿于薄叢入于牢籠

械送省城狀其罪情獻俘天京

論民勿通通荒爾居歸乎來與

論民勿延延荒爾田耕哉耨焉

我民靡愁我師靡憂云誰之休

匪天神威匪 帝神機其曷臻斯

帝曰師還方內其安賞典其頒

金曰 皇靈神哉不羣曷濟以文

堯舜隆平文思文明德純粹精

帝曰昌言朕濬其源以究義軒

羣臣對揚成曰元良德維其常

洽於萬方進之無疆駿發聲香

於穆於皇達彼穹蒼泰三帝王湯光武光

平南賦

建康沈賁 舉人

緊荆南之峒徃據山水之險巖執種類之可辨寔盤

瓠之所遺戴鬼面以嚮惡掉駛舌而支離若其深藏

遠徙危獲側耕含哺很戾鼓腹彭臍嬉嬉婦子攘攘

穉嬰聚羸蟲之異物與斯人而並生彷彿華胥之治

依稀渾沌之氓此可見邊境之寢兵也其或雖肝竊

發誰諒未已長戟短鋌勁弩毒矢侵凌我疆場攻圍

我城壘戕害我丁夫燒殘我閭里任民社者亦安忍

坐視而不理哉應兵之起蓋有大不得已焉者耳於

惟 皇明九葉凝 命內修外攘 文武神聖德明

德威萬邦以正何蠶茲之不恭敢稱亂而暴橫當丁

丑之孟春值柳桂之大警安仁既蕩而成灰攸輿復

陷而為奔肆求逞于衡潭誕震驚乎湖省維我鳳山

秦公位秉鈞衡職兼撫贊大得江漢之和多具

廟堂之算因建議以平徃願奉 辭而討叛於是

皇帝曰吁乃 命秦公奉行 天誅凡在軍旅恣其

所需羌嘉謨之入告今將偉績之究圖也抑比跡于

伯禹今痛致君于有虞也公式克欽承不遑答處率

衆徂征分方禦侮操乃弓刀執乃旗鼓旣稱干而比

戈亦崇牙而樹羽列笙吹之喧闐輜車之旁午定

賞格于轅門誅羣策于幕府于斯時也營陣如蛇師

徒如虎米粟如山玉帛如土號令如霆馳驟如雨騰

殺氣今隆隆蕭蕭軍容今侯侯爾乃塔危品絕深計綠



安楚錄卷九

啓劄

長沙李東陽大學士

人來備述政務公勤激揚有體湖湘士民之慶亦斯  
文場屋之光也黃鶴樓詩聞去冬尚未到鶴書之遲  
誠有足怪近得手札知不沉浮如山少叅新刻數幅  
亦止見其一二未審曾了得否也使回章草未復對  
客不能多布惟情照萬萬

新都楊廷和大學士

比來連奉教問足見舊愛感感敝縣尹柳觀貴治巴  
陵人每相見亟稱都府之政如擒捕劇賊羅大洪賀  
璋輩惠行汀表消患未萌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走辱

不安楚錄卷九

知愛喜聞之輒以白于左右非佞也率爾上狀不盡  
所欲言伏惟昭亮幸甚

順德梁儲大學士

湖廣地方連年旱潦今歲又值此異常水災使非吾  
執事以誠心懇惻實有以斡旋於上下則固未知攸  
濟之所茲固兒童走卒之所以捫心而知感者也吳  
獻臣平日以忠義自處今聞賑濟命下亮必能星  
言就道以濟時艱吾執事惓惓上請之願庶幾其少  
遂矣餘情未由多布惟以時倍爲國加愛是祝不  
宣

鈴山費宏大學士

春間辱枉顧甚感斯文契誼之厚恨林間岑寂未能

枯藤穿密筍冒風氛而不凝傷他毒而不沮遇魁魁

而不驚離寒凍而不滯直批其亢深入其阻掃巢穴

以無餘燼積聚之莫數破砦柵而弗支奪馬牛其焉

拒渠魁既殲窮寇咸俯骸折兮炊烟血流兮漂鹵紛

原軍兮空傭忽猿號兮高樹於是先聲遠揚仁恩覃

布招彼奔逃繫茲俘虜逆命者殲米格者撫地用井

牧人爲什伍捷音上聞紆憂當寧帝乃誕敷文

德班師振旅三危與居兩階載舞曰迪朕德時乃功

惟叙予惟嘉乃不績咨汝往欽哉惟汝子輔大賚爾

衆士厥施惟薄賞乃世延食邑百戶公謙不伐再拜

興頌曰都帝予何功作耳目肱股黎獻共惟

帝時舉時有史氏謂平南之役有以見帝德之光

不安楚錄卷八

主

輝公功之勞苦百代榮談萬民快親效罔逾于七旬  
事有曠於千古以是而知懲荆舒者作周平先威荆  
蠻者在禹功下乃若賈捐之謬爲建白而棄珠崖馬  
伏波徒示矜誇而立銅柱繼自今紀公之績殆不可  
同年而語也已

安楚錄卷八

少淹從者以盡一日之歡耳遠惟踐任以來全楚之人多被惠澤但恐廟堂之計不肯先一方而後天下則北上之傳匪朝伊夕而湖東釣叟幸再奉笑談於江樓之側矣小詩一首坐無便不能奉上鄉人周全者知城步在趨走之下因附貢焉諸惟亮之不宣

丹徒靳貴 大學士

比承建白地方災傷事宜足見通儒經濟之略如此執事非特吾鄉人物真天下之英才也其間雖有一二事未盡如志然所從者亦多湖南之民其可蘇乎萬萬爲國自愛以俟 寵召餘不一

湘源蔣冕 大學士

六安縣錄卷九

魚苗疏雖留中不出彼必不敢徑行當不禁而自戢矣柳桂賊恐大兵一臨積年兇徒先已遁避鋒刃之下不無玉石俱焚之慮萬冀詳審慎重廣詢博訪庶幾不貽後悔非執事區區安敢以此言進也幸亮之

東萊毛紀 大學士

湖南水患近歲所無非得執事經濟之才斯人奚賴焉凡所論建上皆嘉納之亦足以慰執事愛民之懷矣疊辱手翰多荷使回敬此奉謝勿勿不盡

太原喬宇 吏部尚書

往歲承翰教并佳惠已嘗具緘申謝想徹左右矣卽辰初夏遠寄台候納福德民之政平蠻之功赫赫湖湘間豈直憲度修明而已哉敬慰敬仰宇淺薄謬膺重任惟冀早遂乞休之願庶可以道厥愆爾知已處

故漫及之使者旋謹具扇二柄書二冊少將速懷餘不克備

蕪城石玠 戶部尚書

使來遠辱德音佳疏之示不勝感激且知憂國愛民之念汲汲未遑使列鎮俱如此勞瘁則自可成治矣已俱覆咨施行休翁先生書來甚道鈞候善政及禮遇之厚此固高明垂鑒而生亦與有光也感荷感荷蒙寄涯翁黃鶴樓原倡及佳作白雪陽春更難屬和企羨之下強此輾合成篇錄上惟敘創幸甚

太原王瓊 兵部尚書

六安縣錄卷九

三

迭承翰教備悉雅情弭盜安民惟執事能加之意所以巨盜就擒荷蒙褒獎非偶然也本部通行天下以一以揚執事之賢能一以勵不能者此區區之見也蒙沈老先生書示極稱執事清操公慎地方倚重之意縷縷不置此公清忠直諒博學能文執事肯敬老優賢一加重焉係於風化非淺淺矣冗中呵凍草草惟情鑒不宣

太倉毛澄 吏部左侍郎

水災之重前此罕聞此方之民何幸被此禍也賴有仁人在上極力撫摩死者已矣生者尚可憐也生身之章懇惻之意溢於言表非誠於體國者能然乎廟堂之上雖欲爲正途惜不可得已文中子曰天下皆憂吾安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何足憂執事同文中子之儔也澄故始以執事之深於憂民憂終以批

事之有以自樂者樂也不才於世無纖毫補益顧其  
秋日增有愧於執事多矣使還聊寄此連數日有勞  
苦事執筆如小兒初學書者甚難也惟情充之不宣

秦和羅欽順 吏部侍郎

奉別極久日勤奮仰之懷惟是修敬不時為愧為罪  
伏惟高才清德道以時行荆湖千里之間民無不受  
其賜者忝在年末蒙被光耀多矣指日還 朝弘濟  
四海實惟區區之深望焉欽順無似方圖引退而乃  
濫獲轉遷殊用兢惕惟高明篤誼有以教之俾不至  
為同年之玷幸甚草草伏惟照察不備

冉涇邵寶 戶部左侍郎

安遠錄卷九

家僮還自鄂渚領手教并夢歸佳作且聞親瞻風采  
慰籍深至平生契誼於是乎見之矣執事功在南服  
為吾道出色所謂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者寶雖山  
林之下為公歛衽者多矣今之時何時哉 廟堂之  
高江湖之遠山林之僻其憂危等耳老母春來衰病  
日侵寶也不肖無能為力惟惴惴日夕而已餘非所  
敢聞也毛侍御風采振聳得巡按體實與有光焉相  
見煩為我致倦倦也東山祭巾聞為黎典實所率致  
乃勞執事補其闕略感感係司徒感厚愛託為代謝  
餘惟為天下愛重謹狀不宣

古雄侯觀 戶部侍郎

仰聞忽承手劄見示足感眷顧至情竊惟湖南年來  
邠桂之夷寇已掃盡江上之賊又皆就擒地方軍民

得以安土樂業厥功不小非有雄才大略過人達其  
者時克爾邪欽羨欽羨使旋勿勿言不盡意餘情照  
不具

任丘鄭宗仁 戶部侍郎

久違光霽恒切瞻仰適者兩辱台翰披閱如遂晤言  
感荷無已遠聞臺綱振肅上下凜然且地方之事連  
章累疏剴切事宜計處周悉足見經濟宏猷誠地方  
之幸也部中悉為計處而行使回忽忽謹此奉復兼  
致遠意未聞惟萬萬加愛不宣

熊峯石珪 禮部右侍郎

安遠錄卷九

累辱書教仰知為 國為民憂勤備至赤子性命幸  
有所託區區賑濟以今日言之頗難於前帑藏空虛  
無所發名器狼籍已甚執事者又憚於開端則將如  
之何所恃者 上有恤民之心百姓死不敢為亂耳  
頃年各處往往以捷殺為功上下利之此大傷元氣  
而受賞者方有喜色如此不已恐將來不可救更有  
難於今日者矣此則大人君子之責亦僕之所欲告  
於知己者也偶冗不及備論伏惟體察不宣

華亭顧清 禮部侍郎

清頓首屢聞建白皆根本要論雖以此獲咎固無憾  
矣惟不替此心生民之幸也舍親彭器在江夏極荷  
垂盼茲以公事還取附此申謝舍親將滿考凡百幸  
布終惠是望獨腹疾疲困作字草率不罪

新都楊廷儀 兵部侍郎

比得手書甚感慰地方事處置得宜平靖之功澤在  
軍民晉溪老先生甚是珍重昨見來文鎮守者亦能  
相體又見老先生高材盛德之所及也使旋草此奉  
布冬寒千萬珍重以膺 寵命幸甚

東平王憲 兵部侍郎

屢辱書教感刻感刻竊惟柳桂稍賊為害年久幸賴  
執事督勵將士親冒矢石兵威四臨元惡授首餘黨  
悉擒捷音 命下朝野歡騰地方不勝慶幸部司論  
功上請 恩德隆重有加往昔此遭際 明時出常  
格萬萬也生值斯時亦與有光便中通具以聞

東沂陳玉 兵部右侍郎

柳桂事每每掛懷忽聞報至甚慰可勝論耶數年間  
此方人可安生矣因念督調之勞憂煩之苦千係之  
重俱可想見也 綸言崇報僉論稱宜生輩乃沾波  
潤愧哉使回聊此具復勿鄙忱不盡惟高明亮之  
不具

六

六

鄱陽胡詔 刑部侍郎

生不敢奉問于下執事久矣而傾仰西曹道愛之舊  
豈勝遠懷近聞江右大逆先聲九江臨逼蕲黃之地  
得吾執事首為上流之防以嚴天塹之險卒成奇功  
用綿 昌祚拱聽論功之慙以隆 日拜之階繼惟  
賢郎高捷京闈紹承家學之懿士論籍籍傳為美談  
恭辱愛餘慶慰何量生苟延如昨更無足為知已道  
六臨草草草伏乞台照不宣

安成趙璜 工部右侍郎

思仰中忽承教翰慰荷如何恭喜撫巡以來賢勞茂  
著救荒則溥實惠靖寇則收全功此尤斯文知己之  
光生適以督運大木公出無可為賀所恃平日道義  
之交固在情不在物也文煥先生清苦中外所知今  
齋志以歿公卿甚惜之 恤典必厚代之者想在吳  
公居多忝旋謹此奉賀餘惟為 國自玉不具

內江李充嗣 都御史

充嗣居臨清時累承規誨轉官嶺南懷念德誼未嘗  
去心久稽裁謝者以滇絕域不得良便故也遠仗雲  
底忽有今除睽言思之實出望外可愧可愧充嗣以  
疾作不能就道尚淹於滬已具疏乞休前途得

七

七

旨即南還矣側聞執事下車銳有興革一轉移間風  
采頓異如廣儲蓄修武備懲吏奸三者皆湖藩今日  
之要務也雖然此三者非特湖藩今日之要務也天  
下今日之要務也今時則當傳以為他藩之法異時  
入相推而行之太平可冀矣以充嗣私窺之要皆自  
執事學術中來而充嗣故叨願愛下之人也為之喜  
極力疾一言幸鑒感感不宣

郴州何孟春 都御史

往歲人回具啓附問柳桂兵捷竊計唾手有期入春  
果見露布之至 聖書優勞勞勞生輝煌 恩典  
實前此數十年中不能一二再見者也欽羨欽羨去  
手復命謹此敘意展下春深惟望為 國自愛以膺

鈞軸之 召不宣

巴陵顏頤壽 都御史

屢荷教音感佩殊甚恭審憲體清肅威惠並著巨寇之除一方藉以安枕執事之功偉矣蓋此寇兇橫積惡已非一日生知之不敢言言之不能制之則奇禍至矣竊恐往歲江右西蜀之事又將見於吾省茲乃一旦消之於未形兵不勞而民不擾非神謀英斷出於尋常萬萬諒不及此也 朝紳聞之咸喜而本兵喜尤甚焉則茲旌勞之典賞不足償其勞也慰怵慰忭聞又有撫夷之行近傳夷情已聽撫咸謂撫之為上策也誰生厲階一至於此亮察亮察使還迫甚不克悉所欲言隆寒惟為 國珍重不宣

安楚錄卷九

公安鄒文盛 都御史

共惟台候納祐造福湖湘當此征斂繁劇之際災盜饑饉之秋得仁人長者為之周防保愛故楚人恃之以免於溝壑歌頌之聲傳播邊徼况荆衡之域耶仰企仰企生以駕駘之資承茲凋敝之後官無可託民無可使財無可用徬徨勞悴計無一施先年倉庫之蓄各假征苗耗費至於凱口之征則掃盡矣清平之役欲待桑榆之功以掩東隅之失指望外之物為必有之資失之太易以致置之甚難今欲撫則賊情反側欲剿則糧餉空虛延謀集議皆云必欲萬全姑宜分兵防禦且守且撫以俟儲備舍此更無長策如撫可成即當馳報會本題知若其執迷必待糧有次第

方敢議諸兵二端之外絕無欺隱其詳已具先後來文私憂過慮惟欲少圖地方之安至於軍功則非所敢知也幸照察荷甚

沂州王璟 都御史

緬憶老先生在齊魯無暇水鑑有脚陽春迄今四民尚慕善政餘澤淪肌浹髓邇者來自湖大夫士萬口一詞稱頌執事為 國為民良籌嘉策晉澤誕敷黔首蒙惠將來柱石 巖廊霖雨霖區不十可知矣走景過桑榆鐘鳴漏盡憂疏乞休不蒙 聖皇放退苦人情遲殆若魚之飲水冷暖自知茲因人便漫布衷襟不宣

安楚錄卷九

姚江孫燧 都御史

恭聞大兵所至克捷渠魁授首黨類不遺三省之民從此皆獲更生矣自非執事經畫指示倡義興師何以有此生等與從執戈之後亦得以附驥尾而希末光其為欣幸如何可言阻遠無由趨賀薄具菲儀用將微忱屬有行役具啓欠莊伏惟鑒納榮幸榮幸

嘉魚吳廷舉 都御史

廷舉拜啓承臘月望日二十日閏月二日三示手書再拜領教外辱饋食亦領恩矣賢勞大夫而顧念輕肥介使慮何遠哉仰惟節下提兵深入得雋成功以報楚粵士民千百家深怨一勞永逸一范群驚儒者遭時有為其効如此廷舉此月七日入省濟荒無術殊愧素食俟公回帳必多書後之策容一一面請也

人去便草草附謝不宣

餘姚王守仁 都御史

昨者貴省土兵以擲桂不靖之故千里遠涉生與有地方之責而不獲少致慰勞之意缺然若有飲焉故薄具牛酒之犒聊以輸此心焉爾乃蒙厚賜遠頒片及從征官錫登拜之餘感愧何已喜聞大兵之出所向克捷渠魁授首黨類無遺茲實地方之慶生亦自此得免於覆餗之戮矣欣幸旬日後敬當專人往謝并申賀私使還冗中草草先布下悃伏惟尊照不具

崑山顧鼎臣 翰林學士

湖襄大藩為天下胸腹而師旅鐵鉞頻仍告困向非

文經武略如執事者為之旬宣填撫寧不歷九重南顧之憂也至若勛烈之際十倍它所而不務為張皇欺罔以私已地方此古人忠誠謀國之盛節非淺薄鄙陋之士所能窺也敬仰敬仰南中薦紳來詢知台履多福殊為蒼生慶幸不獨鄉井之故私心自忖而已鼎臣竊祿懷慙無可為執事道茲以公差人便謹具短啓附上用代參晤惟鈞照不宣

弋陽汪俊 翰林學士

領教荷不棄感愧感愧伏承起居多福平南之績赫然聞于中朝宏材偉識其所樹立固當過人若孫年兄之在吾江右與執事相望皆以盤錯見別著功業糾九重南顧之憂其為同年之光斯文之重可勝

道哉欣忭無量若區區輩真竊祿耳文王年兄作平南偉績卷將以述盛德而揚休光誠宜執筆率先顧題大才弱尚未能請教也勿勿奉復殊不盡欲言希照察之幸幸

莆田黃澗 南京翰林學士

恭聞修攘並舉方岳凜然海內推重早晚當內徵也俟賀侯賀生備員南都了前件而已無足為故人道也已於三月二十五日到任因便敬告有來南者無惜教音幸幸小書香怕伯緘乞留納是禱

光山王相 監察御史

近者承差趙琮來辱賜教刺捧誦之餘益深勤企恭惟臺下運謀決策擒剿盜平遠苗而全楚之民得以

安堵者臺下莫大之賜也功在天下名重一時韓范

士

事業豈容專美于昔哉願賀願賀相無似承乏山東之行才力淺薄恐不勝任深自憂報三月望後離都下四月初旬期到地方知我者必有以愛我教我也千萬千萬仵還謹此奉啓用仰仰忱餘冀道體加愛以為 國為民不宣

澧州李如圭 監察御史

奉違清誨倏忽踰年有稽裁問負罪奚遑每聆善政澤民未嘗不斂衽敬慕也近日分委兩司重臣督率土兵恩威並施深為得策此固臺下愛民之盛心而高才遠識有非尋常之所能及者慶幸慶幸行將入廟堂霖雨天下矣茲因使便謹此申問伏冀鑒

照幸甚

永興李永敷 兵部郎中

昨承台翰鄙作辱過獎益增厚顏地方事重煩執事坐籌渠魁黨與擒剪無遺邇民從此可千百載奠枕矣豈但數年而已哉豐功偉績當與山川同悠久也何日可忘第無地可圖報耳生以服拘不獲趨展慶私拙作二章敢併奉覽非恃愛末不敢僭易至此統希鈞照不宣

四明張邦奇 提學副使

恭惟臺下才高海內心切 君民出謀於衆所必避之時用力於人所不知之地適者柳程扇亂勢如焚溺維彌之師不可復緩人所易知而水潦荏臻之餘

西 卷九

主

公私匱竭方是時也而興大衆以還征固常情之所必不敢爲也故曰出謀於衆所必避功既成矣人知其成之易而不知所以爲之之難蓋十倍於平時不啻也且衝冒煙嵐驅馳嶺坂矢石之間憂勞萬狀餐寢或廢居不遑凡六七踰月于此矣功既成矣頌聲作矣而猶遲遲振旅務欲盡殄其根株以爲數十年之計此又豈與人智慮之所及而亦孰識其微哉故曰用力於所不知始也排羣議以興師終則恤羣謀而濟事綜理經畫事集而民不知所謂以萬全之策收不世之功也今聞班師有日村巷巷黔咸知歡慶矧屬下奉教令于茲有年寧獨無民生之念哉欣忭宜如何也誠欲從三司後迎馬足之清塵而

觀太平之盛事但以湖南地里西極辰沅東至郴桂中間繚遶偏方往復道路將以萬計恐天時漸熱車徒不便輒於正月二十有七自省城南行將趨元靖等處伏念臺下遠處邊方勤勞日久不及瞻望台顏奉承約束翹企之餘兢惶無地且西蔡功成而中書之命隨下則歸 闕有日而瞻見之期益遠臨楮無任戰悚瞻慕之至

餘姚陸相 長沙知府

敬惟臺下奉 命征苗矢心報 國師同時雨曾何鋒刃之橫罹令若雷霆豈彼鯨鯢之足翦破平巢穴掃蕩妖氛追漢馬伏波之平蠻陋唐裴晉國之擒蔡數十年跳梁之寇殲其渠魁于百里汙染之疆轉爲

西 卷九

主

樂土聲厥不臣之罪失其負固之謀凱奏天山尚留神於保障地連雲海又銳意以經營澤溥湘流功高衡嶽此皆由臺下神算足以測萌情赤心足以置人腹之所致也即日奏捷 明宮獻俘 太廟懽濃宸極褒膺九錫之 洪恩名勒旂常光照萬年之青史相官末屬躬親華勳喜瘴癘之消除率生靈而鼓舞未由叩賀先此問安相不勝戰慄懼懼之至

宏楚 卷九



安楚錄卷十

附錄封丘遺事

河南左叅政秦公生祠集序

廬陵陳鳳梧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生祠非古也後世以義起者也古者尚封建侯有定國官有定守故居位者有勲德於民民終身得瞻仰之若父母然生固無待於祠矣後世罷侯置守郡邑藩臬守土之臣往往朝遷暮改更代不常民懷其德者無以致其瞻仰之私此生祠之所由建焉故曰以義起者也有勲德於民者莫大於禦災捍患而災患之大者莫甚於攻城殺人之寇至於千百為群奔流天下則災患之尤大者也正德辛未巨寇起畿內遂煽及山之東西河之南北攻城屠邑肆行無忌虐酷蔽空海內震恐軍師暨守令冒敵而死棄城而逃者率什之七八上厯

宸慮屢遣文武大臣督勦之時吾友無錫鳳山秦公國聲以汴藩左叅政分守大梁重以地方之寄迺巡郡邑繕城隍詰戎兵峙糧餉以安民心以伺賊警輅車往來日無停軌夏四月巨寇自山東奄至距封丘僅百餘里時公方在延津亟以蠟書白巡撫留宋叅將守封丘公亦單騎而往延津父老遮道固留公麾之直趨封丘吏民出迎爭欲擁公宵遁公不可衆伏哭弗起公奮曰

吾足一移則無封丘無封丘則無汴城矣吾與若等誼與城同存亡敢有異議者斬之遂分部民兵嚴陣以待頃之賊距城僅十里公促宋叅將逆戰以民兵尾之宋率輕騎衝其中堅賊衆大敗斬首俘獲者不可勝數公入營大犒諸軍仍遣乘勝追之賊遂遠遁封丘老稚舉首相慶以為更生咸曰我公之功也其曷敢忘捷音至汴撫巡欲議其功公遜避不敢當明年公遷山東布政使封丘之民以瞻仰無所迺立生祠於學宮之旁歲以誕辰祝公壽祉四方士夫聞其事者形諸著作以揄揚盛美若碑若記若賦若詩凡若干篇彙成一帙題曰秦公生祠集予惟

廬陵陳鳳梧

二

公以名進士起家戶曹荐陟憲副督學汴藩文學政事已名動一時暨由方伯擢御史中丞今巡撫湖南威惠並流尤膾炙人口是封丘一役特叅藩之政績耳尚能感人若此他日晉廟堂秉鈞軸霖雨蒼生弘濟艱難其豐功盛德當勒金石而彼絃歌蓋不言可知也鳳梧序公為道義交敬采與人之誦偕為序之蓋將近公於遠大云

河南左叅政秦公生祠記

麻城曾大有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聖王建萬國以親諸侯凡岳牧之臣於君為屏於民為師帥勢分雖殊而安危相繫其勸民



也有禦災捍患之仁則其得民也有存愛去思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正德辛未草寇劉六劉七崛起霸州與其黨齊彥明楊虎輩橫行畿甸而旁午於山東河南荼毒生靈涸汗良輿遠邇騷動春二月賊騎數百突至延津縱火焚縣樓勢益猖獗民無鬪志人自危之夏四月赤嶺劉翔自陳橋鎮西上警嚴敵野封丘有剝牀之漸河南布政司分守叅政無錫秦公力以爲已任挈舟北渡亟至封丘則主簿賈泉孑然孤立保障無具井邑可屠爰爰乎其殆哉公乃申法令繕軍器募壯勇固保甲飛芻輓粟於鄰疆堅壁清野四境戒嚴時有宋叅將者以

驍勇稱奉

卷之六

三

命計賊傳檄已過延津將渡河而南公邀之弗果來復以忠義激之始移兵至賊火已舉於城東之三里公與叅將協謀決策誓師振旅而以鄉兵援之公自登陴桴鼓以作士氣俄頃遇賊于前脚村我武維揚再戰再捷逐北五十里斬獲甚衆公曰烏合之徒可以殲之前禽之逸無幾矣奔踣者蓋要擊之由是生擒孟林等二十餘賊奪回婦女馬牛數百計獻俘訊馘饒饒載路瘡痍之民稍得安性公復論功盼賞訓練精明邑令張守繼至受成於公戰守有備賊三至三却民無恙矣平寧之後闔邑耆稚扶携相慶感公

之再造而不能以忘報乃以生祠請於令令曰茲義舉也關地於泮宮之右斤木於鄒林之野邪許之聲不令而集建祠四楹鐘鼓考之歲時壽祝終矢弗諼庠生高雲漢以張守之命屬予爲記夫君子匡濟素養於平時而勲烈每成於事變方厲寇鴟張人心洶洶百里之命危如累卵而公乃能周旋捍禦以成康濟之功非胸中有甲兵者其能然乎至若虎將提兵赴幾響應則公之忠誠有孚外比於賢從之吉也否則猜忌自用而詆訑然曰吾有完畫矣奚必因人以成事若是者適足以愆事而已公之役志匪躬宣勞屏翰與民立命而天下莫與爭功與人立

卷之六

四

功而天下莫與爭能可謂盛德事也已宜封丘之人義公之仁而生祠之公之勲名駿發且方興而未艾也公名金字國聲別號鳳山起家進士數歷中外今轉遷山東右布政使而斯民去思若是利澤之入人者深矣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他日旌旂常勒鐘鼎當益信於斯祠之創始以癸酉冬末落成於明年甲戌夏五月秋七月朔日記

生祠碑

西蜀劉武臣

君子壽天下之務至於兵類皆難之乃若舉偏師以加勅敵焉又其難之難者也矣而斯濟機

事乎必也之其先而正焉爾之其後而固焉爾  
蓋先之不正則聞敵而怯怯則有走而已矣後  
之不固則見敵而潰潰則有敗而已矣是故正  
之乎其兌者忠也固之乎其後者才也忠以正  
其先才以固其後機事濟矣夫然後大有功焉  
此易之師貞所以為君子行師之律令也易之  
師曰師貞丈人吉無咎象曰貞者正也釋之者  
曰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可以  
得吉而無咎老成之人必名世之通儒矣於乎  
儒者博學而多術兵亦吾儒之術也非夫人其  
孰克勝斯哉河南左叅政秦公早歲以儒者行  
業聞由甲科歷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吏禮兩

安楚錄卷下

五

部謂公行業宜總風教交薦於

朝出為河南按察副使董學政用陶鑄士類功晉  
前秩正德辛未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鄧庠屬  
公分守大梁道先是巨盜劉六等起畿內流劫  
山東時孽瑾虐焰之餘軍疲民困賊緣此蕩然  
長驅恣意屠戮郡縣力不能支至有開門延敵  
者遂蔓延河北頃之渡河而南破郾城進薄信  
陽都指揮馬振戰不克死之賊席勝而驕所過  
俱被蹂躪兩河煙塵障天遠近騷動鄧以聞  
上命參將宋振率師禦之以戶部郎中董旭督軍餉  
四月公往延津閱戎務且訓賊情得謀者言劉  
六等黨盜魁楊虎者自山東敗走分道掠魚臺

金鄉而西公急以蠟書白鄧謀隄備董遂公赴  
省城壁畫軍餉會暴風作河不可渡乃止于家  
店宿焉明旦公聞宋將至遂辭童逆之五里許  
忽報賊已踰曹縣距封丘僅百餘里公憂甚忽  
自念曰虜之衆勞而宋之衆逸況虜驕而吾慎  
此勝負之機也吾得宋為用破之必矣復以蠟  
書白鄧留宋既而宋至延津公留之宋不可曰  
吾奉

安楚錄卷下

六

命討劉六等非為虎也徑帥師趨省城以聽於鄧公  
恚曰封丘逼近省城此地其可棄哉遂單騎趨  
封丘延津父老遮道留曰賊至矣公將焉往公  
麾之策馬直趨封丘士民聞公來皆出逐擁主  
簿賈泉訓導陳傑等而前泣跪道左曰賊勢孔  
熾宜速遁以避其鋒我等夙荷公德請給驅役  
公聲大義折之衆伏地慟哭不肯起公曰吾足  
一移則無封丘矣爾曹奈何導我以非義乎立  
呼民兵分部以待鄧既又用公言留宋使駐師  
封丘公喜曰鄧公毋亦遙見機事乎哉往視宋  
有頃盜奄至劉脚村距城僅十里聞者皆震恐  
獨公神色自若徐促宋逆戰宋上馬公抗手曰  
此行自有應援者君其銳然先之遂親督民兵  
尾其後宋固力戰率輕騎衝其中堅賊衆大敗  
斬首若干級俘獲若干人公即營中犒諸軍賊  
收餘衆退保腦裏村明旦圍陳橋鎮昨鄧已遣

都指揮趙玉率師千人居守玉不虞賊遽來倉皇無備士卒皆束手就戮居民死者相枕玉僅以身免日中宋援師至前後數十合乃賊解圍去宋乘勝逐北斬首俘獲復倍於初比還封丘漏下二鼓矣諜者言賊屯黃陵岡謀復離公復促宋追至大名之長垣山東叅將李瑾知公謀成喜曰會須共殲此虜帥師千人倍道來策應追至滑縣境乃方接大雨如注弓矢膠液賊遂引去宋休兵長垣李亦引兵來封丘士民望見旗幟以爲賊果復讎男女哭聲震天公登城諦視則發笑曰此我軍也分遣人曉之乃收淚相慶以爲更生捷音至省城鄧大悅且命有司飭

完楚錄

迎勞具公聞之不敢當乃之傍郡邑料理隄備事既竣而還諸寮案稱賀公曰將卒之功也某何與焉論者嘉其不伐明年公遷山東右布政使封丘士民合詞言曰曩昔微秦公我輩皆魚肉矣乃立祠於學宮之西肖像其中事之歲以公生辰封牲醢酒爲壽額天祝公多祐焉祠成且久士民言於左布政使童公世奇謀樹碑以垂永世世奇公謂予嘗從事於文乃遣僮走千餘里來求子文之惟兵家之要勇與謀而已矣忠不足則不能勇故勇者忠之發忠之發也其勇雖千萬人而必往孔子之語曾子者是已才不足則不能謀故謀者才之發才之發也其謀

雖百千戰而必勝孔子之語子路者是已不勇而謀欲集細事且不可而況於兵乎公名世之通儒也兵家之說閑於胸中矣封丘之役以公當之信如易所謂大人矣乎是役也易之能以衆正公有之易之出師以律公有之易之在師中吉公有之故延津沐以危言而欲留封丘誘以甘言而欲避公皆不爲動者可知公之勇矣宋叅將踰河南而往李叅將越山東而來公皆得其死力者可知公之謀矣勇而謀正而固可知公所以全封丘矣然當時之人皆知公之全封丘而未必知其全省城或知公之全省城而未必知批他方群盜之吭鼓我軍萬衆之威使

完楚錄

本

劉六等以次伏誅者皆緣公此一舉也雖然此偏師也公分守大梁猝遇機事而權宜濟焉者也當是時也脫有人言之於

上假河南全師而操縱之則諸盜魁不煩歲月皆在檻車中矣奈何公功成不居痛爲掩覆而人鮮能知之雖能知之而亦鮮能言之也厥後群盜雖亦衰息而玩愒滋久百餘年來休養生聚者舉皆凋耗迄今尚未還舊於乎豈非生人之厄歟祭法云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封丘士民異時不容不祀公矣惟其志切於圖報故不能退公之身後而於公之生前此祠之所由作也公行其晉保衡乘機要運徽猷樹偉烈以勸相我

高皇光宅天下萬億年無疆之休

天子方將寵錫華額以褒揚之矣以予文為哉而世

奇公用意乃爾蓋以俟夫壽天下之務者考焉

而亦因以成封丘士民之志也公名金字國聲

別號鳳山無錫人山東布政使自右而左乃晉

右副都御史今巡撫湖廣其績緒非涉封丘者

不附見云予既述此還世奇公復中之韻語俾

士民有事於祠者歌焉其詞曰

天命高皇握赤符乘龍陟降清九區霎時蕩滌腥羶

汗

乾德融朗揚華腴寶祚永永幽明扶何物敢爾為榛

蕪劉六楊虎等賊俘鼓倡兇黨爭吞屠郡縣殘縣

破毒亦痛越曾窺梁安所圖危哉封丘牀刺膚

士民慟哭聞天衢

高皇赫怒臨十樞曰茲草竊于天誅吾有蓋臣聊試

需摧爾位爾憐朽枯鳳山泰公名世儒蓋臣之

倖倖大夫謀勇兼濟誰則踰萬眾翁闢談笑呼

兵機徂處天機徂神乎神乎焉可誣猛將精卒

何魁殊堂堂殺氣雷霆驅群虜自悔渠渠幸肯

將肝膽供鎖鉄煙飛霧走淪土塗冥頑乃知

天姓朱封丘成威成于清風依舊搖桑榆嗟公有

功渾若無掩覆曾不留錙銖俄而

天寵來神都星帽望望山東途士民愿歎無地輸作

祠夫千宮牆隅中庭高擁花甍能儼然揮長戟

碧梧香燈瑞靄相紫紆歲時老稚紛踰趨宇蔬

滿案酒滿詭心事稽首勤披敷願公作相畢傳

徒追踪兩相陳許謨隆我主道齊唐虞法宮深

處時都俞玄化銷盡金鑠姑

高皇寶祚天壤俱

重建鳳山泰公生祠碑記

江陰張袞監察御史

嘉靖丙戌秋七月前河南左叅政今戶部尚書

鳳山泰公生祠成公名金字國聲常州之無錫

人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故號云祠在封丘縣學

宮之傍由櫺星門而入西折五步則祠在焉門

東向後爲堂四檻中奉先生之像寔丘民昔所

自建出廟門東望三里則公提戈斬級處也縣

令龔君治茲復增大之前亭後寢規制宏敞後

于舊觀矣君子曰禮也當

武廟之初小人繼續用政天下日入于敝歲辛未劉

齊寇發聲搖畿輔遠近傳聞居師震恐莫知爲

命中州之地數千里環州縣而治者以百計賊

鋒所過焚廬舍殺長吏馳突齊魯傲然不復知

有東吳矣是歲之春二月遄攻延津兵火大舉

先生度封丘必不免也匹馬來救登陴大呼誓

與城俱晨夜展畫計軍實倡死力而中微之以

禦危急曰有吾在爾無恙也爾民不用吾命者

死于是民知感奮肆有闢心會宋叅將某出師

河北先生移檄分兵果得強弓數百佐吾吏士  
詰朝出擊倒脚之野生擒渠魁二十有奇由是  
賊徒宵遁不敢直窺封丘孤城賴以獨完先生  
書生也杖劍一呼生全萬戶雖虎臣謀將之所  
不能若干以知儒者之學果適於用而繫鍵鈐  
桯非二道也先生既去河南之十有五年入佐  
天子歷禮兵戶三部尚書去民日益遠民之思之猶  
參政時也是豈可以強而得之哉縣學諸生以  
令之命謁行臺請余文之以識祠成之歲月余  
觀是役也有三善焉恩懋茲士民不能忘又從  
而俎豆之是故得祭法有功則祀之義祠不他  
度必於學官以風示先生之道是故得詩人獻  
賦之意伐木為材程民之力而民不告病時不  
書勞若魯僖公修泮復閼之為者是故得春秋  
為教之指具是三善而恃此以觀人心百世可  
知也予乃復進諸生以告之曰爾民不忘先生  
之恩謂其救汝之死也爾士嘗聞先生提學于  
茲尊孔孟黜百家以端本範俗為賢至今梁之  
士出先生之門者號多賢人君子而大道賴以  
不顯則夫保爾之身與淑爾之性其恩之大小  
宜何如也諸生皆頓首謝曰命之矣永不忘於  
孔氏之庭

重建大司徒秦公封丘生祠碑文

吳郡徐縉 翰林學士

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而王制亦有受成於學  
之文反則釋奠于學以訊讖告詩泮水曰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是也前河南左叅政今戶部尚  
書鳳山秦公哀兵鞠旅與劇賊還嘖登之封丘  
以奠洛師在封丘宜有廟祀宜在學宮左右先  
是丘民感慕功德創祠繪像以奉丞嘗久矣龔  
君來尹茲邑復謀所以廓而大之門庭堂寢百  
用具修巡按監察御史張君補之請縉文其事  
於碑以示永久在

武廟初開暨專恣濁亂煽虐流毒海內群盜竊發霸  
州人劉齊等招集亡命斬竿揭木出入齊魯間  
有楊虎者為之爪牙所過隳突殘破城邑賊殺

長吏燔燒判別流血成川積屍為丘兩河南北  
悉被蹂躪不復能制遠近騷擾撼搖繼輔鉦鼓  
之聲震動數千里已而長驅京洛攻延津逼封  
丘公時左叅藩司率先捍禦群議洵謂宜宵  
遁以避其鋒公曰封丘捍蔽省城吾當與之生  
死耳獨策馬登陴急選車徒鍛矛矢中盡曹伍  
訓厲勇敢為抗守之狀則又移書臺臣陳說利  
害要駐關帥合謀勦力相與目鋒鋒要矢石擊  
賊於剴脚之野一鼓而殲其渠魁俘其囚虜復  
追至長垣捷奏

天子由是賊徒駭散奔伏他郡勢衰沮不復振逾月  
而竄於狼山卒以蕩平噫祭法所謂能捍大患

者非公其孰人哉當賊勢方劇郡縣披靡孤鼠  
進退莫敢枝梧至有迎降納款者遂使草莽逆  
豎橫行六州無辜之民備受慘毒

當寧肝食張皇邊戍僅乃克之向使典領方面宰制  
郡邑得如公者分據盤錯其間式遏亂略懲之  
於始蓋不待狼山而後息肩矣公之功於是為  
大廟食之奠與國咸休可也乃紀之以告來者  
詞曰

武廟嗣服昊天降疵君側弗靖寺人蔽之攘竊威福  
濁亂綱紀高下臆決僭倖

天子注刑峻罰動觸機罟神痾瘵頤階禍賈怒額額  
群兇嘯聚驛騷封豕獫狁淵藪逋逃隳突齊魯

卷之三

三

憑陵河華吞噬咆哮長驅中夏屍丘血渠殘破  
邑居焚掠剝炙蕩為丘墟畿甸震驚宛洛感骨  
窺我延津得之訓諜顯允司徒參藩于梁秉鉞  
塞帷陳其彼倡倬彼封丘洛邑之屏扼其吭咽  
捍我要領我綴我戈我服我矢王事孔棘示以  
必死群譁弗臧神機潛握遮留閭帥相為掎角  
虎臣桓桓蛇矛如湍執訊獲醜截腦裂肝奔潰  
顛踣鹿駭狼竄大憝肅清緩章有聚迺遏止  
梁有厚喜家室謳吟荷鋤負耒梁有城隍維公  
殿之爾耕爾蠶維公晏之以削以築爰卜斯食  
於樂泮水作廟翼翼醴醑殷爛坎坎擊鼓稽首  
拜舞願言多祜考茲新官丹腹攸崇史臣勒辭

以紀肅公

讀生祠碑詩

用商隱韻  
淮西碑韻

江夏劉綬舉人

鳳山破賊雄武姿手挽落日竟和義貞蒼作碑  
古文字每讀使我心孔夷往年群盜起河北空  
有將帥如熊羆一朝封丘危且亟無人白羽效  
一麾公乘單騎奮不顧誓以忠義天扶持身為  
長城扞宗社手把寸挺堅旌旗更招兩帥來擒  
角經綸舒卷雷雨隨人心效順賊膽破坐我堂  
上驅虎豹奪回輜重苦難算斬馘澤蕉量不訾  
馬前壺漿父老拜少佇聽我父老詞將官怕死  
武不競此事乃出儒者為戰而死綏官死職道

卷之三

四

曠幾見欽攸司肘後金印大如斗腰下長劍高  
拄頤肥肉大酒時往饋醉吐茵褥多淋漓誰能  
向賊發一矢我欲置汝陳于詩小民無路  
君門遠安得此語聞天墀時來空山打巨石萬丈磨  
出嶢天碑載跋蟲鼠壓厚壤冒首屈曲蟠雙螭  
大書公功垂不朽歲時報享仲吾私得全首領  
保妻子千載一日思公治綠蕉丹荔進堂下菲  
薄少鑒吾肝脾兒童歌舞廟史祝迎送但可歌  
此辭方今

天子建皇極敷錫海宇同泰熙淮西之功韓老筆禁  
林清署威能迫公功不賞賞將士勞在手足分  
爾祇碑陰待我書一語豈弟君子邦家基

封丘生祠賦

永興李永敷

都憲公鳳山泰先生任河南大叅時適流賊煽亂窮兇鞠頑所過蹂躪勢且逼封丘公營壘犄軍冒險却賊城賴以完封人圖報公之亟也建生祠以饗之頃者大征峒獍公提兵來柳予竊慶吾人之永逸將賴公如封人矣因閱劉宜賓祠碑遂賦其事非但以廣封人之愛而預以著予柳人之感詞荒意澀有弗計云辭曰

茲惟柳桂惡稔山夷憂厯當道大集征師鶴峯子棲雲岩谷掃軌柴扉念戎事之孔艱方孤坐而顰眉客有叩門而過者曰子知之乎今之輩

宋史錄

五

師爾土之中丞卽昔之退賊封丘之大叅籌邊才雄許

國心丹何謀弗成何亂弗戢子試我聽我爲子談歲重光之協洽兮妖星耀乎天狼逆瑾旣伏乎斧質兮餘拊敢於跳踉擁強弓與利刃兮直越魯以窺梁衆蠱屯而蟻結兮勢豕突而鷗張指封丘之孤城兮似不煩於交鋒分羽書以馳驅今事岌岌乎其恐悚渺四顧而援絕兮道寥寥乎其絕踵孰閉帷以定計兮孰臨陣而賈勇黑山爲之震撼兮黃池爲之洶湧民竄伏而無所兮紛待縛而手拱屬秦公之簡戎兮方駐節乎延津軫民患之孔棘兮奮將不顧厥身麾父老

之遮留今策單騎以邁錄駭群議其嘒嘒兮胡此鋒之可嬰聲大義以痛折兮吾不返乎茲輪恢戰守之機智兮仗志慮之忠純俄而宋帥被檄以來援我軍持挺而作氣遂選衝擊之鋒共張犄角之勢一鼓而中堅靡再接再而兩翼蹶等籜解而枯摧競鳥驚而魚潰或旄頭之首是梟或馬足之俘斯繫致使豺虎雖驕牙不得齧蜂蕞雖毒尾不得整走長垣以息喘望故壘而褫魄河隍無恙風景猶昔方是賊也褰裳北渡攘臂南趨煙塵蔽空旌旄塞途東聞城陷西報村屠公帑公廩彼囊彼錫王民王官彼肉彼魚屍腥原野血丹河渠行且垂涎乎藩府而豈但封

宋史錄

六

丘之一區嗚呼如火燎原如水決防何心不寒何足不慌向微我公孰掄其吭迴煎焰之炎炎障狂瀾之湯湯蓋不獨脫封丘於塗炭而寔以重藩府之垣牆固大道之助順信人謀之孔臧於是老長諗於衆曰我有婦子誰公生之我有室廬維公寧之我民德公九鼎輕之我民懷公百世銘之乃白縣吏乃鳩衆力乃飭良材乃陶文甓乃祠學畔前堂後室乃肖公像赤芻金馬以誕公之辰爲饗公之日羞澗藻潛雲液割羔豚薦蟠炙群我老倪肅我中儀歡呼拜舞鐘考鼓擊祝公之貴兮台司鼎司祝公之壽兮千斯萬斯後我子而我孫虔祀事以無墮是豈足以



報公而特以繫吾民之思也言既遂出戶而歌曰封之山兮高孰增之封之水兮清孰澄之嗟我公之績兮何日淪之又歌曰封之原兮有沃其桑封之渠兮有巨其魴嗟我民之祠公兮曷維其忘鶴峯子聞之於是灑然而醒躍然而起曰今而知公之爲天下之奇男子一掃狐穴以永綏我郴人胥跂足以俟矣

桂陽曹琬工部郎中

日照單騎促程忙父老相迎擁道傍賤虜豈能當義大遺民端合賴城長青緇身後千年筆赤子生前一瓣香當日益州留畫像封丘祠宇並輝光

安楚錄後序

七

七澤三湘惠已優謾將餘力及邊籌掃除淵數千年患貽與封疆百世謀到處我公皆偉績千今新廟始封丘郴人懷德知何報樵牧春山滿耳謳

楚錄卷上終

### 安楚錄後序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前吏部郎中齊寧王濟撰

古者天子以中丞督領官僚而我

朝之制遣御史大夫巡視方伯之國國一人自方伯而下悉聽節制任大而責難得其人則福否則亦贅疣耳顧在司銓者簡而用之若夫循資累秩惟例簿是拘間亦有克副厥責者而虛廩墮職或亦多矣正德甲戌吾楚巡撫告闕遂翁以某請

安楚錄後序

十一

命已下矣翁問曰其人何如濟以太時對復問鳳山濟曰文章政事後輩罕及翁素重公肯濟言有徵遘公代之一二日間更變若此衆固不知所爲也時楚水旱頻仍百度廢弛而盜賊蠭起公乃銳意振作訪察屬吏賢否而黜陟之閱簿書至夜分終歲勤勞於外問俗觀風有害必除力且盡有利必興速且決大意一以安民爲主以故楚之諸司及閭閻頌哽及邊夷酋長皆革故而鼎新無復撓法



而干順者濟以病告家居皆稔於耳目而憲副憚東麓嘗從公行事從而筆札之取其大者九類爲一帙題曰安楚錄舉一以例其餘錄其大者而節目在其中固不能盡錄安楚之政也濟嘗以官事過公之廬知公孝行移孝爲忠故其忠也實而不浮而非棄親廢祿者比嘗於大篇短什中見公文章以儒飾吏事故其設施也酌古準今爲經常久遠之規而非矯焉而過當俗焉而無傳者比仕路尚

安楚錄序

二

通通斯俗公撫湖六年尚未一遷轉必其中有定見而非隨時苟功名者比吾鄉有後進挾要以干公拒之而尤懲其託者世態阿炎而畏要而公固違之而君子難之郡吏從爪牙殺人吾憐其冤爲文以祭公得焉悉置之於法夫賣直者忌自用者昏公脫陋時競而樂聞善言求之古人亦不易得茲皆錄之所遺而濟之所補者也然特一邑之事一人之知而其他奚翅十百而已哉抑諸君子錄公

事業未也濟錄公德行本也執此以往豈徒楚人安天下之民安矣何也有本故也

安楚錄序

三

書安楚錄後

前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黃岡王廷陳撰

予讀鳳山翁安楚錄見善六焉一曰仁二曰  
省三曰任四曰和衷五曰知六曰遜成夫苗  
患自昔恃而悍逞無期夫悍且恃弗易攻也  
弗期而逞弗易備也不攻而備民之病也弛  
而病民國何賴焉於是乎見仁矣無之歲殺  
舉慮匱矧戎實侈虞侈而輟寇之利也無以  
充侈將自屈也於是乎見省矣聽而無擅臣

六安楚錄後序

四

職則然及而將亡戎之變也請則踰期已則  
棄會是而避擅害不滋多權而遣之衆皆厭  
焉後莫疵也於是乎見任矣害一而三微蒙  
一舉而衆攝焉均而議之莫或主也違而自  
庸疑之本也疑而不協亂且中生何能輯戎  
協以祛疑其何不集於是乎見和衷矣未試  
而授授當其才未復而虞虞當其勢婉出則  
曲比直發而徑中於是乎見知矣績成不據  
拜錫若畏引儕分與於是乎見遜成矣抑茲

淺之言公者也恤殺釀厲仁人不有重費墮  
圖儉者不爲忌專失會恭臣不事專一而議  
貞夫不隨計務已出大智所黜退以居功老  
成艱焉故殺以已殺之謂仁費以止費之謂  
省專而不害莫指其專之謂任不一而圖卒  
趣於一之謂和用已亦用人之謂知惟以益  
國力而無已之謂遜成於斯有覲焉斯爲見  
公者深矣

安楚錄後序

五

跋安楚錄後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無錫事八桂胡侔著

安楚錄者鳳山秦公督楚之績君子紀之昭  
不忘也其詳則景陵魯公黃岡王先生已序  
之矣不敢贅雖然諸君之言迹也俸辱官錫  
沐公之愛公不遐棄每俯教焉故公之心俸  
獲窺其萬一矣光明正大樂易和平雖三尺  
之童皆愛慕之至於界限之嚴智巧所不敢  
欺者若夫文章政事特公之餘事耳存體之  
大發用之周有不可誣者是宜其督學也士  
林安之督楚也楚人安之其爲司徒掌  
國計也天下安之  
綸綍之嘉獎縉紳之頌揚閭里之歌謠亦秉  
彝好德之自致豈公有求於人人有私於公  
哉錄始成於楚唯楚人得之間亦略而未備  
俸求備梓以廣其傳俾後之觀此者因迹以  
求心豈特安楚已也

安楚錄十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秦金撰金字國聲無錫人宏治癸丑進士官至  
南京兵部尚書諡端敏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乃  
其以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討平獠寇所作也卷  
一爲勅諭卷二卷三爲奏疏卷四卷五爲檄文卷  
六至卷九爲題贈詩文卷十附錄封邱遺事蓋金  
曾任河南左參政禦流寇有功土人爲立生祠併  
輯其詩爲天成集以紀金之戰績故以類附見焉

# 治世餘聞錄八卷

〔明〕陳洪謨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治世餘聞

二卷》提要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三

治世餘聞錄上篇卷之一

正沅箬陂微臣

丁未歲鳳陽亳州并淮安等處皆報黃河清一月及  
秋今上卽位先是庚寅春甘露降于郊壇松栢  
時憲廟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翰林院進甘  
露頌然是瑞實兆今上之在娠至秋孟肫乃誕  
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蓋必有禎祥兆於先  
而非人所預知也况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  
有在矣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內監屯蟻房蓄養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甚多弘治改  
元首議放省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卽害  
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爲疑上曰但絕  
其食令自斃可也

戊申歲縣丞徐頊上疏請理皇妣薨逝之由以復  
不共戴天之讎疏下內閣擬旨大學士萬安劉  
吉尹直俱在萬劉皆不欲行只言請上自處內  
臣將本去尹復謂曰非不准行只請上示寬嚴  
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御前  
尹語萬劉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

來問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內臣將本來擬尹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禮部尹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萬卽依劉擬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家實與吉通好懼甚私謂尹曰我與萬家多不往來尹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之言也少頃太監覃安等將禮部覆本來議擬旨萬曰何如劉曰先帝存日云覃搖首不然久之目尹曰先生如何說尹徐應之云宮闈往事朕承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皇太后泊母后宣慰明白恁說的都是外面浮議難憑訪究姑從輕處云覃曰好好初成化中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恚而苦楚之憲廟乃密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瘖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薨後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一二近臣嘗請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而大學士彭時又嘗託太監黃賜達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嫌而諱又有太監張敏固厚結貴妃

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時乙未年五月也卽於十九日下勅定名徙紀氏處西內未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後紀妃有病黃賜張敏將院使方寶治中吳衡往治萬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詳見大學士尹直增綴錄

是歲追尊 皇妣紀爲孝穆皇太后哀冊有云觀漢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家堯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慟 上常謂其語語左右曰此尹直所撰 上曰朕固知之矣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陝西三原人 上在東宮時已聞其名至是首降 勅召之改吏部加太子太保未幾言官劾各處巡撫及藩臬官內批黜革恕以爲不得其職力求去不許旣而南臺薦入內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三原爲吏書署于門曰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贅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恥哉

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憎多口矣

戊申陝西守臣奏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浙江處州府亦報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啣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

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閱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昂給事中周紘往點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撫拾掩飾

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四

金三才

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王太宰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已酉西番貢獅子其性勁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異變始作威矣一人因近視之其舌畧黏則面皮已去其半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蓋吼作溺著其體肉即腐爛吼猖獗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有如此

西域土魯番阿黑麻是年誘殺哈密國王罕慎并虜

王母奪去金印因求封主哈密事下兵部議稱初

太宗朝以西域番夷入貢者多乃即哈密地封

元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凡諸夷入貢悉令

譯文以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故無嗣

王母主國事被吐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

以去甘州守臣奏報 朝廷差官撫處適鎖檀阿

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

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為王後阿黑復以

罕慎非貴族假以諸親殺之遣使入貢求封且乞

大通使往和番尚書馬公文升謂今迤北大虜亦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五

三百九十五

不遣使通好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為王彼若入貢亦所不拒請降 勅責諭之後因王母故

本酋乃以金印城池來歸馬公奏請訪求貴族元

遺孽安定王族姪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

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

督阿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

阿木郎復虜陝巴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

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在京師

大學士丘公濟謂馬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馬

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惟圖窺

利不善射騎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因集議請自往衆曰哈密一方事耳今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其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督僉事侯謙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既抵甘肅議令寫亦滿速兒等數人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大道歸陝巴金印久未回報阿黑麻愈肆驕橫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馬公以爲彼張虛聲以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六

三頁十行

俱無水草哈密至峪谷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使疋馬不返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彼邪謀自此阿黑麻不敢復言攻肅州矣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兵二百餘據哈密馬公請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爲前鋒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乃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牙蘭預知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七

三頁三行

之皆遁去泊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斬首六百餘然自是威震西域阿黑麻以是悔過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乃降勅賜陝巴蟒衣綵段冠服護入哈密其三種大頭目都督寫亦滿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皆翼佐陝巴者馬公又慮哈刺灰以獵生爲生各番頗懼多不樂居哈密城請量留其家室之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繫其心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具種子衣糧布疋遣撫夷千戶數人護入哈密自是阿黑麻甚感朝廷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使入貢邊方底寧九重無西顧之憂矣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甬石無數大者驚鳴卵小者如雞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詞云云初北虜進貢三年一次至庚戌又欲一年兩次入貢心雖貪利姦或難測番文自稱大元可汗及稱去年差了三千餘人進貢止准一半阻回一半都生反心有小王子死生定了今再差四千人進貢若都准了便罷若只准一二千呵也不進貢都生起反心了王子那時也主張不得你也難怪我們等

語事下兵部時馬尚書文升查議宜以容彼進貢  
爲權以飾我戰守爲正且近年例止許一千五百  
人進貢雖成化年間亦不過一千七百人於是止  
許照成化年間例仍行大同鎮巡官差人伴送一  
千五百名進京其餘存留大同聽候給賞其謀稍  
沮

庚戌歲南昌府城隍廟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  
五寸越日已長尺餘以後日日漸長旣數日已三  
四尺其初生時無人覺之是石偶一人見曰此處  
想生出山矣因此語遂不復長其生者至今存焉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三十七正

華亭錢福性敏甚爲文不屬草是春舉會試第一  
廷試策三千餘言詞理精確若宿構者彌封官以  
無稿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具稿者防代作之弊今  
殿陛間衆目所矚何嫌之避時劉閣老得其策噴  
噴不容口乃請于上賜第一福幼時遭疾奇甚  
殆其父夢一人語曰乃子吳寬也時吳尚未第後  
連第舉省元殿元福亦果然但爲人落魄不自珍  
重卒以行檢不立考察作有疾黜退世多惜之  
癸丑五月京師大風東廠地忽陷深三二丈廣亦如  
之明時坊白晝間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音鋪者

疑之推戶視但見衣二領委壁下水傍各有積血  
而已二人皆不知何在

是年薊州守臣奏閏五月旣望辰巳之際本州忽然  
晝晦大雷迅烈室廬撼動風勢狂猛瓦石皆飛電  
光交掣紅紫奪目見空中雷神無數形狀不一顏  
繼辨皆披甲冑各執兵械或劍斧鎚鑿或鎗刀旗戟  
或縲纆枷鎖攝人起空中移時復擲下其震死者  
身手足分裂異處凡九人又震牛十九頭亦皆身  
足分裂復拔去舌又在地震死者人牛復有十數  
攝上而復擲下者八九十人皆無恙皇天震怒誅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九

三十八正

譴恠烈州人戰栗駭隕不知何以獲罪于天也  
或曰被擲下者魃云神攝人至則審

甲寅蘇州府治西南太湖之濱有山自移徙初猶緩  
緩移動漸次甚急望太湖而趨偶一村民過之大  
驚疾呼曰此山要走下湖也聞者皆愕然而呼山  
隨呼卽止已離舊址數畝餘矣

是年朝鮮之海南夷有輪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  
賴浮板得半不死隨漂至島嶼值巡海官軍舟至  
載入浙境事聞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  
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失歸不能自明罪必死乃



差通事二人送之仍 勅其國王憫其情毋事苛責此真柔遠之道也

岐府等王出閣例該除輔導官耿太宰裕一日除庚戌進士六人爲檢討俟出府授長史衆人不樂此選共約詣部堂譁然辨論不肯就職極言偏私選推不當耿安慰之衆愈侵侮耿復正色叱之衆亦詆斥時吳少宰寬乃言曰汝諸子務進取常擬董生賈傳向二人亦曾爲王傳然後名高百世而諸子縱傲輒毀主司厭棄斯職使選舉從人自擇可乎不思汝輩皆其所取士也所學何事衆方退耿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十一

三

同吳遂奏諸人恣肆甚傷治體請以法處之明日疏入奉 旨以爲首者從軍餘皆從吏紀綱乃振中宮張后欲製珠袍乘間語 上曰須差官實藏庫太監王禮廣東珠池採取則整齊可觀 上不聽乃宣禮嚴敬同檢內帑所藏肅以

太祖所蓄不敢動

太宗 而下儲物悉取來觀因擇其光澤明瑩者若干顆製爲袍餘復發回原藏貯之他日顧禮責之曰內帑儘有好珠汝却藉此欲往廣東生事壞法擾害百姓彼何以堪這遭且將就罷今後

再敢來說必剝皮示衆先是禮進銀數千兩免金夫人啓此數端禮聞

上言心甚驚怖更不敢有失

上好寫沈字蓋沈學士名度字民則松江人以善書名於 先朝某筮仕時自左順門接出題本竊觀硃批清逸豐潤詢之先達云此 御筆也實類沈體又聞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四世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曰沈先生出矣卷有楊文定溥所著傳文貞士奇文敏榮金文肅幼孜胡祭酒儼曾學士榮諸贊並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十二

五

留內府不復降出

上嘗遣中官至內閣問龍生九子名目皆莫能對惟李閣老東陽記其畧倉卒不敢對復出詢諸羅編脩玘劉稽勲績乃備得其詳因據以問九子者一曰囚牛龍種性好音樂今胡琴額上刻獸是其遺像一曰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一曰嘲風好險今殿閣上走獸是一曰蒲牢好鳴今鐘上紐是一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一曰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獅子是一曰負嶺好文今石碑兩旁龍是一曰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

上體稍不佳卽誦詩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  
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其善  
於顧養如此嘗因重陽出一對曰今朝重九九重  
又過一重陽命太監蕭敬等對之皆不能應至今  
亦未聞有能對者

紀錄彙編卷八十三

十二

九十四文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四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二

芷沅箸陂微臣

丁巳三月宣內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  
殿 上曰近前於是直叩 御榻司禮監諸太監  
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溥等  
又分置硃硯筆授片紙數幅 上曰與先生輩計  
較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錄  
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而或更三二字或  
刪去二三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畧無疑山西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一

文三百四十六

巡撫官本 上顧曰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溥  
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  
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  
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  
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取本閱之  
則曰是只須一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  
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看  
下去也是閑就此商量豈不好皆應曰諾 上指  
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  
乃皆叩頭退 上復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

膳官監捧茶以俟韋太監喜曰茶已具矣蓋時出忽召未有宿辦也東陽燕對錄曰自天順至今四十年 先帝及 今上之初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 天質之明睿 廟筭之周詳 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

戊午六月南京并蘇松常鎮嘉湖州徽州諸處河港潭池井沼水急泛溢二三尺許似潮非潮天亦無雨沿海去處約有四尺千里相應豈蛟龍妖異所致抑水爲陰物過多失常爲災也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二

三百四十九

庚申六月陝西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士毛志學於本里趙綸村泥水河邊澡浴得古玉其色純白無瑕光彩異常厚一寸背有璃紐紐高二寸方圓一尺四寸稜角完好無損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巡撫都御史熊翀等以獻于 朝議欲稱賀郎中陳仁等建言此不足信況亡秦之物不足爲重遂已之

庚申六月召內閣諸臣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大學士劉健請 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

安伯朱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何如劉健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旨訖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李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管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劉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李東陽曰况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管神機營李東陽曰譚祐掌神機營久但繫伯爵若與溥同管卽當爲副溥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三

三百五十一

而今張偉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卽令撰手勅稿是日司禮惟二太監在侍餘無一人在左右者於是扶安李璋舉小紅卓具硃筆硯李東陽錄稿以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李東陽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勅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兵部尚書馬文升等侯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

舊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爲一法司竝立聽候如 旨云法司知道兩衙門俱跪而應若止云刑部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旨云

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旨 玉音微低不免混聽則其本認罪時白司冠昂每次不差閑都御史珪屢差俱蒙 溫旨不究李閣老東陽與閑俱甲申進士因會同年席上謂閑曰今早年兄何以又差閑答曰某一時聽不真李曰白公只有一耳何以聽真年兄有兩耳何聽不真衆皆愕然李徐笑曰刑部字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座輾然稱善

上厭閣豎專擅將責任大臣乃御 文華殿召吏部尚書屠滂謂曰治國以禦邊爲急禦邊以糧餉爲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四

振三言六

要今各邊總督糧草官若侍郎叅政都指揮各一員都是混管不分勤惰以致功罪賞罰徃徃失當老尚書與朕分派地方使各有所總而勤惰功罪因有可考賞罰亦可施行卽授簡與滂滂慙報久不能對閣豎皆掩口竊笑 上復謂滂曰汝畏人怨耶朕將自定之卽將戶部侍郎使統千里叅政都指揮各統數百里命自大同宣府抵寧夏溪山險阻某處則搭木乘渡某處則作梯飛輓庶士卒不疲而糧餉易集屠等并井若目中事而侍郎等皆悅服領勅而去滂亦賜茶命還部 上旣入

內以滂不副旨快快終夕至是召見大臣鮮矣凡遇大事上徑自裁之

辛酉冬馬司馬文升轉太宰御史張津文森曾大有論馬宜在兵部且熟知邊事吏部宜慎擇正人居之奏上奉 旨進退大臣朝廷自有公道這御史每如何輒擅銓衡皆下獄送法司擬罪僉謂輒擅銓衡准律文其罪不小皆爲危之後得 旨如擬運炭還職方知 上意初未嘗怒言者恐論列者衆故先批如此 聖人之度何嘗有所適莫哉方太宰缺時馬與刑部閔珪皆以資望相應北人主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五

三言七

于馬南人主閔推者以馬爲首遂相嫌馬在部移怒於屬司一年之間刑部十三司無一轉官者可謂隘矣弘治末爲何御史天衢所劾遂罷去京師好事者扶鸞有降筆詩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言清夢返海東東更有蓬萊又云斯文古今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鴈未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啓金騰惑紫電誰憐武庫才于此可知同氣數渾淪來往共盈虧莫知爲何人作扣之復書曰予輩學士也是時程已沒久其詩類其早年所爲蓋其拂鬱不平

之氣猶有未散焉者先是已未春程敏政與李西涯同主考禮闈其第三問策題程所出以四子造詣爲問許魯齋一段出劉靜修退齋記士子多不通曉程得一卷甚異之將以爲魁而京城內外盛傳其人先得題意乃程有所私爲華給事中臬等所劾謂私徐經唐寅等上命李公覆閱遲三日始揭曉言路復論列欲窮治之上怒下都給事中林廷玉等于獄落言官數人職而程亦致仕以去亦一時文運之玷云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六

三十五

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旣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効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上意其藏必有奇方祕書卽令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黃米卽金白米卽銀上因悟廣賊盜如此遂藉沒之科道請出簿究問九

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曉求救不期而會者九十三人月下見轎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覲顏雖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時若屠太宰瀟徐宗伯瓊白司寇昂沈通政祿陳瑤諸人爲尤著上英明終漸去之

北虜火篩寇邊勢甚猖獗馬鈞陽文升以少傳兼太子太傅爲兵書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於教場又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同閱馬欲與李並坐往返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遞閱之夫以保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七

三十五

傳之官掌本兵之柄又值弘治之世而宦官乃若此其可駭也矣

太皇太后一日諭上欲召崇王入朝上意以太后注念將從之復以事體重大乃令禮部會九卿科道等官集議時議者不一展轉久之給事中屈伸援引故事謂不宜擅離封守遂已之

上勤政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則免仍令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廡升奉天門奏事或因趑趄上多不問嘗以通政司鴻臚寺官奉事繁難若差錯一二字者有旨不必糾奏經筵諸講官失儀尤加

寬慰開朝有不到者多從寬宥不得已罰俸一月其體念臣下之仁至矣

辛酉秋華容劉大夏自兩廣召至京陞兵部尚書既受職一日上召至幄中問曰朕累召用爾爾因何累以疾辭大夏對曰臣待罪兩廣委的年老多病况見近年四方人窮財盡易於生變兵部掌朝廷機務萬一變生臣才不足以了此事憂懼不敢來上默然久之曰爾乃盡心辦事大夏叩頭退越數日又召問曰爾言天下民窮財盡自祖宗以來徵科賦斂俱有常制何以近年民窮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三十三

財盡大夏對曰近年征斂恐不止於常制姑以臣巡撫地方言之如廣西取鐸木廣東取香料費用錢糧動以萬計上曰鐸木是軍中要用的急務不得已取之爾嘗奏來已令停止了今後但有分外的徵斂便令該衙門來說再斟酌定奪

北虜驕橫各邊俱有警報時上以兵事屬意於太監苗達與達謀欲舉兵出塞劫虜營謀已決而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劉大夏俱不知苗達先與劉大夏在教場論兵事不合心知二人不欲此舉密告于上乃召大夏論曰爾在兩廣來時苗達等

於延綏河套陰劫虜營由是虜不敢犯邊爾知之否大夏對云嘗聞從征將士言劫虜營時事當時全仗朝廷威德幸而逃脫不然全軍覆沒於境外未可以為善上曰永樂中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神武固同於太宗皇帝奈今之將領兵力遠有所不逮且在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遂令數萬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之下不若令各邊將料敵戰守猶似得策時左都御史戴珊在側極贊大夏言為是上遽曰微爾二人之言朕幾為人所誤遂寢其謀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九

三十三

大夏等歎曰上之聽言從善如轉環若是前代英君誼主所不能及也

上無日不視朝或三五日朝罷鞭響上起立寶座上高聲兵部來於是尚書劉大夏跪承旨由西陞以進上退立寶座後大夏逕造上前語移時羣臣侍班觀望人人欣戴間或宣都察院於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陞而登上立寶座後或坐輦中與二臣相與商確大事多或移一二時方退間亦召吏書馬文升與語然比二公稍疎其與劉公語嘗令左右却立有欲盡削內官權柄當

時減九門監門官及禁革過取商稅皆本於此其朝臣無大小皆樂趨朝以仰承德意間有語及早朝事不能答者就知其懶於朝矣人自愧悔益有不令而自不能安寢者也

刑部尚書閔珪獄不稱旨上怒甚一日與尚書劉大夏論及之劉與閔同年交厚且知其爲人欲解救之而未敢言俟上諭畢對曰法司執法恩歸朝廷似未可深怪上曰爾第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見聖怒莫知所對上詰之對曰嘗聞孟子云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執之而已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十

三百五十五文

上默然久之怒意未解大夏竊意所對欠避諱心悔其失上徐曰朕亦知閔珪是老成人物欲求一人以易之不可得但此事執之太過耳明日奏下允刑部之議吁上之明燭人心而強於從善如此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與民一般窮安得養其銳氣上曰在衛俱有月糧征戍又有行糧何以也窮大夏對曰自江南衛所困於運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運糧有腳價還債之費京操有做工部料之費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可知

者所以俱窮上曰朕在位許多年不知天下軍民都這等窮歎息久之越數日詔令各衙門凡損於軍民弊政俱備查奏

紀錄彙編卷八十四

十一

文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五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三

芷沅箸破微臣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論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

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三百六十一

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罪退與劉公俱歎曰聖論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戴即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欽遵嗚呼聖言及此其精練政體豈尋常所能到哉

江西寧府乞換殿宇琉璃瓦奏准於引錢內支銀二萬兩時林見素俊以都御史巡視其地具疏言該府初無琉璃之制請止之且云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毋成叔段京鄙之求寧深啗之乃以林出巡外

郡爲迂避聖節不於省城慶賀朦朧奏令回話賴上洞知不究彼寧又向勘事邵郎中黃言說林都堂指我是叔段則以莊公待朝廷矣其黜如此後果爲反逆林其有先機之見哉

上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論曰聞今軍民都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都如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必求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上曰內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大雜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上不言其所薦之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三百六十八

人姓名大夏等亦不知既而向劉公等言曰劉先生曾說見任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上不荅先生疑上聽之未真重舉其人言之上竟未之荅或者此此人未可知噫宇之姦惡聖明已知之正德初年宇果大壞朝政天下益信堯舜之資迥出尋常物表也彼薦之者寧不愧死耶貴州晉安土官隆暢妾米魯米朶等因其夫故乃與姦人福佑等乘釁謀襲官職因而糾集賊眾攻劫城堡拒敵官軍將管糧石布政聞鉦及雲南進表布政梁方園困安南城內不放鎮守太監楊友慮



昭城池乃與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雄等領兵前去盤江地名寶鈿鋪屯劄及取梁方間鈿到營梁方次日即行衆議以寶鈿地方不可久住請過盤江東岸下營楊友等不從又張宴設戲爲樂米魯寅夜添合蠻賊阿方車等強兵萬餘劫營當殺死間鈿劉福等并都指揮以下千百餘人又將楊友虜去送寨拘住時辛酉年四月也守臣以聞兵部請命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軾提督軍務合雲南川廣之兵夾攻至壬戌春以捷聞地方雖獲平定而官軍損傷者亦多矣況當時啟釁不過一二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三

夏一本

上召劉尚書大夏與戴都御史珊議論人物大夏言及其一時人物上曰內閣學士劉健便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好作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爲國家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奉王內苑廝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戶部侍郎令他參贊北征官軍惟以參奏總兵等官爲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這等何以稱爲人

物大夏等叩頭不復敢言

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奉命揀選坐營近侍內官

上命劉尚書大夏往預其事大夏對曰國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預此事候久不退上笑曰豈憂此曹他日害卿耶有朕在上何憂之有竟令英國公張懋與大夏同往內有太監岑璋者久恃寵眷私乞不欲預選上已許之既而論大夏曰若岑璋臨期不至當據法處置大夏等對曰既已有旨見容難再別議上曰朕雖一時情不能已許伊然未嘗傳出令爾曹補本何謂有旨及期璋果不至遂與陳寬等參伊方命頃刻即批出云本當拿問且饒這遭璋聞之恐懼衆近侍皆自此檢束不敢肆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四

本二百五

都御史戴珊累以疾辭不允上一日召劉大夏并戴同入行間戴懇劉曰少頃進見當舍已爲我言之及見議論公事畢上論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珊顧劉未敢對遂進曰都御史與各道係互相糾劾衙門若堂上官以病不出恐爲御史所劾不得不奏珊實有病不敢假上曰賓客在人家告歸主人懇留之亦置家事而止爾何忍

咈朕意如是耶珊感而流涕 上亦爲之感動上  
下相對不能言者久之 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謂  
劉曰自此以後雖死不敢言去矣

甲子閏四月 上命大學士李東陽往闕里祭告其  
勅諭云近因闕里燬于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  
旣成茲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  
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禮告之禮特委輔弼  
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假以  
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畢星馳回京欽哉故勅其  
祭文云 皇帝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五

泉

大學士李東陽致祭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  
曰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  
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實警予衷爰勅有司命  
工重建越旣五載厥功告陳宇棟鼎新器物咸備  
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期歆  
格來享明禋謹告

先是兗州知府龔弘一夕夢謁孔廟宣聖對之泣下  
旣寤不知何祥次日適當謁廟禮畢弘升殿命諸  
生揭幔瞻視正見塑像龕傾損裂殿瓦穿漏當其  
上有水迹下被像面帷幔亦且弊腐弘惕然亟爲

整飭完好未幾廟災時庚申七月八日也初其日  
未申間廟庭烟氣鬱勃旣而火起樹杪延及廊廡  
室宇焚蕩樹木甚多前代碑刻咸在煨燼是年建  
寧書坊及廣信張天師家一時俱罹鬱攸之厄亦  
可怪也

上一日退朝宣劉尚書大夏議論國事久之言及左  
右大夏未及對 上曰爾趨趨不言者豈尚疑我  
是聽左右人言語之皇帝耶大夏叩頭謝

癸亥正月郊 上以微恙不果行有旨俟平復親舉  
至二月中旬始克行蓋 上謂天子祭天地不可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六

泉

假諸臣下必俟疾愈方舉此見義精也故鑒輿出  
郊遠近快睹皆呼萬歲李閣老東陽有詩云

聖躬已豫思蠲潔願達平安上紫宸紀其實也

淮楊大饑巡撫等官累上疏告急 上召劉大夏諭

曰淮楊饑荒十分狼狽雖嘗令有司賑濟撫按不

知近來何如爾曾用心此事否大夏對曰臣待罪

兵部才短憂亂實嘗用心深訪此時可無憂矣

上曰何以無憂對曰臣聞淮民窮極思變間偶遇

聖旨文書行到遂寢其謀 上曰是何文書對

曰卽近日淮各衙門所陳弊政行去的勘合 上

曰朝廷政事得失若非各官陳奏朕何以知之今後爾等有所奏言皆不可避諱

張學士元禎南昌人爲日講官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且貌寢然聲音朗徹聞者竦然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能屬文稱爲奇童嘗請上讀太極圖西銘諸書上亟索之內閣以圖本進上覽而歎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可謂不偶矣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大同部落甚衆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結納雙近求爲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七

二五七

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遂棄官西回大同假托以子幼奏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於京奏至公卿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上召劉尚書大夏論曰若就令魯麟掛印是遂彼要君之心不可召之何如大夏對曰無遂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論但使其不得遂願卽棄任走歸則恐召之不至難於處置莫若從彼撫部落之奏不逆其心而陰奪其副將兵權上曰朕意欲如此惟恐彼恃其部落胡爲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酷失部落之心若失兵權

安能獨爲明日覆奏遂降勅獎伊上世忠順而從其請麟竟快快成病不踰年而死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嬖近每於上前譽其才能一日上諭劉大夏曰聞某極有才調大夏未敢對上疑大夏聽之未真復大聲曰工部尚書李某爾知之否大夏仍未敢對上諭其意遽笑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辨耳未暇知其爲人也大夏叩頭曰誠如聖諭

一日早朝通政司奏事無兵部事劉尚書大夏止在大班中未出班聽候上未及見候朝退召劉尚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八

三十五

書論曰今早意欲召爾因不見而罷恐爲侍班御史劾爾故也且爾同類中亦有不樂爾者自今宜慎之大夏叩頭謝罪而退蓋時大臣不平劉獨蒙眷顧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語因左右聞于上故有此論

劉大夏承上眷顧思欲薦才報國于同年王綸陝西人因王親除松江推官爲人謫許務名有負兵曆醫卜諸事無不精曉欲求爲京官乃託人延譽于朝時考滿來京劉真以綸爲知兵遂破例薦爲職方主事命下吏部馬鈞陽以爲王親不得任

京職此 祖宗舊例似難輒改 上意向劉又批云你每還會兵部議了來說馬恐劉在 上前有別詞乃曲從其請綸得職方主事其志洋洋矣劉常對人言我非欲破例但部中多事得一知兵者在司屬可以備緩急之用然綸實非知兵徒能言耳楊都御史一清以其門人故力薦之於劉劉亦不察觀其後從宸濠反逆爲其行軍一敗塗地可見矣人之難知有如此

各邊有警守臣求增兵餉戶部奏稱錢糧不給 上

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未樂聞頻年舉兵北征況大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九

二百五十五

興營造費用無貲當時未聞告乏今百凡俱從減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 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二三 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奏 上曰正欲與爾面論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乃舉所知一事對曰臣往年任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與某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以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鎮守內官 上曰曾有入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 祖宗來

設置已久勢難遽革況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於地方莫若今後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 幄中從容講論 天顏和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爲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

紀錄彙編卷八十五

十

二百五十六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六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四

正沅箬陂微臣

上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論曰朕嘗欲於附近東西地方各操人馬一枝以爲京師左右掖何如大夏對曰保定止是一府地方獨設一都司統五衛在彼仰思祖宗之心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議欲發回各處輪班京操官軍因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上可之遂敕令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人不知此出自上意遂有

紀錄彙編卷八十六

三百四十五

造飛語者揭帖子於宮門相誣上取帖子付太監苗達令出以示大夏明日上復召面諭之曰官門前豈外人可到必是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大夏叩頭謝時京東軍亦於密雲薊州責成巡撫官城堡已備因兵力未集其事竟廢

問刑條例成於弘治庚申先是有詔謂近例太多人難遵守三法司查議停當刊布於是尚書白昂侍郎屠勛何鑑都御史閔珪侶鍾大理卿王軾等會委御史王鼎王恩郎中楊茂仁等查出會議開例以上再命會同吏部等衙門覆議皆已停當

白刑書又題請刊行永爲遵守未幾白去位閔代之議者紛紛給事中孫禎葛嵩徐昂等則謂私役軍伴立嗣擇立賢能及所親愛典當田地已勾本利交還原主等項是起爭端而王府又奏郡王將軍妾媵定數及冒支官糧之類皆非所以待宗室將示與庶民無異要行革去奏下多以爲宜改而致仕閣老尹直復貽書當道以爲前日諸臣刑名欠精率多窒碍徒爲誨淫長奸之地時諸司議亦不同予同年沈員外文華時管章奏爲閔所重予謂沈曰今若改一條其餘皆不可存矣豈未爲遵守之意哉衆以爲然乃質諸閔公遂覆奏云前例數條委皆停當但近年奉法者率多拘泥牽合以致有言乃申明數語稍加增潤上請遂得俞允其覆宗支繁衍與國初不同與其犯之而後治以法非惟無益於事而傷恩亦多矣固欲先事豫防其保全敦睦皆深意所存是古先宮中府中一體之義尤爲親切群議乃寢

紀錄彙編卷八十六

三百四十五

上一日宣內閣臣論曰遼東張天祥事東廠緝事揭帖云當時御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誘殺情詞吳一貫等亦不曾親到彼處止憑叅政甯舉等勘

報事多不實今欲一千人犯提解來京令錦衣衛於午門前會問方見端的大學士劉健等皆對曰如此固好上以揭帖付健曰先生輩將去整理健等退具揭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批行須待會勘至日再議次日上又召內閣兵部來至門上兵部選鎮撫司理刑官畢健等入至暖閣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未行先生輩昨所進揭帖祇合親書密進如何令書辦官代寫健等皆叩頭曰東廠揭帖已封定不魯令書辦官見之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提解來京等

紀錄彙編卷八十六

三

三月十三日

語此事尚未行且欲解京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輩固以為不可行何也健等對曰臣等非敢阻解京但無故傳旨事體未便故欲少待會勘耳上曰此事已兩番三次何為非阻皆對曰此事已經法司勘問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上曰先生輩且未可如此說法司官若不停當其身家尚未可保又可信乎大學士李東陽對曰士大夫未必可盡信但可信者多其負朝廷者不過十中一二耳大學士謝遷對曰事須從衆論一二人之言恐未可深信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說不得此事密

切令人到彼處體訪得來誰敢欺也皆對曰此事干證皆在彼處恐勞人動衆耳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効死健等皆對曰賞罰朝廷大典臣等愚見正欲皇上明賞耳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實情若果係撲殺貪功啓釁豈可從之若果有功被誣須為伸雪語久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出後又復召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輩言文職官不負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雖是讀書明理亦儘有不守法度者健等皆對曰臣

紀錄彙編卷八十六

四

三月十九日

等一時愚昧干冒天威東陽曰臣等非敢謂其皆不負國但負國者亦少遷曰文官負國者臣等亦不敢庇護必欲從公處置上笑曰亦非謂庇護但言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此事當如何發初欲傳旨先生輩謂別無事由猝然改命猝者暴疾之意此亦未為粹也如是者再皆應聲曰臣等見都察院本已批出無行只欲事安穩耳上曰緝訪之事祖宗以來亦有舊規今令東廠具所緝事題本批行皆對曰不如傳旨上乃命擬旨提解至京上親御午門城上錦衣衛引囚至上

令三法司都御史戴珊等鞫問回奏大槩謂前事乃以匿名文書而行上遽曰匿名文書見者卽當燒毀此係律文如何輒以施行群臣皆懼伏莫敢仰對遂決其獄重輕有差具一貫等皆落職上銳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各衙門應詔查出弊政雖具准行然未有及內府事者朕聞在內弊政莫甚於御馬監光祿寺且言官亦嘗論及朕將親理焉大夏對曰此皆干係內府必須皇上見定而自主之異日遭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員奉敕往清其事旣而二處減去浪

紀錄彙編卷八十六

五

三百三

費每月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劉尚書大夏同至幄中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未必不爲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思之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二司官先當以此輩黜陟停當爾更慎擇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責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爲文具也二人叩頭退

因與同列共歎曰堯舜知人安民之德不過如此戶部主事李夢陽言事語侵官禁左右太迫下錦衣獄越數日上召劉尚書大夏議邊事言畢諭曰李夢陽後生無涵養進言大戇因令下獄有告朕避罪諫官之名免付法司議擬止欲杖而放之爾以爲何如劉倉卒未及對上遽曰此言豈真愛

朝廷之好心不過致彼於死以快私忿耳大夏叩頭謝曰聖明洞見人心如此豈徒言事之臣之幸旣而卽有旨釋放復職此乾坤包含之仁今

紀錄彙編卷八十六

六

三百六

古鮮儷也夢陽初爲戶曹快快不樂考滿日尚書侶公鍾署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人以爲然夢陽之疏蓋有所激之耳然其負才使氣習與性成後遷提學副使乃挾制撫按凌軋僚友又與逆藩交通蜩興大獄勘官參其士行有虧亦不誣也

乙丑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早司禮監太監戴義宣內閣臣直至御榻上著黃袍便服坐榻中南面大學士劉健等叩頭上令近前者再旣近榻又曰上來於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



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上王色發赤火聲盛氣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取金盃盛水以青布拭舌勸上進藥不答愉曰再進此一服卽無事矣上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玩允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健手若將未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成化二十三年月日成昏至弘治四年九

紀錄彙編卷八十六

七

三百五十五

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楊外上曰授遣旨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楊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請他出來讀此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上復加慰諭而退

其詳具李東陽燕巖錄

乙丑冬初建泰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楊主事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太監李興素有殊寵

勢焰薰灼遂下楊錦衣獄莫敢救適有起復知縣丘泰莆田人到京上疏言楊某此奏甚有益益泰陵有水通京師皆云使此時畏而不言萬一梓官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靈氣不開則抱終天今開看無水此疑遂釋故云有益尋遣司禮監押楊往衆謂楊必遭興毒手及至興率奴客罵詈欲捶楊司禮監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卽見李歌何必粗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他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回奏實無水楊榜甚重衆又謂楊必至降謫刑部擬奏太皇太后聞

紀錄彙編卷八十六

八

三百五十六

之曰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沒水便罷如何只嬰擺布他遂得免罪可謂不偶然矣楊慈谿人好古而有文學嘗三作縣俱有異政但性稍偏雖數言事鮮知大體惟此奏爲人所難也時擬上尊謚廟號禮官雋議以上仁聖近代罕比難於模寫欲擬上敬字廟上孝字或以爲未足內閣有云孝爲百行之首敬爲萬善之源實不可易也議遂定亦實錄云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七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一

芷沅箬陂微臣

建昌何公喬新素有重名成化末蜀人杜銘欲求爲  
刑書萬閣老預薦何爲南京刑書恐妨銘耳及太  
監懷恩起自謫所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卽位如  
何以何喬新陞去南京時尹閣老徐對云初以其  
年深暫且陞去今有此闕又何難取劉閣老遽曰  
纔到南部如何可取尹曰取屠瀟亦可劉曰在廣  
東未歸尹曰昨具題本已復南臺矣劉曰年亦淺  
紀錄彙編卷八十七

蓋劉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位乃薦彭韶爲  
右侍郎戊申春冢宰王公首舉何爲司寇士夫翕  
然稱快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常曰吾暮自部歸必經  
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  
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之也後耿公  
代王公爲吏書常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  
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  
士止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從奉承之又公女  
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

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  
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弘治改元今上卽位例該頒

詔外國江西劉景

元戡以侍講使交南時交人吞占城侵緬甸頗難  
其行劉毅然上道携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  
驚曰昔之人皆航海來麗橋蔽洋貿易易奇今公  
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  
拜跪劉據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  
日頒詔明日宴畢卽行王大驚曰一國生靈命  
緣天使致饋遺豐腴倍昔金珠犀象玳瑁甚多劉

紀錄彙編卷八十七

二

一不顧卽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劉復書  
示以初入關詩曰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  
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  
敬悚遣陪臣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云

鄒智蜀人甫冠中甲科改庶吉士卽言事直斥內外  
執政人多忌之已酉春知州劉繫御史湯鼐妄言  
朝政忌者遂指爲妖言併捕鄒下獄苦楚不可言  
鄒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  
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  
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

或論生靈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虛空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彭侍郎韶辭疾不爲判案乃得末減左遷石城吏目

鄒智嘗因三原公徵起至京師往見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凡時政之不善者歷陳於上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時矣公雖善其言而莫能從

山東秦公紘以都御史總督漕運以巡按御史事關巡撫者多會案不肯徑呈因會議言其非制王三原公深然之議稱巡按巡撫事有相關者悉照行

紀錄彙編卷八十七

三

三原公

移體式而行已著爲令然遵行者亦鮮初巡撫官以六部卿佐奉 敕以往按察司以非統攝文移偃蹇不受約河南耿公九疇以侍郎鎮關中特奏下之至今遵行以後巡撫官俱改都御史正緣是耳然與御史自有堂屬體何又偃蹇如是哉

江西蕭子鵬僞道學藩臬以其虛名時往候之弘治初應懷材抱德之詔起赴京師冢宰三原公亦以禮遇之後循例撥工部辦事上廳事直印堂官還第子鵬則負印前馳京師人戲之曰蕭先生於材未有所試其抱負則有之矣聞者爲之絕倒

瓊臺丘公濟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

醫劉文泰許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其繁矣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

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拌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

麪一分搜和團爲餅其中餡隨用燂熟爲供軟膩甚適口以此餅托中官進 上上食之嘉命尚膳

監效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蓋不知丘之法制耳因請之丘不告以故中官歎曰以飲食

服飾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職

紀錄彙編卷八十七

四

三原公

非宰相事也識者貴其言而鄙丘由是京師傳爲閨老餅又所進衍義補中間並無斥及內臣一言說者謂其書必欲進進必揣近侍喜斯刻之此其心術之微也

劉閣老吉博野人屢干清議言官論之輒得溫 旨人謂之劉綿花以愈彈愈好也

莆田彭公韶爲吏部侍郎時人不見其笑客殆可比宋包拯及遷刑書尤能執法嘗奏減百官柴薪皂隸之半朝士爲之一喧以爲今倖不實支較前代已薄所仰給者在此而欲遞減其何以養廉事下

兵部尚書馬公奏不可減遂如舊說者謂彭公老于治書豈不識既富方穀之義詢其由蓋欲論內臣一二事故先言此以示無偏也然大臣行其所無事似不當容心如此

天台夏鏤進士放回違限例當送刑部問罪鏤以爲母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欽不懌據法曰于三原王公欲送問鏤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鏤嘗以所作文獻三原公公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鏤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張主事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以中進士則

紀錄彙編卷八十七

五

三百七十五

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其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平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鏤送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張引官而問曰鏤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鏤發歎而易衣以進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又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委曲成之張公嘗與予言三原公於一進士猶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少屈可謂難矣

何司寇喬新精於吏事文學尤長屬官凜凜奉法先是大理寺丞缺率以刑科及御史爲之適南京缺丞何力薦其屬魏郎中紳補焉御史鄒魯在道年深欲得此缺心甚嚙之會何外氏來京主其家與鄉人訐奏魯遂誣劾何受賄主使何不辯乞歸然實不與知也何在部聲望與彭鳳儀韶相埒皆學有經緯彭先卒謚惠安士論不滿林見素俊巡撫江西并論其事何因得謚文肅亦奇遇也

巡按御史與三司官相遇憲綱所載明甚但近來御史張勢太過諸司亦曲意奉承習以爲常李興者

紀錄彙編卷八十七

六

三百七十六

河南人性尤躁暴巡按陝西凡三司官進見令聽事吏在於大門高聲叫三司官作揖門子傳說進來皂隸齊聲喝說進來又打死平人數多又與巡撫都御史新城韓文相忤文劾奏差官勘實寘於大辟三原王公恕疏解之得免死自是三司官無報門之例然威福尚猶然也嘗聞先年一老監生任左都掌院群屬忽之乃與二三新差巡按者相約入辭且請教掌院者屬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群屬凜然固名言也

李興在陝曾辯一獄人亦稱之有楊二官人者係大

辟久不決引稱係冤不已查得本犯先年方十餘歲與一女子通姦因殺死巡檢夫婦連其父及其嫂錄之嫂訴舅姑及夫俱止遺妾與夫妹同居夫妹年方一十六歲一日與妾閒步後園忽見牆外一少年騎馬過此人貌美妾不合稱之曰姑若得此爲配一生足矣夫妹與妾曰斯何人也妾曰此卽東門楊二官人旣還室越月餘有故翁舊識一巡檢任滿攜妻孥回遇日暮來投宿妾以翁故留之以夫妹併宿妾室却以姑室居巡檢而以其子居於外不意是夕爲人殺死巡檢夫婦今蒙審

紀錄彙編卷八十七

七

奇三百九十

敢吐實以告李審其語亦如婢言李又審楊二官人汝何彼時已伏今又稱冤楊二官人訴曰某一時年幼素亦未嘗桎梏又不勝筆楚含冤承認實不知情復問女曰汝與彼相處月餘何無暗識女曰貌固不能識但曾捫其左膊上一肉瘤李乃驗楊無有叱衆且退乃囑有司集女家左右前後四鄰四十戶共取結狀供楊有無通姦殺人情詞連人解院有司卽集衆鄰取供呈解李覽俱正楊二因姦殺死人命李怒衆曰汝等扶同不詢源委彼旣行姦黑夜豈由告報諸鄰汝等何據而知卽叱

左右去衆之衣面縛令鞭其背密視之見一屠者左膊有塊李遽呼之前曰汝知死乎殺人者汝也屠知情直事實泣曰已知李曰汝何殺死巡檢又何得而姦其女屠曰是日其姑嫂在園相戲時我因盜彼園中笋耳聞其聲卽潛伏於草莽中俟其旣回至夕因假楊二官之名入以求姦相處月餘一夕復至其處見二人同宿于牀某不勝忿怒謂其又私他人歸取屠刀殺之初不知其爲巡檢夫婦也李曰何不當時自首屠曰固畏縮苟延耳乃坐法而出楊二此亦折獄龜鑑故記其畧不以人廢之也

紀錄彙編卷八十七

八

三百一十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八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二

芷沅著跋

世家多蓄異姓爲繼子卒之視如土芥者多三原王公少有一子命名承祚後生五子命名字中亦同幼子承裕公弟進士其登科錄書兄弟行承祚居長下註釋義官忠厚之風于今僅見

南京守備太監錢能與太監王賜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五日令守事者昇書畫二櫃至公堂展玩畢復循環而來中有王右軍親筆字王維雪景韓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三原王公

混題扇惠崇閻牛韓幹馬黃筌醉錦卷皆極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爲異蘇漢臣周昉對鏡仕女韓混班姬題扇李景高宗瑞應圖靈道文會黃筌聚禽卷閻立本鎖諫卷如牛腰書如顧寵諫松卷偃松軸蘇黃米蔡各爲卷者不可勝計掛軸若山水名翰俱多晉唐宋物元氏不暇論矣皆神品之物前後題識鈐記具多錢併收雲南沐都閻家物次第得之價迨七千餘兩計所直四萬餘兩王家多內帑物時南都縉紳多得觀之以爲極盛然皆尤物不宜專於一處

也

甲寅張秋隄決 上命中官李榮平江伯陳銳提督工役祀神焚帛忽見火俄變人形眼耳鼻口皆備後壽寧戚晚生事害人楊憲副茂元建言之乃以此爲陰盛所致

乙卯謝木齋遷以詹事入閣我朝狀元入閣者有洪武開科至今三十八科惟六人若胡文穆廣曹文忠薛陳芳洲循商文毅彭文憲與木齋而已時人有詩云 皇朝三十八龍首身到黃扉已六人後又增費文憲顧未齋二人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二

三原王公

三原王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考滿援例請授柱國階勳時安陸孫公交時爲屬司受知王公最深對人云文官柱國以上不許請授制載諸司職掌甚明成化末萬閣老安一品考滿始封吏部請給尹公旻以太子太傅爲吏書將滿遂創爲萬請而循之今王公正人必矯前弊將伺間言之見公已刻有柱國圖書乃止後屠公瀟以太子太傅爲吏書亦自請給時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考滿當給二公不協因固執惟內閣與吏書有請給之例兵部不當請尤爲無謂馬乃言之於

內給之張公志淳時爲吏部郎中嘗歎曰此無法守矣

雍王之國舟經岳陽土人傳岳陽樓自純陽降靈之後往往多仙逸迹往年有仕者大作道曲事畢徹庭場翌日命從人再登樓灑掃忽見案上有大字兩行曰岸嘴長狀元出城巢鶴藩王過字勢飛逸不類人手真神仙書也亟下報郡邑咸往觀之已不見矣因記其語邦人盛傳之嘴在洞庭湖濱久沒于洪波至天順丙子忽沙泥頓漲岸嘴遂出湖中明年丁丑華容黎尚書淳果魁天下又數年忽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三

三十五

有群雀作露巢于城顛衆皆異之已而有王府建國于衡道出城下焉至是始信呂翁降筆也

馬公文升爲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于山西渾源州之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者蓋始於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及北岳所在故志有恒山飛來之說今京師在北恒山在境內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於恒山爲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爲禮書固執舊志言不可事遂寢馬公嘗語人倪非以志必可信也其父謙尚書公初無子因嘗遣祀曲陽之北岳私禱于神求子夜夢岳神指旁侍一

人與之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固執不改祀然舜巡狩所祀北岳見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彼人猶知奉祀而顧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殊非禮矣

丙辰春予會試至京師聞喧傳今年狀元仍在蘇州蓋先是有舉子夢蘇州城大街盛張鼓樂兩人夾持二旗上大書狀元二字二人持竿遍身流血先是癸丑太倉毛公澄爲狀元亦夢蘇城迎狀元今必驗矣後果崑山朱公希周爲狀元方悟二人被血通紅乃朱也朱初中會試有人送宋鑑云司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四

三十六

馬公五規不可不看朱遂熟讀全文後制策果有此段朱遂備書之閣老徐劉二公得其卷稱爲博學薦爲第一

陸御史完丙辰巡按汴梁一日行湯陰偶見道傍間有石刻書盡忠報國四大字陸意謂岳武穆所書蓋湯陰武穆故鄉也是日駐節行臺夜寢夢入岳祠瞻拜王起延陸坐語之曰我解兵事時在杭之西湖其得山水之樂今棲于此祠宇傾圯甚不安之願君爲我料理陸答曰恐某力不能終工也王曰君毋固辭陸復問曰素聞王爲秦檜所害有諸

王曰間有是言然終害者張希嶽也陸又曰今有子孫存者否王曰惟雷見有一子其後竟絕矣言之令人可悲陸熟視王貌蘭室間有四座既覺明日卽謁王祠瞻拜畢見王貌與夢中不爽詞宇卑隘傾頽王貌果爲風雨所侵鼻間剝落四處陸異之卽以本縣羨餘銀百兩命新之不半載廟貌殿宇煥然一新此亦陸公與王感遇之深陸後亦官太宰乃爲王瓊所害

丙辰春吏部缺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公文升左都御史屠公濬及一二侍郎堪補馬自以部次年勞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五

三百五十四

當得之不意竟歸於屠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朝罷凭闌一點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錦鞭天下浮雲偏掩竊地中陰氣已凝堅云屠既得吏部當班於馬之上固辭居下是雖謙讓然亦其中有未安也

丙辰進士未開選時忽傳要選十一人同舊進士一人分撥五府錦衣衛脩書人皆不測其由復訪知乃一上科進士以養病應外選欲求內補百謀未遂聞徐首相溥好古貨可通其人素雄于貲乃購古琴古畫并珍品投之首相遂許乃與太宰屠公

謀令各衙門纂修會典緣府衛皆武職恐采輯不備不若於在部聽選進士內擇其有文學者分撥前項衙門俟成書皆准授京職屠以爲然初進士登科不樂外選多幹公差或養病回因以爲後圖至庚戌以後執政建議除丁憂外凡養病公差回或內外選以下手一人爲主其手下實外選者設謀如此可謂巧宦者矣後得授禮部主事累經彈劾固不足深論但宰臣如此可謂亦將焉用彼相者也

予同年一人南京人精於文義中弘治壬子書魁乙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六

三百五十五

卯代貴官子入試浙場貴官子高第又與其人同中甲科時人有詩云有錢買得鬼推磨無力却教人頂缸某也位高身子厚某也衣短手兒長其詩盛傳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僉一止太僕丞今科場要令批首立貢院門內辨閱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此始聞其人入試日亦甚秘密惟有一人見其鬚不類心頗疑之始傳其事云予同年吳江字從岷爲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聲音要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吳果努力高聲亦無音節又橫走



下御街西 上爲之解顏時同僚楊郎中茂仁作一對句云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王一時盛傳資諫云

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間有被傷者大司馬鈞陽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叅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時柳陽何主事孟春在職方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謂何此於占出何書何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七

三

世則謂其倖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予憶此事而云然不意其亦驗也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往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焉有此買水何用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弟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千金回回曰諾即與之民曰戲耳焉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及復

言之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守令語之曰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逗留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償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即取各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昇出將去守令問事旣成無番變試問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今具珠玉萬寶皆虛天下惟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持以往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八

三

已未朝覲考察畢科道建言天下方面知府等官有治行表卓者宜加褒異如古車服以庸之義於是吏部訪舉數人宜獎疏上中止壬戌春言者又舉故事吏部亦訪舉六人而布政周孟中朱欽皆在優列亦不果行意者或以所舉者未盡當而止然此實風厲臣工之大要前代賜金果皆盡其人乎亦舉一勸百之典耳

王古直黃巖人有奇氣不爲人屈嘗與黃侍郎孔昭



謝侍郎鐸友善一日遊京師鄉人有坐事者古直  
侯諸官官併捕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  
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  
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  
獄吏皆大笑自是得名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  
釜餽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酒壺展  
飲一兩勺已復鐫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  
瓶以貯水黃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炮燈古  
直買置子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  
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值

紀錄彙編卷八十八

九

三頁

掾吏至曰遽敗吾興掾欲歐之或俾自爲計古直  
曰我固可歐歐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歐  
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  
曰我來爲爵祿圖耶盍科舉乎則歎曰安得以少  
年處我嘗在酒所歎曰此亦功名事業也蓋亦一  
世奇士云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九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三

芷沅箬陂

錢塘倪公岳庚申夏以南京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一時極有風裁人畏奉之恐後惟爲都御史張公  
敷華一沮蓋公從南來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欲  
償以值堅不受云有鹽在淮乞一書與張獲支則  
已矣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  
外官所當奉承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  
奉人也大悔沮

紀錄彙編卷八十九

九

庚申夏彗星出虜犯大同析長城入關兵出屢不利  
京師童謡云天上有掃星地下有達兵若委須殺  
馬文升蓋馬父居兵部局幹不遠惟恃險刻爲事  
朝廷有時賞賚各邊多奏裁之京軍布糧亦從減  
削遼東朵顏三衛朝廷特爲藩屏設都督一員指  
揮四員統之近年某都督死其子來襲舊例惟命  
有文憑驗過則與之襲馬欺爲遠人收其諸憑延  
推歲月不與奏請其子發忿以歸示統部落以其  
無職署皆不可順使馬又奏沙汰天下武職其連  
歲賞賚鮮薄上下易心遂致大衆寇邊而爲之聚

怨中外騷然由是因冢宰闕位營遷以避禍言官吳人杜放彈其臨難避禍不學無術衆是其言古語云軍不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馬益不聞此耳

御史車梁石州人好飲而性闇嘗奉文點開郊祀齋宿衙門導至工部梁由中道入司務在二門候亦不顧至後堂見尚書曾公鑑始知其爲部也猶帶醉再三央說御史只說此是鴻臚寺人皆嗤之以年資陞參議明年朝覲黜退予嘗記陳翰林音初以編脩考滿到於戶部二司務訝其來扣之始知

紀錄彙編卷八十九

二

泉

其誤認爲吏部也此二事相類然人於陳公多恕之以其文學之士且近於朴實故耳若夫御史之官豈應如是耶

通政司奏事春秋凡七起盛寒暑則省其二自今上卽位無日不視朝供職頗難時元公宇直爲通政使王公敞爲左通政姜公清李公浩新選爲參議聲音俱不甚稱時有謠云元哭王唱姜辣李苦蓋元重濁王尖麗姜則急燥李則氣短亦切中云時朝政寬大廷臣多事遊宴京師富家攬頭諸色之人亦伺節令習儀於朝天宮隆福寺諸處輒設盛

饌托一二知己轉邀席間出教坊子弟歌唱內不檢者私以比頑童爲樂富豪因以內交予官刑曹與同年陳文鳴鳳梧輒不欲往諸同寅皆笑爲迂亦不相約旣而果有郎中黃暉等事發蓋黃與同寅顧諡等俱在西角頭張通家飲酒與頑童相狎被緝事衙門訪出拏問而西曹爲之一玷然若此類幸而不發者亦多矣

御史張智涑水人稱貨於鹽商某頗多因同道御史陝人劉堯往淮揚囑其支鹽劉未允智乃與鹽商謀置酒於城外鄭家花園請堯餞別且宿戒伺酒

紀錄彙編卷八十九

三

三書王奇

酣出妓令二三光棍作緝事校尉緝出挾其必從後如其謀逼勒要銀千兩方免聞官堯無計智伴曰我與某處商人相厚令其出銀淮楊准其支鹽就了堯以爲然遂出銀千兩得釋智分其半商人至淮倍獲且出入無忌堯慮有礙前程遂引刀自刎而死科道交章劾其故乃真智等於法

壬戌 廷試策問任輔相以脩庶政之意時洛陽劉公健爲首相主通書心純二字武功康狀元海起句云天下有不易之事人君有不可易之心遂擢第一嘗聞宋淳熙間試上孝宗受之光堯主堅忍

二字對答者得上第一人起句云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君不可無堅忍之心遂薦第一

壬戌春闈有一士未試前頗有議其事關節者譁然以爲第觀揭榜若誠登第則將有擊之者已而其人不終場而罷後有知者問之乃曰其日方作文忽見其號舍前陟黑不見天日視之乃一人形色衣服正純黑色軀頎且碩當舍背立逕遮其光士亦悟安得此等人託以如廁強出舍出則天日皎然回顧黑人無有少選復入甫坐定又遮之矣出入數四皆然雖強握管不能作一字其士因思此

紀錄彙編卷八十九

四

新三九六

必寃纏作梗竟舍而出比出目觀爽然卒無他故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壬戌秋闈老洛陽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德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公遷以在內閣張公昇爲禮書掌部事元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并南京爲六人崔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一時盛傳以爲的對且有譏警蓋此五人謂山西張陝西楊大興劉并某某皆成化戊戌閣老

萬公安以私意選爲庶吉士者在翰林未嘗讀書其詩文一出人皆嗤之可見公論終不掩矣

翰林院素稱清貴無簿書之擾舊有語曰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在早朝所謂清者如此李西涯時爲學士因衆失朝罰運灰炭續兩句云更有運灰并運炭翰林身上不曾饒一時闕然又聞有一檢討討裏河之夫又驛丞不接甚不平或謂之曰人多不知檢討何官可只呼學士就好次日果稱學士仍前不出乃賦詩云翰林檢討被人輕却冒瀛洲學士名依舊所司全不理由來知要不知清

紀錄彙編卷八十九

五

泉

癸亥春例該考察京官給事中王蓋寧國人吳舜浙江人俱爲鄉人訐奏不法事情自慮公道難廢乃先撫拾劾馬冢宰文升又刑部主事張敷亦爲帷簿事見在都察院問理乃以女謁通戴都憲之內戴公不知竟實敷於法敷亦誣奏他事俱爲言官論列二公正部院當事因回避只延至秋方行考察王蓋吳舜皆坐不謹亦從未減云  
內臣何文鼎言事切直內有干宮闈戚畹者上怒撻之死御史黃山等上疏訟其寃雖不之省而亦不之罪也

近時宦官如蕭敬之文雅陳寬之謹厚何文鼎之忠  
謹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  
知人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王高之雅飾後平  
此若芮景賢之安靜皆有取焉至如馬騏之激變  
交南吉祥之怨望啟叛將晃之讒亂官闈李廣之  
納賂干政又其輩中之罪人也至於王振之專恣  
陷駕北狩汪直之驕橫西廠害人後乎此若劉瑾  
之亂政謀叛則又甚矣

給事中張維新已未進士京師人考滿受封以其父  
未仕請具冠服同入朝謝恩預約親友候朝畢由

紀錄彙編卷八十九

六

泉

東長安門鼓樂迎至家其父夜不睡在廊下假寐  
偶聞鍾響促入班叩頭畢慌忙忝過御街西因憶  
前事復橫過東爲序班所執面糾奉旨拏就於丹  
陛下揪繫出午門外跪候冠服皆褫於地朝退迎  
送本所以榮親而瞬息至此事變真不可料皆爲  
之嗟悼予因憶昔年吳康齋與弼徵聘至京有  
旨次日早文華殿引見康齋預擬數事將口陳夜  
宿於朝房掛其中於壁熟寐因起遲倉皇戴其巾  
以入及見上詢問再三與弼俛首不能對叩頭  
而已令左右送出左順門朝士謂曰此正敷陳時

也何以不言與弼皺眉乃去巾觀之有三大蝎  
子嚙其頂腫痛不可忍又彭閣老時以狀元及第  
次日該上表謝恩演習已熟因先夜勞倦次早在  
直房睡熟忽聞鍾響趨走不及鴻臚寺糾奏狀元  
謝恩不到奉旨追究幾危賴李閣老諸公救之乃  
免此二事與張頗相類噫微君之奏對狀元之面  
恩皆尋常事也乃至於此古謂天威不遠咫尺信  
矣

近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款京城士人多好  
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驢尾落膽

紀錄彙編卷八十九

七

三月十五日

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又一給事中上疏  
爲急救社稷事曰見今北虜款塞社稷危甚急招  
人納粟以救社稷如此二疏可謂之通達治體者  
乎一時騰笑於人多矣嘗聞識者謂考選科道須  
要察其文行不可只拘人物京師謠云選科全不  
在文章但要鬚鬚與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  
漿得硬幫幫蓋所由來漸矣

甲子科因言官建議欲令京官出主考各省鄉試惟  
浙江聘楊月湖廉山東聘王陽明守仁時楊爲南  
光祿以終養王爲主事以養病俱在告聞聘皆欣

然往兩省亦頗稱得人然亦不免南臺論劾予嘗謂校文得士自古爲難唐惟稱陸敬輿得韓子宋惟稱歐陽公得二蘇此外若呂東萊之知陸子靜王應麟之知文山亦絕無而僅有者我朝如胡願菴之知南陽姚文敏之知一峯亦爲罕見又聞周宗伯洪謨初中解元以臧場時考官彭弼江西人批云七篇之多不如五篇之純周果知名於時又憶宋末太常蕭達主考嘗於落卷中拔真西山不知二公亦有不否乎

紀錄彙編卷八十九

八

二百七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四

芷沅箬陂

本朝狀元惟錢與謙無足取延世如羅一峯尚矣前此若商文毅輅彭文憲時亦有可觀若曾公榮曹公鼎之才劉公儼任公亨泰之介張公顯宗許公觀之節皆無忝大科其他則碌碌無述焉若彭公教則奪於壽曾公彥則限於年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

紀錄彙編卷九十

一

三百五

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瑯有玉繚環價值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出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繚環

李閣老西涯子兆先幼穎敏絕人爲文下筆立就每科場入試輒病久不中至是卒年未三十西涯公哭之慟自爲墓志人甚哀之士夫傳云昔公之父名淳金吾衛軍餘微時爲渡子日嘗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

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復歸膳翁姑耳所以不憚勞苦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却其直早晚任其渡他一日叟見李告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爲擇吉地瘞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卧處卽佳壤也汝可潛舁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稔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卽其穴埋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俟狐自起乃爲妙爾今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爲三公今其言果驗公竟至無嗣

紀錄彙編卷九十

二

三頁六

兆先文名甚高然遊俠無度以致病公一日過其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齋書案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風燹理陰陽相公相公傳之以爲笑談然予聞之成化中眉州萬閣老亦題其子翼書館翼亦答之同前豈兆先有所聞或亦偶然同之乎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能怨公不然私謂張考功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槩從之由

是果有所得公可謂至公無私者矣予聞之張南園云

崇仁洪鍾生四歲隨父朝京以訓導考滿之京舟中朝京與客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行勢爲父行變累勝客局比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則爲父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卽設肆鬻字京師異爲神童 憲宗聞之召見命書卽地連畫數十字又命書聖壽無疆鍾握筆久之不動 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字第爲此字不敢於地上書耳 上嘉其言卽命內侍舁几復以

紀錄彙編卷九十

三

三頁五十五

踢鐙立其上書之鍾一揮而就 上喜命翰林給廩讀書其父陞國子助教以便其子弘治庚戌年十八登進士第授中書至是不幸嬰疾未三十而卒

蕭山何孝子競其父舜賓原任南道御史以事謫戍廣西後遇宥回藉頗事武斷當塗鄒魯以御史謫官縣丞陞任知蕭山恃勢妄爲自號蕭然逐客又改牧愛堂爲寄豸堂時常仍服豸繡舜賓譏之成仇魯欲戕害乃與二三吏卒謀作廣西移文勾取遂差強徒十數人押舜賓起解仍搜捕其子姓賓

之獄及押舜賓行至江西其吏卒受魯密囑百般苦楚之至夜候舜賓睡熟乃用沙袋掩口身死其人還報魯受賞競逃匿日夜思報父冤一日聞魯已陞山西僉事伺其日出接憑暗結親鄰伏於道左將魯拖扯下轎用石灰擦瞎雙眼用船裝至浙江臬司當將競監候上其事法司題奉 欽依差給事中李舉刑部郎中李時往勘其事擬魯屏去人服食因而致死爲首絞罪係篤疾奏 請何競歐本管五品以上官照例發口外爲民士論不平競復具奏再差大理寺正曹廉勘問乃擬魯謀殺

紀錄彙編卷九十

四

三百七十五

人造意斬罪餘俱爲從者絞何競爲親報仇情有可矜奉 聞可之輿論稱快遂稱競爲孝子云近來士夫多信地理程篁墩學士代謝干朝註雪心賦林見素都憲偕謝評事廷柱徧游閩中則自朱晦菴已深信之蓋其天分之高又與胡五峯蔡西山陳北溪諸賢相與講明益精其說事多奇中相傳其墓下有識書曰某橋水漂子孫入朝景泰祭酉歲 上問朱子有功聖門子孫世祿否禮部奏云未蒙恩典詔錄其嫡長子孫一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未奉祀事其裔孫某入朝之日墓前水

發橋爲之傾

工部吳主事某湖州人家素饒號曰山吳家初中進士欲壽其父緘幣求於西涯公時公爲學士鄙其爲人不許吳問其友人曰今朝中爵位極大者爲誰友人云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乃以幣求英公英不知來意遂受其幣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耀於人云說甚麼李學士英國當朝第一人乃爲我做詩人皆掩口而笑後因考察調外將歸乃以其父好騎驢且年老爲構壽材一副買驢一頭到家之日適其父初度開宴集賓朋爲樂聞其

紀錄彙編卷九十

五

三百六十五

子至甚喜客曰公子遠來必有奇物爲壽詢其子乃曰壽器一副驢一頭衆皆失色其父亦慍懣數日其呆如此

王編脩瓚一日自司禮監教書出謂一二同年曰今早在左順門見紅氍衫裏一婦人不見其面只見二小足有人隨去見二內使押送赴浣衣局守者俱起立迎入待之異常不知其由後數日乃聞恭送數人至西曹問罪內鄭旺招係壩上人有女名某先年選入掖庭近聞生有 皇子見在 太后宮內依住旺每歲來西華門內臣劉林探問但有



新時麵麥瓜菓卽托林送入與本官使女黃女兒  
說知遞進悉回有衣服針線等物旺回家誇耀鄉  
人稱爲鄭皇親京城內外人爭趨赴已二三年矣  
近被緝事衙門以妖言訪獲說者以爲有所受也  
後內批劉林使依律決了黃女兒送浣衣局鄭某  
已發落了鄭旺且監着時論以爲 旨意發落意  
自可見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卽加刑又鄭氏止  
云已發落了尤爲可疑其卷案在刑部福建司人  
多錄出以爲或有所待後乙丑五月大赦閱司寇  
卽將旺放出該司執言事大須 請閱以爲 詔

紀錄彙編卷九十

六

頁八

書不載者卽宜釋放蓋亦意有在云

湖州人以養蠶爲生然蠶神甚異弘治中太倉孫廷  
慎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  
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因蠶多  
桑薄飼之不繼乃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  
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躍入  
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饋主舟經皂  
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  
檢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卽  
縛解浙江按察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

不勝煅煉訴辨得魚之故變易之端主司不信三  
人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  
內主司卽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  
正是瘞蠶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屍身軀完全  
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俱抵罪此事江南人  
盛傳其事到京豈其家害蠶命數多有此冤報然  
司刑者不可不審也

乙丑松江劉知府琬上疏旌表一節婦乃華亭張尚  
書瑩少子未婚之婦也少子某事遊蕩與娼狎被  
驚得心疾遂不起某原聘京衛趙指揮某女沒時

紀錄彙編卷九十

七

三百四十九

張爲御史居憂于家卽具書慰報於趙令其別議  
趙得訃報其女女曰千里之音真僞未可知縱有  
凶說而此身已生死係於張氏矣趙夫婦素知其  
女至信雖有媒妁來議然不敢許踰年公服闋之  
京趙往探之且告以女之言公恐負其女備儀令  
夫人往慰之女但唯唯越數日女告其母曰彼旣  
來慰我則盡禮母親可率兒往展謝之雖未及覩  
夫儀容得拜翁姑亦名分中事父母是其言卽具  
禮母子偕往女留張舍卒不肯歸曰旣已身許張  
氏夫死命也決無他議留此以事舅姑盡婦之道



謂母但歸母不拂其言如其志女時年十八張與夫人別設一室令夫人與俱旣而足不外履慈惠婉順張夫人亦嘗論其可嫁之意女曰有死而已是夕自縊幾絕賴救免自是絕不敢道四方士夫多爲文以紀之近時戲文盛傳商三元轅事頗類此然彼是虛誣而此則實事也因記于此以風世西曹有一對云一雙狀元子兩箇探花爺是雖資謔然亦奇事蓋主事有張恩王守仁其父尚書昇學士華皆狀元也又有劉鳳儀李璫其子內翰廷相內翰龍皆探花也又一對魯鐸分南北朱袞別妍

紀錄彙編卷九十

八

三百三十三

姪益壬戌進士有兩魯鐸二朱袞一湖廣人一求平人一貌美一不揚故云又丙辰進士有孟春李春夏鼎周鼎西涯閣老嘗卽席命對孟春李春惟少仲已而卽應聲云夏商周鼎獨無商皆天然奇句也

乙丑賜崑山顧鼎臣爲狀元尹閣老直家居謂人曰此名未善蓋臣字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然人謂尹之言亦有自也蓋景泰辛未狀元乃柯潛時人云柯與哥同字未幾英廟還自北退居南宮固哥潛之識又天順癸未春御

史焦顯監試有火災時人語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蓋宋末亦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當時或未之避然亦偶湊合耳初顧之父恂得一夢云鼎臣爲狀元初欲以此名其孫潛未果乃命其少子卽鼎臣也果然

紀錄彙編卷九十

九

三百三十四

是錄分上下篇昉自弘治改元至乙丑冬而止上篇事聞

廟朝下篇則臣下事也皆卽一時所聞或因一言一行之微漫書之初非有所擇也若夫

聖政之宏綱大紀及諸臣言行之詳自有國史與諸家文集在焉茲固其餘焉耳嗚呼惟我

敬皇在御十有八載明作之功惇大之化比隆三代而又克勤于政無日不視朝雖值雨雪傳免而

鑾輿猶御正衙呼二三大臣參決政務故當時在朝諸縉紳下迨蟻蝨之微無一人不欲趨朝以仰承

紀錄彙編卷九十

十

正三百十

休德而聞夫所未聞也愚臣自叨第後獲綴班行之末無一日不睹

聖顏聆天語有所聞見卽銘諸心臆退從諸鄉先生遊復悉其顛末益聞其所未聞卽以片紙敬書投之細笥

鼎湖龍遠攀髯靡及乃取而諦觀之未嘗不泫然流涕悵然增感也遂繕寫成帙釐爲四卷以備遺忘亦將自附於裨官氏之末云耳

重光大荒落之歲暇月旣望謹識

治世餘聞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明孝宗時事考明史藝文志有陳洪謨治世餘聞四卷此書止分上下二卷而卷上標目又闕焉蓋卽洪謨之書傳鈔者合併其卷帙耳其題曰治世餘聞錄錄字亦後人所增也洪謨字宗禹武陵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繼世紀聞六卷

〔明〕陳洪謨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繼世紀聞

五卷》提要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一

繼世紀聞卷之一

箬陂



弘治十八年乙丑五月 武宗皇帝卽位大赦天下  
改元正德人謂正德號前代有之宋世西夏乾順  
嘗建此號也時內閣大學士則劉少師健李官保  
東陽謝官保遷與禮部官皆未之深考耳馬家宰  
文升因考科道出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指此也  
由是內閣嚙之未幾馬被御史何天衢論劾遂去  
位似有由也乃以禮部焦芳代之焦亦河南人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二百五十五

立夏氏爲中宮京師人儒之女又立沈氏吳氏爲妃  
皆由大明門入受冊

正德元年丙寅 上嗣位尚在童年左右嬖幸內臣  
日導引以遊戲之事由是視朝寢遲頻幸各監局  
爲樂或卑騎挾弓矢徑出禁門彈射鳥雀或開張  
市肆貨賣物件內侍獻酒食不擇粗細俱納大臣  
科道累有章疏皆不省

是歲六月雷震 奉天殿鴟吻及 太廟春獸 天  
壇樹木宮門房柱多有摧折焚燬前此太白嘗晝  
見人皆異之

逆臣太監劉瑾并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羅祥張興七人皆東宮舊侍御時稱為黨內劉瑾尤姦險粗知文事遂干大政素嫉文臣與同類屢在上前言弘治年間朝權俱為內閣文臣所掌朝廷虛名而已每形諸戲劇又說司禮監亦攬權納賄如各處鎮守出去皆司禮監舉用受錢至多如不信只將司禮監見掌印李榮抄了就有金銀可滿三間房今若將各處鎮守內官取回另換一番人着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送上謝恩恰不勝如司禮監要了由是上信之傳旨將天下鎮守取回新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三百七十七

用者論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獻即得差用如內官韋興齊玄等皆先朝犯賊問發亦夤緣差出分守所至剝削民財全無顧忌

太監王讚在通差往南京蘇松織造段疋乞支長蘆官鹽一萬一千引為路費蓋逆瑾等主之也戶部韓尚書文執奏再三止給其半上召內閣問故劉李謝三閣老對云內官裝載官鹽夾帶私鹽沿路害人上曰彼若有犯朝廷自有法治之李對曰彼既得旨即揭黃旗稱欽賜皇鹽沿途官吏應答稍遲便加箠撻甘心忍受誰敢來奏朝廷

豈得聞知戶部欲少與鹽引者少一引則省一分之弊上色不樂辯析愈厲忽云豈獨此數人壞事文官亦有不好的譬諸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耳既退韓尚書文令司屬官徐廷用李夢陽王崇文等草疏再沮之內有云自閣宦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至今言之痛心英宗狎一王振致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拏問置之俎醢韓文又率九卿共劾之時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亦厭七人所為相與為內應劉健等助之然王岳亦為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三

三百七十八

奏劉瑾等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左右有以其事密告瑾者瑾素與李閣老東陽有舊重其詩文密以韓文等所劾詢之東陽得其大畧瑾等驚覺遂趨至御前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上以為無此事瑾等曰若待明旦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拏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等即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

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殺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王岳之死人頗惜之巡撫山東朱都御史欽上言岳謫守 祖陵旣不自其罪狀賜死道中尤未厭乎人心臣驗岳爲劉瑾所忌必瑾讒毀以惑 陛下敬妄殺之端伏望察岳之非辜誅瑾之讒賊等因瑾不以聞乃以朱禁醮非法逮至京免官罰米三百石輸運大同人心益懼不敢言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見時勢難爲屢疏乞致仕至是乃令劉謝二人致仕李獨留李不自安上言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四

三頁上

臣等三人事同一體而臣獨留何以自容不知何以爲處章亦屢上竟不允東陽門徒最盛相傳以瑾素重其文名故得不去後人傳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前日泄捕瑾等之事爲不誣也

逆瑾亟欲陷韓尚書文等時有進納內府折銀內有假銀驗出遂傳旨以韓文不能防姦罷職爲民仍令邏卒伺察于途文知之止乘一騾宿野店而歸邏卒無所得適郎中張璋尚寶卿崔璿各以公差御史姚祥以陞任在途各乘轎及帶家小馳驛邏

卒回奏其事逆瑾方欲竊柄張威遂差官校逮捕下獄崔姚枷于西長安門外張璋枷于張家灣數日垂死公卿奏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自是內外臣工皆重足而立欲謝政以去不可得矣

焦芳先爲翰林謫出後漸陞用爲禮部侍郎與瑾相善嘗建言禦虜方畧四事劉閣老健票旨這本所言窒礙難行芳遂嚙之屢於瑾處譖劉所短因善瑾遂代馬太宰文升未幾同侍郎王鏊皆入內閣芳仍欲兼部事瑾累遣人來與李閣老東陽商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五

三頁上

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翱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義爲吏部尚書與戶部尚書夏原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大學士也次日吏部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今自擬議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卽當廷跪承旨內閣班皆立聽今亦將出跪而更起立邪又部事差繆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

辭部事

初李夢陽草疏亟欲誅逆瑾等而謀慮不審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爲言而又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胎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士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于世者乃翕然和之蓋夢陽素爲李閣老東陽所重所爲詩文輒加稱賞韓戶書素厚李閣老故亦重夢陽且其疏一出而九卿大臣亦皆景從不敢畧出商量萬全之策後文因事繫獄罰米于石輸邊二子皆罷官夢陽累之也夢陽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六

三五五正

亦下獄人以爲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時管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志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仍贈以物日後當復用之

李閣老東陽四歲即能寫大字順天府以神童薦召入內庭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脚短李高聲答云天子門高即聞于上抱置懷中令翰林院作養與程敏政齊名後至大位然專以詩文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寢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惴舉用具才實學當時有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七

三五五

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爲數年後東陽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事變將作矣初劉閣老健爲首相信陽何景明十三歲登鄉舉博學有詩文名十七歲中進士人以其必居翰林後不與選或以爲疑劉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竟除中書舍人後至提學副使未四十而卒人謂劉公知人李代劉爲首相事多依附有一監生以詩獻之云文名應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相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蓋譏其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之意及瑾誅御史張芹劾稱當瑾擅權亂

政之時東陽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貪位慕祿不顧名節等語人頗然之李至丙子年卒贈太師恩禮極厚又得謚文正是歟否歟

正德二年丁卯一日朝罷內降勅諭留百官於金水橋南跪聽宣讀指摘公卿臺諫數十人未退者勒令致仕  
逆瑾性極貪殘而假竊大義沮抑同列馬永成欲陞百戶邵琪已得旨瑾力拒以爲不可爭於上前谷大用得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於法東廠太監丘聚忤瑾

意瑾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 孝陵太監王瑋  
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攬納戶數人  
專一包納銀草所得利進於內瑋自爲告示送戶  
部出榜尚書顧佐等白于瑾及谷大用瑾大怒同  
谷大用直至 御前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  
之理 上以爲不知瑾遂枷其攬納戶于戶部門  
外命姓其枷不得屈伸皆即日死然亦不能加瑋  
罪也

河南鎮守太監廖堂挾勢奏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  
職者乃傳旨令吏部許尚書進參稱鎮守太監舉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劾三司非其舊例遂置百禁之後許尚書與瑾不  
協辭去歸家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以挾其財  
物深被其害瑾之得罪同列者多類此以是速敗  
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爲禍又豈有涯哉

逆瑾威權日盛口噤 天憲陰養松江人羅學生員  
張文冕及其姪婿罷職司務孫聰于私宅凡一應  
章奏初猶送內閣票旨至是瑾任意批答或增減  
字樣或別爲創造真僞混出而文理亦多不通都  
察院一日奏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  
復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浦率十三道御史謝罪

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自  
是科道部屬官皆行跪禮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  
見畢皆赴瑾宅見辭用宛紅箋紙寫官銜稱頂上  
字樣以爲常瑾或有本建白其事或辭陞賞則送  
內閣票旨內閣官爭出已見稱美有曰爾剛明正  
直爲國除弊瑾既奪內閣之權而李東陽焦芳等  
皆其所任引用坐保富貴一聽其所爲芳初爲編  
修閣老萬安惡之調夷陵判官深恨于心與南人  
相處如冰炭然及得柄用遂附劉瑾假以復舊章  
革時弊爲言多陰助其謀瑾自以內閣官聽已用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不復短之矣

朱恩松江人與瑾有舊自河南按察使超陞僉都御  
史操江未幾陞南京侍郎尚書事瑾極恭凡拜帖  
寫頂上不取云拜上頂上之稱自此起嘗觀海語  
謂暹羅國凡臣下見其君先捫其足者三復自捫  
其首者三謂之頂上恩其有取諸此邪甚可耻也  
戶部主事莊釋公差廣東奏稱官庫錢糧數十萬多  
爲有司侵費瑾正欲藉此媚上乃奏差司禮監官  
同給事中盤勘且令各盡數解京由是各省事緒  
紛紜不免橫斂民財餽送内外以圖免禍

正德三年戊辰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則必獻諷諫之語是日少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皆舊東官官乃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於是陞二人南京侍郎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陞之實遠之也廷和後陞南戶部尚書召還入內閣忠陞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甚有風裁科道部屬皆欽畏不敢縱恣

紀錄彙編卷九十一

十

文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二

繼世紀聞卷之二

箬陂

焦芳既入閣後以許進爲吏部尚書劉宇爲兵部尚書皆河南人宇素暴橫先任左都御史恃與瑾厚責打御史又與保國公家人朱瀛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郎中楊廷儀每伺瀛出必邀入司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必令瀛言於瑾傳旨外補廷儀獨詔宇盡妾婦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允有奏章皆其屬草後焦芳致仕卽以宇代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三百四十一

之又有布政曹元與劉瑾親舊驟陞至兵部尚書後有代宇入閣皆其黨也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因查盤錢糧還瑾索賂不足以爲叅官不當輒發怒用一百五十斤枷枷于東西公生門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遲延亦逮至京枷于吏部門外御史王時中枷于三法司牌樓下遠近聚觀垂淚文臣垂首喪氣莫敢近覲給事中許天錫郝襄皆因事自殺兵部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旨撻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猶恐不免



其死遂詭秘其蹤跡以遠害大理評事羅僑亦劾瑾杖之不死亦遠謫

許進初以戶部侍郎致仕家居正德初起用為兵部侍郎尋陞本部尚書與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進遂代芳為吏部許外若不附瑾而內實不與抗初進致仕時馬尚書文升在吏部陝西張綵為文選郎中進子許誥為給事中屢劾綵過馬以綵有才力救之不得綵以病乞歸及瑾用事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令赴京聽用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令其子焦黃中薦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二

三

于瑾以為綵乃公之鄉里極有可用會文選郎中劉永陞通政進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疏已且而復以綵易之進雖用綵而心甚啗之進素與陝西雍泰相善泰已致仕進欲起用屢薦于瑾改南京操江都御史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朱瀛每欲謀傾進而轉劉宇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為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參將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綵入內詰問雍泰

貶謫來歷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奏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為詐直票旨屢以欺罔斥之進懼遂乞歸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于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入永知覺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具疏酒和解由是永得不去遂深憾之

戊辰春天下諸司赴京朝覲逆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方放回瑾等分用各官皆貧於京師巨家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三

三

及回任括斂民財倍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又有荊州知府王綬武昌知府陳晦俱在黜列乃賈賂瑾復留緩晦皆陞參政仍掌府事如此者尚多此其尤甚者也

是年春殿試賜呂柟為狀元景暘第二戴大賓第三大賓甫田人少有文名甫二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為姪婿於是僕從鞍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大賓儼然自居意氣揚揚復縱酒不檢瑾薄之常笑曰我不可做牛丞相大賓知之遂請假歸卒于途呂柟亦陝西人內閣不無迎合之意然呂

實無預耳又傳奉取焦黃中劉仁并黃芳等數十人爲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爲愧然黃芳數人實由焦黃中等胎累後亦不免謫降焉

逆瑾擅政禁臣民不許用天等字爲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令名雨參議倪天民爲倪民御史劉天和爲劉和中外紛紛尤爲可異嘗記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不許人有天高上天之稱宋宣和中丞相蔡京用給事中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爲名稱者悉皆禁革共禁人字犯天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仁能寺當時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四

三頁十五

有識者憂之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元天字皆作茂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大學士謝表內閣自爲之中骨窺霄蠹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識者嘗訝其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有所襲明半瑾以逆誅無天之罪其兆如是乎瑾誅而禁廢人皆復其舊名矣

殿試畢焦黃中劉仁等自以不得及第喉瑾云鄉試解額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楊士奇私其鄉里蓋其宿憤已多待此而發給事中任姓者承風旨上疏請釐正乃命諸司集議東閣焦芳盛怒數

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和者一口李閣老東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徃事不必論已禮部不得已因言陝西可增作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焦忽大聲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山東山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曰湖廣亦地濶當增李不肯從後不二年悉改正逆瑾用事賄賂公行凡有干謁者云饋一千卽一千之謂云一方卽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千幾方世道益頹矣

四川鎮守太監羅籬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由是各處鎮守皆比例奏要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五

三頁十六

名諸政劉瑾捏旨批出皆許便宜而行河南太監廖堂亦奏兼管修河剝取民財徧于鄉野輦送數千餘萬于京師太監畢真初差天津取海鮮斂財數萬請換勅起自天津歷山東沿海達于蘇松福建所至括取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聲言先朝故事奏准六部差官則該部請勅必具事由送內閣寫勅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自出勅者也畢真輩之勅并近日內官賜祠額護勅皆瑾與內閣李焦輩創爲之時李公爲首相若肯執奏請勅必由六部具由此祖宗故事我輩不敢違况大

明律有結黨亂政之法甚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謝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誰之過歟

邊方召商賈納糧草情弊瑾素知其故一日因戶部奏差給事中三年一次查盤奏內有糧粗糲草泥爛者瑾遂票旨逮繫各年巡撫都御史管糧郎中數人下獄旣而鎖紐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又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亦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重困邊儲漸乏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先朝無此例令戶部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顧尚書佐以天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六

三十七

順年前無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都御史其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間設榆林鎮巡撫余都御史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饋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間戶部葉尚書淇淮安人鹽商皆淇親識因與淇議商人赴邊納銀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

便時內閣徐與淇同年交好遂從其議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積至一百餘萬人爲利便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遂致騰湧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石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胎弊如此使顧尚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七

三十八

書當劉瑾查例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淇其不免矣逆瑾以富國爲名每欲巧取橫斂且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者輒捏旨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粟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坐此破家者甚衆

自逆瑾用事文臣裁抑至甚內官武弁縱橫而行瑾等數人皆贈父祖爲都督都指揮母爲夫人造墳

祭葬該部不敢執科道不敢言其誥命祭文皆內閣所撰議者以當時內閣諸公結黨亂政之罪不可掩也至文臣三品以上祭葬却沮格不與如侍郎郝志義故其子援例乞祭葬瑾以爲洪武禮制文臣無祭葬之例皆後來文臣專權擅加傳旨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學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獄其弄權裁抑文臣如此

紀錄彙編卷九十二

八

一百三十三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三  
繼世紀間卷之三

箬陂

初大明會典成內閣自李東陽而下至翰林春坊皆陞職瑾以爲破壞祖宗制書妄增新例毀其書悉追奪各官陞職惟東陽不奪瑾又欲挫抑文學官乃捏旨謂翰林官不識事體摘十餘人姓名陞調兩京各部屬官令其拓充政事朝野闕然

逆瑾又欲革天下巡撫官云舊制所無天順間亦曾革罷遂將各處巡撫都御史取回後與內閣議不可止將腹裏巡撫革去其漕運及邊方都御史俱不革又欲將各衙門添設官及提學兵備悉行裁革後內閣議提學不可革從之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一百三十四

華容劉尚書大夏旣致仕逆瑾知其受知先朝常欲按致干法又被同年焦芳忌嫉會廣西土官岑猛先年被大夏與都御史潘蕃奏遷福建至是厚賂得復瑾遂以遷徙土官爲非法通逮至京欲寘劉等重辟下之廷議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屠都御史瀟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致之死當擬不應瑾怒罵屠惡語汝黨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

謀於雋芳并劉宇宇又素嫉劉者乃劾劉某輕將  
夷人遷徙與潘蕃俱發邊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  
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衛劉赴肅州時故舊  
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過六盤  
山寄李閣老末句云寄謝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  
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  
子前度劉郎今已還中州子指芳宇二人也

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  
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爲國初屯田脩舉  
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二

文三民十九

慨然脩舉屯田分遣郎中胡汝礪御史楊武少卿  
顏願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  
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  
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  
不聊生其增屯田每致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大理  
少卿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嚴  
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千戶何錦等遂與安  
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禍自是起矣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  
瑾以爲謝閣老遷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

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劉瑾以爲奇貨可騁  
宿忿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干上必欲置謝于  
邊戍賴李閣老曲爲辨析令其爲民

江西南城萬安二縣人蕭明舉等因事叛歸蒲刺加  
國充本國通事伴送進貢番夷道殺其數人而私  
貨財爲邏者所得瑾寘之極典因其黨以江西事  
激之者乃將二縣人俱照餘姚縣例不與做京朝  
官又欲將江西科舉解額止與三十名後不果行  
逆瑾用事中外憤怨有託名黔國公及魏國公檄書  
皆以誅瑾爲名又有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三

泉

出名指斥瑾罪惡數事吏人謗寫于公生門下  
之爲瑾邏卒捕得下獄拷訊所從展轉攀指竟不  
知其由乃遣官校詣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  
說者以爲狄者夷狄胡元也寓意如此耳又一日  
早朝罷有文書一卷書瑾等數人過惡委于丹  
堦侍班御史奏請查究上退坐東角門內留百  
官不放班瑾等自下陞面詰何人所爲俱不承認  
諸人冒暑忍餓跪久有仆地者瑾謂卷在五品以  
下官班內卽令常校將下班三百餘人送鎮撫司  
究問亦無所得時曬死者已三四人矣

正德五年庚午逆瑾日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嚮馬強賊生發瑾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有能幹者專理捕盜事許帶家小隨任甯杲遼東人於真定柳尚義湖廣人於天津薛鳳鳴南直隸人於淮陽賁以殄除賊寇保障地方有功陞賞薛鳳鳴尤善射嘗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用伶人歌舞爲樂瑾之邏卒奏之卽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辱之尚義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於真定城輒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出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四

景

是奸宄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爲大賊窩主杲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以取媚權勢霸州人劉六劉七齊彥名輩因是鼓衆爲亂後杲與尚義皆陞僉都御史仍管捕盜事

陝西寧夏指揮何錦千戶周昂丁廣等謀作亂殺死巡撫都御史安惟學鎮守太監趙弼總兵姜漢等謀立安化王寘鐸爲主出給印信票帖招誘諸路軍馬以誅劉瑾爲名且曰非敢竊覲神器也事聞特起致仕左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都督神英領兵太監張永總督永至中途卽聞遊擊將軍都

指揮仇鉞已入城將寘鐸擒獲及斬殺周昂丁廣等事聞卽勅神英班師仍令張永往寧夏安輯永旣回欲因是以傾瑾八月初永將至京獻俘瑾令且止良鄉棟日迎接不從輕騎來京至十三日永入自東長安門上親宴勞永乘間出懷中疏奏逆瑾一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又因太監張雄張忠共訴于上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若少遲我等皆爲虀粉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衆勸上親行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五

三百三十一

牌子頭先入瑾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獄會集廷臣拷出瑾包藏禍心私製兵器偽造寶印改制牙牌袖中藏刀等項違法事情及搜出暗封同謀吏部尚書張綵錦衣都指揮楊玉石文議等王爵文薄乃坐瑾極刑凌遲三日仇家爭食其肉須臾而盡悉誅其黨抄沒財產若干京師內外咸頌永功內閣李東陽楊廷和亦奏瑾惡以爲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于平且歸功于永等遂封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容

爲安定伯魏彬弟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爲平  
梁伯谷大用弟大玘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  
壽伯各給券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廕李東陽楊  
廷和梁儲楊一清子各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正千  
戶俱疏辭改中書舍人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  
子太保廕兵部尚書王敞子爲錦衣衛百戶時劉  
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  
政馬永成等又奏有 旨凡 朝廷大事須彬等  
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無  
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以獻永東陽爲窮字詩折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六

三百六十八

點畫爲句極巧永大悅命工刊裝錦軸送人未久  
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遂祕不以示人東陽  
又屬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亦不復  
作

劉瑾既誅有 旨凡瑾所壞事情着科道官指實來  
說悉與改正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且于  
人衆都不查究楊一清旋改吏部孫交爲戶部尚  
書何鑑自刑部改兵部尚書魏彬奏起李鐸復爲  
工部尚書劉瑾流毒尚在天下盜賊蜂起而 朝  
政乖宜賞罰未當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

並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張綵素負才名爲劉尚書大夏所愛嘗稱爲可當邊  
方巡撫及焦芳薦于逆瑾每見瑾必談論移時瑾  
皆喜納之驟陞僉都御史坐院尋陞吏部左侍郎  
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  
官有饋送公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  
怨貽患所當知之瑾大開納遂禁察饋遺者適山  
東巡按御史胡節回斂饋未至瑾偵知之撫下錦  
衣獄捶死少監李查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  
建回斂銀二萬饋于瑾瑾收其銀於承運庫李查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七

三百六十九

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  
仕其銀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  
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  
逐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亦爲少減然綵  
在吏部惟知敬瑾其共謀同事者以爲瑾疎同類  
皆綵教之心多嗾嫉初劉宇在兵部武選郎中楊  
廷儀爲心腹宇遷吏部即調廷儀爲考功郎中親  
信之及宇入閣廷儀不爲綵所親有所私求綵皆  
不聽廷儀深憾乃譖之于其兄廷和又故事吏部  
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事惟在瑾內閣不



得預多忽之李閣老東陽等以為廢內閣之權共為不平及瑾被繫亦捕下都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赦斬罪適赦免死內閣後令改擬同劉瑾謀反罪緣竟死獄中仍令挫其屍然以非真謀反止流其子弟母妻于嶺南不誅緣為郎中時楊一清嘗薦緣諳曉輶畧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一清致仕居鎮江緣薦于瑾起用同張永征寧夏及緣被罪一清心憐亦不能救

抄沒逆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

紀錄彙編卷九十三

八

三百八十六

百兩寶石二斗金鍾二千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寶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八百萬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四

繼世紀聞卷之四

箬陂

正德六年辛未林都御史俊征勦四川妖賊劉梟及流寇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等以捷聞林素負忠義名致仕在閩特起往征林至夔州先毀白帝祠以勵人心傳檄郡縣威令大振後又有曹甫方四等煽亂復命洪尚書鍾總制同林勦平兩川方定林遂乞致仕歸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三百八十六

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獲人號為放嚮馬賊近來內官用事谷大用馬未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豹房觀上遊幸之所及為甯杲所逼遂聚眾拒捕後瑾誅杲亦得罪繫獄因而作亂當時本兵者議遣驍將數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為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日而平矣兵部尚書王敞素不諳世務徒事虛譽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被劉七等十餘人劫出旬日之間聚至數百人



所至窮民嚮應增至數千敵束手無策吏部楊尚書一清建議須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着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願者陞一級李閣老東陽從中票旨褒美悉從所言但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捕盜不關白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王敞不職遂罷去

四月講畢 召內閣至暖閣叩頭畢 上手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內閣李東陽等內有白紙票黏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誤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振三百五十九

處 上曰今欲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但與先生輩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至暖閣門外留寘案上少頃太監張永送至閣是年大學士劉忠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考事出院後即乞省墓已得請是日 陛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具疏乞致仕蓋已有先入之言矣

辛未八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合夥為亂擁眾向北京師戒嚴貼張二旗上書虎賁三千直搗幽燕之境龍飛九五重興湯武之師時已命兵部侍郎陸完代馬中錫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

在固安甚急 上召內閣李東陽等至左順門內

上南向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等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可至東陽後奏曰聞賊船在水套自陷危地似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不難但恐人心不能齊一向來畧失事機正坐此故今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對曰今須亟 勅東南諸將令嚴謹隄備以防奔潰若有意意外查照地方連坐鄰境不許互相推調務在萬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三

三百八十四

心辦事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但願朝廷賞罰明諸將効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退初都御史馬中錫巡撫大同楊尚書一清等舉中錫堪以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下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袴之子亦不知兵師既出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促與供飯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城撫之劉六欲降劉

七日今內臣主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輦載赴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罪論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爵閑住中官因是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完雖通達亦不知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四

三十七 奇

兵銳已衰老而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又失大將軍印時駙馬游泰子隨毛銳冒功亦被殺死適宣府遊擊將軍許泰領兵至救之毛銳僅以身免罷回京因與谷大用同事得不坐失律喪師之罪銳甘肅人及彭澤爲兵部尚書以鄉里素厚特起掛印鎮守湖廣被御史張翰論劾并及澤焉時有巡捕指揮桑玉與賊交通劉六劉七嘗被圍困于村舍桑玉自外挾之遂逸去桑玉以近倖庇久不真于法劉六劉七齊名并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五

三十八 賊

楊虎趙風子等擾亂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地方聚衆數十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因內閣及兵部准行首功之令官軍每追及賊賊卽先驅逐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斬首報功并取棄財帛以致劇賊脫走妄殺平人報功以萬計每一遇賊斬獲脅從人首級輒報捷音降勅獎勵谷大用陸完得獎勵勅十餘次而賊首無一顆者甚至賊已過官軍遇被賊擄平民亦殺之以報功遊擊將軍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三十三

起復陳都御史陳金征江西流賊先是江西饒州撫州瑞州姚源洞諸處強民王浩八等聚衆爲亂殺

死副使周憲僉事李情拘禁參政吳廷舉不放陳  
公至撫勦兼施以漸平定後有殘黨復作而新淦  
樂安又有強民張元二等爲亂乃命俞都御史  
諫南征之方平

十二月朔 駕當出

紀錄彙編卷九十四

六

七十九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五

繼世紀聞卷之五

箬陂

上居豹房惟錢寧在左右候有言則從錢寧本雲南  
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爲家人年十五性  
大機警能愛之帶回京至是見上賜姓朱氏累  
官都督掌錦衣衛事寧幼時有祭將廬和者善相  
謂其將來必大貴顯遂深結納後和坐死罪寧貽  
書當路欲脫其獄竟不果行然寧亦不深憾可謂  
難矣他如被方布政良未奏其縱家人賣鈔事亦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三百四

不報害及優恤胡副使世寧于獄中事皆非他權  
惡之所爲也然終蹈誅夷之慘所謂人妖服妖其  
能免乎

正德九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夜乾清宮火 上親御

午門傳旨侍衛官兵入救次日火煙尚熾宮中

累朝所積皆爲煨燼下詔責咎深切時病

八月一日日食晝晦星見愚時官江藩午未間救護

少頃即昏黑咫尺不辨人皆驚懼後詢之各處皆

同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

一叢若相闔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又明年宸濠謀反南贛之兵自外攻入是其象也

正德十二年丁丑九月 上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水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 駕赴大同城又明日達賊統衆圍陽和向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上幸延安守臣具膳送行常規鎮守太監捧酒巡撫下節是日 上來遲巡撫都御史鄭陽將飭收在袖恐失落也須臾 上至隨從兵衛擾攘將巡撫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二

三百五十五

擠下蓋是時皆戎服莫可辨 上御席無節急呼送飭來倉卒無處尋 上笑曰使我若做撫按官決不如此怠慢是雖戲言亦可以仰見其弘人之度矣

江西寧王宸濠性素貪殘僭侈以文行自飾交結士流自弘治之世已有欺世盜名陰爲不軌之漸矣迨正德中厚賂錢寧滅賢等爲內應益肆毒虐箝制藩臬剝削軍民又時常設宴邀請兩司官入府擇有時名及阿順者留至夜深方散或與聯詩或與論事曲加禮待時若左布政鄭岳提學副使李

夢陽皆有文名濠尤重之鄭初爲按察使與李不合李因鄭遷方伯帶去舊門子二人乃誣鄭多收柴薪銀兩及其子侵尅庫銀虛情自拏其門子取供又譖于濠云鄭布政輕侮王府等語由是濠擬拾虛供奏行總制撫按勘問鄭與李俱下獄鄭備受凌辱後奏差大理寺卿燕忠等來勘鄭爲民李冠帶閑住而濠之志益張矣時則有若叅議王泰白金僉事李淳王奎尤善阿附受其重賂爲其出力各官每留至夜分方回各司大門留之以待副吏胡世寧不平乃疏濠不法數事及稱二司問刑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三

三百五十六

叅吏聽其指麾及半夜開門等語由是科道官劾稱王泰等惟知王府羽翼之勤不顧人臣私交之戒四人皆回籍聽勘濠賂錢寧差官校將胡鞏問時胡已遷福建按察慮其陷害徑赴都察院跪門投到奏送鎮撫司勘問行江西撫按查勘遷延年餘方纔回報而胡竟謫戍遼東方胡就獄人謂之必死不意錢寧曲加矜念遣人饋以米炭不絕由是得以保其軀命雖天之默相忠直而寧一念好德之美不可誣也時寧府奏准復葢琉璃瓦該用銀兩許于引錢內支給濠累逼二司會議引錢數

少欲派之民間時巡撫俞都御史諫會同巡按徐御史讚謂地方兵荒之後難以科派往返再三復用計挾逼乃議作夫價五十五萬兩五年之內遞徵濠得此卽差其府內官校下各府縣坐併遠近騷然而守巡官畏其勢亦有爲之督催者矣時予爲參政與按察司胡副使錠獨不敢阿附濠每欲招致之予二人亦不敢應濠遂奏稱蒙 恩准蓋琉璃瓦綠工程浩大必得才能方面官督工方爲易完訪得參政陳某副使胡某俱有才幹乞 勅該部轉行委任等因本行數日予與胡方知心甚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四

三月十七日

愠懣然亦無能爲也不意工部李尚書鏐覆本云參政等官俱有守巡地方之責難以遙定合咨巡撫從宜徑委該道官督理時予分守湖西胡晉清軍正不係該道也使當時一爲其晉工不免朝夕相見非得罪于目前則不免已卯之大變矣人之禍福自有數存也如此

逆府宸濠於正德二年知政歸宦官陰賂劉瑾以希寵幸使南昌儒學生徒頌已孝行遞相呈達巡撫巡按官奏聞降 勅褒獎刑部侍郎李士實字若虛南昌人素有詩名及善書與李東陽交厚及致

仕避宸濠之害居別郡濠必欲招致來南昌因厚遇之遂爲知己陸完字全卿蘇州人初爲江西按察使獨爲濠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士實完皆以心附濠寧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濠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敢言時天下藩臬畏瑾虐害求退不得濠因納賂于瑾薦完與士實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瑾令吏部舉完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士實以侍郎改都御史巡撫鄖陽完至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爲不稱任改爲僉都御史巡撫完家巨富厚賂瑾復得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五

三月十七日

陞兵部侍郎瑾敗言官論劾完首開賄賂之門驟遷風憲之職內閣庇之得全李士實亦得陞右都御史都察院管事陸完官至兵部尚書士實以年老致仕及瑾伏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罷完爲兵部尚書王酌酒于地曰全卿爲司馬護衛可復得矣自是彼此歲時問遺不絕濠免完欲乞復護衛完答書曰須以 祖訓爲言伶人滅賢者有寵于上左右近習內臣如張銳張雄錦衣錢寧文臣如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滅賢之壻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濠令鉞敘演江西伶人

泰宏等歌樂因鉞以通於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輦載金銀寶器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內閣大學士費宏素知其故乃大言曰寧府以金銀巨萬打點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錢寧臧賢再三懇免陸完題覆稱寧王乞護衛以典章爲言事體重大合會多官議中官盧明以本來內閣擬旨票云旣王泰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營業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行濠以宏作梗恐其更改乃託賢等諧干上曰宏私鄉里取進士黃初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六

三四十五

及第且曰乾清宮天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時御史余珊劾宏私其弟費宏選入翰林久不認罪遂罷宏致仕濠旣得護衛益驕橫聞上巡各邊境納都督馬昂已嫁妹馬氏于宮中心懷異謀陰養盜賊以爲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恃王墳廠爲巢窟肆行劫掠與民爭田不得令賊屠其家官司莫敢問劉六劉七擾中原之後兵部申明律禁不許隱蔽賊情釀成大患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昌府獄復爲賊劫出兵部奏責孫燧行屬責限緝捕濠恐賊獲

于已謀欲去孫燧以息事乃令南昌三學教官達賓等率領生徒裝飾孝行捏文具呈撫按三司保舉孝行逼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等轉奏意欲朝廷嘉獎以固寵眷以釋嫌疑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續以書論差人曰事在司禮監可與蕭敬言之事成卽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梁辰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遇日隆太監張忠與錢寧有隙常附彬欲借以傾寧及是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爲不軌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七

爺不知平奏內稱王孝譏爺爺不孝也稱王早朝勤譏爺爺不朝也時謝儀者南昌人避寧王害補校尉赴京投太監張銳送入東廠緝察奸事銳信任之因得往來內閣部院諸大臣家寧王之謀復護衛也銳實受賄後見寧王益驕橫方絕之御史能蘭亦南昌人其父爲寧王拘繫甚苦聞孫燧等奏保其孝行不勝忿恨播言王必反密謀于謝儀求張銳爲內助諷言官論王不法事儀言于銳曰寧王必反將累公盍不早附張忠江彬禁治寧王爲自全計銳深然之儀見內閣楊廷和等以

此告之廷和亦欲復革寧府護衛以免後患今儀與熊蘭密以張銳意託御史蕭淮論之張銳張忠江彬等共言于上曰寧王求勅褒獎不可從楊廷和遂票旨曰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來保奏時科道因蕭淮奏發及有旨不從鎮巡之請方交章論之廷和欲照先朝故事遣官責論及革罷護衛恐其謀洩乃從中密處不令外庭知之兵部尚書王瓊剛愎自用一日在部晡時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部問曰適間錦衣衛校尉宜召駙馬明日趨闕不審何事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瓊曰不知乃過廷和宅入見問曰適間宜召崔駙馬何事廷和應不知瓊笑曰先生欺我邪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論事得息今遣崔公意亦如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洩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且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勅旨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還革護衛等語王瓊欲爲異議乃言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况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意不平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傳諭

遣官旨意然後行時已卯年五月二十五日也廷和又欲召兵部議發兵事瓊曰此可議而不可洩者前因給事中孫懋易瓚之言議選精兵操江爲江西盜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不出盡力求批出前議備兵之方無過此矣由是廷和與瓊益不相協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爲必擒濠適王府值卒徐華等在京卽飛報于濠至六月十三日到南昌見濠值濠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駙馬等官兼程來矣後又聞宣兵部不知何事濠大驚因憶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曾過南昌今此來爲擒我也罷宴夜召李士實議所處士實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等各飾兵器明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數百人侍衛拜畢濠呼曰汝等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赴京燧曰請密旨看按察副使許達曰天無二日此是大義濠怒曰尚敢如此無禮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仍盡繫三司諸官鎖柵繫獄令布政梁辰等用印信咨文差人遍行天下布政司告諭親王三司舉



兵之意大槩誣稱祖宗不血食者十五年等語乃分給銀米募兵修理戰具以夜繼日十七日濠留中官萬銳等守城自以妃眷世子登舟北出鄱陽湖令僉事潘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命叅政王綸提督軍務爲兵部尚書李士實爲軍師舉人劉養正副之督率護衛軍并閔念四吳十三等賊黨五六萬人盡奪官民舟船萬餘艘蔽江而下九江府開門迎納遂趨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偕知府張文錦竭力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安慶者十餘日不克又聞南昌被王都御史守仁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十

三頁全書

進兵攻破遂棄安慶復回援救初南贛缺都御史吏部會推蘇人文森堪任森因江西有難處之事力以病辭王守仁餘姚人曾奏劉瑾專權被撻幾死謫遠方驛丞歷任南京鴻臚卿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守仁素知其地界連三省事權不一發兵攻討則賊遁入山谷罷兵招撫又肆出剽掠且兵糧無處乃上疏乞假以重權及聽臣募兵精糧便宜區處庶賊盜可息疏下兵部王瓊以爲然乃覆奏乞改守仁職任爲提督軍務欽降令旗令牌八面副軍前得便宜斬殺所在賦稅官錢聽其自

用守仁由是得以展布數月得精兵數萬餘襲破室賊斬首無算民得安生復建議添設縣治爲父長計民立生祠祀之鎮守江西太監畢真見守仁累獲軍功欲與同事通於近侍奏下兵部議稱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謀於江西鎮守斷乎不可爲惟江西有警則聽南贛兵徑往策應朝廷從之特勅守仁得以策應江西蓋廟堂之上亦素聞宸濠畜有異謀陰欲爲之備也是福建軍士作亂乃勅守仁往福建勘處守仁啟行由江路過吉安將至南昌濠差人迎之豐城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十一

三頁全書

知縣顧泌密以寧賊反狀告之且勸勿徑下南昌守仁卽變服返舟值風順徑至吉安乃與知府伍文定計議仍徧行諸路舉義兵徵調南贛京臨兵四萬餘人令知府徐璉邢珣戴德孺統領而伍文定總之兵至南昌破城入寧府其守城內官并官人皆自焚縊而死遂統衆入鄱陽湖襲濠遇於湖中王盡散金寶犒軍死戰伍文定爲前鋒軍少挫守仁命立斬退者二十餘人伍文定立舟上火焚其鬚不動守仁令小舟載柴燃火焚之乘風直入寧軍大軍繼之濠敗先驅其妃婁氏并世子皆



投水中濠為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餘人  
李士實亦被獲為南昌人亂捶而死守仁囚宸濠  
於南昌奏捷候 旨有曰人徒見兔雉之多獲而  
不知王良為之御蓋前此守仁報捷皆為此語以  
歸功內閣及本兵之意故此疏亦云然

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即馳奏兵  
部會官議於左順門尚書王瓊首曰寧王素行不  
義今倉卒反不足慮宜急降 勅令王守仁自南  
贛提兵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嗣守安慶仍  
檄江西義士能擒及者封拜侯爵王如金中之魚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十三

三

安能為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  
天討時將官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策 上聞此  
又欲親征以幸南京時張忠江彬擅權奏差都督  
許泰往南京把截都督劉暉直抵江西未幾守仁  
捷至時 車駕已駐良鄉太監張永隨行令追回  
捷奏待至南京而行時有御史王佩劾奏王瓊緩  
兵不舉通謀宸濠疏上不果行

上在南京命張永復至江西撫安地方查盤庫藏等  
項許泰等因怪守仁不候伊等至先將宸濠等解  
由浙江水路而去挾私指稱守仁先與濠通謀將

伊門徒用事者皆捕獲逼供張永獨知守仁有功  
不肯依從由是賴保無虞逆濠眾犯解至南京江  
口月久候 迴鑾至次年春 駕至通州乃令逆  
濠等自盡楊灰江中不與埋葬又緝得臧賢錢寧  
泰用盧明并蕭敬陸完等與濠往來書簡通捕獲  
下獄 駕回將臧賢等鄉縛前導獻俘議坐重典  
籍沒家產後得未減陸完充福建軍蕭敬以老罰  
銀二萬兩贖罪王守仁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  
伍文定標江都御史徐璉等各陞職有差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

紀錄彙編卷九十五

十三

正三

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  
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  
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吏伍萬五千餘各項  
俸糧約數十萬石

是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襪合用紵絲紗  
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  
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及是年至七十二萬矣

紀錄彙編卷之九十六  
繼世紀聞卷之六

箬陂

十五年庚辰 朝覲考察已畢時 聖駕尚在南京  
未還吏部奏請至秋方得 旨照例黜罷來 朝  
官至是方放回任

二月會試取中式舉人三百三十名禮部請 殿試  
時楊閣老廷和議稱 臨軒策問必 天子親御  
且因是或且有 迴鑾之機一向未舉延至冬未  
回次年辛巳 今上卽位方 御西角門賜策問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三百七十五

乃五月十五日也又次日放榜賜楊維總爲狀元  
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嘗得夢云汝已年進士衆  
以爲寅申已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耳至是始驗  
云

江彬誘惑 聖聰巡遊邊境寵遇日盛位至都督掌  
錦衣衛事提督廠衛官校行事所過科索官民財  
物無算人皆畏禍不敢拂隨 駕至南京禁天下  
宰猪遠邇聞然則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  
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  
諸門意出巨測人心洶洶時楊內閣廷和亟與張

永及兵部議稱團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  
軍離家日久不可久留卽放出城不許停住實削  
其羽翼也楊內閣以彬手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  
張永密議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上崩卽放 皇  
太后傳 懿旨將彬擒拿并黨與男婦不走脫一  
人逆彬坐凌遲人皆稱快時 武宗晏 駕迎立  
今上未至逆彬手握重兵使當國者爲謀不審  
幾不密非但適以殺身而胎 宗社之禍亦不細  
矣顧乃從容周悉不勞餘力而致中外晏然雖其  
祖宗在天之靈而當國者之有功于 社稷亦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二

三百七十六

不可誣也

漢時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  
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至  
宋俱爲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  
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爲嘉峪  
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  
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  
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  
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  
之制而推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爲忠順王降金印

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飾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坐視故實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初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七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剋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刀刺死阿木郎彼有陝巴係元遺孽安定王子不知阿木郎所爲土魯番不忍殺攜歸其國由是哈密失守朝廷下諸兵部馬尚書文升議請合右侍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三

三百五十五

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夷阿忒刺等怨陝巴培尅陰附黑麻子直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攻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直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巡官差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忒刺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忒刺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

兒守城奄克忒刺等將阿忒刺等六人擒殺餘黨方纔畏服董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回願依奄克忒刺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往甘肅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夷哈郎欲訴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王速壇蒲速兒領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肅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銀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四

三百五十六

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奏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經畧時都御史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澤在四川征勦流賊事完回京無缺兵部尚書陸完乃與楊廷和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彭澤素有才望請命澤調延寧人馬外通番夷內逐達賊請勅都督奄克忒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

力捍禦 命下御史張麒上言鄧璋見在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籍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給事中伍江上言治病藥無二君奕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制皆不聽澤至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盜取爲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冠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 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千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五

三百八十五

城印哈密都督奄克孛刺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蒲刺何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訓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其麼希罕我奏 朝廷蟒衣膝襪織金段紗羅銀器珍珠都討發與爾 正德七年二月初二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候土魯番未至澤遽奏西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御史燕澄真定人澤先爲真定知府相善澤陰託

澄奏言陝西一省璋澤二人總統戎務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任澤書囑靳貴陸完轉賂錦衣掌印錢寧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長薦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尙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報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壑之慾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蒲速兒王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六

三百八十六

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至土魯番之地得見速壇蒲速兒計議不協陸完改吏部戶部尚書王瓊代完瓊素以馮時雍所奏爲是乃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方許回京靳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之憾瓊始此是年閏四月彭澤回京八月寫亦虎仙等方到土魯番交割繒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撤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本等十二名驗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俱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於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時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自稱有才亦輕率寡謀印來以雜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朵思遺速壇蒲速兒火者他只丁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七

頁八十九

令其送忠順王密復回國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何復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蒲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例刺火者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蒲速兒又差斬巴思等於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不從監禁責打如箭射石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為奸細

捶死蒲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斬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眾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九疇初亦遣出禦土魯番既而疑其為變捶撻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為奸細捶死虎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八

三百八十五

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于內閣大學士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千吏部工部還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暨兵科都給事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

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 勅切責  
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  
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黃臣未至趙春  
遽奏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  
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  
回奏無一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  
疏 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  
力庇之票 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密囑付譯者沮  
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素與澤厚託禮部尚書  
毛澄戶部尚書石玠依阿內閣議稱大夫出使於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九

前三百九

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王  
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遺後患於國家利乎  
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  
一人復爲曲庇者奏 上彭澤罷免爲民李昆陳  
九疇等提赴刑部會多官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  
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匹復又審  
彭澤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  
皆無異詞楊廷和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票 旨  
澤已罷免不罪李昆降級陳九疇爲民黃臣趙春  
調外任因是內閣與王瓊不協 正德辛巳四月

頒 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令法司查黃臣趙春原  
擬問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票 旨以瓊爲勾引  
奸夷令法司查問法司以事關重大不敢從後乃  
以寫亦虎仙問結後事入罪死于獄連及彭澤所  
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及辨冤供明米兒馬黑  
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之未幾御史楊秉中  
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澤乃催取彭澤赴京  
爲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  
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  
等皆被殺復聚兵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

紀錄彙編卷九十六

十

三百九

州寇掠以殺降爲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  
慘王瓊繫獄比黨頗多給事中史道因劾楊廷和  
彭澤叅稱史道巧詆元臣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乞  
下法司治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  
中于桂及御史曹嘉相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  
扶同奏劾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劾澤沮塞言路  
由是謫曹嘉外知縣于桂亦陞淮安知府廷和屢  
疏乞休吏科都給事中楊一渙上言廷和孤忠時  
望所屬而史道開誣詆之源于桂則導其流曹嘉  
則楊其波奏乞暴白是非懇留以慰中外之望

朝廷降 旨是其說慰安廷和令速起視事給事中  
中閔閔平日與曹嘉史道議論相合欲攻擊內閣  
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篋遂劾史道曹嘉閔閔危  
疑忠良變亂國事由是史道再謫陝西金縣縣丞  
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閔閔已陞僉事復降雲南蒙  
自縣丞給事中孟奇御史吳鎧等十九人相繼論  
救不得遊擊將軍靳英以賊敗御史郭浦劾兵部  
用人徇私給事中曹懌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  
受金之弟澤遂致仕而去

繼世紀聞五卷

浙江范慈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據明史藝文志亦陳洪謨撰然此  
書與治世餘聞史皆作四卷此本乃有五卷其第  
三卷僅一頁有奇疑又爲傳寫者誤分也其書皆  
記武宗時事謂韓文等劾劉瑾司禮監太監王岳  
等佐之瑾已垂誅李東陽黨於瑾先期漏言遂不  
可制卒成擅權之禍所以罪東陽者甚至其事容  
或有之至謂張綏於瑾多所匡正反覆爲辨其枉  
則公論具在安能以一手掩乎

壬午功臣爵賞錄一卷壬午

功賞別錄一卷

〔明〕都穆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鈔國朝典故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壬午功臣

爵賞錄一卷壬午功臣別錄一

卷》提要

壬午功臣爵賞錄

國朝典故十五

公爵加錄受賞者一人

李景隆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加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四百兩文綺四十表裏鈔四十貫

都督僉事封公受賞者二人

朱能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成國公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其

賞白金四百兩文綺四十表裏鈔四十貫并貂蟬冠服

白福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

軍都督府左都督淇國公食祿二百五十石子孫世襲

其賞白金四百兩文綺四十表裏鈔四十貫并貂蟬

冠服

附馬都尉封侯受賞者一人

王寧

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附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



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十貫并貂蟬冠服

右都督封侯受賞者二人

顧成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十貫

都督僉事封侯受賞者十一人

徐忠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十貫并貂蟬冠服

鄭亨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十貫并貂蟬冠服

張武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十貫并貂蟬冠服

大真

大真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同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十貫并貂蟬冠服

陳圭

陳圭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恭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十貫

孟善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十貫

郭亮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誠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定伯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十貫

張信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隆平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  
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王忠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石軍都  
督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  
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李遠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  
督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并貂蟬冠服

房寬

恩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

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二百貫并貂蟬冠服

都指揮使封侯受賞者一人

王聰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  
督府都督僉事武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其  
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并貂蟬冠服

都督同知封伯受賞者一人

王佐

奉天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  
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  
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都督僉事封伯受賞者五人

陳旭

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雲陽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  
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徐里

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康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  
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陳瑄

奉天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石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  
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唐雲

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昌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

奉天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恩伯食祿

劉才

奉天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恩伯食祿  
玖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其賞白金貳百五十兩文綺  
綺十六表裏鈔二千貫并貂蟬冠服

尚書封伯受賞者一人

茹瑞

奉天翔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  
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  
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都指揮使封伯受賞者三人

徐祥

奉天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懿安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  
鈔二十五百貫并貂蟬冠服

孫巖

奉天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憲成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  
鈔三十貫

趙晏

奉天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忻成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  
二十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封伯受賞者二人

張輔

奉天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  
鈔三十貫并貂蟬冠服

李濬

奉天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其賞白金三百兩文綺二十表裏鈔  
二十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男封伯受賞者一人

譚忠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其  
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三十表裏鈔三十貫

指揮使封伯受賞者一人

房勝

奉天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富昌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其賞白金三百五十兩文綺

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宿禪食事陞官受賞者一人

張興

驛騎將軍都督食事其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十六表裏鈔二千貫

俄衛正陞官受賞者一人

張成

驛騎將軍都督指揮使其賞白金二百兩文綺十二表裏鈔一千五百貫

賞賜國之盛典禮部主客司寔掌其事正德士

中秋務為主客郎中理改贖符洪武壬午九月

爵賞功臣名數指其誥賜失次因略為修整勅

成一卷名之曰壬午功臣爵賞錄蓋將以備私家

之閱若夫諸臣事功則有史氏之筆在焉是歲

九月十日姪蘇穆謹書

壬午功賞別錄

五軍功賞

奇功

領隊指揮其陞二級其賞白金五十兩文綺八表裏鈔六

百貫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陞俱二級其賞俱白金三

千兩文綺六表裏鈔五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陞俱二

級其賞俱白金二十五兩文綺四表裏鈔四百貫總旗其陞

二級其賞俱白金十八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三百貫

小旗其陞二級其賞俱白金十五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三

百貫隨伍指揮十百戶撫軍其陞俱二級其賞俱白金三

十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五十貫

首功

領隊指揮其陞二級其賞俱白金二十兩文綺六表裏鈔肆百

貫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陞俱二級其賞俱白金十

五兩文綺四表裏鈔三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陞俱

一級其賞俱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

總旗其陞二級其賞俱白金十二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

鈔二百五十貫小旗其陞二級其賞俱白金十兩絹三疋布四

疋綿花五斤鈔二百貫

隨伍指揮十百戶撫軍其陞俱二級其賞俱白金八兩

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

次功

領隊指揮其賞俱白金十五兩文綺四表裏鈔三百貫十戶

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十三兩文綺三束束鈔二百五十貫百戶所鎮撫儀仗其賞俱白金十二兩文綺二束束鈔二百五十貫總旗其賞白金七兩綳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貫小旗其賞白金五兩綳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隨伍指揮十百戶旗軍其賞白金四兩綳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

大旗下功賞

把總都指揮視都督其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十束束鈔三十貫散都指揮視五軍把總都指揮其賞白金二百兩文綺十二束束鈔一千五百貫

奇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二百兩文綺十束束鈔二十貫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六十兩文綺八束束鈔九百貫百戶所鎮撫儀仗其賞俱白金五兩文綺六束束鈔八百貫

隨伍官旗軍其賞俱白金四十五兩文綺四束束鈔四疋綿花五斤布疋鈔七百貫

首功

領隊指揮視奇功十戶其賞白金六十兩文綺八束束鈔九百貫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視奇功百戶其賞

俱白金五十兩文綺六束束鈔八百貫百戶所鎮撫儀仗其賞俱白金四十兩文綺四束束鈔七百貫隨伍官旗軍其賞俱白金三十兩文綺二束束鈔三疋布三疋綿花五斤鈔五百貫

次功

領隊指揮視首功十戶其賞白金九十兩文綺六束束鈔八百貫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視首功百戶其賞俱白金四十兩文綺四束束鈔七百貫百戶所鎮撫儀仗其賞俱白金三十五兩文綺三束束鈔六百貫  
隨伍官旗軍其賞俱白金三十五兩文綺二束束鈔二疋布二疋綿花五斤鈔肆百貫

哨馬營功賞

奇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四十五兩文綺七束束鈔五百四十貫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白金三十一兩文綺五束束鈔四百五十貫百戶所鎮撫儀仗其賞俱白金二十兩文綺三束束鈔二疋鈔三百六十貫總旗其賞白金十六兩綳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四十貫小旗其賞白金十三兩綳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廿貫  
隨伍指揮十百戶旗軍其賞俱白金十兩文綺二疋布二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廿貫

首功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八兩文綺五表裏鈔三百六十貫  
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  
絹一疋鈔二百七十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  
一兩文綺二表裏絹一疋鈔二百二十五貫總旗其賞白  
金十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二百二十五貫小  
旗其賞白金九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四斤八兩鈔一百廿貫  
隨伍指揮十百戶旗軍其賞俱白金七兩絹二疋布三疋  
綿花四斤八兩鈔一百三十五貫

北京等處守城功賞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其賞白金五十兩文綺  
八表裏鈔八百貫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五兩文綺四表裏鈔三百貫  
其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三表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  
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其賞俱  
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  
五兩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  
一百貫百戶所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二兩文綺二表  
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一表裏鈔伍  
十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百貫總旗其賞白金七兩

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  
首功加賞鈔一百貫小旗其賞白金五兩絹二疋布四疋綿  
花五斤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  
一百貫

隨伍官其賞白金四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  
文綺一表裏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五十貫旗  
軍其賞白金四兩絹二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貫奇功  
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五十貫總旗五合餘人等其賞  
俱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鈔五十貫首功加賞鈔三十貫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都指揮其賞白金四十兩文綺陸

表裏鈔六百貫

領隊指揮其賞白金十三兩文綺三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  
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二表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  
一表裏鈔一百貫十戶衛鎮撫儀衛正副加賞俱白金十  
二兩文綺二表裏鈔二百五十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  
一表裏鈔一百貫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百貫百戶所  
鎮撫典仗其賞俱白金十一兩文綺一表裏鈔二百貫奇  
功加賞白金五兩文綺一表裏首功加賞文綺一表裏鈔一  
百貫總旗其賞白金五兩絹二疋布二疋綿花五斤鈔一百  
五十貫其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一百貫小旗其賞

白金一兩絹一疋布四疋綿花三斤鈔一百貫奇功賞白金  
五兩首功加賞鈔一百貫隨伍官其賞絹一疋布一疋綿花  
三斤鈔一百貫文綺一表裏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  
加賞鈔五十貫旗軍其賞絹一疋布一疋綿花三斤鈔一百  
貫奇功加賞白金五兩首功加賞鈔五十貫編五舍餘人  
等其賞俱鈔一百貫奇功加賞鈔五十貫首功加賞鈔三十  
貫優給幼官其賞白金一兩五錢鈔五十貫文綺一表裏  
綿花二斤旗軍其賞白金一兩五錢鈔五十貫布一疋綿花  
二斤

### 運磚人役

保定運磚石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一疋綿花三斤  
麗正等門運石并運木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二  
疋布四疋綿花五斤白金四兩羣鈔十五貫通州運磚并  
運木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一疋布三疋綿花四斤

### 守城文職

府州縣官守城者其賞四品視指揮五品視千戶六品  
九品視百戶有奇功首功者加賞未入流官其賞視領  
隊總旗仍加文綺一表裏有奇功者加賞同守城者其  
賞視隨伍軍官有奇功首功者加賞生員史典知印  
承差其賞視隨伍旗軍有奇功首功者加賞

### 督辦糧餉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一百貫文綺一表裏吏  
員賞鈔八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叁年至三十五年官賞  
鈔九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七十貫布二疋洪武三  
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八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  
賞鈔六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五年官賞鈔七十貫文綺  
一表裏吏員賞鈔五十貫布二疋

### 差遣生員

一度二度賞鈔五十貫布二疋三度賞鈔六十貫布二疋  
四度賞鈔七十貫布二疋五度以上賞鈔八十貫布二疋  
保定運磚石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一疋綿花三斤  
麗正等門運石并運木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二  
疋布四疋綿花五斤白金四兩羣鈔十五貫通州運磚并  
運木婦女每名其賞鈔一百貫絹一疋布三疋綿花四斤

### 守城文職

府州縣官守城者其賞四品視指揮五品視千戶六品  
九品視百戶有奇功首功者加賞未入流官其賞視領  
隊總旗仍加文綺一表裏有奇功者加賞同守城者其  
賞視隨伍軍官有奇功首功者加賞生員史典知印  
承差其賞視隨伍旗軍有奇功首功者加賞

督辦糧餉

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一百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八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九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七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官賞鈔八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六十貫布二疋洪武三十五年官賞鈔七十貫文綺一表裏吏員賞鈔五十貫布二疋

差遣生員

一度二度賞鈔五十貫布二疋三度賞鈔六十貫布二疋四度賞鈔七十貫布二疋五度以上賞鈔八十貫布二疋

晏賞將士

隨伍官每員朝服冠帶鞋鈔二百五十貫針工錢鞋鈔五十貫指揮文綺三表裏十百戶文綺二表裏旗軍每名茶飯錢鞋鈔十錢并衣服袴鞋

領隊指揮千百戶俱文綺一表裏朝服鞋鈔一百五十貫

務為主客郎中之一月於故贖付 武士牛

功臣受爵賞者三十有三人既次第之為錄

後二月復得指揮而下功賞之數仍為次第筆而藏之

名曰平功賞別錄用補前錄之闕後之欲知當時之

事者或於是年有考正德士申仲冬于春始蘇郡謹言

平功賞別錄終

國朝典攷



壬午功臣爵賞錄一卷壬午功臣別錄一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字元敬吳縣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禮部主客司郎中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燕王篡立以後封賞功臣藏其籍於有司正德壬申九月穆官禮部簡視故牘得其名數而繕寫失次因畧加修整編成爵賞錄一卷凡三十三人後二月復得指揮而下功賞之數又次第爲別錄一卷以補前錄之闕建文五年歲在壬午革除以後稱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乃改元永樂云

# 平藩始末一卷

〔明〕許進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繼美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平番始末

一卷》提要

平藩始末

西域自漢武通後歷代廢置不一



太祖革命統一寰宇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至河西元守臣掠人民遁入沙漠送略地至嘉谷關而置甘州肅州等衛是即漢人斷匈奴右臂之策也洪武永樂中因闕外諸番內附復置哈密赤斤罕東阿端曲先安定等衛授以指揮等官俱給誥印羈縻不絕使爲甘肅藩蔽後因諸番入貢者衆皆取道哈密乃即其地封元之遺孽脫脫者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使爲西域襟喉凡夷使入貢者悉令哈密譯語以聞而諸國之虛實向背因賴其傳報由是諸番唇齒之勢成而華夷內外之力合邊境寧謐餘八十年哈密之人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剌灰皆務耕織不尚戰鬪脫脫善撫之國殷富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孛魯溫答力理國事嚴毅有威國人畏服有謀弑之者見其面則戰慄失措劍器皆隨成化九年土魯番速檀阿力王侵哈密與戰不勝遂虜王母金印以去三種夷人皆逃來甘州朝廷慮其有變移置苦峪赤斤等處而命高陽伯李

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至則調集諸軍駐紮  
方徒張聲勢土魯番聞之堅陣以待而諸軍竟不  
敢前遂無功而還自是土魯番謂中國兵易與志頗  
驕橫

朝廷累勅守臣經畧而夷情變詐卒未易定成化十  
四年鎖檀阿力王死其子立是為速檀阿黑麻守  
臣謂其國已易主請乘間封王遣之國乃選良兀  
兒種都督罕慎者係王母外甥遂封為忠順王遣  
使送入哈密守臣洎詣與事者皆賞賜金段有差  
時成化二十年也未幾阿黑麻怒曰罕慎賤族也

平糶始末

二

繼養

安得為王弘治元年乃悉眾假以欲結親罕慎執  
而殺之尋遣使稱貢且乞天使和番并求為哈密  
王時鈞陽馬公在兵部議謂遣使和好雖迤北太  
虜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主哈密至  
於入貢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下

聖書切責阿黑麻阿黑麻得書怒謀欲勒兵近塞要  
求之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  
遠出已難况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則夷漢之  
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  
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為然弘治四年乃以

城池金印來歸守臣具

聞下兵部議大臣欲求忠順王子孫襲封詢諸夷使  
得安定王姪名陝巴者係其裔弘治五年二月封  
為忠順王遣使護送之國其實未安也阿黑麻果  
怒假以都督阿木即嘗尅其茶物又嘗虜其人畜  
為辭遂侵哈密殺阿木即復虜陝巴金印以去時  
弘治六年也事聞

上命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僉事繼謙往經畧之時阿  
黑麻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適  
在京師遂

平糶始末

三

繼養

勅同張繼以往阿黑麻得  
勅不報而但整飭士馬聲言欲東向張繼計無所出乃  
修嘉峪關等處清查各衛寄居哈密夷人名數遂  
歸

上怒其經畧無狀又不聞

命擅回下錦衣獄從重治既皆有減張謫外任繼聞  
住巡撫都御史馮續取回夷使寫亦滿速兒等謀  
發遣兩廣安置無何阿黑麻復侵哈密擾之轉掠  
罕東等衛詎稱精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北虜  
復大寇昌平等處報至中外震恐大臣議遣巡撫

頗難其人乃以予名上

制報可遂賜

勅陞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與太監陸閏總兵官都督劉寧協恭經畧予時因劾太監石岩搆剋謫知充州府甫轉陝西按察使未行而有是

命頗不自安問之北來人皆曰無他故哈密事大北虜復逞急欲用公耳弘治八年正月至甘州時阿黑麻已去留其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

人守哈密牙蘭機警有勇力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協從者皆懾服不敢動

平番始末

四

繼美堂

其雄黠者反投之教以撓中國之術僚佐頗以為憂問予所圖予曰已有拙見徐當議之乃訪撫吏官熟知夷情道路者得指揮楊肅令其假以他事深入探聽既而得其情狀緩急甚悉衆復以為問予曰哈密事未易言也昔我

太宗建立此國為慮最悉外連軍東赤斤苦峪等衛使為唇齒內連甘肅等衛使為應援若哈密有警則夷夏共救之此非為哈密為藩籬計耳土魯番去哈密千餘里中經黑風川等處俱無水草雖其人慣戰習兵使哈密有備諸番倚角我兵乘之豈易

破其王母之虜也實以哈密久安怠備土番乘襲之耳既而哈密過散者不能自歸一切仰我經畧我邊又不肯身任其責令其暫住苦峪等處蓄精養銳以圖恢復是以日月坐遷愈久愈廢罕甚之封也天兵之威未加土番之情未服哈密之勢未振赤斤等衛之援未合苟簡為之能不取敗罕慎既死賊勢益橫謂我兵不能遠制遂求為王以主哈密迨

皇上震怒下

勅切責則又佯歸城印以款我謀而其實王哈密之

平番始末

五

繼美堂

心無日不在也大臣急欲成功遽封陝巴而不思土番何畏而不再來哈密何恃而能死守輕信寡謀致有今日且今牙蘭憑其累勝之威據有堅城內外連結大勢已定非復昔日或出或入專事剽掠之舉而哈密三遭殘破銳氣已盡近聞苦峪遺民種瓜放債生理百出皆不願回本國此豈有恢復之志哉其赤斤等衛則又劫於土番之餘威心懷疑二蹤跡不定然則獨欲以我兵與之千里爭鋒誅寇立王此談兵之士所以為之束手無策也衆曰公何如予曰不襲斬牙蘭則天威不振而土

番終不知慎不懷來諸夷則整授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北虜撫諭南寇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苦峪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牙蘭既擒賊計沮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為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遷苦峪居者之半使之共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我兵聯絡聲勢以為諸夷應援如是則上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窮稱款有日矣二月壬子乃以用兵方畧聞

上可其奏未幾阿黑麻貽書於罕東都督只克自稱速平番策

六 繼美堂

壇阿黑麻書與只克都督倉阿朵兒只刺麻朵兒只衆頭目在前我祖宗拜答兒主人的子孫在哈密住來你沙州瓜州大小人民皆屬管束進貢好物和氣佳坐此地原是我祖宗住的地方如今我得了緣何不照前例進貢因這等氣惱所以來搶你今後着差人投順與我進馳馬便了不然便動人馬來問罪也只克得書驚惶失措乃自馳上肅州子曰事急矣無赤斤罕東是無哈密也無哈密甘肅受禍矣乃疏其事於

朝曰速壇阿黑麻冒認殘元之裔僭稱可汗之號既

已占奪哈密殺其國王却又侵擾屬番逼令從順揆其動靜為志非小且罕東赤斤等衛屬番住牧地方實為甘肅西北藩蔽若不早為區處倘被土番侵掠不支致令脅從將來邊患有不可言除將罕東左衛都督只克以禮優待量給綵段校布食糧等件善加撫諭令知

朝廷恩威順逆生死之理照舊住牧地方勿聽哄誘自貽後悔其阿黑麻若果復來侵擾一面馳報我邊發兵議討一面調集各衛兵併力勦殺更乞勅哈密赤斤罕東三衛管事大頭目奄克剌只克等

平番策

七 繼美堂

預先調定夷兵遇有可乘之機尅期進取仍量給各衛夷人賞賜以結其心庶幾番夷用命成功有日矣書奏乃厚賞只克令還而復遣人賁段布食物分授赤斤罕東等衛撫諭之為言土番無道朝廷已出兵尅期聲討爾等皆累朝有職臣子宜堅守臣節整兵以待調發勿生異心自取滅亡若各衛軍餉不足許即來告為爾轉奏量給協濟事成朝廷自有陞賞只克等大喜即覆書曰先年設立哈密赤斤罕東三衛如一家一般阿黑麻他把哈密奪了我妻誰不懷恨他昨日又差虎刺黑麻劄

力丁爾箇人來我軍東地方來說也要我每投順  
他我只克等衆頭目只是不救忘了

皇帝主人洪恩不肯投順他去年將我大小人口女兒  
都搶了此讐幾時報得如衆大人可憐見時調罕  
東赤斤哈密三衛人馬同到哈密將牙蘭頭割了  
也是報了我每讐恨若不去時恰似害怕他一般  
時住守苦峪哈密衛都督克字刺亦遣其頭目  
脫脫忽寫亦虎仙等至稱言本國失火延燒財產  
畧盡又被西番搶掠大多欲求賑貸辭甚哀切僚  
佐皆曰此輩自寄居以來即仰給於我迄今所費

平黃始末

八

繼美堂

不下數萬彼方以此爲得計不復以恢復爲念少  
有不足輒來告擾我邊豈能一一應之余曰不然  
哈密三遭殘破人無固志若非我邊撫綏稱降土  
番久矣今爲彼圖恢復而先失其心事何由濟且  
養之二十餘年而一旦棄之何爲也乃悉爲奏請  
令都督克字刺鈴東部落照舊於苦峪地方耕  
牧所缺種子令人於肅州關領趁時布種無致流  
移其西番擄去財物仍差撫夷官員拘集西番頭  
目速魯都思到官撫追原搶行李一一給還原主  
余復呼脫脫忽於廳事親慰勞之因謂之曰土番

無故滅爾國致爾播遷窘辱至此誰不憤恨

朝廷憂念爾等特勅甘州守臣厚加優恤思欲爲爾  
報讐興復舊業爾等爲人臣子惟知窺利及不動  
心豈不貽笑四夷今

朝廷知爾等終無大志自欲爲爾出兵襲殺牙蘭興  
復舊國爾等宜堅守臣節協力進勦常差人密切  
哨探遇有可乘之機即便來報勿執狐疑自取後  
悔脫脫忽等曰哈密不幸遭土魯番害國破人亡  
皇天可憐見留下些殘民住坐苦峪若非

平黃始末

九

繼美堂

我每但說起此事恨不得把阿黑麻碎割了絕報  
得此讐只是人少不敢向前又遭火把行李燒了  
過不得日子只等天兵征進我們隨着出氣力天  
兵又不出來延遲到如今如今

朝廷可憐見我每與了大賑濟又要出兵與我們復  
讐我們就死合先去做頭哨馬如何敢把

朝廷的恩背了言畢泣下余悉撫以羊酒令回而遣  
人巡視火災之家徧加撫慰此後凡有求討稱貢  
等項余悉爲斟酌緩急輕重應之由是三衛夷人  
皆感激思奮又令撫夷官凡遇西域夷使入貢者

密切爲言

朝廷方有事於哈密有能傾心向化同力進取者皆結爲盟好厚加賞賜許其歲歲進貢爲國藩籬其迤北虜使入貢者亦皆以此意曉之未幾肅州夜不投楊榮等四人至報稱在天倉墩瞭望被達賊僕捉到營見他頭目稱說我是野也克力人馬先

前有我瀚可王等去甘肅見衆大人蒙朝廷與了大賞賜回來今有赤刺思王亦上因王瀚可王奴禿卜花太師哈刺忽平章等從哈密地方上領着部下人口來到亦集乃地方住着要與

平番始末

十一

繼業

朝廷出氣力有大達子人馬合我們去搶肅州我們不肯依他差我們來到這里住了十七箇日子今日纔等着你把這八箇馬當下另與你四箇馬騎去甘肅見衆大人告討買賣就差通事來說話我們在這里住着若外邊有歹人來我替你堵着殺因此將榮等放回邊哈密都督克克字刺亦遣其頭目脫脫忽以野也事來報余曰此虜素詐不宜輕信然方有事而姑且誘致之以孤土番之勢不然又生一敵也乃遣撫夷千戶陳傑同夜不投楊榮泊哈密哈刺灰夷人二名厚賚羊酒米麵出

境往諭之果有誠心歸附便撫令前來未幾

傑果以野也克力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至譯其辭云我川哥等俱係野也克力並營大頭目亦刺思王部下頭目有亦刺思王因是有外邊大達子常要來搶逼脅我們投順與他領路來犯肅州我們不肯依他將我們搶了一遭說再不肯時還要來搶因此我們亦刺思王將帶馬一千駝二百羊一千與他陪話去了我們在亦乃集地方上住着害怕漢人把我們錯認做歹人在外邊住着又怕大達子來搶我們心里十分艱難過不得因此

平番始末

十一

繼業

要討箇水草便利地方住着與朝廷進貢出氣力就在甘肅城邊做些買賣過日別無歹意再令通事覆審無異悉厚犒之而爲之請於

上曰野也斡原係北虜訛加思蘭暨思亦馬因遺落部種一向潛住甘肅迤北亦集乃等處地方自成化以來時引外寇突出山丹甘州高臺鎮夷等處擄掠前後賊殺官軍不下二百員名在邊窺利積有歲年山川險易道路遠近及城池虛實軍馬衆寡彼盡竊知今在外邊住則恐大達子搶在內住則

又恐我邊勦捕欲求近邊住牧及進貢買賣察其動靜雖非真誠似見勢不容已將有向化之意若不俯從其請恐失虜心致生他變況今方有事於哈密聲援甚寡若羈縻此虜使居西北一則足以牽制土番東向之兵一則足以沮塞吐番烏合之計除將達人川哥兒等以禮撫待官為措辦改布等物給付犒勞使彼感激効順外伏望即

勅該部計議准令北虜遇有大達子搶殺暫於天倉境

外威遠地方躲避無事之時仍在亦集乃一帶往

來住牧及照哈密事例準令進貢照赤斤罕東事

平番紀末

十二

雜著

例每季許來互市一次不該互市之日不許擅越境界行走如有外寇侵犯聽其戮力勦殺如此則邊患少息得以并力西事而成功有日矣川哥兒等聞之喜慰而去時又有小列禿者北虜瓦剌部落舊駐哈密迤北把思濶之地因與哈密結親妻罕慎以妹阿黑麻之襲罕慎也小列禿實救之既而并殺其妹與其兄小列禿由是啣之凡與襲殺者數年余遣人蹤跡其所在云尚在舊地乃屢因虜使招之至是遣其頭目脫脫迷力脫忽麻稱款七月至自甘州譯其語曰我們小列禿見在把思

濶地方住坐今年三月裏有小列禿等也

羅罕等四人往速檀阿黑麻根前講和去

聽得阿黑麻說我們已搶了沙州沙州人都要投

順不如先把小列禿搶了然後去搶瓜州等處將

這差來四箇人不要放回留下與我們領路我們

聽得說這等話暗行逃回見小列禿說這話

阿黑麻隨即差了四箇人來到小列禿根前說你

這裏差人到我阿黑麻一般管待不知因何走回

來了有小列禿說阿黑麻在前把罕慎阿木郎哄

着殺了家今又來哄我我至死也不信和他元是

蠻人有甚好處把來的人殺了三箇留一箇領路

與他廝殺有小列禿收拾人馬中間有野也克力

頭目奄克合三十箇人也到了向小列禿說我們

往漢人地方上去紫甘肅衆大人與了大賞賜好

筵席打發回了小列禿聞的喜歡不盡說我兩下

裏差人往甘州去情愿與

朝廷出氣力因此差我同脫忽麻來邊上報知余得

之甚喜加厚勞之適阿黑麻復遣人至沙州諭只

克等使降且令其掠赤斤苦峪肅州以自効又傳

平番紀末

十三

雜著



其已調兵可速苦地方尅期大舉入寇衆方以爲  
憂余曰小列禿請附吾事濟矣阿黑麻不復能來  
也衆曰何如余曰小列禿與野也克力不同野也  
克力之稱款也特欲窺利於我我邊撫致之亦不  
過欲孤土番之勢耳豈能得其死力若小列禿則  
與土番世讐志在報復觀其此來絕無告討徇利  
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善戰若撫而用之夷  
夏并進牙蘭不足圖也今當遣人令其速發以撓  
阿黑麻東向之計勿先爲人制則計得矣皆曰善  
余乃奏請令哈刺灰頭目拜迭力迷失量帶本衛

平書始末

十四

繼美堂

夷人十名厚賁段布及番字書同小列禿差來頭  
目脫脫迷失等密從背道前去把思潤地方尋見  
小列禿并野也克力頭目奄克台等宣布

朝廷恩威曲加獎勵務在同心協力共滅逆虜興復  
哈密以成不世之功事畢

朝廷自有重大陞賞及告以阿黑麻將欲東掠消息  
省令速發迎敵勿先爲人制仍行副總兵彭清分  
授差委撫夷通事官軍戒諭罕東左衛都督只克  
等頭目倉阿朵兒只等哈密衛都督奄克李刺等  
及蒙古赤斤衛都督卜刺召把麻奔等并苦峪

遣住牧番達人等各要隘嚴密固守境土令聽  
哄誘自取後悔仍須整備各部人馬晝夜哨探以  
防寇兵務在聲勢聯絡不許自分彼此坐失事機  
七月拜迭力迷失等至把思潤小列禿大喜曰正  
欲報讐况又有助者乎乃率其部下并糾其鄰夷  
小察罕都太察罕都共四千騎而西阿黑麻拒之  
於乞合哈刺兀之地土番大敗死者數百人小列  
禿與其頭目脫羅羅台亦中流矢死其子卜六阿牙  
襲爲太師移住哈密北哈黑察之地八月報至甘  
州余乃與僚屬議曰自土番倡亂以來西鄙用兵

平書始末

十五

繼美堂

餘二十年凱音未奏主憂臣辱余東交謫臣誤蒙  
皇上錄用委以經畧受命以來深惟闇劣不獲圖報爲  
憂幸賴

朝廷之福諸君之策謀之半年頗有次第且牙蘭遠  
守孤城所恃者阿黑麻之援耳今阿黑麻已爲小  
列禿所敗狼狽歸國東向之謀急難再舉此可乘  
之時也卜六阿牙斃其殺父之讐痛入骨髓若往  
諭使之提兵西向以斷土番援路而我輕兵倍道  
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縱阿黑麻聞之必不敢  
越小列禿而援牙蘭於哈密况野也克力精兵皆

駐北邊亦足以牽制阿黑麻東向之計而苦以  
民與夫罕東赤斤等衛精銳凡數千自懷輯以來  
咸感激思奮合勢而前必勝之道也又兄我邊遠  
無北虜之警得以并力西事失此機會後難再圖  
諸君以爲何如衆皆以深入爲難余曰奇功由險  
得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耶吾非貪功生事  
持以土番叢爾之地敢肆侵侮如此堂堂

天朝反不能發一鏃於關外何以威示四夷又赤斤苦  
峪等衛夷人其所以隱忍遲回而不肯叛者所望  
在此一舉今又中止彼將謂我軍事籠絡終難依

平番策

七

繼美堂

倚夷心改圖他變生矣且哈密不欲復則因循可  
矣必欲復舍此何爲况天下事未有不用實力而  
能成者一勞永逸古人有言諸君試思之時猶有  
異議者都督劉公寧厲聲贊之曰許公言是保爲  
諸君破之議遂定乃以狀聞

上降 勅曰近得爾等奏據罕東衛都督只克等報虜  
酋阿黑麻殘破哈密令其頭目牙蘭占據至再至  
三近又搶殺沙州通判各衛歸順及僭稱可汗名  
號爲患不已欲動調番兵擒斬牙蘭克復哈密等  
因事下兵部會多官議僉以爾等之言爲是勅調

罕東等三衛番兵往勦但北虜素稱強悍而三衛  
兵無紀律人無固志必須兼用漢兵始克濟事勅  
至爾等即選委素爲諸番信服之當官員賞賜罕  
東等衛勅書各一道及量支官錢指辦表裡布絹  
等物就令帶去交與只克牙剌達兒奄克牙剌并  
部下大小頭目諭令密探牙蘭動靜各將所部慣  
戰精兵盡數選出見數密切授以方畧立以期會  
分以地方聽候調發爾等先將本鎮漢土官兵揀  
選十分精壯者給與堅利器械及精壯正馱馬疋  
預定領兵領哨之人嚴加練習餵養馬疋如有瘦

平番策

七

繼美堂

損即將充補糧料草束及犒勞物件俱要克己贏  
餘至相應時月遠爲哨探如無北虜西番聲息及  
訪察向背審度強弱果備無不周機有可乘功可  
必就事無所失一面應機速發仍令副總兵彭清  
親臨節制番兵分路進攻漢兵按壘遙振使聲勢  
聯絡諸番有所顧籍不至膽寒氣餒一面星馳具  
奏其行兵之際務要計慮周悉不宜先時泄露自  
取敗衄功成之日陞賞不吝如無可乘之機不宜  
輕易而動爾等其慎之慎之勅至余乃先遣撫夷  
指揮楊肅往諭哈密都督奄克牙剌寫亦虎仙今

其差人潛入哈密探聽阿黑麻及牙蘭消息至赤斤奄克李刺即遣頭目拜迭力迷失凡十八人以往未幾擒一虜巨譯云我也的骨是牙蘭伴當這八月十九日牙蘭使我同計刺骨等六人出城南邊場分馱麥子因晚被拜失力迷失等十八人將我撲住拿來我在哈密時聽見人說速檀阿黑麻調了四千人馬要往漢人地方上去搶中間有小列禿領了四千人馬來到土魯番地名乞台哈刺兀和阿黑麻廝殺把阿黑麻人殺了許多小列禿也折了些人小列禿如今在哈密北邊離四五

集各衛頭目來聽方畧數日皆至犒宴既畢乃陳說順逆安危之理及朝廷恩德與牙蘭可圖況令其各選精兵於住牧地方伺候待調發初至即照數馳赴軍門并密遣人諭小列禿只於舊住地方按兵不動諸頭目踴躍而去十月予乃以趙協副守甘州而身同劉公寧陸公閏至肅州調集各衛官軍簡其精銳者凡四千員名議以副總兵彭清為前部子兵一千五百人先期出嘉峪關沿途候調赤斤等衛夷兵親臨節制俱會於羽集也川以待分遣以指揮楊肅賁勅親詣番族撫調赤斤等衛夷兵共一千五百員名與彭清會以候大軍以少監沈讓整飭在營一應神鎗神銳火器火藥等件器械以戶部郎中楊奇提督倉場以僉事孟準隨營督運糧草以兵備副使李旻趨運軍餉以分巡西寧僉事葛萱預備接濟以百戶何禎鎮撫劉寶賁執旗牌統領官軍都指揮李清等一千五百員名騎捧正馱馬匹各帶軍火器械糧料什物沿途巡點勿致遺落而余與劉陸二公躬統大軍續發與彭清等及番兵俱會於

灰人矮胖到我營着我與

朝廷出力土魯番原與我們讐家我老子因此與阿黑麻麻糾中箭死了如今我哥哥十六阿哥做了太師的職事終日要報此讐想起

朝廷洪恩不敢有忘差我十六賽罕等來邊上謝禮就告稟衆大人知道我兄弟每連我叔叔李羅罕同領人馬情愿與

朝廷出氣力如今人馬見堵着土魯番路里余嘉其意搞以牛酒令隨中軍時彭清兵與各衛番兵俱集惟軍東未至衆欲待之今日潛師遠襲貴在神

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乃令彭清精選番漢兵共一千九百五十員名授以方畧即日進發別遣指揮楊禧領兵三百分市北路坦力一帶指揮朱玉領兵三百分市南路養威一帶俱為彭清聲援以防不測余與劉陸二公以大軍繼之令番兵三百往來哨探聯絡聲勢苦岭去哈密凡三程無水入貢者皆馱水往來至是得雪余遂得以兼程西向十八日黎明我兵奄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清所領甘州官軍六百一十餘員名分為左哨令百戶何禎冠帶舍人劉害執旗牌督之以指揮楊肅所領肅州官軍六百七十員名分為右哨令將才所鎮撫劉寶冠帶舍人蕭紀執旗牌督之與番兵六百三十餘名四面合勢進攻賊亦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兵呼譟並進擊城為坎蟻附而登賊衆崩潰退保土刺土刺者猶華言大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首撒他兒復戰於土刺下指揮何王李珎等奮不顧身登先陷陣賊敗走斬首六十餘級攻破土刺五座燒毀房屋三百間奪獲已故忠順王妻女獲到牛馬羊隻三千有奇牙蘭撒他兒棄間逸出餘賊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懾不敢

動惟餘大土刺一座守者幾千人我兵以鎗砲矢石攻之殺百數十人尚未下問其俘則言皆哈密人爲牙蘭協從非敢拒命恐一舉被誅耳予聞其說急遣人傳令勿攻時有貪功者冀欲封侯乃詰余耳語曰此輩既從牙蘭即是逆賊且面見不異土番若誅之得八百首級真奇功也且我等忘身犯險千里爭鋒而以數十百級歸何以爲辭余曰朝廷用我輩專爲恢復我輩圖恢復當務安之安殺一人尚恐遠人不服況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人其誰與守吾寧無功決不爲此汝今尚未有嗣

勅獎勵有俱爾運謀協力士卒用命致此克捷良足嘉

尚之語巡按御史張恕復以功請加陞陞侯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余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其少監沈讓郎中楊奇副使李昊僉事孟準葛萱指揮王澄李清何玉楊楊李珍楊翥及官舍等陞賞有差至於哈密赤斤從征頭目及尾刺卜六賽罕王等余皆厚加犒宴而倍賞之是役也初議從罕東捷徑以趨哈密既而大雪道不通乃由常道以往而罕東兵亦因雪阻不至上怒其失期欲加究治余爲奏請原其罪令圖後効上納之時衆交議發遣哈密居人及玄王事宜予曰此行雖足以申威絕域顧此虜負固已久奮其餘寇必來擾我邊疆尋殺罕東赤斤等衛還攻哈密以爲復讐之計若以哈密新遷之衆當之勢必不支再受其禍則生意盡矣前日之事正爲急於成功不計萬全所以不爰耳奈何欲効之今當一面先行嚴飭我邊簡閱士馬分布要害以防內侵以示外援一面省諭罕東等衛各選精兵與苦峪居人相爲依倚以防襲取一面諭令都督奄克李刺與小列克約爲婚姻以堅和好及今差人與小列克

從軍使臣先回哈密探聽牙蘭撒他兒去向及土  
番動靜并賞犒賜小列秃諸物省令以精騎布伏  
要地遇有土番逆賊先行跟襲截殺仍速報我邊  
及斤等衛并力追剿若阿黑麻果未悔禍東出  
為逆小列秃襲其後我兵犯其前赤斤等衛之兵  
衝脇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倘兩三出不逞智  
力自困強弱之形判而生賓之勢成然後可以隨  
機應變為哈密永逸之圖今寧心巨則諸事未定  
不計其害而圖其利恐非計也果乃從議遂令  
哈刺灰頭目撒力巴兒等七名及十六寨罕王等  
十三人先入哈密以覘之先是牙蘭撒他兒之被  
襲也牙蘭有名馬日行七百里越宿至土魯番阿  
黑麻聞之大驚欲遣牙蘭還追我兵牙蘭難之復  
遣其酋克克可失率八百騎而出過哈密見城已  
殘破乃不攻而東至哈刺秃以掠罕東并窺我邊  
時余所遣十六寨罕王適至哈密乃以克克可失  
之事語其太師卜六阿牙并致我邊款厚之意卜  
六阿牙喜率精騎襲之於也力帖木兒之地斬  
首數十百級所掠人畜盡得之克克可失遁歸阿  
黑麻聞之俱丙辰正月卜六阿牙遣其頭目李羅

罕拜炳及二十人及哈刺灰撒力巴兒七人至自  
肅州以報予既厚為犒宴而人奏令與奄克李刺  
仍申前約結親畢令還其罕東被掠之眾亦令通  
事張海厚賚物撫諭夷心自是蓋國三月阿黑  
麻與牙蘭謀曰我經營哈密二十年中國已不復  
望不意瓦剌餘孽相與為梗如此豈天意耶今中  
國諸衛之兵皆養銳不動而但令此虜日與吾搏  
深入則恐彼夾攻近則無所得哈密行且休矣若  
與求和還我使臣復通貢路何如牙蘭勸令勿求  
和而阿黑麻乃自將其眾與其酋撒他兒復襲哈密  
破之報至僚佐愕然余曰哈密經我兵之後居者  
皆移住小城城中止有老羸數百食且盡而小  
列秃兵方往來其地阿黑麻豈能持久乎行且退  
矣無何小列秃復還其頭目朵羅都王阿失乃等  
二十六人至報稱有我們人馬都在把思濶地方  
住坐這三月裏有李羅罕王俺孩平章從漢人  
地方上回到我們住處與卜六阿牙太師哈刺撒  
罕王說有肅州眾大人們又與了賞賜好筵席吃  
了着與奄克李刺做親替  
朝廷出氣力有太師聽了這話就聚了頭目計較

差了奄克字羅忽領一千人馬去到哈密那地方  
烟谷城殺了二十箇漢子搶了二十箇女人又把  
九箇小城兒都搶了又活捉了兩箇人也殺了如  
今還要差卜六賽罕王俺答孩平章往吐魯番去  
搶先着我們來報我們來時又有土魯番走出來  
人說阿黑麻如今要來哈密哩太師問了這話也  
要領人馬往哈密搶去搶了時再來報苦峪亦開  
送迎回夷人斬送力迷失自言原隨陝西守城後  
被阿黑麻搶了一向不得歸舊年十一月看見漢  
人軍馬到來廝殺了幾日回去聽得土魯番人說  
只說漢兒人無用看了他一箇箇都是捨命的好  
漢雖說先年加思蘭的人有好漢今漢兒人又  
強似他今年三月裏有速壇阿黑麻又領人來到  
哈密要把大城土基折着另砌一箇小城兒住城  
裏又沒多的人計較中間聽見小列克人馬有些  
在把思瀾地方住坐又有些在他失把力地方住  
坐因這等害怕又見哈密壞了住不得阿黑麻領  
着人馬就回去了有小列克太師兒子領了人馬  
跟着將後頭走的趕上殺子十四箇人又活捉了  
一箇名叫阿雍打刺罕阿黑麻留下撒他兒着守

哈密撒他兒不敢來如今那在刺木城坐着他土  
魯番人不上二百其餘都是我們人又聽見說漢  
人大勢軍馬還要出來撒他兒十分害怕又不敢  
回去昨日差了哈只兒往土魯番報去了如今小  
列克人馬都在這邊堵着路坐哩這四月十一日  
撒他兒差了我們五十箇人來哈密探聽消息到  
了哈密聽見人說小列克達子來哈密搶了兩遭  
又聽的小列克的人說與  
朝廷出氣力如同靠着金山一般吃的穿的都有我  
住了五日艱難難過又怕漢朝人馬來因此乘空  
逃回來了衆聞其說皆以爲余善料余令行都司  
措辦采幣羊酒以搞朶羅都王等而奏請譯寫番  
文令其責去獎諭卜六阿歹太師及衆部落令知  
朝廷大恩蓋聖臣節務將速壇阿黑麻及逃酋牙蘭  
撒他兒設法斬捕及將哈密城池潛住反夷搶趕  
盡絕以靖地方以除後患果若成功  
朝廷斷不負爾之勞朶羅都王既行余復與僚佐議  
以爲哈密湮沒中國不復望者幾二十年阿黑麻  
亦自分以爲不拔之基天佑我  
國家得小列克諸夷之助一戰而走牙蘭再戰而走



克克可失三戰而阿黑麻僅以身免人心兵力同時俱振哈密大勢畧已平矣雖撒他兒尚在然不敢擾哈密而移住刺不城其膽落可知且其本兵不滿三百餘皆協從近聞我師與小列禿角累勝心皆改圖日有逆者其散處各城遺民又皆日傳番漢人馬將至聞撒他兒在刺不夜凡數驚時走城外此不終日之計也復何足患今若令哈密三種夷人每月進遣數十精騎入哈密小列禿之地往來招諭聲勢不絕使知我大勢已復兵威四集以聳動其心又時縱反間於哈密為言阿黑麻

平番集

下

繼美堂

見哈密及復欲盡坑其眾使協從諸人疑阻生變我邊亦聞閼士馬聲言欲合小列禿赤斤等衛就期進討以奪其氣如是則撒他兒授首有日矣撒他兒距大勢自定然後修城墾廣種植議邊發為防守一面閉關謝絕西域使激怒於諸夷一面遠竄竊留使臣使挑怨於部落阿黑麻進無所得退有後悔不款塞求通將何為乎眾曰是乃遺書於鈞陽馬公馬極以為然奏行之阿黑麻自是益窘六月二十一日余方寢起擲髮忽傳赤斤城夜不收伴送夷人四名來獻土魯番王首級余大驚以

平番集

下

繼美堂

為阿黑麻死矣亟出視之乃撒他兒首也僚佐皆來稱賀余咲曰昨與諸君言此虜行當授首今何如耶乃譯來人云我名奄克李刺係哈密已故忠順王部下人後被阿黑麻搶了逼着順了他舊年十一月裏有漢人軍馬來到哈密把牙蘭趕的走了隨後有撒他兒來害怕把我們領在刺不城住坐這今年四月裏有人聽見撒他兒和他手下人商說有牙蘭害怕回去了只着我們在這裡怎麼坐的要好時把哈密好人馬都殺了其別的娃娃男婦我們起着回土魯番去罷他說了這話領着三十多人往哈密哨探去了我們聞知這話慌了做了箇計較對眾人揚說漢人大勢軍馬并奄克李刺拜洪力速夫的人馬如今又都來了聽見人說哈密人若順

大明皇帝去的都饒了不順的就殺哩我們說了這話有哈密人就都來一處商量了起身那到阿思他納城裏坐下先着兩箇人黑夜往哈密城裏對哈密人把這話也說了有先跟撒他兒去的十箇人也是哈密人知的這話就偷了撒他兒二十四馬回來與我們都會在一處有撒他兒聽見我



這裏收拾了二百人馬到阿思他納城裏與我們  
廝殺了三日兩下裏都不曾得贏我們差了亦撒  
失黑迭力迷失兩箇去往把思潤地方上把小列  
禿五百人馬調來了着頭目李倫哈失哈領着同  
我們一處和撒他兒廝殺有小列禿人馬將撒他  
兒人馬殺了一百四十五撒他敗了走到城門下  
有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把撒他兒哄着拿住割了  
頭其余的走脫了幾箇我們殺罷和小列禿人馬  
又到哈刺帖兒城圍着城裏只有兩箇是土魯番  
人走了其余都是哈密人我們就會了話和小列  
禿人馬一同來了有小列禿人說你們不要在這  
裏只往哈密守着城去我們在外邊哨着分付了  
這話回他把思潤地方去了我們起了男婦四百  
人馬就到哈密同城裏人在土刺上守着哩先差  
我和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漸可三人拿撒他兒頭  
來報哈密都督奄克李刺亦遣人遞番字報撒他  
兒事并討大兵乘勢以攻土番余乃先令都督奄  
克李刺先遣人入哈密探聽彼中事務緩急以報  
而復請於

上曰

聖朝建立哈密地方外以控制諸番內以藩屏甘肅勤  
王効順積有歲年先被逆虜速檀阿黑麻悖逆天道占  
奪城池迫降屬番阻絕貢路我  
皇上明見萬里特降  
綸音令臣等潛師克復臣等謹遵  
成命率兵往討仰伏  
天威一鼓而拔夷其巢穴毀其積聚撫安協從全勝而  
回阿黑麻執迷不悟自棄其天後復兩出為逆率  
皆敗歸國雖留撒他兒統領余孽在彼住守勢  
崩力析無所底定今瓦刺卜六阿多并哈密奄克  
李刺等專事  
聖朝堅守臣節乃能聽我指揮同謀協力將撒他兒擒  
斬以獻所領部落殺戮無遺又令哈密夷衆占守  
土刺身為衛蔽以此觀之哈密故疆似有可復之  
狀原其所自非臣等愚昧能然實我  
皇上神謀廣其之所致也臣等竊慮牙蘭遁迹於前撒  
他兒授首於後固為哈密之幸但今住守哈密夷  
人兵力寡弱城池空虛正在急於安處之時倘若  
遲緩誠恐土魯番糾衆復來外援未合內心不定  
勢豈能支臣等欲將赤斤住種三種夷人盡數發

這前去哈密併力佔守崇寧山。彼中事體緩急尚未的知難如前議若不隨宜處又恐有誤事機除行左副總兵彭清速使差人前去招諭哈密都督奄克字刺等前來令其挑選精壯本部夷人三十五名各刺灰五十名畏兀兒一十五名俱量加賞犒著令前去哈密與彼見在夷衆併力佔守以壯

國威仍差人賁賞前去卜六阿歹處諭以

朝廷嘉爾復讐恤患之功誘令往來和好聯絡聲勢以懾虜心一面差人星夜奏報以憑另行奏請處

平番紀略

三

維素

置無何阿黑麻復遣其酋率五百騎襲哈密期欲盡屠其衆都督奄克字刺差人以報譯云前日有衆大人着都督奄克字刺差人去哈密探聽消息都督就差了我脫脫苦木等十一人去到了哈密城邊撞見一箇人問他哈密聲息他說如今哈密城裏都是我們人土魯番一箇也沒有我就和他進到城裏到第二日有五百人馬來到哈密城下就把土刺圍了我們認的是土魯番人往下射箭射死了他一箇人我們土刺上就放火煨烟有小列禿的人看見烟起有卜六賽罕王領了六百人

馬來了土魯番人見了人馬灰起都回去了有卜六賽罕王到了城下我們下土刺同他趕到速木哈刺灰地方上和他廝殺把土魯番人殺了九箇我們也折了五箇人有土魯番回去了我們和小列禿來到哈密小列禿隨在他地方去了我們原打聽事的人他們留下九箇在哈密守着我們四箇來報信問以彼中意向真偽曰如今哈密都是一箇心來時對我們說快著人來守城恐那裏人少支特不住問以阿黑麻消息曰阿黑麻自從敗了這一遭十分害怕又見舊時順他的人如今都隨了我們他來這裏也無處安插多管是再不敢出時余所遣拜迭力迷失等百人尚未行急遣人促之乃違番文告稱艱難求討盤纏口糧修城堞具及哈密守城有功人賞賜并謝小列禿禮物。余皆爲奏請給付而令都督奄克字刺諭使即發復駕番文付與拜迭力迷失六賁去與小列禿太師并領兵擒斬撒他兒有功頭目諭令務與哈密在城夷人叙親和好同心協力防護地方事平之日不新陞賞又行兵備副使李旻查勘入哈密防守家堡各爲量給口糧勿致凍餒拜迭力迷失先行

平番紀略

三

維素

適苦峪原差探聽夷人奄克等復至言哈密城已固但不敢遠出耕種問以小列禿動靜曰小列禿人常來哈密與我們做買賣昨日我來時卜六阿又與我們說你去與衆大人說如今事已定了將苦峪人都着來守戍能我到八月盡間望着你們條佐聞其說皆以爲盡遣之便余曰哈密國勢雖復第累經兵燹室廬積聚蕩然一空若驟以苦峪二千之衆遣之歸何以自贍阿黑麻雖屢遭挫衄包藏禍心尚未可測爲今日計莫若再簡精壯者二百余人令入哈密修復室廬多放冬水候

聞

來春無警則盡遣苦峪壯丁入田畧務糧既備守具不缺然後盡其家屬查照起發慎軍事例量爲周給委副將官前主赤斤等處駐劄遙振軍威相機發遣令安故土若阿黑悔過則已不然戰余力守有余備吾無患矣議既定乃以

制悉報可阿黑麻聞之計無所出乃怨牙蘭而歸諸夷教誘者弘治丁巳遂以陝巴金印來歸且遣使入貢并求安置兩廣使臣罵亦滿速兒等

上皆許之降

通

勅於阿黑麻令條慮自新而差官護送既已及苦峪入國於是哈密復興省衛底定邊關無警西域咸九重紆西顧之憂而予亦遷官去陝矣八月陞戶部右侍郎庚申北虜寇大同九年

廷議復以予爲提督用至一月奉

旨以參劾將官不與監督同議致仕歸家邑路通陝哈密人入貢者感予曠昔之意過必求見羅拜爲壽而後去問以彼中事則已生聚富強與舊日同矣因思予昔冒雪以襲牙蘭食乾糧飲冰水蒙犯矢

石肌膚毀裂返往沙漠蓋三千里不解甲而卧者四十余日當時已分無此身矣幸而成功得保首領復叨

寵命再轉崇階及今優游林下者又且數年此非

吾皇之恩望外之福乎顧予老矣顛直多忤無益時用

幸際太平之盛得安草萊苟度餘生若不幸而有

疆場之虞尚當荷一戈壯士卒而

國恩焉能就牖下與兒女子永訣耶居對客偶談

及此因記其興復始末一以示人臣報

國之義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以伴後之籌邊者

知其責任之重成功之難如此云

弘治十六年歲在癸亥八月望日東甌道人靈寶許進書

平番始末

中

三六

平番始末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許進撰進字秀升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尙書謚襄毅事迹具明史本傳初宏治七年土魯番阿黑麻攻陷哈密執忠順王陝巴去進爲甘肅巡撫潛師襲復其城致仕後因檢閱奏稿案牘編爲此書嘉靖九年其子誥疏進於朝詔付史館其述用兵始末及西番情事頗詳今明史土魯番哈密諸傳大畧本之於此

# 南城召對一卷

〔明〕李時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燕京大學圖書館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城召對

錄一卷》提要

## 南城召對

八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官齋捧

聖諭到部諭臣時曰明日朕親至永太門視祈嗣壇以禮

上帝之所卿可與錄等三臣來同看翌日早朝畢時偕大學

士臣鑾尚書臣錄侍郎臣言同候於東上南門須臾

駕至上乘白馬時等隨行至南城重華樓

上御殿東室召臣時等入上立時等叩頭訖

上曰祈嗣壇位照

大祀殿安設在此殿中卿等可看臣時奏曰石臺可做否

上曰已命所司做臣鑾曰高燥設於地上

三三二

上曰即地太卑時等乃起出視畢入見臣時奏曰臣等恭視

壇位規制甚好

上問曰卿等看永太門如何臣時對曰臣看永太門北少狹

不如門南寬廣上曰即興

世廟對了東上北門北有一處御等可往看

命賜酒飯時等叩頭出司禮監太監韋霜陪宴於南城之

膳房雨畢上命近侍太監來福來諭曰

駕已先往命各位先生可慢慢來于是時等出赴北門至暖閣

殿前上坐黃幄時等至前

上曰此處如何衆對曰好臣時奏此處街路終是寬雜恐

非祭天之所 上曰無有相應地方 臣時對曰寶善門不知可否 上曰後面是

祖廟 臣鑾曰還用永太門北 臣言曰南城不知有空地否 上曰是矣方此處正典

乾清宮對且震方暫時設祭亦不妨時對曰但地面平 平臣鑾曰鋪璫鑾曰鋪蓆

上曰不若覆以黃土有生旺之氣卿等可再看時等起 看畢復命時奏曰方位於 乾清宮甚正最好但

兩面都用蓆填地用黃土 上曰卿便行文書與 工部搭橋運土于是時等各水 旨而退

二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 三五六

九月初二日先有 聖諭與止時曰初六日朕與卿等恭視壇位并習禮六日早朝畢時偕止鑾臣鑾臣言恭赴

祈嗣壇候 駕本部左侍郎嚴嵩右侍郎湛若水祠 祭司即中田汝成工部尚書蔣瑤亦各赴

壇所項之 駕至南天門駐輿西向 召時等至與前曰 朕今日習禮以盡事 天之誠召卿等同觀時等承

旨畢時因奏曰本部兩侍郎并該司即中興工部尚書 蔣瑤俱在此伺候觀禮 上命進見少頃宣太監鮑

忠等命曰侍郎等俱待習禮畢來南城見禮畢隨 駕至南城 重華殿時等行叩頭禮 命賜酒飯少頃

上御殿東室 特召止時止鑾臣鑾臣言進曰適聞習禮如何止時對曰臣等仰觀 皇上習禮事

天之誠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真可謂情文兼備臣等不勝懼忭欽戴之至臣等各叩頭而出

九月十五日 上御南城重華殿暖閣 召止時止鑾臣鑾臣言進見 上持黃紙揭帖曰此是

大神殿正位配位龕匱尺寸乃手授止時因 諭曰卿等明日可會同武定侯郭勛至

南郊計議相度製造石座畫圖進來座成之日朕親來 安卿部具儀來看時等承 旨跪時又奏不曾見

三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 三五二

所制龕匱 上曰此即是龕匱尺寸乃 命賜湯飯時等叩頭訖須臾 上命御用監取龕匱設于

重華殿正中時等觀看而出 九月十七日 上御文華殿西室時等入見 上曰

上曰神牌用沉香木如何鑾對曰沉香木最好 上又曰但有間色臣時對曰以蒼色飾之亦無碍

上曰青地金書外面有香數根卿等可出看時等出看 畢時奏曰臣等恭視諸香惟上一路第二根好但臣等

不識是何香 上曰此香都不見好庫中還有好 沉香至十九日再來看時等方欲辭去

上曰吏部事重唐龍去了一侍郎豈能勝任方獻夫不知來否

說他病重朕欲用一人為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

臣時對曰在廷諸臣才識短長俱在

皇上洞察之下 上曰雖然朕在宮中賢否豈能周知臣等曰

凡卿中隨 皇上選用

上曰這等是挨次用了奎又曰獻夫 皇上前日有旨他當即來

上向臣時曰他有信否臣時對曰路遠不知臣時又曰家宰之任久

虛外面人心不安 上曰從去年凡月到如令缺一年了臣

時又奏曰朝 覲在邇考察百官誠不宜久虛

上曰考察百官必須先看揭帖知道賢否方好臨時點涉

臣時對曰誠如 聖諭

上又曰吏部考察必須會同都察院總司風紀其任至重

卿銓不宜輕改吏部何人可任臣銓對曰尚書李時

侍郎夏言俱好臣時對曰臣不能勝任

上曰卿時朕畱別用臣時因奏曰吏部俱有定規但是念的

人就可委任

上曰可知要公道守法的時又奏曰且用一人暫守吏部待歲終

祖宗時一人常管兩三部 上曰

皇祖太宗時內閣兼管禮部後來分用所以事體生疎了獻

夫等也來別用時因奏曰戶部尚書許讚小心不敢壞

法可以任此 上曰戶部也要人況他總轄過來又曰刑部

也缺尚書朕欲用王時中為刑部取王憲為兵部眾

對曰甚好 上又曰王時中也不是左遷他又曰王憲他

在兵部最好臣時對曰 皇上明見萬里

上又曰吏部朕欲取王瓊來用臣時對曰瓊舊在吏部甚好

上又曰就著唐龍在彼替他總制臣時對曰

聖見允當 上又曰是好亟行時等承 旨

上命賜茶四日叩頭而出 九月二十日

駕詣南城召臣時臣銓臣奎臣言四人候于東上南門隨

駕至崇政殿 召見於西室

上曰季秋大享之禮一向未有禮不可無報臣時對曰古禮

當舉但不可行于 大祀殿 上曰朕欲行于

奉天殿臣銓對曰好 奉天殿即古之明堂乃布政之所

上曰俞寧祭亦未舉卿言曾說雨暘時若克行若雨暘愆

期當祭言又曾說在

南郊之旁但出郊又未免勞擾朕欲於此地建壇如何臣時

對曰且亦曾說祭于 社稷壇此處最好

上今半時第四人騎至河樓之東以定方位事畢

上至錦芳亭 召時等四人至前曰前日所刻

祖德詩并欽 天記頌碑俱未有序朕欲此處建一亭臣

奎曰二碑一亭兩亭

上曰共為一亭卿等可各薦一亭名臣時對曰臣等未敢擅使伏乞 皇上欽定

上曰朕不能逐卿等還擬了進來 駕起至 重華殿召時等四人至東室講 南郊太神殿碑石座良久畢命賜酒飯畢復 召入見

上以欽定尺寸并部中原進圖式授時曰

神座成朕當親行奉安禮部還具儀來看臣時奏曰

皇上只可行禮 太神殿窄狹不使周旋可命太常官奉安

上曰俞又曰明日西苑習禮不得閒從容看議了進來時因

六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

奏二十二日無逸殿進講宴樂乃曠古盛典侍經筵官

恐俱當與郭勛共有八人

上曰是知經筵官都與時等叩頭而出 九月二十九日

上御重華殿東室 召三臣入叩頭畢

上曰如今

郊祀百神之禮已正惟

宗廟之禮尚未盡善臣時對曰時享祫祭

皇上皆已舉行 上曰此皆未盡哉

太祖立四親廟後因合祭

天地方纔改了存心錄俱在臣時對曰

皇上曾有

聖諭祀典當正

廟制難更臣等常私議 九廟之禮勢不能行

上曰一行一廟臣時等對曰立濟衍義十八日行中間恐有

陰雨臣奎曰一日恐

皇上不能偏行若十八日又恐誠意散了

上曰此只春首一行其餘三時皆祫享遣大臣行禮可凡

此只論禮之是非且事貴師古況此是我

皇祖嘗行的若宋大儒朱子有議論甚好臣奎曰是

論同堂異室之判

上曰這文字作得甚好臣時臣奎默然未對

上曰朕亦不動大殿只用兩廡可也臣時曰兩廡無地方臣

七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

奎曰兩廡南北甚短豈能容 都宮殿廟

上曰不必如此只存其義可也

上又促之使議臣鏞等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皇上說的是

上曰然我一人豈可自專臣時曰還着礼部會議多官議奏

上曰事有當禮者就可行了人言紛雜不必盡同須臾

臣言至

上問曰宗廟之事如何臣奎曰夏言猶未蒙

聖諭 上遂語以建廟之事言曰

皇上非欲建几廟乎事亦不必盡合古



上曰天地百神之禮俱正獨

宗廟之禮未正亦不得為孝况父子兄弟同在一室豈成

道禮言曰令春

皇上判為黃幄就是各全其尊矣

上曰此制亦未盡善言曰古人

廟皆向東

上曰不必盡合古朕欲不動大殿言曰不動大殿却好此時曰

寢殿亦不動

上曰三殿俱不動朕又思

皇考獨享一廟南向

太宗皇帝刻西向祝書曰主祀無豐于昵今時人多不知殊

不知非禮之禮大人弗為卿是禮官當進言言曰

皇上所言是矣所當遵行此議一行則稽古者無遺論矣

臣時曰古禮至於

皇上可謂大備矣

上曰只有宗廟禮未盡

上又曰卿等前去看了解說明春又係東作之時古人云使民

以時如今正是春隙之時來春就要行鄉部裏即行

題奏言又叩頭曰通蒙

宣喚直送唐龍來遲

上曰卿不必介意又問唐龍幾時得到陝西臣時曰二十日可到

上曰早到一日百姓早蒙惠一日臣時曰龍先行文典兩司去了

臣鏞曰巡撫都御史劉天和已經造冊完備何者極貧戶

何者為中貧戶

上曰恐與唐龍意思不同鏞曰唐龍至便可給銀矣

上曰各處灾傷罪在朕躬臣時曰

皇上事天敬神脩身講學三代以下史冊所載不能多見

四方灾異皆臣下不能休

聖心所致

上曰朕不德所致四方灾異如此臣鏞曰

皇上只此一念便可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臣時曰近日和

氣漸復了臣言曰近日四方皆有祥瑞

上曰這祥瑞亦不必論只在牧民官任職如何臣時曰只

在知府知州知縣臣時曰又在巡撫巡按得人

上曰巡按尤為要緊若巡撫巡按不相得顛倒不好臣鏞曰

撫巡相爭只是小小禮節

上曰爭禮猶可還要爭利臣時曰巡撫官舊時無有是

正統年間添設

上曰然有事方差去就如唐龍一般言曰後因地方有

事就畱住營事如今久不必更改

上曰時享之祭古人用此何日臣時曰

太祖初用節日三年之後改用四孟上旬

上曰與禋祭日同朕欲用迎氣之始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端午太熱了前日夏至祭

方澤人情已不能堪臣盍曰禮記載霜露既降雨露既

濡君子履之有怵惕淒愴之心正謂是也

上命賜酒飯諸臣叩頭而出

十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

南城召對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李時撰時字宗易號松溪任邱人宏治壬戌進

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諡文康事迹具明史本傳

是編乃世宗親祀祈嗣壇時與大學士翟鑾何喬

汪鉉侍郎夏言等侍於南城御殿召見論郊廟禮

制兼及用人賑災之事時因錄諸臣問答之詞史

稱時恒召對便殿接膝諮詢雖無大匡救而議論

多本於厚於是編亦畧見一斑云

第三頁後半及四行上白二字衍又第八頁後半及一行刻處  
作印此等字樣均屬誤

聖駕南巡日錄一卷大駕北

還錄一卷

〔明〕陸深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

四年刻儼山外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巡日錄

一卷北還錄一卷》提要

聖駕南巡日錄

儼山外集

卷一百一十五

嘉靖十有八年己亥春二月望

聖駕南巡

度 顯陵遷合是行也乘於

上心 禮部諸凡機

務咸躬親裁決若 冊立東宮分王 裕 景 祭

告 郊廟建置留守遣使行邊特設都護將軍左右

副將軍由是臨 軒掛印內刺前驅雷動風行雅尚

整峻至於車旗禁服之制一新皆出夙辦非臣工之

所能與嗚呼大矣哉 聖人之作爲也諸司印信次

第掌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特諭輔臣以深掌行

在翰林院充 扈從 御筆親署爲翰林學士抹落

南巡日錄

儼山外集

一

天

侍讀 聖眷厚矣二月九日禮部送至印文完好作

九疊三行曰行在翰林院印直櫛爲紐旁鑿小楷字

曰永樂十一年正月 日禮部造行在翰林院印自

左向右作三行書比今院印差大云既有 旨十四

日從官分程前行至期適宮僚 命下深得改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是晚報名明晨入 謝畢謁

內閣出由宣武門西行十五日甲寅也午過盧溝橋

初作一詩南行野田村落中悠然有鄉思未至良鄉

吏導入民舍署曰公館從官所 器具一飯從權宜

也日晡過舊店夜向陰乘月行 承已二鼓矣亦入

民舍乃吾鄉崑山顧氏父子出拜候甚謹宿十六日  
乙卯曉發涿出南郭初望 席殿甚整行二十里餘  
過兵部右侍郎方山張公衍慶仲承邀入寓次時戶  
部尚書蕭汀先生李公廷相吏部尚書松臯許公謙  
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繼至方山留小酌松臯  
先去四人飯畢同行已刻細雨入定興循例寓次一  
飯而發過同年王司徒南臯竟封家不遇出南門行  
五十餘里過麒麟店又南上丘陵然道旁刻石曰麒  
麟店云門抵安肅北門有吏持木牌上書翰林院講  
讀三位來迎寓次甚隘又吏持牌曰詹事府一位予  
曰此是也返顧屋主曰屠胡陳三翰林至善事之入  
城寓楊生家初禮部儀注止定翰林講讀三員堂上  
不具予以別 諭從故兵部文移有司者亦不具迎  
候多誤惟詹事府元不與 扈從不知此縣何據有  
此牌予頗以爲訝燈下安州同知何城來候城嘗爲  
庶吉士以刑官謫此予禮而慰之因餽品物曰下程  
予曰此有 題准事例彼此無益峻却之而去遂宿  
十七日丙辰早發白溝驛白溝在雄縣土人云東去  
尚三十餘里是日天氣和朗西望郎山諸峯甚秀爽  
南出郭松臯自後來予遜之先松臯但曰悶悶強拉

同行並輿得商確古今數事酬答縷縷予曰我輩此  
行惟有早勸 廻鑾爾松臯首肯曰然又南度肅  
河石橋始有水木之觀抵保定北門與松臯別候吏  
導行潦上自西而南寓傳文毅公莊門榜曰少冢宰  
公名珪 武宗朝禮書有氣節予會試本房座主也  
嘗許爲序其文集未脫稿爲之憮然倦甚就南牖下  
偃息午飯後漸山屠文升前岡胡用夫至頃之方山  
陳應和亦至矣前後房宿十八日丁巳早赴 行宮  
候 駕已刻 上乘馬入 宮眷從從官朝于 行  
殿奏事如儀退借三春坊過 內閣直廬起居桂洲  
公云明早當朝後發先是 行宮前見傳帖書保定  
真定鉅州襄陽四處駐蹕初定十處者改矣午仍飯  
傳莊唐錫 來候以中書供事 勑房後至乃出湯  
餅食之時行李車已先發是夜臥土炕夜半報免  
朝遂發五更騎至涇陽驛二門閉官吏皆避與工部  
尚書石菴蔣公坐簷下燎火而出並馬行曉月中十  
九日戊午晨抵慶都寓次博野知縣張鳴岐來候外  
姪也騎行途中馬爲車傷午入定州北門寓軍衛家  
暫憩向晚三春坊至予就寢矣二十日己未以新銜  
再發行牌爲應付多錯也乘片南發懷表弟顧世安

抱病有詩是曉寒甚行二十五里入村店燠薪吸湯而去卯至新樂寓次午過伏城遇刑部尚書五華楊公志學同行未至真定入北門寓次晚三春坊見過雷小酌而去是夜與方山中允同宿二十一日庚申晨出行宮候駕已刻朝于行殿從官各有席次頗可居午後復入城過大佛寺登高閣觀宋太祖畫像與一老僧相對若問道狀在西閣之東壁壁已頽圯閣後觀八角井殿前開皇碑字帶隸體尚完好可搨東亭有端拱碑已橫裂皆不及細讀而出西過開元寺寺已荒落惟一殿是十八石柱皆中斷木

南紀目錄

大像山寺記

四

入

作斗拱甚奇古殿中東柱上刻寺始於元魏似唐人書跡西柱上有楷書心經望之亦佳遂與屠陳南過陽和樓樓下兩樓道通衢頗有偉觀漸山云此樓雨不需灑四面隨風若避故曰陽和問之土人曰然遂相與飲王鑄家鑄舊識也迎送甚謹予復至席寓宿候朝二十二日庚申晨起燈下見御札三侍郎高三峯張方山工部江端石瞻以闕供先去各取回行在午易吉服陪祭北嶽祭所復觀一札三更起行衆皆欣躍上欲兼程速回甚感德也因命從官三品以上乘轎聖恩厚矣別定儀注從事予騎

行南渡漳沁數里見校尉馳馬宣吏部松臯返騎而北晚至樂城馮御史汝學形過寓次坐話別去二十三日辛酉月初出卽上車嚴介谿宗伯向予說坐車可抵按摩予憶弘治辛酉冬同介谿赴會試車行屈指三十八年矣曉抵趙州次劉編修世盛家世盛字子謙丁丑進士場屋舊識也以心疾歿死過栢林寺趙州和尚道場也殿後壁上有畫水二堵作波濤狀其起伏之勢筆底凹凸渦回流動自側視之平壁也亦似近時手跡西有古佛堂東南所樹名透靈碑石甚光潤而黝黑一拊而出南過石橋車馬間擁又南

南紀目錄

大像山寺記

五

入

二十里入鋪舍小憇遇右副都御史穎東党公守衡以平輿並行過三十里鋪高邑縣協濟吏治具帳次同穎東小酌而出又南過王莽城午抵栢鄉寓次自此見西山發脉起伏層層南望白浮橫截一縷如雲頃至乃河沙爾復遇松臯知昨宣爲散賞故也夜至內丘宿南城樓居是夜大風有聲二十四日癸亥發內丘地多浮沙途中風塵甚高午抵順德竟寓不得暫寄清軍御史寓次屠胡至小酌既而遷寓市樓小憩騎出東門行宮候駕燈下還觀照磨鶴九臯來謁少敘而去三更復上車二十五日甲子曉過沙

河間車人苦沙深而車中乃少安展抵臨洛禹次午過邯鄲南行西望趙王城臺故址遇通政使鄭敬菴公佩紳同行道旁見兩人折柳枝而將之云以充饑入河南地界見姚布政文清樂叅政嚴廉使浩王副使訥言胡都司永錫皆舊識也稍南遇都憲可泉胡孝思繼宗以治河至敬菴易延用讀以巡撫至巡按馬御史震宋御史大本偕入逆旅茶話而別暮至德州寓次宿二十六日乙丑曉發月中辰臨漳河渡自新橋旁結浮梁亦可渡南岸行數里遇趙王樓輿拱候道左而過已抵彰德過安陽石橋河水消涓流即洹水是已寓倉司午飯過學宮訪三春坊出自南門候駕燈火下與同年崔后渠子鍾立敘契闊子鍾名銑以南祭酒致仕家居十餘年昨選官僚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於此朝見會介谿講送親王還國之禮始知深亦與焉顧不知有御札爾介谿第囑之曰從行三學士須不遠亦不知有宜召之事過內閣直廬桂洲云有御札笑且賀曰昨御筆特稱卿先生當又遷矣還寓次復辦車行三更遂發二十七日丙寅曉至湯陰寓察院早飯發低宜溝入市居供湯餅遂行遇高三峯知張方山奪俸六月

騎行申抵泚縣寓次出東門候駕會鄆都尉景穆始見御筆稱卿事蓋因戶書禮侍似以舊官入銜蒙上記憶若此敢不圖報謹識之會蒲汀陽峯於內閣直廬知勅止汝王遠迂寓孫生家宿三更車行二十八日丁卯曉至衛源寓次出邀蒲汀同至行宮候駕午後駕至汝王來朝司禮監太監張佐自行宮東門引王入東齋殿上升座文武官僚侍班王由行殿東門入至御前行五拜三叩頭禮上避座受之王叔行也王退復入東齋殿從官朝叅如儀后渠面見賜酒飯鴻臚劾彰德知府王旒失朝有旨逮治上退王入內行禮高三峯亦奪俸半年怒旨叅詰撫按官甚嚴以闕乏也既乃命宗伯送王予輩候得亢村祭河之命還寓次三更車行途中望火光已而知行殿災二十九日戊辰曉抵新鄉不下車而行午至炕村候駕鄭王朝于行殿初儀注以是日酉時炕村祭河濱臨時太常牲品先往河濱既有旨以明日寅時臨河而祭駕發遂車行以從深夜始近行宮乃騎行昏黑失道走至河濱還覓得席寓小憩三月一日已巳質明陪祭禮畢隨駕至河壩奉上升

舟予得胡可泉官舫與陳尚寶胡御史守中同濟  
觀龍舟少泊南岸乃騎至榮澤寓次宿小樓河濱  
行殿亦災衛輝之變焚燬法物甚多後宮中貴受禍  
數輩 上怒河南撫按二司皆下 詔獄張方山亦  
就逮有司有紕縛示衆者其書院長浚川王公子衡  
延相被命於災所檢括二日庚午發榮澤午抵鄭州  
周世孫 伊王來朝申過郭店少息樹陰夜深抵  
新鄭寓次三更出 行宮候 駕免 朝還寓宿三  
日辛巳曉發午過姚店入斗室中朱署正守宣來謁  
爲設豆飯行途見饑民跪號者相續未至鈞州 微

南紀

八

六

王來朝從官朝于行 殿如儀前少保閣老南塢先  
生賈公詠迎 駕失朝可泉面謝河南巡撫之 命  
禮畢陪祭中嶽夜入鈞州城寓次 駕即發乃騎從  
自出京是夕始隨 駕後行四日壬申曉過鹹寨已  
至襄城 行宮候 駕會南塢乙丑經房座主也慰  
藉久之乃有鐫落散官之命視介谿疾入城發是日  
始行山麓林木向榮晚至葉縣寓次宿五日癸酉五  
更發曉遇索靜菴同行卯過昆陽城是日大風午抵  
保安寓次未抵裕州寓王生家茅堂土壁窗棂朴雅  
庭中有竹篠松檜蕪花塢耳目頗適蔬食後出

行宮候 駕免朝遂宿是夜夫隸俱逃散中宵車行  
聞雨聲初六日甲戌曉抵博望寓次朝飯騎行途中  
濃陰細雨復車行過博望未至南陽東關寓次出候  
駕過松臯席寓聞 回鑾有期促工大峪夜深  
駕至從官俱候於門屏待旦七日乙亥辰 唐王來  
朝免從官以出有 旨從官先行遂發是日風陰途  
中遇京山侯崔公元同行聞松臯奪俸三月該司六  
月以推補有忤也午抵林水暮至新野縣寓次宿八  
日丙子發新野過呂堰寓次晚至樊城候 駕得旨  
切責以失送 親王也與蒲汀陽峯俱待罪二更發

南紀

八

九

六

襄陽午過宜城不及下車既而蒲汀來約乃騎追三  
十里及之議上疏認罪中夜行車至豐樂投進吏禮  
參處亦上九日丁丑曉至承天 藩邸西門會工部  
侍郎東橋顧公華玉璘與敘契闊同飯午後始得東  
關寓次宿十日戊寅辰出南郭候 駕不至還寓宿  
十一日巳卯申刻 駕至入舊 邸免朝十二日庚  
辰黎明入 朝待罪工部左侍郎方塘潘公希古繼  
以督木至來訪出答之十三日辛巳入朝仍待罪巳  
刻始得降俸兩級之 命喜懼交并報名謝 恩是  
舉也 資次稍後追趨難前可謂自負 聖恩矣及

捧 聖諭嚴詞峻督皆有至愛存焉愧心之痛慘於  
 刑戮其間難處事處從諸公或有能知之者是日聞  
 上有擇地之行抵夜有 旨罷之得閣老未齊顧  
 公致北信至發封得黃甥手書知京邸粗安十四  
 日壬午入 謝禮成湖廣撫按來訪已刻 駕謁顯  
 陵同清江葛從邁松皋三人隨 駕樓輜聯接平生  
 親近未有如此日者既而退息柳陰下以俟暮還寓  
 次二更入陪祭 龍飛殿 社稷 山川禮成還寓  
 就寢十五日癸未入朝頒 賞銀五兩十六日甲申  
 雨 謝過內閣直廬議表賀還過介谿留酌觀賜衣  
 南漢目錄 不備外集卷六 十 天  
 酒杯適樂工至奏伎東橋陽峯同席盡情冒雨暮還  
 風雨益甚更餘得 旨明晨午前候 旨上陵十  
 七日乙酉入朝頒 賞銀七兩未刻雨止 駕出予  
 輩從間道至 陵夜還宿十八日丙戌 楚王來朝  
 上御龍飛殿受之出赴廖學士道南招過孫尚書  
 九峯先生交東城別業遂訪孫憲副從一元敘舊予  
 丁酉春過承天訪從一千里第從一適檢得本朝  
 內閣諸老歷官年月云九峯所遺復訪得之漫錄于  
 此

解學士籍 永樂元年  
 入四年故

黃文簡公淮 永樂元年入十三年罷  
 胡文穆公廣 永樂元年入  
 胡祭酒礪 永樂元年入  
 楊文敏公榮 永樂元年入  
 楊文貞公士奇 永樂元年入  
 金文靖公幼孜 永樂元年入  
 楊文定公濟 正統十一年故  
 陳尚書山 宣德九年入  
 張尚書瑄 宣德九年入  
 馬學士士 正統五年入  
 曹文忠公鼎 正統五年入  
 陳少保循 正統八年入  
 高文義公穀 正統十四年入  
 王學士一寧  
 蕭尚書鉉 景泰元年入  
 苗文康公衷 景泰元年入  
 商文毅公輅 景泰元年入天順元年去  
 彭文憲公時 景泰元年入本年去  
 王毅愍公文 景泰三年入  
 俞侍郎綱 正統十四年辭未入



江學士淵 正統十四年入

張學士益

徐武功伯有貞 天順元年入

許侍郎彬 天順元年入

薛文清公瑄 天順元年入

李文達公賢 天順元年入

呂文懿公原 天順元年入

陳莊靖公文 天順七年入

岳修撰正 天順二年入

劉文安公定之 成化二年入

南進目錄

不嚴山集卷六

七

八

萬文康公安 成化五年入

劉文和公珙 成化十一年入

劉文穆公吉 成化十一年入

尹文和公直 成化二年入

彭文思公華 成化二年入

徐文靖公溥 弘治十一年入

劉文靖公健 成化二十三年入

丘文莊公濬 弘治四年入

李文正公東陽 弘治八年入

謝文正公遷 弘治八年入

焦守靜芳 正德元年入

王文恪公鏊 正德元年入

楊石齋廷和 正德二年入

劉尚書宇 正德四年入

曹尚書元 正德五年入

劉野亭忠 正德五年入

梁厚齋儲 正德五年入

費文憲公宏 正德六年入

靳文僖公貴 正德元年入

楊遠菴一清 正德十年入

南進目錄

不嚴山集卷六

七

八

蔣敬所冕 正德十一年入

毛礪菴紀 正德十二年入

袁榮襄公宗阜 正德十六年入

石文隱公 年入

賈南塢詠 嘉靖三年入

張羅峯璵 嘉靖六年入

李序菴時 嘉靖十年入

翟石門鑾 嘉靖六年入

桂見山葦 嘉靖八年入

方西樵猷夫 嘉靖十一年入

夏桂洲言嘉靖十六年入

十九日丁亥出答拜撫治鄖陽石岡王公以游巡撫湖廣石涇陸公杰巡按御史朱君麓因答榮府王長史正宗書正宗字嫡夫予丁丑會試所取士以御史謫遷遣人候問至二十日戊子上御龍飛殿受賀宣表禮成午從上幸顯陵募還二十一日已丑有旨從官先發上以二十三日大駕北還

南生別錄

大駕北還錄

古

八

大駕北還錄

儼山外集卷七

四月二十一日已丑早入謝賞上御麗正門受朝學士張君治以奉命侍講學士廖君道南以接駕面見退予過內閣直廬桂洲留飯因示御製宣諭文相與歎聖作高古非近代帝王所及因告先行遂發出循漢江而北申抵豐樂宿二十二日庚寅曉發筍輿步柳巷中旭日清風鶯花燕麥殊令人忘疲春衣映草色脉沐若浮亦歸途一樂也辰度浮橋迤北涉小澗有側馬而告者曰公非學士儼山翁乎予方欲答輒揚鞭言吾師宗林化去矣林僧號朽巷涉文藝以詩鳴于時予嘗與游爲之憮然間復通姓名曰呂淮異日修謁當呈師偈頌文業舉手而過午入道傍民舍飯脫粟復跨馬行二十里少憩柳陰秦生兄弟供茶指對面土坡而問曰此顧襄城豈所謂鄢都者耶又北有古城名鄢縣又北過宋玉墓未抵宜城寓學宮二教官洪儒陳生予前歲赴京時識之屈指丁酉三月今復以三月過此亦數也宿二十三日辛卯乘月北發行二十里餘過黃憲墓又北過淳于髡墓已抵澶口入市居邀馮幃城少卿同飯而別幃城名惠光祿舊僚也已而追及於峴山之麓與

同過習池少憩出經羊叔子祠遂登祭江亭幃城不能從焉亭據江山之會甚勝下由襄陽南門轉西門渡浮橋大樊城舊寓宿襄陽形勢自蜀山一枝盡於此三面阻江而西峴結穴雄鎮也本在漢南而稱陽夫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對岸鹿門諸山自嵩嶽發脉一枝盡于安陸今潛邸也南爲沔陽漢陽皆在漢水之北沔方言漢也二十四日壬辰晨起出候駕過蒲汀知龍湖張學士文邦鑄俸二級遲至也大雨暮還會龍湖同三春坊小酌宿二十五日癸巳晴曉出候駕登挹秀樓以俟漢江新晴洲渚出沒青山城郭宛宛在目慨想宋元攻守之際何其慘也顧襄樊唇齒而樊城奢華尤勝金湯設險正當今急務聊志之得旨免朝先行晚抵呂堰與龍湖漸山同飯有贈龍湖詩次趙光祿信臣韻夜發路旁燈火星聯一望數十里亦奇觀也二十六日甲午曉至新野寓次不暇梳沐而發北緣白水江江以光武名所謂白水真人者卽此午飯林水晚至南陽渡江而北宿舊寓中夜聞駕行跨馬馳三十餘里二十七日乙未曉發博望過介谿於途袖出武當笋分贈云上賜也品格俱絕佳辰復隨駕騎行午至裕州候朝

旨免崇王來有詔止之午發裕州過張釋之墓徙至保安宿二十八日丙申五更北發展至昆陽鋪舍小坐以俟飯夫秣馬蓋古葉地又舊縣基有葉公問政遺跡又光武戰勝處城址猶存外多土丘高圓累累土人謂之虛糧塚東北有水南流謂之渦河合於淮土人又謂之裏河是日早晴望四山皆有白雲巖其巔如畫頃之風甚急趨葉縣寓萬安寺僧作筍蕨供迴風北行二十餘里過沙河風水相激疑沙里許殊妨行北岸鋪舍榜曰汝墳云途中見芍藥花已盛開申至襄城旋發深夜少休村店中三更起行二十九日丁酉黎明至鈞州直抵行宮接駕免朝得旨限月朔渡河次日新鄉受朝飯介谿席寓不入城而行夾路饑民老稚號乞輒以錢與之勢不能徧有瞋目而過者午至新鄭過歐陽文忠墓涉漆洧時新雨斷橋乃知子產亦以地勢不能梁故至今猶爾入城寓董氏飯後行細雨中過吳正肅公墓又北過陳文忠公墓憶得正肅爲奎文忠爲堯佐皆宋名臣也匆匆迫曉雨不及瞻禮昏黑抵村店投宿再定寓次聞桂洲諸公咸止此是夜雨不歇以一飽假寐四月一日戊戌曉發北巷門遇蒲汀云候松舉同

行間 駕所在遂冒雨走四十餘里入鄭州南郭會  
朱銀臺小川云適遇裴晉公墓予苦雨而行遂不知  
相與慰藉小川名繼忠通政參議也寓南門沈周氏  
午發鄭州申至榮澤借寓巡撫公館晚晴渡河抵北  
岸甚快見松阜議當接 駕留宿舟中二日已亥晴  
已刻 上自榮澤渡北濟從官候 升輿騎從趨亢  
村申入席寓飯畢先行夜深至新鄉 行宮候 駕  
免朝入自東關抵北門宿王氏三日庚子晨發詣  
行宮免朝會巡撫可泉胡公繼宗爲言鈞州迤北至  
河饑荒如許速宜賑濟可泉唯唯京山侯崔公元邀  
入席寓吏戶刑工四尚書高戶侍同飯因及昨侍  
上舟中與輔臣同以此事面聞 上爲之動容傳發  
銀二萬兩備賑 天語復云活得萬人之命否 上  
之盛德若此又道 伊王來見事由展發午至衛輝  
寓次得少宰學士甬川張公比信知世安病愈有詩  
至暮報諸公俱北去予遂發冒雨行二十里聞前途  
叫號聲甚苦即驅衆往乃一內侍爲賊所劫速令護  
應當擒一人衆皆奔散內侍捧傷哀訴不已縛賊於  
馬前至頓坊鋪投村店適及行李車命止呼地方與  
賊使根究之遂宿四日辛丑曉發冒雨行雨甚少憊

村店秣馬飯夫復即潭趨入一古祠避雨觀其榜聯  
似是張騫香火以衆雜復出雨行向午入淇城南門  
寓郭氏雨中辱滄汀惠縛賊歌和答遂宿五日壬寅  
發淇縣潭深從間道行過轡河上橋石岸屈曲盤轉  
水流有聲青山在目頗似閩浙中山行過龍湖輩三  
四人於道旁趙洪洋東指三山而告之曰此濬縣地  
矣此山出花板石大工採之申抵宜溝同飯於席寓  
比發晚至湯陰過李司空家知后渠已北上李主事  
繼先留酌還寓次與龍湖同宿六日癸卯雨發湯陰  
展抵彰德寓次城隍廟北發午涉漳河觀疑塚自漳  
岸抵磁州二三十里間土丘星散可數相傳曹操爲  
此以誑人耳恐操未必葬此一塚也按銅雀妓望西  
陵松柏想魏陵亦不遠但河南北類此亦多俱不若  
磁之密也午抵磁寓次過學宮訪鄉人張學正抑而  
出暮過車家關見北直隸新撫按諸君一敘而別夜  
深至邯鄲寓次宿七日甲辰曉發邯鄲展過沙河縣  
寓壁懸宋文貞公孫慕碑顏魯公書叙唐元宗車駕  
幸洛陽文貞拜迎道左時已致仕年七十矣遂渡沙  
河渺瀰經數里杠梁舟楫皆不易施大抵河南北諸  
水源高而漲暴每遇發時浪頭高數丈有排山倒嶽

之勢雖然可立而待故俗以徒誦爲便詩云飽有苦  
熊濟有深涉深則腐淺則揭蓋自古然矣松臯嘗謂  
孟子不知子產乘輿之事固亦有理午抵順德寓西  
天寧寺照磨九臯治具陪飯而別未趨內丘道中  
見土阜畧如磁甕亦操葬耶意此中原古地顯達富  
貴之人必多卜葬崇高殷厚一時鄰比世遠而不知  
爲誰爾曉過內丘乘月北趨三更抵栢鄉宿八日乙  
巳晴發北栢遇錦衣指揮趙君佐袁君天章云已有  
旨今日少駐栢鄉上欲養人馬足力有此蓋自湯  
陰起駕兩日行五百餘里矣已抵趙州橋寓次過

大駕北還錄

不備出集卷七

六

天

石橋觀驢跡恐亦是石工所爲或石上偶有此痕爾  
入城午過栢林寺觀透靈碑者亦無甚異蓋元貞乙  
未棘人王詔撰寺記云復觀畫水愈奇一老僧云是  
宣德間定州何生所作今何氏尚有能畫者其言頗  
可信定州有東坡雪浪石銘具論畫水之法生豈有  
得於是耶申抵樂城寓孫生西郭園居畦畦黍稷城  
堞井轆頗有野趣宿九日丙午晴曉發孫生守正送  
之北郭遇高三峰聞御札改程甚有憫恤之意已  
渡漳沁入真定城北出候駕午朔行殿如儀鴻  
臚面劾失儀官有旨逮治退會松臯慰予擒賊事

亦作長歌口誦之予致謝過內閣直廬會桂洲遂  
發申過伏城小憩卽發暮渡水亦名沙河至新樂寓  
次宿十日丁未陰雨發新樂辰抵定州寓次桂洲致  
書至已發午後至慶都申過涇陽更餘至保定復寓  
傳駐宿十一日戊申曉出行宮候駕過內閣  
直廬議迴鑾表賀桂洲留飯遂過介路午  
駕至免朝遂發過劉伶墓申至安肅卽發乘月行三  
鼓至定興過南臯戶書家少敘而別宿蕭氏十二日  
已酉曉發定興已至涿寓次午發過定國公徐公延  
德禮部尚書託齋溫公仁和於道立敘云今旨迎

大駕北還錄

不備出集卷七

七

天

駕北過琉璃河石橋暮抵良鄉寓次宿十三日庚  
戌良鄉新作行宮成出候駕月向午駕入得  
旨免朝還宿十四日辛亥曉先發午抵彰義門光  
祿少卿草亭彭道顯邀於江氏園亭候駕治具畱  
宿十五日壬子五更出候駕居守來迎如儀自宜  
武門入過大明門旭日初升而車駕還宮矣是行  
也往返凡六十日驛路五千四百餘里云

大駕北還錄終

儼山外集卷七

南巡日錄一卷北還錄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陸深撰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宏治乙丑進  
士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卒謚文裕事  
迹具明史文苑傳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幸承天相  
度顯陵深時官學士命掌行在翰林院印扈行是  
編乃紀其往返程頓自二月癸丑至四月壬子凡  
六十日之事南巡日錄中載有永樂後內閣諸老  
歷官年月一篇乃得之於孫元者深最留心史學  
故隨所見而錄之云

# 革除編年不分卷

不著撰者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革除編年

無卷數》提要

革除遺事編年

建文皇帝諱 字

太祖高皇帝嫡長孫

初太祖從潞陽王曰侍左右王夫人善觀人謂

太祖風格異常謂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

生五子長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

稍長師事宋濂通經史大旨洪武戊申

太祖即位于南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

四祖爲皇帝冊立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

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十五年高后崩太

祖倦勤命皇太子裁決庶政惟軍國重務以聞

于是皇太子日御文章殿百官啓事寬仁有

斷臣工盡服歲餘

太祖復親政時有告密者以晉王桐逆謀聞

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臺山及刑已具太祖大怒欲發

兵討皇太子曰桐反期尚遲告密者桐未必知今兵往

萬一相拒命是父子爲敵也莫若令臣廷選因與俱來

太祖大悅於是皇太子出巡立燕代及晉居浹旬歡甚皇

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汝可偕行晉

王倉皇受命遂從至京太祖欲賜之死皇太子叩頭乞

哀乃降為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愛亦篤日誨諭之晉王  
太悟日夜號泣悔罪太祖憐之赦復爵晉王于是改行  
為善令譽日著比還國卒為賢王皇太子之教也貴妃薨  
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  
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  
麻衣既薨除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  
其母亦厭於嫡母不得申其私故權為此制也然則諸侯  
之世庶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為天子臣  
雖不肖地居嫡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為庶母服若非所  
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上必欲太子服之太子終不  
奉詔上大怒顧取劍太子走上逐之群臣震懼皆不知  
所為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之於太子  
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為之止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  
曰貴如建事至尊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  
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哀衣之太子不得已乃服  
以拜謝上怒解擲劍於地曰老桂尔今日竟能和  
朕父子者矣洪武二十四年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  
迂都意八月命皇太子生親閱洛皇太子志欲定都  
洛陽歸而獻圖明年四月以疾薨太祖哭之慟追  
謚為懿文皇太子塋孝陵之次時春秋六十有

五日御東角門向群臣泣諭林學士劉三五進曰皇通  
是孫富于年蚤定大計天下敦不婦心初皇太子生六  
子長曰英惟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謚曰懷次曰允  
杖洪武九年生聰明英連二十九年九月立允杖為  
皇太孫詔曰曩古列聖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  
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操將練兵平  
下乂偃天下兵莫萬民於田里用心多矣及統一以來  
除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近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  
嫡孫允杖以九月十三日立為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  
民庶詔諸臣民想宜知悉于是命礼部定親王相見  
儀凡親王係尊屬於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礼皇太孫坐  
受礼畢入室乃叙家人礼制既定親王從之多不悅時  
太祖春秋高政務常付太孫裁決太孫頗尚寬仁兆民  
忻忻罔不受戴  
洪武三十二年五月乙酉太祖崩遺詔皇太孫嗣位詔曰朕  
受皇天之命膺大命於是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于市  
野謹撫馭以應天命今三十二年矣憂危積心克勤不息  
專志有益於民奉付起自寒微無古人博志好善惡  
過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惟恐  
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念之有皇太孫允杖仁



明孝友天下婦心宜登大位以勸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一因其故無有所改一天下臣民令到出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皆無禁一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踊十五卒哀禮畢罷非旦踊臨無得擅哭一當給喪事及哭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兵器一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管軍戍守官員無擅離信地許遣人至京一王國所在文武衙門官民軍士今後一聽朝廷節制護衛官軍王自處分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遵事

明日皇太孫令礼部定喪儀群臣上議曰在京府部管官聞喪次日素服烏帽黑帶赴聽遠詔遂於本衙門素服寄宿朝踊詣几蓮哭臨仍各置素服第四日成服朝踊哭臨塵畢乃上自成服始二十七日除命婦亦以第四日具素服由西華門入哭不許金銀首飾諸王世子郡王妃及群王內使官人等俱斬哀三年自服二十七月除凡臨朝視事素服烏帽黑帶退朝服素冠麻衫大袖員領不緝紗帽麻布裹之去翅垂帶麻經鞋命婦麻衫裹大員領麻布蓋頭器依鹵簿名教工部及司設監等處造神主用栗木制依家礼遣人捧詔于各

布政司及直隸府州開讀詔書文武官員人等素服烏帽黑帶四拜跪聽卒哀四拜礼畢各置素服第四日成服每旦官僚人等於本衙門朝闕設香案哭臨三日除大小衙門各令官一員赴京致祭物礼部備辦皇太孫送之庚寅癸亥孝陵十六皇太孫允杖即皇帝位十八日詔以

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師我皇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道

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為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自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者已結証未結証常赦所有原宥或赦除之赦有以赦前罪相告言者以其罪之所有事宜條列于後一天下布政司府州縣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錢糧鹽運司鹽課提奉司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鹽課盡行蠲免一天下軍民所養孳牲馬匹羊隻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逆年拖欠

牲馬駒羊隻者盡皆充之 一天下田土或有人戶

為事全家起發充軍者或有死絕者或因飢寒逃移者以致拋荒數多稅糧拖欠詔書到日將拋荒數目從實取勘報官開除其逃移人戶復業耕種者優免難逃差役三年

○一水旱災傷何代無之今天下人民其有因而失所者當官有司將預備賑賑給 一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

一依大明律科斷法司遵守無得深文 一軍民詞訟今

後務要自下而上陳告敢有越訴紊亂者罪之 一囚徒

已行宥罪發各衛所充軍守禦者及已編定衛所有官管領未曾到衛所者不在赦例 一天下衛所軍人在

逃者詔書到日限三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首告者

與免本罪所在官司仍給口糧運送原衛所著後通違此月仍罪如初於戲得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

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十九日立宜山縣得勝馬驛河池縣馬安馬驛改宜陽水驛為水馬驛 二十一日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官各奉

所知先是內外缺官於進士奉人監生人村秀才孝

廉稅戶考滿吏負知印承差除用至此定保本法

不問下僚鄉民及因累充軍者或多或寡悉所奉保

### 吏部選用

六月上行皇帝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諡孝慈皇

后曰高

皇后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讀學士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世家侯城里父

克勤受易董彞得伊洛之孝長子孝文秀孝友孺

仲也孝孺始生之夕有大星墜其所自幼穎敏絕倫

晬烟如電日讀書橫寸人以為善屬文呼為小韓

子十六時送父為潘寧知府因達觀于鄒魯間訪

知古聖賢遺跡慨然自期願閱未可幾及若樊遲

有所孝同時豈皆讓之但世無孔子不得所依歸耳

自是措思力踐進修不已越三載克勤被繫詣以身代

不報克成江浦未幾復逮至京卒孝孺哀毀骨立

思自奮以昭先德明年以文謁宋濂深器之名派先

進如胡翰蘇伯衡葉光大輩皆自以為不及濂致仕還

浦陽復生卒業四載辟歸漁等以罪徙焉孝孺欲往

省不得為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濂嘗欲甥之而不果

亟稱其文至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

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為後先也然孝孺下視文

藝恒以明王道為己任友人或稱其文詞則告以孝

者當以道德爲本文詞非所尚反覆明辨弗已謂  
道之行必先於家著宗範九篇以宗厥宗蓋自任以  
天下之重也關異端爲己進修所詣目異而歲不同也  
或以爲程朱優出章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  
三旬九食甌無儲粟者窮者豈獨我哉其不爲貧窶  
所動如此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孝孺可大用  
聘至日見稱旨上謂樞曰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  
錫之宴凡稍敬必正而後坐上喜其率勳端正謂太孫  
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女誠靈芝甘露論猶未諳  
遣還家二十五年復辟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義

○

答言聰諫行不媿昭烈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宸  
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  
得香烟兩袖還風軟彤庭尚薄寒御香炉繞玉闌  
千黃門忽缺文淵閣天子有書召講官其相與如  
此靖難兵入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畧曰天降喪亂  
莫知其由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方柳又  
何求嗚呼哀哉芳庶不我尤既而姚廣孝薦之草  
詔文廟遣召數回竟以哀服往投筆慟哭不能止文  
廟不悅而詰之緯蓋厲既而曰若稱周公成王安在命  
割其舌孝孺含血犯御座文廟大怒磔之置至死  
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方氏墓後仁廟常  
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個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  
一月御書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已  
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廐  
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肯爲民給  
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得歸道族即其故居立祠  
祀之神作中寧海知縣宣春郭紳復新其祠取所  
著遜志齋集數十卷梓行于世又有周礼考次大  
易校緯武王成書註帝王替命錄文統宋史要言  
諸書皆逸不傳正德間道張方主詞事孝孺被召

入京王井英預以書告之曰天下事有行於古可行於  
今者有行于古難行于今者可行者行之則人  
之從也易而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也  
難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貴特措之宜也孝孺好  
古故朴美及之建文中改舊制求天下利弊而欲新  
之靖難兵起日召之謀議詔徵多出孝孺嘉靖初南  
兵部郎中永豐夏尚朴讀其遺文嘆其詞義雄  
偉不讓歐蘇惜其說理虛無看子處意其致用亦  
然斷言得之說者又謂孝孺與李景隆父子交誼  
甚篤景隆帥師北伐實由孝孺既而兵屢敗漸有  
專志人多知之告于帝帝雅信孝孺遂不復疑卒  
成開門之變蓋不免於誤國云記曰夷齊採薇于路  
結縛其志烈矣然其送客就義乃得處死之道後世  
遂有不勝其憤肆詬言乃奇禍者孝孺負剛毅之氣  
奮雄博之辯至使不能窮詰故其受禍之慘極于時  
君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後十餘年文廟言及輒嘆足  
憤憤不能平其當時言論可知夏進士過孝孺祠題曰  
一箇為忠九族亡全身遠害亦天常是齊死後居位  
薄力與君王維首陽君子以焉然 鄭君貞徽州人  
父潛有文名國初歷仕潞州同知居貞洪武中以明經

卒授鞏昌府通判陞礼部郎中甚見重高帝時終  
河南布政司右叅政永樂初坐累死於南京有閩  
南集閑隴行葉婦未嘗捨庭簾子孫因留居福州  
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孝孺  
亦嘗贈之文謂其為叅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為  
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敢考蓋  
亦因孝孺之故云 魏澤字彥思應天府溧陽人有孝  
行思廷至刑部尚書先是燕邸南下姚廣孝詣曰殿  
下至京須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者絕  
矣上納之既至建文帝亡去遂召孝孺問曰我有周公  
成王而來成王不在當議所立對曰殿下既以臣王室而  
來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旨因而戒十族等語上  
大怒即收捕其族當盡誅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  
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既免于辱且資以行費後過  
孝孺故居賦詩曰苟與街雨過候城撫景令人感既生  
黃鳥向人空自轉青猿墮淚只三聲中山只可全高  
節天下難居是令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  
勝情聞者世澤之義 王徐字叔豐祖律元國父紳  
自有傳徐少有志向送李方孝孺甚所器許妻以女  
未及也嘗周恤其族又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室

門外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卒逮繫文皇帝念祖  
律死國之功特宥免且方需用也而徐力以疾辭  
讀書音岩之下將終身焉後輯方氏遺文為侯城集  
以傳世咸義之徐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  
燕味徐適其教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  
如事其父送終尽礼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孝問該  
博士之送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岩豪聖  
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  
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釋刺面正軍及囚徒還鄉里

後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獲拘人伍

十一日華都察院司獄四員十六日華天下陰陽醫學衛

門

群臣議其別無別辦又所隸皆有司板籍人戶

詔華之

立孝凌衛設經歷司以黃子澄為太常寺卿

黃子澄名提以字行東州分宜人少送邑人歐陽貞

受易周與李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學負俊

聲游鄉校同舍避席推為高等嘗賦寒江把釣圖

及枯疎詩人爭傳誦之洪武癸亥膺貢入太李明

年定科舉之制中京闈鄉試第一乙丑會試第一  
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  
東宮讀講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以教父  
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坐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專  
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  
喜曰得先生謀吾無累矣及即位時周齊湘代岷五  
府相繼煽動上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角  
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機事至密退與者恭謀  
之時有告周王攝者遂遣李景隆往執之詞連代湘  
齊三王徙代王于邊以先圍湘王于剡王狼俱自焚死  
執齊王擣囚之京師岷王掘降為庶人燕王亦加誅譴  
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

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等練兵北方七月清雖兵起首以  
誅齊泰及子澄為名狀炳文既敗詔以李景隆率兵百  
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材于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  
己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故不誅子澄  
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  
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衄顧成等皆降子  
澄摘膺大櫓曰大事去矣萬无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  
賦一詩以志痛詩曰伏錢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相風

寒出師無律真見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  
悲越括懷夷何日見有恒尚方有劍惠誰惜更向春  
天幾重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詔嫡子澄及齊太  
子達方以快敵意其實陰使之募兵也特諸將猶守淮  
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尋有詔執子澄  
等責問不服子澄遂死之命亦其族一子逃難易姓為  
田經省後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至今不絕近有登  
科進士者嘉靖初提學僉事邵銳命知府羅輅立祠  
祀之成化初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  
名即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為茲壯顏色云胡百年  
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  
欲語還辨錯為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諫狀頭內  
臺司風紀適遭陽九厄飛簡論魏曹戮事力討賊  
淚沾眉睫睞固不幾祇願順興遂  
奇補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賤子請折一神考早謝世太  
孫推正嫡母妃聞平家元勳戴帝室姻婭盡摧豪健  
萬人敵隱然九鼎重  
懷襟一以聞說言津固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偪國時有黃  
太常輕佻固無匹  
伴讀在東室踪跡頗叙文論事每造膝一旦翦侯王勿

遑何太急細人暗大膽國累此焉陳漁陽勅地來大軍  
盡股栗齊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正旗幟書  
嚴紀律內相方夫子早奉富經術倚馬草檄文振機立密  
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狹美持五故給繒黃異端恨至骨餘  
者亦黨人我今半遭失當其橫行特具立為似壁之死  
矢無他異矧甘如蜜仰視三光明為古常昭晰俯視五藏  
尊神維賴以立父母豈不顧天常不可易妻子豈不愛吾  
分當自通寄語謝諸親業緣皆宿積慎無我怨尤恐  
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模萬段美足恤後來奸佞儔功言白  
粉飾叩頭乞餘生無及非直筆簿書理日期白首更奇色  
乍聞髮髮整空拳幾欲擊孤灯秋夜長四壁盡聲寒  
耿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順天命四海瞻曉日尔  
胡守懸愚甘心取族戒不觀解與胡乘特附鳳翼恩  
寵日已加聲名重簡冊  
以平江縣知縣陳彥回為徽州府知府  
陳彥回字士淵號訥齋興化府莆田人父立誠本秀才  
為保德州知州改應州左遷博丘縣知縣坐事廢十六年  
復起為靖安縣丞尋以事致大辟籍其家弟彥因成  
遠東彥回及祖七秀祖母郭氏母塗氏子善常並成  
滇南北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氏得存特遇赦不及彥回

監送者哀而釋之貧莫能還乃依鄉人是遂縣尹黃  
積良遂送其姓更名孔林即為母未幾積良去位乃  
依南充縣丞于仲其後聞中教諭嚴德政知彥回通尚  
書薦為保寧府李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陞承  
顧問者四十日高廟悅之擢平江縣知縣任甫三月  
高廟晏駕彥回捧香入臨給事中楊維康等以文奉  
庶幹薦遂陞知徽州府彥回下軍甫數月政教一新士  
民咸悅明年為革除己卯以考覈稱我蒙賞賚甚厚  
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徹民汪侃詣闕奏乞奪情  
終任不報彥回哀經赴關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疏  
入報可德皆為民尋復其官釋彥回遼東之後彥回  
復上疏略制不許詔廷登其祖母父母畢即泣即快藏於  
是奉喪葬即比十里化山之陽構堂數楹為羞饋所事  
後性莊即視事每旦必哀奠如礼士民因名其山曰大守山  
彥回自歷官以避難亡命更易姓名為非礼恒怏怏不自  
安屢欲陳首報自壽曰祖母年既高萬一謫將托之何所  
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得行其志識者建之後清難矣起  
彥回奉命召募義勇至京適彥回至自遼東邂逅旅  
邸悲喜交集即中士人曰曹送善者偶聞而性賀焉彥  
回顧謂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再生不足以報焉

一予固有處之矣到即遣吾弟婦以治家事予身許國  
他不恤也其為我述一詞以道吾家顛末仍為索名筆  
書務本二字以遺俾知孝弟為修身一字之道曹唯  
唯也固已知彥回之必殉身矣未幾復蒞即會清雅師  
將渡江彥回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及文廟繼統械至  
京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也時年四十七  
二十四日華建昌府江進運所同知縣藍田巡檢司 改河南  
陳州淮陽站進運所為額收站進運所高水縣 以戶部  
主事夏原吉為戶部右侍郎七月十三日召前河南  
布政司 右叅議董倫還自雲南擢礼部左侍郎兼輪  
林院李士  
董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為儒士處  
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夏世之志李者多從之將以所  
居具川因緝具川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國初  
擢用單縣儒士張寧洪武十五年寧以倫薦遣使徵  
之以為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太子于其所練  
說多忠厚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月由春坊右贊善陞左春  
坊李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東宮宴駕二十五年  
出為河南左叅議在任盡心民事名退其食思政之堂曰後

樂方孝孺為之記嘗上封事數千言無一不愜上心者

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遣擢為陝西右丞議三十年以誅誤坐免典教滇南

東宮驛其老賜金若干錫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龍之賦詩八

章以通行至滇凡作養成就周夏變夷漸摩膏肓皆出於

仁義道德改畫童夷堅皆和向方洪武三十一年又五月建文君

即位眷念東宮舊臣屢詢及左右多言倫可用召即至京

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李士與方孝

孺皆入館閣傳經史是年七月十三日御書怡老堂三大字

及隸凡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表謝初監察御史解縉代夏

長文作刻表奏書恭御之因肆誣并太祖令縉十年著述

始許權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天縉遽逃臨權臣謂其非詔

旨遂謫河州縉與倫書所授歲餘權臣出倫之言及召縉

還以為翰林待詔其及引人材類此倫為人質直敦厚富

文孝為特所重革除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太宗即位

時倫年八十餘有旨致仕出京怏怏成疾數日卒

二十三日周王捕有罪遣曹國公李景隆往問之報其獲位官軍

而還廢捕為庶人景隆受賄至金寶七擡二十四日革

左右給事中六科都給事中給事中仍舊二十五日增

神樂觀知觀一員三十日辛比平府常慶鄭村二堤衙

門以周府奉詞正周是脩為衡府紀善八月八日增國

子監司崇一員九日立江浦縣七塘巡檢司十四日革筆縣

廖子玉站運所十八日增置浙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

西河南陝西八布政司揚州府各織染局七大使一人副使

一人十九日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為知府二十四日革鳳

陽府屬鳳陽縣縣縣臨淮縣仁杏站懷遠縣洛河站觀

上縣潁陽站聶家灣站白太和縣要灣站白隆站舊縣站

潁州乾溝站泗州黃岡站及溝站壽州下蔡站濉溝站九十

三運運所開封府陳州潁岐店站項城縣紙店站蔡和站

祥符縣金梁站太康縣長庚站扶縣義善站通許縣

青岡站宋澤縣通濟站陽武縣城南站凡九運運所懷慶

府清源縣小交村皆站孟津縣下孟里站凡九運運所平

陽府垣曲縣黎樹交斜陽臺站絳縣乾澗橫嶺夏縣常

村關善城西東鎮安邑縣運司陶村凡十運運所

遣都督同知何福佩征虜將軍印總兵征百夷都督徐

凱送

子寧為吏部左侍郎兼義為右侍郎

今南京吏部卷內有三十二年十月尚書茹瑄奏奉保人

材案先是四月子寧以工部右侍郎掌吏部事署卷

練安子寧以字行臨江新金人父伯尚洪武年間為起居注



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  
卒于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初送鄉長竹庄先生游竹  
庄命賦水竹村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掃  
龍之句竹庄甚奇之後游邑庠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  
子異日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  
對大廷極言今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  
遷進之以小過而遭戮之因立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  
言甚剴切不顧忌諱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  
翰林修撰安蓋以名節自砥礪於是聲望藹然中外咸以  
文孝行義稱未幾以母喪去任祔門屏跡力行古喪禮

服闋升吏部左侍郎時章隆君初嗣位安進賢選不當多  
所建白與方孝孺等時見信用尋遷左副都御史御史  
府成改御史大夫清雅端莊女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奸邪  
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數其教罪奏請誅之不許安憤  
激頓首請先復誅逆罷朝師既渡淮清江府直使蕭用通  
衡府紀善是脩上書論大計指用事者罪過書下群臣及  
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  
顧所論善過有則改之無則勉詒者愧止壬午年六月有  
詔治奸黨安不屈遂族誅之姻戚被逮論免者百五十一人  
戍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錢氏礼仕于朝為

所恃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士奇。乘間以聞之帝欣然曰使  
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況習礼乎後同知王佐  
輯安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王眉集提奉副使李夢陽始  
命有司梓之人立金川書院祀安父子名其堂曰浩然云  
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選藏方二司主事四員

左侍郎齊泰為兵部右侍郎劉鶴為左侍郎中盧淵  
為右侍郎是時兵科給事王坦康健兵部郎中賢  
潘行拉瑀初昭莫外古朴張子真出勅合威齊泰應天  
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得俊受知于高廟改  
賜今名筮仕礼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于天擇九

年無過官員陪祀泰與焉乙亥為兵部左侍郎戊寅  
進本部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  
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蓋承眷遇及上幸群  
臣奉受顧命輔嗣君奉命使燕路之泰受之歸請以  
所略為兵費上奇其識日見倚重及燕藩將入臨至淮安  
泰言于上令人賁勅符使歸國及靖淮兵起泰王征討之  
策命將出師多且籌畫嗣君召召李士寧討論周官法  
度處便殿弄柔翰而已詔問外事一以付泰也遂移檄指  
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之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邪語  
聞諸淮師遂首以誅泰為名泰以谷王德瀾師道還虞遠

寧二府為吏召還京師寧王惟與燕合惟遼王植王始與  
燕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請其官以求兵解二十月  
也李景隆以書于燕謂齊黃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燕  
不信兵亦急召奉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奉追之不  
及至廣德州語在王叔英傳既而被執泰不屈遂見殺其從  
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彥等皆充軍有子庸大歲  
給配後赦還今子孫猶有存者

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札部尚書  
陳迪字景通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元  
江州路總祖審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十戶所百戶迪自

幼個健有志操武中辟即季訓導已未以通經召除給  
林院編修己丑二月二日進侍讀預修大典辛未八月陞山  
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殲盜民甚德之甲戌六月丁內服  
奪情起復辟不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  
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土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  
白金絲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陞禮部尚書特授榮祿  
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  
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復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  
又言逃民家業既喪且是公私通負之失迫令不恤必嘯  
聚為患宜使有司招徠之其不願聽附籍種田者免其

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上皆從之辛己二月加太子少保  
辭所無傳不受靖難師逼與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  
迪受命備運糧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吏即赴京師文  
而繼絕召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就戮時形  
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叱使勿言因罵不絕口命割鳳山等  
鼻舌熟熱碑迪食之迪吐唾之蓋肆指斥遂俱凌遲而死  
者有老蒼頭拾其遺骸歸壟縣之計家橋洪熙初詔釋  
迪宗姻在戌者還鄉給役產崇成化壬寅即人祀諸鄉  
賢祠中辰即守復於迪故居立詞記之

有九日重為布政使設布政一員罷操練靖三軍及築鎮

鼓衛軍機安陳吳傑還

先是傑率飛熊等三衛官軍操至是還

魏國公徐輝祖還京

先是輝祖練兵山東至是還

十二雲南總兵官征虜大將軍西平侯沐春卒

春字景春鳳陽定遠人黔寧王英長子生未期母殲鞠  
於外抵歸就孝年十七侍英征西番亦渠乃雲南皆身死  
生士卒武癸亥還京師掌禁旅冬江西撥寇順天王廟諸  
部作亂春與征先登殲之乙丑秋授驍騎將軍僉使軍都  
督府事廷臣請試職太祖曰是家兒我非他比也俾實

授春剖决如流嘗錄囚烈山奏釋數百人擒逆黨那于  
蔚州開釋誣誤亦數百人士申英薨於雲南萬里奔喪  
起襲西平侯爵鎮雲南一遵父道謂屯田為改要務歲  
較多寡賞罰稽功乃倍饋餉以足獎百春緬甸暨東川  
夷相繼作難春調督隄然授以成算俄皆殄平甲戌春復平  
越雋番寇越州重阿資者倡亂西南朝廷費數萬之師  
往也無功春卒平之麓川宣慰思倫發為其下所圍戍寅  
四月破刀干孟諸砦誅其渠魁餘釋渡業自是百蠻震  
懼不復携一事聞授征虜前將軍命書平其地功未竟  
而春以九月十二日卒矣時年三十六帝悼恤遣官就祭命  
有司護喪至京優贈祭者再賜謚惠春況數累敗  
明議絕倫在鎮七年開田至三十萬餘畝復入戶至五千  
餘又嘗鑿鉄池河灌田數萬畝民受其利  
二十日革五軍都督府新事官 是日復設大理寺卿置一  
員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一員餘官左司左司正一員  
正四品左司副一員送六品左評事六員品同左右司司  
務二員送九品先是大理寺革至是復立 出吏部志  
十六日革廣通鎮批驗茶監所 長星西陲有聲如雷  
以張鳳等為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初太祖崩於西  
室 人殉葬者若干人其近親張鳳李衡張鄧江廣瑛

端王斌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趙福等以錦衣衛所誠  
百戶散騎人刀舍人進官本衛千百戶靖難初革建文  
間陞除官鳳等亦在革中文廟云他每這幾家都是  
孝師的職事不勤都調孝陵衛支俸不常事今尚稱  
太祖朝天女戶官世襲授十月四日征虜將軍何福進  
兵金嶺 貶安陸侯吳傑為廣西南寧衛指揮使  
增置尚寶司少卿一員 六日革邵武府大寧縣河泊  
所 十五日增置陝西兆州茶馬司 二十一日革大昌縣  
并儒李縣隸愛州府是日革  
二十五日革州府藍山縣毛俊堡張家小山堡二巡檢司  
以戴礼為太醫院使  
元礼金華人名思敬以字行李於朱彦修初以御  
醫事 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頗憶之故有是  
命後遼王朱朝為書仁義卷肅慶三王為之贊詠量  
李士為之跋或云文皇時以舊恩陞院使非也特將用  
文為御醫  
召總兵官左都督楊文還京師  
文舍山人以開國功累官督府洪武丁未春正月命往  
遼東練兵屯田七月召還俄充大總兵官征虜前將軍  
卒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開 太祖以詩送之自總兵額

成以下悉听節制冬先諸將还京戊寅夏五月復充總  
兵官揀選北平行都司及王府護衛精銳馬步官軍陞  
開平備禦太祖崩未幾召还永樂丙戌正月卒

十月十三日立金府義烏縣清溪巡檢司十二月癸丑朔辛酉  
駐于郊記壇四月復置工部照磨所九月增設開封府

常蓋庫大使一員青州府將盈大使一員立福建下

里場監課司十六日華青州府博羅縣陳市站蓋

都縣北門外樂縣樂安臨淄縣古城凡四處運所二十一

日革詔興府蕭山縣錢清北堤省衛輝府昨城縣儒

李訓導二員二十八日省永平府江華縣丞主簿各一

員罷吏部尚書如常以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為吏部尚書

統字昭季號鶴庵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由

明經奉為東宮侍書封識通敏懿文皇太子器重之洪

武二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雲南右布政進左

布政使凡地貢賦法令條格紀神便祠公置廟宇興夫上

下典禮公用程度悉裁定之夷民心孚遠近安奠三十年

三月秋滿入覲考功能為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曩者

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宇爾純實先從仕令五年矣言出

則諸夷听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令

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

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遂还治三十一平召為吏部尚書

會修太祖皇帝實錄敕命試翰林之任編纂者考第

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在試列從讀

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上也以為第

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名後果大用其知人之鑑如

此壬午六月靖難之師入京城討奸黨統與焉及上即位召統

與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先皇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辭職

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時視政有疾舊制尚朕直言無

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自經于部之後堂

以知瑞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舊

瑞衛州衛山人面骨深峻身長八尺相者謂封侯而不

令終洪武由貢入監吏部試居第一累官至左通叅政甚

稱上意舊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復其家上以瑞卓

異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租稅悉蠲之其叔父第詣閣謝及

陞賜鈔十錠仍勅光祿寺賜酒飯偕瑞詣其門賤之累進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羊除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瑞

雅師起瑞主兵餉及迫近京師詔諸王以分守諸城門遣李

景隆都督王佐及瑞往龍潭見太宗瑞望風納款未幾遂

入室群臣未有言瑞獨先於上前稽首勸進及即位以瑞有

奉天征討封奉天副運守正文臣持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不世襲賜券文有內外一人中流砥柱之寶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禮遇優渥賜養不可勝算後乞骸骨得致仕于家尋以事逮至京師死於獄宣德初徵其幼子鑄以父勲不敢受蓋歸以常在功罪之間也

以工部右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

吏部卷內有洪武三十二年五月二日工部右侍郎張昂奏昌山西澤州人國初奉人於建文時廷至禮部侍郎會諸藩不靖廷臣建議九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履重

望者居之以昂為北平布政使至察文皇帝起

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軍士列九門防

守飛章奏聞有掾吏李交直者智議人也昂以腹心寄

之交具乃竊其章密獻王府而都指揮張信亦告之貴

謀會朝廷遣內官遠護衛官察至府文皇帝遣使召昂

及貴入至端門門為燕山右護衛副千戶潭淵所執昂及

貴皆不屈而死乙卯七月六日也昂得屍還廷文皇帝極

族其家生焚近戚獲辜其疏戚極同里人或分遣戍遠

後上憂夢昂等搜髮為鬲命出其屍焚而棄之為鬲猶

如生者有一子赴去不知所終或曰養子也洪熙改元詔鬲賊

厲戊邊者家籍一人餘縱之還里昂家墳在水南去州城之東三十里正德庚辰春正月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以王純為戶部尚書

純字仕魯河南泰康人洪武年間由吏部郎中為福建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恤撫庶令民懷其惠華除年間廷戶部尚書請雅師至純走出城外已而歸附文廟登極召見之曰尔向輔文建間朕骨肉今何顏即純頓首懇謝命降布政使仍令致仕快也成疾死子垂官至戶部侍郎

以鄭賜為工部尚書

賜字彥嘉建寧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湖廣布

政司右叅政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坐事謫安東也

田華除間召為工部尚書太宗登極轉刑部禮部後為

侍郎趙鼎間諺以憂死仁廟初賜太子少師謚文安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帝嘉納示天下

昌隆者江西人也洪武中奉進士魁天下授監察御史建

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

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百官于是手戒懼故能

庶績咸奉天下乂安也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絕祖武兢

業也憂勤萬幾未明求衣食日忤忘食常有如不及焉

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

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動臣宿衛疲於候伺曠職廢禁上下解弛流為凌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為社稷之福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偏行天下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及太宗文皇帝幸兵南向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比來章奏有同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安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諉或有滲便須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相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母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文皇帝入南京命捕房奉黃子澄方孝孺昌隆等為奸黨同驅出戮昌隆當陞太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按也上乃緩昌隆刑閱其奏上流涕曰大境頭若早從此言則南北生灵受禍未若是之酷朕亦無此勞苦也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在北京尔往事之不能盡誠輔導朕不念尔遂改比平按察司知事昌隆頓首謝永樂二十年冊立尋與嫡庶議授昌隆左春坊中允前後任東宮通事汪諫多所補益漢庶人惡之逾年出為礼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屬官惟諂取容而己昌隆憫以剛正自處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適有事往白震怒不應昌隆未喻移時又白之震怒拂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為昌隆

敬踏而退謀於所知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儲東條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啓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未得令依所請震大怒遂奏昌隆傲慢慢復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動為所拒無屬官礼耳身為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假托屬僚怙賴恩私陰欲樹結故不知父而之子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舉見矣又曰昌隆自事庶人名其黨籍僥倖苟見利忘義其心叵測其行匪良不宜仍用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赦復官丁父憂服闋起復至京往謁震溫言接之理前奏詔繫昌隆錦衣衛獄且籍其家上乃遣守兩京几下詔獄者卒與載以泛謂之隨駕重囚昌隆與焉後數年公主謀反事發梓連昌隆處以曾經保奏為掌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雜問昌隆初不暇辯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欲且上書夷其族是年震病面疽痛不可忍定轉床褥間常號呼曰尹相尹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手欲殺之竟死以謝貴為北平都指揮使

貴 人洪武末黃子澄等奏建議削李侯王時燕藩稱病奏謀以備嘗為名乃以貴為北平都指揮使張昂為布政使譚通王府官屬觀察動靜元年三月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發六月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

軍士布於城內填溢街巷圍王城外牆又有木柵斷端  
禮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久雖塞可也已而軍士登  
城環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內七月王乃  
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八百餘人應能請先  
擒張昂謝貴王曰彼防守既嚴卒亦難擒須以計致之可  
也今朝廷遣內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前坐名收之就令  
差來內官員貴昂付所逮者則貴昂以來則縛之一夫  
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人員貴昂久之乃至衛役  
甚衆至王門者可止其衛役惟貴昂得入至端禮門壯士  
出擒之其逆者猶未知者移時貴昂不出稍散去將士

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王等率勇士捕之是夜王等攻九關  
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車騎往  
諭守者皆散乃克九門上親問貴昂乃知其謀出於  
奔黃遂上書請誅之於是請准師出矣

以進士曾鳳韶爲監察御史

鳳韶吉安廬陵人洪武末人進士高廟升遐授監察御  
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登陸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  
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  
愕皆唯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入國無敢行者鳳韶  
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行通節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燭

第文廟即位喜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又不  
赴乃刺血書情詞於襟其畧曰予生居廬陵素負骨鯁  
既一死之德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矣屬妻  
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三十九李氏亦死于  
節云

以流人劉有年爲太平府知府

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徙家沅州洪武中  
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忤行倬有稱尋以辭官養  
母忤旨謫通州擺站間於州故家得儀禮經十八篇上之  
詔藏秘閣建文即位復起太平知府丙子之春與王紳

遇以道義相助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肯迎賀謫雲南黔  
國公知其賢遣諸子從之且薦于朝及文趾平起爲  
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卒也尚書黃福贊之曰江湖曾  
次沫泗規模文宗歸抑本本徑朱其爲名流所推如此惜  
欠革除君一死耳

以右都督沐晟龍封西平侯充總兵鎮守雲南

晟春弟春卒未幾晟襲爵鎮雲南永樂中以平交趾  
功封黔國公追封定遠王賜諡忠敬  
以何福爲右軍都督同知

福國初舊立武功爲指揮使洪武辛酉潁川侯傅友德永

昌侯藍玉西平王沐英三將軍征雲南福興有功未獻捷  
再遷都督僉事戊辰北征捕魚兒海俘獲萬計辛未  
克平羌將軍代總西平侯兵討阿資戊寅二月擒來寧  
卜八如誅麓川叛魁刀干孟降其衆七萬自是百蠻畏  
威南鄙寧謐擢式督府

以燕肅參軍事訓導康汝楫爲安岳縣知縣

汝楫武功人以儒術薦起爲燕府訓導饒智畧文皇在即  
時與密議朝廷頗疑之改安岳縣知縣在漳州南四百里  
號難治汝楫公勤蒞政撫馭有方善績日著永樂初以  
舊臣召還民遮道涕泣留之未幾擢北京刑部左侍郎

卒官其二子爵上林苑監左監正種監副爵累官至太  
常寺少卿禮通政司叅議

召宋澤還京師

澤金華人故翰林院寺士承旨濂之孫也嘗授先太子  
經以孫慎累謫致變帝即位念濂爲皇考舊季之臣  
澤復官之翰林

詔求直言奉山林岩穴懷才抱德之士

帝虛心圖治惟日不給下詔求直言令內官群臣各率逸  
士於是壽州李訓導劉亨疏言六卿秩當與五督府等  
國子監祭酒不當位在太僕卿下諸將子弟宜設武學

之上納覽授亨武進丞崇仁李訓導羅恢被薦上書論  
政入史館同修太祖實錄吉安府知府朱仲智薦省  
用道蘇州府知府姚善薦錢芹川道授請江府直  
史芹授戶部司務連州人高巍者事母至孝著  
老而痛疾親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  
壬戌應貢入太學甲子以孝行旌表尋授前軍督府  
試左斷事乙丑上疏欲懇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郡  
末技懷選卒惜名器教事太祖深嘉納之後以斷事不  
旨當罪以議賢請成貴州間索嶺乃許以姪代從帝  
即位上疏陳情乞歸田里未幾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  
銓曹巍上書論時政其一日今欲弱侯王之權使下無  
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臣嘗  
借漢爲諭昔漢高祖提三尺劍起布衣摧強秦滅暴  
項以定亂亂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荆王賈楚王  
交代王嘉齊王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其漢高祖  
遠慮之策莫不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想遺文帝不  
治之痼疾哉故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一胥之大哉  
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手足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  
能爲矣故發痛痛哭流涕之嘆其欲割移六國之意不  
言可知矣賴文帝寬厚長者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



朝賜以九秩以折其強悍不臣之心其弟禹王長謀反廢處蜀郡罰所當也不見有尺布斗粟之誼以累文帝寬學長者之德此往事可鑒也其後景帝寬厚不如乃考又遇是錯恃才刻深征削諸侯遂兆六國之禍非文帝遺命托持得人民心輔漢又遇趙沙遮說清濁指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晁錯不能辭其責大昔我太祖高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位者數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太祖高皇帝遣胡運之大更群惟並起龍飛淮甸爰刈群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

奏

高居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捷海內之國三皇五帝不能服者皆未臣服莫不納貢而效職焉比之漢高誠以為過正所謂我武維揚于湯有光也雖因天與人歸實賴我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稂。皇。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者世為天子久歷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孤秦之陋於是三代之封建分茅昨上先封刑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古人之言一人當關萬人莫開其人悍勇西隣吐蕃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襄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出

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明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矣其地雖曰沙漠寒冷不毛之地廣畜馬羊其地土之人不耕不蚕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各興二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濟兗寧遼谷代慶肅呈羅碁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皇帝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違犯朝制者不削則朝紀網不立

奏

削之則傷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理安莫務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所以義國少則無邪心今海之勢如之使臂之之使指莫不卒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聰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充英楚王潭湘齊充英楚潭湘于秦晉燕蜀其餘寧遼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少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英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之之礼如歲時伏臘外國所貢補罕之物并京製嘉穀美味命

使臣頌述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何問獻王與平王答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脅四夷之患人身之疾有筋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而搔癢吾休命良醫修方而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貢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骸爲譬今我皇上及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骸之受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味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骸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而不性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意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理詭曰家不和而隣敗臣亦謂國不和而西夷窺此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脩身齊家爲先是以堯之思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既睦乎章百姓文王之心小心翼翼而必先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于家邦則孔子所謂身脩而

家齊家齊而治國國治而天下平孟子曰言孝斯心知諸彼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皇上鑒鑒累馬未逾年靖唯兵起時又仙居鄭恕金華樓璉浦江鄭楷皆見擢用

#### 詔顧成班師

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總兵官師師征水西並居宗既平將旋師洪武丙子五閩諸蠻叛遂命成自水西移師五閩副使兵何青宋晟韓觀各率偏師佐之成在軍秋七月至十月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苗坡美塘光金蒙臺等一百三十七峒及龍里鎮遠重亂者前後

斬首二千八百六十四俘護人口二千八百五十二馬六十

#### 二疋

#### 革除遺事

元年春正月癸未帝祀天地于郊祀壇始以太祖高皇帝配饗是歲帝即位改元郊見上帝如歲祀之禮戊寅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遂宿于文華殿齋室己卯出舍皇御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合祀天地配以太祖高皇帝太祖生西向帝晚寫登大祀殿秉圭奠瓊輿備拜跪周帛如礼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群臣賀翰林院侍講李士方孺進郊祀頌謂是日夜半礼成天宇澄

望老父咸以末嘗遇

四日改四川行都司昌州為昌州長官司普濟州為普濟州

長官司威龍州為威龍州長官司 詔應天府及十

二布政司開科鄉試 十七日革雲南十四府照舊所

惟雲南大理二府止省檢校一員

二十二日革武昌府江夏縣金口鎮魚鎮二巡檢司 立贛州

府安遠縣南橋保巡檢司 二十七日革州衛巴松大龍

會川黎溪腰驛凡五驛革平府蒲縣僧會司 遣使

告即位于天下合祀神祇司業張智諱闕里 百吏平征虜將

軍何福等師還

○

先是十月八日兵次金盞十六日克何登等寨十八日

克小南和寨二十二日還金盞十一月二日克百夷崖

甸克魯麻等寨五日次楚川大甸六日克刀千孟

寨斬首賊刀幹孟景七日次大印十二日克麻底浪等寨

十三日克孟斯寨十六日克孟別還大甸十二月三日師還

金盞二十二日征諸夷并大印孟定等處二十三日次甸

招諭諸夷降二十六日克可哈喇寨老姚寨明年正月

二日克枯阿奔寨初五年要甸七日班師於是百夷悉

平

教脩太祖高皇帝定錄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

昇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吳志為副總裁官翰林院

脩撰李貴國子監博士王紳陝西澤中府李殺授胡子

招齊府審理副楊士奇江西崇仁縣李訓導羅懷雲

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修官給大

官錄冠春有加

景彰浙江松陽人名景暨以字行洪武初為懷遠教諭

以文事知名後擢山西右參政生事竊雲南時修太祖

實錄召人翰林克總裁官雲卷集引曰雲卷松陽人

名暨姓不傳宋樂初年逾壯矣始落髮為僧遊江而

○

西上抵重慶文大竹近繁隣水之善慶里山河水奇

絕可避曳杖而往將至憩于巴巴殿金坪之天池既而

善慶杜氏景賢之乃相與陟白虎洞諸山復降至俗

名松栢灘者旋見而曰盍於是乎寺焉以老景賢鳩

材構之寺成而入斯夕命僧徒誦經呪聞者傾听則易

之乾卦也景賢曰上人祖釋而誦儒經矣其可反易伽

梵而寺以觀音名嗚呼寺也豈其心哉嘗買楚辭小

舟于灘之中流讀一葉訖輒投之水而哭然如是而終卷

斯已衆駭之莫測其意嗚呼僧也豈其心哉聞居謂酒

能破塵臆每脯注一壺以候客無至者雖牧豎亦拉入

而與飲微醺呼兒侍立曰我歌尔和歌竟而腹焉乃寐嗚呼酒也豈其心哉侍者曰吾師形現而顏指柔而白落筆則星流電走紺雲迭出見者咸訝其為異人或曰洪武三十五年授翰林太子而令乃戒其述子未冠得其詩數篇而不索其散遺者藏之皆手書也嗚呼日月逝矣思俾斯人無間于世也夫庸書而錄諸本以傳抑又有錫匠者不知何許人往來于里之隆安間怕首身著短袖業補鍋而食其力垂老不漏一字偶值詩翁馮姓者偕諸老小酌聯句適業暇而立於側恠其詩流而艱艱然者再諸老怒叱曰汝能詩即續吾所未能者否

瘞

則捷汝不得已拈韻而應之諸老起延之坐請賦席上御頭新柑不可強之而后可僅一絕過此若病風然而卒悔以死人言其與雪菴故倦友之死矢不相問詎迹殊而心一也謹其時附于是集之後未嗚呼讀者以意逆志則二人之心白矣豈終諱曰知我者其天乎 廖昇宇

李行最知名洪武中為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寺少卿革除中脩太祖高皇帝實錄李士董倫為摠裁會太宗平定內難昇勸與家人訣自縊而死壬午都御史陳英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同是脩王良顏伯瑄皆不順命而效死於建文計其存心叛逆同宜

追錄之上憫其忠不問 高吳志字士敬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自幼行乞嘗文緯嘗侍父宦遊吳中其一時文章大家如宣城貢師泰番禺周伯琦遂昌鄭元祐皆在吳志護受其業故其為文準紀典雅成家言年二十五為鄞山書院長洪武二年徵脩元史入翰林為編脩累遷侍講李士建文朝燕太常寺右少卿唐辰會與董倫為考試官精於去取而名士胡廣三溥楊子榮楊溥胡榮革皆入彀中就得人焉內難既平遜志存沒莫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脩史官吳勤董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彛監試者御史王慶俞士吉蓋皆一時之選惟董惠仲王度死難餘皆居位如故而徐旭者永樂初為吏部郎中與逢吉預重修高廟實錄旭陞國子監祭酒俞士吉永樂初拜金都御史 李實者吉水人革除中為翰林脩撰與胡廣皆事太宗一日上于宮中持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覽二有干犯者命翰林侍讀解縉等徧閱閱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畱餘干犯者悉焚之即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皆宜有之衆稽首未對貫進曰臣實無之上曰尔以獨無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安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愚夫盡心於

建文者但惡崇詩建文懷祖法亂政經之臣耳尔等  
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政當忠於朕不必曲事逆  
敵也後貴以姻家累坐罪不獄死王紳宇仲紹金華  
義烏人父縉以文行重海內與宋濂齊名國初推縉  
教授理歷起居注出判南康臨漳二詳會修元史召  
為總校官尋翰林侍制使雲代節死縉甫十三聰敏  
過人落筆成文而然不可禦勒于伯氏縉事母何盡孝  
父卒哀毀踰九年未幾縉亦沒獨縉理生業其志中  
倅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趣縱橫  
磅礴出入上下宋濂一見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

漢

時俊傑多自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  
書幣聘至待以客礼俾教授蜀郡紳痛父遠路未返  
立寵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訪求不獲  
遂即死所真祭仰天號痛幾絕過者為之泣下沾襟作  
滇南慟哭記以著志雲南布政使張鑑尤重之作第王  
翰林文舒其情既還王慰勞未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  
建文君即位員為國子博士遂入祠垣編修太祖實錄  
與候城方孝孺交遊音尊儒為百代儒宗勸之著  
書以淑來世孝孺不以為然紳自是益嚮道德而畧文  
藝嘗以其父死節事聞于朝得旨贈翰林卒士諡文節

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實自肅始庚辰十二月丙午紳卒  
年四十有一有繼志齋集三十卷藏于家子餘事見第  
五卷 胡于昭字仲常一字伯尚定嘉州樂縣人舊名  
志高後以避嫌改居縣之東州鄉子昭富經術姓忠介方  
孝孺為漢中教授構明理李往從之遊蜀獻王賦詩贈之  
其後由儒士被薦至京師王紳輩甚重之革除年間  
為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日  
幾年四十一閩族被擒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縉子  
紹緒結發習匠後亦編伍獨第志遂為蜀府典寶復匿  
丹陵以克迎御史熊相於州治之西三祠祀之 楊士奇

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早孤母改適羅感奮力奉群  
縣文辟不就尋以明經授教官未赴會脩太祖實錄遂  
番翰林編纂未幾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而書張  
結奏事第一授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入翰林 程本  
立字原道嘉興崇德人少讀書不矜章句聞金華朱  
彥脩得考亭正傳於白雲許謙乃往就李馬寓金華  
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以明經秀才擢泰府典儀所  
引礼舍人開泰晉燕三府官僚召見奉天門下賜馬匹  
楮幣有差在任五閏月以母艱去庚申復除補周府礼  
官丁卯從王朝京師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吏目雷家大舉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夷煽誘為逆  
本立單騎突入為書開諭逆順利害由是夷威悅歸順  
違事以息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時西平候沐英布政  
使張紘以本立統領守禦因自誓曰吾當以死救此一方  
之民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日赴維姚安以速大理鶴慶  
麗江永安咸賴其撫綏安輯自是民得安業軍得着伍  
本立之力也戊寅奏計京師應天府尹向理李士重  
倫文章以文李優長守身廉潔薦及徵入翰林奉  
脩高廟實錄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陞中順大夫  
正七品俸辛巳以失候陪祀調除仍晉翰林纂脩明年  
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及行請請難舟渡  
逮文京本立遂自盡壬午六月十三也官因追其忠典  
家無遺貲時稱為清御史所著有吳隱集十卷金事  
吳昂刊行于閩而廷編序之稱為今之夷齊云時同奉  
脩者學士董倫禮部郎中夏正善史官錢塘高讓廬  
陵吳勤趙友士端木孝思同郎張秉賢唐鉅真士侍  
講王景脩撰李貫編脩吳溥楊揚子崇劉琬侍書  
劉步銘皆不能死節或見用新朝焉唐愚士名之淳字  
愚士以字行詔具山陰人父肅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  
愚士少有奇志攻李不倦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父

臨濠辛勤扶喪歸塋追求其平生所作不憚荒遠纂  
錄收拾如獲金璧時伏讀凄切人為之掩泣然愚士  
亦工為文者且喜筆札酷似其父洪武中屢有薦之者  
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好士與戚第一聞名走使者請至  
家俾其子師馬征行四方皆與俱立憲前奏周覽前代  
遺跡授筆而賦踴躍時歲辛巳嗣君詔翰林詞臣集  
數千載經史中事為書以考治亂為鑒戒命舉優通李  
士方孝孺筆以愚士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賢  
趣召至殿廷即拜翰林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  
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以閏月三十日  
卒時景隆久將兵于外及歸則愚士病甚不可為矣  
賜卹之甚厚所著有洋居稿文斷諸書  
二月六日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革會川衛儒學三月改  
大理寺卿為大理寺卿革司務二員主典簿一員改太常寺  
卿為太常寺卿革鴻臚寺司儀司賓二署改光祿寺卿  
為光祿卿少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少卿秩從四品寺丞從  
五品改太僕寺卿為太僕卿少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少  
卿秩從四品寺丞秩從五品改主簿為典增典牧二署各設  
正一員丞二員監事一員吏目一員典既署增屬官誘驛等  
十五群置長一人改牧馬千戶所言一處副使屬本署典牧

增屬官遂生等三群五日章安遠縣僧會司七日增置  
衡州府來陽縣觀山巡檢司九日改福州府福寧縣青  
灣巡檢司為桐山巡檢司為庫溪巡檢司十日追尊皇考  
懿文皇太子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妃為孝康皇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燿為吳王允燾為衡王允燮為徐  
王詔誥天下遂命有司奉賢養老恤窮重農造士任官旌  
善同急俗荒恤孤存廢掩骼以佐邦國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于後昆履大  
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  
之通義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懿文皇太子登儲位恭缺萬機默施寬仁陰  
贊至治視斯民如赤子體天春之聖盛錫祐朕躬太祖  
皇帝棄棄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謚太祖為高皇帝  
孝慈皇后為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得稱心切悼焉  
迹者抹群臣之言追尊皇考為孝康皇帝廟號興  
宗皇妣敬妃為孝康皇后擇日附廟群臣僕為中宮  
之號未正無以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以夾輔邦  
家繼以為靖已冊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燿為吳王允  
燮為衡王允燮為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敬之道正家  
所以厚風俗之淳嘉與萬方同臻至治布告中外咸使

間知一宗祖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  
惟廟諱如律迴避廟謚稱號勿諱民間及山林岩穴有  
懷才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實跡札請  
送來授以祿位以安黎庶一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詔書  
到日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斤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斤其  
身犯杖罪以上隸卒娼優不用此例一所在鰥寡孤獨貧  
無產業不能自存者有司年歲給米三石責令親戚  
牧養如無親戚隣養之母致失所其有田地其有田地荒  
撫無人耕種者從實開報以憑開豁一農桑乃衣之本有  
司勿奪民時使得盡力耕耨足其衣食一李校乃風化  
之源教養英俊以備任用有司宜加意以禮勸勉禁其  
於浮靡得真材以輔至治一民之休戚係乎守令賢  
否官之清濁在乎考覈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  
政司按察司宜從公考察果有政績異常及開革  
不才者俱其姓名事實奏聞以憑黜陟一民間義夫  
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官共嬰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  
義者有司取勘以聞即與旌表一軍民凡有嫁娶喪  
葬窮窘不能自舉者部伍隣里宗族共相資助勿使  
失所一各處如有水旱災傷遠即從實開報以憑  
勘賑濟一軍中孤兒給糧存恤已有定例其為廢殘疾

無人侍養及年老有丁代役者官軍官員宜加撫恤其願還鄉者聽當該官員無得因此將壯丁一舉放還一民間有篤廢殘疾不能自行者收入養濟院依例官支給糧使遂其生一前代兵後骸骨暴露田野者尚要有之當掩骼骨埋斃之時所在軍民官司即便收殮一各衛所差人拘捕軍役有司從實照名發與如果戶絕明白保結回文以憑開豁毋得通同擾民 太平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女先皇太子敬歲薨 皇后父金烏先祿少卿洪武丙子九月十三日為皇太孫妃至是冊為皇后 吳王國杭州衛王國衡州明年之國徐王幼未行歲

奏

壬午七月降封吳王為廣澤王衡王為懷恩王是歲十二月召至京皆降為庶人繼之後隨駕入北京至天順元年釋放無存惟吳庶人有老婦數人耳徐王永樂四年封甌寧王未之國永樂十五年薨逝塋太平門外無子國除至今南京先祿寺歲供節祀用特俗卓面酒築就墓所祭之

二十一日改廣東鹽課提奉司為廣東都轉鹽運使司海北鹽課提奉司為海北分司 二十二日革邵武府光澤縣河泊所二十五日革戶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職民度支金帛倉庫四司 革刑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並詳憲比儀職門都官四

司立即中一人員外二人主事八人革邵興府在城河泊所二十九日改浙江等十二提刑按察司為浙江等十二道肅政按察司各分巡道改分司革照磨所 燕王來朝

吉安志載御史曾鳳詔是日侍班王由皇道入登陛不拜鳳詔劾奏曰殿下宜展君臣之礼宮中乃叙姪之情燕王由皇道入不拜大不敬帝曰至親勿問又南京錦衣衛百戶潘瑄貼黃兩內載校尉潘安三月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京佳後以拿張萬功陞職據此則來朝明矣 戶部侍郎卓敬上書

時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未幾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且徒燕封南昌以絕禍爾夫萌而未動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奏大驚袖而入翼日語敬曰燕王骨相至親卿何得及此敬曰楊廣之於隋文非父子耶上然良久曰卿依矣事竟寢敬浙江瑞安人家卓奧徒滄洲少讀書十行俱下目棄不復讀亦不忘七歲有異人見之曰此奇兒也弟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書寶香山性至孝晨昏礼雖遠不廢嘗夜歸值風雨路迷得一牛騎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



授給事中好直言嘗勸上曰諸王服歸尚有擬天子者此舛之道也何以今天下耶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爲元士尋六科爲政事本官又更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上疏多過直或戒以太剛則折敬謝曰敬知盡諫諍職耳禍福非所計也言之益力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後難兵入首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遜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上怒欲殺之繫之獄使人風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夫使敬言誠見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斬夷三族敬臨刑神色自如經日其面如生敬之死出廣孝所技上實不忍言嘆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卓敬可謂不負君矣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靡不造其奧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德間敬門人黃朝先子養正齋敬小像并其書至京師編脩劉球作傳球稱其典憲齊當垂不朽且私謚之曰忠貞

革錦衣衛屯田千戶所 駙馬都尉郭鎮卒

鎮開國初功臣武定侯英之子英卒贈營國武襄公伯父子興亦以開國功封鞏昌侯追陝西國宣武公姑

高廟妃二女弟爲遼郡二王妃鎮以勲戚子弟資貌勦修儀止詳謹朝謁之際太祖屬目洪武已已選尚未嘉公主時年甫十七好孝三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恭勤不懈帝即位命賁遼東兵事竣還中途疾作至今不能朝帝令國醫治弗痊卒於賜第輟朝三日欽聖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定襄伯登者鎮姪也國朝一門爲公侯駙馬伯者惟郭氏云

以中軍都督府事宋晟充總兵官鎮守甘肅

晟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田間累有開國功朝用官至右督國興以揔管戰沒南臺晟承兄官克徵寧征

開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庚午制充總兵官征

哈密擄掠之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域也晟誅

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

印一銀印二送京師所得馬牛歲給將士議明年征罕

東西番誅擒七十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

逐還京師甲戌調中府充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腦

溫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峒峩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

五開平里十三洞戊寅率師城萬全諸衛還京已卯以

久居涼州回番畏服遂克總兵官出鎮甘肅靖難後來

朝進左都督授平羌將軍復任永樂乙酉諭降虜酋

把都帖木兒倫篤兒天邊境底寧命徐都督賡  
趙尚書狂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于璉瑛尚安成  
寧公主皆為駙馬都尉璉嗣侯有罪免改命璉  
免官民賃金月錢

洪武中凡無舍者官自奏吏校人等具告並從錦衣  
衛同兵馬司撥與在市即居住月收賃錢視傾  
毀者工部修理至是未免月錢令戶工二部同官既而戶  
部尚書郁新謂事不歸一奏令工部專官行五城兵  
馬司取勘見數凡遇官民告討房移兵馬司查勘即  
與撥住

令政憲兩司官糾察屬吏 以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等充  
採訪使巡行天下

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同入拜命充採訪  
吏分巡天下問民疾苦貪廉平使黜貪黜不職者皆  
得以便宜行之原吉在福建號稱寬平未幾移鎮浙  
州思勉華亭人尋擢山東按察司僉事

革松潘衛 詔求賢  
自守令以上皆得薦奉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敢諫 三月丁亥帝祀孔子于太學  
駕至太學祀先聖孔子并詔盟獻用享廟社禮畢御

彙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二日革汝寧府新蔡縣儒學訓導二員 陞布政司為正三  
品堂上官廼陞一級 七日革福州府福寧縣河泊所  
九日革應天府及各府照磨所檢校一員於是應天  
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太平鳳陽淮安杭州紹興金華武  
昌黃州荊州衡州長沙開封河南彰德懷慶南陽南  
昌臨江瑞州袁州吉安撫州西安延安濟南兗州萊  
州登州東昌清州太原平陽大同北平大名廣州成  
都重慶福州府凡四十五員

革徽州府及各府照磨所司獄司

於是天下照磨所司獄司並革

十二日改儀真縣清江關為清江汛 十三日改開封府杞縣清  
溝驛為雍兵馬驛祥符縣特和馬驛為陳番  
縣新城馬驛睢州涉平馬驛為蔡丘馬驛 革鄆州  
府上館驛 十四日以散騎舍人張成等七十一名為  
沿海巡檢

吏部卷內載錦衣衛校尉王全賁帖送部引奏選  
除

以前監生傳以莊為山東高河縣知縣

以莊舊名忠為監生洪武中以極刑家屬放為民至

是奉保選除後永樂二年考滿

十八日改陝西山西其肅行太僕寺主簿為典簿 改鴻臚寺主簿為典簿 二十日廣惠庫舊鈔兌進天財庫就庫收放立廣惠庫勘合并底簿 二十二日燕王還國二十四日改漢中府畧陽縣并儒李 謫監察御史尹昌隆為福寧縣知縣尋召還官

昌隆上疏言奸臣專陰盛陽微謫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改惡之斥知福寧縣帝初即位大臣相訐奏者令各道鞠之同官皆畏宿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巡閱中去貪苛理冤獄所至風裁凜然還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

嗜欲勤政治務正季不報比落職福寧益以清勤自勵俄坐巫覡咀下獄得白還職

遣參將宋忠屯兵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璽兵山海關

忠之屯開平也調沿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還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隸麾下其護衛胡琦指揮聞事悉送入京調永清左衛軍于德州以防燕也

四月四日改揚州府太興縣印往巡檢司為新河巡檢司增置通津巡檢司 六日革都察院右都御史食都御史各一員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各一員八日革番

守左等衛聚寶等門千戶所并各門吏目 九日改和

州牛屯巡檢司為新河口巡檢司革浮沙口巡檢司 革德彰涉縣偏店巡檢司 十二日革烏撒軍民府同知一人推官一人知事一人 十六日改通政司為通政寺改使為通政卿左右通政為左右通政少卿左右叅議為左右寺丞經歷司為典簿廳經歷為典簿知為錄事曾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員 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為左右陞寺丞秩五品 分鴻臚寺少卿寺丞各為左右少卿正五品丞正五品鳴讚序班改正九品 十八日分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卿寺丞為左右 二十四日革開封府考城柘城延津寧陵四

縣儒李訓導各二人 革延平府順昌縣仁壽巡檢司 二十八日立鍾山祠祭署設奉祀祀丞各一員 革南丹衛以其官軍附慶遠衛湘王栢有罪自殺國除栢謀逆事竟守臣奏之且以兵圍王城栢窮蹙縱火焚其宮室美人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貼黃冊有是月荊州護衛後所鎮撫王音遠赴京調廣東廉州衛欽州千戶所

齊王棣有罪廢為庶人青州中護衛指揮柴真伏誅 青州護衛軍曾召保告王謀反逐捕柴真鞠實與極刑遂免棣為庶人出貼黃冊按是年七月詔書稱棣謀

又辭連湘王栢先已自焚死廢博爲庶人據此齊當次湘

以第大方爲副都御史

大方揚州泰興人博學能詩文爲宗黨所重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麥期待者甚隆大方以爲特受隆遇悞無以稱聖天子卷知之思益自感激諫諍紛綸得大臣體未逾年泰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彰聖訓且看其志方孝孺爲之記稱其志意偉然廓太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德於



正誼明道之旨革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請准師起嘗以詩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其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縱使大龍蟠地軸莫教鉄騎過天河聞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初起爲鉄鉉拒所尚未至淮時壬午八月十七日與其子順同道壽皆戮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誅焉

以左補闕胡閔爲大理寺左少卿

閔字松友饒州鄱陽人孝博行脩素以忠直自許初太祖伐陳友諒時經鄱陽謁吳芮詞壁間有閔題竹詩

云幽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太祖嘆賞久之陰記其姓名洪武中以有司薦辟至闕下識之曰此題諸鄱陽廟者也拜官都督府經歷革除年間進右補闕進大理寺左少卿請准之兵定師即時坐誅戮子傳道亦誅次子慶傳等俱戍邊衛妻汪氏女二人俱給配象奴郡志稱其忠貞縲直節行聞天下又聞諸鄉人云閔一女後得歸貧無所依閔里親以錢未給之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節行之感人如此嘉靖二年提學副使邵銳立詞之



北平按察使陳瑛有罪安置廣西

瑛人歷任洪武至革除年初爲北平按察司坐交通藩邸誦廣西太宗即位首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怨建文諸臣最深上爲帝乞放輟朝伍日瑛請減之上不從尋抗奏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脩王良顏伯瑋皆悖逆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師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紘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可悉勿論蓋上初入京城昇父是脩自誣死觀時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自誣死良在官閩家自焚先

是上兵至沛縣伯瑋不肯下與子其俱死後環問方  
孝孺等獄詞遂簿錄其觀叔英妻女皆將給配  
觀妻出通濟門先捨其二女子河遂自沉死叔英二女  
皆就錦衣獄俱赴井死其違命心心如此後竟以羅  
織苛刻得罪誅至洪熙時諸臣宗族皆釋還田里天  
順中英宗又釋建文廢人之囚孝宗朝有建言欲繼  
絕褒忠者於是英之罪益不可掩矣

追贈翰林院待制王禕為孝士謚文節

禕洪武中使雲南死國事

五月日革贛縣黃金稅課局南安府南昌潭口稅課

等局 四日增置臨兆府金縣濟遠倉 七日革鎮江

府并露堤省灘新港堤官一人 十二日革東昌府臨清

縣會同開 革荊州府登雲驛省陵州安遠縣訓導

二人 十四日改錦衣衛千戶徐斌于蘇州衛庚辰斌從

蔡指揮補賊常州有功受賞 二十日革東昌府聊城

縣李海務開 選補天下儒士官員

先是李官缺以奉人及試中監生通經儒士補之至  
是吏部奏缺眾詔令天下凡見任未入流官及為事  
充軍今已替役但通經所在訪奉試用其後二年四月  
十四日復召軍司軍士軍餘凡有通經者軍官奉送布

按二司試中送用

二十二日革萊州府膠州逢猛振縣柴葫寨即墨柁棧島  
三巡司改襄陽府均州江口巡檢司置鄖縣馬昌口巡檢司  
二十三日革登州府寧海州乳山寨文登縣新汪寨溫泉鎮福  
山縣大川鎮黃縣馬倚鎮蓬萊縣楊家店高山招遠縣東  
良海口萊陽縣行村寨凡九巡檢司 二十六日革邵武府建  
寧縣河泊所 二十七日省廣州府連山縣以某地入連州以  
監察御史戴德葵為左拾遺

德葵寧波奉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為編脩  
甫三載陞侍講上諭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

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尚

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

言議論補益當時頗聞後世失蓋以古人自期待哉

德葵與侍講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

意拾遺補闕以直聲震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

于其職革除年間改左拾遺靖難之師既迫與太常

卿黃子澄吏部尚書張紘兵部尚書齊太禮部尚書

黃觀戶部侍郎郭任刑部尚書候泰翰林侍講方孝

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少卿胡閏宗人府經歷宋徵

戶給事中韓永等日夕畫策防禦後俱死難

四川岳池縣教諭程濟上書

濟陝西朝邑人有法術亦以明經爲四川岳池縣李  
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治岳  
池李事不廢卒除閭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  
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京師召將殺之濟叩頭曰  
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濟獄已而卒  
起乃赦出濟更以爲軍師護諸將比與諸將軍先鋒  
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還文皇帝至江上濟馳  
去不知所終徐州捷時諸將乃封碑載戰次第及獲  
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建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帝還  
徐州望見碑顧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對上大怒  
趣左右推碑再繫遽曰止上爲我錄碑未乃按碑族  
諸誅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用繫處得免洊累普  
之祭蓋懷之也

以宋徽爲宗人府經歷

徵

人嘗建議親藩誅逆削其屬籍故靖雅

之兵討焉事平苑數其詳不可考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以給由去京

嘉猷本名昇以字行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同邑王

琦上坐累家徙雲南烟族無一人顧恤者嘉猷徙千里

追送涕泣與之訣別人高其誼後復行六十里至漢

中求方孝孺而師焉方氏之門皆李之士至者亡慮

席而方孝孺獨以得嘉猷及鄭叔貞爲喜嘉之使

進手聖賢之道且曰臣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以儒士

拔文四川蜀王謂其名家下相蒙乃賜之名曰良卿後

以字行由薦辟入史館爲史官累遷至陝西按察司僉

事嘗被熱即召人居處最久隱情至是以告方孝

孺其後以靖難師迫遣歸衣千戶張安貴書詣許世

子襲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內惟手生孝孺之黨迎至京

師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文孝率人接建爲翰林院侍讀

建全華人嘗從宋濂李以武中以儒士召主宣寧仁

壽二縣簿至是嗣位委不詔求賢建以文孝李人翰

林侍經建官至侍讀靖雅師入京賦文廟命方孝

孺草詔孝孺尺且罵投之掌投諸池曰身可死詔不

可革改命建爲之方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

建惶懼受命歸而憤嘆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建

愧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尔輩爾遂巡問一夕自縊死

以錢芥爲戶部司務

芥字建忠蘇州吳縣人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出

平絕大漢凱族俄以例辭職家居二十年并貧守道  
為郡守桃善所在傳革除初年詔求遠道善以芹  
應詔召對稱旨番中議事校戶部司務北藩有警授  
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咨謀督軍府遣芹入奏道  
病卒頻年猶餘遠緩爭上氣政年七十二賜棺殮歸葬  
黃山

以浙江仙居縣李訓導王叔笑為林路撰

叔笑字元禾台州黃巖人往從母姓為陳後復本姓  
洪武丁卯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李後拜漢  
陽知縣高廟晏之明年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

曰務問曰謹好言曰辨拜正曰納諫詩曰審才否曰慎  
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皇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病農夫  
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虜最於去草則或損其禾  
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除則宜調養其血脈  
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蓄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  
者知為經濟遠器靖雅師廷叔更長命募兵得廣  
未幾文廟度江人皆散走兵部尚書秦泰來奔叔笑  
以泰為二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故乃釋泰圖再奉  
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人生穹壤

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召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  
及奇竟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  
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  
佳所見良獨徧高縱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  
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  
徒然庶無慚於後世自縊而死時年未四十將死時以  
書徃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莖我詞山之麓希年卒收  
莖之蓋希年亦台州人故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黨  
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上曰自盡  
其心矣乃致不問叔笑自號靜亭齋集與同郡林右  
方孝孺友善二人嘗序之以傳叔笑沒後竟無完稿  
後廣德知州周瑛重脩叔笑墓立石為之記少師楊  
士奇實叔笑所薦書為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孝聖賢  
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石是貞先生之  
行霜雪其明又追稱先生云孝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  
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足以當之且不愧其言云  
六月二日省贛州府安遠縣儒學訓導一員 華濟南府歷  
城縣堰頭間 六日省興濟縣入青縣一增置臨江府羅溪  
鎮巡檢司 八日改莊浪衛稅課局隸井州左護衛 十五日合  
全華府雙溪水驛馬驛為雙溪驛 省雲南府陽州臨安

府通海縣楚淮府南武縣凡三儒子劉漢各一人十九日  
置河間府倉州長蘆鎮河東批驗所以知州衛左所官  
軍吳氏守縣守禦千戶所備案二十四日奉陽陽府  
雲州鹽課局二十五日華岳州府澧州萬盈倉副使一人  
○二十六日華宣課司副使宣聚寶門宣課司上訪橋分  
司調荆州左衛某所官軍千七十七人召解縉還京為  
翰林院侍詔

縉吉水人奉洪武戊辰進士雜中書度吉士上封事指  
斥時政詞甚剴切太祖多見納用兵部尚書沈縉疾其  
年少譖改御史意實羞之在臺以敢言稱久之太祖

與

命其父將歸鄉里臨遣之曰十年後來朕必用汝及  
期而太祖崩縉遂奔喪去京師時縉喪未葬父年九  
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誦河州衛吏武言其為左右所  
中歲餘縉其才召還以為翰林侍詔大見信用靖難  
兵入首先迎附後為文趾參議以漢族人譖獄下獄後  
三年死獄中家徙遼

七月四日華九江府彭澤縣峰山幾巡檢司湖口縣安石鎮巡  
檢司五日燕王靖難殺長身葛誠教授余逢辰比平布政  
使張昂指揮謝貴彭二死之

先是周王不法廷臣建議凡國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

以昂為北平布政使昂至以緣史李友直為才寄  
以口腹友直泄之至是起兵首執昂及都指揮謝貴  
惟昂不屈篤誠懇諫亦死城中軍民聞變悉擁九  
門城守不下護衛指揮張玉等大戰三日夜奪九  
門城中乃定以友直為布政司右參議今按南  
京錦衣衛貼黃冊載校尉潘安拿昂燕山右護衛  
小旗丁勝從龍來昂殺彭二于家賞賚絲貳疋表  
裏銀二十兩或曰文廟潛邸衛士袁珙相之曰鬚若至  
臍當戴白帽以王加白即皇也於是遂有大志建文改  
元悉致群賢力行古道仁声四布民莫不能悅復密  
致珙質以人力所尚珙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又曰渡江  
來渡夫有金帶相者革命之應也意遂決先是高  
廟崩謝王世子及郡王多在京遣命三年喪畢遣還  
時仁廟漢世人趙王皆留遣詔至北平稱風痺屢日  
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三子是疾朝  
廷以遺詔不許既而屢請益哀懇上特許之魏國公徐  
輝祖不可乃止明年疾愈來朝由皇道入不拜御史會  
鳳韶劾奏曰殿上當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情由  
皇道不拜大不敬當問時大驚左右顧上徐曰是至親  
饒他自是日宴便殿親愛浹洽矣未幾復稱疾以三



子請上不忍遣召輝祖及第都督增壽議之增壽  
獨曰臣以一家保反時中山王女爲王妃故朝廷謀  
及之輝祖忠于建文增壽則厚於文廟也於是三子  
得還至國復稱疾佯狂之市爭食飲酒語言蹇  
亂或卧土壞或暈仆弥日易等嘗問疾殿中文皇  
擁紅爐猶呼寒易嘆息而出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  
于上故耳易弗信防益懈布置既定乃稱疾愈庸  
僚三司輩賀尚扶杖膝朝遂賜宴酒酣進西瓜金  
校拳碎之以進已而曰水去不堪取刀割之於是兩府  
伏兵盡出梓昂下擲狀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迫  
昂不服遂斬之以徇 旨誠  
人不知其所以進士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  
王嘗病中暑四圍着如繭自言三司官人視病  
皆畏危爲獨誠告之以不得于上之故因令人上表  
會王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于上執之既成徵  
即發符逮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  
余逢辰水陽西鎮人亦起時以泣諫被戮予嘗見其  
所寄家書戒子等事自必死而無希幸富貴  
之心此亦持正君子而人少有知之者故贊陳尚書  
者謂宛陵之六節惟公不知又可是公也

七日增置北平府昌平縣豐儲倉大使一員 華州府  
崑山縣寧海驛吳江縣松陵驛 甲戌靖難兵次通州  
指揮房勝以城降 丙子靖難兵校薊州擒都指揮馬宣  
衛鎮撫曹濬  
馬宣者華除中都指揮也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  
師起宣謀起兵禦之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  
曹濬等開城堅守反覆喻之不下王擁衆急攻宣  
率兵出拒玉遣王精銳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  
事聞革除君褒卹之初張玉曰薊州東雄鎮外接大  
寧可空引女直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潞河躍馬可  
渡不先定將爲後患議未決翁守將都指揮馬宣  
聞變果起兵迎拒太宗遂遣王及朱能將兵攻之敗  
於公樂驛宣旋師守州城王等環城攻之宣率衆出  
戰爲北將鄭亨所擒不屈死之  
己卯辛雲南等府免兒閔巡檢司等衙門  
雲南府嵩明州所屬河泊所免兒閔巡檢司晉寧  
州所屬河泊所安寧州屬長平舍稅課局昆陽州屬  
河泊所昆明縣屬河泊所清江巡檢司及歸化楊林  
羅次三泊四縣并歸化河泊所祿豐縣南平巡檢司凡  
革一十六處大理府泰和縣神磨洞巡檢司趙州襄

神寨巡檢司雲南州泰安倉赤石岸巡檢司穹  
浪縣鳳羽鄉巡檢司凡五寨家化府屬蒙化州甸  
尾巡檢司臨安府屬河西縣曲北巡檢司河泊所通海  
縣河泊所嶧城縣治所寧州河泊所凡七處楚雄府  
屬楚雄縣呂合巡檢司定會基關巡檢司鎮江州鎮  
南巡檢司凡三處徽江府稅課司河泊所邑市縣江州  
二河泊所廣西府稅課司廣南府稅課司景東府  
景豐倉曲靖府寧益州通運倉交水稅課司鶴  
慶府稅課司劍川州河泊所武定府稅課司羅摩  
沮連按司石舊縣普渡河巡檢司尋甸府稅課司  
元江府禾摩村巡檢司麗江稅課局通凡四十八  
處又南安府大庾縣楊村縣都稅課局二處  
華楚雄府硯嘉縣 增置濟南府豐濟倉大使一人華  
沅江府因遠羅必甸長官司 華雲南黑監課提奉司屬  
柳井監課司五井監課提奉司為師井山井監井三監課司  
○華麗江府臨西縣華武定府知州祿勸州華曲靖  
府南寧縣 置澂江府江川縣周谷巡檢司 靖雅兵克居  
庸閣俞頊走懷來進攻懷來克之殺參將宋忠都指揮彭  
聚孫太遂取密雲驛兒嶺

北平去居庸關一百二十八里跨關南北四十里兩山夾

峙一水旁流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而居庸其一也者  
北兵既入居庸於是山後諸州不能守上合雲中守  
將往往降附北克懷來指揮宋忠被執而開平龍門  
赤城馬營皆無完堵矣 宋忠者始為鳳陽衛信  
揮使以智勇開洪武三拾一年都督齊讓討西南夷無  
功以忠代為參將以奮功奏革除君尤任之 靖難  
兵起忠守懷來大將俞頊守居庸關相為聲援已  
卯靖難將指揮徐安等敗頊援其城頊走依忠而  
居庸為燕將所守太宗語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  
庸必有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繫之諸將皆曰敵衆

我寡難與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太  
宗曰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以力則不足  
以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猥  
恃自用棄其未定擊之心破矣癸未太宗率馬雲徐  
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懷來先是  
敵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此平城中皆為  
燕所殺委積屍滿道路宜為報讐將士聞之或信或  
否燕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前鋒衆遙  
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響應皆喜曰我  
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師餘衆倉黃列陣未成王麾

師渡河敵謀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被獲之遂被戮忠子謙鎮南衛指揮使克軍尋賜死年十六 彭聚以都指揮與同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與都指揮前瑣皆見執聚大力戰死之為靖難師所俘獲者不可勝計休都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又問得什名將萬吳高皆見疑而砍炳之本景隆相繼敗衄雖有大將軍陳輝千安歷城侯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初萬將陳亨欲降燕而為萬所制太宗設奇乃作貽萬書盛稱贊萬而極毀詆亨賊

識宇密召一卒與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為者守者遣歸通意故得厚賚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皆行性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如所言為請遂供遣而不與賚不得賚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真陳亨被牽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用此策云

丙戌靖難兵破遵化指揮孫事馬鎖住降  
鎖住本朔方人魁梧英仕元為樞密斷事國初降附馬兵長隸吳武衛洪武乙丑正月太祖夜夢入長身

廣眉器宇宏偉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鎖住馬次日即命羽林百戶潘雄宣訪得鎖住引見上熟視狀如所夢喜異之超擢鳳陽中衛指揮僉事因號應夢將軍未幾從師北征屢立戰功俾大寧前衛已已調守遵化練兵龍山之陽比兵既破剴州棄勝渡石門急趨遵化夜其入城守將拒戰死鎖住遂降俄子祥俱戰沒太宗官其孫崇為指揮同知

戊子革吳化府吳化縣道會司 十八日革九江府德化縣南湖嘴巡檢司 庚寅靖難兵攻永平指揮郭亮陳旭

趙彞以城降

兵自遵化移軍而東豐閭王田昌黎樂亭皆下至永平指揮同知陳旭僉事趙彞以城降旭彞從逐北行徐忠等分兵剋灤河轉攻密雲皆下旭全椒人靖難後封雲陽伯彞虹縣人洪武中任虎賁百戶築城沙漢改官表平後封忻城伯

增置思州安撫司經歷司知事一員 省躬殿成改謹身殿為正心殿先是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之間建退朝燕居殿一所中置古書聖訓名曰省躬命侍講方孝孺記

十六日華漢中府馮縣以縣高黃堪金牛順改楊林  
青陽陽平六驛改隸廣城縣 詔京官還家給內府勘合  
吏部考功員外郎盧義言在京官給假省親俱於應  
天府給引有失體統令照丁憂例於吏部給勘合限  
回銷詔從之

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北伐詔告天下  
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  
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愛謀僭逆去年  
周廢人據潛島不執辭連燕湘三王皆與同謀朕以親  
親之故不忍暴揚其過正楠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

博謀逆事竟惟問犯者又言與燕王湘王栢同謀太  
逆栢自知罪難逃先以自焚死博已廢為庶人朕以  
燕王於親最近未忍寬其事 賜兵 紀開

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二十六萬往討其罪客爾  
中外臣軍民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燕與國同心  
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叙州府戎縣守禦千戶王瑄招安萬里管首賊王偉等三  
百家八月五日寅改隸安府賴榆縣改隸鎮巡檢司為  
大丹莊團巡檢司 置漢中府全川茶峇 乙巳革陝西行  
都司寧衛運鹽所 已酉征虜大將軍耿炳文帥師次真

定府遣都督徐凱以兵次于河間都督潘忠楊松以兵次  
于冀州遂遣兵進次惟縣 庚戌革紹興府上虞縣河泊  
所餘姚縣餘姚河泊所桑盆河泊所蕭山河泊所 癸丑請  
離兵龍堆縣克之諸軍皆沒遂取漢州死者九十餘人  
時北兵奄至城下諸軍不及戰登城大罵而已

甲寅諸軍與靖難兵戰于月樣橋敗績都督潘忠楊松降  
忠松間推縣人被圍引兵救之北兵謀知伏于湖忠渡  
橋伏兵起大敗全軍皆沒

乙卯革池州府銅陵青陽懷遠流建德五縣稅課司革  
武昌縣金紫磯鎮巡檢司 戊午革州府常山縣章洋驛

改新馬驛為安馬驛 庚申革杭州府南城河泊所。  
都督徐貞及靖難兵戰于大王莊敗績 癸亥以田州府屬  
思恩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省雲南府晉寧州儒李訓  
導一員 辛酉省叙州府戎縣縣丞主簿各一員 革淮安  
府青江縣白洋站運運所 帝臨朝諭礼官曰今後薦新  
的品物教太常寺差一員官常川聚室門外守候凡遇應  
有水陸時新物品的都著到聚室門外太常司官稟報  
知合用薦新品物物增價收買了即便從他貨賣毋得因  
而作弊刁蹬番難虧折小民違者治以重罪德礼部出榜  
都教知道 癸亥耿炳文及靖難兵戰于真定敗績左副將

軍附馬李堅古副將軍都督甯忠左都督顧成皆  
彼執炳文入城請難兵攻之不克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滁和績功為  
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  
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宜興君用賈勇先登  
而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吳擒士誠守將  
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于長興以炳文為總兵都  
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  
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荊州士誠就  
擒論功召見戰門降論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

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鎮國大將軍兼  
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  
年正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月封長  
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破虜兵于北黃河復還陝  
西二十四年賜寶鏐五萬錠銀二千錠俾造第鳳陽  
置其先塋而進爵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當縣收入  
作亂承制總兵聲討二十七年始克之二十年蜀中盜  
起命為征南將軍往勦平之三十一年鎮守遼東革  
除元年靖難兵起其年九月命炳文佩大將軍印  
自遼東率兵眾二十萬援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

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莫州先鋒至雄縣太宗  
帥師禦之中秋出炳文不意破其誠忠松引眾來援  
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  
壬戌靖難將張玉朱能談淵朱戰炳文大敗幾為所  
擒奔還淳沱河東炳文眾尚數萬十月復與能戰  
眾皆潰降

降副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  
甯忠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  
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長於戰至是敗覆建文君  
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遂至於亡開國  
功錄謂炳文戰沒于陣時年六十五子璿前軍都

督僉事尚懿文長女江都郡主革除中為駙馬都  
尉驍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僉事嘗帥遼東軍馬  
與江陰侯吳高圍燕城有功瑄散騎舍人擢尚室卿  
後皆獲罪死 李堅懷慶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子  
選太祖女大長公主為駙馬都尉革除君即位公主  
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封樂城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  
燕拜堅為左副將軍及燕戰于真定時炳文軍惟備西  
北其東無燕師出其不意交擊之炳文幾為所擒燕  
將丘福攻子城堅領兵接戰負有互已而兵敗燕其騎  
士薛保引剌堅墜馬揮刀砍之堅大呼曰我李駙

馬也勿殺祿生擒之以獻太宗謂曰爾至親也今至此尚遊罪手械送比干遂道死姑蘇王綽謂堅沒於王事子莊見有當襲爵公主時猶在悞禍至乃納其醢券莊得流寓南京悞情詩酒以寄終焉崔銑彰德志又載堅為郡人與李讓同時為駙馬都尉而讓驍附太宗為之宣力要之堅實河南產云

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置左右侍中二員于左右侍郎上吏部兩載在二年三月今兵部勳合簿本月已有左侍中劉儁食事押當以勳合簿為正

以曹國公李景隆佩征虜大將軍印帥師北伐

李景隆泗州盱眙縣人父文忠曹國公長公主之子為開國元勳追謚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月襲封曹國公上嘗書體爾祖爾忠孝不分八字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生一時帝布有召者若天口林右輩皆與交遊革除君即位與親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見任用太宗靖難師起命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往伐賜通天犀帶錢之江許遂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悉召各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太宗語諸將曰李九江秦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

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之矣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雉為用不過能將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越括之敗可待時復召謀者問景隆軍中事突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類之為將政令不脩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今北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霜雪手足敗壞甚苦凍餒之士無贏糧馬無宿草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懷仁勇俱無四也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割地喧嘩金鼓無節好說喜誇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項能援求

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禽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太宗曰破中之衆以戰則不足守則有餘且世子能任人足解禦敵若全軍往城祇自示弱彼得乘我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更隨用內外倚角破敵心兵出奇事為求平直欲誅九江來就禽耳吳高性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衣平圍而破九江也九江景隆小字云土月景隆引兵數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村堡大敗區不

稷近北先是朝廷命中官賁至書賜景隆斧鉞俾專征伐渡江忽沉於水識者以為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師戰于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漫散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景隆亦奔還臣多請誅之帝不從請難兵渡江後令總領東城兵馬卒致開門之禍永樂初加太師寵賚莫比明年周王以受賄聞遂執下獄景隆曰非臣陛下何以有今日文皇曰幸是朕未若他人未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閤門幽閉者四十餘年其男女自相婚配云世傳李文忠與張蠟塌友善張嘗以斗笠覆衣為贈曰汝家有奇禍絕食時令人被戴仰天大呼張仙富有應至是一老僕尚記其語携以入居數日未

有旨給糧家人大困乃衣而呼平地麥出成穗採之可食藉以全活云

詔貴州都司軍士高魏參贊李景隆軍務魏山西遼州人洪武壬戌應貢入太享甲子以孝竹被旌尋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乙丑上疏欲懇河南山東輩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慎選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以斷事違旨當罪議賢謫戍貴州聞索嶺仍許以姪代役上既登極詔至遼魏上表稱大意謂先帝傳仕嫡長大居正也復奉下武詩純其祖武為

休五始之要未幾復上疏言事其曰曰弱藩王之權臣當以漢為喻昔漢祖起布衣定禍亂稠秦孤立而亡遂大封同姓荆楚齊吳分天下之半豈想遺文景之痛疾哉故賈誼發痛哭流涕之嘆以文帝寬厚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誅其後景帝寬厚不如又遇晃錯刻深遂挑七國之禍非文帝逆命將得人幾危社稷則錯不能辭責矣我太祖之起與漢同而神武過之高皇后有后妃之行則百斯男宜君宜王故使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王休三代之封建先封刑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鄰土番以秦府王之山西

表襄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晉府王之燕雖無名山大川之限所謂桑土之野比雖沙漠其人弓馬是務金元籍之而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隅山河深劉倫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後星羅棋布北之古制雖過然太祖意欲據中國而屏四夷也今親王驕逸不法不削則紀綱不立則則傷國體皇上所難處也 謹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國少則無邪心有制諸侯良策也當今邊境以臣愚見勿用是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少其地大其誠則權不削而自奪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忌親王之理歲分外國所

供命使臣頓送之就問起居賢如河間東平者獲  
責之不法如淮南齊北者初則容之再則赦之不改者  
會親王告廟而費處之豈有不順者或臣嘗以爲胃  
之患人身之疥癬也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也疥癬  
搔癢華之而平腹心之疾非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  
以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譬皇上乃天君也所謂百體從  
令者也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嗜欲不同手  
足安逸亦異如好色好音好臭好甘天君隨其好則  
失主宰之道不隨則亂吾心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  
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亦不生矣自古帝王之治

奏

天下莫不以脩身齊家爲先孟子曰言孝斯心加諸  
彼此治天下之軌範也書奏不報既而知州王欽辟  
李入朝九月己卯吏部以魏失伍詔還貴州時靖  
難兵起魏乃言周公東征必待三年而滅之欲三叔  
武庚自悔而脩耳今某不執命將討之易皇上好  
生之心豈忍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奉明詔曉以天  
命禍福明親有和解之義無仇殺之理使罷兵而後  
守分土至是景隆出師詔魏參贊魏遂上書文廟  
畧曰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皇帝升遐聖天子欽遵制詞登寶位誕布維

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咸戴莫不願立于朝而出  
其事皆曰內有

聖明君主外骨肉藩籙二帝三王之治可待也忽聞  
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親御六師不知其意何出  
今在朝諸臣文者遵之以和武者奮之以勇執言伏義  
以順討逆焉有不勝臣寄迹岩穴不忍坐視兵連禍挺  
身自拔願効一策蓋以爲逞一二之怒而獲百萬之生靈  
豈仁智之爲哉臣以爲動于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舊  
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命厚乃天下萬世  
之幸也臣所以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

奏

言者臣宿許太祖殯首結草豈有要求哉且天下  
神器也不可以智力求求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  
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太祖棄元亂提一  
旅奄有華夏豈智力所能實應乎天而順乎人  
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先帝聖訓不爲不熟夫何  
以一朝之分遂以骨肉之親翻爲仇敵其爲先帝之  
累爲何如哉昔周公過流言之謬即避位居東若  
使大王聞

疑諂之言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謠雅  
離間之口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憲不及



此遂接檄與兵侵襲疆宇所以任事者得藉口  
以爲大王假誅左班又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以  
誅錯爲名也孟子云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臣恐奸雄  
豪傑乘釁突起萬一失利大王獲罪先帝不能辭  
責矣今大王撫北平取密雲下永平龍堆縣掩真  
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孫武宣能過哉但自與  
兵以來維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最爾一隅之地較之天  
下十五而末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佳兵者  
不祥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爲奇今大王兵士大納三  
十萬衆大王與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生離間  
之疑况三十萬衆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  
殿下手蓋屢戰則疲則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  
臣躬奉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爲帝室最近之親  
何至如此未嘗不洒泣流涕大軍若信臣言以爲質  
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宥大王執迷  
不回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  
事臣不知孰優也况太祖大喪未終主母與師旅恐  
與伯夷叔齊大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往庭矣雖  
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臣民以殿下不無秦奪之  
幸而得成國中大王之計後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尚

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已迫復思臣之言可得  
乎願大王再思而審處焉言達不報觀又假周公  
援引詩書反覆幾千言末云今陛下論親上取長  
最賢即我朝之周公也當從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  
自脩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朝  
廷外屏四夷則周公不得專美矣惟我朝家業同  
周室太祖純德同文王皇古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  
美同周公輔我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  
詩言之纓白髮書生生死不怕者又蒙太祖教養無  
所補報故披露肝膽陳義理之詞如果賜死九泉之  
下得見太祖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上又不報  
庚辰夏從景隆北伐軍潰南奔德州皆解已而邊督  
餉叅政于瞻邑詩序端陽酒同盟遂協謀固身清  
南大著勞績從後征晉陽馬門等處壬午夏聞京城  
已定乃縊死驛舍  
九月戊辰朔監察御史韓郁上言爲機密事  
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  
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敬愛者也蓋嘗聞彼  
諸王既廢而官之以言其親亡太祖之遺休也以言其  
則孝廉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

廢而祖之遺休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也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為天子而使厥弟厥子遺殘幾是則其心為何如哉臣每念慕至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誅削貶之權衡疑之太重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於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者則以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說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於周公之誅管蔡者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紂周之既湘王自焚伐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卒則禍必如是則朝廷執政激變之及燕之卒兵厥今兩日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手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而用凶兵器其可淹久而不勇決乎經管許而軍需猶自告乏糧餉猶自不給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出入帷幄與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而觀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語曰親者割而不斷疏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

下誠不察此臣愚以為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伏願陛下少垂洞鑒與臧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率以尉宗廟之靈明昭天下使知撥亂可証以厚親之恩如此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革充州府東平州金練開口巡檢司改平陰縣滑口鎮巡檢司為潘家古堆巡檢司遼東總兵官都督耿璠帥師攻永平府不克乙亥併廣寧中屯等衛于廣寧中衛丙子革池州府東流縣吉河鎮巡檢司增置肇慶陽江縣陽江縣丞主簿各一員壬午革鎮江府丹徒縣京口驛直隸府癸子改保寧府江油縣西平馬驛為武平驛驛已丑改鞏昌府會寧縣青家驛巡檢司為古城巡檢司徵謫戍官伏願等入京復為指揮僉事等官李景隆次于德州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軍赴德聽操徵謫戍武官赴德州操備十月五日辛丑革四川行都司利濟驛壬午革會川備江甯驛靖難兵龍象大寧入其城都指揮朱鑑死之總兵官都督劉真遁還京師癸卯置雲南府昆明縣儒學增置平陽府置寶庫大使一員甲辰革國子監博士學正學錄增置助教一十七員

申改贛州府南橋保巡檢司為安遠巡檢司 辛亥李  
景隆以諸軍至北平攻不克遂築壘于九門 壬子增置  
鶴慶府訓導二員 甲寅靖難兵襲執寧王諭三衛官軍  
總兵官都督劉真遁還京守將朱鑑死之行軍都督陳  
亨等降遂以其衆歸

或記曰文廟初起兵猶未盛聞景隆將進攻北平患之  
先是高庙末年嘗命文廟巡遶大事軍謀焉護衛官  
軍相與甚驩大寧領京師三衛多胡人精銳不靖而  
戍守皆中州遷徙之衆北地苦寒日夜思歸文廟知之  
至是命仁廟嬰城固守獨率銳卒十餘倍道趨大寧

遣書寧王告以勞瘁求為和解寧王信之遂單騎入  
城執手大慟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  
情好甚篤從官猶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  
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  
戍卒皆從大寧城空清難兵自是愈盛矣世傳文  
廟善戰寧王善謀一時章散令論多出其手嘗有事  
成中分之約後京城平寧王朝欲建國南土奏乞巡視  
許之寧王出以飛旗諭有司治道文廟聞之大怒詔  
禁飛旗治有司罪寧王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弱中  
官數人偕往至南昌稱病卧城樓乞封南昌詔即布

政司為府屋舍無所武廟時殿閣尚黑瓦云寧王既  
得請遂放志神仙以善終 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王  
封大寧真為總兵官比北兵入大寧王盡以護衛  
官軍從太宗而南真恐後執一夜竊負勒邱浮海  
而南京師聞行北平諸軍已從北兵意貞降籍其  
家下之獄俄而貞由海道自福建還京師家人遂  
得釋大寧在喜峰口外古惠州地國初設北平行  
都司與遼東宣府二鎮相為聲援自後棄大寧與朵顏  
諸虜都司遷保定而東邊遂失一藩籬矣貞女為  
文廟招順德妃

甲子省順慶府遂州儒李訓導三員營山縣儒李訓  
導二員乙丑改思州府平溪水馬驛 革辰州府沅州  
便溪水改冷水驛為便溪馬驛 是州馬駟為是州  
馬以開封府睢陳歸德三州直隸河南布政司 丙寅  
省南陽府鎮平縣訓導二員 徵雲南官軍入京倭征  
○十一月五日辛未李景隆及靖難兵大戰于鄭村垵大  
敗壬申景隆奔還德州北平城九壘皆潰癸酉靖難兵  
入城

先是景隆次德州徵兵諸路合五十餘萬聞文廟東出  
遂圖北平刑部郎中魏校告景隆號令嚴明人莫敢違初

園北平築九壘于九門又結九營于鄭村堤親督之以待文廟之還令營壘人各爲戰非受令不得輕動文廟諜知之遂悉銳攻一營盡殲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景隆不能支宵遁翼日九壘猶固守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棄兵糧晨夜奔奔景隆還德州

丁丑革四川鹽課提奉司爲黑鹽井白鹽井課隸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改寧番衛白鹽井二鹽課司隸隴井衛軍民指揮使司已卯革四川寧番衛大寧場鹽課司庚辰革延安府陝州稅課局辛巳革池州府貴

池縣李陽河巡檢司癸未改曲靖府南寧縣白水關巡檢司白水關馬驛隸雷益州士辰改福建德甯村批檢鹽引所罷兵部尚書齊泰侵以如璋爲兵部尚書罷太常寺卿黃子澄時以文廟表列子澄等罪

罷之今兵部勘合底簿是月尚書如金押

改威武衛爲濟南左衛書在革平夷李景隆復聚

兵于德州軍声大振以副都御史陳性善監李景隆

陳性善名復初字以竹山陰人洪武中以春秋魁鄉

試丁丑會試名上第膾唱時上見其凝重傷目久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人也賜進士

身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

劉基薨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

出觀象玩占於石室中從鐸詰闕上之簡精楷者

數人入便殿繕錄性善預焉上天威嚴重進見者

皆惶汗甚或掣肘不成一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既峻

書法端好上嘉悅命賜以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

淹番竟日家人以爲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超拜禮

部左侍郎薦達薛正言革前雲南布政使韓宜

方可隸誦籍亦以性善言起爲副都御史皇太孫

在東宮時已熟性善名極即位一日退朝獨番性善賜

之坐問以治天下之要且使書于紙以是性善感知

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

所更改性善朝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

既僨塵上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而

法自戾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文皇帝入靖

難上命性善監李景隆軍大戰白溝河敗績與

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付劉伯完指揮王資等

皆被執以婦悉縱遣之性善朝服躍馬入于河已

死詔加追戮後其家屬于邇後悉赦還邑人吳驥

傳其事

十二月十一日丁未置濟南府長山縣白山巡運所廢城縣  
龍山巡運所知平縣青陽巡運所置青州府安丘縣  
清河巡運所清河縣立巡運所渠立縣益都縣青社  
金嶺鎮二巡運所昌樂縣新吳巡運所新吳縣 庚戌  
華烏撤軍民府在城里張二巡運所 甲寅增置工部營  
繕虞衡司主事各三員 戊午烏撤軍民府趙班巡檢司  
○辛酉靖難兵攻廣昌克之 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運  
司廣東運司福建運司各照磨所改淮安府崇河驛  
隸桃源縣 置重慶衛石柱宣撫司隘關巡檢司 遣都  
督瞿帥兵北伐 岷王有罪廢為庶人小 岷府典膳李

英等伏誅 貼黃冊載是歲英等伏誅不著月附此下  
同革湖廣五開衛武陽千戶所 移蓋州等衛恩軍實軍  
左右前三所營州右屯等衛官軍逃詣遼東詔編發實有  
差 薊州衛鎮撫魯濬謀起兵還朝不克死之 駙馬都  
尉王寧謀反幽于其第

永樂元年封寧為永春侯世襲宣德間止授指揮  
改馬牧香山所四所隸孝陵衛 改吳州左右二屯衛軍  
于營州衛七官張倫等率二衛官軍逃還結盟報效  
詔吳州營衛開平等衛全家在伍者分房發回天下衛所

軍士死亡營籍止一人者放為民小此當在三十二年 置  
鷹陽衛烏江屯田千戶所廣西上林縣屯田千戶所廣  
東南山千戶所遼寧左衛 以禮科給事中鉄鉉為山東  
叅政

鉄鉉河南鄧川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  
事一云初為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廟喜之字之曰  
昂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心屬鉉文廟潛邸時有  
訐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目獄未成高廟  
怒命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之未幾擢山東  
布政司叅政庚辰靖難兵起曹國公李景隆駐師德

州鉉督漕運飛芻挽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既而  
軍敗南奔與叅贊高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  
兵固守濟南被圍月餘不下城有被攻破者輒完  
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機中其計靖難  
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白金綵  
幣封及三代鉉入謝上賜晏陞左布政使陞兵部尚書  
佐大軍歷城候盛庸總天下兵文廟踐作用計擒  
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耳鼻亦不顧碎  
分其体至死罵方已十月十七也時年三十七父仲名  
母薛氏皆年餘八衮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

二發河池編五庫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死

燕王上書

燕王臣據謹奏為報父仇事臣稽首頓首百拜  
昧死言曰臣聞天下之至尊而大者君與親也故臣  
之於君子之於父母當盡其禮而已今陛下信聽奸  
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榮折毀與詔旨大相違  
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母之道  
可謂孝矣我父皇存日嘗與我衆王曰我為天子  
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  
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然此勞民苦軍費錢糧  
豈易為爾故我今日蓋造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  
後為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  
業折毀礼手臣於父皇賓天便欲詰問究問後恐  
外人不知者以為臣有心犯陛下也故不出一言吞聲忍  
氣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在朝左班文臣齊尚書  
黃大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太  
祖皇帝誅不盡之餘黨又行結構為惡以陛下年少  
寬容每用巧言欺感變亂祖法豈不知皇明祖訓御製序  
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

可改易非但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爭祐  
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齊尚書嘗奏凡朝  
凡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屆亦不親行祭祀至  
於各差官到京行祭祀及奏事將百戶林王鄧庸  
等拿下囚繫搗楚鍛鍊令其誣王造反此何理也齊  
尚書又誣觀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齊  
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次  
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間暇則偏數不  
拘又云凡王入直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軍旗不拘  
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使行者听其軍士儀衛  
旗甲仗務要鮮明整肅壯民之觀於洪武二十五年奉  
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勅內一件云帝  
歲訓將縛兵驗視周回封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  
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聽勅後書云洪武二  
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於奉天門命  
翰林脩撰練子寧許觀編脩吳信三負執筆听會  
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真偽孫允校觀目之後發  
行故勅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  
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為欲防邊禦寇以保社稷  
使帝業萬世故也豈有他心哉奈奸臣齊尚書黃大

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與  
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不知有陛下也七月  
未許傳聖旨使令惡少都督宗忠指揮謝貴等來  
謀殺臣為性命不得已而動擒獲反賊宗忠謝貴  
等了當已當具本奏聞拘番宋忠謝貴等在官欵  
候降旨誅決到今不蒙示諭其李齊尚書又行矯詔  
令長吳候耿炳文等領軍馬駐營雄縣真定來攻  
臣北平臣為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兵殺敗逆賊耿  
炳文所領兵馬擒獲駙馬李堅都督潘忠寧忠  
顧成都指揮劉燧指揮楊成等了當奸臣齊尚書  
出榜令軍民罵燕賊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燕  
賊父子祖與叔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  
如此無礼其罪當如何哉不意十月初六日又矯詔  
令曹國公李景隆總兵領天下應有軍馬來攻北  
平城欲殺臣不免親率精兵盡行殺敗李景隆  
等夜遁而去若是如此齊尚書等必欲殺武父皇  
子孫壞我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將以涸天下  
也此等逆賊臣必不與之共戴天不與父皇報得此  
讐臣縱死亦不已也今臣昧死上奉皇帝陛下憐太  
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下顧一生艱難創業分

封諸子今陛下聽奸臣之言父皇賓天未及期年  
將父皇諸子滅殆尽伏望陛下俯賜仁慈番我父皇  
太祖皇帝一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累發  
軍馬來攻平必欲殺臣為保性命將十萬之眾俱是  
捨死忘生之人振我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養厚德  
我父皇子孫尽力効忠於今日古語云一人拚命千人  
當縱陛下有數百萬之眾亦無如之何也伏望陛下  
太上好生之德莫驅無罪之人死於白刃之下其恩莫大  
焉臣復請陛下但是父皇宮中曾侍病者宮人并長  
隨內官又用藥醫官管辦葬事及監拆宮殿等官  
奸臣齊尚書黃大卿應有左班文職等官發來與  
臣軍前究問欵額皇帝陛下奉承皇祖訓以安聖心  
永為社稷之主使天下人心生民各得其所矣如陛下  
聽奸臣之言執而不發臣親帥精兵三十萬直抵京城  
索取去也此等皆是我皇之仇人臣必不與之共戴天  
若不與父皇報德此讐是臣為子不孝也為子不孝  
此是忘大本大恩也豈人心之類今將合發奸臣數目  
開列于後  
一宮中侍病老宮人一太醫院官一長隨內官一禮  
部官一管辦葬事官一監造孝陵附馬等官一奸

臣齊尚書黃大卿應有左班文職等官一監折毀宮殿工部官內官如上逆黨一如數發未臣軍前究問的實即行差官賈押赴司身本奏文伏取聖明裁決如果不發奸臣齊太等未臣必不已也兵抵京赤地千里臣冒瀆天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臣據稽首頓首百拜昧死謹具奏聞

元年十月初九日燕王臣棣

燕王移檄天下

燕王令旨為報父讐事論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皇太祖高皇帝奉天承

運華夷一大統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誕敷

聖澤廣被萬邦弼扇仁風簿及八表使天下雍熙

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

皇可謂道同遠古德齊前聖雖漢唐開國之君豈能

企及哉然而四海既平天下既定以長子立為皇

太子餘子無分嫡庶悉皆列土封王各守藩屏同

享富貴以為子孫萬代之計豈期數年以來不幸

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相繼而卒我父皇慈念皇

太子蚤逝遂立其次子為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

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不幸父皇賓天皇賓天皇太

孫即帝位然我衆王不敢以叔道尊亢素奏稱

賀頓首百拜萬死難言何則因欽遵父皇明命不

敢為一毫之非礼臣子之情至矣然帝年幼

冲即位以來任用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為六部都察

院左班文職等官日以甘言巧計蔽君之聰明使君

淫酗酒色不尊養制不孝於祖不親政事崇信

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殘害骨肉於是德怒穢

于天京城地震十日山崩水溢天火焚其土庫一月

霹靂大風雨發屋折木蝗虫偏生於隴畝占青曰地震

者地德至靜欲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弱臣強地

必震動臣下擅權則土為不寧而變恠生焉陽伏不

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動今宗廟宮

殿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伐不能以理上下不相親也

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此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

進則山崩則無故自崩國易政人主失位民流散邊

天火焚其土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

思道厥妖大燒宮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本者小人

在位賢人出走君用讒言殺正人也蝗虫偏生於隴畝

者佞臣輔君以貪苛之政邪臣在位則虫食苗心任

用奸邪則虫食苗根也吁天之戒警如此猶不恐懼脩



省而改其惡也此皆齊尚書黃大卿左班文戰官  
總倭于君恣行不道若軍害民惟以誅戚親王為心  
以致災異如此也先是父皇有病有勅符宣我第四  
子來臣齊尚書匿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親至於  
父皇病革數問曰第四子來否豈知倭臣齊尚書陰  
謀用心如此所以父皇有疾焉肯令我諸子知之至於  
升遐亦不即報我諸子奔喪至今不知父皇得何疾  
用何藥而弗救至於大故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  
時即歛古礼三日而歛異其復生也不知何為如此  
之速也停棺不於中殿七日即塋古礼天子七月而后

太

塋何為如此之速也余以礼不知出於何典今見  
詔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父皇太祖皇帝塋以庶  
人之礼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何故父皇實  
天一月方發詔令親王及天下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  
與庶民同也礼乎非礼乎况皇父實天塋礼未具  
即毀折宮殿掘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於如  
此也况帝即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  
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  
今想着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  
一所大房子與衆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止不

太

用心不守法度便似將房子折毀了要在房子裏  
隱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言哉言乎今上位聽信姦  
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折毀與詔旨大明違背  
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  
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母之道可謂孝矣  
我皇父存日長與我衆王曰我與天子蓋造宮殿不  
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  
尊嚴如此也然則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為爾  
故我今日蓋此宮殿極為蕭文壯麗使後為帝者享  
用不煩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祭拆毀礼手及  
及齊尚書嘗奏凡朝凡筵揖而不拜及手小祥節  
畱亦不親行祭祀至於王差官到京行祭之礼及奏  
事將百戶林王鄧庸等拿下囚繫捶楚鍛鍊令  
其証王造反此何礼也齊尚書又証親王擅自操練  
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  
有閒暇則過教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  
負馬步騎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  
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壯  
臣民之觀於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午時分  
朕於奉天門命翰林脩撰陳子寧許觀編脩吳賢

三員執筆听命朕口占以成示後人以辨真偽孫先校  
親目之後發行故勅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  
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爲欲防邊禦  
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故也豈有他心哉其奈  
奸臣齊尚書黃大卿左班文戰等官不遵祖法恣  
行奸宄操威福與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尚  
書不知有皇帝也然而帝被奸臣所惑溺甚故我  
父皇骨肉未冷陵土未乾將後母盡妻之流言而  
罪周王破其家戚其國將周王次妃選有邑者亦  
妻之未旋踵而罪伐王出其宮人悉配於軍士於湘  
王  
無罪聽諂臣之言賜其令宮焚死齊王無罪又聽諂臣  
左班文戰齊尚書等官之言以金帛賞之左右使其  
誣罔王降爲庶人流于漳州烟瘴地而余想齊尚書  
黃大卿等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父皇之子孫振  
其私仇快其心志嗚呼被人之毒甚於狼虎我父皇能  
有幾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盡痛心疾首豈勝  
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令惡少謝貴等爲  
北平都司官張炳爲布政司官本有府長史萬誠  
同心計謀未謀殺我於六月將軍馬圓仕外牆欄木截  
我端禮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之卒外城上軍士披執

銃鼓叫呼聲震野使人城坐食惶惶不安我亦告  
耐之至七月十五日未謀殺我約申時引兵入王城當  
日有都指揮張信未透消息爲保性命不得已於未  
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督宋  
忠等領馬軍八千步軍一萬二千調山西萬全懷安宣  
府前衛軍馬一萬往懷來下營期會各處軍馬未  
攻北平余故不免親帥精騎八千直抵懷來與忠軍  
交戰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生擒逆賊宋忠  
都指揮孫泰俞瑛等尽行殺死餘衆悉降八月奸  
臣齊尚書等又行詔使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  
三十萬前來推縣真定營期會各處軍馬來攻  
北平不免又行親帥軍馬往彼迎敵於當月十六  
破雄縣斬首九千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  
忠指揮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真定特逆賊長興侯耿炳  
文所領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馬二萬五  
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竇忠右都督顧成河托都  
指揮劉遂衆降咸宥歸于原衛江陰侯吳亮都督  
耿獻揚文特領遼東軍馬來圍永平我親將騎士一  
萬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平吳高等聞風夜遁召  
奔以太祖皇帝恩養厚德都指揮房寬領軍馬

出城來降所有逆賊朱鑑萬凌遲處死了當惟都督劉真都督陳亨將領軍馬守住松亭關不肯來降我親帥精銳騎士三萬襲破其營生擒都督陳亨劉真單騎遁去太寧遂平奸臣齊尚書等出榜令軍民罵燕賊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燕賊父子是罵祖與叔父爲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如此無礼其罪當何如哉未幾奸臣齊尚書黃大卿等左班文賊又行矯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司軍馬五十餘萬於十月初六日來攻北平圍我之臣必欲殺我我謂天下官軍何不念太祖皇帝恩養厚德番我一二親王以奉祖宗香火豈不然哉故我仰賴祖宗積之深於是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所領天下軍馬尽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千餘級餘衆降者咸宥歸于原衛景隆等夜遁西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向克捷此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天地祖宗神明隣而祐我也若不如是此縱用兵如孫吳亦無能爲也余想奸臣齊尚書等又欲懷害我父皇子孫基業滿盈無餘將以圖天下也何如此之毒毒也哉竊惟我父皇親上之心天下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守謙其祖爲惡至於守謙累惡不悛降爲庶人我皇

父思念祖宗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子爲靖江王諸子皆爲鎮國將軍享有爵祿與朝廷同其久遠也周齊湘代琅五王皆父皇親子縱有大惡亦當寬恕何況爲惡之實跡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高問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故亦無實跡可驗輒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奸臣齊尚書左班文賊等官不遵祖訓助君爲惡而遂至於如此使我衆王日夜憂驚飲食睡夢不遑寧况余自父皇賓天以來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親法母敢少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誅滅五王又未殺我顧余匪才乃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後孝慈高后親生皇太子親弟亦告衆王之長礼曰父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卿等余必不與之共戴天不報得此讐縱死亦不已也故用欽遵皇祖訓法律內一條躬行帥領精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賊奸臣以行傳撤天下都司并各處衛分指揮官吏當思我父皇恩養厚德同心戮力整肅士卒礪爾戈予星馳前來共行補獲左班文賊奸臣猷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憲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軍民使我父皇子孫基業以永萬世豈不

然哉嗚呼皇天后土常以大中至正而為心祖神明  
寧無誅奸邪而為念故用喻示普天下藩屏諸王  
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咸使知朝廷左班文  
殿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為子者其可不報矣  
乎故諭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司寺郡縣來朝免賀  
靖難兵圍蔚州指揮李誠謀叛伏誅數日守將王忠以  
城降遂進攻大同不克

先是誠出城哨探為遊騎所獲誠素勇號冲夫李  
文廟釋而礼之誠欲獻誠自効遂縱遣入城謀覺繫

獄死文廟乃悉眾登舊臺負土下築高與城齊

急攻之城乃降擢忠等官拘其妻子送北平遂以

其眾進攻大同

庚辰革韶州府翁源縣以其地并桂山岩巡檢司入手英  
得縣革平越衛稅課司增置來州府慶豐庫大使入  
丙戌革平樂府昭平巡運所改永州府祁陽縣江湘市巡  
檢司為和平巡檢司庚寅置應天府知候所于後湖  
掌冊人數設大使副使秩未流增本府通判一員壬辰  
革四川行都司未遠驛二月二日丁酉改漢陽府為漢  
陽州更置官屬革增綱道紀司稅課局及漢陽縣儒

李蔡店新灘二稅課局系臺湖馬影湖二河泊所互  
人磅巡檢司其蔡店鎮之檢司仍隸本州壬寅詔札都  
右侍郎蕭瀚林院李士董倫太常寺右少卿高遷志考  
試天下貢士

時知貢奉官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同考武  
官右拾遺朱季吉史官吳勤葉忠仲趙久士徐某  
又作旭張秉葵監試官御史王慶俞士吉黃觀字  
潤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葵于同邑許氏生觀  
從母家姓明尚書捕邑諸生嘗纂翠微書合讀書  
其間受業於元翰林侍制黃暉天兵入大都暉至  
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貢入胥監是歲  
領鄉薦為明年會試第一入對策策大要以天道  
福善禍淫之數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高廟嘉  
之擢狀元及第由翰林院學士司御禮部右侍郎兼  
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官以觀為之仍掌尚  
寶司事奏復其姓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起  
觀奉命草詔極陳大義詔既度淮觀亦徵兵上游  
諸郎入援觀奮不顧死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  
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素有志節必不肯受辱遂  
招祖塋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來言當國者素傳

國寶不得或言訴上寶已赴上將處矣因命執  
其妻翁氏并二女離家城以賊銀出市酒飲翁  
遂勢二女率家僮上入赴京清極下瀾焉一云城南  
劉所次李陽河開報者曰上出巡過地之遠德而  
都臣奉新皇帝即位三日矣今分大事已去力不  
能支乃東向拜舞於前急處紹舟人奮掉  
拔水而沉舟人急鉤上落得珠網棕帽後追捕者  
得之以獻命購其屍不獲有匿之者遂族親家  
凡遠其烟黨百餘人生繫諸獄仁帝初悉釋不問  
請成遂徽又數十人景太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遼有  
老卒朱徽者給事使館亦以親累成遂徽故為諸  
生嘗從親游仁謂舊事且立且言云翁氏池口人歿  
時有司收其屍并二女以棺葬以待朝命不報云順  
中池人至南京欲破棺檢骨存者詢之父者感曰  
此黃狀元妻女云云近知縣守恩於居故姓李官  
之西立祠祀之傳說虛言其後雖家藏有親集  
尚存王度字中子惠川縣善人嘗驍力經書拾理  
修詞為人前師師便者以明經儒士為走家拜山  
東道監察御史繼糾察時人體貌十餘上多見用  
會高皇帝素群臣諸藩不靖兵部奏等會議

軍事度與食謀度辰會試俾度監之翕然稱得  
人時大將軍曹國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  
城候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者乃有東  
昌之捷景隆徵還不誅又當軸用事忌庸等功掩己  
綏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疎辛巳夏六月齊寧  
告急師徒屢敗將士皆選避敵變奏請募兵壬  
午春有小河之捷命度勞  
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等畫  
策誓死社稷秋七月生黨禍成賀縣千戶所出語  
得罪合族被戮度死時年四十有七葉惠仲台州  
臨海人兄刑部主事夷仲嘗雅為方孝孺所知  
有文名惠仲亦不愧其兄時得二葉各有集以傳  
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洪武末嘗以知縣充修史  
官革除二年會試後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二十二  
日戮死年六十四妻蕭氏為奴  
改南雄府為州更置官屬華保昌縣以所屬紅梅平  
田百頃三巡檢司隸州于壬寅增置會川衛馬刺畢直  
金縣三長官司吏目癸卯置滁州關山巡檢司甲辰革賴  
州府長洛巡檢司華安南府南康縣潭口鎮巡檢司  
庚申考試官董倫等見賜宴于札評陞都給事中扶

正七品給事中秩縱七品 辛酉革廬州府道紀  
司爲無六安二州道正司巢縣道會司 壬戌改五  
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爲副兵馬。  
癸亥革行人司改行人于鴻臚寺改大理寺左  
右司正爲都平司副爲副都評左右司各設評  
事六員 甲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二道置  
察院一設監察御史二十八員省司獄一員革司照  
磨檢校

詔曰頃以訐狀繫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  
治廢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  
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率循良匡政事  
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  
以底治平

乙丑革常德府九潭湖泊所 詔江西浙江蘇松人仍授

洪武間以戶部掌錢穀禁江西浙江蘇松人不得授  
至是除其禁

三月丙寅朔帝御奉天殿以策問試天下貢賜狀元胡  
靖等及第出身有差

時奏策王良第一上召諸進士問之以清貌逾良遠

擢進第良次之李貫又次之未幾授翰林院  
修撰良貫編修大見信用信靖初召廣字老人言永  
人生八歲而孤自幼好學日記數十言至是廷試對策  
有親藩陸梁人心不搖等語帝以爲敢言懼等一賜  
召靖除翰林院修撰擢侍讀附太宗復召廣拜翰  
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爲上所知一時制誥戒諭之  
文多出其手詔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總裁常  
從上巡北虜出居庸關入沙漠王師所至功烈炳耀皆  
廣記述之十一年春上幸北京丹扈從出塞城廣還  
既而丁艱服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春坊管上却封

禪頌歷數前代帝王無務國事矯誣上天奉貽  
天下後世咲時稱其有識又上驕虞神龜等頌  
以取媚自稱澄庵之後喜談忠義事嘗集文山  
事蹟爲博記序之以得卒年四十九果贈少師  
謚文穆與廣同時者解縉楊士奇夏原吉楊溥楊  
榮黃淮金幼孜蹇義輩皆攀龍府鳳爲時大  
臣云初靖難兵入撫州吳溥爲應天學教授與  
靖良解縉鄰三人者踰垣集溥舍靖縉陳說  
大義靖廉慨良弗言但流涕耳溥曰三子名重  
受知日深事在頃刻若專去就固可從容三人去

與弱時以童子侍嘆曰好劍叔能伏莽淳曰不然  
王叔死語未意請乎曰外面聞甚有諸傳顧笑曰  
一惜不忌肯自思乎須臾良舍哭聲震動矣縉  
乃馳謁文皇入見甚喜是日募婦請復會縉曰  
靖與君殊當自決縉紹請入房曰吾與汝不死縉之  
而去見文皇曰臣才不及靖方欲自盡臣以人守之  
文皇曰盡與俱來對曰非臣力所能須遠近臣數人  
論以大義強之庶可文皇亟如縉言靖既至文皇迎  
而執其手曰好箇秀才如何後我輩見清遂叩頭  
文皇大悅改信遇持甚亦縉推重欲言也至今靖之

縉

裔在庠序者人尚目之為諸子云王良字欽止  
吉水人建文己卯江西鄉試第明年對大廷度當  
第一帝親握廣為狀元而以良次之遵洪武乙丑事  
例首甲皆授修撰良與第三人李貴皆預焉良  
間盡難起師居常憂恒輟不食日就羸憊以辛巳  
九月卒上憫之遣札部侍郎黃觀諭祭良之家諱  
所述如此而吉安志乃曰文廟繼統先百群臣多  
往迎附良閨門與妻子訣是夜吞膽子死非其實  
也良子修亦首李卿薦云

己巳革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御史衣宴于新第詔

大臣預宴

以都察院在太平門地不便朝參故改于此

士申以備務舉人選署教諭訓導

詔年二十九歲以下願選者所給奉原二年仍許會

試有登第者論其徒得中省試既進士授官進

一級無則止從合授其下第而自徒皆不中省試仍

署職減半俸

癸酉革慶遠府所城縣以其地入東蘭州革臨江府新

喻縣河泊所革青州府壽光縣福田店新店二運運所

革高州府廣盈庫癸未革辰州府麻陽縣僧會司

縉

丁亥置松江府漕堰一處庚寅革鳳陽府廣儲倉二

倉三倉四倉五倉革辰州府沅州牢溪巡檢司置黔

陽巡檢司乙未置建寧府甌寧縣瀘州巡檢司置鎮

東將軍總兵官督遵軍圖永平不克以表義為右府

都督僉事

義江盧人國初累立戰功楚雄指揮使洪武庚午

入朝太祖憐其老命太醫院為染顏藥賜銀印

還治帝塞用舊持徵拜都督僉事尋卒子聚

襲府軍右衛指揮使

遂甫王於蘭縣

肅莊王太祖十三子初封甘州僻在河西荒遠時  
時獲害王乞內徙遂移渡金城開置府蘭縣東北  
并州護衛官軍從之

以進士黃鉞為戶科給事中

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  
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遷戶科左給事中以憂居家  
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改左都御史景清為御史大夫

時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遂改左都御史為御史  
大夫清陝西真寧人本姓耿以報籍而訛個儼商

○

大節領鄉薦游國特季同舍生有秘書清求焉  
弗與固請旦見即還曰吾幾斂一夕盡熟之耶生不得  
已與之曰性索其書曰吾不知何書初未嘗假汝也  
生忿訟於祭酒清特所假書注見曰此登憲所業  
書耳即背誦徹卷及問生曰無以對也祭酒叱生  
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孫秘太甚特此相戲  
耳初清赴學時有女為妖憑清宿其家是夜  
妖不來去即復來女諾曰之避景秀才耳旦日女  
以聞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  
令父歸粘於壁而妖自是遂絕後清試中成化部

中第三錄詩書二經對大廷賜第二人及第入翰林

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材能命署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革除間陟左都御史會改都

察院為御史府改御史大夫文廟統統方孝孺

子寧同日死之而清獨委蛇待朝人疑焉一日清早

朝看班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上避

之固疑清及朝獨緋也遂收之而得所帶劍因加詰

責清不屈而死之夕精氣迭見嗚呼豫讓為主

報讐清豈其倫歟

四月丙申朔丁酉改嘉定州峯門水驛隸眉州青神縣

○

○戊戌增置蘇州長州嘉定常熟崑山吳江六縣主

簿各一員革杭州府臨安縣稅課局己亥增置松江

府上海華亭二縣丞簿典史各一員壬寅革襄陽

府宜城縣柳林套河泊所革鞏昌府階州峯帖

山巡檢司乙亥革漢中府沔縣伯林青林驛丙午

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丁未辰州府沅州沅水驛

為阮陽水馬驛省保寧州則州儒學訓導三員昭

化縣儒學訓導二員省馬湖東川芒部烏撒烏蒙

五府同知推官知事各三員辛亥革安慶府懷寧縣

長楓夾鎮巡檢司乙卯置西安府咸寧縣乾祐鎮治



鐵冶所畢昌府寧遠縣寧遠鐵冶所丙申改武定軍

民府和曲縣屬金沙江巡檢司委張驛隸于元謀縣。

乙未諸軍次于白溝河靖難兵逆戰不利庚申及靖難

兵大戰陸源衛指揮滕聚等死之諸軍大敗李景隆

走德州癸亥置濟南府泰安州新驛甲子革撫州

府臨川縣航埠稅課局革永州府江華縣錦曲巡

檢司

五月戊辰革德安府孝感縣道會司己巳參贊軍務

高巍山東左叅政銓會于臨邑遂還濟南

景隆南奔魏及督餉銓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

寨

望風奔潰魏及銓置酒同盟協力固守濟南以

須後援遂趨濟南

庚午革南昌府原儲庫革吉安府永新縣河泊所辛

未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

聞北兵將至遂遁

癸酉靖難兵入德州戊寅詔吏部凡官員報三日一赴吏

科填註

先是內外官缺月報吏科臨選類缺赴填註遂選

補至是吏科請每三日一註庶免遺漏從之

革慶遠府宜山縣德勝馬驛河池縣馬安馬驛以

貴州都指揮使程暹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已

卯靖難兵攻濟南李景隆奔還遼東城革韶州府樂昌

縣河泊所此係戊寅庚辰改廣州府欽州靈山縣直隸本府

壬午革兩淮小海場鹽課司入于平糶場鹽課司徒

廣州陽山縣西津巡檢司于河南為鎮陽巡檢司甲

申改長州縣二稅課局為蘇州府稅課司長洲縣

分司各設副使一人置建寧府政和縣黃梅巡檢司丙

申革德安府雲夢縣儒學訓導二員乙丑革慶遠府

忻城縣三寨鎮巡檢司革會川衛黑鹽所鹽課司副

使一員立濟南中衛以雄岸千所附之

寨

時路阻不能達九月都督盛庸遣兵召雄岸兵

至都督僉事來榮棄樂安城走還詔誅之留

守左衛指揮同知李仲伏誅

中子讓為燕府儀兵居中北平甚力中以故坐

誅沒其產丁男典刑幼者收斂入浣衣局異世家

屬俱發遣衛充軍讓舒城人靖難後靖附馬都

尉永樂初掌北平刑部事封富陽侯追贈景國

恭敏公

六月甲午朔革廣信府濟倉副使一人戊戌置延平府

南平縣武驛乙巳啓事府增置少師少傅各一員

賓客二員置資德院設資德一員資善二員爲官  
禁讀贊講贊書著作郎各一員掌籍典簿各一員  
丙午置各王府賓輔二員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員  
從七品長史司長史一員正五品改左右長史從五品改  
審理正典善正奉詞正良醫正典寶正爲審理典膳  
奉祠良醫典寶審理副典膳副奉祠副良醫副典寶  
副爲副審理副典膳副奉祠副良醫副典寶各郡王  
府賓友二員正四員教授一員正八品記室二員正九品直  
史司直史一員正六品左右直史各一員從六品守領吏目  
一員未入流典印署典印典祠典禮署典祠署典禮各一  
員正九品典禮二員未入流典饌署典饌典樂署典樂  
各一員正九品儀仗司吏目一員未入流詔賓輔伴讀伴  
講伴及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用賓師之儀。  
已酉省常德府沅江縣訓導二員八百七官刀板面遺頭  
首罕入貢方物 已卯革肇慶府開建縣僧會司丙  
辰革太原府興縣孟家碛巡司 革袁州府萍鄉縣河泊  
所土戌改陝西行都司儒學爲寧夏等衛儒學徵鳳  
陽官軍赴大教場操備 遣御史周觀政典兵徐州秋七  
月中子朔革典牧所戊辰復置開封府鈞州鈇治所。  
革慶遠府忻城縣羅目鎮巡檢司 革濟南府歷城堤頭

水驛改衛經歷扶正七品 庚午改建昌府新城縣飛  
駕巡檢司爲鎮安巡檢司 革福建木蘭陂批驗鹽引所  
已卯革汚縣以其地附懷城縣 庚辰置開封府西華  
縣河清驛 辛巳增設欽天監五官監候一員當在辛巳年  
復置河南府新安縣鈇治所吉安府吉水縣觀山巡檢  
司戊子革大同府雜造局副使一員 辛卯改濟南府  
歷城縣堰頭鎮巡檢司爲長嶺巡檢司隸章丘縣置  
山西河南雜造局各設大使副使士辰革廬州府英山  
縣稅課局 遣遼東都督楊文圖永平不克 以徐家署  
兵部右侍郎事八月癸巳朔革徽州新安驛 承天門  
災詔求直言 甲午革袁州府萍鄉縣盧溪稅課局  
壬寅改衢州府上航埠頭驛爲上航水驛常山縣廣濟  
渡驛爲廣濟水馬驛 革西安府信安山二驛 癸卯改  
承天門爲阜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門謹身殿爲正  
心殿改大學士爲學士革蓋文華武英正心四殿各置  
一員文淵閣一員各殿增設待詔無定員增文淵閣典籍  
二員革東閣大學士 甲辰革廣州府清遠縣橫口馬  
驛東莞縣城西馬驛 乙巳增置翰林院承旨一人學士  
一人文孝博士二人改孔目爲典簿正九品省侍讀侍講李  
士五經博士侍詔典籍置文翰館設官以侍讀并中書

舍人改爲侍書正七品居之置文史館設官內侍讀無  
定員正七品內修撰一員正六品編修從六品檢討正七品  
居之

按吏部開己卯八月十二日改中書舍人爲侍書蓋  
設爲翰林院至是始立文翰館分附焉

戊申遣都督陳師兵援濟南山東參政銑鉉謀  
靖難兵不克遂大戰于城下靖難兵大敗解圍奔還  
北平遂復德州諸州縣皆復以銑爲山東布政使

北兵圍濟南不下城中軍民日來棄城詬罵不已北  
兵大怒築長圍攻之三月內外不通銑乃詐開門降

宴遣壯士提鉄板于樓上候其入下之北軍亮亟

還銑知計不獲遂帥衆出戰北兵大敗害甚奔還  
北平於是德州及諸郡皆復兵勢大振捷聞上遣

檢討陳芳以金幣吏部主事魯賜誥封三代  
鉉入謝擢山東布政

辛亥置金華府東陽縣玉山間巡檢司九月十日辛  
未復入建昌府南豐縣太平巡檢司以歷城盛庸爲

總兵官佩平燕將軍印帥師北代置饒州府餘干縣  
康山巡檢司平陽府臨汾縣汾水巡檢司華湘州府

程縣河泊所華漳州府漳浦縣後高巡檢司爲古

雷巡檢司南靖縣古雷巡檢司爲小溪巡檢司。

癸酉革郴州彬江驛乙亥革鳳翔府東河橋驛。

革漢中府畧陽縣映口驛襄城縣閼山清橋二驛南

鄭縣黃沙驛鳳縣草涼驛梁山三岔安山四驛全州稅

課司丁丑置淮安府南鎖倉辛巳淮安分司置東官

場鹽課司癸未置杭州府錢塘縣諸橋巡檢司海寧

縣長安鎮巡檢司丙戌增設太常寺贊禮郎二人革

漢中府畧陽縣嘉陵泉二驛丁亥革漢中府城固縣

稅課局徒全州茶倉于漢中府辛卯復置贛州府

寧都縣寧都寨馬頭寨二巡檢司赦流放官錄用子孫

洪武中以過誤建及得罪者皆徵其子孫錄之

十月壬辰朔改天地壇祠祭署爲郊壇祠祭署山川壇

祠祭署爲籍田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

祠祭署爲新祠祭署癸巳革彬州桂陽縣濠村巡檢司

長樂山口巡檢司增置吳寧縣永成巡檢司丙申革慶

遠府舊忻城縣來蘇鎮巡檢司戊戌革柳州宜章縣稅

課局德安府雲羅縣二稅課司刑州府長楊縣稅課局

己亥革刑部司獄四員庚子定監生歷事各衙門一

年爲滿從本衙門考覈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不拘

選用中等下等仍歷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

不拘品級隨才任用下等者回監讀書

洪武中監生從本監司務考分勤謹平常才力不及  
奸懶等用引泰勤者乃歷候缺官以次取用平常再  
歷才力不及送監讀書奸懶充吏

已酉增設交州府洪備舍大使一員 甲寅革光祿寺各  
置丞增設監生二員 戊午革金華府蘭縣緝捕巡檢司  
已未革杭州府昌化縣手寧巡檢司肇慶府陽春縣  
古良巡司 省成都綿威二州訓導各三員新繁雙流崇  
寧安并研德陽什方綿竹保章明羅江壹拾縣重慶  
府黔江鄭都武三縣順慶府蓬州及營山縣保寧府劍  
州及昭化慶元江油梓潼三縣叙州府筠連縣夔州府  
萬縣眉州府丹陵彭山青神三縣蓬州及蓬溪監寧射洪  
中四縣嘉定州威遠縣雅州及營經名益山三縣凡州省  
訓導三員縣省訓導二員并馬湖府訓導二員庚申  
靖難兵襲滄州入其城追執節督徐凱程暹諸軍降  
是夜盡坑之。十一月壬戌定京官還家程限  
吏部都給事中汪泰請依監生省親例名回路程外  
許三月先是止一月

癸亥革常州府江陰縣黃田關宜興縣張諸批驗茶引  
所 戊辰置平陽府隍州溫泉鎮巡檢司 壬申靖難兵掠

景州次于臨清 甲戌改清州會同縣鎮遠巡檢司為  
江東巡檢司 革鳳翔郿縣稅課司 乙亥革延平府南  
平縣大厝巡檢司潮州府海陽縣南頭稅課司 丙子革  
安慶府宿松縣江口江歸陵灘三巡檢司 改大理府大  
和縣金沙巡檢司謀瀾滄衛比勝州 革四川筠連茶課  
局 丁丑置徵江府路南新興二州陽宗江川二縣儒學  
戊寅改華州潼關倉隸河南都司潼關衛 庚辰革肇  
昌府兩當縣以其地并 花驛隸于徽州置兩當巡檢司  
壬午改潮州府揭陽縣鮑浦巡檢司 置徐州永福倉設  
大副使 甲申革濟南府堰頭運運所 乙丑革陽府建  
遠縣豐儲倉置臨淮縣花園倉設大使副使四月蒼州場  
附十二月己亥置真定府定州永定倉 庚子增應天  
府訓導二員 甲辰革永寧宣撫司赤水河貴州宣尉  
司畢節二巡運所 己酉革鳳陽府稅課司改廣濟關  
稅課司 丙子復置御史府照磨所  
革建寧府建陽崇安浦城三縣河泊所及建陽縣后  
山河泊所 壬子改封丘縣中灣巡檢司為陽武東趙巡檢  
司 乙卯靖難兵攻東昌都督盛庸帥  
帥拒戰殺指揮張玉大破之  
先是上詔諸將戒約軍士無使有他使朕有殺叔父

之過文廟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雖短兵接莫敢有加文廟騎射尤靖追者每為所殺至是兵大敗奔走文廟獨以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敵近丙辰追兵大至圍之數重文廟策馬大呼擊殺十人潰圍出遂奔北平

置威武中衛募民充各衛壯士擢山東布政使銖鉉為兵部尚書佐歷城候北伐兵部左侍郎芦珊有罪除名

剷除名煎鹽宋樂初召用

革牧馬所吏目改所倉屬太僕寺典廐署

先是三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所鎮撫至化奏養馬牧糧草多請置倉遼王渡海來朝設官吏太孫許之閏五月七日開設

辛亥置播州長官司若平長官司儒學革延平府樂允溪順昌沙四縣河泊所及南平縣西芹河泊所山西都司清遠衛戍卒羅義上書下獄數日釋之

義以朝廷加兵親藩詣闕上書乞恩命講和又上其與燕王書其書畧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叔父也相而輔焉官叔流言聞王室周公誅之殷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也宜以周公之

心為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于首陽山引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福禍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令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遂其願愚竊蓋之乞早息兵書上忤旨下獄太宗即位以義為戶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叅議又陞前湖廣左叅議楊砥為鴻臚寺卿以其在建文時書上書請敦親恩罷兵息民故也

三年正月辛酉朔帝御奉天殿始受親王百官朝賀是日宴百官于奉天殿頒賞于四夷朝使作疑命寶成詔告天下

初元年得青玉於雪山為璽方尺六寸九分篆曰天命明得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守宙永昌至是方孝孺有頌

靖難兵還取丘縣又取威縣真定守將吳傑平安邀擊不利平安一名保兒真定藁城人驍勇有名決戰善取勝庚辰四月以都指揮從李景隆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戰藁城純卒十餘萬大敗北兵于小河壬午春充副總兵督遼東軍十萬圍通州大

軟單家橋四月退至靈壁大戰為此將未能所擒  
安書標長鎗馳馬追文廟幾及之為馬蹶乃弗克  
前至是上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殿  
下如拉朽耳上壯其言曰嗟高皇帝養下好漢子  
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城既平  
久之上嘗謂平保兒尚在耶安遂自縊死少保李  
賢稱鉄鉉之死之烈曰平氏有愧焉又有北平都  
指揮孫狗皮耳徐州人革除年間有戰功以忠  
義聞後未樂初降百戶

乙丑靖難兵克深州真定守將復遣兵邀擊不利遂

遷

攻德州長圍軍敗之戊辰靖難軍兵擾蠡縣。

革南府花架驛 改建寧府松溪縣東關巡司

為遂應巡司 庚午革廣西太平府乃橫倉。

辛未帝祀天地于大祀殿是日還宮群臣畢賀。

壬申宴群臣于奉天殿

大祀慶成也是日群臣大歡會賦詩紀成頒示

是天下

戊子革瓊州府陵水縣牛嶺巡檢司 二月丁未革武

昌府江夏縣賽湖泊所 辛亥省平樂府富川縣李

訓導二人癸丑革西太平府左江驛甲寅革贛州府

信豐縣稅課司 乙卯革廬州府道紀司及無等州

道正司巢縣等縣道會司 丙辰革平涼府崇信縣

稅課司 三月辛丑革兗州府魚臺縣僧會司 壬戌革

韶州府曲山縣綿普稅課局 癸亥革平樂府平樂縣

榕津巡檢司 癸亥改欽州為欽縣更置官屬 革廣

信府陽山縣以其地并三巡檢司隸連州 革瓊州府樂

安縣丞簿二人 革會昌衛稅課司 丙寅革成都府灌

縣道會司 庚午革肇慶府四會縣金溪巡檢司 靖

難兵破單橋堡 丙子置衛輝府山陽鎮巡檢司 革

瓊州府寧德縣德化馬驛感恩縣甘泉馬驛陵水縣

博士馬驛 壬午歷城候成肅與清難兵遇于夾河大

戰都指揮莊得殺其大將譚淵明日復戰不利莊得及

驍將楚智皂旗張等死之

是戰也肅軍死關不退遂殺淵時北兵列陣塵

戰殺傷相當文廟以卑驕視間出入肅陣肅兵

不敢加稍却為逆風揚沙北兵棄之遂大敗肅軍

騎走德州

乙酉革襄陽府均州稅課司 丁亥革叙州府宜賓縣

安遠水驛 革番衛移其官軍于永昌衛 遣都督何

福將兵赴德州操備 禮制成頒行天下

未樂中權寧王九景言言南吏部查景言出身  
特名克卿景言因陳奏體制改名文廟謂景言誤  
在洪武中乃待建文中俾部行查及淮安府嚴家  
中報申文內以禮制二字擡頭部奏之俱下獄

閏三月二日壬辰置楚推府鎮南州儒學甲午增置蘇  
州府豐盈庫大使一員登州府豐盈庫大使一員丁酉  
置蘇州府渠堰所設大使副使二人革東昌府聊城縣  
周家店關已亥改田州府募化驛隸思恩所吳傑平安帥  
師于蒙城及清難兵大戰不利還真定清難兵遂渡  
輝陀河而南丙午革建昌府廣昌縣稅課局甲

寅革永州府江華縣稅課局遣大理寺少卿節  
崇奉書請請難軍

崇陝州閭鄉人慷慨負志操育才辨洪武間累  
官大理寺少卿大見信用平已春兵屢敗方孝孺  
建議革詔令崇賁至平燕軍又作宣諭數千言  
刊印千餘紙付崇令密散諸將士使歸心崇曰上  
言殿下旦釋中謁孝陵暮即下令旋師太宗叱其  
紀已左右欲殺之太宰曰此天子命使也釋之而行  
謀不行及內難平滿堂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  
國王為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

未子樂子營請還君之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  
廣中以兵五千送歸其國中奉崇為輔行許  
站伏發劫平崇被虜死

四月己未朔難靖兵攻順德府不克甲子革濟南府  
東昌縣稅課局乙丑置州府江都縣瓜州倉儀真縣  
儀真倉丙寅革遼東堰鹽倉辛未置播州宣德司  
及僧綱道紀司壬申革邵武府建寧縣稅課局甲  
戌復置慶陽府靈州鹽課司大使二員乙亥永寧宣撫  
司稅課局為司庚辰革辰州府蘆溪縣丞主簿各  
一員壬午改金華府蘭溪縣淑水驛為淑江驛衢州

府龍游縣亭步水驛革龍江驛都指揮吳三帥兵  
至新城縣敗績五月二日庚寅革瓊州府并山縣二河  
泊所丁未置平陽府翼城縣東嶺巡檢司岳陽縣境  
村巡檢司靈石縣高壁巡檢司壬子省常州府稅課  
司副使一員革大同府馬邑縣稅課局申寅改思明利  
州直隸廣西布政司詔選武官子弟姪為沿海巡檢

錦衣衛所撫鎮陳直言廣東海南九海濱巡檢  
司多係人才不諳操戰禦賊情於軍官第姪中  
不應襲替者保選上從之詔在京各衛所選取  
相應年三十以上者送吏部查缺選補

黜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按察使

良字天性河南開封府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後任刑部左侍郎辛巳五月坐問燕人罪輕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內難平良聞變慟哭會命使來召良即集本司與各道印于私第嗟嘆躊躇者久之妻問其故但曰我分應死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我為婦人謀手遂命餽良食即抱其子款戲如廁自浸于河而死良久進覓之子匍匐池塘其鞋猶在頃之浮起良殯殮畢

即列薪于戶焉遺囑付家人妾抱其子姓某僉事家以圖存宗祀遂舉火闔室自焚死壬午九月也事聞于朝上曰死自其分印吾乃父皇所制不宜毀而毀特可罪耳詔徒其家于邊其後台人陳遜私識其事每談及必流涕沾襟云正德戊寅九月按察使梁材提奉副使劉瑞於公署之東曰水鑑亭者改為祠以祀之

六月戊午朔華常德府沅江縣稅課局已未增廣州府南海縣主簿一人戊辰改丕州遞運所為宿遷縣遞運所已巳華太源府五臺縣稅課局壬辰靖難

兵次濟寧潛兵掠沙河沛縣徐州焚糧船京師大震

癸酉華河間府任兵縣河泊所甲戌華州府開

化縣稅課局瑞州府新昌縣稅課局戊寅復置臨江新

喻縣鐵冶所庚辰省荊州府歸州興山縣李訓導二人

○辛巳置汝寧府上蔡縣崇禮驛鳳陽府鳳陽縣太

平驛西泉驛懷遠縣柳雜驛潁州范岡驛表塘驛沈

丘驛潁上驛黃岡驛莊潤驛壽州南岡驛東正陽驛附

封府卽陵縣美化驛西化驛問口驛南水驛德政驛順

城縣金溪縣尉氏縣遂也縣湖州府程鄉縣驛鐵冶所高

州府右城縣廣州府連州鐵冶所乙酉省松江府稅課

司副使一人華嚴州府淳安壽昌紹興府新昌縣徐

州豐縣及金華府蘭溪縣香溪鎮三稅課司觀海衛指

揮張壽伏誅壽會同欽議國事安危為人所告刑部

鞠之處斬詔磔于市

遣人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易馬

孟獻齎銀約絲五千疋絹四萬疋二萬疋藥材一萬

六十斤易馬未及還上出令

秋七月戊子朔庚寅華泉州府惠安縣河泊所甲午

靖難兵龍衣破彰德府軍遂破大寨戊戌置兗州府者

寧州任城驛省徽州府紹興府稅課副使各一人華



續溪縣會稽縣高陵及嚴州府分水縣和州金谿縣  
四稅課司 壬寅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剡紫閣遂逃  
保定府靖難兵還救之昭退保西山寨甲辰華池州府  
東溪縣道會司 丙午華南寧府武緣縣那馬博合  
巡檢司 己酉增設寧夏衛永寧倉副使一人甲寅  
詔限僧田道田一人五畝餘以賦民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言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請人  
給五畝餘以賦民上從之遂勅禮部曰朕聞釋道  
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為素趨世離俗  
為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富

豪甚至連田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乘  
迷不之覺既有既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况因此  
不能自守每罹刑憲不惟身遭慘辱而教亦賤  
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未流所習  
本乖嘉食教門致使訛毀四行貽累缺初朕甚憫  
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始今天下寺庵宮觀除  
原無由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  
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  
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年不及今定數者  
不增若有祖業及歷代撥賜為詞告言者勿理而

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下役並  
免其有自相告訴爭訟者予軍民者聽其本教  
衙門自治若致傷人命及干軍民詞訟者仍聽有司  
受理其人有司公聽理訟者不許以服僧道冠服決  
武年間已有清理及開設教門榜文當申明遵守  
本教之規化緣者不在禁限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  
第年未五十者不許為尼及女冠嗚呼多藏厚土  
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弊所珍利欲威則善人生善  
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永底太平爾禮部及僧錄  
道司如教奉行繼之字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仁壽

里十五畝人庚辰進士北兵不息間有建白因肆  
指斥嘗言于朝曰徐承祖燕之至親必有陰謀請  
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門降于敵靖難兵入城  
與黃子澄齊素巨敵歸承等不服夷三族錦衣衛  
監簿載繼之父秀年六十九歿甘肅克軍十二月二  
十四日開封府卒母黃一姐年六十五歲發甘肅隨  
往十月二十九日鄭州卒男敬子仔四歲隨母給配後  
永樂六年抄送鎮撫司十月十六日在此田所亡妻亮  
氏即姚氏年四十二配象奴阿宗女進奴年十三給指揮  
袁江為奴次京奴一歲永樂初亡弟余翔等未成逸

華衛輝府輝縣稅課司 丙辰革開封府陳留縣稅  
課局定發選法

洪武中吏部凡選官文選司抄選具本後奉附  
選送吏科。自類附選簿用實錄記選榜亦送科  
收至是定制陞除等項官員吏部選官之日有因  
急缺除授并逐日實授陞調等項內外官員道類  
各官實授除授等項月日處所職名卿上於選官  
日復奏附選就用實錄選榜送司禮監收

丙辰革播州長官司黃平安撫司儒李八月丁巳朔置  
高州府石城縣河泊所已未雲南老撾及八百刀板面各

追使入貢丙寅革汝南府光州南陽府舞陽縣澗州  
府開化縣先霞關三稅課局 革播州宣慰司僧綱道  
紀司丁卯詔人材不識字及未三十日准放

洪武中人材不識字即充校尉年未三十者仍充  
人材不放諸人屢以為言從之

已已改慶遠府泗城州直隸廣西布政司。辛未革臨  
江府寧遠州吏一人 省各布政司參議一人甲戌置慶  
州府巫山縣溪驛 已已增設各布政司副理問乙亥置  
襄州府道州填光巡檢司 戊寅增設高州府石城縣  
丞一人 已卯置慶陽府阜城馬驛 庚辰省州府稅課

司副使一人革鄒縣費縣及青州府博興臨朐淄川  
四縣凡六稅課局 辛巳省雲南府高明縣訓導一人增  
置番衛仙泉監并新羅三井黃市等二井鹽課司各副  
使一人癸未改黃州府復湖河泊所隸黃江縣 復置瑞  
州府上高縣麻塘巡檢司 甲申置河間中衛鎮番衛。  
靖難兵圍西由寨又圍定州

時房昭結寨西山以窺北平至是真定守將運糧  
寨險甚水薪不支以糧少為憂北兵間真定糧不  
邀之不克進圍寨

九月戊子詔北方衛所幼官年十七以下不能治軍者挈

家赴京送南方衛所供給 置贛州府會昌縣長河巡  
檢司乙丑置曲靖府陸梁州陸梁驛 庚寅革邵武府

光澤九江府遂昌袁州府分宜武昌府通城大治  
凡五縣稅課局 辛卯改四川行都司廣盈大使  
為末入流 庚子省金華府稅課司副使一人革

常德州府南城及安陸剡山縣柳州寧縣汝寧府  
羅山縣九江府彭澤縣凡五稅課局 壬寅革寧番  
衛瀘州細溪鹽倉 省富寧等三井上流等九井三  
鹽課司副使各一人增設太常寺太祝二人丙午革  
平樂府恭城縣黃州府黃梅縣鐵冶所 庚戌革

自州泉州府德化縣。濟南府海豐縣。兗州府油  
水縣。贛州府會昌縣。虜都縣。襄陽府鄖縣。九七  
稅課局。及荊州府監利縣。稅課局。丁巳。真定守  
將遣兵援西山。寨與靖難兵戰于城眉山。下不利。都  
指揮素英。靖難記作英。以寨降。召奔還。真定。  
壬子。改平樂府為平樂州。更置官屬。華平樂縣  
增置安源鎮。巡檢司。華西嶺。白面鎮。峽三寨。三巡  
檢司。甲寅。改成都府華陽縣。馬軍寨。巡檢司。  
為保寧府。廣光縣。七監。關。巡檢司。十日。辛酉。省  
思南府都儒五堡。三坑等處。巡檢司。為三坑。巡檢  
司。及婺川縣丞。簿各一人。華建寧府建陽縣。后  
山稅課局。庚子。華平陽府高泉縣。沁州。及武鄉  
縣。延安府鄜州。鄜城南安府南康縣。朔頭。汝寧  
府信陽縣。永州府。和陽縣。柳州。九八稅局。  
丙寅。置瓊州府陵水縣。苗山。巡檢司。己卯。改和州。雍家  
城馬驛。為水驛。華廣西太平府。稅課司。庚辰。置武定  
軍民府。儒李甲申。華河南府偃師縣。太原府孟縣。  
道會司。十一月。乙酉。胡壬辰。華萊州府平渡州。亭口鎮。  
巡檢司。戊戌。省襄陽府。稅課司。副使。華開封府鄆州。  
彰德府。涉縣。南安府南康縣。驛田。饒州府。德興縣。西

要府咸陽。吳年。墊屋。體泉。鄆五縣。乾州。及浮化縣。三  
水。登州府。福山縣。黃縣。大原府。黃曲縣。平陽府。榮  
河縣。大同府。山陰縣。及潞州。也。留縣。成都府。漢州。福州。  
府。羅源縣。九十四稅課局。乙亥。華保寧府。廣元縣。九  
井馬驛。增設。南陽府。永平庫。大使一人。戊申。華辰州府。  
靈溪縣。河泊所。庚戌。改光祿寺。司牲司。為。華牧所。置  
司。國所設。大使。未入流。辛亥。華韶州府。昌樂縣。道會  
司。省潮州府。求堂倉。副使一人。韃靼遣使。通于靖難。  
兵。壬子。省荊州府。當陽縣。儒李訓導二人。韃靼冠  
鉄嶺。衛。殺百戶。彭城。總兵。遼都督。楊文帥。師。國。永年  
靖難。兵。救。文。還。遼。東。十二月。丙辰。靖難。據。西山。寨。敗。兵。  
定。道。兵。庚申。華。鳳翔府。岐山。汧河。二縣。登州府。招遠縣。  
大同府。混源州。順慶府。竹縣。慶州府。開縣。瞿塘。九六稅  
課司。壬戌。華。保寧府。紫石水驛。廣元縣。問津。朝天。馬  
驛。關中縣。高橋水驛。丙寅。復置。袁州府。分宜縣。鉄石所。  
武昌府。興國州。鉄冶所。丁卯。改。南寧府。宣化縣。那樓。寨。  
巡檢司。為。那九寨。巡檢司。庚午。置。重慶府。江津縣。五脉  
巡檢司。丁丑。華。成都府。茂州。汶川縣。寒水。巡檢司。十一  
巡檢。置。流官。巡檢一人。戊寅。華。潮州府。海陽縣。黃崗。迤  
運所。辛巳。華。慶州府。雲陽縣。大同府。懷仁縣。大原府。忻州。

及定襄縣慶陽府安化縣彭原西安府邠州宜祿九六  
稅課司省黃州府稅課司副使一人置武中衛置錦  
州衛置鎮淮衛置千戶昭置沛豐衛軍民指揮司兵  
部冊係十二月備遺錄以為是年九月

遣駙馬梅殷鎮守淮安

殷守淮號令嚴軍威大振都御史茅大方以詩勗  
之曰近來消息事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幾有大龍  
翻地軸莫教鉄騎渡天河閣中事業蕭丞相塞  
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悲歌  
後靖難兵入京文廟召殷還甯責甚至殷不能

藥

平詩見詞色文廟疑之在夜遣小內官潛入殷  
寮之殷愈奴文廟不得已僞人伺之竟殺殷于竹  
橋投屍水中公主聞變入宮大慟文廟官其子皆  
為指揮孫延成化辛丑進士博季惟剛有祖風嘉  
靖初卒

靖難兵焚真定六縣糧 詔內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械  
送于京 洪武中內官奉使出外細束甚嚴不得  
與民士交然亦持寵放縱有司畏之嘗有富內  
官過廣信之戈陽縱馬于田踐食其稼佃者不知  
也擊之傷足曾詢佃者知田主富人周也遂遣人告

之周天懼償其馬傾貲賄焉曹鼎猶擊馬事聞  
高廟竟籍周請成銅鼓衛至是有以內官橫暴  
為言詔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放縱虐民士者  
即便擒縛送京以聞故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  
或曰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平賊寨  
然所過城邑往往堅不下問克之兵去即殺守師復  
為朝廷及壬午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  
至是內官察言于文廟直擣京師約為內應天下可  
定文廟然之士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為增討意  
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也兵既入城天下大定內官言  
功不已文廟患之未幾諸有皆為謀者造藩鎮  
守假以大權賜公使服儕于侯伯之上亦樂未征  
胡出塞數十日不遇虜軍士困迫大臣請諫者輒鎖  
之大監沐敬力爭文廟罵曰反逆敢以敬乃仰首徐  
應曰不知誰是反逆文廟大怒命曳出斬之敬語漸  
不遜文廟令之乃曰吾家養人皆如此何憂不治敬  
亦預謀者也

詔吏部考官試翰林院編纂士以楊士奇第一授吳王  
府審理仍居翰林

士奇自志曰起家大孝除審理副又云叨祿于朝四十

四年乃曰歷事四聖自遺建文矣

以遼府記善程通爲遼王左長史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禮  
孝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洪武乙丑  
以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父喪歸廬墓三  
年哀慟毀刑妻子至下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手  
謫戍延安年已大老通乃上書言臣壯而無父子猶  
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遭撤  
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詞極懇切書奏高皇帝  
憐之而特其章不下私命到部驛召平既至乃并

順

召通東西王王陛下願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持哽  
咽不能仰視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  
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通以尚書舉應天府  
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  
庭獨所對稱首親擢第一授遼王府記善辛未從  
王閔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  
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後任未幾高皇帝上賓庚  
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  
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皆焉府中有  
衛士紀綱者用諛事得幸每召而答戒之會文皇

帝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通草上封事數千言

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晉侍選官錦衣衛  
指揮使彼顧問因乘間及聞事遂有詔械通詣京  
師簿錄其家得牘田數十畝遺書千百卷牘皮數  
張黃希范洪武末出知徽州府雅與通善至  
是亦爲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  
程姓最衆辛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兄焉有文  
稿百餘卷悉毀于官

以戶科試給事中龔泰爲禮科都給事中

泰字叔安金華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傳氏躬教

順

之造就外傳日記數千言長從家瀛之門人宗思  
睿敬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太學奉旨閱齊府  
衛綜畫周密衆始危之而後服之吏部策試第一  
除戶科試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太  
宗師渡江泰與其妻傳訣曰顧事至此我且分死  
矣爾弟費勅携幼釋以歸否則俱弱於井辱可  
免也言未及火起內度泰馳赴之道兵爲校所執  
且見於金川門命非奸藉皆釋之泰亦釋乃還援  
城以死是月十三日也泰遇害剛果有爲以孝友聞始  
居邑庠出息泰宮之陰俄有狂者至擠泰于地幾

溺弗救或請松官泰曰彼誠病狂於吾何較卒不  
納鄉人隨文慶者為奸所竊跡之弗得有謂巫  
言其應如卿等叩之當得其實願泰俱往及往至見  
泰不能出一語衆由是服泰之正罪時年三十六鄉士  
大夫莫不悲之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  
大理卿致仕議者謂泰得釋與罪不及族必有其  
由或謂泰繩軍士最言其死蓋讐之者所為也

右副總兵平安帥遼東兵十萬圍通州不克師及  
靖難兵大戰九門城壬午四月春正月甲申朔都督  
揮高進帥兵渡漕河遇靖難兵戰不利奔還莫定

泰

丙申省杭州府昌化縣丞簿各一人增置和仁海寧  
二縣主簿各一人丁酉設各衛經歷司知事一人理刑  
置錦衣衛優給武奉設教授一人啓中等十齊訓  
導各一人革柳州永昌縣稅課局置西安府同官  
縣全鎖閑巡檢司靖難兵援兗州府舊縣戊戌  
靖難兵援東平通判鄭華死之

革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任行人謫東平判  
將赴任聞靖難師至時鄉人趙次進丞無錫華以  
妻托之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庚子靖難兵克汶上縣遂攻濟陽縣庠生高賢寧以

書諫城陷教諭王省死之

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見  
會試命禮部次第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  
以文孝應徵高廟親試例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  
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  
改濟陽靖難師至濟陽省為游軍所獲從容引  
譬詞義慷慨衆舍之省乃陞明倫堂召諸生論曰  
若等知此堂如何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  
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解堂柱而  
死後有司立祠奉宮祠之其弟子高賢寧者濟

泰

陽人建文中國子生文皇帝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  
書射城中使丞降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  
城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文  
皇帝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  
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本校棄才吾食廩  
有年不可也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  
九十有七棄才云者以綱及彼然庠生也

癸卯革荊州府松滋縣襄陽府穀城縣兗州府魚  
臺縣福州府連江縣四稅課局丙午增設金華蘭溪  
二縣主簿各一人丁未革保定府祁州辰州府淑浦縣

彰德府武安縣鳳翔府定興縣太原府寧鄉縣平陽府浮水縣叙州府高縣西安府耀州庚戌靖難兵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顯迎降知縣顏還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

顏還字伯瑞以字行吉安廬陵人唐魯公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文廟奉兵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獨還以死守會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于德州環卒淮北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未嘗缺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寧過沛民竄匿環招來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餘

肅

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近前軍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河沙二十二日攻沛環遣縣丞胡光詣徐州告急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使歸且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鑑此情只因國難不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傳令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從無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環冠帶升尚南升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時年五十其子不忍去父復還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

亦死之縣丞胡先收還父子屍塋沛南閭題曰顏公墓至統監察御史彭最巡邑詢戶部主事致仕孟式得其塋處今有司起墳立祠祀之

靖難兵入肅縣知縣鄭恕死之  
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舉陞直隸徐州蕭縣知縣靖難師至力拒焉被死時年五十六女當配亦死之子瀛湜姪皆從坐恕之戢也在壬午八月十七日玄今仙居建祠祀恕及二女春秋祭之

肅

癸酉華東昌府臨清縣臨清開靖難兵次徐州城守不下置四川吳武前衛何福陳暉平安帥師追靖難兵次于濟寧盛庸次于淮河刑部尚書候泰督運赴濟寧

泰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帥起太主杭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郎五月復運糧至淮安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第敬祖手玃尋亦坐死

蘇州府知府姚善以郎兵入衛京師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家居魚竇為人志行淳實李識高遠為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志淳為之銘善

功詩與唐相倡和洪武中由卿奉歷初門丞同知  
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二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上以吳民熏染夷俗偕靡明法以齊之器者或更  
籍持短長賊譎蜂起踈難理善洞達攻體同悉  
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詣郡賢考求  
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淳漓以施消息因革由  
是吏民頗讓禮義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  
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為誰應  
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載拜而善  
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避入太

卷

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  
也已巳卯靖難師起善畫策勸王與有勞焉壬午  
京師平時黃子澄者朝廷索之急避為善所約  
與殷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  
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其見危受命  
節善可稱云長子節發成賀千戶所幼子繼見  
蘇州隨母給配保見送工部習匠善以六月二十一日  
送問七月十日受戮時年四十二又考之太宗實錄  
云燕師日迫建文與方孝孺同渡破七國之策貶  
齊黃子外善言于朝曰又武才畧可以扶顛濟

危者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狼俱湏急召之詢  
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  
大卿哉遂復召二人皆不至則是善嘗在朝也然其  
詳不可考矣正德丙子巡撫都御史秦金祀之鄉  
賢祀

二月甲寅朔己未增蘇州府推官一人丙寅論征討  
功擢于德州陞賞有差雲南左右副千戶閔慶陞楚樵  
府指揮使辛未改瓊州府寧遠縣藤橋巡檢司為  
臨川巡檢司癸酉革沔陽景陵縣僧會司甲戌革鳳  
陽府太河縣延安府宜君縣鞏昌府寧遠縣太原府  
崞縣潼川州安岳縣五稅局乙亥改田州府向武州都  
康州直隸廣西布政司革武林以其地附富陽縣改  
隸向武州丙子改福州府古田縣谷口巡司為水口巡檢  
司丁丑革邵武府泰寧縣道會司己卯省楚樵  
府稅課司副使一人更定品官階勲尚書為特  
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亞卿即中資政中大夫負  
外贊政中大夫給事中嘉正中士三月甲申朔丙  
戌革廣平府廣平縣真定府趙州二稅課局靖  
難兵自徐州起宿州丁亥革武昌府嘉魚縣辰州  
府辰溪縣濟南府濟河長清肥城新城新泰萊



蕪六縣交州府鉅野東河二縣肇慶府陽江縣  
九十一稅課局丁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帥師次泚  
河擊敗靖難兵復戰不利

時安部下胡騎指揮火耳灰素驍勇及北兵敗持  
鎗直趨文廟不敢有加欲執之北兵童信引弓射  
之踏其馬遂降已而復與安戰安敗績

丙午華九江府德化縣龍開河鎮巡司為瑞昌縣白石巡  
檢司增設西安府稅課局副使一人改封遼王于荊州府  
遂之國遼東都指揮帥兵圍蘇州指揮李廣以城  
降指揮孫通拒之北平都指揮陳賢以靖難兵未救諸

軍退遂移師圍保定不克遣察院御史曾鳳韶使  
靖難兵

時靖難兵日迫朝廷議遣使至書罷兵無敢行  
者鳳韶獨請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書

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歸第鳳韶江西廬陵人

四月甲寅朔丙辰省重慶府綦江縣訓導二人靖難兵  
次大店及諸軍戰自是諸軍及靖難兵按綴行守三戰  
不已庚午省徽州府永豐倉太平府池州府二豐積倉  
各副使一人華永州府道州永明縣柳州桂陽平陽府  
吉州大同府沁水縣廣信府增城縣嘉定州隰陽縣稅

課局烏蒙府稅課局省烏撒曲靖二府稅課司副  
使一人已置撫州府臨川縣埃林崇仁縣株陵宜黃縣  
上馬廣信府黃溪縣南津四巡檢司庚午總兵官何  
福帥師次于小何敗靖難兵遼東諸軍復圍保定三  
臺及靖難兵都指揮丁帥兵次于小保定縣靖難兵  
廷戰大敗觀軍還敗績辛未革龍江關副使二人丙  
子何福次汴河及靖難兵大戰丁丑次齊眉山復戰

洪武中既滅汝寧有道士題其門曰滅烟知府間  
而從之至是靖難兵駐高平坡日停午及攻城遣人  
來覘以門榜報文皇大怒授營而去觀此革命之

際豈人謀哉

丁丑置雲南府祿豐縣儒學庚辰吐番寇保寧千  
戶所陷之辛巳靖難守將敗韓觀于安州西南及  
山西古獲衛軍壬午靖難兵及諸軍戰于靈璧悉  
破營寨諸軍大敗執左副總兵陳暉右副總兵平安總  
兵官何福皆遜

於是文廟慰勞備至遣將費瓚送暉于北平暉  
中道逸去不知所終安後掌北平都司印文廟  
登極語北安使平曰安兒尚在耶安遂自縊

五月癸未朔戊子省鳳陽泗州廣濟倉廬州府陸安州

原缺

革除編年

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浙江通志作嘉善袁仁撰而朱彝尊又稱陳洪謨有革除編年一書明史藝文志俱不載未知孰是也其書提綱列目用編年之體諸臣別傳卽詳附目中大致與諸書所記畧同書末終於建文四年六月己卯自庚辰以後至乙丑破金川門凡十日事俱闕焉疑殘其末數頁也

# 姜氏秘史不分卷

〔明〕姜清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姜氏秘史

一卷《提要》

姜氏秘史

皇帝諱允文字



古香

史記

馬

孫

初

太祖

諱

允

文

字

孫

初

太祖從滁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善觀謂太祖

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共間生五子長

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稍長師事宋濂通

經史大旨洪武戊申

太祖即位於南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四祖為皇帝

冊立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

十五年高皇后崩太祖優勅命皇太子裁決庶

政惟軍國重務以聞于是皇太子日御文華殿百官

啟事寬仁有斷臣上盡服歲餘太祖復親政時有

告家者以晉王桐逆謀聞太祖遣人察之載兵五

臺山及形已具太祖大怒欲發兵討之皇太子曰

桐反期尚遠告家者桐未必知今以兵往萬一桐拒

命是父子為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同與俱來

太祖大悅于是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晉居決旬歡

甚皇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

汝可偕行晉王倉惶受命遂從至京太祖欲賜之

死皇太子叩頭乞哀乃降為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

愛彌篤日誨諭之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太祖

憐之救復爵晉王于是改行為善今譽日著此還國  
卒為賢王皇太子之教也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  
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  
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  
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懷妊麻衣既葬除  
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  
庶于嫡母而不得伸其私故權為此制也然則諸侯  
之庶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為天子臣  
雖不肖地居嫡長幸得儲位儲副而為庶母服期非  
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上必欲太子服之

太子終不奉詔上大怒頓取劍太子走上逐之  
群臣震驚皆不知所為時有桂彥良當上前跪抱  
上泣曰陛下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  
為之止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違事至尊朕  
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礼以虧大孝  
也乃持衰衣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上怒解  
擲劍于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知朕父子者矣洪武  
二十四年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遷都之意八月  
命皇太子往視閑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歸而獻  
書明年四月以疾薨太祖哭之慟追謚為懿文皇

太子瑩孝陵之次時太祖春秋六十有三日御東  
角門向羣臣汪翰林學士劉三吉進曰皇嫡長孫富  
于年奏定大計孰不歸心皇太子生六子長曰雄英  
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謚曰懷次曰允炆洪武九  
年生聰明英達二十九年立允炆為太孫九月也詔曰  
曩古列聖相繼取字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即王位  
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揆將練兵平天下亂  
偃天下兵莫萬民於田里用心多矣及一統以來除  
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近來蒼顏皓首儲副為重  
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為皇太孫嗣奉上下神

祇以安民庶詔告臣民想宜知悉於是命礼部定親  
王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於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礼  
皇太孫坐受礼畢入宮乃叙家人礼制既定親王從  
之多不悅時太祖春秋高政務當付太孫裁決太  
孫頗尚寬仁兆民欣之因不受戴洪武三十一年五  
月乙酉太祖崩遺詔皇太孫嗣位詔曰朕受皇天  
之命膺大命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謹  
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克勤不怠  
崇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志好善惡  
惡過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

惟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熒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我民允熒之儀一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一因其故無有所改一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食肉皆無禁一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晡十五舉哀禮畢罷非旦晡臨無得擅哭一當給喪事及哭臨者皆無洗綰帶無三寸無布車兵器一諸王各于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官軍戍守官負無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京一王國所在文武

衙門官民軍士今後一聽朝廷節制獲衛官軍王自處分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明日皇太孫令礼部定喪儀羣臣上議曰在京府部等官聞喪次日素服烏帽黑帶赴廷聽遺詔遂于本衙門素服齋宿朝晡詣几筵哭仍各置素服第四日成服朝晡哭臨盡畢乃止自成服始二十七日除命婦亦以第四日具哀服由西華門入哭不許金銀首飾諸王世子郡主妃及郡王內使官人等俱斬衰三年自成服二十七日除凡臨視事素服烏帽黑帶進朝服麻衫大袖員領不緝紗帽麻布裹之去翅垂革麻絰鞋

命婦麻長衫大袖員領麻布蓋頭器依甫薄名數工部及司礼監等處造神主用栗木制依家礼遣人奉招于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開讀詔書文武官負人等素服烏帽黑帶四拜跪聽舉哀四拜礼畢各置哀服第四日成服每旦官僚人等于本衙門朝闕設香案哭臨三日除大小衙門各令官一員赴京致祭礼物係神皇太孫從之唐寅奏孝陵十六日皇太孫允熒即皇帝位 十八日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我高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

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改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惶悚思所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具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八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當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以其罪罪之所宜條例于後一天下布政司府州縣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錢糧鹽運司監課提舉司

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鹽課盡行蠲免一天下軍民所養孳牲馬匹羊隻者盡皆免一天下田土或有人戶為事全家貧元軍者或有死絕者或因飢窘逃移者以致拋荒數多糧稅拖欠詔書到日將拋荒數目從寬取勘報官開除其逃移人戶復業耕種者優免難泛差役三年一水旱災傷何代無之今天下人民其有因而失所者當該有司將預備賑賑給一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一依大明律科斷法司違守無深文一軍民詞訟今後務要自下而上陳告敢有越訴紊亂者罪一因徒已行有罪發衛所充軍守禦者

及已編定衛所有司官領未嘗到衛所者不在赦例一天下衛所在逃者詔書到日限五箇月以裏赴所召官司首告與免本罪所在官司仍伶口糧運送京衛所著後過違此月仍罪如初於戲德惟善政一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休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立宜山縣得勝馬驛改宜陽水驛為水馬驛二十一日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官各舉所知先是內外缺官于進士舉人監生人材秀才孝廉稅戶考滿吏貲知印承差除用至此定保舉法

不問下僚卿民及因累充軍者或多或少悉聽保舉吏部選用 六月上大行皇帝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諡孝慈皇后曰高皇后名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讀學士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世家侯城里父克勤受易重矣得伊洛之學長子孝聞孝孝友孝孺仲也孝孺始生之夕有木星墮其所自初穎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尺人以其善屬文呼為小韓子十五年時從父為濟寧知府因達觀於鄒魯間訪古聖賢遺跡慨然自期曰願問未可幾及樊遲冉有使學同時豈皆讓

之但世無孔子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越三載克勤被繫請以身代不報竟戍江浦未幾復逮至京卒孝孺哀毀骨立思自奮以昭先德明年以文謁宋濂一深器之名流先進如胡翰蘇伯衡葉光大輩皆自以為不及濂致仕還浦復往卒業四載辭歸濂尋以罪徙蜀孝孺欲往省行得為文顧天願翰壽以延之濂嘗歎以為甥而不果亟其文至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其孰為先後也然孝孺下視文藝恒以明王道為己任友人或稱其文梓則告以學者當以道德

為本文詞非所尚及覆明辨不已謂道之行必先于家著宗範九篇以示厥宗蓋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聞吳瑞為已任進德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程朱復出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句九食孰無儲粟者窮者豈獨我哉其不為貧寒所動如此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荐孝瑞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上謂樞等曰孝瑞孰與汝對曰十倍于臣錫之几稍歛必正而後坐上喜其舉動端正謂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考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旨諭遣還家二十年復辟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心

存教化摺左右曰今非用孝瑞時乃擬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明年閏四月抵任漢中府水土暴惡病瘴瘵者十人而立孝瑞安之甘蔬糲飯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色若飲萬鍾者二十七年春蜀獻王延之處以賓旣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孝瑞每見必以仁義道德陳于前王喜甚使人講經論文無虛晷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當時蜀治依于禮樂諸王莫及孝瑞之功也久于蜀因得訪宋濂墓恤其遺孤癸丑丙子枝文應天府至是首加召用一時倚之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

必命孝瑞就康前批荅言聽諫行不愧昭然孝瑞嘗作書事詩曰斧屐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御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風軟彤庭寒尚薄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靖難兵入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畧曰天降喪亂予莫知其由奸臣得計予謀固用猶忠臣發憤予血泪交流以死殉君予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予庶不我尤既而姚廣孝荐之華詔文廟遺召數回竟以衰服往授筆勸笑不能止文廟不悅而詔之辭益厲既而曰若稱周公成王在命割其舌孝

瑞舍血犯御座文廟大怒磔之書至死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方氏墓後仁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瑞是箇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書付礼部尚書呂震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祭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宅于是惟一子婦得歸還族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成化中寧海知縣宣春郭仲復新其祠取所著遜志齋集四十卷拾遺十卷梓行于世又有周礼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語諸書皆遠不傳止

德間遺族方主祠事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預以書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者難行于今者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貴時措之宜也孝孺好古致叔英及之逮文中改舊制求天下利與而欲新之靖難兵起日召之謀議詔檄多出于孝孺嘉靖初南京兵部郎中永豐夏尚朴讀其遺文歎其詞義雄偉不讓歐蘇惜其說理虛無著于庭意其致用亦然斯言得之說者又謂孝孺與景隆父子交誼甚篤景隆帥師北伐寬由孝孺所帥而兵敗漸

有異志人多知之告於帝、雅信孝孺遂不復疑卒成開門之變蓋不免於誤國云

記曰夷齊採薇子路結纓其志烈矣然其從容就義乃得處死之道後世遂有不勝其憤肆詆訾以奇禍者孝孺負剛毅之氣奮雄博之辨故使不能窮詰故其受禍之慘極于一時君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後十餘年文廟言及軼足頃憤、不能平其當時論可知及進士過孝孺祠題云一箇為忠九族亡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與君王健首陽君子以為然

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國初歷仕潯一州同知洪武中居貞以明經奉授華昌府通判陞礼部郎中甚見重高祖時至河南布政司在奉政以永樂初坐累死于南京有閩南集閑隴行藁歸來藁隨擒庭葉子孫因留住居福建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以送詩之孝孺亦嘗贈之文謂其為恭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可攷蓋亦因孝孺之故云魏澤字孝思應天府溧水人有學行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燕邸南下姚廣孝請曰殿下至京須令方孝

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納之既至建文帝亡去遂召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東成王不在當議所立對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東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旨固有滅十族等語上大怒即收捕其族黨盡誅之澤是時調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時患力保護既免于辱且資以行資後遇方孝孺改居賦詩曰箇與衡兩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青猿墮淚只三般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令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言



王孫字叔置祖禕死國父仲自有傳孫少有志向從學方孝孺甚為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周卹其族之嘗與孝孺表姪鄭均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骸蓋不可得卒遺繫文皇帝念祖禕死國之功特從有免且方需用也而孫以疾力辭讀書青嵩之下將終身為後輯方氏遺文為侯成集以傳世咸義之孫性至孝初仲痛念父沒每食必斥魚味孫遵其教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祀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學問該博士之從游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岩叢聖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

止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論曰孝莊先生

釋刺面正軍及因從還鄉里後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後拘入位

十二日羊都察院司獄四負

十六日羊天下陰陽學醫學衙門群臣議其別無

別難又所錄皆有司校籍為戶諸草之

立孝陵衛設經歷司

以黃子澄為太常寺卿

黃子澄名混以字行袁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貞受易周興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士負俊毅

游鄉校同舍避席推為高等嘗賦寒江把釣笛及枯梅詩人爭誦之

洪武癸亥應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中京闈鄉試第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誦讀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在東閣門台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繼煽動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懷昔者東閣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事幾甚密與

齊泰謀之時有告周王構者遂遣李景隆往執之詞連代湘齊三王從代王于遵以兵圍湘王于荆王狼狽自焚死執齊王縛囚之京師珉王攬降為庶人燕王亦加譴謀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等領兵北方七月殲難兵起首以謀齊泰反子澄為名耿炳文既敗詔以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才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威庸繼踵敗衄顧成等

皆降子澄撫膺大勳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國之罪矣乃賦一詩曰以志痛詩曰伏軾曾登大將壇詔求速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真兒戲南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據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我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詔誦齊秦及子澄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寔陰使之募兵也將諸將獨守淮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尋有詔執子澄等責之不服子澄遂死之命亦其族一子逃難易姓為田徑宿後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至今不絕今有登進士科者嘉靖初授學念事即銑

命知府羅輅立祠祀之

成化間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名郡佳麗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為茲壯顏色云何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欲語還緘踏為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像伏頑內臺司 遭運陽九厄飛簡論魏曹戰

力自討

頑與逆

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末賊子請折一神考早謝世大孫推正嫡母祀開平家元勳戴帝室姻婭蓋雄豪健關萬人敵隱然九鼎重

謀陳一以開諫言 周極居然尾不揮大都勢獨圓時有黃秦常輕仇故無匹伴讀

東宣跡迹類叔文論事 造膝一旦剪侯王忽何太急細人暗大依國隙此為 漁陽動也來六軍盡朕要齊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正、旗誓書戾紀律內則方夫子早學富經術倚馬草檄文樞机方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特五畝給緇黃異瑞恨至肯餘者亦党人我今半遠失當具標行時俱立萬級壁之死失席他男履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昭晰俯視五岳尊神維賴以立父母豈不顧天常不

可易妻子豈不愛吾分自當違寄語謝諸親業緣皆宿積憤無我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士操萬段死矣惜後來奸佞儒巧言自恭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且筆簿書日埋 欲昏塞乍聞毛髮豎空拳我欲擊孤燈 夜長四壁虫聲寂寂、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人順天命四海瞻曉日爾何守懸懸甘心致疾滅不觀解與胡未時附鳳望恩寵日月加 名重

簡冊

以平江縣知縣陳秀田為徽州府知府 秀田字士淵號內空與化府蕭田人父五誠舉季才為保德州

知州改應州左遷博白縣知縣坐事廢十六年復起為縣安丞尋以事致大辟籍其家弟考周成遼東秀四及祖七秀祖母郭氏母塗氏子善需並成漢南比至蜀惟秀回與祖母郭氏得存時遇赦不及秀回監送者哀而釋之貧莫能還乃依鄉人定遠縣尹黃積良遂從其姓更名礼称郭為母未几積良去伍乃依南充縣丞于仲和其後閭中教授度德政知秀回通尚書荐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陞承願問者四十日

高廟悅之擢知平江縣蒞任甫十三月

高廟要駕秀回擇香入臨給事中楊惟康等以文學廉幹荐遂陞知府徽州秀回下車甫數月政教一新士民咸悅明年為革除已卯以考覈稱最蒙賞養甚厚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徹民汪侃詣闕奏乞奪情終任不報秀回哀經赴闕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明籍疏入報可特宥為民尋復具官釋秀回遼東之役秀回後上疏終制不許詔迂荃其祖母父母畢即蒞郡視事每旦必哀奠如礼士民因名其山曰太守山秀回自厯官以避難亡命更易姓名為非礼恒悒悒不自安屢欲陳告輒自籌曰祖母年既高萬

一蹶孰得托之何所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志識者諱之後猜難兵起秀回奉命召募義勇至京秀回適因至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善交集郡中士人曰曹從善者偶聞而狂賀焉秀回謂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再生不足以報萬一余固有以處之矣到郡遺我弟歸以治家事余身許國他不卹也子其為我述一詞以道我家顛末仍為索名筆書務本兩字以遺之俾知孝弟為修身克家之道曹唯唯因已知秀回之必殉國矣未几復蒞郡會靖難師已渡江秀回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及文宣總統械至京

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二十四年革建昌府所江逃運所南城縣藍田巡檢司改河南陳州淮陽站逃運所為額岐站逃運所隸高水縣以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戶部右侍郎七月十三日召前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董倫還自雲南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為儒士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游以所居具川稱具川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回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洪武十五年卒以倫薦遣使

微之以為春坊贊善大天賜冠軍事懿文皇太子其  
所陳說多忠孝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  
月由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綺六疋鈔五  
千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叅議在任  
盡心民事名其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為之記嘗  
草封事數十言無一不愜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荐  
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為陝西叅議三十  
年以誣誤坐免典教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  
千鎰倫行至成都蜀猷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道行  
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夷漸摩膏 皆出于仁義

道德故推實夷童監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閏五  
月 建文即位恭慈東宮舊臣屢詢久之左右多言  
倫可用即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礼部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皆入館閣傳經史是年  
七月十三日御書怕老堂三大字及繫几玉鳩杖各  
一賜之倫上表謝初監察御史解縉雲代夏長文作  
劾袁泰書恭卿之因肆詆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作  
始許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權臣謂  
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縉與倫書祈援歲餘叔臣出  
倫為言之乃召縉還以為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才類

此倫為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為時所重革除間屢懇  
言當務親睦不聽 太宗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  
令致仕出京悵、成病數日卒  
二十三日周王構有罪遣會同公李景隆往問之其類  
衛官軍廢捕為庶人

景隆受賄至金寶七糧

二十四日革左右給事中

二十五日增神樂觀知觀一負

六科都給事仍舊

三十日革北平府常慶鄭村二廟衙門

以周府奉祠正周是修為衡府紀善

八月八日增因子監司業一負

九月五浦江縣毛塘巡檢司

十四日革華縣廖子王祐運運所

十八日增置浙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陝

西布政司揚州府各織染局、置大使一人副使一

人

十九日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為知府

二十四日革鳳陽府屬

鳳陽縣蚌埠站顯上縣潁陽站縣家灣站太和縣要

濟站舊縣站顧川軌溝站泗州黃崗站雙溝站壽州  
下蔡站獨溝站凡十三連運所開封府陳州賴岐店  
站項城縣位店站蔡河站祥符縣金洪站太康縣長  
嶺站扶縣義聲站通許縣青岡站崇澤縣通濟站陽  
武縣城南站凡九連運所懷慶府濟源縣小交村皆  
站孟津縣下孟里站凡三連運平陽府垣曲縣祭樹  
交斜陽壘站塔縣乾澗縣夏縣常村關喜城西東  
鎮安邑縣運司陶村凡十連運所止南京吏部卷  
這都督同知何福佩征寧將軍印統兵征百夷  
都督徐凱等從出貼黃冊

以兵部尚書茹瑋為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子寧為  
吏部左侍郎憲義為右侍郎  
今南京吏部卷內有三十一年十一月尚書茹瑋奏  
保舉人材案先是四月子寧以上部右侍郎掌吏部  
事署卷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為  
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江鎮安  
二府通判卒于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  
者竹庄先生游竹庄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  
泉通一夜春雷龍箨長之句竹庄甚奇之後游邑屏

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為良臣我必為  
忠臣洪武甲子年領鄉荐明年入對大廷極言今日  
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  
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  
甚剴切不顧忌諱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  
授翰林院修撰安益以名節自砥礪于是聲望藉然  
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稱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  
迹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時達文君初  
嗣位安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與方孝孺等特見信  
用尋遷左副都御史府後改御史大夫請罷師起安極

論曾因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  
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安憤激撻首諸先伏誅遂罷  
朝師渡淮請江府直史蕭用過衡府紀善周是修上  
書論大計指用事者罪過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  
者怨盛氣以詰兩人安言固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  
顧所論我遇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語者愧而止壬午  
年六月有詔治奸党安不屈遂族誅之姻戚被逮論  
死者百五十一人成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  
得免錢習礼仕于朝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  
保楊榮乘間以聞文廟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

此朕固當用之耳况習礼乎後同知王佐傳安道文  
一快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授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  
司釋之又立金川書院祀安父子名其堂曰浩然云  
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選職方二司主事四員出南京吏部  
以兵部左侍郎齊泰為兵部尚書右侍郎劉鶚為左  
侍郎中盧淵為右侍郎

是時兵科給事中王但康健兵部郎中 賢潘行杜  
禹祈昭負外右朴張子真出勳齊泰應天府漂水  
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得名校受知于高廟改賜  
今名益仁礼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射禱于

天擇九年無過官負陪礼泰與焉乙亥為兵部左侍  
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堂被召問遣將姓名泰歷數無  
遺又欲考諸國籍奏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蓋  
承眷遇及 上素厚臣泰與受領命輔嗣君奉命使  
燕路之泰受之歸詣以所略為兵費上奇其識日見  
倚重及燕藩將入臨至淮南泰言于上曰今人費勅  
符使歸國及猜難兵起泰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  
其膏蓋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同官法度屢使弄柔  
翰而已詔問外事一以泰遂移檄指斥親王戎難  
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諸難

師遂首以謀恭為名泰以作大書各王摠編師還  
慮遼寧二府為變召還京師寧王叔與燕合惟還王  
桓至始與燕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克乃誦其官以  
求解兵時一年七月也李景隆以書與燕謂齊黃已  
屏竄遐荒可息兵矣燕不信進兵益急尋召泰還而  
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語在王  
叔與傳既而被執泰不屈遂見殺其從兄弟敬宗等  
皆死叔時永陽房等皆充軍有子甫六歲給配後赦  
還今子孫猶有存者

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礼部尚書

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  
元江州路提督祖宿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  
戶迪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中辟郡學訓導已未以  
通經召除翰林院編修己丑二月陞侍讀修大典  
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弭盜民甚德  
之甲戌六月丁內艱奪情起復辟不久乙亥二月陞  
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  
獗迪以土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  
寅八月徵諸行在陞礼部尚書特授榮祿大夫庚辰  
水早有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釋公廉仁

厚者分詣諸郡縣覆審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  
言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之迫矣失今不卹必  
嗚呼為患宜使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田  
暫免其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 上皆從之辛巳二  
月加太子少保諱所兼俸不受請難師起迎與黃子澄  
等上疏陳論大計迎受命備運糧儲于外過家未嘗  
入關吏即赴京師掌禁旅。冬江西僭寇順天王扇諸  
郡作亂春與松先登職之乙丑秋受驃騎將軍食後  
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賊 太祖曰是見我家人非  
他比也俾宴授春判決如流嘗錄曰烈山秦釋數百

人擒逆党那于蔚州開釋誣誤亦數百人壬申英表  
秋雲南萬里奔赴襲西平侯爵鎮雲南一遵父道謂  
屯田為政要務歲較多寡賞罰穡功乃陪饋餉以足  
癸酉春倭甸暨東川夷相繼作難春調都督羅然授  
以成算賊皆殄平甲戌春復平越萬番寇越州雲附  
資者倡亂西南朝廷費數百萬之師往無功春年  
平之獲用宣慰思倫格為其下所困戊寅四月破刀  
于孟諸皆誅其渠餘釋復業自是百變震懾不復携  
二拜征虜前將軍命盡平其地功未竟而春以九月  
十二日卒矣時年三十六帝悼恤遣官就祭命有司

獲表主京復諭祭者再賜謚忠哀春沉毅果敢明識  
此倫在鎮七年開田至三十餘萬畝復人戶至五十  
餘又嘗鑿鐵池河灌田數萬畝民受其利

二十日革五軍都督府新事官

是日復設大理寺置卿一員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

二員餘官左司司正一員正六品左司司副一員從六

品左評事六員正七品右司司正一員右司司副一員從六

員右評事六員品同左右司務二員從九品先是大理

理寺革至是復立出吏部奏  
二十六日革廣通鎮批驗恭監

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以張鳳等為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

初 太祖崩于西室一人殉葬者若于人其近親張

鳳李樹趙福張弼汪濬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

敏劉政等以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官

本衛千戶百戶請班初革建文間陞除官張鳳等亦在

革中 文廟曰他每這人家都是孝順的賊事不勤

都調孝陵衛交俸不當事今尚稱 太祖朝天女戶

官世襲授  
十月四日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馬

貶安陸侯吳傑為廣西南寧衛指揮使  
增置尚寶司少卿一員

六月辛卯武府恭寧縣河泊所

十五日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二十一日辛大昌縣并儒學

縣隸慶州府至是年

二十五日辛衡州府藍田縣毛俊堡張家小山堡三  
巡檢司

以戴元礼為太醫使

元礼金華人名思恭以字行學于宋孝修初以御醫

事太祖大新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頗憶之故有

是命後遼王米朔為書仁義恭肅慶二王為之贊咏

董士為之跋或云文皇時以舊恩陞院使非也時

蔣用文為御醫

召提兵官左都督楊文遠京師

文舍山人以開國功臣官都督洪武丁丑春正月命

往遼東練兵此田七月召還俄充大提兵官征虜前

將軍率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開太祖以詩送之自

提兵願成以下悲聽制冬先諸將還京戊寅夏五

月復克提兵官揀選北平行都司及王府護衛精銳

馬步官軍禁開平禦備太祖崩未幾召還永樂丙

戌正月卒

十一月十三日立金華府義烏縣清溪巡檢司

十二月癸丑帝省性于郊祀壇  
四日復置工部照舊所

九日增設開封府常盈庫大使一員青州府將提庫

大使一員立福建下里場鹽課司

十五日辛青州府博羅縣陳連站益都縣北門外崇

安縣崇安臨淄縣古城九四逸運所

二十一日辛紹興府蕭山縣錢清北堤

省衛輝府昨城縣儒學訓導二員

二十八日省永平府江華縣丞主簿各一員

羅吏部尚書茹瑄雲南左布政使張紘為吏部尚書

張紘字昭李錦賜卷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

紘由明經舉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文皇太子



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各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為雲  
雲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  
壇祠公署解宇與夫上下典禮公用程度悉裁定之  
夷民心孚遠邇莫安二十年三月秩滿入覲考功能  
為天下第一賜重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  
撫守不貲實先赴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夷聽服令  
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恭乃戩今來朝不  
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  
復命乃治黔南江欽我遂迨治三十一年召為吏部  
尚書會修太祖皇帝實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

者考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  
在試列佐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  
文辭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  
名後米大用其知人之鑒若此士奇六月靖難之師  
入京城討奸黨絃與焉及上即位召絃與王純翰  
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辭職務  
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疾舊制向朕直言  
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絃遂自徑于部之後堂  
以茹瑄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舊  
茹瑄衡州衡山縣人面骨深峻身長八尺相者謂封

侯而不令終洪武中以貢入監吏部試居第一累官  
至左通政其稱上意舊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  
復其家上以瑄卓異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稅租悉蠲  
之其并父弟詣闕謝及陞辭賜鈔十錠仍勅光祿寺  
賜酒肴偕瑄詣其門餞之累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革除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瑄雖起瑄主兵  
餉及迫近京師詔以諸王分守諸門城遠李景隆都  
督王佐及瑄往龍潭見太宗瑄望風納款未幾遂  
入京瑄居未有言瑄獨先于上前稽首勸進及即位  
以瑄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翔運守正文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不世襲賜券文有內外一人中流砥柱之  
褒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嫁其子鑑禮遇優  
渥賜費不可勝算後乞骸骨得致仕于家尋以事逮  
至京師死于獄宣德初徵其幼子鏞以父勲與官錫  
不敢受蓋鏞以瑄有功罪之間也  
以工部右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

吏部奏內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二日工部侍郎張  
昂奏事昂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達文時逮至禮  
部侍郎會諸藩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

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曷為北平左布政使  
至察文皇帝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  
及北田軍士列九門防守飛章奏聞有據吏李及直  
者知諸人也曷以腹心寄之反直乃密其章密獻王  
府而都指揮張信亦告貴之謀會朝廷遣內官逮獲  
衛官僚至府 文皇帝遣使逼召曷及貴入至瑞禮  
門為燕山右叅衛副千戶譚淵所執曷及貴皆不至  
而死時已卯七月六日也曷得屍還塋 文皇帝登  
極族其家生焚近戚 程革其疎戚及同里人咸  
分遣戍邊後上屢夢曷等被髮為厲命出其屍焚而

棄之曷面猶如生者有一子逃去不知所之或曰養  
子也洪熙改元詔曷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繼之  
還里曷家墳在水南去州城之東三十里正德庚辰  
春正月知州馮汝美立祠祀之

以王鈺為戶部尚書

鈺字仕魯河南泰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為福建  
布政司叅議陞叅政寬慎廉介民懷其惠革除年間  
迂戶部尚書請准師至鈺走出城外已而埽附 文  
廟登極台見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耶  
鈺頓首懇謝命降布政使仍令致仕快 成疾死子

監官至戶部侍郎  
以鄭賜為二部侍郎

鄭賜字秀嘉建寧既寧人己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  
湖廣布政司右叅政丁琅起服改北平布政司坐事  
謫安東北革除間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後改為侍郎趙旺謀間以憂死文  
廟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帝嘉納頒示天下

尹昌隆者江西泰和人也洪武中舉進士及第、二人  
授監察御史建文初人主視朝頃晏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鳴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  
官于是乎戒懼故能庶績 安陛下嗣守大業因  
而追絕祖武兢、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  
食常如有不及者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此民之衆  
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于晏安日刻甚安猶未  
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侯伺曠厥廢業上下懈弛流為  
凌遲且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為社稷之福也制  
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偏行天下使朕有過  
人得而知之及 太宗文皇帝舉兵南向昌隆上書  
言今事勢而北未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眾

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甲大義于天下使相還  
戾設有差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  
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雅欲求為布衣丹徒不  
可得矣不報文皇入南京命捕齊泰黃子澄方孝  
瑞昌隆等為奸党同驪出戮之昌隆當陞大呼曰臣  
當時曾上章功以位讓陞下奏讀尚在可覆案上  
乃命復昌隆刑聞其奏上流涕曰火坑頭若早從  
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福未至若是之酷朕亦無此勞  
苦也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尔往  
視之尔能盡誠輔導朕不忘尔遂改北平按察司知

事昌隆頓首謝永崇二年冊立尋與嫡庶議授昌隆  
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隨事巨諫多所補益漢庶  
人乏瑜年出為礼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  
屬官惟諂附取容而已昌隆獨以剛直自處震獨處  
則必有密謀深計官屬相成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造  
有事往白震怒不已昌隆未喻移時又曰之震愈怒  
排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問為昌隆踰階而退謀于  
所知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舊客官際皇太子  
素知公何不啟取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依  
所謂震大怒遂奏昌隆傲暴剛愎事多專行且以賊

守相臨動為所拒無屬官礼旦身為王官事無大小  
並須上奏而乃假托官僚怙賴思私陰欲樹威故不  
之父而之子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榮見矣又言昌  
隆身事庶人名在党籍僥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巨  
測其行匪良不宜任用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  
赦復官丁父憂服闋歸永衡獄且籍其家上方巡  
狩西京凡下詔獄卒與載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  
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處以極刑以  
魯經保奏為長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雜問昌隆初  
不服力辯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就其

上上竟夷其族是年震病面疽痛不可忍究轉床  
褥間常號呼曰君相君相其妻于問之云見昌隆守  
欲殺之竟死

以謝貴為北平都指揮使  
謝貴 人洪武末黃子澄齊泰建議削奪侯

王事時燕藩稱病奏謀以脩唐為名乃以貴為北平  
都指揮使張昌為布政使俾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  
元年二月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祭六月貴等以在城  
七衛并北田軍士布于城內填溢街巷追圍王城外  
牆又以木柵斷端礼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

維塞之可也已而軍士登城環甲批矢飛走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內七月王乃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師獲衛勇士八百餘人應之能請先擒謝貴張昂王曰彼防守既密猝難擒之頃以計致之可也今朝廷遣內官來速獲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名貴昂付所速者則貴昂必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昂久之乃至衛從甚衆至王門、者呵止其衛從惟貴昂得入至端禮門內壯士出擒之其後者猶未知移時貴昂不出稍散去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王等率勇士捕之

是夜王等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四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乃盡克九門上親問貴昂乃知其謀出于齊黃遂上書請誅之于是殄難之師出矣

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鳳韶言安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高廟升遐後授監察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言聞者駭愕躊躇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諸罷兵入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竹節鼓風達

之亦不報既而歸第文廟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仍刺血書憤辭于祺其累曰予生居廬陵素負骨鯁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于天祥矣囑其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歲李氏亦死于節云

以沅人翁有年為太平知府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徙家沅州洪武中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學行碑、有稱尋以諱官養母忤旨謫通州擢帖閣于州故家得儀禮經十八篇上之詔藏秘閣建文即位後起太平知府丙子之

春與王坤遇以道義相勗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肯迎駕謫雲南黔國公知其賢進諸子從學且荐于朝及交趾平起為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卒也尚書苗福誅之曰江湖胸次深涵規模文宗韓柳學本程朱其為名流所推如此惜欠革除君一死耳

以右都督沐晟襲封西平侯元抵兵官鎮守雲南晟春之弟春卒未幾晟襲爵鎮雲南永樂中以平交趾功封黔國公追封定遠王賜謚敬忠

以何福為右軍都督同知因初福奮立武功為指揮使洪武平西潁州侯傅友

德永昌侯藍玉四年侯沐英三將軍征雲南福興有功米猷復再僉都督事戊辰北征捕魚兒海浮獲萬計卒未克平義將軍代領西平侯兵討阿貴戊寅三月擒永寧首十八如誅麓川叛魁刀于孟降其衆七萬自是百蠻畏服南鄙寧謐擢貳都督府

以燕府參軍事訓導康汝緝為安岳縣知縣汝緝武功人以儒術召赴為燕府訓導饒文皇在邸特與密議朝廷頗疑之改安岳縣知縣在江州南四百里號難治汝緝公勤嚴政撫馭有方善價日著永樂以舊臣召民運道涉泗甯之未及擢北京

刑部左侍郎比卒官其二子爵上林苑監左監正禮監副爵累官至太常寺少卿禮通政司叅議

召家懌還師京師

懌金華人政翰林學士承旨家濂之孫也濂嘗授先太子經以孫慎素誦沒濂州帝即位念濂皇考舊學之臣召懌還官之翰林

詔求直言舉山林諸穴懷才抱德之士

帝虛心國治惟日不給下詔求直言令內外羣臣各舉逸士于是壽州學訓導制亨流言六卿秩當五督府等因子監祭酒不當位在太僕卿下諸將子弟宜

設武學教之上細覽授亨武進崇仁季訓導羅恢被荐上書論政入史館同修太祖實錄吉安府知府朱仲智荐蕭用蘇州府同知姚善荐錢芹同授靖江府直史芹授戶部司務遼人高巍者母蕭至孝蕭老痛疾巍奉侍湯藥不懈母亡廬墓既食三年洪武壬戌應貢入太學甲子以孝行旌表尋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乙丑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教事太祖深嘉納之後以斷事不稱音當罪以議賢諱我貴州閩索嶺仍許以煙代役帝即位上疏陳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寔我

太祖高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羣雄並起龍飛淮甸芟除羣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捷海內之國五帝三王不能服者皆來臣服無不納貢而効戎焉比之漢高誠以為過正所謂我武惟揚于湯有光惟因天與人歸寔賴我太祖皇帝有文王統一之德太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皇宜君宜王者矣故世之本宗百世為天子交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一洗孤秦之陋于是休三代封建分茅昨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人

有言一夫當關其人悍勇而吐蕃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裡山河地產良馬屋產之衆在焉其人劉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朔方故以晉府王之其燕府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冷不毛之地廣畜牛馬其地土之人不耕不桑及衣肉食焉是務遺金瓯元籍之而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

遼谷代慶南星羅恭布比之古制惟皆分封適當然太祖之聖意莫不欲藩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違犯朝制者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之意此我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務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固小則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聰晁錯削奪之家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其餘寧遼代谷慶南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少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

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享其恩當盡親王之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貢珍罕之物并京製嘉穀美味命使臣頒送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令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人身疥癩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癩之疾有時而搔癢吾休食良醫修方一掃之而平復矣腹心之疾非知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

誼見漢諸侯弘盛故以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為喻今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其心天君隨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不隨則擾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和五臟既和則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癩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云家不和而四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修身齊家為先是以此克之之思

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我九族平章百姓文王之  
小心翼、亦必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則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  
平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親、而仁民而愛  
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戒  
焉未踰年靖難兵起時又有仙居鄭恕金華樵璉浦心  
鄭楷皆見擢用

詔顧成班師

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提兵官帥師征西  
雲居宗既平將旋師洪武丙子五開諸夷叛遂命成

自永西移師五開副提兵何貴宋嚴韓現各助師佐  
之成在軍秋七月至十月征平州大同等長官司苗  
坡羨塘光金家營等一百三十七峯及龍里鎮遠雲  
為亂者前後斬首二千八百六十四俘獲人口三十  
八百五十二萬馬六十二匹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癸未帝祀天地于郊祀禮始  
以太祖高皇帝配享

是歲即位改元郊見

上帝如歲祀之禮戊辰御奉

天殿誓戒百官是夕宿于文華殿齋室己卯出舍皇

即尚膳進素食庚辰夜合祀天地配以 太祖高皇

帝太祖座南向 帝脫烏登太祀殿秉圭奠瓚與俯

拜跪罔弗如禮味真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翰林

院侍讀方孝孺進郊祀頌謂是日夜午祀成天宇澄

瑩父老咸謂木堂遇

四日改行都司昌州為昌州長官司普洛州為普洛

長官司威龍州為威龍州長官

詔應天府及十三布政司開科鄉試

應天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河南江西湖廣福建

廣東廣西雲南四川

十七日草雲南等十四府照磨所

二十二日草武昌府江夏縣金口鎮鮑魚鎮二巡檢

司立贛州府安遠縣南橋保巡檢司

二十七日草會州衛已松大龍會川黎溪驛驛凡五

驛草平陽府僧會司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合祀神司景張智 告關里  
百夷平征虜將軍何福等師還

先是十月八日兵次金齒十六日克何登等寨十八  
日克小南和寨二十二日還金齒十一月二日兵百  
夷崖句克魯麻等寨五日次麓川大甸六日克刁干  
孟寨斬首賊刁幹孟景七次本邦十一日克麻底  
浪傍等寨十三日克孟斯寨十六日克孟別三十日  
還大甸十二月三日師還金齒二十二日征蒲蠻并  
本邦孟定等處二十三日次石甸招諭蒲蠻降二十  
六日克阿哈喇寨老姚寨明年正月二日克枯阿

莽寨初五日平要甸七日班師于是百夷悉平  
勅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  
侍讀學士高契志為副總裁官翰林院修撰國子  
監博士王仲陟西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  
副楊士奇江西崇仁縣學訓導羅恢雲南馬龍池即  
向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為纂修官給大官饌龍眷有  
加 景彰浙江松陽人名景以字行洪武初為懷遠教  
諭以文字名後擢山西右叅政坐事謫雲南時修太祖

實錄召入翰林充總裁官雪庵集引曰松陽人名暨  
姓不傳永樂初年逾壯者矣始落髮為僧溯江而上

抵重慶府 善慶里山水奇絕可避戎狄而

將至憩于邑 既而善慶杜氏景賢、之

乃相与陟 親洞諸山後降至 松栢淮旋視而

曰蓋于是乎寺焉以先景賢鳩材構之寺成而入听

夕命僧徒誦經咒聞者傾聽則易之軋卦也景賢曰

上人祖釋而誦佛經奚其可乃易似梵而寺以觀音

名嗚呼寺也豈其心哉嘗買楚詞泛小舟于淮之中

汎讀一葉報投之水而哭焉如是至于暮斯已衆駭

之莫測其意嗚呼僧也豈其心哉閑居為酒能破塵

臆每脯注一壺以候客時至者雖牧豎不拒而與飲

漸曠呼兒侍立曰我歌尔和竟而冥焉乃寐嗚呼酒

也豈其心哉侍者曰吾師形碩而頰指柔白落髮則

星汎雷走紺雲造出見者訖訝其為弄人或曰洪武

三十五年授翰林李士而今乃滅其跡予未冠得其

詩數篇而又索其遺者藏之皆手畫也嗚呼日月逝

矣思得斯人無聞於世也夫庸言而騷諸梓以傳抑

又有補鍋匠者不知何許人往來于隆安里間怕首

身有短衲業補鍋而食其力垂老不漏一字偶值詩



翁馮姓者階諸老小酌聯句適業暇而立於側惟其語澁而根輒然者再諸老怒叱曰汝能詩即請去所未能者否則避汝不得已招韻而應之諸老起延之上坐請賦席上新相不可強之而後可僅一絕過此若病風然而卒晦以死人言其手雪巷故僚友

不相聞訊迹殊而心一也謹以其詩附於是集之末嗚呼讀者以意逆志則二人之心白矣豈終

曰知我者其天乎 廖昇字 人李行

最知名洪武中為五軍都督府新事二十

月擢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 太祖皇帝寔錄李士

董倫為總裁昇及侍讀李士高翼志為副總裁會太宗平定內難昇慟哭于家与家人訣自縊而死壬午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璫皆不順命而劾死于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錄之上憫其忠不問高翼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居嘉興自幼好學嗜文詞嘗侍父宦遊京師其一時文章大家如宣城袁泰番陽周伯琦遂昌鄭元祐皆在翼志獲受其業故其為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鄧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講李士建文朝兼太常

寺右少卿庚辰會試與董倫為考官選官精于去取而名士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皆入彀中雖得人為內難既平翼志存歿莫考當考是科同與較藝者右拾遺朱進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東翼監試官御史王度俞士吉蓋皆一時之選惟葉惠仲三度死難餘皆居 如故而徐旭者永樂初為吏部郎中與進預重修 高廟寔錄旭世固子監祭酒俞士吉永樂初拜僉都御史 李貫者吉水人革除中為翰林修撰與胡廣事 太宗一日於宮中侍建文時群臣所上封章千餘通覽一二于紀者命翰林院侍講解縉等徧閱關保軍馬錢糧數目則晉餘干紀者患曉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皆首未對貫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為是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家危急之際在廷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引建文壞祖法亂政徑也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以姻家累坐罪下○王仲字仲儒金華義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內與宋濂齊名因初擢儒教授理歷起居注出判南康臨漳二郡會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擢翰林侍制便雲

南伏節死仲甫十三聰敏過人著等為文沛然不可  
禦勒于伯氏優事母何盡孝及卒來歙訃札未幾後  
亦沒仲獨綜理生業繁：憂患少然負志暇日  
益取任史百氏言窮其旨購橫碑磬出入上下宋  
濂一見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  
服不遠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幣聘至侍  
以客礼俾教授蜀郡督痛父道骸未还丘壠曰其情  
重王憫之拾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  
所美祭仰天號慟几絕過者為之泣下沾襟作滇南  
慟哭記以著志雲南布政張祐尤重之作吊王翰林

又行其情還王慰勞倍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愛敬建  
文即位召為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脩太祖建錄  
典侯城方孝孺交游崇尊孝孺為百代儒宗勸之著  
書以淋來世孝孺不以為然自是益孺道德而畧  
文藝嘗以其父死節事聞于朝得旨贈翰林學士謚  
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實自韓始庚辰十二月  
丙午釋卒年四十有一健志集三十卷藏于家子孫  
重見第五卷 胡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尚嘉定紫縣  
人舊名志高後以避嫌改居縣之東川鄉子昭富經  
術性忠介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講明理學往從之孝

蜀獻王賦詩贈之其後由儒士被荐至京師王紳輩  
甚重之草除閑為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  
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我時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復  
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編任子紹縝維養習近後亦  
編任獨弟志遠為蜀府典史遷升後以克近御史熊  
相于州治西立祠祀之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  
泰和人早孤母改適羅戴奮志力學而縣交辟不就  
尋以明經授教官未赴會修 太祖實錄送留翰林  
編纂未幾命吏部考第文館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授  
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入翰林 程本立字原道嘉興

崇德人少讀書不務章句聞金華朱彥修得考亭正  
傳於白雲許謙乃就學為富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  
武丙辰以明經秀才擢秦府典儀所引礼舍人  
秦晉燕三府官僚台見奉天門下賜馬匹楮幣有差  
在任五閱月以母艱去庚申復除補周府礼官丁邠  
從王朝京師被累請雲南馬龍池郎甸長官司吏目  
留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夷煽誘為逆本  
立單騎突入馬書開諭逆順和害由是諸夷咸悅歸  
順遣事以息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時西平侯沐英  
布政使張統以本立統領守禦固自誓曰我當以死

救一方之民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以遠大理錫慶麗江永安咸賴其撫綏安輯自是民得安業軍得著伍本立之功也戊寅奏計京師應天府尹向瑤學士董倫以文學優長守身廉潔荐乃徵入翰林纂修高唐寶錄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吏部侍郎辛巳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纂修明年寶錄完調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及還靖難兵起渡江遠入京本立自盡士年六月十五日也官因追其思典家無遺貲時稱為清所著有吳隱集十卷金事吳昂刊行于閩而恭政林廷梯序之稱為今

之夷齊云時同纂修者學士董倫礼部郎中夏正善史官錢塘高謙廬陵吳勤趙友士端孝思周郡張東吳唐明侍講王景修撰李貫編修吳溥楊溥楊子榮劉現侍書劉彥銘皆不能死或見用新朝焉唐愚士名之淳字愚士以字行紹興山陰人父肅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愚士少有奇志攻學不倦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父諱死臨誅辛勤扶喪歸葬迨其平生所作不憚蒐錄收拾如獲金璧時伏讀其切人為之掩泣然愚士亦工為文章且善筆劃酷似其父洪武中屢有荐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

隆熱業第一好士聞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征行四方皆無不供悉燕荊秦周覽前代遺迹援筆而賦題贈一時歲年已嗣君詔翰林詞臣集教千載經史中事為書以考治亂為監戒命學優通文學士方孝孺輩以愚士荐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國公之客賢趣召至殿前即拜翰林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修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以閏三月二十二日卒時景隆以將兵於外及歸則愚士病甚不可為矣賜卹之甚厚所著有華居稿文斷諸書二月六日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華會川衛儒學

三月改大理寺卿為大理卿卑司務二員五典簿一員改太常寺卿為太常卿卑鴻臚寺司儀司二署改光祿寺卿為光祿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改太僕寺卿為太僕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少卿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改主簿增典典收二署各設正一員至二員監事二員吏目一員典廐署增屬官驥等一十五郡置長一人改馬千戶所倉一處副使屬本署與校署增屬官遂生等三郡五日羊安遠縣僧會司七日增置衡州府來陽縣現山巡檢司九日政福

州府福寧縣青灣巡檢司為相山巡檢司松山巡檢司為庫溪巡檢司 十日追尊懿文皇太子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敬妃為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通為吳王允煙為衡王允燦為徐王詔誥天下遂命有司舉賢養老恤窮重農造士任官旌善周恤松荒恤兵在瘡撫恤以佐和固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裕于後昆賢大位而不遠乎親者必致尊於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義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于載之大統皇考懿文皇太子早登儲位恭決萬幾默施寬仁陰

贊至治視斯民如赤子休天眷之聖盛錫佑朕躬 太祖皇帝奄棄臣民朕嗣登大位既謚 太祖為高皇帝 孝慈皇后為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稱慈實悼焉述者採羣臣之言追尊皇考為 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帝妣敬妃為 孝康皇后擇日附群臣復謂中官之婦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以夾輔邦家繼以為諸已冊妃為氏為皇后封弟允燦為吳王允煙為衡王允燦為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原嘉興萬邦同臻至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一祖宗廟謚稱號所以

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如律回避應稱稱勿諱 一民間及山林畝穴有懷才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定迹禮請送來授以祿位以安黎庶 一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觔九十者如賜第一疋錦一觔其身犯杖罪以上隸卒優婦不用此例 一所在親寡孤獨貧無產業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三石責令親戚收養如無親戚隣里養之毋致失所其有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從定限報以憑分豁 一農桑乃衣食之本有司勿奪其時使得盡力耕種足其衣食

一學乃風化之原教養英俊以脩任用有司宜加意禮以勸勉禁其習于浮華毋得通同擾民 太后開平志武王帝過春女皇太子數歲薨 皇后父金為光祿少卿洪武丙子九月十三日立為皇太孫妃至是冊為皇后 吳王國杭州衛王國衡州明年之國徐王初未行歲壬午七月降封吳王為廣澤王衡王為懷恩王是歲十二月召至京皆降為庶人臨之沒隨駕入北京至天順元年釋放無存惟吳庶人有老姪數人耳徐王永樂四年封甌寧王未之國永樂十五年薨遷葬太平門外無子國除至今南燕光祿寺

歲供節祀用時俗棹回酒菓所祭之 二十一日改  
廣東鹽課提本司為廣東都轉運使司海北鹽課  
提本司為北分司 二十二日革都武府光澤縣河  
治所

二十五日革戶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五職民處  
吏金帛倉庫四司革刑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五  
憲比設取門都官四司止即中一人員外二人主事  
八人 革紹興府在城河治府 二十九日改浙江  
等十二提刑按察司為浙江十二道肅政按察司各  
分巡道改為分司革照磨所 燕王來朝 吉安志

戴御史曹鳳韶是日侍班王由皇道入登陞不拜鳳  
韶勅奏曰殿下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情  
燕王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帝曰王至親勿問又南  
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  
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任坐以拿張芮功陞飛據  
此則來朝明矣 戶部侍郎卓敬上書 時燕王來  
朝敬家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  
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  
萌而未動者幾也重時而為者幾也勢非至剛莫能  
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神而入 日語

敬曰燕王骨肉至親鄉何得及此敬曰楊廣之于隋  
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寧充寢殿  
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家卑卑後徙澹州少讀書十行  
俱下一目棄不復讀亦未忘也七歲有異人見之曰  
此奇兒也第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書室香山性  
至孝晨昏禮雖遠不廢夜堂賜值風雨路得牛騎  
之婦及門從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授給事中  
好直言嘗功上曰諸王服飾尚有擬天子者此亂之  
道何以命天下耶 上笑而納之它日與同官見達  
八十一人 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

又更為源士後復稱給事中上疏多過直或戒以太  
剛則折敬謝曰知言諫諍職耳福福非所計也言  
之益力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潘靖准兵入有  
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  
辭不遜止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 上怒欲殺之  
係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欲范  
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  
誠見用于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斬敬夷三族敬臨刑  
神色自如徑日其面如生敬之死出于廣孝所懷  
上寔不忍嘗嘆曰國士養士三十餘年卓敬可謂不

負君失教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  
靡不造其奧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三十卷宣地閣  
人黃朝元子正資教小像并其書至京師求編脩劉  
球作傳稱其與夷齊營不朽且私謚之曰忠貞馬  
都尉郭鎮卒 鎮開國初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子卒  
贈營國武毅公伯父子與以開國功臣等侯進封  
陳國宣武公始高唐妃二女弟為意郭二王妃鎮以  
勲戚子弟姿貌潔修儀正詳謹朝謁之際太祖嘉其  
洪武己巳遷尚永嘉公主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  
熟于礼度每命使兵綜事恭勤不懈 帝即位命當

遼東兵事竣還中途疾作至京不能朝 帝令醫治  
勿痊卒於賜第報朝三日欽差皆遣官賜祭諸王亦  
遣祭奠定襄伯登者鎮姪也國朝一門為公使駙馬  
伯者惟郭氏云 以中軍都督府事宋歲充提兵官  
鎮守甘肅 歲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回問累有  
開國功朝用官至右寶國興以提督戰役南臺歲承  
兄官充徵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贊府洪武庚午  
制充提兵官征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府城也歲  
誅其偽王子別立法等三十餘人獲衆千五百人金  
印一銀印二送京師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議明年

征軍東西番擒誅七十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  
羊十萬遂還京師中成訓中府充提兵討遼東遼  
戰腦溫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并像諸寨文明年提調  
林八軍平五開平里十三洞戍寅率師城萬全諸衛  
還京 己卯以歲久居涼州四番畏服遂充總兵官  
出鎮甘肅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授平羌將軍獲任  
永樂乙酉降虜酋北都帖木兒倫篤倪灰遣境底  
寧命徐都督屠趙尚書批 節即里中討西寧侯子  
琉瑛尚安 成寧公主皆為驍馬都尉琉嗣侯有罪  
改命瑛免官民備舍月錢 洪武中凡無舍者官自

奏吏校人等具告並從錦衣衛同兵馬司撥與在市  
廊房居住月收債錢視毀者二部修理至是悉免月  
錢今戶工二部同管既而戶部尚書都新謂責不歸  
一奏令二部專管行五城兵馬司取勘見數凡巡官  
民告討房屋以兵馬查勘即與撥任 令改憲兩司  
糾察屬吏 以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等充採訪使巡  
行天下 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  
同日拜命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所疾苦賞贖平  
吏出貪墨不贖者皆得以便其行之原吉在福建強  
盜寬平未幾移鎮蘇州思勉華亭人尋擢山東按察

食事 草松潘衛 訪求賢 自守令以上皆得  
舉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敢諫 三月丁亥帝祀孔  
子于太學 駕至文廟祀先聖先孔子拜跪監獻用享  
廟社祀畢御桑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二月革汝  
寧府新蔡縣儒學訓導二員 陞布政司為正二品  
堂上陞一級 七日草福州府福寧縣河泊所  
九日草應天府及各府照磨所檢校一員於是應天  
衛州長沙開封河南彰德懷慶南陽武昌荊州黃州  
吉安撫州西延安清南兗州萊州東昌江蘇州  
太原平陽大同北平大名慶州成都重慶福州府九  
五員

草徽州及各府照磨所司獄司于是天下各府照  
十二日改儀真縣清江關為清江堤 十三日改開  
封杞縣清溝馬驛為雍丘馬驛祥符縣時和馬驛為  
陳留縣清城馬驛雅川涉平馬驛為蔡丘馬驛 草  
賴州府上館驛 十四日以散騎散人張成等七十  
一人為巡海巡檢吏部奏內載錦衣衛校  
以前監生傳以莊為山東南河縣知縣 以莊為名  
中為監生 洪武中以極刑家屬放為民至是舉保  
選除浚永樂二年考滿 十八日改陝西山西甘肅  
行大僕寺主簿為典簿改鴻臚寺主簿為典簿 二

十日定廣惠庫舊鈔免進天財庫就庫收放立廣惠  
庫勘合并底簿 二十二日燕王還國 二十四日  
草漢中府界陽縣并儒學 謫監察御史尹昌隆為  
福寧縣知縣尋召還官 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  
盛陽微謫見于是以地震執政者惡之斥知福寧  
縣 帝初即位大臣相訐奏者命各道勸之同官皆  
畏縮昌隆獨不避一頓以法巡歷中云貪苛理冤獄  
所至風裁凜然還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嗜欲勤政  
治務正學不報比落職福寧並以清勤自勵俄坐使  
巫呪咀下獄得白還職 遣恭將宋忠屯兵開平都

賁徐凱練兵臨清都賁凱練兵山海關 忠之屯  
開平也調沿近各衛馬步官軍三萬還燕府護衛精  
壯官軍悉隸麾下其護衛指揮開章等悉選入  
京調永清左衛軍于彰德右衛軍于德州以防燕也  
四月四日改楊州府泰興印莊巡檢司為新河巡檢  
司 增置通津巡檢司 六月草都察院右都御史  
余都御史各一人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余都御史  
各一人 八月草留守左右等衛廉賓等門千戶所  
并各門吏目 九日改和州牛屯巡檢司為新河口  
巡檢司草淳沙口巡檢司 草彰德府涉縣偏店巡

檢司 十二日草烏撒軍民府同知一人推官一人  
知事一人 十六日改通政司為通政寺改使為通  
政卿左右通政為左右少卿左右叅議為左右寺丞  
徑度司為典簿知事為錄事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  
遺各一員 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為左右陸  
寺丞扶正五品分鴻臚寺少卿寺丞各為左右少卿正  
五品鴻臚寺班改正九品 十八日分陝西山西甘  
肅行太僕寺少卿寺丞為左右 二十四日草開封府  
考城柘城延津寧陵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  
草延平府順昌縣仁壽巡檢司 二十八日五壁山

初祭署設奉祀：丞各一員 草南丹衛以其官軍  
附慶遠衛 湘王相有罪自殺罔除 湘王謀逆事  
覺守臣奏之且以兵衛王城相窮慮殺大焚其宮室  
美人已而乘馬執矛躍入火中死貼黃冊有是月荆  
州蘄衛後所鎮撫王音遠赴京師調廣東惠州欽州  
千戶所 齊王博有罪廢為庶人青州中護衛指揮紫  
真代謀 青州護衛軍皆曾名深告王謀反 紫真  
鞠實極刑遂廢博為庶人出貼黃冊按是年七月詔  
書款博謀反辭連湘王相先已自焚死廢博為庶據  
此錄當自湘王反後 以草大芳為副都御史大芳揚州

泰典人博學能詩文為宗虎所重洪武間以儒士應  
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  
上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齎期侍者甚隆大芳以為  
特受隆遇愧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益自感激諫  
諄諄篤得大臣依未踰年泰國稱治圖書揭其正堂  
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儒為之記稱  
其志意偉然席大和雅而不諱深有所得于正誼明道  
之言草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嘗以詩寄  
梅穀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  
龍蟠地如莫敢鉄騎過天河謂燕王也意落丞相塞土功

熟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此  
燕兵初起為鉄騎所拒尚未至雅時壬午八月十七  
日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戰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初子  
文生亦謀焉 以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左少卿  
閏字松友饒州都陽人學博行脩素以忠直自許初  
太祖征陳友諒時謁吳芮祠壁間有閏題竹詩曰幽  
人無俗懷寓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雲物  
太祖嘆賞久之陰記其姓名洪武中以有荐辟至闕  
下上議之曰此題詩都陽者也拜都督府經歷草  
除間廷右補闕進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定京師閏



時坐謀戮子傳道誅死次子傳慶等俱成逆衛妻汪氏女二人俱配象奴郡志称其忠貞類直節行聞天下云又聞諸其隣人云一女後婦貧無所依聞里競以錢米給之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節行之感人如此嘉靖二年提學副使邵銑立祠祀之

北平按察使陳瑛有罪安置廣西瑛字

人歷洪武至草除年初為北平按察使坐交通藩邸謫廣西太宗即位首名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慈蓮文諸臣最深上為帝允杖輟朝五日瑛請赦之上下從尋抗奏黃現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

瑋皆背逆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師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等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純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皆有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是二十九人之數者彼貪祿自盡其心耳惡置勿問蓋上初入京師昇及自修自縊死良在官闈家自焚死先是上兵至沛縣伯瑋不肯下與其子俱死瑋時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自縊死後瑋聞方孝孺等獄辭遂錄其妻女皆將給配現妻出通濟門先擣其二子于河遂自沉死叔英二女皆就錦衣獄俱赴井死其遺命忍心如此後竟以羅織苛刻得罪誅至洪

熙諸臣宗族皆釋還田里天順中英宗有釋建文庶人之曰孝宗朝有違言欲繼絕褒忠者于是瑛之罪益不可掩矣

繆恭字思敬錦

字謹台州人學古行高晚年赴京建言列為六事上之其曰伯楚屬者請封還庶人復也疏入通政司官大悞遂扣留而勒奏之類上聖明不之罪特勅有司達之王古直作詩贈其行這贈翰林待制王禕為學士謚曰文節禕洪武中使雲南死因事五月一日革贖縣黃金稅課局南安府南昌潭口稅課局四日增置臨洮府金河縣濟遠倉七日革

鎮江府甘露縣省瀕新港堤官一人于二日革東昌府臨清州舍園開革荊州府登雲驛省夷陵州安遠縣學訓導二人十四日改錦衣衛千戶徐斌于蘇州衛庚辰斌從禁指揮捕賊常州有功受賞二十一日革東昌府聊城縣李海務開選補天下儒學官員先是學官缺以舉人及試中監生通經儒士補之至是吏部奏缺眾詔令天下凡見任未入及流官及為事充軍令已替役但通經者所在訪舉試用其後二年四月十四日復詔軍司士軍軍餘凡有通經者軍官舉送布按二司試中送用二十二日

羊萊州府推縣柴胡寨膠州逢猛即墨縣杖：島三  
巡檢司改襄陽府鉤州江口巡檢司置鄆縣馬昌口  
巡檢司 二十三日羊登州府海寧縣州乳山寨文  
登縣平溫察溫泉鎮福山縣大川鎮黃縣馬停鎮蓬萊  
縣楊家店高山招遠縣鎮東良海：萊陽縣行材寨九  
九巡檢司 二十六日羊部武府建寧縣河泊所  
二十七日省廣州府連山縣以其地入遂州  
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為左拾遺 德彝寧波奉化人  
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院為編修甫三載陞  
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惟以論思為職然既列

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  
知無不言者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  
正言諫論補益當時顧名後世尔宜以古人自期待  
哉德彝與侍讀張信皆頃首謝由是意愈所以  
上意拾遺補闕以直声振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  
于其職革除年間改左拾遺靖難之師既迫與太常  
卿黃子澄吏部尚書張純兵部尚書齊泰翰林侍講  
方孝孺御史大夫陳子寧大理少卿胡閏宗人府徑  
歷東徵戶科給事中韓永等日夕畫策防禦後俱死  
難

四川岳池縣教諭程濟上書 濟陝西朝邑人有法  
術以明徑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  
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兵岳池學事不廢革除  
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  
禁至 京師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因臣至  
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濟  
更以為軍師師諸將北行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  
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  
所終始徐州捷時諸將乃相碑載戰次第及統軍者  
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改後 文皇帝過

徐州望見碑領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對上大怒  
趣左右摧碑一再擊連曰止：為我錄碑來乃按碑  
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因擊處得免濟業者  
之祭蓋樣之也  
以宋徽為宗人徑歷 徵 人崇建議親藩  
謀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  
可考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以給由至京嘉猷本名昂  
以字行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同邑王琦：坐累家徙  
雲南姻族無一人願恤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涕泣

典之決別人高其誼後復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方孝  
瑞而歸焉方氏之門嗜學之士至者無虛席而孝瑞  
獨以得嘉猷及鄭外貞為喜最之使進乎聖賢之道  
且曰臣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以儒士授四川蜀獻  
王謂其名望不相榮乃賜之名曰肅顯後以字行白  
若辟入史館為史官累遷至陝西按察司僉事嘗被  
燕邸召入居處待其隱情至是以告孝瑞其後以靖  
難師迫遣錦衣衛千戶張安書詣燕許以世子襲  
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內難生些孝瑞之黨逮至京師  
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以文學舉人樓璉為翰林侍讀璉字士連金華人  
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名主寧宣仁壽二縣漢至  
是嗣位辱下詔求賢璉以文學入翰林侍讀官至  
侍讀璉進師入京師文廟命方孝瑞草詔孝瑞哭  
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為  
之方入見時孝瑞受凌遲之刑未畢璉惶惶受命賜  
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毋傷方孝瑞耶璉曰我受刑尚  
可正以怨累及爾輩耳遂問一日自經死  
以錢芹為戶部司務芹字健忠蘇州吳縣人少負  
氣節以奇功自奮元季以策于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

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旋俄  
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道為郡守姚善所知  
語在傳草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旨  
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陸有警署行斷事從征虜  
將軍答謀會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卒瀕卒猶條遺事  
後急上軌政年七十二賜棺歛葬黃山  
以浙江仙居縣學訓導王叔英為翰林脩撰叔英字  
元來台州黃山人始從母姪為陳後復本姓洪武丁  
郊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後拜洪陽知縣  
高廟憂駕之明年召拜翰林修撰上資政八策曰務

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  
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証今鑒可行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弼救不啻如醫者之去病  
農夫之去草急于去病則或傷于休膚疾于去草則  
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然休膚去疾之餘則宜調  
理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  
之理也俄者知為經濟遠器璉進師起非英奉命募  
兵廣德未我文廟已渡江都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  
泰來奔叔英以泰為二令州人軌之既至泰告之故  
乃釋泰圍再舉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

命詞曰人生寄壤間志孝竟克全嗟乎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鯁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咽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興齊餓死首陽蘇同粟豈不住所見良獨偏高宋遠雖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于案曰生既父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自經而死時年四十將死時以書投祠山道人盛希年曰可差我祠山之麓希年卒取葬之蓋希年亦台州人故托以復事尋有詔治奸黨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 上曰被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

置不問於英自靜靜學有靜學集與同郡林右方孝孺二人友善嘗序之以傳於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德知州周瑛重修於英墓立石為之記少師楊士奇寔英所荐嘗為祭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志經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玉其章先生之行霜雪其光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真足以當之且不愧其言云

六月二日省贛州府安遠縣儒學訓導一頁 阜濟南府歷城縣堰頭開 六月省興濟縣入青縣

增置臨江府羅漢鎮巡檢司 八日改莊浪衛稅課局隸甘肅左護衛 十五日令金華府復溪水驛馬驛為復溪驛 省雲南府龍陽州臨安府通海縣並隸府南安州凡三儒學訓導各一人 十九日置河間府滄州長蘆鎮河南東批驗所 以叙州衛左所官軍置戎馬守禦千戶所 各置一衛也

二十四日阜慶陽府靈州鹽課司 二十五日阜岳州府澤州萬盈倉副使一人 二十六日阜宣課司副使置順安門宣課司上坊橋分公司 調荊州左衛所官軍于文同中北衛 各解籍還京為翰林院

待詔 籍字水人崇洪武戊辰進士擢中書庶吉士累上封事指斥時政詞甚剴切 太祖多見納用兵部尚書沈縉嫉其年少潛改御史意實苦之在臺以敢言稱久之 太祖命其文將歸鄉里臨遣之曰十年後來朕必用汝及期而 太祖崩遂奔喪來京師時縉母喪未盡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請河南衛吏或言其為左右所中歲餘 帝憐其才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大見信任督堆兵入首先迎駙馬後為交趾叅議以漢庶人譖徵下獄後三年死獄中家徙遼 七月四日阜九江府彭澤縣峯山訊鎮巡檢司

湖口縣焚石硯巡檢司

五日燕王舉兵靖難殺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北平布政使張昂都指揮謝貴彭二死之 先是周王不法遣臣建議凡王府所在更置守臣于是以昂為北平布政使昂至以妹李友直為才託以腹心友直泄之至是起兵首執昂及都指揮謝貴惟昂不屈死葛誠懇亦死城中軍民聞變悉據九門城中乃足以友直為布政司右叅議 今按南京錦衣衛貼黃冊載校尉潘安拿葛燕山右護衛小旗丁勝從龐來與殺彭二子家賞梓孫二表裡銀二十兩或曰 文廟

潜邸術士袁達玉相之曰鬚若至臍當戴白帽以王如白即皇也于是遂有大志達文改元憲致羣賢力行古道仁声四布民莫不悅復密致達玉質以人心所向達玉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又曰渡江來渡夫有金帶相者革命之應也意遂决先是 高廟崩諸王庶子及郡王多在京遣命三年喪畢還時 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平稱風痺屢日遣人扶掖器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三子視屢朝廷以達詔不可乃止明年歲愈來朝由是正道人不拜御史曾鳳韶劾奏曰殿下當展君臣之礼宮中乃叔

姬之情由正道不拜大不敬當問王大驚左右顧上徐曰是至親孰他自是日晏便殿親受浹矣未幾後稱疾以三子請 上不思違召輝祖及弟都督增壽議之增壽獨曰臣以一家保不反時中山王女為王妃故朝廷必謀及之輝祖忠子 達文增壽則厚子 文廟也于是三子得還至國後稱疾佯狂走市中奪食物飲酒語言蹇亂或 上堪或暈仆稱日昂等嘗問疾殿中 文皇擁紅爐猶呼寒昂嘆息而出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上故耳昂勿信防益懈布置既定乃稱疾愈府僚三司畢賀尚扶雙杖臨朝

遂賜晏酒酣進西瓜令校拳碎之以進已而曰水去不堪取刀割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持刃下擗杖曰我何病為尔輩奸臣所迫耳昂不服遂斬之以殉葛誠 人不知其所以進任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常病中暑四圍皆著火爐增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病皆懼危篤獨誠告之以不得于上之故因令人上安會王遣人至京奏事齊 等言于上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遠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族其家俞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于崇見其所守家書戒子之言自必死而尔等無希當

貴之心政亦持正君子而人少知之者故替陳尚書者謂宛陵大節惟公一人不知有父是公也 七月增置北平府宛年縣置儲倉大使一員 蘇州府崑山縣寧海驛吳江縣松陵驛 甲戌靖難兵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

丙子靖難兵拔薊州擒都督指揮馬宣鎮撫曹濬 馬宣者革除中都指揮也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師起宣謀起兵禦之己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曹濬等閉城堅守及後諭之不下王璉衆急攻宣率兵出拒王遣精銳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事聞革除后

袁卿之 初張玉以薊州東 雄鎮外據大寧可控引女真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潞河驢馬可渡不先定將為後患議未定次薊州都督指揮馬宣聞變果起兵迎拒太宗遂遣王及朱能將兵攻之敗于公樂驛宣旋師守州城玉等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為北將鄭亨所擒不屈死之

己卯草雲南等府鬼兒關巡檢司衙門雲南府高州府所屬河泊所清江巡檢司及煇化楊林羅次三泊四縣并煇化河泊所祿豐縣南平巡檢司凡年一十六處大理府屬太和縣神應洞巡檢司趙州蔓神寨巡

檢司雲南縣大安倉赤石崖巡檢司浪穹縣鳳羽鄉巡檢司凡五處蒙化縣屬蒙化州甸尾巡檢司臨安府屬西河縣曲陀巡檢司河泊所通海縣河泊所嶧峨縣鉄冶所寧州河泊所凡七處楚推府呂合巡檢司定遠縣會基關巡檢司鎮南巡檢司凡三處徽州稅課司河泊所陽宗遠河州縣二河泊所廣西稅課司 府稅課司景東府景豐倉曲靖遠益州通運倉交水稅課司鶴慶府稅課司劍川州河泊所武丁府稅課司和曲州羅摩里巡檢司石舊縣背渡河巡檢司尋甸府稅課司沅江府永摩村巡檢司頭江

府稅課司通四十八處又安南府大庾縣楊林聶都稅課局二處 草楚推府礪嘉縣 增置濟南府豐濟倉大使一人 是日草沅江府因遠羅必甸長官司 草雲南黑盤井監課提舉司屬浪井監課司 五井監課司 為師 井山井監井三監課司 草鹿江府臨西縣 草武定府和曲州祿勸州 草曲靖府南寧縣 置徵江府泗水縣周答巡司 靖難兵克居庸關俞瑒懷來進攻懷來克之殺恭政宋忠都指揮彭聚孫太遂取察雲野兒嶺 北平去居庸關一百二十里關跨南北四十里兩山夾峙一水

旁泥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而居庸其一者也北兵  
毀破居庸於是山後諸川不能守上谷雲中守將往  
往降附北元懷來指揮宋忠被執而開平龍門亦城  
馬營皆無完者矣宋忠者始為鳳陽衛指揮使以  
智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張討西南夷無功以忠  
代為泰將以庸功奏革除居元任之靖難兵起忠守  
懷來大將俞瑄守居庸關相為聲援已卯靖難將指  
揮徐安等敗瑄拔其城瑄走依忠而居庸為燕將所  
守太宗曰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取難以力論力則  
不足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

狼懷自用素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太宗率馬  
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懷  
來先是護敵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以  
平城中皆為燕所殺委屍積滿道發宜為報仇將士  
聞之或信或否燕王聞之乃令其家人張其舊用旗  
幟為前鋒衆遙識其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  
擁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奉餘衆倉惶列  
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噪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  
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搜獲之遂被殺忠子謀  
鎮南指揮充軍尋賜死年十六彭聚以都指揮與

同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與都指揮瑄皆  
見執張太力戰死之為諸瑄所俘獲者不可勝計獨  
都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反間得行名時卜  
萬吳高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歟雖有大  
將陳暉平安厓城侯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初  
卜萬將陳亨欲降燕而為萬所制太宗誅奇乃詐  
貽卜萬書盛稱與萬而極抵毀亨絃職密召一卒  
飲之酒且賞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身萬其同獲  
之卒窺覷之間中者曰道歸通意故得奢厚卒跪告  
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資守者

如所言為請遂俱遁而不與資者終不棄至獲其事  
則其陳亨搜卒衣得与卜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  
其家其間吳高亦用此策云丙  
戊靖難兵破遵化指揮僉事鎖住降鎖住本朔方  
人魁梧英敏仕元為樞密斷事國初降附馬兵長練  
興武衛洪武乙丑年月太祖夜夢一人長身廣眉  
器宇弘偉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鎖住  
次日即命羽林百戶潘雄宣訪得鎖住引見上熟  
視狀如所夢將軍未几從軍北征屢立征功俾守太  
寧前衛已已謝守遵化縣練兵龍止之陽北兵既破

州東勝慶石門趙遵化在入其城守將拒戰死鏖住  
遂降俄與其子祥俱戰死 太宗官其孫榮為指揮  
同知 戊子年與化府與化縣道會司 十八日年  
九江府德化縣南湖嘴巡檢司 庚辰靖難兵攻永  
平指揮郭亮陳旭趙榮以城降兵自遵化移軍而東  
豐潤王田昌黎樂亭皆下至永平指揮同知陳旭金  
事趙榮以城降旭遂北將徐忠等分兵攻克深河轉  
攻密雲皆下旭全排人靖難後封紫陽伯與虹縣人  
洪武中任虎賁百戶築城沙漢改官永平後封忻城  
伯 增置恩州安撫司經歷司知事一員 省彰毅

成改謹身殿為正心殿 先是于乾清坤寧南北二  
宮之間建退朝燕居殿一所中置古書聖訓各四省  
躬命侍講方孝孺作記 廿六日革漢中府河縣以縣  
屬黃堤金牛順政栢林青楊二平六縣驛改隸慶城  
縣 詔京官還宜納內宮勸合 吏部考功自外處  
義官在京官給解省親俱于應天府給引有失休統  
合照依丁憂例子吏部給勘合定限回銷詔從之 遣長  
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將軍印師師北伐詔告天下  
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  
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

年周庶人構潛為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皆與同謀  
朕以親之故不忍暴揚其過正正捕罪餘不問今  
年齊王博謀逆事查推問犯者又言于燕王棣湘王  
相同謀大逆相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棣王  
為庶人朕于燕王于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  
犯關違長典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征討其罪害  
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義守奉賊平燕身國同  
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敕州府戎縣守  
禦千戶王瑄招安萬里著首賊王倬等三百處 八  
月五日壬寅改淮安府贛榆縣蕪水鎮巡檢司為大

興莊園巡檢司置漢中府金州茶倉 己巳革除陝  
西行都司西寧衛遊運所 己酉征虜大將軍耿炳  
文率師次于真定遣都督徐凱以兵次于河間都督  
潘忠楊松以兵次于冀州遣進兵進次雄縣 庚戌  
革紹興府上虞河泊所餘姚縣河泊所素盆河泊所  
蕭山縣河泊所 甲寅諸軍與靖難兵戰于月樣橋  
敗績都督潘忠楊松降 忠松開雄縣被圍引兵謀  
知伏于湖忠渡橋伏兵起大敗全軍皆殺諸軍不及  
戰登城大罵而已 乙卯革池州銅陵青陽石埭東  
流遠德五縣稅課司 革武昌金紫硃鎮巡檢司



戊午羊衢州府常山縣草莽薛勝 康中草杭州府南  
城河泊所 都督徐真及靖雅兵戰于大王庄敗績  
蔡寅以田州府屬思恩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省雲  
南府晉寧州儒學訓導一員 華淮安府清河縣白  
洋站遞運所 帝臨朝諭禮官曰今後薦新的品物  
教太常寺差一負官常州聚寶門外太常司官虞報  
知合行荐新品物增價收買即便從他貨賣毋得因  
而作弊刁濫留難虧折小民違者治以重罪總禮部  
出榜都教知道 癸亥耿炳文及靖雅兵戰于真定  
敗績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宋忠

左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入城殲難兵攻之不克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滁績功為明  
威將軍提督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  
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于宜興君用費勇先登而死炳文  
代領其眾明年取廣德長沙擒士誠守將而降其兵  
會王元帥府于長興以炳文為總都元帥守之辛丑  
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  
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蕪州士誠就擒論功召見戰  
門降論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  
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鎮國上將軍兼左平府副使二

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召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泰  
王府王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  
年輔徐達太兵追虜兵于北黃河還陝西二十四年賜  
寶鏤五萬錠鈔二千錠伴送鳳陽 其先營而追 爵  
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兩當縣妖人作亂承制提  
兵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為  
征西將軍征勦平之三十一年鎮守遼東革除改元  
靖雅兵起其後年九月命炳文大將軍印自遼東平  
二十萬援其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都督諸  
忠揚松營冀州先鋒至推錄 太宗帥師禦之中秋

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眾來援伏兵起忠等皆  
被擒因得炳文不虞虛宴遂長驅至真定王成靖雅  
將張玉未能濟洲來戰炳文大敗然為所擒奔還漳  
沱河東炳文眾尚數十萬十月復與能戰皆潰降副  
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宋忠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  
擒炳文固守並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  
長于戰至是敗覆 建文君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  
李景隆代之遂至于亡開國功臣錄謂炳文戰沒于  
陣時年六十有五子瞻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  
江都郡主羊除中為駙馬都尉獻為龍虎將軍從軍都

督食事嘗率遠東軍馬與江陰使吳高固逐城有功  
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獲死 李堅懷廣武  
涉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還尚太祖七女名公主為駙  
馬羊除君即位公主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康  
威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逆拜堅為左副將軍及逆  
戰于真定時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逆師出  
其不意夾擊之炳文為所擒逆將丘福攻堅、墮  
馬揮刀砍之堅大呼曰我駙馬也勿殺遂生擒之以  
獻 太宗謂曰尔至親也今至此尚逆罪乎送械北  
平遂道死姑蘇王琦謂堅決于王事子正見宥當繫

爵公主執在悞禍至納其詰券莊得流寓南京娛情  
詩酒以壽終焉崔銑彰德志又載堅為郡人與李謙  
同時為駙馬都尉而謙歸附 太宗為之宣力要之  
堅寔河南產馬 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置左右  
侍郎 劉儁貪押當以勘合為正遣曹國公李景  
隆佩征虜大將軍印北伐 李景隆泗州時收縣人  
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子為開國元勳追謚岐陽武  
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月繫封曹國公 上嘗  
書休尔祖祚忠孝不息八字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  
生一時韋布有名者若天台林右輩皆與交遊羊除

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見任用太  
宗靖難師起命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往伐賜通犀帶  
錢之江浒遂東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悉  
調各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 太宗語諸將曰九  
江養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饒忌刻而自用  
況未嘗習兵曾見戰陣而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  
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逼能將十萬  
九江何等才而能將兵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倚矣時  
復召報者問景隆軍中事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  
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天生離

忘也今北平早寒卒裨不足披胃霜雪手足戰慄甚  
者墮指又士無行糧馬無宿蒿二也不量險易深入  
趣利三也貪而不洽智信不足氣盈而懷仁勇俱無  
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謹譚金鼓無節好諛  
善佞常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  
在此必不敢至今頃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  
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永  
平兵少 太宗曰城中之眾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  
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被自  
示弱彼得當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且四外

將角破敵必笑吾出非尚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性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九江也九江景隆小字十一月景隆引兵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材俱大敗遂不以聞明年二月發兵景隆致書太宗諱不遜諸將皆怒四月丙申引兵師百萬軍德州鄭英吳傑等軍真定漸移近北平先是朝廷命中官登臺書賜景隆谷錢俾當征伐渡江忽沉于水識者以為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師戰于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漫散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景隆亦奔還朝臣多請誅之帝不從靖

難兵渡江後今提領東城兵馬卒放開門之禍永樂初太師寵養莫比明年周王以受賄聞遂執下獄景隆曰非臣陛下何以有今日文皇曰章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詰塞固門出問者四十餘年其男女自相婚配云世傳李文忠與張臘梅友善張嘗以斗笠蒙衣為贈曰汝家有奇桐絕食時今人披戴仰天呼張仙嘗有應至是一笑溪尚記其語携以入居數日未有旨給糧家大困乃仰而呼平地參出成穗稼之可食藉以全活云詔貴州都司軍士高巍參贊李景隆軍務巍山西遼州人洪武

壬戌應貢入太學以孝行被旌尋受前軍都督府左斷事乙丑上疏欲望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柳末後慎選奉惜名器數事高帝深嘉納之後以斷事違旨當罪以議賢誦成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姓代後上既登極詔至魏上表稱賀大意謂先帝傳位嫡長大居正也復舉下武詩優其祖武為休五始之要未几復上疏言事一曰欲弱藩王之叔云云書奏不報既而知州王欽辟舉入朝九月乙卯吏部言欽失伍詔還貴州請難兵起乃言周公東征必待三年

而滅之款三叔武庚自悔而修耳今某不執命將討之易皇上好生之心宜思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奉明詔曉以天命禍福明親有和解之義無仇殺之理使罷兵而復守分上至是景隆出師詔魏參贊巍遂上書文廟畧曰近因天下不幸我太祖皇帝升遐天子欽遵遺制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莫不願立于朝而忠其事皆曰內有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可待也忽聞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

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導之以智武者奮之  
勇執言伏義以順討逆焉有不勝臣等遠出穴  
不思坐視兵連禍結挺身自投願效一策蓋以  
為運一二之款而獲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為  
哉以為勤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  
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  
之幸也臣所以奉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歆  
一言者臣宿許太祖頃首結草豈有要求我  
且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秦以智力求不能  
以二世守魏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承元亂提一旅奄有華夏豈智力所能寔  
應乎天而順乎人也以大王之賢智躬承先帝  
聖訓不為不熟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親  
翻為仇敵其為先帝之累何如哉昔周公過流  
言之謗即避居東君使大王聞疑謗之言解護  
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諛邪離間之口大  
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我大王慮不及此遂馳  
檄與兵侵襲疆守所以任事者得藉口以為大  
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六國以  
誅錯為名也孟子云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臣

恐奸雄乘機乘隙乘隙而起萬一失利大王獲罪先  
帝不能辯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  
繫雄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維珠武宜  
能過哉但自與兵以來維今數月尚不能出區  
區藁輦一隅之地較之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  
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佳兵者不祥百戰百  
勝兵家不以為奇今大王兵士大約三十萬眾與  
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猶生離間之疑況  
三十萬眾異姓之士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  
乎蓋屢戰則疲、則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

臣躬奉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  
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洒泣流涕大王若信臣  
言以為質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  
必宥大王及軍民士之罪用修親好則天意順  
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大王執迷  
不回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眾為此僥倖不可  
成之悖事臣不知孰優也况太祖大喪未終  
善與師旅恐與伯夷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  
之義有餘庭矣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臣  
民以天下不無篡奪之意幸而得成國中大王

之後計世公論以大王為何如倘有驍蹇取凱  
萬世于斯時也追論愚臣之言其可得乎願大  
王再思而審處焉書奏不報魏又假周公援引  
詩書反覆幾十言末云今殿下論親、最長最  
賢即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  
重自修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內輔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不得尚矣惟惟我  
朝家業同周室 太祖純德同文王皇后慈惠  
同后妃令殿下才美同周公輔吾 皇上守城  
邁成康政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巍白髮書生

生死不惧者久蒙 太祖教養無所補報故披  
露肝胆大陳義理之辭如果賜死九泉之下得  
見太祖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奏又不  
報庚辰夏從景隆北伐軍潰南奔德州皆降已  
而遇替餉參政于臨邑時序端陽酌酒同盟遂  
協謀固守濟南大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雁門等  
處壬午夏聞京師已定乃縊死驛舍 九月戊  
辰朔監察御史韓都上書 奏為机密事臣聞  
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於 陛下謀之  
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改激變也蓋嘗

即彼諸王既廢而官之以言其親則 太祖之  
遺休也以言其貴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  
則 陛下之叔父也彼推可廢而 太祖之休  
不可廢也親之手足不可缺也父叔之恩不可  
耐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為天子而  
欣承承子運殲戮是則其心為何如哉臣每念  
慕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一  
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  
謀削賊之權衡疑之太重慮之太深所以汎而  
至于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

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  
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汎離播迁有甚于  
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大啓亡齒寒人、自危理  
之常也矧周之既 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  
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卒則禍必加  
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惡之卒兵厥今兩月前  
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亡獲謂之  
固有謀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  
而用凶器其可淹久而不勇決乎徑營幾許而  
軍需猶是苦乏糧餉猶是不給將不效謀士不

効力使使中原無事赤子困于道迫于新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惟懼與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而現彼其功陛下必謂漢國者果何心我謂曰親者則之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誠不察此意臣以為不待十年必宜脩之悔矣臣至愚感思至厚不敢不言伏願少幸洞鑒與滅絕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功過以罷干戈之舉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使之撥

祀及正以厚親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辛亥州府東平金線開口巡檢司又改平陰縣消口鎮巡檢司為潘家口堆巡檢司 遼東提兵官都督耿獻帥師攻永平府不克 乙亥羊廣寧中屯等衛于廣寧中衛 丙子羊池州府東流縣吉陽鎮巡檢司 增置肇慶府陽江縣丞簿各一人 壬午改鎮江府丹徒縣京口驛直隸南京 癸亥改保寧府江油縣西平馬驛為武平馬驛 己丑改華昌府會寧縣青家驛巡檢司為古城巡檢司 徵請成官伏離

等入京後為指揮僉事等官 李景隆次于德州徵調成武官赴德州搃備 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軍赴德州聽候 十月五日辛丑羊四川行都司利濟驛 壬寅羊會州衛河南驛靖淮繫大寧入其城都指揮朱鑑死之提兵官都督劉進還京師 癸卯置雲府昆明縣儒學增置平陽府置廣庫大使一員 甲辰羊國子監博士掌正學錄增置助教一十七員 戊申改贛州府南橋堡巡檢司為安遠巡檢司 辛亥李景隆以諸軍至北平攻城不克遂築壘于

九門 壬子增置鶴慶府訓導二員 甲寅靖難兵繫執寧王樞三衛官軍提兵官都督劉貞遁還京師守將都指揮朱鑑死之行軍都督陳亨等降遂以其眾歸或記曰文廟初起兵猶未盛聞景隆將進攻北平惠之先是高廟末年嘗命文廟巡遼大寧軍謀議衛官軍相與憤甚大寧領朵顏三衛多胡人精銳不靖而成卒皆中州近徙之眾北方苦寒日夜思歸文廟知之至是命仁廟嬰城固守獨率千餘倍道迨大寧遣書寧王告以窮蹙求為和解寧王信之遂單騎

入城執手大慟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  
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入城陰結諸胡并  
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  
寧王偕行招諸胡及戍卒皆從大寧城空諸難  
兵自是愈盛矣世傳文廟善戰寧王善謀一時  
章林今論多出其手嘗有事成中外之約後京  
城平寧王欲建國遂上奏乞巡視許之寧王出  
以飛旗諭有司治道文廟開之大怒詔禁飛旗  
治有司罪寧王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弱中官  
數人偕往南昌稱疾卧城樓乞封南昌詔即布

改司為府屋舍無所更武廟殿閣尚黑云寧王  
既得請遂放志神仙以善終貞合肥人洪武  
中寧獻王封大寧貞為從兵官比年人大寧  
寧王盡以獲衛官軍之北平意貞亦降籍其家  
下之獄俄而貞由海道自福建還京師家人遂  
得釋大寧在善奔口外石惠州地固初設大寧  
行都司與遼東宣府二鎮相為聲援自後景大  
寧與察顏諸虜都司廷保定而東遼遂失一藩  
籬矣貞女為文廟昭順德妃甲子省順慶  
府遂州儒李訓導三負營山縣儒李訓導二負

乙丑改貴州思州府平溪馬驛 羊辰州府沅  
州便溪水驛改今水驛為便溪馬驛思州水馬  
驛為晃州馬驛以開封府昨陳煥德三川直  
隸河南布政司丙寅省南陽府鎮平縣訓導  
二負 徵雲南官軍入京修征十一月五日  
辛未去景隆及靖難兵戰于鄭村壩大敗壬申  
景隆還德州北平城九壘皆潰癸酉靖難兵入城  
先是景隆次德州徵兵諸諸合五十餘萬聞  
文廟東出遂圍北平州部郎中魏校曰景隆弼  
令侯明英敢違初圍北平築九壘于九門又疏

九營于鄭村壩親督之以待文廟之還今壘  
營人各為戰非受令不得輕動文廟謀知之  
遂悉銳攻一營書職之英有校者連破七營遂  
逼景隆營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  
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棄棄兵糧展  
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丁丑改四川鹽課提  
本司屬黑鹽井白鹽井鹽課司隸會州衛軍民  
指揮司使改寧番衛白鹽井二鹽課司隸鹽  
井衛軍民指揮使司己卯改四川寧番衛大  
寧場鹽課司庚辰華延安府葭州稅課司

辛巳年池州府貴池縣李陽河巡檢司 癸未  
改曲陽府南寧縣白水關馬駟驛密蓋州 壬  
辰改福建寧德府材批驗鹽司于北茭批驗  
鹽引所 罷兵部尚書齊泰復以茹瑺為戶部  
尚書 罷太常寺卿黃子澄 時以文廟表列  
子澄守罷之 辛丑庚衡 李景隆復聚兵于  
德州軍戶復振 以副都御史陳性善監景隆  
軍 陳性善名復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中以春秋  
魁鄉試列名上第膺唱時上見其類重為日久  
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也賜進士

第出身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為檢討初誠  
黃伯劉基奏 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  
子璉即出觀家玩占于石室中伏驛詣闕上之  
上問精楷者數人入便殿播錄性善預焉 上  
天威震重進見者皆惶汗甚或掣肘不成一字  
惟性善動止安雅既竣書法端妍 上喜悅令賜  
以酒是時成謹正測性善淹留竟日家人以為  
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起升礼部左侍郎屬  
違諱正言革前去河南布政司使驛宜可方隸  
謫籍亦以性善言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

宮時已熱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留性善  
賜之坐問以治天下之道要且使書于紙以是性  
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免  
輒為叔姪所更改性善朝見曰陛下不以臣愚  
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  
云然則謂為法自庚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  
文皇帝入靖內堆上命性善監李景隆大戰白  
溝河敗績與大理寺丞彭子明欽天監副列伯  
完指揮王質等皆被執以歸繼遣之性善朝服  
躍馬入于河以死詔加追戮故其家屬于遷後悉

赦之還邑人吳源為傳其事 十二月十一日  
丁未置濟南府長山縣白山遼運所歷城縣  
姚山遼運所鄒平縣青陽遼運所青州府安平縣  
清河遼運所清河驛梁丘遼運所梁丘驛蓋都  
縣青社金嶺鎮二遼運所昌樂新吳遼運所新  
吳驛 庚戌年烏撒軍民府在城 二遼運  
所 甲寅增置營繕虞衡司主事各五人 戌  
午年烏撒軍民府趙班巡檢司 辛酉靖雅兵  
攻廣西克之 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運司廣  
東運司福建運司各照磨所 改威武衛為濟



南左衛 改淮南武崇河驛縣桃源縣 置重  
慶衛石柱 宣撫司隘關巡檢司 建都督瞿能  
將兵伐北 岷王梗有罪廢為庶人岷府與膳  
李英等伏誅 羊湖廣五開衛武陽千戶所  
移益州等衛軍實廣寧左右前三所 營州右  
屯等衛官軍逃詣遼東詔編給賞有差 前  
州衛鎮撫曾瞻謀起兵還朝不克死之駙馬都  
尉王寧謀反幽于其第 改牧馬看山所四所  
隸孝陵衛 永樂元年封 寧為永春侯世襲  
宣德間止授指揮僉事 改吳州左右二七衛  
官軍于營州衛 官張倫等率二衛官軍逃  
還結盟報効 詔吳州營州開平等衛全家在  
伍者分房終回天下衛所軍士死以籍止一人者  
放為民此當在三十一年 以禮科給事中鉄  
鉉為山東叅政 鉄鉉河南鄧州和豐鄉人洪  
武間由國子監生授禮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  
督府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  
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鉄鉉文廟潛邸時  
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命鉄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之未

凡擢山東布政司叅政庚辰請難兵起魯國公  
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騎襲水陸並  
進露集山丘未嘗欲乏既而軍敗南奔與泰贊  
高巍相遇于臨邑遂協謀固守濟南被危月餘  
不下城有被攻破者輒完之以計詎降開門板  
候其入下之於中其計稍難師知不能免越三  
月乃棄去事聞遠使賜以白銀練帶封及三代  
鉉入謝 上賜宴陞布政司使尋陞兵部尚書  
佐大將軍應城侯盛庸提天下兵文廟踐祚用  
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殞終不可得去其耳  
鼻亦不顧碎分其体至死罵方已壬午十月十  
七日也時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氏皆踰年八  
哀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祭河南偏伍、  
七歲輟磨局充匠尋皆死 燕王上書 燕王  
據謹奏為報父仇事臣稽首頓首百拜昧死言  
也臣聞天下至尊而大莫君子親也故臣之于  
君子之于父母必當盡其礼者蓋不忘其大本  
恩也所以不敢忘者亦理之當然也故臣之于  
君則止乎忠子之于父則止乎孝如臣不忠于君  
子不孝于父是忘大本大恩也此豈人之類也

也子若然則君親之大本大思為臣子既不可  
以不報則君親之仇為臣子者其可不與君親  
報乎禮父子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  
我太祖高皇帝臣之君父也君父之仇其可  
以不報矣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宣  
藩屏諸王曰我之所以每歲喚爾諸子來見我  
年老慮  
焉得不來宣我諸子者不知父皇果有病也  
亦不知用何藥而勿救以至于此大故也父皇  
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歿不知何為如此  
之速也禮曰三日而殮候復生也今父皇不  
一日而殮禮乎自天子至于庶人焉有父死而  
不報子者焉有父死而不得奔喪者也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終終詔令親王天下百姓知之  
如此則我親子與庶民同也禮乎禮曰天子七  
月而葬今父皇七日即葬不知何為如此之  
速也臣以此禮不知出于何典今見詔令言庶  
人父子方知父皇葬以送人禮也其可哀也  
矣其可痛也矣 父皇賓天葬禮未期即將  
宮殿拆毀掘起池五尺不知 父皇得何罪而

至如此也況陛下即位之初堂諭普天下文武  
百官其中有云 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年大  
綱紀大法度都振布定了如今想著 太祖皇  
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  
子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同心不  
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房子裡安穩  
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昔哉言乎今 陛下  
聽信奸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拆毀子詔  
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守其法度亦難  
矣我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存日嘗與眾  
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  
邦來朝使其現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  
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為爾故我今日  
蓋造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後為帝者享用不  
須再造勞苦軍民也今將祖業拆毀禮乎臣于  
父皇賓天便欲詣闕究問恐彼外人不知者以  
為臣有他心犯陛下也故不出一言吞聲忍氣  
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在朝左班文臣齊尚書  
黃太 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

太祖皇帝謀不盡之餘究又行結構為惡以陛下年少寬容每用巧言欺惑或亂祖法豈不知皇明祖訓御製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祐于無咎矣嗚呼其欽戒之哉齊尚書堂奏凡朝凡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屆亦不親行祭祀至于各王差官到京行徐祀禮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郁庸等拿下因繫挫楚煨煉令其誣王造反此何禮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

他國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二條凡王教練軍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其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教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隨文武官負馬步軍旗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之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齊以壯臣民之觀于洪武二十五年春父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勅內一件云常歲訓練兵馬是週迴封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眾初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早朝後午時分朕于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現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真偽孫久攷親目之後發行故勅臣想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兵馬造作軍器為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搽成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不知有陛下也七月來詐傳聖旨使令惡少都督宋忠指揮謝貴等來謀殺臣、為性命不得已

而動擒獲反賊宋忠謝貴等丁當已嘗具本奏聞拘留宋忠謝貴等在官欽候降旨誅決到今不蒙示諭其奈齊尚書又行矯詔令長吳侯耿炳文等領軍馬擒獲駙馬李堅都督潘忠寧忠碩成都督指揮劉燧指揮成等丁當奸臣齊尚書出榜令軍馬擒賊父子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賊父子是罵祖子非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如此無礼其罪當何如哉不意

十月初六日又矯詔令曹國公李景隆援兵令天下應有軍馬來攻北平城欲殺臣、不免親帥精兵盡行殺敗李景隆等夜遁而去若是如此齊尚書等必欲殺吾 父皇子孫壞我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將有以溷天下此等逆賊必不与之共戴天不子 父皇報得此仇臣縱死亦不已也今臣昧死上奏 皇上陛下嗚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創業分封諸子今陛下聽奸臣之言 父皇賓天未及期年將 父皇諸子誅滅殆盡伏望陛下

俯賜仁慈留我 太祖皇帝一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累發軍馬攻北平必欲殺臣臣為保性命將十萬之眾俱是舍死忘生之士報我 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養之厚保我 父皇子孫盡力効忠于今日諺云一人拚命千人莫當陛下下有數百萬之眾亦無如之何也伏望陛下休大上好生之德莫駭無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具思莫大焉復請陛下但量 父皇宮中曾侍病者宮人并長隨內官又用藥醫官營辦葺事及監拆宮殿等官奸臣齊尚書黃太卿

應有左班文職等官發來子臣軍前究問欽願皇帝陛下奉承皇祖之訓以安圣心永為社稷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矣如陛下聽奸臣之言批而不答臣親帥精兵三十五萬直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 父皇之仇人臣必不與之共戴天臣若不待子 父皇報得此仇是臣為子不孝也為子不孝此是忘大本大恩也宜人之類也

今將合行奸臣數目開列于後

一宮中侍病老宮人 一長隨內官

一太醫院官

一禮部官

一藥事官

一造孝陵駙馬等官

一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

一監拆毀宮殿工部官內官

如上逆黨一、如數發來臣軍前究問的處即行差官帶押司具本奏聞伏取聖明裁決如果不禁奸臣齊泰等來臣必不已也兵抵京赤地千里臣冒瀆天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臣棟頃首稽首百拜昧死謹具奏聞 元年十一月九日臣棟燕王移檄天下 燕王今首為報父

仇事論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  
日惟我 父皇 太祖高皇帝奉天承運華夷一  
統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誕敷聖澤廣被  
萬方邦彞扇仁風溥及八表使天下雍熙無  
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虞虞舜之世我父皇  
可謂道通遠古德齊前聖維漢開國之君豈能  
企及我然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長子立為  
太子餘子無分嫡庶悉皆裂土封王各守藩屏  
同享富貴以為萬代子孫之計豈期數年以來  
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相繼而卒我 父

皇慈念皇太子薨逝遂立其次子為皇太孫居  
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不幸 父  
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然我衆王不敢以叔道  
自尊凡表奏稱賀頓首百拜萬無一言何因則欽  
遵 父皇明命不敢為一毫之非礼臣子之情  
至矣然而帝年初冲即位以來任用奸邪小人  
貪墨猾吏為六部都察院左班文職等官日以  
甘言巧計蔽君之聰明使君淫酗酒色不遵喪  
制不孝于祖不親政事崇信奸回放出師保屏  
棄典刑殘害骨肉于是穢德怒于天地京城地

震十日山崩水溢天火災異上庫二月霹靂大  
風兩塔屋榱木埋土適生于既訖占書曰地震  
者地德至靜故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弱臣強  
他必震動臣下擅權則土為不寧而受怪生焉  
陽伏不能止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今  
宗廟宮殿者人君之位固無忠臣謀伐不能以  
理、下不相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山  
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自崩  
國易政人主失位必流散也天火焚其土庫者  
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室也霹靂大風兩塔屋榱木者小人在位賢人  
出走君用諛言殺正人埋土適生隴畝者佞臣  
輔君以貪弄之政邪臣在位則去食苗葉君用  
才不當臣不任職則去食苗節佞臣在位則出  
食苗心任用奸邪則去食苗根也吁天之警戒  
如此、皆亦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諂佞  
恣行不道若軍害民惟以謀賊親王為心以致  
災異如此先是 父皇有病符勒宣我第四子  
來奸臣亦尚書區英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見  
主於 父皇疾革數問曰第四子來否豈知佞

臣齊尚書陰謀用心如此所以 父皇有病焉  
肯令我諸子知之至于升遐亦不即報我諸子  
奔喪至今 父皇得何疾用何藥而弗救至于  
大政國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祔禮三日  
而欲莫其後生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停柩不  
于中殿七日即祔古禮天子七月而葬何為如  
此之速也余以禮不知出于何典今見詔內言  
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  
之禮也其可哀也已其可痛也已何故 父皇  
賓天一月方發詔令親王及百姓知之如此則

我親王子弟民同也礼乎非礼乎况 父王賓  
天葬礼未具即發拆宮殿掘地五尺不知 父  
皇得何罪而至于如此也况 帝即位之初嘗  
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 太祖皇帝用  
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  
著 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小  
一所大房子与人住的一狀若是做官的政事  
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在  
房子裡安穩住的一狀世間安有此理者哉言  
乎今上位聽信奸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

拆毀子語旨 太祖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歎奇  
其法度亦唯笑我孔子曰父在現莫忘父沒現  
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  
存日嘗與我衆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造  
欲壯現天下万邦來朝使其現瞻知中國天子  
之尊嚴如此也然則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  
為不政我今日蓋此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為  
帝者饗用不須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業拆  
毀礼乎及齊尚書嘗奏凡朝几筵攝而不拜及  
乎小祥節屆亦不親行祭礼至各王差官到京

行祭礼之礼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都廣等拿下  
因繫種莖假錄令其誣王造反此何理也齊尚  
書又誣親王擅自操使軍馬送軍器必有他圖  
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王凡教練  
軍士二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或臨事有警  
或王有間服則過數不拘凡王入朝其隨侍又  
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  
斟酌隨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  
明整肅以壯臣民之現於供武二十五年春  
父皇太祖高皇帝時詔諸王赴京賜勅內一件

云常歲訓將練兵驗視周迴封疆險易造作軍  
器務要精整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聰勅  
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  
午時分朕於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觀  
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  
人以辨真偽孫允攸親目之發行故勅臣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  
馬造作軍器歎為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  
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奉奸臣齊尚書黃太  
鄉左班文獻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究得成福

予奪之執天下之人但知有齊尚書不知有皇  
帝在上也然而帝親奸臣所惑溺甚故我  
父皇骨肉未冷墳土未乾後母盡妻之沉  
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將周王次妃選其  
宮人悉配于軍士于湘王無罪聽諛臣之言賜  
其宮焚死齊王無罪又聽諛臣之言降為庶人  
拘囚在獄護衛侍送人等皆慘散及乎岷王  
又聽諛臣班文武齊尚書等官之言以金帛  
賞王之左右使其誣告岷王降為庶人流于潭  
川烟障地向奈想齊尚書黃太鄉等奸邪小人

貪墨猾吏皆我 父皇之子孫報其私仇快其  
心志嗚呼被人之毒甚于狼虎我 父皇能有  
几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几日盡痛心疾首豈  
勝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令愚少謝貴  
等為比平都司官張昂為布政司官有本府長  
史曹誠同心欲計來媒殺我於六月將軍馬團  
住外牆橋木截我瑞祀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  
上軍士披甲執仗執鼓叫呼多震城野使人在  
城坐食惶惶不安我亦可耐之至七月十五日  
某誅殺我細申時引兵入王城當日有都指揮

張信來透消息為保性命不得已於未時動兵  
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督米忠  
等領軍馬八千步軍一萬二千調山西西安保  
安宣撫前衛軍馬一萬前往保來下營期會各  
處軍馬來攻比平爭戰相免親帥精騎八千直  
抵保來與忠軍交戰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  
六千匹生擒到逆賊米忠都指揮孫太俞填等  
盡行殺死餘衆悉降八月奸臣齊尚書等又矯  
詔使長吳侯耿炳文等領軍馬三十萬前來營  
縣真定期會各處軍馬來攻比平不免又行親

帥軍馬往彼逃敵於當月十六月破雄縣斬首  
九十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忠指揮  
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真定將逆賊長吳侯耿炳  
文所領軍馬不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良馬  
二萬五千餘匹生擒石副大將軍駙馬李堅石  
副大將軍審忠石都督顏成何都指揮劉遂  
衆降成府將於原衛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繼揚  
大將遼東軍馬來圍永平我親騎士一万九千  
倍道並行直抵永平吳高等聞風夜遁逃奔  
以太祖皇帝恩養厚德都指揮房亮領軍馬  
出城東降所有逆賊朱鉅萬凌遲處死了當  
惟都督劉貞陳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住松亭  
閣不肯來降我親帥精銳騎士三萬繫破其營  
生擒都督陳亨劉貞車騎遁去太寧遂平奸臣  
齊尚書出榜令軍民罵逆賊文子是罵祖與  
拜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如此  
無理其罪當何如哉奸臣齊尚書黃太卿  
等左班文賊又行矯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領  
天下各都司軍馬五十餘万于十月初六日來  
攻北平圍我之城必欲殺我謂天下官軍何不

念太祖皇帝恩養厚德昔我一二親王以奉  
祖宗香火豈不韋我故我仰賴祖宗積德之深  
於呈親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所領天下軍  
馬尽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千餘級餘衆降者  
咸皆降於原衛景隆等夜遁西而去然余之用  
兵所向克捷此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天地  
祖宗神明憐憫而祐我也若不如是繼用兵如孫  
吳之無能為也余想奸臣齊尚書等必欲害壞我  
父皇子孫基業傷尽無餘將以圖天下也何如  
此之苦毒也哉需惟我父皇親心天下  
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身親其祖為忠至于  
身親景隆不悛降為庶人我父皇思念祖宗  
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國漢立其長子為靖江王  
諸子皆為鎮國將軍享有爵祿與朝廷同其久  
遠也周齊湖代祇立王皆父皇親子縱有忠  
當寬恕何況無為惡之實迹皇明祖訓法律內  
一條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戚者斬  
風聞王有大政亦無實迹可驗輒以上聞者其  
罪亦同奸臣有尚書左班文賊等官不道祖訓  
勅君為惡而遂至于如此使我衆王日夜憂愁



飲食腦夢不遑序屬况予自 父皇賓天以來  
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親法母教少  
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誅滅五王又未設我顧  
余惟臣才乃 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后孝  
慈高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恭君衆上之長礼  
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共戴天奸臣  
齊尚書黃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不報得此  
仇雖死亦不已矣故用欽遵皇 祖訓法律內  
一條躬行率領精兵三十萬討左班文賊奸  
臣賊俘于祖宗神明今受非常之刑土以改其  
君下以安其軍民使我父王基業以永万世豈  
不幸哉嗚呼皇天后土常以大中至正而為心祖  
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為念政用諭示普天  
下藩屏諸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咸  
使知朝廷左班文賊奸邪大逆不道我 父皇  
之讐為子者其可不報乎故諭

庚辰二年春五月丙寅朔天下司寺郡縣來朝  
免賀請准兵部蔚州指揮李誠謀叛伏誅數日  
守將王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不克 先是誠  
出城哨探為遊騎所獲誠素勇猛冲天孝文廟  
釋而礼之誠欲就城自效遂假遣入城謀覓繫  
獄死 文廟乃慈衆登舊臺負土下築高与城  
齊急攻之城乃降擢忠等官拘其妻子送北平  
遂以其衆進攻大同 庚辰年韶州府翁源縣  
以其地并桂山岩巡檢司入于英德 年平越  
衛稅課司增置萊州府慶豐庫大使二人  
丙戌年平樂府昭平遠運所改永州府祁陽縣  
江湘市巡檢司為和平巡檢 庚寅置應天府  
知候所于溪湖掌冊人教設大使大副使秩米  
入流 增本府通判一員 壬辰年四川行都  
司來遠驛 二月二日丁酉改漢陽府為漢陽  
州更置官屬革僧綱道紀司稅課司及漢陽縣  
儒李榮店新催二稅諫局原臺湖馬影湖二河  
泊所百人硃巡檢司其蔡居鎮巡檢司仍隸木  
州 壬寅詔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李士董倫  
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考試天下貢士 時知

橋下湖馬一云城南濠中觀舟次李陽河閉上  
已上奔過池之建德而郡臣奉新皇帝即位今  
三日笑自分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東向再拜  
于羅刹磯端急處紹舟人奮棹投水而死舟人  
急鉤之僅得珠絲棕帽後追捕者得之以獻命  
購其屍不獲有匿之者遂族現家且違其姻党  
百餘人生繫詔獄仁廟初悲釋不問其誦成  
造微者又數十人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遼  
有老卒朱散者給事使館去以現果成散故為  
諸生堂從現游仁問舊事且泣且言云翁氏池

口人歿時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吳指敘以待朝  
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  
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近知縣龔  
奇憑於所居故址李宮之而立祠祀之或傳故  
尚書泰州儲備家藏有現集尚存王慶字子  
中惠州歸善人崇禎力經書楷理修詞為人所  
師却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  
御史純糾務持大体疏十餘上多見用高皇  
帝棄群臣諸藩不清兵部尚書齊泰等會叙軍  
事慶與金謀庚辰會試得慶監之翕然稱得人

貢奉宮祀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現同考試官  
右拾遺朱達吉史官吳勤葉忠仲趙友士徐景  
也作張東與監試官御史王慶俞士吉黃現  
字瀾伯一字尚濱池州貴池人父贊于同邑許  
氏生現遂送母家姓習尚書補邑諸生常作翠  
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于元翰林侍制黃暉天  
兵入大都暉死之現益砥礪以名節自許洪武  
庚子貢入貢監是歲領鄉薦明年會試第一入  
對策我象大車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入事練  
兵謀武之法為言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由

翰林歷尚書司卿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  
制增侍中負次尚書以現為之仍掌尚書司事  
奏復其姓与方孝孺等日見親用請准起現奉  
命革詔極陳大蒙師既渡淮奉命徵兵上游諸  
郡入援現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間京  
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肯受  
辱遂括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言當  
國者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書已赴上游起  
兵矣因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配家奴此取  
叙劍出市酒穀翁携二女卑家屬十人赴淮清

時大將軍曹回公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  
以應城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  
者乃有東昌之捷景隆撤還故不誅又動輒用  
事惠庸等檢已諫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疎  
卒已夏六月濟寧告急師往屢敗將士皆哭  
避敵度奏請募兵壬午春有小河之捷命度勞  
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儒與度等  
畫策誓死社稷秋七月坐党禍成賀縣十戶所  
出語得罪合族被戕度死年四十有七葉惠  
仲台州臨海人先刑部主事度仲常雅為方孝  
孺所知有文名惠仲亦不愧其兄時稱二葉各  
有集以傳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洪武末嘗以  
知縣充修史官革除二年會試浚陞知府永樂  
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戮死年六十四妻蕭氏為  
奴口改南碓府為州更置官屬革保昌縣以所  
屬江梅平田百順三處撤司隸于州壬寅增  
置會州衛馬刺畢直金縣三長官司吏目癸  
卯置滁州關山巡檢司甲辰革贛州府長洛  
巡檢司革南安府南康縣潭口鎮巡檢司  
庚申考試官董倫等賜宴於禮部陞都給事

中秩正七品給事中秩從七品辛酉革廬州  
道紀司無為六安二州道正司巢縣道會司  
壬戌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為五城兵馬司指揮  
為兵馬副指揮為副兵馬於亥革行人司改  
行人于鴻胥寺改大理寺左右司正為都評  
寺副右司各設評事六員甲子改都察院  
為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一設監察御史二  
十八員司獄一員革司照磨檢校詔曰頃以  
新獄繁易御史臺職都察院于刑部分治庶獄  
今賴宗局神靈斷獄願簡其都察院承漢制為  
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  
乙丑革常德府九潭湖河泊所詔江西浙江蘇  
松人仍搜戶部官洪武間以戶部掌錢糧勒  
禁浙江、西蘇松人不得除授至是除禁  
三月丙寅朔帝御奉天殿以勅問試天下貢士  
賜狀元胡瑄等及第出身有差時奏策王臣  
第一上召諸進士閱之以請貌逾臣遂擢瑄  
第一良次之李貫又次之朱九授翰林院修撰  
良貫大見信用建安楊子榮亦以是年第二甲  
第三甲第三名賜進士出身除翰林院編修

靖初名廣字光大昔水人生八歲而孤自切好  
學日記數千言至是廷試對策有親藩陸梁又  
心不搖等語帝以為敢言擢第一賜名靖除  
翰林修撰授侍讀附 太宗漢名廣祥翰林奉  
士美春坊大孝士為 上所知一時利諸戎論  
之文多出其手執修止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  
總裁堂從 上巡比虜出居庸關入沙漠王師  
所至功烈炳耀廣記述之十一年春上幸化京  
再扈從出塞城虜還既丁艱服闋進文淵閣大  
學士兼春坊堂上却封祥順歷數前代帝王並  
務國事矯誣上天卒敗天下後世笑時稱其有  
識又上賜廣神龜等頌以取媚自稱浩廣之浚  
喜談忠義事宏集文山事蹟為傳記序之以傳  
卒年四十九累贈少師謚文穆與廣同時者解  
縉楊士奇夏原吉楊溥楊榮黃淮金幼孜蹇義  
輩皆攀就附鳳為時大臣云初靖難兵入撫州  
吳溥為應天孝教授與靖良解縉鄭三人者喻  
恒築溥令靖陳說大義靖慷慨良弗言但流  
涕耳溥曰三子名重受知日深事在頃刻若溥  
去就固可從容三人去與弼時以童子侍嘆曰

好胡叔能伏節溥曰不然王莽死耳語未竟靖  
呼曰外面聞者皆謂溥嘆曰一猶不忍肯自  
忍乎頃更良舍失聲震動矣縉乃跪請 文皇  
入見是喜是日暮歸靖復會縉曰情與君殊當  
自決縉紹請入房曰吾與汝不死歸之而去  
文皇曰臣才不及靖方欲自盡臣以人守之  
文皇曰盍與俱來對曰非臣力所能須道近  
臣數人喻以大義強之庶可 文皇亟如縉言  
靖既至 文皇迎執其手曰好箇秀才如何從  
我出兒靖遂叩頭 文皇大悅故信過特甚亦  
縉推重教之也至令靖支商在 序者人尚日  
為猶仔云 王良字欽止吉水人建文已卯江  
西鄉試第一明年廷試對帝親擢廣為第一而  
以良次導洪武乙丑事例者首甲皆授修撰良  
與第三人李貫皆與良聞靖難跡起居常憂  
輒不食日就羸德以辛巳九月卒 上憫之遂  
更郡侍郎黃觀諭孫良之家譜所述如此而吉  
安志乃曰 文廟繼統先一日群臣多往迎附  
良園門與妻子訣是夜吞腦子死非其寔也良  
子修亦首奔鄉薦云 己巳革居事府為御史



对大廷第二人及第八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  
丁丑春召見嘉其才能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革除問望左都御史文廟絕練子寧同日  
死之而清獨委蛇侍朝入疑為一日清早朝著  
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上疑之  
日疑清及朝清独繼也遂收之而得所帶欽目  
加詰責清不屈而死之夕精英此見嗚呼為  
主振仇清豈其倫耶四月丙申朔丁酉改嘉  
定州峯門水驛隸眉州青神縣戊戌增置蘇  
州府吳長州嘉定崑山吳江常熟六縣縣主簿

各一員 草杭州府臨江縣稅課司 己亥增  
置松江府上海華亭二縣丞簿典史各一員  
士寅革襄陽府宣城縣都陰廢河泊所 草  
昌府階州峯州巡檢司 己巳革漢中府沔  
縣相林青林驛 丙午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  
伐 丁未改辰州府沅縣州水驛為元陽水馬  
驛 省保寧州府劍州儒學訓導三員昭化縣  
儒學訓導二員 省馬湖東川 革都烏撒烏蒙  
五府同知推官知事各三員 辛亥革安慶府  
懷寧縣長楓夾鎮巡檢司 乙亥置西安府咸

寧縣乾祐缺治所 革昌府寧遠縣遠缺治所  
丙辰改武定軍民府和曲縣屬金沙江巡檢司  
善驛環州驛隸于元謀縣 己未諸軍次于白  
溝河靖難兵行戰不利 庚申及靖難兵大戰  
陸梁衛指揮騰聚等死之諸軍大敗李景隆走  
德州 按開國功臣錄俞通海衛三十二年七  
月有旨遣之端越起舊侯俞通海授彰德衛指  
揮使八月領軍北伐三十三年四月死于白溝  
河之戰朝廷哀悼勅葬南門聚宝山 魏公墓傍  
賜神策老軍劉海等身之失書于此 癸亥置

濟南府泰安州新驛驛 甲子革杭州府臨川  
縣航驛稅課司 革永川府江華縣錦田巡檢  
司 五月戊辰革德安府孝感縣道會司 己  
巳參贊軍務高巍山東左叅政缺缺會于臨邑  
遂還南濟 景隆南奔巍及督餉隨之次臨邑  
諸城堡皆望風奔潰巍及鉉置酒同盟協固守  
濟南以須援遂赴濟南 庚午革南昌府原  
儲庫 革吉安府永新縣河泊所 辛未李景  
隆德州走濟南 開北兵將至遂遁 癸酉靖  
難兵入德州 戊寅詔吏部凡官員三日一赴

吏部填註 先是內外官缺片報吏部臨選類  
缺赴填註 遂補選至是吏科讀每三日一註廣  
免遺漏從之 華慶遠府宜山縣德勝馬驛河  
池縣馬安馬驛 以貴州都指揮使程進為左  
軍都督府都督金事 已邛靖雅兵改清南李  
景隆奔還遂園城 華韶州府樂昌縣河泊所  
此當係戊寅 庚辰改廣州府欽州靈山縣直  
隸本府 壬午草兩淮小海鹽場課司入于並  
堰場鹽課司 從廣州防山縣西岸巡檢司于  
河南為巡陽巡檢司 甲申改長洲吳縣二稅

課局為蘇州府稅課司長洲吳縣分司各設副  
使一人 置建寧府政和縣黃梅巡檢司 丙  
戌草德安府雲夢縣儒學訓導二員 己丑草  
慶遠府帆城縣三寨鎮巡檢司 革會衛黑藍  
井鹽課司副使一員 立濟南中衛以推崖千  
戶所附之 時路阻不能達九月都督盛庸遣  
兵石堆崖兵至 都督金事朱榮奔樂城走還  
詔誅之 晉守左衛指揮同知李中伏誅 甲  
子諫為燕府儀賓居守北平甚 申以改坐誅  
沒其產丁男典刑幼者收孥婦女入浣衣局異

姓家屬俱被逐衛充軍謙舒城人靖難兵進附  
馬都尉永樂初掌北平刑部事封留陽侯進贈  
景泰敏公 六月甲午革廣信府廣濟倉副使  
一人 戊戌置延平府南平縣武步驛 已巳  
詹事府增置少師少傅各一員賓二員 置賓  
德院該賓德一員賓善二員屬官贊讀贊謀書  
著作郎各二員掌籍典簿各一員 丙午置各  
王府賓輔二員正三品伴讀伴謀伴書各一員  
從七品長史司長史一員正五品改左右長史  
送五品改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簿

正為審理典膳奉祠良醫典寶審理副典膳副  
奉祠副良醫典寶副為副審理副典膳副奉祠  
副良醫副典寶各局賓友二員正四品教授一  
員正八品記室二員正九品直史司直史一員  
正六品左右直史各一員從六品首領吏目一  
員未入流典印署典印初署典祠典禮署典禮各  
一員正九品引禮二員未入流典饌署典饌典  
藥署典藥各一員正九品儀仗司吏目一員未入  
流 詔賓輔伴讀伴謀伴書及賓友教授進對  
侍坐稱名不稱臣用師賓之儀 已酉省常德

府沅江縣制導二負 八百土官刀板面連頭  
目罕入貢方物 已卯革肇慶府開建縣僧會  
司 丙辰革太原府興縣孟家峪巡檢司革素  
州府詳卸縣河泊所 壬戌改陝西行局司儒  
學為寧夏學衛儒學 徵鳳陽府官軍赴大教  
場修操 遣御史周觀政典兵徐州 秋七月  
甲子朔革典牧所 革慶遠忻城縣羅目鎮巡  
檢司 革濟南府城垣頭水驛 改衛縣歷秋  
正七品 革未改建昌府新城縣飛禽巡檢司  
革福建永蘭坡批驗監運所 已卯革河

縣以其地附襄城縣 庚辰置開封府西華縣  
河清縣 辛巳增設欽天監五官監候一員  
在三年七月十九日 丁亥復置河南府新安  
縣缺治所寺水縣開山巡檢司 戊子革大同  
府雜造局副使一員 辛卯改濟南府城縣堰  
頭巡檢司為長廣巡檢司 壬辰革廣州府英  
山縣稅課司 遣遼東都督楊大國永平不克  
以徐襄署兵部右侍郎事 八月癸巳朔革嚴  
州府新安縣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 甲午革

袁州府萍鄉縣盧溪稅課司 壬寅改衛州府  
上杭軍頭馬驛常山縣度濟渡為廣濟水馬驛  
革西安縣信安山二驛 癸卯改承天門  
為阜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  
心殿 改大學士為學士革蓋文筆武英正心  
四殿各置一員文淵閣一員各殿增設侍讀無  
定員增文淵閣典籍二員革東閣大學士 甲  
辰革廣州府清遠縣橫石馬驛東莞縣城西水  
驛 乙巳增置翰林院承旨一人文學博士二  
人改孔目為典簿正九品省侍講學士五員

士侍讀典籍置文翰館設官以待讀并中書舍  
舍人改為侍書正七品內修撰一員正六品編  
修從六品檢討正七品居之 按吏部冊已卯  
八月十二日改中書舍人為侍書蓋設于翰林  
院至是始立文翰館分附焉 戊申遣都督陳  
勛兵援濟南 山東參政缺銘謀襲靖雅兵  
不克遂大戰于城下靖雅兵大敗解圍奔還北  
平遂復德州諸州縣皆以銘為山東布政使  
北兵圍濟南不下城中軍民日夜系城祈禱不  
已北兵大怒集長圍攻之三月內外不通銘乃



詐開門降密遣壯士提鉄板于樓上使兵入下  
之北兵竟至還鎗知計不獲遂帥衆出戰北兵  
亂大敗寇甚奔还北平于是德州及諸郡皆復  
兵勢大振捷聞上遣檢討陳芳以金幣吏  
部主事魯賜誥封三代鉉八謝擢山東布政使  
辛亥革金華府東陽縣玉山關巡檢司九  
月十日辛未復建昌府而豐縣太平巡檢司  
以歷城侯臨庸為總兵官佩平燕將軍印帥師  
北伐置饒州府餘十縣唐山巡檢司平陽府  
臨汾縣汾水巡檢司革潮州府程鄉縣河泊

革漳州府漳浦縣後葛巡檢司為古雷巡檢司  
癸酉革柳州柳江縣己亥革鳳翔府東河  
橋驛革漢中府略陽縣峽口驛棗城縣關山驛  
橋二驛南鄭縣黃沙驛鳳縣革涼橋關山空安  
山西驛金州提課局丁丑置淮安府南鎮倉  
辛己置安分司置東官場提課司癸未置  
杭州府錢塘縣諸橋巡檢司海寧縣長安鎮巡  
檢司丙戌增設太常寺贊礼郎二人革漢  
中府畧陽縣嘉陵泉二驛丁亥革漢中  
府城固縣提課局徙金川茶倉于漢中府辛

卯復置賴州府寧都縣寧都寨馬頭寨二巡檢  
司赦流故官員錄用子孫洪武中以過誤  
逮及得罪者皆徵其子孫錄用之十月壬辰  
朝改天壇祀祭署為郊壇祀祭署為山川壇祠  
祭署為籍田署祀祭署為新豐祀祭署為泗濱祠  
祭署宿州祀祭署為新豐祀祭署為泗濱祠  
州桂陽縣漢林巡檢司長樂山口巡檢司增置  
吳寧縣永成巡檢司丙申革慶遠府旧忻城  
縣來蘇鎮巡檢司丙辰革柳州宜寧縣提課  
司德安府雲夢縣二提課司荆州府長陽縣提

課局己亥革刑部司獄一員庚子定監生  
應事各衙門者一年為滿從太衙門考覈分上  
中下三等引奏上等不拘選用中等下等仍歷  
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級  
隨材任用下等監讀書洪武中監生隨本  
監司務分勤謹平常才力不及奸懶等用引奏  
勤謹者仍歷俟缺官以次取用平常再歷俟缺  
官以次取用平常再歷才力不及送監讀書奸  
懶免走己酉增設兗州府供給倉大使一員  
甲寅革光祿寺各署丞二員設監事二員

戊午年金華府蘭溪縣緝捕稅課司 已未年  
杭州府昌化縣平密巡檢司肇慶府陽春縣古  
良巡檢司 省城都府綿威二州訓導各三員  
新繁雙沱崇寧安井研德陽什方綿竹保寧明  
羅江十一縣重慶府黔江鄧都武隆三縣順慶  
府蓬州及營山縣保寧府劍州及昭化廣元江  
油梓潼三縣叙州府筠連縣夔州府萬縣眉州  
丹陵彭山青神三縣蓬州蓬溪鹽亭射洪中四  
縣嘉定州威遠縣雅州及營盤名山三縣凡  
州省訓導三員縣省訓導二員并馬湖府訓導

二員 庚申請准兵繫滄州入其城追執都督  
徐凱程運諸軍降是夜尽坑之 十一月壬戌  
定京官還家程限吏部都給事中汪奏請依  
監生省親例往來路程外許在家三月先是正  
一月朔發亥羊常州府江陰縣黃田閘宜興縣  
張渚批驗茶引所 戊辰年常州溫州溫泉鎮  
巡檢司 士申請准兵掠景州次于臨清 中  
戊改靖州會同縣鎮遠巡檢司為江東巡檢司  
羊鳳翔府郿縣稅課司 乙亥年延平府南平  
縣大厝稅課司開州府海陽縣園頭稅課司

丙子羊安慶府宿松縣江口湯陵鎮二巡  
檢司 改大理寺太和縣金沙巡檢司隸蘭谿  
衛北勝州 羊四川筠連茶司 丁丑置徽江  
府路南新興二州陽宗河川二縣儒學 戊寅  
改華州潼關倉隸河南都司潼關 庚辰羊鞏  
昌府兩當縣以其地并 花驛隸于徽州置  
兩當巡檢司 壬午改潮州府揭陽縣鮑浦巡  
檢司 置徐州永福倉設大使副使 甲申羊  
濟南府堰頭遞運所 乙丑羊鳳陽府定遠縣  
皇儲倉置臨淮縣花園倉設大使副使四川蒼

州埽附 十二月己亥置真定州永定倉 庚  
子增應天府訓導二員 甲辰羊永寧宣撫司  
赤水河貴州宣慰司畢節二遞運所 己酉羊  
鳳陽府稅課司改廣濟關稅課司為府稅課  
司 辛亥復置御史府 羊遼寧府建陽縣崇  
安浦城三縣河泊所及建陽縣后山河泊所  
壬午改封丘縣中河巡檢司為武陽縣東趙巡  
檢司 乙卯靖難兵攻東昌都督戚繼光帥師拒  
戰散指揮張玉大破之 先是上詔諸將戒約  
軍士無使朕有殺叔父之名文廟知之故每戰

挺身獨出短兵接美敢有加 文廟駢射尤精  
追者每為所殺至是兵大敗奔 文廟猶以一  
駢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近丙辰追兵大至圍  
之數里 文廟策馬大呼擊殺數十人潰圍出  
遂奔北平 置武威中衛募兵充各衛壯士  
擢山東布政使銓為兵部尚書佐歷城候北  
伐 兵部左侍郎盧淵有罪除名 淵除名煎  
鹽永樂初召用草牧馬所吏目改所倉屬太僕  
寺典廐署 先是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所鎮  
撫王化奏養馬收糧草多請置倉 遂王渡海

來朝 設官吏太孫許之閏五月七日開設  
辛未置揚州長官史司長官儒辛 草延平府  
將樂尤溪順昌沙回縣河泊所及南平縣西芹  
河泊所 山西都司清遠衛戍卒羅義上書下  
獄數日釋之 義以朝廷加兵親詣闕上書  
乞恩命諱和又上燕王書其畧曰昔者武崩成  
幼周公誅之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  
周公 乃井父也而相輔焉管井流言問王室  
也宜以周公之心為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  
為周公之聖復生于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

固相讓去隱于首陽山矧聖賢欲成天下之事  
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福禍之機又得天  
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今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  
遂其願愚竊羞之乞早息兵書上悼昔下獄  
太宗即位以義為戶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叅  
議又陞前湖廣左叅議楊砥為鴻臚寺卿以其  
建文時嘗上書請敦親恩罷兵息民故也 三  
年正月辛卯朔帝御奉天殿始受親王百官朝  
賀是日宴百官于奉天門頒賞于四夷朝使  
作穀命神室成詔誥天下 初元年得青玉于

雪山為壘方六寸九分篆曰天命明德表平萬  
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至是成方孝孺有頌  
靖難兵還取丘縣又取威縣 真定守將吳傑  
平安遠兵邀擊不利 平安一名保兒真定葉  
城人驍勇有名決戰善取勝庚辰四月以都指  
揮從李景隆戰白溝河辛巳閏三月戰藁城統  
卒士萬餘人大敗北兵于小河壬午春亮副兵  
皆遼東軍十萬圍通州大戰單家橋四月退至  
壘壁大戰為水將朱能所擒安常持長鎗馳馬  
追 文廟凡及之合馬鞭乃弗克前至是 上

問向若非馬璘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利殿下若  
枉朽耳 上壯其言嘆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  
子慰勞倍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事京師既平  
久之 上嘗謂曰平保見尚在邪安遂自經死  
李賢稱鉄錫之死之烈曰平氏有愧焉又有北  
平都指揮孫狗皮者徐州人羊除間有戰功以  
忠義聞後永樂初降百戶 己丑靖難軍克  
州真定守將復遣兵邀擊不利遂攻德州長  
圍軍敗之 戊辰靖難兵據義縣 羊廣南府  
花架驛 改建寧府松溪縣東關巡司為遂應

巡司 庚午羊廣西太平府乃積倉 辛未帝  
祀天地于大祀殿是日還宮群臣賀畢 壬申  
宴羣臣于奉天殿大祀殿成也是日群臣大歡  
會賦詩紀成頌天下 戊子羊瓊州府陵水縣  
牛嶺巡檢司改感恩縣近德巡檢司為感恩巡  
檢司 二月丁未羊武昌府江夏縣案河泊  
所 辛未省平樂府富川縣并訓導二人 癸  
丑羊廣西太平府左江驛 甲寅羊賴州府信  
豐縣稅課司 乙卯羊廬州府道紀司及無為  
等州道正司棠縣等縣道會司 丙辰羊平涼

府崇信縣稅課 三月辛酉羊交州魚臺縣僧  
金司 壬戌羊韶州府曲山縣綿昌巡檢司  
癸亥羊平樂府樂榕津巡檢司 改欽州為欽  
縣更置官屬 羊廣州府陽山縣以其 并  
三巡檢司隸連州 羊瓊州府樂安縣丞簿二  
人 羊全州衛稅課司 丙寅羊成都府灌縣  
道會司 庚午羊肇慶府四會縣金溪巡檢司  
吳傑平安帥師于藁城及靖難兵大戰不利  
還真定靖難兵遂渡河而南 丙午羊建昌府  
廣昌縣巡檢司 甲寅羊永州府江華縣稅課

司 遣大理寺少卿薛岳奉書詣靖難軍 崇  
陝西開鄉人慷慨負志襟有次才口辯漢武間  
累官大理少卿大見信任辛巳春兵變敗方存  
瑞建議羊詔命岳岳至燕軍又作宣諭數千言  
刊印千餘紙付岳岳令密散諸將士使歸心岳曰  
上言殿下旦粹甲謂孝陵暮即下令旋師  
太宗叱其始已左右欲殺之 太宗曰此天子  
命使也釋之其謀不行及平內唯免岳死謫廣  
西永樂初安南國王為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  
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請還君之 上命廣西

提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歸其國中卒  
為輔行主并站伏發劫天平崑被虜死四月  
己未靖難兵攻順德府不克甲子草濟南府  
東昌府稅課司乙丑置揚州府江都縣瓜州  
倉儀真縣儀真倉丙寅草遼東鹽倉辛  
未置揚州宣慰司及僧綱道紀司壬申草郡  
武府建寧縣稅課司甲戌後置廣陽府鹽監  
課司大使一員乙亥改永寧宣府司稅課司  
為司庚辰草辰州府芦溪縣丞一員壬午  
改金華府蘭溪縣漕米驛為澱江水驛衢州府  
停步驛為停步水驛都指揮吳三帥師至新  
城縣敗績五月二日庚寅草荊州府并巫山  
縣二河泊所丁未置平陽府翼城縣東嶺巡  
檢司岳陽縣境村巡檢司靈石縣高壁巡檢司  
壬子省常州府稅課司副使一員草大同  
府為邑縣稅課司甲寅改思明府利州直隸  
廣西布政司詔選武官弟侄為沿海巡檢  
錦衣衛所鎮撫陳直言廣東海南濱巡檢多係  
人才不諳操戰禦賊請于軍官弟侄中不應襲  
替者保選上從之詔在京各衛所選取相應年

三十以上者送吏部查缺選補照刑部左侍  
郎王良為浙江按察使良字天性河南開封  
府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後任刑部左侍郎辛巳  
五月間燕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墓  
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內姪平良聞變恸哭會  
合使來召良即集本司与各道印於私第嗟嘆  
稱清久之妻問其故但曰我分應死所以處汝  
未決耳妻笑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婦  
人謀乎遂命妻餽食即抱其子歎歎如廁自投  
于池而死良久往覓之子旬旬池亭其鞋犹在  
傾之浮起良殮殮畢即列薪于戶寫遺囑付家  
人妻抱幼子往某余事家以國存宗祀遂葬火  
闔家自焚死壬午九月也事聞于朝上曰死  
是其分印乃我父皇所制不宜毀而毀之特  
可罪耳詔徙其家于還其後台人陳遂私議其  
事每談及必流涕沿襟云正德戊寅九月按察  
使梁材提學副使到瑞于公署之東曰冰鑑亭  
者改為祠以祀之六月戊午朔草常德府沅  
江縣稅課局乙未增廣州府南海縣主簿一員  
戊辰改邳州遞運所為宿遷遞運所己巳

羊太原府五臺縣稅課局 壬申靖難兵次清  
寧澤兵掠沙河沛縣徐焚粮 北京師大震 癸  
酉羊河間府任丘縣河泊所 甲戌羊衛州府  
開化縣稅課局瑞州府新昌縣稅課局 戊寅  
置後臨安府新喻縣稅治所 庚辰省荊州府  
州興山縣李訓導二人 辛巳羊汝寧府上蔡  
縣崇禮縣鳳陽府鳳縣太平縣西家縣懷遠縣  
柳縣潁州府鹿州縣義陽縣沈丘縣潁上縣黃  
岡縣淮潤縣壽州府南關縣東正陽縣開封府鄭  
陵縣美化縣西華縣開口縣商水縣德政縣項  
城縣金堆縣尉氏縣遂池縣濬州府程鄉縣治  
所高州府石城縣廣州府建寧縣治所 乙酉  
省松江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羊庚州府淳安  
壽昌縣興府新昌縣徐州豐縣及金華府蘭溪  
縣香溪鎮二稅課司 現海衛指揮張壽伏誅  
壽同 會飲議國事安危為人所苦刑部  
鞠之履新詔磔于市 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  
朝鮮易馬 孟獻費紬絲五千疋絹四萬疋布  
二萬疋藥材一万六千斤易馬未及還 上出  
帑 七月戊子朔庚寅羊永府吏安縣河泊所

甲午靖難兵襲破彰德府軍遂破九夫寨 戊  
戌置兗州府濟寧州任城縣 省徽州府紹興  
府稅課司副使各一員羊積溪縣會稽縣萬陵  
及嚴州府分水縣和州雋山縣四稅課司 壬  
寅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遂趨保定府  
靖難兵還救之昭退保西山寨甲辰羊池州府  
東流縣道會司 丙午羊南寧府武緣縣那馬  
博合寨二巡檢司 己酉增設寧夏衛永寧倉  
副使一人 甲寅詔限僧人田五畝餘以賦民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旨江南增道多占肥腴  
田請人給五畝以賦民上從之遂勒祀部曰朕  
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為宗避  
事離俗為事近代以來俗僧卸士貪著自養殖  
貨富豪甚至日進所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害  
相承遂不之覺既有既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  
况因此不能自守每罹刑憲惟引違義辱而赦  
亦舉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私多至于未  
汎所習華本露教門改使訛毀肆行貽累厥  
初朕甚憫之原其教馳實自田始今天下寺庵  
宮現除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

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官  
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  
如旧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祖業及歷代  
撥賜為耕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  
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其有自相告訐  
爭訟非干軍民詞訟者仍聽有司受理其人有  
司公廳堂理訟者不許仍服僧道官洪武年間  
已有清理及開設教民榜文當中明各遵守本  
教之規化緣者不在禁限非奉朝命不許私常  
督判年未五十者不許為尼及女冠嗚呼多憾

厚志老氏攸成除款去累大竟所疎欲利賊則  
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哉定制永底太平  
爾礼部及僧錄道司如勒奉行

繼之字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仁

壽里十五畝人庚辰進士北京不息間有建白  
因肆指斥嘗言于朝曰徐承福逆之至親必有  
陰謀請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門降于敵請  
班兵入城與黃子澄齊泰巨族韓永等不服夷  
三族錦衣衛監簿載繼之父四弟年六十九癸甘  
南充軍十月二十四日次開封府卒母黃一姐

年六十五歲甘肅隨住十月二十九日鄭州卒  
男徵子四歲隨母給配後永樂六年秋送鎮撫  
司十月十六日在屯田所亡妻饒氏即姚氏年  
四十二配象奴阿宗女進奴年十三給指揮袁  
江為奴次京奴一歲永樂初亡弟俞翔苛慈成  
邊革衛輝府輝縣稅課司丙辰革開封府陳  
晉縣稅課司革蒲州長官司黃平安撫司儒  
學定銓選法洪武中吏部凡選官文選司抄  
選具本覆奏附選送吏科日類附選簿用室  
鈐記選榜赤送科收至是定制陞除等項官員

吏部選官之日將引選通官員就于當日往本  
部官自行附寫及不係選官之日有因急故除  
授并逐日實授陞調等項內外官有通類各官  
實授除授等項月日慶所職名鄉土于選官日  
覆奏附選就用室鈐選榜選司礼監收八月  
丁巳朔置高府石城縣河泊所已未雲南老  
撓及八百口板面各達入貢先是指揮  
丙寅革汝寧府光州南陽府舞陽縣衛州開化  
縣仙霞關三稅課司革播州宣慰司僧綱道  
紀司丁卯詔人才不識字及未三十者歲准

放 洪武中人才不識字即充校尉年未三十  
者仍免充人才不放諸人屏以為吉從之 已  
已改慶遠府泗城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辛未  
卓臨安府寧遠州吏目一人 省各布政司參  
議各一人 甲戌置懷州府巫山縣漢 驛  
已已增設各布政司理問副司係前已已後  
乙亥置永州府道州填光巡檢司 戊寅增  
設高州府石城縣丞二人 已卯置慶陽府華  
城馬驛 庚辰省兗州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辛卯縣及青州府博興臨朐臨淄蒙陰四縣凡  
六稅課司 辛巳省雲南府嵩明縣訓導一人  
增寧番衛仙泉鹽井新羅苛三井黃市等二井  
鹽課司各副使一人 癸未改黃州復湖河泊  
所隸黃岡縣 復置瑞州府上高縣麻塘巡檢  
司 甲申置河開中衛鎮番衛 靖難兵圍  
西山寨又圍定州 時房昭結寨西山以窺北  
平至真定守將運糧赴寨險甚水薪不足以  
糧少為憂北平兵開真定糧至邀之不克遂圍  
寨 九月戊子詔北方衛所幼官年十七以下  
不能治軍者紫家赴京送南方衛所供給 置

贛州會昌縣長河巡檢司 己丑置曲靖府陸  
源州陸涼驛 庚寅革邵武府光澤九江府瑞  
昌袁州府分宜武昌府通城大冶凡五縣稅課  
局 辛卯改四川行都司廣益倉大使未入流  
庚子省金華稅課局副使一人 革常德府  
南城及安陸州荊山縣柳州寧縣汝寧府羅山  
縣九江府彭澤縣凡五稅課局 士寅革寧番  
衛瀘州納溪鹽倉 省富等小三井上流苛九  
泉二鹽課司副使各一人增設太常寺太祝二  
人 丙午革樂府恭城縣黃州府黃梅縣鐵冶  
所 庚戌革局州府德縣濟南府海豐縣兗州  
府泗水縣贛州府會昌縣寧都縣袁陽府鄒縣  
凡七稅課局又荊州府鹽利縣稅課司局 丁巳  
真定府守將道兵援西山寨與靖難兵戰于峨  
嶺山下不利都指揮葉英以寨降房昭奔還遂  
定 士子改平樂府為平樂州更置官屬革平  
樂縣增置安源鎮巡檢司革西嶺白面鎮峽三  
寨巡檢司 甲寅改成都府華陽縣馬軍寨巡  
檢司為保寧府廣光縣七盤關巡檢司 十月  
辛酉省思南府都儒王保三坑等處巡檢司為



三坑巡檢司及婺州縣丞簿各一人 草建寧  
府建陽縣台山稅課局 庚子草平陽府為泉  
縣沁州及武鄉縣延安府鄆州鄆城南安府南  
康縣朔頭汝寧府信陽縣永州府祁陽縣柳州  
凡八稅課局 丙寅置瓊州府陵水縣萬山巡  
檢司 己卯改和州雍家城馬驛為水驛 草  
廣西太平府稅課司 庚辰置武守軍民府儒  
學 甲申草河南府偃師縣太原府孟縣二道  
會目 十一月乙酉朔壬辰草萊州府平度州  
亭口鎮巡檢司 戊戌省萊陽府稅課司副使

永豐倉副使一人 趙艱遣使通于靜難兵  
壬子省荊州當陽縣儒學訓導二人 趙艱冠  
欽嶺衛總兵百戶陵城 總兵遼東都督楊文帥  
師團永平靖難兵救還永平  
十二月丙辰靖兵難據西山寨改真定游兵  
庚申草鳳翔府岐山渭河二縣登州府招遠縣  
大同府渾源州順慶府竹縣夔州府開縣瞿塘  
凡六稅課司 壬戌草保寧府紫石水驛慶元  
縣問津朝天二馬驛閬中縣高橋水驛 丙寅  
復置袁州府分州縣欽治而武昌府與國州欽

草開封府鄭州彰德府涉縣南安府南康縣驛  
田鏡州府饒興縣西安府咸陽縣平歷歷休泉  
鄆任縣乾州及淳化縣三水澄州府福山縣黃  
源太原府陽曲縣太陽府榮河縣大同府山陰  
縣及臨州屯留縣成都府漢中州福州府羅奇  
縣凡十九稅課局 己亥草保寧府廣元縣九  
井馬驛 增設南陽府永平庫大使一人  
戊申草辰州府靈溪縣河泊所 庚戌改光  
祿寺司牲司為慈牧所置司園所設大使朱沅

治而 丁卯改南寧府宣化縣那樓寨巡檢司  
為那九寨巡檢司 庚午置重慶府江津縣五  
脉巡檢司 丁丑草成都府茂汶川縣寨水巡  
司土巡檢置派官巡檢一人 戊寅草潮州府  
海陽縣黃崗巡檢 辛巳省黃州府稅課司  
副使一人 置神武中衛 置鄧州衛 置鎮  
淮衛 置豐沛衛軍民指揮使 兵部冊係十  
二月條遣錄以為是年九月 遣駙馬梅殷鎮  
守淮安 殷守淮號令嚴軍威大震都御史茅  
大方以詩勸之曰近來消息事如何聞道將軍

辛亥草韶州昌樂縣通會司 省潮州府

志不磨繼有大龍湖地神莫敢鉄騎渡天河  
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  
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後靖難兵入京不山

文廟呂殷還羅查甚至殷不能平時見辭  
色文廟不得已屬人伺之竟殺殷于橋後屍

水中公玉聞變入宮大慟文廟官其子皆

為指揮孫純成化辛丑進士博學性剛有祖風

嘉靖初年靖難亦焚真定六縣縣報詔內官

出使放縱許有司城送于京洪武初內官奉  
使出外的束甚嚴不得干士民交然亦特寵放

縱有司畏之嘗有魯內官過廣信之弋陽繼馬

千山臨食其棹仰者不知也擊之傷足普詢仙

者知曰王富人用也遂遣人告之用大快償其

馬傾貲賄馬魯婦有以擊馬事聞高廟竟籍

周諫成銅鼓衛至是有以內官暴橫為言詔所

在府引但述內官奉使暴橫虐害士民者即擒

縛送京師以聞于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或曰

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樹突于里罕能禦之然

所通城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兵去即殺守

帥復為朝廷及壬午而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

三郡而已至是內官嘗言于文廟直搗京師

約為內應天下可定文廟然之壬午春奉兵直

趨京師不復為婦計意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

也兵既入城天下大定內官言功不已文廟

患之未几諸有謀者皆為逆藩鎮守假以大權

賜公侯服僭於復伯之上永樂末征胡出塞教

十日不遇虜軍士困迫大臣諫者數鎖之太監

沐敬力爭文廟罵曰反密敢尔敬乃仰首徐

應曰不知誰是及帝文廟大怒命文出斬之

敬語漸不遜文廟合之乃曰吾家養人皆如

此何憂不治敬亦卒謀者也詔吏部考試

翰林編纂士以楊士奇第一授吳王府副密理

仍居翰林士奇自志曰起家文本除審理副

又云叨碌于朝四十四年乃曰應事四聖已自

達達文矣以遼府紀善程通為進王左長史

通字居宇徽州績溪人少有志性動必遵理嗜

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李生洪武乙

丑以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父喪歸廬

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成展復上

太學時平諫成迎安年已大耄通乃上書曰臣

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  
更相為命今邊徽歲卒如林願望少臣祖者辭  
極懇切書奏高皇憐之持其章不下仍命兵  
部擬召示既至乃召通東西五石陛下願通  
曰汝欲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高  
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送平還卿  
庚午秋通以尚書奉應天府御試時遣諸王將  
兵行守邊以封建策諸貢士于廷獨通所對稱  
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卒未從王聞武臨  
清士申援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哀免歸

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几高廟上賓庚辰  
徙王渡海南還卒已進左長史明年始徙之國  
荆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皆為府  
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詞事得幸每召而答或  
會文廟奉兵璫進人至荆州通草上封事數  
十言文廟既正大統紀者以入賀出侍歷官  
錦衣指揮使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  
通詣京師簿錄其家得贖四四十餘遺書千百  
卷牯皮數張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  
府推事通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

赴京師而續漢程姓最家幸使者仁恕罪止一  
房餘獲保為有文稿百餘卷悉毀于宮以  
戶科給事中龔泰為礼科都給事中泰字鼎  
安金華義烏人九告而孤母傅氏躬教之通就  
外傳而日記數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宋思齊  
游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齊府  
樹隸畫周密衆始危而後服之吏部策試策一  
除戶科都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  
太宗師渡江泰去其妻傳訣曰願事至此吾  
分且死矣尔第貴勸撫勿推以歸否則俱溺于

井辱可免矣言未竟火起內廷泰赴之道為兵  
校所執見上于金川門命非奸藉者釋之泰  
亦釋乃遂投城以死是月十三日也泰遇事剛  
果有為以孝友聞始居邑庠出息孝宮之陰  
有狂者至擗泰于池几溺勿救或請訟官泰曰  
彼誠溺病狂于我何校平不納御人趙文慶者  
為奸所需跡之勿得有謂亟言其應如響叩之  
當得其寔願泰俱往及往亟見泰體不能出一  
語眾由是服泰之正死時年三十六御人士夫  
莫不悲之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

理寺卿致仕。議者謂恭得釋罪不及族必有其  
中或謂恭懇軍士最受其死蓋擊之者所為也  
右副提兵平安帥遼東兵十萬圍通州不克  
師及靖難兵大戰九門城。按楊文敏公集孫  
岩鳳陽人從太祖渡江。翟金吾左衛百戶尋  
陞燕山中護衛正千戶。洪武庚申從王之國已  
卯王起靖難以岩守通州南兵大至城圍數里起  
土山臨城攻西門燬樓櫓岩率眾捍禦城賴以  
完未几兩軍合戰岩搃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  
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賊甚衆得饋運船三百

餘艘資糧無笑陞指揮僉事辛巳兵復至攻城  
益急岩勵將士登城立戰矢石交下敵乃退陞  
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平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通  
城岩語將佐曰彼眾我寡若城守不出是示亦弱  
也不若及其始至擊之彼必敗也乃率敢死士  
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  
是畏岩無敢復來攻者通城屏蔽萬方使六師  
南進而無北顧慮者岩之力也事平封應城伯  
永樂戊戌六月二十日卒贈翼城侯諡威武子  
亨嗣 壬午四年春正月甲申朔都指揮葛進

帥兵渡海池河過靖難兵戰不利奔還真定  
內中省杭州府昌化縣丞簿各一人 增置仁  
和海寧二縣主簿各一人 丁面增設各衛經  
歷知事一人理刑 置錦衣衛經歷優給武卒  
設教授一人啟中等十稽訓導各二人 革柳  
州永昌縣稅課局 置西安府同官縣金鎖關  
巡檢司 靖難兵援兗州府曰縣 戊辰靖難  
兵援東平州通判鄭華死之 鄭華者台州臨  
海人洪武丙子貢士丁丑進士官行人謁東平  
州判特赴任聞靖難師至時鄉人趙次進丞無

錫華以妻託之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庚子靖  
難兵克汶上縣遂攻濟陽縣庠生高賢寧以書  
諫城陷教諭王省死之 王省字子耿吉水人  
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令試命吏即改第  
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奉應徵 高  
省親該稱省例當殊擢自陳才薄李疎親老乞  
便遂授法浮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改  
濟陽靖難兵至濟陽省為游軍所獲從容引譬  
辭義慨然與舍之省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  
若等知此當如何名明倫堂今日且都不說只

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奉宮祀之 高賢  
寧者濟陽人建文中國子生文廟兵至濟南城  
永下以前書射城中使亞降時賢寧適在城中  
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几城下  
賢寧被執 文皇帝曰此作論秀才即好人也  
欲官之固辭其及紀綱勸令就取賢寧曰君是  
季校棄才我食康有年不可也綱言于 上全  
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者云以綱  
被點厚生也 癸卯革荆州府松滋縣襄陽府

穀城縣兗州府魚臺縣福州府連江縣四棧課  
司 丙午增設金華蘭溪二縣主簿各一人  
丁未革保定府忻州辰州府淑浦縣彰德府武  
安縣鳳翔府金雞縣太原府寧鄉縣平陽府浮  
水縣叙州府高縣西縣安府耀州 庚戌靖難兵  
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顯迎降知縣顧環主簿唐  
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 環字伯璋以字行吉  
安房陵人唐魯公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  
知縣 文廟奉兵靖難而遁即縣皆歸附環獨  
以死守會曹國公李景隆出師駐于德州環率

淮北民給軍餉指畫有方未嘗缺乏年己六月  
靖難師直持濟寧過沛 民竄匿環招集之九  
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召集民壯五十人集堡陽  
標尋調三十益前軍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  
二十二日攻沛環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而  
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使歸其告之曰汝還  
家白太 子賤勿克盡矣隨察院壁曰太守諸  
公鑒以情只因困難未能早升心不改人臣節  
青史誰書縣戶名一本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  
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眾民強速堅明夜

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環冠帶升堂南  
向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時年五  
十其子不忍去父復還己死矣遂自刎以從俄  
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縣丞胡先  
收環父子屍葬沛南閭題曰顧公墓正統初監  
察御史彭最巡邑詢諸戶部主事致仕孟式得  
其墓處令有司起故立祠祀之 靖難兵入蕭  
縣知縣鄭恕死之 鄭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  
奉陞直隸徐州蕭縣知縣靖難師至力拒馬被  
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亦死之于濠梁任

為列郡最隱士王賓特居陋巷善性候見舍車  
躬詣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  
報謁而府門再拜而去善自還還辭曰非公事  
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  
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而見也已邇時難  
師起善盡策勸王与有勞焉王亦京師不將黃  
子澄朝廷索之急避於善所約与航海善曰在  
公則可存善則不善守土之臣當与城存七十  
澄去竟伏節而死其見危致命即義可稱云長  
子鄭榮茂賀十戶而幼子繼見蘇州隨母給配保

見項兒送工部習匠善以壬午六月二十一日  
送回七月十一日就教時年四十三又考之大  
宗實錄云燕師日通建文與方孝孺用漢破七  
國之策賁齊黃子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才畧  
可以扶顛濟危者反置之散地不問今事狼狽  
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  
人才豈有過于黃太卿哉遂復召二人不至則  
是善堂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正德丙子巡  
撫都御史秦金祀之鄉賢祠 二月丙寅朔己  
未增置蘇州府推官一人 丙寅論征伐功榜

皆從坐恕之戮也在壬午八月十七日云仙居  
建祠祀恕及其二女春秋祭之 癸丑革東昌  
府臨清縣臨清州 靖難兵次徐州城守不下  
遣四川英武前衛 何福陳睥平安帥師進靖  
難兵次于濟寧盛庸次于淮河 刑部尚書侯  
恭督運通濟寧 泰 人累官刑部尚  
書靖難師起泰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  
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京師已告急六  
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二月就戮弟敬  
祖子紀壽坐死 蘇州府知府姚善以郡兵入

衛京師 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  
復今姓居魚溪為人志行純實學識高遠為書  
生時尚讀書所曰待旦新會稽唐之淳為之銘  
善二詩与唐相唱和洪武中由鄉卒歷祁門丞  
同知庐州重慶府至有能聲三十年擢同知蘇  
州初 上以吳民黨染夷俗僭靡遺法明法以  
齊之惡者或更籍持短長賊竊蜂起號難理善  
洞達政体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  
造諸郡賢求考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淳漓  
以弛消息自革由是吏民頗尚礼義轉輯大治

于德州陞賈有差 雲南左衛副千戶閔慶陞  
楚雄衛指揮使 辛未改瓊州府寧遠縣藤橋  
巡檢司為臨川巡檢司 癸酉革沔陽景陵縣  
僧會司 甲戌革鳳陽府太和縣延安府宜君  
縣華昌府寧遠縣太原府崞縣潼川州安岳縣  
四稅課司 乙亥改日州府向武縣都康州直  
隸廣西布政司革武林縣以其地附富芳縣改  
隸向武州 丙子改福州府古田縣谷口巡檢  
司為水口巡檢司 丁丑革邵武府泰寧縣道  
會司 己卯省楚雄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更

廟不敢有加款執之北兵重信引兵躬之蹄其  
馬遂降已而復與安戰安敗績 丙午改九江  
府德化縣龍岡河鎮巡檢司為瑞昌縣白石巡  
檢司 增設西安府稅課司副使二人 改封  
遼王于荊州府遂之國 遼東都指揮師兵圍  
蘇州指揮李廣以城降指揮孫通拒之北平都  
指揮陳賢以靖難兵來救諸軍遂逐移師圍保  
定不克 遣監察御史曾鳳韶使靖難兵月迫  
朝廷詔遣使致書罷兵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至  
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

定品定階點 尚書為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  
政鄉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資政大  
夫給事中嘉正中士 二月甲申朔丙戌革廣  
平府廣平縣真定府趙州二稅課司局 靖難  
兵自徐州趨宿州 丁亥革武昌嘉魚縣辰州  
府辰溪縣濟南府齊河長清肥城新城新泰萊  
蕪六縣宛州府鉅野東河二縣肇慶府陽江縣  
凡十一稅課局 丁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帥  
師次肥河擊敗靖難兵復戰不利時安部下胡  
騎指揮大耳灰素驍勇及北兵敗持猶直趨文

報既而歸第鳳韶江西庐陵人 四月甲寅朔  
丙辰省重慶府嘉江縣訓導二人 靖難兵次  
大庾及諸軍戰自是諸軍及靖難兵按級行守  
五戰不已 庚午省徽州府永崇倉池州府太  
平府豐積倉副使一人 革永昌府道州永明  
府郴州桂陽縣平陽府吉州大同府沁水縣廣  
州府增城縣嘉定州建為縣馬蒙府稅課局  
省為撤曲靖二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己巳置  
撫州府臨川縣林崇仁縣後置黃縣正馬廣  
信府黃溪縣南津四巡檢司 庚午總兵官何

福帥：次于小河敗靖難兵。時上救還朱能諫止。小河之戰指揮同知徐深入陷陣，建殺十餘人，敵亦辟易。莫敢當，忽大風塵起，軍亂，沈奮禦直呼曰：男兒當于死中求生，會馬蹶沒于陣中。太宗起兵置勇士一軍，自將皆才力過人者，而徐預為永樂初贈驍騎將軍都指揮使。右見和菴文集

遼東諸軍後圍保定，積四十日不克，引還都。背韓觀帥兵次于保定三臺及靖難兵都指揮丁帥：次于小保定，驟靖難兵遂戰大

敗觀軍還敗績。辛未革屯江閩副使二人，丙子何福次于汴河及靖難兵大戰，丁丑至齊眉山復戰。洪武中有道士題其門曰：滅烟知府。閩而從之，至是靖難兵駐高平坡，日亭午攻城，遣人未覓以門榜報。文皇大怒，拔營而去。觀此革命之際，豈人謀哉？丁丑置雲南府祿豐縣儒學，廣辰吐蕃寇保寧千戶所陷之。辛巳靖難守將敗韓觀于安州西南及山西右護衛軍。壬午靖難兵及諸軍戰于壘壁，悉破營寨，諸軍大敗，執左副總兵陳暉、右副將軍總兵

平安總兵官何福宵遁。於是文廟慰勞，備至。遣將費斌送暉安于北暉中道，遠去不知所終。安後掌北平都司印後，文廟登極，詩北平使曰：平保見尚在耶安遂自縊。五月癸未朔，戊子省鳳陽有泗州廣濟倉廩州府六安州軍儲倉廣德州和豐倉臨江府豐儲倉袁州府永豐倉吉安府大有倉各副使一人，革貴州都司及福建閩清縣平陽府汾西縣三稅課司靖難兵次泗州指揮周景以城降。壽州千戶劉源以城降。辛卯省泉州府永春縣興化府興化

縣長州府辰溪縣各丞簿一人，靖難兵渡淮都督盛庸敗走遂克盱眙昭縣。壬辰靖難兵據鉄晨寨及都督韓觀軍戰大敗。丙申置慶陽府靈州巡檢司。遣京衛官軍採戰，戊戌靖難兵次三河，諸軍迎戰敗績。張本字致中東河人，洪武中以周子生擢揚州府江都縣知縣靖難兵及境，衛府皆以歸附本猶率民治守具其母曰：此天命也可。遣天以福人乎遂率民詣軍門朝事平，惟知府後官兵部尚書宣德六年正月七日卒。見東里文集。



已亥揚州衛指揮王禮謀殺御史王樹守將崇  
剛竟之執礼係獄第王采誘指揮徐政作礼逆  
執剛樹庚子靖難兵至礼迎降以係張勝故  
人王彬 人革除中為御史歲壬午  
与指揮 案剛知之執礼及其党係獄五月乙  
亥燕將都指揮吳王彬謝揚州礼弟宗与十戶  
徐政張勝率舍人吳麟等數人出礼等于獄  
及劉開門以降惟彬之死狀無可考也 崇剛  
鎮守揚州指揮也語見前 今按自建文初年  
靖難師兵被執者無慮數十人不止劉与彬而

已巳卯休養之戰都指揮俞瑛莫州之戰都指  
揮潘忠楊松真定之戰都督竇忠都指揮劉遂  
庚辰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滄州之戰都督  
徐凱程還都指揮俞瑛趙漸明京李英張傑德  
州之掠十戶蘇麻東昌之黎都指揮唐化平已  
澤河之戰都指揮都戰陳鵬真定之圍都指揮  
不蒙宜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唐  
忠壬午渡河水則指揮費榮板東平則指揮唐  
景拔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滿河之戰則明騎都  
指揮林帖木兒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都

督陳暉馬濟徐真都指揮孫成指揮王貴等一  
百八十餘人及彬与劉見執則勢已不支笑又  
有守將閻銘胡現先鋒孫林都指揮袁字房昭  
葛進何福皆力戰有功未嘗被執也其戰績与  
死狀皆未悉姑備書其姓名以俟知者補之  
靖難兵趨鳳陽渡淮知府徐安守之不克 安  
寧派人漢武中序人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  
鳳陽至是靖難兵自揚州趨南京微服間道逆  
璽壁出鳳陽安謀知之折浮橋絕舟楫以守竟  
獲一漁舟而濟後 上正大統罷安放掃田里

年餘奔遠這有司以安姓名上遂得復任居數  
載鳳陽諸戚里奏安不休朝廷親大義庇獲  
細民奪還產業 上姑恕曰朕昔就有所因况  
若曾予還安至諒成雲南 辛丑靖難兵次平  
合縣諸軍与戰敗績 士寅靖難兵次高郵守  
儀指揮王傑出降遂以黃旗入城招諭城中軍  
民悉降于是沿江郡縣多降 甲辰省襄陽府上  
津竹山及房山縣儒學訓導各三人 諸軍至  
和縣 過靖難軍大潰 徵鳳陽府種馬赴京  
次大柳樹驛過靖難兵奪之達刑部侍郎金

礼部侍郎黄现因于監徐酒張顯宗翰林  
院修撰王叔英等徵兵于江西等處 兵  
部貼黃冊有未進條常州人張金侍郎任江西  
六月被南昌左衛百戶 傳送京 張顯  
宗汀州寧化人少喪父其母黃守志教之洪武  
辛未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陞太常寺丞建文中  
自因子監徐酒陞工部右侍郎任江西招集壯  
丁募民出象 太宗即位顯宗及江西布政使  
楊建按察司房晏僉事呂升並為軍卒執告其  
罪釋之不謀請成吳州顯宗有文孝多著述惜

其功名不終於一時故附之臣有政事者如大  
理卿虞謙侍郎徐宗實文孝者如侍講王景司  
業張智修撰李賞輩惟免于罪咎然 文布未  
崇重子顯宗凌起為交趾布政 謙字伯益金  
壇人建文中任杭州知府永樂初召為大理寺  
左少卿 詔天下勤王寧波知府王建以海舟  
入衛京師 建字器之荅州日照人孝通經史  
長于春秋初任教授請遠方洪武承以賢能薦  
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  
弊政教益奉遵自奉儉約一日見鰥有魚而大

想命撤而陸之疏理美大守惟痛使武人之不  
法者以攻軍衛卿之疏理美大守惟痛使武人之不  
王為軍衛卿之任京師請罪上問建舟何為對  
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耳 上嘉而釋之得  
還田里改鄞人黃潤玉四明文獻錄稱其疏于  
軍衛卿折奸貪存雅懷逆又贊曰富貴不淫忠  
難矣恤神明其心終收一德蓋指此云 六月  
癸丑朔請難英次浦子二諸軍迎戰敗之高勉  
至復戰諸軍不利帝遣都督陳瑄率水軍往援  
瑄以舟師進降請難英次于江上都督盛庸會

軍 南岸禦之 時戰敗 文廟款還迨高勉  
帥兵至 文廟撫其背曰見當吾戰吾力底矣  
世子由疾天下若定以尔為太子于是高勉殊  
死戰竟敗諸軍 乙卯瑄難英以陳瑄舟師渡  
江賊虜力戰敗績遂次于江上帝遣魏國公徐  
輝祖開回公常昇等分道禦之諸官官喧然謂  
不如避位有當室勅出見 文廟者李景隆已  
令金川門守卒解甲而宮火起矣 善氏不知  
何名何里所著秘史但歷數 建文君仁厚好  
古天壇諸目視死如歸則知當時仁無難可請

金川門誠為失守矣抑鬱不平之情見於言外  
與鄭端簡遜因記大都相似者歟野人之見不  
約而同乃喜而藏之并識數語時萬曆乙未四  
月一日也

信天緣生

外祖父云是書為姜清所輯清江寧人我云姜  
實康熙庚辰冬十二月十九日雪夜閱一過  
吳江周某象益書於小峰閣中

壬辰三月廿四日上校 姜素小史



姜氏秘史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姜清撰清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尚寶司  
少卿自靖難之後建文一朝事迹大抵遺失是書  
於故案文集搜輯遺聞編年紀載至於地道出亡  
等事則未嘗載及紀錄頗見精核惟明史稿例議  
辨野史所載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行御道登  
陛不拜為御史曾鳳韶所劾以為必無之事而是  
書載曾鳳韶劾燕王事云本吉安府志又證以南  
京錦衣百戶潘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月二  
十二日敘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住坐云云據此則  
來朝明矣第不知所云潘瑄貼黃者果足徵信否  
也又世傳王艮於成祖入城前一日與胡靖解縉  
集吳溥舍靖縉陳說慷慨良流涕而已其後獨良  
死節是書載其事而辨之以為良家譜載良以建  
文辛巳九月卒上遣黃觀諭祭未嘗及成祖之來  
其言似乎可據然革除之際誅劄異已凡效忠於  
建文者皆禍及子孫安知王氏家譜非為宗族之  
計諱其死難以自全未必遽為定論明史良傳乃  
仍用前說蓋必有所考也